

書叢本基學國

網 瑚 珊

(上)

錄 書

撰 玉 珂 汪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網 瑚 珊

(上)

錄 書

撰 玉 珂 汪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汪氏珊瑚網古今法書題跋敘

維古靈際。龍圖龜字肇焉。迨刻鐘鼎以晰魑魅。明旗章以昭軌度。尊彝陳而款識列。輿地畫而疆里辨。厥初形象。原自同體。故郭恕先以篆籀畫屋。上折下算。一斜百隨。咸中尺度。李龍眠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鍵。透入書中。則善鑒畫者。應先鑒書。余也自幼趨庭。見先荆翁所藏書畫。心竊儀之。壯而於知交間。得掌錄名蹟。以至老積有廿餘帙矣。雖海人鐵網取珊瑚。亦不過是。此皆前賢遺墨。多未經壽梓。奚啻龍藏珍祕。第未詮次。間有重複。茲因莊盆罷鼓。聊爾剖鈔寄情。凡名畫法書。自晉唐以來。準時酌取。有不薄今人愛古人。爲各自成部。而所書真蹟詩文後。則石刻繼焉。復搜載記載收藏家爲書。憑以往哲名言。爲書旨書品。真如米老願作蠹書魚。入金題玉躑。閒遊而不害。蘇子美嘗言。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自是人生一樂。歐陽文忠論學書云。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余是以不憚敝神於殘年。亦希王逸少。一不得意。誓墓不出。遂終其身也乎。若朱紫陽畫。深得吳道子筆法。林和靖亦善繪事。可知畫爲書之緒餘。豈特同體而已哉。墨染天河水。雲舒九萬賸。應網吾之珊瑚不少。

崇禎癸未天中節。橋李玉水汪。珂玉樂卿氏識於東雅堂左隅之漱六齋。

適園叢書目

第八集

珊瑚網書錄二十四卷 明汪珂玉

珊瑚網畫錄二十四卷 明汪珂玉

珊瑚網書錄二十四卷。畫錄二十四卷。汪砢玉撰。自來談書畫。采錄全文跋語者。法書例應真蹟釋文頂格。前人跋低一格。觀款同自跋又低一格。法畫有款題者錄款題。前人題詠跋語低一格。自題自跋又低一格。以朱存理珊瑚木難爲最善。水玉亦沿其例而擴充之。惟輾轉傳鈔。別無定本。石銘初畀一鈔本付刊。脫誤至數十葉不能校。又借到何夢華鈔藏本。稍爲整齊。又缺十餘卷。再借嘉業堂藏本補完。然底本未能校好。大體錯訛。不能重定。荃孫自恨羸率。然亦無可如何。目錄更爲雜糅。有錄有而目無者。有目有而錄無者。又以跋中所見他本。並非水玉自藏。或議論同時人所作某卷。均爲編入。如法書原目卷二。多又作深慰帖。卷十二。脫張伯雨自題象贊。卷十六。多真書古詩帖。卷十九。多大草書禊帖。卷二十。多又爲鍾王小楷。卷二十一。脫米元章跋王著定古今書名畫原目。卷六。脫王庭吉水仙紛披卷。卷九。脫梅老寫兩窗松。又脫王元章墨梅。卷十一。多蕭寺風雨圖。卷十二。沈恆吉山水題詞。日作沈貞吉寫裴江勝感寺八景。恆吉。貞吉之弟。系兩人。水玉跋語所引。不應入目。卷十五。脫文徵明二宜園圖。又列寒林讀書竹谿秋色兩目錄。並未收入。卷十六。多做趙文敏石塘圖。卷十八。多玄宰湘江奇雲圖。又做宋元合作小景。又瑞丸女寫滄雲疏樹。趙文俶著色沒骨蟲卉。女馬昭花蝶。葛侍御姬人李因筆。楊影憐寫水仙竹石。又月上女圖。趙媮金踢毬圖卷。均跋中語。未藏其畫。卷二十一。多桂苑叢珠。亦是跋中語。卷二十二。多壺中玄覽册。遺餘造適册。原跋以其次不入錄。此仍寫入。悉爲訂正。至宋元明人雜出書。已刻成未能移易也。水

玉別號至多。今見錄中者。如石墨池外史。雲在遲。平陽紫源九裔。毘飛居士。飲光居士。蓬峯鶴嶺中人。封
禹漆屬。凌翠漫士。煙霞泉石臣。洄水玉精飲人。石林中人。越玉雨國定豐世家。紫源九裔後人。煙水菰蘆
中人。月曼脩月人。桃花潭水人。鴛水定香居士。娛墨居士。七十二泉主人。杵蘭山人。蘭上里墨王侍者。封
禹小史。漱六齋主人。西望醉時竹素主人。龍惕子。譚子國轉蓮臣。彙錄以博一粲。歲在乙卯。江陰繆荃孫
識。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目錄

卷一

魏鍾成侯宣示帖真蹟

思想帖

二謝帖

每思帖

王大令送梨帖真蹟

謝康樂古詩帖

又巖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贊

唐馮承素臨樂毅論黃麻紙上

趙參軍摹晉行書千文

虞伯施東觀帖

褚河南書枯樹賦

晉王右軍敬和帖真蹟

此事帖

瞻近帖在硬黃紙上

二王行穰中秋兩帖

桓大司馬旱燥帖在楮上

又書壬子晉讚

梁摹樂毅論真蹟

唐摹蘭亭帖真蹟

歐陽率更夢奠帖真蹟

褚遂良書唐文皇哀册

褚書兒寬贊

褚臨右軍曲水敍 世稱天歷蘭亭

唐通天進帖模本

卷二

孫虔禮草書千文帖

張長史春草帖

顏魯公書朱巨川告身卷

柳誠懸楷書度人經卷

懷素食魚帖

懷仁集王書聖教序

杜樊川張好好詩并序

楊少師韭花帖

徐季海寶林寺詩蹟

卷三

宋太宗行書蔡行省敕

薛稷書真蹟

李北海縉雲三帖

又濯煙帖

又鹿脯帖

藏真草書清淨經

又客舍等帖

高閑上人千文

韓致堯手簡十一帖

又夏熱帖 在麻紙上

徽宗瘦金書絕句詩蹟

李西臺六帖

又二帖墨蹟

又寒蟬賦并序

范忠宣公手簡司馬溫公短啓并君實史草遺蹟卷

蘇子美草書二帖真蹟

孫之翰尺牘卷

卷四

蘇文忠公天際烏雲卷

行書二詩墨蹟

行草端硯詩蹟

養老篇墨蹟

書韓舍人帖勤禪師帖

又一帖與質翁

書九歌卷書陶靖節詩蹟

蔡忠惠公進謝御賜詩卷

又十帖橫卷

又詩卷墨蹟

又留別王原叔古詩帖

王荆公正書楞嚴經要旨

行書四詩真蹟

書武昌西山贈邵聖求詩蹟

詞蹟

書天慶觀乳泉賦真蹟

病眼帖

書離騷九辨卷

大楷書卷

唐方千詩卷

祭黃幾道文 以上俱蘇東坡

卷五

黃文節公書陰長生詩

草書釋典真蹟

綠榮贊真蹟

草書太白憶舊遊詩

楷書趙景道帖并詩

題元上人此君軒詩卷

三言詩卷

書史翊正墓志銘藁

又一通

石曼卿大楷古松詩墨蹟

卷六

書醉翁亭記

穎濱先生詩帖

正書法語真蹟

小真行書三帖共一卷

書伏波詞詩

大書贈元師詩冊

草書秋浦歌

書水仙花詩

書王長者墓志銘藁

小行草手簡二通

涪翁雜錄冊 以上俱黃山谷

米襄陽行草易說

小楷七帖

行草四段

詩翰

中岳詩卷

都梁十景詩

又詩卷

漫仕峴山詩蹟

薛道祖雲頂山詩真蹟

又臨蘭亭帖跋

宋賢劄子十七帖

又手簡二通

卷七

宋高宗宸翰 在白宋紙上

大行楷書天馬賦卷

草書九帖

長者明公二帖

大行草集英殿詩蹟

湘西詩帖

茗谿詩卷

草書書山水歌并絕句

小詞真蹟 以上俱米元章

又鐘鼎款識冊

趙子固題照禪師道場詩

宋名公翰墨

又楷書付岳武穆手敕

又行草洛神賦真蹟

韓忠武王二詞遺蹟

汪龍谿手札

陸放翁草書大聖樂詞

又手簡二通

又考亭晝寒詩卷

張樗寮正書金剛經跋

宋丞相文信公劄子

卷八

元趙文敏公摹蘭亭跋

臨蘭亭二卷諸跋

四體千文

臨張長史京中帖凡五帖止存此

書城南又司馬溫公勸學三帖卷

胡邦衡楷書劄子

張樞相方少翁詞翰

陳簡齋詩蹟

又長相思五闋

徽國宋文正公手帖

真西山與王周卿手簡

張叔夏高陽臺詞蹟

吳大有詩帖

臨蘭亭卷

真草千文

臨智永千文卷

小楷麻姑仙壇子仲穆寫讀

楷書道德經二卷

金碧古文龍虎妙經

行書歸去來辭

光福重建塔記并篆

中峰懷淨士詩後系讚

卷九

趙文敏公諸賢天冠山題詠

雜書八則

簡覺軒路教諸蹟

行書坡仙煙江疊嶂詩跋

鮮于奉常書詞子

卷十

虞丞相誅蚊賦

又詩卷真蹟

小楷高上大洞玉經二卷

洛神賦三卷諸跋

勉學賦并序

楷書湖州妙嚴寺碑記宋楮二

春寒詩卷以上俱趙子昂

卷九

行書詩詞

覆南谷二帖

答子誠劄

書陶詩附陸宅之文以上俱趙子昂

又草書唐絕真蹟

卷十

又古劍諸歌墨蹟

鄧文肅公臨急就章諸跋

郭天錫手錄詩文雜記

又手鈔諸賢遺稿

貫雲石詩卷真蹟

俞紫芝楷書悟真篇跋

吾子行書古文篆韻二帙

柯丹丘書石屏記

饒介之幻住詩蹟沈仲說次韻

王雲庵書香奩八詠卷

海虞顧謹中詩卷

黃子久與寧極路教手札

王叔明書谿南醉歸詩

卷十一

倪元鎮醉歌行墨蹟

又雲林詩帖

又贈陳惟寅詩卷

又詩草遺蹟

又詩餘手蹟

南屏莫昌詩翰

楊廉夫寄倪迂詩蹟

又小遊仙詩

張伯雨草書單條

又與袁子英詩帖

又雜詩冊

又自題畫象贊

方寸鐵志并詩歌銘頌跋

元名公爲朱鍊師七跋

卷十二

元天目山禪師劉順法語

琦楚石詩翰卷

元賢疏劄

卷十三

宣廟御製綠竹引并書

又書惜花歎

谷陽生書相鶴經

又與時中節判書

陳繼勝感八詠序并諸名公詩記

金鸞書橙墩隱居行

秦瀚廣白香山池上篇

釋守仁螺山隱士歌

于忠肅書落花吟

中峰禪師書九字梅花詠

元名公翰墨

元人竹深處賦并敘諸詩及跋

高季迪書南宮生傳

宋仲溫書鐵崖古歌卽爲楊跋

陳文東書相子先寫照序

姚少師廣孝詩翰

孟桂平書翦鐙新話歌

方岳醉歌墨蹟

俞養正效白居易知足吟

劉秩題留春軒墨蹟

孫忠烈書律詩四首

姚穀庵行書谿東篇

又贈金良德

又贈菊坡高士

又詩卷

又書詠物詩冊

卷十四

吳文定公懷修竹詩卷

又書所詠詩冊

張汝弼翰墨

諸名賢垂虹別意詩并跋

沈啓南謝祝希哲詩卷

行書中秋月詩挂幅

看花吟行草

書歌行卷

詩牋墨蹟

詠人影五言律

書七言律諸作

行書單條尋芳詩

行書題葉上絕壁單條

雜題七言絕句墨蹟

諸詞蹟以上俱沈石田

楊用修太史詞草

蔡林屋詩翰

又碧筠精舍記并諸名公詩卷

卷十五

文太史楷書老子傳跋

書前後赤壁賦并跋

書拙政園記并詩長卷

行草今日歌

題詠書蹟

十美人詩卷

七言諸絕墨蹟

三題吉祥庵卷

詩餘手墨以上俱文衡山

卷十六

祝京兆行書在山記

文選跋書後

書語怪錄上下帙

草書月賦卷

行書偕美賦并敍卷

急就行草懷知詩帖

眞書古詩蹟

希哲書聞絃詩軸

詩草諸蹟

詞蹟以上俱祝枝山

唐解元伯虎詩蹟

歎世詞八闋附王荆石原和

卷十七

E 雅宜書撫孤松而盤桓賦

還山詩行草

題詠墨蹟

楷書石湖八絕

陸五湖行書詩牋

徐子與送瑯琊昆季詩草

彭孔嘉書冬遊石湖記卷

文三橋詩帖

又詩草

莫雲卿筆塵

又詩詞墨蹟

陳眉公詩詞諸蹟

湯鄰初書鐙夕詩仿蔡蘇黃米

卷十八

國朝名公詩翰前後卷

汪岡憫蹶名蹟

題畫諸蹟

陳白陽詩草

王銓部西室詩草

黃士雅行草詩冊

隆池詩帖

文休承書澄心窩銘

周幼海詩草

又手簡

王伯穀詩卷

又書冬餘處士記

張元汴書岫嶼山房記

又諸名公手牘墨蹟

王臺翰墨餘芳

卷十九 下 俱石刻墨蹟

岳麓山禹碑

岐陽石鼓文

檀山吉日癸巳石

詛楚文

秦相嶧山碑

程邈篆書

華山碑

蔡中郎石經

皇象天發神識碑

急就章

魏鍾元常法帖跋

開皇蘭亭

神龍蘭亭

定武蘭亭松雪十六跋

定武五字損本蘭亭

又別本蘭亭姜白石題

復州裂本蘭亭 錢舜舉作圖

玉枕蘭亭

卷二十

古搨 王右軍書樂毅論

宋祕府黃庭經

西麓堂鵝羣帖

孝女曹娥碑

宋搨十七帖

宋搨聖教序

汪氏勛胡瓘法書題跋

目錄

羲獻法書元人十二跋當代三鉅公續跋

瘞鶴銘并敘

金陵棲霞寺碑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跋

率更書虞恭公碑

又書破邪論序

又書聖教序記

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

唐揚孝經玄宗八分隸書

又東林寺碑

又追魂碑

宋揚顏魯公書華嚴帖

又與劉中使帖

柳誠懸謝人惠筆帖

王大令保母帖

智永真草千字

九成宮醴泉銘

歐書皇甫府君碑

又書夫子廟堂碑

褚書陰符經跋

薛稷雜碑

孫過庭書譜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

又嶽麓寺碑

張長史郎官壁記

又多寶佛塔感應碑文

又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懷素藏真律公三帖

宋蔡忠惠書萬安橋記

又羅池碑

又馬券帖

又書范希文作狄梁公碑

宋南宮書三馬賦

元趙吳興書亦壁賦後

僧溥光書雪庵茶榜

宋克書七姬帖跋

卷二十一 此卷俱成部大帖其新刻不載

淳化閣帖祖本松雪翁家藏

華氏閣帖合璧諸跋

王介州淳化閣帖十跋

袁華題劉模淳化祕本

御賜官本閣帖

蘇文忠公書金剛經

又書醉翁豐樂二亭記

黃文節書中興頌後詩

又食時五觀帖

又書夫子廟記

虞文靖書垂虹橋記

俞紫芝四體千文跋

豐考功筆訣

文跋淳化祖石刻六卷又續

米元章跋王著定古今書

元祐搨本閣帖

檇李沈氏淳化閣帖

泉州官帖

宋搨閣帖泉本第六卷

祕閣續帖

大觀帖

太清樓帖

絳帖

潭帖

黔帖

汝帖

鼎帖

武岡帖

臨江二王帖

臨江戲魚堂帖

星鳳樓帖

甲秀堂帖

東書堂帖

寶賢堂集古法帖

華氏真賞齋法帖

文氏停雲館法帖十跋

卷二十二書憑

宋宣和癸卯御府所藏

宋潤州蘇氏家藏

米南宮書史并鑒收目

寶章待訪錄已上與傳本有異

王英孫修竹所藏

喬簣成中山所藏

焦達卿敏中所藏

張謙古齋所藏

王子慶所藏

王介石虎臣所藏

張月澗所藏名帖

郭天錫北山所藏

李侗圓嶠所藏

馬子卿性齋所藏

天師張廣微與材所藏

楊元誠所藏

本朝金閻張氏所藏

朱性父所藏

寧波謝氏所藏

南京梁中書所藏

常熟劉以則所藏

袁戒卿藏

張斯立繡江所藏

郝清浦清臣所藏

鮮于伯機所藏

徐容齋所藏

高鑄仲器所藏

天台謝弈修養浩齋所藏

趙伯昂仁舉所藏

余家舊藏

宜興尹氏所藏

李少卿貞伯所藏

馬主事抑之所藏

崑山項方伯所藏

海鹽張黃門靜之所藏

顧少參藏

遼東蕭黃門文明所藏

松江曹涇楊氏所藏

宣興徐閣老所藏

蘇郡王氏范氏姚氏所藏

侍郎吳公原博所藏

僉憲劉公廷美所藏

相城沈啓南先生家藏

吳江史明古家藏

崑山黃應龍家藏

嘉興王廷槐家藏

梁谿華氏真賞齋法書

分宜嚴氏書品挂軸目

又書品手卷目

又書品冊頁目

王兪州爾雅樓法書品

王敬美澹圃所藏書品

吳門韓宗伯存良所藏

禾郡項氏代藏書品

岳州諸法書目

卷二十三書旨上

蔡中郎石室神授筆勢說

又小篆贊

又隸贊

崔瑗草書勢

王珉行書狀

衛夫人筆陣圖

王右軍題筆陣圖後

古傳筆法二十四訣

又觀鍾書十二法

禁經八法

唐太宗論筆法

歐陽率更書三十六法

顏真卿述張長史十二筆意

釋亞棲論書

李約堡書飛白蕭字贊

又用筆十法

宋歐陽文忠筆記

黃文節公論書

又論臨摹二法小楷提筆

卷二十三書旨下

逸少教子敬筆論十二章

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

梁庾元威論書

釋智果心成頌

虞世南筆髓論

孫過庭書譜

懷素論筆法

林韞撥鐙敍略

張懷瓘十體略節

李後主書述略

蘇文忠公論書并自題

米襄陽論書

黃祕書伯思論書

宋高宗翰墨志

姜堯章書譜

趙子固書法論

鄭夾漈六書偏旁例論

元鄭肯亭忠質文論

又天五篇

吾丘衍學古編略

李西涯論篆額

楊升庵論壁窠書

王肯堂鬱岡齋筆塵

陳眉公論筆墨及臨帖

屠緯真考槃餘事

卷二十四書品上

宋羊欣敍古能書人姓名

劉正夫論書

廣川論體裁

又分布六法

又通志六書論

鄭子經書要篇

虞伯生六書淵源序略

明有芒氏墨雨碎金

祝京兆論楷書及扇書

弇山人卮言

董玄宰論字生熟及臨顏書

竹嬾論小楷及治書

梁庚肩吾書品論

梁袁昂古今書評

梁虞祿二王書論

孫虔禮執要論篇

張懷瓘書斷三品

南唐李後主評書

論李邕蘇子美蔡君謨書

又題唐代六家書後

黃涪翁跋蘭亭諸帖

又跋蘇子瞻墨蹟

又自評書學

卷二十四書品下

海岳名言一作米元章續書評

黃雲林東觀餘論

桑世昌論蘭亭法習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唐文皇右軍書後

韋述敘唐朝書錄

徐浩論書

宋歐陽永叔論古法帖

蘇玉局辨法帖諸家書

又評陽所藏歐蔡書

又評諸名家書

又跋蘇頌濱王晉卿書

諸名家評米書

又跋章草急就補亡後

南宋思陵翰墨

劉正夫論好奇字

朱文公議書

張南軒論蔡蘇書

陸務觀論法帖

倪正父評蘇黃米諸家書

勝國鄭子經至朴諸篇

虞伯生論四子書

周公謹論晉人小楷

宋仲溫手錄書法

昭代解縉書學傳授譜

祝希哲評元人書及楷法

徐文長評字手蹟

又跋停雲館帖

王元美藝苑評

墨池瓊錄

董玄宰品書

陳康公筆記

李君實評帖

樵史品三吳書

平陽墨花閣雜志

附拾遺

東觀餘論。小宋太乙宮詩。端木千尋竦遷圖。幾弔開注云。真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真誥所論弔。卽卷字。蓋從省文。真誥音亦爾。非弔字也。碧虛子陳景元據真誥。以此字卽篇字。蓋亦誤云。今余所述百種。俱用此弔字。夫非嗜古之意歟。珂玉記。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一

魏太傅鍾繇戎輅宣示帖真蹟有宣和政和雙龍璽·米芾諸印·

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險冒寒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企仰懸情無有寧舍即日長史逸音充宣示令命云云

建安廿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

御府所藏魏鍾繇宣示帖淳祐十一年歲在辛亥至朔同日妝池松題記俞松印章

尚書宣示入閣帖薦季直表亦鐫華氏真賞齋矣此則宣示戎輅真蹟爲吾禾項氏所藏是宣示有二種也遂昌鄭元佑以戎路作戎輅世遂名戎輅帖耳余攷廣川書跋以昔人辨鍾元常書謂字細畫短而逸少學此書最勝處得於執巧形密然則察真僞者當求之此其失於勁密者可遙知其僞也賀表奏疏體枝鋒露筋絕不復結字此決非元常之爲也永叔嘗辨此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聞其未亡不應先作此表論辨如此然鄭遂昌以武侯戎輅表楷法傳世爲不可及又以季直表其法度與戎輅無少異今三帖具存鑒別自在惟是墨本爲閏月九日非九月也或誤以九日作九月抑閏在冬捷時耶有識者宜詳辨之

嘉禾龍惕子汪矧玉鑒於城南之蓮登草堂

晉右將軍王羲之敬和帖

想清和士人佳也。此平安。安石過停數日。日無爲樂。益增想想。孔長史安善。足下令知問。累有書也。足下入年衰。得俱還。不思遲。以日爲歲。

元素將還翰苑。子瞻欲赴高密。與寶臣同來遊法惠。至言師舍同觀。熙寧七年九月十七日題。元祐四年七月廿五日。復至法惠。言公化去已七年矣。見其小師微。惘然如夢耳。子瞻書。

熙寧八年八月朔。過雪峯。謁言師。觀此帖。莆陽蔡元度。隴西李無悔。寺僧潛聖。微上人自西菴攜過山林。因得一觀。襄陽米黻。

甲子三月十九日。

泥金籤題宋御府祕藏。有宣和印。政和印。

王右軍思想帖真蹟

羲之頓首。不復見君。甚有思想。得告慰之故。吾乏氣。兼以癯。下憂深。不佳。剋面。王羲之頓首。

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霍肅清臣。周密公謹。郭天錫佑之。張伯淳師道。廉希貢端甫。馬珣德昌。喬贊成。仲山。楊肯堂子構。李衍仲賓。王芝子慶。趙孟頫子昂。鄧文原善之。集鮮于伯機池上。佑之出右軍思想帖真蹟。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閣之勢。觀者無不咨嗟歎賞。神物之難遇也。孟頫書。小楷

右軍真蹟。世所罕見。此思想帖。與余舊藏平安帖。行筆墨色略同。皆奇蹟也。平安帖有米海嶽籤題。此帖無籤題。而有趙魏公跋。同觀者。自霍清臣而下。凡十有三人。皆鑒賞名家。咸咨嗟歎賞神物之難遇。如此。余何幸得附名其後哉。

嘉靖丁巳冬十一月十又三日。長洲文徵明題。時年八十有八。

王右軍此事帖。明昌御鑒。山谷道人黃長睿印。

比有此事。以與卿共事。每思不以法和。欲不可長。

右軍瀟灑更清真。落筆奔騰思入神。裹鮓若能長在世。子鸞未必可驚人。蒼藤古木千年意。野草閑花幾日春。書法不傳今已久。楮君毛穎向誰陳。

揭傒斯拜題

黃伯思辨帖文。精別毛髮。理析毫釐。華光祿尙古。嘗刊其所著行於時。今收王帖片掌。必有見於中耳。昔人相馬。妙盡神凝。驪黃爲別者。未必良工也。余何能爲言。

唐寅

王右軍二謝帖

二謝書云。卽以七日大斂。冥冥永畢。不獲臨見。痛恨深至也。無復已已。武妹修載在道。終始永絕。道婦等一旦哀窮。並不可居處。言此悲切。倍劇常情。諸不能自任。未遂而緣。撫念何已。不之義之頓首。

熙寧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趙抃閱。越州清思堂之西。至樂齋觀。

右軍真蹟。近世漸少。觀二帖紙札尙完。殊可愛也。案正觀日錄。洎淳化法帖。皆不收此。豈當時爲好事者。祕藏不出耶。

熙寧丙辰冬至日。丹陽蘇頌子谷。餘杭郡西閣題。

假守徐師回。丁巳仲春十日。覽之。

郡倅朱正民同觀。

熙寧九年七月六日書。

會稽關景暉。

存中熙寧九年五月廿五日。三司北軒觀。

華陽王仲修觀。丙辰仲夏
且日。

清河崔彥博唐公元豐乙丑五月望日。觀於西安縣東齋。朝議大夫致仕胡昌世。元祐二年八月十七日。觀於衢州衙之大廳。

武夷范鏗觀。元祐二年八月十有七日。三衢龜峯廳筆。

右軍書法。萬世所宗。昔人稱歐虞之體。謂如壯士美人者。但能精於一偏。尙且傳之後代。而況得其全者哉。是知此字。當使好事者寶之也。

元豐乙丑五月望日。西安縣齋。丹陽崔希仲德舉題。東陽鄭汝言無伐同觀。

正觀尤愛右軍書。訪求殆盡。其後并葬昭陵。今所存法帖。人謂皆哀疚之間。故不復進上。得傳於後。豈其然乎。此書亦然。又法帖之所遺也。當用文錦玉軸重裝。以遺子孫寶之。海陵曹輔子方。信安郡齋書。曹使君借觀。出示通守郭庭誨。與觀者五人。林師醇。醇仲。余廩肅之。梁秉文。憲古。林季淵。萬宗。葉常權。之。紹聖五年三月二十日。

元符二年。季秋九月。鄭子猶出此帖於滎陽尉舍。以示余。因得以觀右軍筆畫之妙。第有嘉歎而已。吳興劉欽止繩祖書。

樂安李炳。崇寧元年十月初九日。滎陽澤思軒敬觀。

張子和。高適正。梁濟道。李海叔。母仲山。同觀於陳留。大觀元年五月廿五日。

此右軍二謝帖。結構疏緩。紙弊墨滌。了無晉人風度。殆後人贗本。宋諸公之題俱佳。恐非原帖。余嘗見黃素上眠食帖。用章草。後趙文敏公題識。亦用章草。又月半帖。惜縑素殘裂。不害爲神品。偶錄此帖。因并及之。

墨林項元汴

王右軍瞻近帖墨蹟。在硬黃紙上。

右羲之瞻近帖。行書之狎鄰於草者也。典午沖觀放曠之風。烏衣諸王富貴居養之素。藹然見豪楮閒宜。

其名百世也。第宋淳化宣和。蒐羅晉帖靡遺。此帖獨不見有所表識。豈非金源得宋故物。易故以新而然歟。明昌七印。籤帖金書。全做宣和。其篆籀朱法。精麤不侔。後世瞭若在目。假令當時不相師法。政未爲失。觀辨章良公成甫家清玩。見右軍真蹟二帖。當亞快雪。

至正丁酉閏月己未。廬陵歐陽玄識。

余居祕府時。閱歷晉諸名家帖。而右軍羣昆季居多。荷華裹紉。神俊天出。評者至以龍跳天門。虎臥鳳閣。稱之。信不誣矣。此帖骨相益豐。豈操觚時。在來禽喜色之前耶。不見賞於徽宗。而見珍於完顏。臨風撫卷。足爲世道一慨。前翰林孫贊。都昌宋天章。嘗示余獻之鄱陽帖。每憾其絹素未古。此帖與金華宋仲珩所收周益公家喜色帖。紙墨相類。筆法精妙。真頗無疑。良金美玉可得。而此卷不可得。寶之寶之。

丙寅孟夏日鄱陽劉崑

晉右將軍王羲之每思帖

右軍瀟灑更清真。落筆奔騰思入神。裹紉若能長住世。子鸞未必可驚人。蒼藤古木千年意。野草閒花幾日春。書法不傳今已久。楮君毛穎向誰陳。

揭傒斯拜題重

王伯思辨帖文。精別毛髮。理析毫釐。華光祿尙古。嘗刊其所著行於時。今收王帖片掌。必有見於中耳。昔人相馬。妙盡神疑。驪黃爲別者。未必良工也。余何能爲言。

唐寅重

南濠都穆。觀於松陵史氏淡心齋。

墨林主人項元汴。用價五十金。得於無錫安氏。時隆慶三年八月朔日。飮字號。前敬和帖。子京定價三百金。

二王行穰中秋兩帖

萬曆戊午。於吳江周敏仲舟中。獲觀右軍行穰帖。止存二行。約二十餘字。在黃麻紙上。書法精彩異常。惜無前賢跋。後項子京自跋數行。董玄宰題云。此帖所至處。常有青雲覆其上。但肉眼自不見耳。又大令十二月帖。截中秋三行。紙色與行穰相似。書法逾密。亦無跋語。玄宰題數行。後書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籥。

繡里汪硯玉。識於漱六齋。

王大令送梨帖真蹟

子敬後幾百年。而爲柳誠懸。誠懸又幾百年。而爲文與可。前者紙渝。故嘗墨敝。後者筆近。乃宜色鮮。然而墨色濃淡。文不及柳。柳不及王。前後幾如倒置。乃知古今人不相及。非獨用筆。用墨亦然。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吾不得而見也。幸有子敬片楮在。持是以觀。凡稱右軍墨蹟。墨瀋昏淡者。皆贗品也。

王世懋

晉桓大司馬旱燥帖楮上

臣溫言。今東道地梁閒。又旱燥。殊艱難。人力可速。而於公私爲美。謂不在便。便台臣溫言。

右旱燥帖。晉臣溫手蹟。字法淳古無俗韻。亦一代佳札。臣之事君。以忠而已。非貴乎虛拘苛禮也。古者奏事乃用親札。而不以繁文盡恭。蓋君臣之義同父子。各無所疑。通其情實之為美。於溫此帖可以見。紹興戊午四月初四日。臣米友仁恭題。

謝康樂古詩帖

東明九芝蓋。北燭五雲車。飄飄入倒景。出沒上煙霞。春泉下玉溜。青鳥向金華。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棘花。

集作應逐上元酒。集作上元應送酒。同來訪蔡家。

北闕臨丹水。丹集作南宮生絳雲。坐集作龍泥印玉簡。策集作大火鍊真文。天集作上元風雨散。中天歌吹

分。虛駕千尋上。空香萬里聞。右二首。見庾信集步虛詞。

謝靈運王子晉贊

淑質非不麗。難以之百年。儲宮非不貴。豈若上登天。王子愛清曠。區中實囂諠。既見浮丘公。既集作與爾

共紛緜。集作緜

巖下一老公集作四五少年贊

衡山采藥人。路迷糧亦絕。忽過巖下坐。正見相對說。一老四五少。僊隱不可別。其書非世教。其人既賢哲。

既集作必

伯英妙迹永絕之後。隋唐能書者。論草聖。惟言永禪師。張長史而已。今觀此卷。始知元氣在天壤間。代不乏人。但藝有專兼。流傳有顯晦耳。豈謝公以佳詩雅韻。掩其書名耶。況宣和宸翰。內外僉題。玉璽於軸幹皆全。譜中論評。又備極推獎。慶仰神物。感惠難勝。值而有之。此生之倖會也。不媿惡拙。僭書卷末時。

至正庚午。蕤賓節日。前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榮僧肇。薰香敬題。

右題中已極詳備如此。余又嘗見宋嘉祐年不全拓墨本。亦以爲臨川內史謝康樂所書。妙入神品。今幸獲觀真跡。殆不虛語。筆勢縱逸。使人真有凌雲之想。書於五色箋上。其箋大不盈尺。上有五代以前印。爾爲庸人擦去。可惜。裝背錯序。細尋繹之。方能成章。第前二篇。見近世所刊六朝人詩庾信集。味其詞氣。頗不類謝公爲可疑。深媿淺陋。不能考訂。以破數百年之惑。而使妙蹟不遇知音。悲夫。

墨林子項元汴

梁摹樂毅論真蹟

余所見樂毅論宋搨本。及唐貞觀摹真蹟。二本皆無付官奴三字。獨此有之。初甚完好。聞吳氏購時。主人故漫之。殊可惋惜。智永跋所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卽此帖。自余定爲梁摹。以俟知者。

董其昌題

唐人雙鉤稱爲絕詣。余往亦嘗見鍾太傅薦季直表。與右軍快雪時晴諸帖。時不免有滯膩處。獨此樂毅論筆勢流麗。神采煥發。無異書者。非工書家。又非不問歲月。必逼古人。安能爲此。即使右軍復生。當爲撫掌矣。

毘陵唐鶴徵

余生平好古。所見法書頗多。海內所藏。真楷惟韓宗伯家有。墨蹟樂毅論。韓長公攜都門。每過官署。必出一玩。較之余藏者。字稍大。價亦貴重。余此卷已著蘭亭考。米友仁跋。乃米元章所藏之物。梁摹樂毅論。爲正書第一。其卷有朱异僧權鑒賞。紹興印信。又有米氏印章。非此卷而何。不知何幸。得落余手。王太史宇泰。多方欲得之。余實不能割舍。借募入石。雖曰刻成。與餘清齋石刻差別。遠絕此卷。在余所藏三十載。尙未盡知深奧處。偶病閒。細閱數次。神采煥發。而肥瘦相停。余年六十有一。方真知其妙也。宋搨本。余有至佳者。安能與此卷比論。真稀世之物。非千金不可輕棄也。當同定武蘭亭行書第一。並傳。此二卷。真是性命可輕。至寶是保。餘清齋有此藏書之願足矣。子子孫孫。宜世守不負余生平苦心。蹤跡海內奇品也。

餘清齋主人吳廷敬題

昔人書。佐以雙鉤廓填。爲下真蹟一等。樂毅論是王右軍正書第一。而此卷鋒鏘精到。神明邁逸。與墨蹟無異。不意垂老。覩此罕物。天啓初。同錢宮諭觀褚河南真跡於吳蹇叔家。以爲妙絕。然字稍大。當知此更爲逼真矣。連叔持示余西湖僧舍。命顯兒嚮搨一通而歸之。

崇禎戊寅小暑。偈菴道人程嘉燧書。

濟南邢侗二跋。已刻餘清齋法帖內。故不贅入。時崇禎己卯夏仲。項氏出此帖。索價六十金。較吳江村定值三百鎰廉矣。恨乏阿堵。僅留覽數日。玉記

唐馮承素臨本樂毅論。在黃麻紙上。摺裱。

右搨本樂毅論。是貞觀十二年四月九日。敕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蹟。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也。褚遂良記。

彥遠家有馮承素蘭亭。元和十三年。詔取進書畫。遂入內。今有承素樂毅論在。並有太宗手批其後。

張彥遠記

隆慶三年元旦。焚香盥手。謹觀文彭壽承甫記。

是日有禁。不得賀節。明窗淨几。展玩數日。甚樂甚樂。再觀索幼安出師頌。蓋天地閒二寶也。文彭再記。山谷老人論書。要字中有筆。此帖近之。然非有研白筆。簞者。不足以知此。隆慶己巳春日。從三橋寓齋。攜歸諦觀。因題其後。歸之。建業胡汝嘉記事。

唐模蘭亭墨蹟

長樂許將熙丙辰孟冬開封府西齋閱。

臨川王安禮黃慶基同閱元豐庚申閏月十日。

至元甲午三月廿日巴西鄧文原觀。

喬氏贊成 中山甫印

唐摹蘭亭子見凡三本其一在宜興吳氏後有宋初諸名公題語李范菴每過荆谿必求一觀今其子孫亦不輕出示人其一藏吳中陳緝熙氏當時已刻石傳世陳好鉤摹遂搗數本亂真而又分散諸跋爲可惜耳其三卽此神龍本也嘉靖初豐考功存禮嘗手摹使章正甫刻石於烏鎮王氏然予未見真蹟惟孫鳴岐鈔得郭祐之詩跋鮮于伯機長句每誦二詩慨然思欲一見而不可得蓋往來予懷者五十餘年矣今子京項君以重價購於王氏遂令人持至吳中索余題語因得縱觀以償夙昔之願若其摹搨之精鉤填之妙信非馮承素諸公不能也子京好古博雅精於鑒賞嗜古人法書如嗜飲食每得奇書不復論價故東南名蹟多歸之然所蓄雖多吾又知其不能出此卷之上也。

萬曆丁丑孟秋七月三日茂苑文嘉書。

朱光裔李之儀觀元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李拒王景通同觀戊戌七日。

王景修張太寧同觀。

元豐四年孟春十日又同張保清馮澤縱觀文安王景修題仇伯玉朱光庭石蒼舒觀元豐五年四月廿八日。

定武舊帖在人間者如晨星矣此又落落若啓明者耶元貞元年夏六月僕將歸吳興叔亮內翰以此卷求是正爲鑒定如右甲寅日甲寅人趙孟頫書。

右唐賢摹晉右軍蘭亭宴集敍字法秀逸墨彩豔發奇麗超絕動心駭目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搨書人直弘文館馮承素等奉聖旨於蘭亭真蹟上雙鉤所摹與米元章購於蘇才翁家褚河南檢校搨賜本張氏石刻對之更無少異米老論精妙數字皆具有之毫釐轉折纖微備盡下真蹟一等予家舊藏趙模搨本雖結體間有小異而義類良是然各有絕勝處要之俱是一時名手摹書前後二小半印神龍二字即唐中宗年號貞觀中太宗自書貞觀二字成二小印開元中明皇自書開元二字作一小印神龍中中宗亦書神龍二字爲一小印此印在貞觀後開元前是御府印書者張彥遠名畫記唐貞觀開元書印及晉宋至唐公卿貴戚之家私印一一詳載獨不載此印蓋猶搜訪未盡也予觀唐模蘭亭甚衆皆無唐代印跋未若此帖唐印宛然真跡入昭陵搨本中擇其絕肖似者祕之內府此本乃是餘皆分賜皇太子諸王中宗是文皇帝孫內殿所祕信爲最善本宜切近真也至元癸巳獲於楊左轄都尉家傳是尙方資送物。

是年二月甲午重裝於錢塘甘泉坊。僦居快雪齋。壬子日錫跋。贊曰。

神龍天子文皇孫。寶章小璽餘半痕。鸞飛離離舞秦雲。龍驚蕩蕩跳天門。明光宮中春曦溫。玉案卷舒娛至尊。六百餘年今幸存。小臣寧敢比璵璠。

金城郭天錫佑之平生真賞。

君家楔帖評甲乙。和璧隋珠價相敵。神龍貞觀苦未遠。趙葛馮湯總名迹。主人熊魚兩兼愛。彼短此長俱有得。三百二十有七字。字字龍蛇怒騰擲。嗟予到手眼生障。有數存焉豈人力。吾聞神龍之初黃庭樂毅真蹟尙無恙。此帖猶爲時所惜。況今相去又千載。古帖消磨萬無一。有餘不足貴相通。欲抱奇書求博物。

鮮于樞題

趙參軍摹晉千文篆書·周天球題·

太子右監門府鏡曹參軍臣趙模上。

行書千文。

趙供奉所書千文。如謹敕士不敢毫髮自縱在繩束外。至今見者爲之斂衽退步。及觀困學翁跋。則如神龍天馬。殆不可羈。其閒法度出於自然。噫。此筆亦不可多得矣。我輩何敢仰望下風。因乘興效顰。值子玉千文卷錄以還。延祐庚申夏五。玉霄滕賓拜手。

吳郡錢祐。觀於西湖。寓吳伯顏觀。

大梁班惟志與仲亨子正敬思同觀。

嚴陵汪鵬升永嘉薛漠同觀。

大德九年吾道觀。

山陰繭紙入昭陵江右空傳瘞鶴銘。賴有貞元供奉筆。硬黃雙勒集儀刑。

丹丘夏克復

晉人之書見於今日者。大抵石刻耳。如趙公者。去晉未遠。其所摹集。多予昧於平生者。固宜。蓋襄鄂已沒。庶幾見其英姿颯爽於縑素閒者。曹將軍之功也。明古其謹藏之。吳寬題。

吳郡楊循吉觀。

七月之望。彭年觀於雙蛾寺壽承讀書樓。

褚登善有自書聖教序。筆法極類右軍。後人遂謂唐集聖教序。非集聚之集。乃學習之習也。是殆不然。今觀趙供奉所摹千字文。一鉤一畫。步武右軍。極似聖教序。乃知前人所集。真集而書之者。非習字書奴。明矣。千古之疑。一朝盡釋。快哉。此筆今不可再得。仲宣其寶之。勿輕示人也。

天啓壬戌初夏。范允臨題。

歐陽率更夢奠帖真蹟

仲尼夢奠七十有三。周王九齡。俱不滿百。彭祖資以導養。樊重任性。裁過盈數。終歸冥滅。無有得停住者。未有生而不老。老而不死。形歸丘墓。神還所受。痛毒辛酸。何可熟念。善惡報應。如影隨形。必不差二。

右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率更令渤海郡歐陽詢字信本。書仲尼夢奠帖七十八字。前後御府法書二小印。後有紹興小印。合縫處古印甚多。下跋一吉字。未曉誰氏。庚寅十月購於楊中齋家。悅生圖書亦曾入賈秋壑文府。率更初學王逸少書。後漸變其體。筆力峻勁。爲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咸以爲楷範。張懷瓘云。歐陽真行出於大令。自羊薄已後。略無勅敵。獨永師恃兵精練。議欲旗鼓相攻。歐惟猛銳。長驅永則破膽奪氣。法書苑亦云。信本行書。蟬聯起伏。凝結遒聳。裁肅永之柔懦。拉羲獻之筋髓。比之諸勢。出於自得。此本勁峻刻厲。森森然若武庫之戈戟。向背轉摺。渾得二王風氣。世之歐行第一書也。辛卯二月辛未重裝。九日丁丑。跋於嚴陵官舍。

金城郭天錫審定真跡祕玩

歐陽信本書。清勁秀健。古今一人。米老云。莊若對越。俊若跳擲。猶似未知其神奇也。向在都下。見勸學一帖。是集賢官庫物。後有開元題識。具全筆意。與此一同。但官帖是硬黃紙爲異耳。

至正廿九年閏月望。爲佑之兄書。吳興趙孟頫類。

韋續墨數。歐陽正行書。在中上品。歐教作書有八訣。最利初學。學者觀古人書。必觀墨跡。乃見妙處。此夢奠帖七十八字。真人間絕無。僅有希世寶也。蓋嘗入宋御府矣。趙文敏公所題。考碑志是三十七八歲筆。故與後來特異。吾家蓄古墨蹟。此爲最久。

正統八年四月六日。楊士奇謹書。

虞伯施東觀帖伯施世南字

虞永興嘗自謂於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抽刀斷水。正與顏太史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輒成算子。筆陣所訶。以此。余非能書。能解之耳。

其昌墨禪

唐文皇哀册褚遂良墨蹟戲鴻堂止鐫册文。

褚遂良在唐賢諸名世士書中爲秀穎。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隸法。自成一派。非諸人可以比肩。此書蓋其晚年。

紹興丙辰十二月初五日。臣友仁審定。

褚公初以善書。見知文皇。後數直諫。補益國事殊多。遂受顧命。以大節著。爲唐名臣。卒之書爲餘事。此其書文皇哀册文。藏於吳江史明古氏。明古喜讀書。能陽秋古人。不獨貴其書也。然於古人知所愛。則得其模刻之語。亦深玩之。況其手跡哉。則雖謂貴其書。亦可也。此卷於大行與崩字。皆加塗改。蓋嘗有入前代御府者。爲上諱爾。

成化戊戌歲二月庚申。吳寬書。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登善。文學忠讜。爲貞觀人品第一。觀其叩頭諫立武氏。置笏殿陛。乞歸田里。不以禍福死生動其心。古之所謂大臣與。回視當時曖昧自悅。爲身謀者。特狐鼠耳。公書法之妙。乃其餘事。書家

況之瑤臺青瑣窗映青春。嬋娟美女不勝羅綺。蓋狀其富豔之極。文皇哀冊覽之三歎不已。書法絕矣。世鮮有知者。惟米南宮知之。米學褚最久。知之爲最深。宜乎虎兒一見。卽賞鑒也。哀冊初落江南深山中。且諱避不登。御故得脫。

金爐

著雍敦牂七月望日。吳郡陳深書。

褚河南書枯樹賦真蹟。趙松雪補圖賦。鐫戲鴻堂。

古枯樹賦。世皆以壽春魏氏爲真。丹陽蘇丞相辨識之。墨帖旣藏魏氏。今所傳蘇丞相跋尾者。亦摹勒也。至或以雍元直所臨。做爲魏本。而系蘇跋其後。余此本得之培汶陽梁正壽。正壽雅好筆墨。且自精賞。魏鄭公嘗云。褚河南下筆遒勁。甚得逸少體資。此本皆蘭亭筆法。識者寡云。開封丁禹錫。毘陵胡承之以勒石。大野晁無咎記。乙丑中冬丙午。松菊堂。

舊見陳了翁筆法清勁。嘗疑其剽自爲今家。乃知彷彿出枯樹賦耳。豫章金陵所刻。何曾有毫髮似哉。晁補之字僅見此。跌宕亦自有意。況經前輩鑑定。重以省印。郡記累累。無不可考。胡氏世家在東南爲盛。世將摹刻。又不一所。此真蹟。尤其所寶。故所在用意識之。歷官大略備焉。

壬午五月廬陵劉辰翁題

褚公書。擘六朝衆長而成一家。千代何獨枯樹賦而已。子昂後五百年。一振豪頓。奪其符而代之。豈規規

學褚而能之。抑胸中有所謂鑒者也。謂予不信。有木居士在。

錢塘白珽以下俱跋松雪臨本乃同前合一卷者

褚登善書用隸法。結體方嚴。枯樹賦稍變。乃從容於法度之中。子昂落筆便得其意。所謂不同而同者。又繪圖於前。樹雖枯而潤。蓋具根本而生意存焉爾。觀此信不徒作矣。所感當甚子山也。

吳郡陳深寧極齋

木生天地間。爲風霜之所夭折。不能竟其天年。不幸甚矣。而騷人名士。形諸賦詠。著之翰墨。精彩百倍。垂於無窮。實枯中之榮也。予老且衰。撫卷爲之一慨。

九山人密古無書菴 白文

褚書此爲精妙。子昂晚筆。最得其意。常聞賈師憲以江上功。景定初元。拜右相。錫宴宣勸。內府出金寶器。賜甚厚。中有枯樹賦真蹟。似道獨受此卷。不敢辭。今不知流落何所。信人閒世曾何足以把玩哉。喜見以人而慨然者係之矣。

至大二年春季春。爲吳門錢翼之題。谷陽瞿璠書。

褚河南多書枯樹賦。猶王子敬多書洛神賦。褚書僅見爲燕公本。亦猶王書止傳十三行。異哉。此本舊藏華補菴氏。球得諦視之。然亦雙鉤填廓。想出柳誠懸手。非褚初筆也。其遒勁俊逸。大都如禊帖臨本。聖教碑。刻骨立中。氣韻自足。非易窺者。趙文敏縱擊晉唐法書。舍筏登岸。乃能師其意不泥其迹。按臨本整密。

秀潤。不少露北海姿態。亦盡氣爲褚敵者。若武延秀時有此。當亦取續屏腳矣。王元美遂於書學。得褚鈎本。屬球鈎趙本。合刻以傳。球之馮承素之藝。多失趙神彩。尙須具法眼者鑒之。

隆慶元年夏六月既望吳郡周天球題

庚子山枯樹賦。有盛聲於江左。如小許公輩恆習之。褚河南書此賦。掩映斐輿。極有好致。武延秀集右軍大令墨跡於屏。以此書裝腳。其見重若此。真跡在無錫華戶部處。嘗命許元復雙鈎。垂入石而戶部物故。真跡落盜手。余所有趙吳興臨本。亦一時妙品。因請于華戶部之子明伯。乞許本入石。而趙本則周公瑕所鈎也。褚書既極秀逸。有美女嬋娟。不勝羅綺之態。趙則穩密端潤。往往得筆外意。俱在山陰堂室間。正不當以時代論也。元復公瑕。俱名能臨池者。故不啻作定武家嫡耳。

隆慶改元八月天弢居士王世貞識

崇禎辛酉春仲。訪友玉峯。婁水閒。花生日。與成淵兒過東倉楊棘丞汝邁。攜遊王氏雜花林。返飲深柳堂。會其舅吳廷堅。出墨蹟三卷。爲褚河南書哀册。及枯樹賦。子昂書歸去來辭。又出古佩玦種種。內有漢玉天馬羊脂。美質沁血。縷縷成細毛。真奇物也。然當年屬先君。價祇五十金。今云百鎰矣。歸篷偶閱唐語林。以褚遂良爲太宗哀册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是其攜詞工苦。非獨書法擅絕也。珂玉識於垂虹舟次。

褚登善兒寬贊真蹟

河南三龕孟法師二刻。早年所書。房公喬聖教序記。長安同州本。並晚年書。此兒寬贊。與房碑記序用筆同。晚年書也。容夷婉暢。如得道之士。世塵不能一毫嬰之。觀之。自鄙束縛於毫楮間耳。

諸王孫趙孟堅子固書

羣玉帖中帝京篇。贗迹可笑。蓋枯且露矣。河南晚年書。雖瘦實腴。

孟堅又書

褚河南漢兒寬贊。正書三百四十字。中刮去五字。蓋宋國諱也。河南書豈待贊而顯。子固所謂容夷婉暢者。殆得之矣。

至順四年閏三月廿四日。柳貫識。

子固以此贊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爲河南晚年書。碑有歲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真蹟。自不無少異。蓋其轉折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至正元年夏四月廿三日。黃潛記。

褚河南書。清勁峻嶷。平生大節。蓋已見於筆墨之間。古謂書類其人。信哉。豫章揭茲記。

潛谿宋先生題褚河南書云。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其溫潤似虞。結體則法右軍。人徒見所書。或與辭稷類者。遂疑之。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作

字或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惟顏真卿得之。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此題識。唐太宗哀冊文也。余嘗見之。此所書兒寬贊。筆意正同。趙子固柳道傳先生黃文獻公揭伯防跋語。皆真跡。但柳先生以刮去五字爲宋國諱。則又見宋以前文字亦諱。此不知何也。此書非深諳者。不達其妙。又試以余言求之。

翰墨學士解縉大紳書

褚河南工隸楷。尤爲當時所重。近世罕見真蹟。比有以枯樹賦墨本示余。殊不足以啓人意。見其僞無疑。余觀此書。筆勢翩翩。神爽超越。大勝家姪帖諸刻。誠可爲希世之玩也。

永樂辛卯春正月庚寅。廬陵胡廣觀畢。拜手謹識。

褚遂良字登善。善書。與虞齊名。世南嘗薦之文皇。世南死。登善獨擅大名。當時御府所收右軍真跡。賸者相半。他人不能識。登善輒能辨之。至纖悉不爽。後遇有所購。必經登善審鑒爲定。及其自書。乃獨得右軍微意。評者謂其字裏金生。行閒玉潤。變化開闔。一本右軍。其諸帖中西昇經是學黃庭。度人經是學洛神。陰符經畫像。湖州獨孤府君碑。越州右軍祠記。同州雁塔兩聖教記。是其自家之法。世傳蘭亭褚本。亦與率更不類。蓋亦多出自家機軸故也。今觀永新文學鄧仲經甫所藏兒寬贊。正與蘭亭聖教諸記相似。筆意婉美。似瘠而腴。似柔而剛。至於三過三折之妙。特加之意。誠褚法也。後有趙子固及柳道傳黃潛卿揭伯防諸公跋尾。皆信而有徵。柳公謂中間刮去弘字。爲宋國諱。信然。宋人以弘爲弼是也。

弘·宣
祖諱·宣

永樂辛卯二月獨山王僞觀畢書於鍾山書舍

唐人寫字多用硬黃。其次則用槌熟紙。蓋韓退之以爲生紙錄文爲不敏是也。烏絲闌唐界墨而細。宋人淡墨而理麤。此唐界宋界之別。惟作方眼格子爲對待書。則自唐始。六朝以前無有也。米元章常病此。蓋一時之宜云。

僞又識。

褚河南博雅通識。工隸楷。初帥虜永興。晚得右軍筆法。正書遒勁。直匹歐虞。貞觀中。諫議大夫兼起居注。文皇嘗問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職在載筆。君舉必書。其爲人忠直。貞亮可知矣。觀此書兒寬贊。瑤臺青瑣。春林羅綺之喻。不虛也。而剛方正直之氣。溢於翰墨之間。誠類其爲人。千載之下。其流風餘韻。卽此可想見矣。山東憲使雲間黃汝申。出以見示。不勝喜幸。杜子美詩有云。金鍾大鏞在東序。冰壺玉磬懸清秋。余於褚書亦云。汝申其寶之。

正統四年正月丙辰。豫章胡儼謹題。

此卷舊藏故人鄧宗經所。宗經爲廬陵永新潛山三縣學官。攜以自隨。洪武壬子。予獲觀於廬陵。永樂丁亥。又獲觀於永新。是時解公赴桂林任。予送至彼。解公題此卷。深欲效河南筆意。題畢。自謂與平日所書迥異。從行有黃生。學書于公。熟識公字。公戲以手掩其名。召生試觀。問爲誰書。生錯愕。莫能辨。因撫掌大噱。後五年辛卯春。宗經攜至南京。寓予官舍中。翰林諸公俱來就望。而檢討王公孟陽。欣然許題。其後且

以就望爲不足。借歸觀之。往返數四。一日大雨中。學士胡公肩輿來索。而卷適留孟陽所。亟命院吏二人。荷氈衫往取。留其家二日。所題字亦異平日書。蓋觀此而有以啓其新意也。今少傅東里楊先生時在春坊。以少暇未及觀。最後始與宗經攜卷詣其私第。值暮秉燭展玩良久。會公允弗果題識。宗經常闕然於懷。宣德乙巳。予至潛山。宗經袖此卷欲以遺予。且曰。君子不留意於物。吾老矣。付之得人。則於此卷無負矣。余辭以素不善書。當求善書者付之。庶幾不負。今年冬。余至雲間。大參黃公汝申忽出此卷示余。自言前此兩月。過安慶。得之秀才李生。生名善。嘗從宗經遊。豈宗經屬以擇人而授生。生知黃公好古博雅。而又長於法書。故竟以歸乎黃公。然則李生亦可謂能知人。宗經亦無負於此卷矣。展玩之餘。俛仰今昔。非但河南之墨迹足爲寶玩。而當時二三君子之餘韻。猶可想見。因詳著於卷尾。

正統二年丁巳十一月晦。廬陵周忱書於雲間之三陸書院。

褚臨右軍曲水序世稱天歷閣亭。

唐相褚河南臨視帖。白麻墨跡一卷。曾入元文宗御府。有天歷之寶。及宣政紹興諸小璽。宋景濂小楷題跋。吾鄉張東海觀於曹涇楊氏之衍澤樓。蓋雲間世家之藏也。筆法飛舞。神采奕奕。可想見右軍真本風流。實爲希代之寶。

瑯琊王世貞

薛稷書真蹟

悠悠落邑。眇眇伊墘。屢移寒暑。頻經歲年。丹壑幾變。陵谷俄遷。不覩碑碣。空悼風煙。

薛稷爲褚河南甥。書法似河南三藏聖教序。玄宰。

唐通天進帖。模本。唐李純尙書故實云。宰相石泉公。王方慶進。時萬歲通天二年。

草書得在位置。失在神氣。此直論下技耳。觀此帖雲花滿眼。奕奕生動。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備具。王氏家風。漏泄殆盡。是必薛稷鍾紹京諸名手。雙鉤填廓。所云下真蹟一等。項庶常家藏古人名蹟雖多。知無踰此。文徵仲髫年作蠅頭跋。尤可寶也。

萬曆壬子。董其昌題。宋元以來諸跋。已刻真賞。停雲二帖內。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二

孫虔禮草書千文帖在白麻紙上。

垂拱二年吳郡孫過庭書第五本。

右衛冑曹參府軍孫過庭字虔禮唐垂拱時人草書專學二王余初得郭仲微所藏千文一軸筆勢遒勁雖覺不甚飄縱然比之永師所作則過庭已爲奔放矣而竇臯謂過庭之書千紙一類一字萬同余固已深疑此語旣而復獲此書研窮之久視其興合之作當不減王家父子至其縱任優游之處仍造於疏此又非臯所能知也顏魯公與夫人書今亦在吾家皆蘇子由吉祥閣所見因復記之。

保寧賜第王說晉卿。

李北海縉雲三帖真蹟已刻不錄。

黃長睿評張從申書出於北海趙子固又以北海學子敬病在鼓側若張從申無此矣然從申書實似北海之法華寺碑而北海出奇不窮故當勝三舍余嘗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余言者。

董其昌題

張長史春草帖

春草青青千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閒一紙書。

右唐張伯高春草帖。鋒穎纖悉。可尋其源。而麻紙松煤。古意溢目。眞足爲唐人書法之冠。晉迹不可復見。得見此迹。其不謂之希世珍乎。顏平原書之集大成者。猶言杜詩韓文。顏法亦出於此也。因與袁君子英。獲觀陳侯康民。賞歎竟日。

壬子人曰倪瓚題

又濯煙帖上有明昌寶玩。御府寶繪。羣玉中祕諸印。

濯濯煙條拂地垂。城邊樓畔結春思。請君細看風流意。不是靈和殿裏時。

按明昌有七印。其一曰內府葫蘆印。其二曰羣玉祕珍。其三曰明昌寶玩。其四曰明昌御覽。其五曰御府寶繪。其六曰明昌中祕。其七曰明昌御府。又宣和天水雙龍印。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圓。名畫用方。更宣和明昌二帝題籤。法書用墨。名畫用泥金。又高宗御府手卷。畫前上白引縫。閒用乾卦圓印。其下用希世藏方印。畫卷盡處之下。用紹興二字印。墨跡不用。卷上合縫卦印。止用其下希世小印。其後仍用紹興小璽。偶攷印記及此。維時春雨方霽。正顛旭蘭馨動也。

汪岡樂卿父識於滴翠軒

顏魯公眞書朱巨川告身眞蹟卷眉公極稱陸跋精核辨博

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給授中書舍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職名之上。用尙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九顆。世傳爲顏魯公書。按唐式書符。令史事也。代宗之喪。魯公以吏部尙書爲禮儀使。楊炎惡其直。換太

子少師領使事。及盧杞益不容。改太子太師。併使罷之。是時適在閒局。而其忠義書法。巍然爲天下望。巨川欲重其事。特求公書。亦如今世士大夫。得請誥敕封贈。多求善書者。操筆同一意也。米元章書史載。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持人秀州崇德邑中。余以金梭易之。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裝爲祕玩。王詵篤好顏書。遂以韓馬易去。此書今在王詵處。宣和書譜載顏書。亦有朱巨川告。今卷中並無宣和印記。獨存梁太宗御前之印。前後壓縫。有宋高乾宗卦紹興印耳。豈舊藏御府。靖康之亂。散落人閒。南渡收訪。應募者。截去本朝璽跋耶。然五代時。旣入御府。則宋時不應在灌園處。豈王詵所得。乃別本耶。不可得而知矣。此卷作字雖小。而與東方朔贊用筆同。其爲顏書無疑。告中細書。不知出何人。唐制。惟侍中。中書令。爲真宰相。其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雖行宰相事。而未爲真。中世以後。藩鎮節使。多授中書令。故救後細書首行云。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院。是年四月。盧杞忌張鎰。出之鳳翔。故第二行云。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張使。其第三行云。守給事中。臣關播。奉行杞愛播和柔易制。是年十月。卽同平章事矣。牒後細書首行云。侍中闕。第二行云。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卽盧杞也。又吏部正員。尙書一人。侍郎二人。其屬有四。曰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吏部郎中一人。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告身。尙書左右丞各一人。掌辨六官。吏戶禮。左丞總焉。兵刑工。右丞總焉。故牒尾尙書侍郎。左丞俱云缺。而云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翰者。盧翰也。後此二年。爲興元元年正月。亦進同平章事。符後書云。判郎中。滋者。劉滋也。貞元二年。

正月從吏部爲左散騎常侍。末後書令史不名，亦可驗此告非令史筆矣。一展閱間，而唐之典故，歷歷可考。且魯公書得其背紙墨蹟，尙裝爲祕玩，況真蹟耶，宜何如寶愛也。

正德丁丑五月望日陸完跋。

右爲魯公真蹟，予始見摹本，頗怪其神采未適，及是與仲醇同觀，如探驪得珠，爲之一快。

萬歷壬辰二月三日錫爵書

魯公此書古奧不測，是學蔡中郎石經平視鍾司徒，所謂當其用筆，每透紙背者。仲醇得此，自題其居曰寶顏堂。昔米襄陽得王略帖，遂以寶晉名齋。顏書固不減右軍王略，而仲醇鑒賞雅意，又不獨在紙墨間也。

壬辰春二月董其昌題

壬辰元旦後三日展此，計大字一百八十一，小字一百四十一，通總三百二十二字。書譜唐神品三人，篆李陽冰，草張長史，楷顏平原，褚虞歐柳，皆列精品中，不得與公駕。寶顏堂居士陳繼儒志

余不知書，常妄論書。古人具妙莊嚴質，卽疾趨僂行，神觀倬如。今人似束芻戴冠纓，能仰不能俯。古人如俊鶻搏鷄鵠，瞑目納爪，盤飛虛空。今人如下劣拳師，口中叱叱，時作乙勢。古人如造凌風臺，雖敲斜欲墮，卻自銖兩適均。今人如百衲錦，采色爛然，絲理卻絕。此仲醇出顏魯公朱巨川誥觀之，其頂足懸而相抱，鬚鬣怒而不張，以斜表正，以拙布巧，以緩連適，與前所云三法皆合。此不待陸全卿校勘，其的的爲魯公。

無疑。然持以示人。疑信參半。蓋字學之衰。久矣。其法蓋盡壞於長洲之文氏。字取勻美圓淨而止。其頓挫抑揚。用而不盡用之際。多所未講。卽如此語。一經模勒。便塌拖如肉鴨。都無可觀。驂騮氣喪。豈不惜乎。姑爲拈出紙尾。歸仲醇藏之。以待識者。

辰玉王衡

告身在絹上。并鄧喬二跋。已刻停雲館中。不錄。有瑯琊王士騏鑒定。孫克弘。范允臨。僧鴻恩諸留名。

顏真卿鹿脯帖真蹟

此帖有三本。字形大小不倫。其文亦小異。一云爲天台謝奕修養浩齋所藏。一云宋時在李觀察士衡家。今爲辰玉所藏。一云有王冲隱題跋。王名持。字正叔。長安人。惜辰玉有帖而無跋。崇禎癸酉春三月廿五日。余獲觀鹿脯帖於金闔旅舍。無題跋。并觀懷素客舍三帖。俱爲項玄度物。漫誌之以俟鑒定。

玉水

柳誠懸楷書度人經卷真蹟·神品·

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知制誥。賜紫金魚袋柳公權。書於上都昭成觀。永充供奉讀誦。

昭成觀內供奉。經法大德。三洞道士孫文杲。校勘。觀察支使。給事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長孫公受界造。

有唐開成三年。歲在戊午。正月十六日記。

臥雲道士來相辭。相辭條忽何所之。紫閣當春凝煙靄。東風吹折花枝枝。藥成酒熟有時節。寒食恐失松
閒期。冥鴻復見傷分翼。高飛展轉心無疑。滿瀉數杯酒。狂吟幾首詩。留不住。去不悲。醜雞蟬安得知。

大順元年二月十九日。華山道士魚又玄題。

右軍曾寫換鵝經。珠黍仙書骨氣清。看到柳公心正處。千年筆諫尙馳名。趙巖 魯齋圓印

硬黃小字臨黃庭。龔曾見之。獨小字度人經。未之見。此開成年。柳誠懸得意細楷也。有宣和題標可證。時
一展誦。便到黍珠鬱羅臺。又何必太清頂額之表。

前集賢侍制馮子振奉皇姊大長公主命題。

正書之擅名者。自魏鍾繇而至於宋。得四十四人。而唐柳誠懸實錚錚乎其間。則夫墨妙筆精。有不待贊
矣。其入宋祕書。凡六帖。而書度人經者二。此卷特其一爾。是經乃晉宋人僞作。至誠懸時。相傳已久。故信
而書之。近代紫陽方回。則謂五季蜀王建時。道士王喬始造。且確然弗自疑。不幾甚可笑歟。使回見誠懸
書此。吾知其穎有泚矣。

洪武九年六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記。

深頓首頓首。辱不鄙棄。馳示柳誠懸真蹟。希世之寶也。前題後跋皆佳。我師尊篤好。致此異品。掩然一拂
過日。已若刮金鏡。何當得把玩累日也。大寶不敢久留。竊恐穿壁飛去。幸檢入合璧事類。容別作報。草草

上記。

少宰相公蒲汀老師函丈。門人陸深百拜。

藏真草書清淨經

在紙上。

貞元元年八月廿有三日。西太平寺沙門懷素藏真書。時年六十一歲。

蘇耆家藏

懷素居零陵。以蕉葉代書。日菴曰綠天。自敍云。醉來得意兩三行。醒卻書之不得。又云。人人來問此中妙。懷素白云。初不知。皆透徹向上一句話。所謂一拳打透虛空。不爲律縛者也。禪與書念頭逸發。故宜其然哉。

大梁劉世昌謹題

右唐僧懷素草書清淨經。筆法高古。其爲真蹟無疑。先君子于石田先生處嘗見之。每與余言其妙。云後有劉世昌跋尾者是也。石田沒。歸鄒氏。屢欲物色一觀。不可得。鄒氏沒。又不知流落何處。己未秋。客來有示者。精神煥發。真有驟雨旋風之勢。惜先君不得見爲憾。卷後有蘇耆家藏四字。耆字國老。其父子兄弟。賞鑒精確。所藏法書名畫甚多。素師自敍。亦嘗在其家。又有紹興小璽。曾入忠陵祕府。韓平原當國時。內府珍祕。多入其家。書錦堂印是也。在元爲喬仲山所藏。故有喬氏簣成印。僕平生最好素書。所閱甚多。未有如此之妙者也。展卷累日。不忍釋手。因題其後而歸之。

嘉靖三十八年長洲文彭記

唐釋懷素食魚帖

老僧在長沙食魚。及來長安城中。多食肉。又爲常流所笑。深爲不便。故久病不能多書。實媿子報。諸君與善之會。當得扶羸也。

即日懷素藏真白

素公草書。超妙自得。筆老而意新。在當時已爲獨步。雖散流人閒甚盛。然自唐迄今二百餘年。士大夫家所藏。罕有完者。而此帖首尾皆具。尤可珍也。

宣和甲辰七月中。澣竹西吳喆書。

東坡先生評藏真書云。此公能自譽。觀者不以爲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如此。如沒人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卻萬變。而舉止自若。近於有道者耶。今觀此帖。有食魚食肉之語。蓋儻蕩者也。至於行筆遒勁。如屋漏。如屈鐵。非工其能如是乎。

竹西又題

藏真既食魚肉。公然舉以向人。計其胸中。當無一毫諱吝。所以書法超妙。至於如此。士大夫日拙於僞。遮護百出。乃欲以其餘力。辦天下事。何可得耶。

靖康二年四月丙子。李璜題。

素公客舍等帖。宋徽宗御書金字題籤。

吾自旦及今。食噉苦不下。非常悶悶。復在客舍。所求者並乏。加以年老。期汝等復得年月耳。

圓而能轉。字字合節。同桑林之舞也。

此段項子京刻研石。圓字奇甚。

常以憂悶爲其勞也。冬熟將船取米物。必寄千斛。乃可時也。藥物十月內。示來取之。還人不復耳。

三月一日報

懷素小草客舍等帖。唐代絕倫。世亦罕見。子孫宜寶之。乾德二年五月四日。開封曹用家藏。

懷素唐朝草聖超羣。所謂筆力精妙。飄逸自然。非學之能至也。熙寧九年二月一日。河東薛紹彭。帖首及接縫處。俱有宣和。政和。紹興。天水雙龍。二小璽。尾有內府圖書之印。又有秋壑圖書。

懷仁集王聖教序

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懷仁書聖教序。特爲姿媚。唐時稱爲小王書。若非懷仁自運。卽不當命之小王也。吾家有宋舍利塔碑云。習王右軍書。集今爲習。正合。余因此自悟有會。

其昌

高閑上人千文

閑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董道謂旭之縱橫振發。超忽滅沒。若雨雪霜霰。雷轟電激。非有意於喜怒哀樂。而於書發之者。觀閑此書。可知其善學旭矣。乃米老欲懸之酒肆。何耶。

世賢子識

杜樊川書張好好詩并序有刻不錄

末有灑盡滿衿淚。短歌聊一書。字漫不可摹。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風韻。余所見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

其昌

韓致堯手簡十一帖

昨日奉示。及不任悚荷。渥以風毒。腳氣發動。今日亦不任入謁。彼此抱病。徒切詠思。出得且以相面爲意。幸甚幸甚。謹狀。

八月二日渥狀

某所聞甚不恆。勿惜示及。

渥今日衰迫。情地旦夕難勝。況又孤姪已下。兼與小男等。四處分散。中夜往往驚叫。便達曉號咽。衰邁之年。不自堪忍。計中令聞此。冤慟必賜軫念。不更滯留。亦望眷私。委曲見爲。仰託仰託。小版計日夕相見。諸郎君學問當進。自此分飛。未知何時。復遂相見。言及此。黯然久之。珍重珍重。謹狀。

渥狀

轉家筆。可以賜及十數管否。

特惠粉藥。無非濟安。不任佩荷之至。楊氏方寫了。竟未勘畢。既承切要。徐送的。何故又忽急徵此方也。本欲來拜謁。見取藥方。或慮無暇接客。以俟別日。香粉合復。并裹半袜。復并元撲。楊氏方。複子。伏奉撫。渥熟躁甚。曲不成字。此信。

渥狀

右紅花複子共三個。廿日王信之行。更俟面復。

她藥神效已顯驗。紫微下。小悉兒必達。中毒她垂不濟。入口便拔。特謝謹疏。乞不容易與人。必恐所言。誣處切託切託。不是惡心肚。蓋名方神藥。自古皆禁。妄傳縮水法。亦乞不泄。見有人相尤。竟未見他非試驗。不敢發大道。無事且下訪。何太疏。徐所不會怪。

十二日溼狀

眷憶諸郎君言及。

悶甚。欲略出人馬。若閑。伏願一借。若可允。遂稍早令來。免衝甚熱。苟或有幸。他使亦乞在賜斯處。謹狀。

廿一溼狀。鏡下狀。曲不成字。

旬日前所諮啓。乞一書與建州。爲右司李郎中經過。希稍延接。況承舍人。亦與正郎舊知。聞必切於施分。今晚有的人去。若可踐言。速乞封示。幸甚幸甚。渥雖承建州八座眷私。自是旅客。難於託人。伏惟照察。謹狀。

十月十五日溼狀

楊學士兄弟來此。消梨子兩日前已尋得。花時伏望揜拔。謹狀。

十四日溼狀

今日若不他出。可以略借人馬否。先冀到宅。兼別行一兩處人事。脫或有所拘牽。卽乞不垂形迹。以俟後期。伏惟昭察。謹狀。

六月廿七日早溼狀

前者三賢采戲。共輸弟羅吾弟主辦。渥偶先擲五隻。深覺歸然。幸有輸右省長行三價。輒欲助成一味。適

舍人傳語來使。今謹送上。所以在前狀中不言。今特修此。伏惟照察。謹狀。

廿六日渥狀

乏楮。其小簡甚欲拜侍。且是怕惱亂。此會不知何時定爲之。

眷私借及女使衣服。不任慳尙。來早令入州人馬。必希踐言。泉州書謹封納。書中亦說他皆諮託。必望周而述之。幸甚。謹狀。

九月渥狀

愛眷借及米貳碩。不任濟尙。鈍拙無謀。惟撓知與不勝。媿赧之至。卽冀拜謁。它冀面述。謹狀。

廿二日渥狀

眷憶明珠。

余觀韓致堯出內庭後詩。忠義感激。詩語亦清壯。超一時體律。未嘗不歎賞也。今觀十一帖。字字筆到。亂離中借衣乞米。眞復可憐。尉李右司狀。情至曲折可喜。

元祐元年十月己亥。黃庭堅。

溫陵人韓奕。出其祖致堯詩稿數十篇。字正類此。

元祐丁卯九月望。吳興天聖院竹軒林希題。同觀者九人。王公約。莫士先。姚舜諧。李詢。吳景淵。盛師仲。魯百能。莫砥。

嘗見韓書。乃爲詩數十章。其優游不及此也。丙辰五月十四日。西閣觀。長樂沖元題。

韓偓借米與魯公乞米何異哉。

蔣之奇題

元祐五年三月十四日孫元忠王揚休朱世英觀於太學北齋。

與人簡牘事盡則言止至唐末尙然元祐庚午三月丙子繡江李格非題。

薊丘李衍拜觀。

右韓渥手書紹興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恭覽審定。

每愛歐陽詢緊結無比倫不意韓公手雍容解寫真。

紫山
桃花源
裏人家

舊聞韓偓有香奩集意其爲人才情風調而已今觀此心畫與其簡中所及亦骨鯁之人是可尙也至元辛卯夏六月戊寅因之江西拜別吾友清臣侍御於真陽獲觀潯陽馬駒題。

唐韓致堯手簡十一帖計其歲月四百餘年矣觀古人率爾而作八法俱備今人雖盡思爲書不能到也中有楊學士一帖簡齋摹其姓職相同因以市之爲什襲之藏暇日出示命識其後云延祐丙辰冬十月既望後三日張仲壽題於有何不可之閣疇齋

崇禎辛巳留觀此卷於韻石齋玉水記。

楊少師韭花帖真蹟

晝寢乍興輒饑正甚忽蒙簡翰猥賜盤飧當一葉報秋之初乃韭花葢味之始助以肥羜實謂珍羞充腹

之餘。銘肌截切。謹修狀陳謝。伏惟鑒察。謹狀。

七月十一日

大德壬寅。忠宣後人張宴嘗收宣和書譜。載楊凝式正書韭花帖。商旅般渡。紹興以厚價購得之。故傳之於江南。可與參政浙西回攜來相惠。大德八年。歲在甲辰。三月初十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兼樞密院判張宴敬書。

此帖元奎章閣舊蓄也。頒賜與封巨鹿王時公元杜屋。時王弟攜避通許蘆氏里。國初。希米高祖文稿中。有此題跋。決唐物無疑也。今其孫塘與其壻崔應奎秀才始售之。聞被賜時。有蘇武牧羊圖一。玉壺印一。今止存此帖云。

正德壬申夏通許人賈希米記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凝式筆勢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可稱書之豪傑。不爲時代所汨沒者。

其昌

楊少師韭花帖。米元章一見。得正書之變。余與董思翁見秀州項鑑臺齋中。今年丁丑八十。子毘攜過山中。老眼摩挲。頓覺一番明淨。陳繼儒記。

楊凝式夏熱帖在麻紙上。字模黏不可錄。

右楊凝式墨蹟一紙。字畫奇古。筆勢飛動。天地閒尤物也。公字與顏公一等。俱稱絕異。然公素不喜作

尺牘。後人罕能見之。益可寶也。

紫微閣王欽若定國題

時大中祥符三禮。天貺節。已上皆隸書。

右楊景度行書。山谷有云。俗書祇識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爲前輩推重如此。王欽若在祥符天貺節。尙有暇及此耶。此帖絕無發風動氣處。尤可寶也。大德五年七月十九日。直寄道人鮮于樞獲觀。信筆書。

楊景度書。出於人知見之表。自非深於書者。不能識也。此帖沈著而又瀟灑。真奇跡可寶。延祐丙辰歲十月十三日。吳興趙孟頫題。

楊凝式。字景度。華陰人。登唐進士第。爲祕書郎。歷梁後唐晉漢。至周。遷太子太保。時人以楊風子呼之。喜作字。尤善顛草。居洛下十九年。凡琳宮佛寺。牆壁閒題記殆徧。然揮灑之際。縱放不羈。或有狂者之目。宋歐陽修嘗跋其書。以謂凝式筆跡。猶爲雄強。與顏真卿行書相上下。此凝式夏熟帖。若與平原劉使帖合契。要皆造極精妙之書。汴也。晚年何幸觀此。不能不著其本末。以喻來世云。

時癸未孟夏望前二日。墨林項元汴敬識。

徐季海寶林寺詩蹟。季穆家藏書記。柯九思印。

茲山昔飛來。遠自瑯琊臺。孤岫龜形在。深泉鱉井開。越王屢登陟。何相傳詞才。塔廟崇其巔。規模稱壯哉。

禪堂清澗潤。高閣無恢哀。照耀珠吐月。鏗轟鐘隱雷。揆予久纓弁。末路遭遘迴。一棄滄海曲。六年稽嶺隈。逝川惜東駛。馳景鄰西頽。腰帶愁疾減。容顏衰悴催。賴居茲寺中。去士多慮能。洗心聽經論。禮足蠲凶災。永願依勝侶。清江乘渡杯。

徐浩保大文房之
記臣錯鑿定

飛來瑯琊峯。突兀天光臺。金鰻龍變化。一竅滄溟開。萬古共登眺。作賦皆奇才。春宮壓嶺風。句踐何雄哉。混沌忽開闢。窮微連甌台。湖波盪明鏡。江流極奔雷。人生如驚濤。百折無一迴。月出鯨海東。日落崦嵫隈。不畏蜀道難。但傷嶺翠頽。萋萋原上草。苦爲霜雪催。靈均亦何心。緱闌重修能。西山采薇蕨。我獨懼其災。放浪任天真。日飲三百杯。

五代末徐浩有書名。觀其寶林寺詩。無虛士也。惜乎悲嗟無聊。感慨功名之流落。其亦寡於聞道者矣。因走筆用其韻。千古一時。毋哂由也。黃鶴山樵王蒙書。

祇園不見凡草木。祇有芭蕉進僧屋。南風幾番吹雨晴。小窗忽分新上綠。僧常吟成恨無紙。旁葉何妨裁半幅。濡毫倚窗揮灑餘。字借芳華潤如玉。有時窗前枕書臥。夢在白雲非在鹿。嗟子夙落風塵寰。今亦逃禪願空谷。趺然足音僧必喜。喜我之來不待速。移牀趺坐蕉陰中。隔窗呼茶有童僕。請我爲賦蕉窗吟。研池波寒墨花馥。我欲假榻此窗下。學作禪談閒秉燭。縱遇催詩雨忽來。蕭瑟還能慰孤獨。吟成亦書蕉葉上。謂吐驪珠三百斛。由來善幻在僧家。詩裏機鋒我當觸。

公綬書於寶林寺之南軒。

成化七年閏九月八日。

東坡行書學徐季海。真書學顏清臣。兩家書相似。徐稍圓耳。觀寶林寺墨蹟信然。時崇禎癸酉春。社友項公定出此帖并元人手札二卷欲售。留余處月餘。恨未能摹寫。徒入寶山而已。

尊拙漫士識於金粟澤之汪岡九仞間。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三

宋太宗行書蔡行省敕真蹟在金花箋上

敕蔡行省所劄子。辭免領殿中省事。具悉。事不久任。難以仰成。職不有總。難以集序。朕肇建綱領之官。使率厥司。況六尚之職。地近清要。事繁而員衆。以卿踐更既久。理宜因任。俾領質省。實出簡求。乃願還稱。謂殊見撝謙。成命自朕。于義毋違。爾其益勵前修。以稱眷倚。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十四日 御書之寶大方印 敕大字

敕蔡行。元祐三年五月廿六日。給事鄭穆拜觀。

天生

聖人與物自殊。拜觀是敕。蓋可見矣。行公在當朝。功績大著。宜膺是寵。亦爲不薄。其德望之盛。子瞻已詳述。庭堅不暇及。聊志歲月云。時元祐乙亥五月八日。

山谷黃庭堅

此卷乃

太宗皇帝御筆敕一道。蓋不允蔡行辭中書省事者。覲茲字畫飛動。若虎踞龍騰。風雲慶會。正以見聖天子生知不測。遠異常流。當時在廷之臣。得之爲至寶。中書公非問學忠勤有素。曷承寵錫。若是哉。誠

金玉錦繡。奚足比美。蔡氏子孫。當知其所重。永寶其藏。用是書之。以誌景仰云。

淳祐丙午三月望日。鄭清之書於養魚莊。

欽惟我

太祖。聖化普浹。夷夏清寧。朝野士夫。得以書畫爲樂。實千百載之良遇也。伯溫先生。一日出此卷曰。宋太宗皇帝手敕。裱展玩之。見其落筆驚人。出言神化。誠天生英特。自出凡一頭地。非世可指論。雖晉之王劉陶索。唐之歐虞顏柳。當驚視其閒哉。伯溫氏寶愛此卷。甚於木難尺璧。非識相見。須能洞鞠於此也。歎羨不已。拜書於末如此。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烏陽王禕記。

徽宗瘦金書

深村竹樹不知春。遠水殘霞接斷津。整客衣冠渾嬾散。相逢疑是避秦人。鳴野鶴作古村圖。

李西臺六帖習隸古。中書舍人金溥。爲大司成王先生題。司成爲毘陵王文肅公。

所示要士母。今得一小籠子。封全謬送。不知可用否。是新安歛門所出者。復未知何所用。望批示。春冬衣歷頭。賢郎未檢到。其它地基尹家者。根本未分明。難商量耳。見別訪尋穩便者。若有成見宅子。又如何。細希示及。

亞謬押

孫號西行少車。今有舊車。如到彼不用。可貨卻也。金部同年披風甚慰私抱。殊未款曲。旋值睽離。必然來晨。朝車行邁。適蒙示諭。愈傷老懷。惟冀保愛也。萬萬不勝銷黯。見女夫劉仲謨秀才。并第二兒子在東京。相次發書去。如有事。希周庇也。押・簡上。

金部同年九月十六日。湯世帖碑文。王道略表。西京之物也。

懷湘南拙詩。附上。同院劉學士。同年邵兵部。希差人通達。或與面聞也。建中又白。

貴宅諸郎各計安侍。奉所示請改章服。昨東封須得出身歷任家狀一本。并須齋擎官語。敕牒去。未審此來如何行遣也。兼爲莊子事。已令彼僧在三學院安下。近已往彼去未迴。此莊始初見說甚好。祇是少人管句。若未貨可。且收拾課租。亦是長計。不知雅意如何也。侯親家亦言可惜拈卻。押・謔。

劉秀才久在科場。洛中拔解。今西遊。兼欲祇候府主。希略一見也。右附前帖末。

建中白。近賢郎秀才去。專馳手書。伏想已達。左右玄律將半。陰風向嚴。公理之外。道養無爽。此離羣寡侶。望風懷賢。無日不然也。時光流速。同年知心。凋落大半耳。加之官途人事。何牽纏至是哉。惟再三保愛。虔禱虔禱。因人無恡玉音。今左秀才行。謹寓狀諮問起居。不宣。同年兄李押中狀上。

十一月十一日

左右爲河中有少里。曾家業被人羅織。公途甚是分明。希特與照燭也。建中白。

齊古同年仁弟。相別已是隔年。傾渴可量。丹。累垂示翰。益認道友。劣兄自去秋患脾胃氣。於今餌藥。未獲全愈。復差出淮汴口祭醮。然無力祇荷。迴來冷氣。又是發動。歸休之計未成。多難故也。此外別無疾。嗒慾已絕。訖知。仁弟又鼓盆。莫且住腳也。初夏惟保愛爲切。值女夫劉先輩補吏。照應託寓。狀諮問起居不宣。

押書上

齊古同年仁兄

三月六日

近蒙寄到書。開卻封卻。恐是留臺陳公也。已附西京去。要知之。

西臺字得中。舉進士甲科。太宗嘉之。嘗直昭文館。改直集賢院。出爲兩浙轉運使。恬於榮利。乞西京留司御史臺。愛洛中風土。遂居之。故號李西臺。東坡賦和靖詩云。書似西臺差少肉者是也。官至判太常寺。善書札。然絕不多見於世。寶祐乙卯夏五。建寧堂主題。

建袁立儒溪翁

黃太史嘗有跋云。李西臺書。與林和靖極相類。但和靖傷瘦。西臺傷肥。蓋林處士清苦。而李集賢重厚。各似其作人耳。建寧堂主并錄其語。

予近得華山圖。題曰崧高惟嶽。歐陽公所記神清之洞。及李西臺隱居之地在焉。軸尾載西臺卜築始末甚詳。此帖出於西臺逸筆。無可疑者。前史官文及翁書。

西臺書三十年前。極罕得見。近數數見之。大槩雄實篤厚如其人。涪翁傷肥之論。無乃太嚴。此六帖信

意行筆。天真爛漫尤可愛。世謂平園攻媿後村不善書。輒欲評書。予之謂歟。杭仇遠仁近。山村

李西臺書。吾鄉有石刻。徑三寸許。今見真蹟。遒勁沈著。誠不易得。

泰定二年乙丑四月望日。京口郭畀會觀。同郡張監其集。李西臺書。與林和靖絕相類。涪翁評之。謂西臺傷肥。和靖傷瘦。和靖清枯之士也。瘦之傷爲不誣。西臺之書。類其爲人。典重溫潤。何肥之傷也哉。若溪唐氏易安室所藏凡六帖。觀者自能評之。當以余言爲然。至正二十五年夏六月朔。會稽抱遺老人楊維禎。在雲間草玄閣。試老陸鐵穎書。

蔡忠惠公進謝御賜詩卷

臣襄伏蒙陛下特遣中使賜臣御書一軸。其文曰。御筆賜字君謨者。臣孤賤遠人。無大材藝。

陛下親灑宸翰。推著經義。俾臣佩誦。以盡謨謀之道。事高前古。恩出非常。臣感懼以還。謹撰成古詩一首。以敘遭遇。干冒聖慈。無任荷感兢營之至。

朝奉郎起居舍人知制誥權同判吏部流內銓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蔡襄上進。

皇華使者臨清晨。手開寶軸香煤新。沿名與字發深旨。宸毫灑落奎鉤文。精神高遠照日月。勢力雄健生風雲。澗然器質不可寫。乃知學到非天真。絨藏自語價希代。誰顧四壁嗟空貧。臣聞帝舜優聖域。皋陶大禹爲其鄰。吁。俞敕戒成典要。垂覆後世如穹旻。陛下仁明加舜禹。豪英進用司鴻鈞。臣襄材智最駑下。豈

有志業通經編獨是丹成抱忠朴帝欲贊奏上古珍又聞孔子春秋法片言褒貶賢愚分考經內省莫能稱但思至理書諸紳乾坤大施入洪化將圖報效無緣因誓心願竭謀謨義庶裨萬一唐虞君

苦於舊翰林院曾觀石刻今四十年於大丞相天水公府始覩真跡

書學博士米芾

大觀三年仲冬上休日青社郡舍之簡政堂觀河南文及甫書

昔人謂公書三公衣袞冕立赤墀之上今觀此帖使人肅然增敬固應與顏柳同年而語可不祕藏耶
甲寅六月上休日三吳禪客

姨弟趙德夫昔年屢以相示今下世未幾已不能保有之覽之悽然汝南謝克家

癸丑九月十一日臨安法慧寺

舅家物藏之久矣今得觀於橋李良可歎也乙丑四月三日崧識

蔡忠惠公書爲趙宋法書第一此玉局老語也今觀此帖藹然忠敬之意見於聲畫不可與茶錄牡丹譜同言也

鮮于樞獲觀謹題

僕來杭多獲觀前代名公法書此卷法度嚴密無一毫放縱意於此見古人用筆不苟也

吳興趙孟頫謹書

余嘗在祕府讀君謨丈集閱其所上謝賜御書歎其君臣相遇之盛也及觀所書荔枝譜字畫臻妙每

與同列。歎其博物之精。而又惜其與武夷粟粒同一用心之勤耳。雖然君謨當自珍愛其書。謂有翔龍舞鳳之勢。觀此書。其言當不虛也。識者解之。

豫章胡儼

薦嘗讀蔡端明集。載所上謝賜御書詩一首。并答詔有云。卿詞令根於溫厚。筆力極於深妙。遵皋陶之謨。而懋其稽古。述帝舜之事。而思其底績。宣明順美。良深嘉歎。其君臣之義。文字之美。皆不待言而可知也。詔當在其家類集者。故并得之。今此詩真蹟。當在宋祕府。不知何時。復流落人間。考其上歲。實仁宗皇祐四年壬辰。距今永樂四年丙戌。春秋三百五十有五年矣。中間宋叔季。四方之亂極矣。鼎遷社屋。海濱山移。而一紙之書。世傳寶之。翰墨騰竄。光輝如在。夫豈獨以其書之善也哉。侍郎黃公請余題識。爲作詩二首。

泮水東流宋鼎移。中郎名字日星垂。精神翰墨猶生氣。想見彤庭諫諍時。端明書法繼鍾王。佩玉瓊琚在廟堂。見說當時推第一。米家應自媿疏狂。

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士廬陵解縉書。

書以義之蘭亭爲盡善。蓋等閒文雅也。觀忠惠公真蹟。非獨筆法精妙。玩其詞。一代明良相契。告戒謹敕。忠厚視等閒文雅。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公處得而祕藏之。其能以忠惠公之心爲心。又明矣。洪武壬午歲至後九日。新安吳牧書。

蔡忠惠公書名重當時。上嘗令寫大臣碑誌。則以例有資利辭曰。此待詔職也。與待詔爭利。可乎。力不從。竟已。其人品如此。其莊重。凡落筆皆然。豈以御前表疏始不苟耶。謙齋公傳先生得此。甚加珍惜。蓋非特重其人也。

長洲吳寬題

會稽宋洵 會稽劉真 尹昌龍

浦江趙友同 夏原吉 以上五人 詞多不錄

蔡忠惠公二帖真蹟

襄泣血言逆惡深重。扶護南歸。死亡無日。不可循常禮。不通誠意於左右。今至富陽平安。明日登舟。水少增。當舟行至三衢也。襄素多病。遭此荼毒。就令不死。足膝日甚。氣力日衰。亦爲廢人。豈復相見耶。辱君知愛之心。不殊兄弟。一念哀痛。哽塞何言。哽塞何言。在道程頓官員。句當齊整。無一闕乏。感惕感惕。襄叩頭。子發郎中足下。

十三日

襄啓。遠承惠問。厚意所存。益有感著。知日來體氣佳勝。殊爲慰也。近被命尹。治日以穰。劇居不得暇。移書致謝。不盡縷縷。惟眠食自重。不宣。襄拜手。長官足下。

八月廿一日

蔡君謨十帖真蹟 裝爲橫卷

襄啓。及新記當作陶生手。然亦可佳。筆頗精。河南以書作散卓。不可爲。昔嘗惠兩管者。大佳物。今尙使之。

也。耿子純遂物故，殊可痛懷。人之不可期也如此。僕子直須還草草奉意，疏略。

三月十一日 襄頓首 家屬並安 楚椽旦夕行

襄啓。入春以來，屬少人便，不得馳書上問。唯深瞻想。日來氣候陰晴之不齊，計安適否。貴屬亦平寧。襄舉室吉安。去冬大寒，出入感冒積勞，百病交攻，難可支持。雖入文字，力求丐祠。今又蒙恩，復供舊職。恐知專以爲信。前者銅雀臺瓦研，十三兄欲得之，可望寄與。旦夕別端，石奉送也。

正月十八日 襄頓首

公綽仁弟足下。

襄得足下書，極思詠之懷。在杭留兩月，今方得出關。歷賞劇醉，不可勝計。亦一春盛事也。知宮下與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樂。唐侯言王白令歲爲游閩所勝，大可怪也。初夏時景清和，願君侯自壽爲佳。

襄頓首

迤理當世屯田足下。大餅極珍物，青甌微蠶。

臨行區區致意，不周悉。已上三帖
草書。

襄再拜，伏承

縣君吉葬有日，襄以行路并亡男齋僧，赴期不及，謹遣州校少持菲禮，聊以伸親戚之好。殊非豐腆，深自

爲媿。謹奉手狀啓聞。旦夕前行。此不一。襄上。

郎中七兄。左右

廿七日早

襄啓。去得於今。蓋已游歲。京居鮮暇。無因致書。第增馳系。州校遠來。特承手牘。兼貽楮幅。感戢之極。海瀕多暑。秋氣未清。君侯動靜若何。眠食自重。以慰遐思。使還專此爲謝。不一。襄頓首。

知郡中書足下。

謹空。

九月八日。

謝郎春初將領大娘以下。永安年下。朱長官亦來泉州鈴候。今見服藥。目覺瘦倦。至於人事。都置之不復關意。眼昏不作書。然少賓客。省出入。如此情。可知也。不一。襄送。正月十日。

襄啓。中間承勞紆問。適會疾未平。殊不從容。示書兩通。知頰指幹。新第有未備。且與鑄鑰。卻候別作一番并了之。四人園子。祇與門下每人一開。園中地分與四人分種。要他栽種也。不一。襄奉書。五日。已上四帖皆行草書

襄啓。大研盈尺。風韻異常。齋中之華。由是而至。花盆亦佳品。感荷厚意。以珪易卦。若用商於六里。則可。

真則趙璧難舍。尙未決之。更須面議也。襄上。彥猷足下。

丙午三月十二日晚

廿一日。甲辰閱

欲尋軒檻到清橙。江上煙雲向晚昏。須倩東風吹散雨。明朝卻待入花園。

十三日。吉祥院探花。

花未全開月未圓。看花待月思依然。明知花月無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憐。

十五日。山堂書。

蒙惠水林檎花。多感。天氣暄和。

體履佳安。裏上

公謹太尉。左右 已上三帖 皆真行書

蔡公書法。真有六朝唐人風。粹然如琢玉。米老雖追蹤。管人絕軌。其氣象怒張。如子路未見夫子時。難與比倫也。
辛亥三月九日倪瓚題

洪武己未四月。雲間袁凱。觀於蕭谿。

在宋號善書者。蘇黃米蔡爲首。俗評以君謨居三公之末。殊不知君謨用筆。有前代意。優劣自可判也。

己未四月。陳文東拜觀。

後學陳迪觀。

崇禎四年三月廿四日。獲觀此帖。及米海嶽九帖。張長史京中帖。趙承旨臨周文矩畫義獸像。梁趙巖

神駿圖。宋思陵題馬麟亭臺圖。續觀神龍蘭亭。東垣楷書萬應方。蔡忠惠二帖及十帖。種種具體。尤多效右軍。內第九帖。軒檻二絕。差減墨妙。玄宰眉公。皆鑒此一帖。爲雙鉤廓填。餘九幅並好。

柯玉識於韻石齋

蔡端明書寒蟬賦并序

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美。獨未之思。而莫斯述。夫頭上有縷。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食。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加冠冕。取其容。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且攀木寒鳴。賢才所不容歎。余老僑處。切有感焉。興賦云爾。伊寒蟬之感。運近嘉時。以遊征。舍二儀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真精之淑質。吐崢嶸之哀聲。希慶雲以優遊。遁太陰以自寧。於是靈岳齒峻。長林參差。爰蟬集止。輕羽涉池。清波徵激。德音孔嘉。承南風以軒景。附高松之二華。黍稷維馨。而匪享。竦身希陽於靈和。唳乎其音。翮乎其翔。容麗蝸蟬。聲美宮商。颯如飛。森之遺驚。風眇輕雲之麗。太陽華靈鳳之羽儀。渚皇都乎上京。跨天路於萬里。豈蒼蠅之尋常。爾乃振修綏以表首。舒輕翅以迅。翔華之墜露。含煙燼以夕。望北林以鸞飛。集樛木以龍蟠。彰淵信於巖時。稟精誠乎自然。翩眇微妙。緜蠻其形。翔林附木。一枝不盈。豈黃鳥之敢希。唯鴻毛其猶輕。憑綠葉之餘光。哀秋華之方零。思鳳居以翹竦。仰竚立而哀鳴。若夫歲聿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士含傷。或歌我行永。

久。或詠之子無裳。原思歎於蓬室。孤鐙吟於首陽。不銜子以穢身。不勤身以營巢。志高於鳴鳩。節妙於鷓鴣。附枯枝以永處。何瓊林之迴修。惟雨雪之霏霏。哀北風之飄飄。既可彫以金采。圖我嘉容。珍景曜爛。暉華奇豐。□作黼黻。豔比袞龍。清和明潔。羣動希蹤。爾乃綴以空冕。增成首飾。纓蕤紛紜。九流客翼。曠華蟲於朱袞。表馨香於明德。於是公侯常伯。乃紆紫黻。執禮淵俯。鳴佩玉。仰撫貂蟬。衽黃廬之多士。光帝皇之待人。既騰儀象於雲闕。望景曜乎通天。邁休聲之五德。豈鳴雞之獨珍。聊振思於翰藻。闈令聞以長存。於是貧居之士。喟爾相與而歎曰。寒蟬哀唱。其聲也悲。四時云暮。臨河徘徊。感北門之髮股。歎卒歲之無衣。望泰清之巍峩。思希光而無階。簡嘉蹤於臯心。冠神景乎紫微。詠清風以慷慨。發哀歌以慰懷。

蔡襄書

右蔡君謨書寒蟬賦真蹟。觀其大似褚河南書法。乃御府收藏之物也。先朝評書者稱蘇子瞻。蔡君謨。黃魯直。米元章。爲四大家。並馳海內。縱橫於夷島之間。隻字片楮而不易得。今閱此帖。楷法成精。殆高僧三公。而優入於神。誠翰墨中之至寶也。

京兆宇文公諒

楊宗道云。先朝蔡君謨楷書最可爲師。端勁高古。落筆如削鐵。此書中龍也。張彥遠法書要錄有云。唐太宗購二千書。右軍草書有千紙。取其迹類相從。率一丈二尺爲卷。臨學遂得右軍筆也。余友黃聖儀好讀異書。馳心翰墨。家藏此帖爲師。然於楷法大得其神韻耳。近世君謨楷書絕少。然已歸內府。民間

亦不可復得也。善藏之。善藏之。

廣信吳元善書

蔡莆陽詩卷墨蹟

可笑天桃耐雪風。山家牆外見疏紅。爲君持酒一相向。生意雖殊寂寞同。

南劍州芋陽鋪。見臘月桃花。

長岡隆雄來北邊。勢到舍下方迴旋。三世白士猶醉眠。山翁作善天應憐。如彼發源今流泉。兒孫何數鷹馬然。有起家者出其間。願翁壽考無窮年。書戴處士屋壁。

山僧九十五。行是百年人。焚香猶夜起。意酒見天真。生平持戒定。老大有精神。那知不變者。卻減故時新。

右題龍紀僧居室

歐陽文忠公題其旁云。此一篇。極有古人風格。

雙谿爲一流。新構橫鮮赭。浮屠紫霄旁。臥影澄川下。峽深風力豪。石階湍聲瀉。古劍蟄神龍。高帆來陣馬。晴光轉羣山。翠色看萬瓦。汀州生芳草。香樹自閒冶。主郡黃士安。高文勇拔賈。顧我久疏慵。霜髻漸盈把。臨津張廣筵。窮畫傳清擘。舞巖驚浪飈。歌扇嬌雲惹。驩餘適晚霽。望外迷空野。曾是倦游人。意慮亦瀟灑。

右題南劍州延平閣

大雪壓空野。驅車猶遠行。乾坤初一色。晝夜忽通明。有物皆遷白。無塵頓覺清。祇看流水在。卻喜亂山平。逐絮飄飄起。投花點點輕。玉樓天上出。銀闕海中生。舞極□溶態。聞餘浙瀝聲。客盪何暇暖。官酤定能醒。

薄吹消春凍。新陽破曉晴。更登分界嶺。南望不勝情。
寧越門前路。歸鞍駐石梁。西山氣色好。晚日正相當。

右福州寧越門外石橋。看西山晚照。

自漁梁驛至沂州。大雪有懷。

吉祥亭下萬千枝。看盡將開欲落時。卻是雙紅有深意。故留春色綴人思。烘籠微照自生光。吹面輕風與送香。誰把金刀收絕豔。醉紅深淺上釵梁。的名花對酒尊。欄邊沈醉月黃昏。今朝關外尋蘭蕙。忽見孤芳欲斷魂。杭州臨平精巖寺西軒。見芍藥滿枝。追想吉祥院賞花。慨然有感。書呈蘇才翁。四月七日。夙昔神都別。於今湘水遭。故情彌望切。佳月事追遊。太守才賢重。清明士俗豪。犀珠來戍削。鉦鼓去秋嘈。湖樹涵天闊。船旗寫日高。醉中春渺渺。秋外樂陶陶。新曲尋聲倚。名花逐種裊。吟亭披越岫。夢枕覺胥濤。議論刀矛快。心懷鐵石牢。淹留趨海角。分散念霜毛。鱸膾紅隨筴。予之吳瀧波綠滿篙。君往巖試思南北路。鐙暗雨蕭颯。崇德夜泊。寄福建提刑章屯田。思錢唐春月並遊。

盡道瑤池瓊樹新。仙源尋到不逢人。陳王也作驚鴻賦。未必當時見洛神。

嘉禾郡偶書

輕瀾逐古潯。墜軫無遺音。好在池邊竹。猶存虛直心。往還二十年。每見惟清吟。覺性既自如。世味隨浮沈。琅琅孤雲恣。悵望空山岑。豈不悟至理。悲來難獨任。
無錫縣弔浮屠日開
此泉何以珍。適與眞茶遇。在物兩稱絕。於予獨得趣。鮮香筴下雲。甘滑杯中露。當能變俗骨。豈特瀟塵慮。書靜清風生。飄蕭入庭樹。中含古人意。來者庶冥悟。

汲惠山泉煮茶

繫綬金章被寵榮。筆牀茶竈伴參苓。祇知江海能行道。未識朝廷舊有名。笑我病去相菜口。刀圭小試即春生。瘡痍未復君知否。國手於今數老成。

莆陽蔡襄

道山清話。予頃時於陝府道閒。舍於逆旅。因步行田閒。有村學究。教授二三小兒。閒與之語。言皆無倫。次忽見案閒有小兒書卷。其背乃蔡襄寫洛神賦。已截爲兩段。其一塗汗已不可識。問其所自得。曰吾家敗籠中物也。問更有別紙可見否。乃從壁閒書夾中。取二三十紙。大半是襄書簡。亦有李西臺川牋所寫詩數紙。因以隨行白紙百餘幅易之。欣然見授。問其家世。曰吾家祖亦常爲大官。吾父罷官歸。死於此。吾時年幼。養於近村學究家。今從而姓李。然吾祖官稱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頃時如此紙甚多。皆與小兒作書卷及黏窗用耳。會日已暮。乃歸旅舍。明日天未明。卽登途。不及再往。至今爲恨也。詮次至此。偶憶是。附入。

千頃生

宋范忠宣手簡司馬溫公史草短啓帖史草不及錄

純仁再拜。近人回。會上狀。必計通呈。伏惟尊候多福。伯康必更瘡乎。純仁勉強苟祿。自取疲耗。無足此處抹去念者。日企軒馭之來。以釋傾渴。天氣計寒。必已倦出。應且盤桓過冬。況伯康初寧。諒難離去。咫尺無由往見。豈勝思仰之情。更祈以時倍加保重。其他書不能盡。

純仁頓首上。伯康君實二兄坐前。九月十一日。

右伏蒙尊慈。特有頒賜。感佩之至。但積下情。謹奉狀陳謝。伏惟照察。謹狀。

月日具位 某狀。此係溫公筆。

溫公起通鑑草於范忠宣公尺牘。其末又謝人惠物狀草也。幅紙之閒。三絕具焉。誠可寶哉。岐國汝述明可識。

溫公修通鑑。起草於書牘閒。可見當日用意之塵。至答送物狀。亦自爲檢。前輩之不苟如此。可師也已。嘉定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任希夷觀於玉堂夜直。

此屬稿術。而字畫無一欹側。惟公不欺之學。何往而不在哉。葛洪。程璜。趙崇禎同觀。因相與歎仰如此。四百五十三字。無一筆作草。則其忠信誠懇根於其中者。可知已。永昌元年。其歲壬午。晉元帝卽位之五年也。自正月王敦作亂。至十二月。慕容皝入令支而還。每事第書發端一二字。或四五字。其下則以云云攝之。校今通鑑。是年所書。凡日時有異同。此或初槩。而後更刪定之歟。始公辟官置局。前後漢則劉貢甫。自三國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淳父。至於削繁舉要。必經公手乃定。此永昌一年事。公不以屬道原。而手自起草何歟。然則文正忠宣之手澤所存。猶足企想。元祐一時際會之盛。豈固翰墨爭長爲可傳哉。

至順二年。歲次辛未。夏四月乙丑。東陽柳貫題。

溫公被命爲通鑑。給筆札。辟僚屬。其事至重。其以牘背起草。可以見其儉。字必端謹。可以見其誠。比事而書。該以一二字。可以見其博。紙尾謝狀。此尋常之事。亦出於手書。可以見其遇事之不苟也。方公作此時。豈料其爲後世之傳。由今傳之。盛德之蘊。自然而形見。蓋有不可勝言者。敬慕不已。謹題卷末。司馬溫公編通鑑。用范忠宣公手帖起草。方晉之南海多事。晉書多引小書世說語論之類。極叢冗。此載永昌之初一年。或加之以潤色之辭矣。公嘗自言。編閱舊史。旁采小說。豈果爲晉史故耶。此則未之見也。

至順二年秋八月朔。浦江吳萊謹跋。

司馬溫公作通鑑長編。范忠宣實與共事。大綱領處。皆公手自筆削。而元祐名臣。漢唐以下人物。非所倫也。故其相繼爲相。使四夷懷畏。人莫敢有議者。今觀此卷。一時典刑猶在。若冠冕而立殿陛之下。展玩惟有景慕。

溫公於通鑑書永昌元年。視此猶爲詳備。此特其初槩耳。而作字方整。不爲縱逸之態。其敬慎無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書歟。今之文人。以敏捷爲高。貴輕揚而賤持重。使溫公復生。未必能與之相追逐也。展玩之餘。惟有掩卷太息而已。

至正元年夏四月二十三日。後學黃潛書。

張南軒跋荆公書。謂丞相平生。何得有許忙事。言深中其病。今觀溫公此藁。筆削顛倒。訖無一字作草。其謹重詳審。乃如此。誠篤忠厚。氣象凜然。見於心畫之表。彼浮躁急迫者。安能如是耶。

後學宇文公諒書

司馬公通鑑編年。一變班馬舊史之習。而國家興衰。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備此書矣。故以事繫月。以月繫年。而不以日。或以年不以月者。蓋周歲之中。記事之要。作爲一編。而君臣父子。是非得失之互見。使人得便觀覽。有春秋之義例焉。此藁標題。晉永昌元年事。是年。王敦還鎮。元帝崩。乃江左立國之一變。故公不得不手書之。范忠宣與公繼居相位。今獲手筆於一紙。豈勝幸哉。

至正三年十月朔日。後學朱瀾書。

典午渡江後。盜臣接跡起。由其創業初。所事不以理。溫公成通鑑。善惡悉就紀。心畫既嚴正。形見在藁紙。藁蓋人所忽。敬慎不少弛。固宜公之心。天地同終始。

降慶辛未仲夏。得於無錫安氏。用價二十二金。

蘇子美草書二帖真蹟。在粉箋上。

今春徧遊蘇城之民圃。絕有佳處。奇花偉石。非他所見也。如歸亭風月。甚可喜。使僕慨然忘歸。深足樂耳。

蘇子美亡後四年。得之陳繹。

蘇滄浪留別王原叔古詩帖

交道今莫言。難以古義責。錙銖較利害。便有太行隔。予生惟闕疏。逢人出胸臆。一旦觸駭機。所向盡戈戟。平生交游口。化爲虎狼額。謗氣慘烈烈。中之若病疫。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既出芸香署。又下金華席。摧辱實難任。宦名必非惜。罪始職於子。時情未當隙。今來濠州涯。日夜自羞惕。高風激頽波。相遇過平昔。白玉露肺肝。晴雲見顏色。乃知天壤閒。自有道義伯。明日又告行。嗟嗟四海窄。

舜欽作詩留別

原叔八丈閣下。慶歷乙酉清明日書。

右宋蘇子美古詩百五十言。留別原叔八丈。蓋王洙原叔也。詩語俊拔。義氣悲壯。歐陽公謂其廢放後。時發憤悶於歌詩。殆是類也。字畫出入顏魯公徐季海之間。而端勁沈著。得於顏公爲多。當時評者。謂爲花發上林。月澗淮水。豈其然乎。按子美慶歷四年丙戌十一月。坐監進奏院會客事。除名徙蘇州。此詩後題清明日。則是被放之三閱月也。時原叔以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黜知濠州。正坐子美事。故詩云。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時子美年三十有八。原叔五十一。故有老成及八丈之稱。又有今來濠州涯。及明日又告行等語。當是隨原叔至濠。及是乃別耳。其後子美竟以慶歷八年卒於蘇。凡居蘇四年。宜其遺跡流傳。吳中爲多。去今數百年。所謂滄浪亭者。雖故趾猶存。亦惟荒煙野草而已。至於文章翰

墨不少概見。宣和書譜謂斷章片簡。人爭傳播。豈在當時。亦不易得耶。此詩雖非蘇事。而實赴蘇時作。少宰徐公子容。以爲郡中故實。因重價購之。俾徵明疏其大略如此。若其志節履行。具正史者。茲不復云。

嘉靖乙未。文徵明跋。

宋孫之翰尺牘

之翰啓。孟冬薄寒。伏惟

德表兄長朝奉尊體。起居萬福。之翰卽日蒙

恩。不審邇來動止何似。之翰改使河北。向已上狀。自後江行寡便。不數拜問。之翰八月廿二日。方到本路。

十月中。始還治舍。內外幸亦如常。未由省侍。伏乞善保寢興。專奉狀拜候。不備。弟之翰百拜。

德表朝奉兄。坐前十月十五日狀。

之翰。孫之翰甫之也。嘗著唐史要論。必盟手始函之。謂家人云。萬一有兵燹之變。貨財盡棄之。此書不可失也。公移少閒。增損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休亭。止輒復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驛遽往。行後。金陵火延燒解舍。子弟親負其笥。避於池中。島上。公宣州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對曰。在。文潞公嘗從公借之。

己巳除夕。陳繼儒記。

王荆公介甫正書楞嚴經要旨

余歸鍾山。假道原本。手自校正。刻書寺中。時元豐八年四月十一日。臨川王安石稽首敬書。

霜筠雪柏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王介甫既賦此詩。元豐八年四月。竟罷政而歸。書經乃其時也。繼遂爲元祐矣。假本道原。卽劉祕丞恕也。經中十二者。欲令法界衆生。求男得男。是時雩已卒。介甫之意。端有所爲。後舍半山所居爲寺。申其薦拔。可歎也。作字有斜風疾雨之勢。亦其性卜急使然。然不妨礙書法。

陵陽耄叟牟獻之書

觀世音菩薩。發妙耳門。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與眼耳口舌身意。日劫相倍。此一節。楞嚴經之法髓也。荆公暮年。深悟佛理。故特於是經。提出而親書之。所以深警禪學之士。豈復有心較世間之榮辱是非。及字畫之工拙也哉。後學王蒙。歎慨而敬書之。

宋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本撫州臨川人。後居金陵。官至丞相。封荆國公。諡曰文。追封舒王。凡作字。率多淡墨疾書。初未嘗略經意。惟達其辭而已。然使積學盡力。莫能到。評書者。謂得晉唐人用筆法。美而不妖豔。瘦而不枯瘁。黃庭堅云。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蕭散簡遠。如高人勝士。敝衣敗履。行乎大車駟馬之間。而目光在牛背。此卷是荆公手書楞嚴經要旨。視其所摘。乃深於宗教。由其積學累功。所至。非尋常漫自鈔寫。可擬。觀其書圓轉健勁。別有一種骨氣。風度俊逸。有飄飄物外之想。予家法書頗

衆如此本者。止獲是經卷。世所希見。寂寥之中。一展閱之。亦可以出生死。游淨土。不爲無益。絕勝羅塵。網溺嗜欲。饜飡隨於餓鬼趣中。歷劫不能超也。豈特貴其書之奇妙而已哉。

墨林子項元汴敬識於櫻寧菴。其值三十金。

宋淮陽張邦基墨莊漫錄。王荆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予觀之。乃天然如此。墨池編以介甫筆老不俗。說郛所鈔宋雜記。謂荆公作字似忙者。而山谷以荆公字法出於楊虛白。今停雲館所鐫安石二札具在。何嘗類楊景度也。介甫書要旨卷。留余處彌月縱觀。因述諸說如是。樂卿識。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四

蘇文忠公天際烏雲卷在白粉箋上。中行草書。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萬里情。此蔡君謨夢中詩也。僕在錢塘。一日謁陳述古。邀余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一絕。君謨真跡也。綽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又有和云。長垂玉筍殘妝臉。肯爲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真態更難添。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杭州營籍周韶。多蓄奇茗。常與君謨鬪勝之。韶又知作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坐嗟歎。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欄便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東風。龍靚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還作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嚴隱圖書朱文。鑿定法書朱文。祇今誰是錢塘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鬪茶龍井上。花開陌上載嬋娟。白樂天。蔡君謨。陳述古。蘇子瞻。皆杭守也。老卻眉山長帽翁。茶煙輕颺鬢絲風。錦囊舊賜龍團在。誰爲分泉落月中。三生石上舊精魂。解后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明鏡著嚬痕。

能言學得妙蓮花。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爲題靈塔向金沙。
丹丘何敬仲。多蓄魏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函。隨以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閒。甚怪之。
及取觀。則吾坡翁書蔡君謨夢中詩。及守居閣中舊題也。第三詩以爲不知何人作。其軒轅彌明之流。
歟。陳太守放營妓三詩。亦辱翁翰墨。傳流至今。信亦有緣耶。卷後多佳紙。敬仲求集作詩識其後。賦此
四首。是日試郭玘墨。但目疾轉深。不復能作字。又不知年歲後。雖若此者。亦尙能作否。臨楮慨然。
至順辛未二月望日。蜀人虞集書。

山中覆鹿拾蕉葉。眼底生花二月明。不道人生俱夢裏。新詩猶話夢中情。
綠窗度曲初含笑。眼甲彈箏不露尖。人生莫待頭如雪。華屋春宵酒屢添。
雲中初下勢如驚。白鳳蹁躑雪色翎。多少舊游歌舞地。不堪回首又重經。
桃花扇底露唇紅。不復梳妝與衆同。一曲山香春去也。荼蘼無語謝東風。
一顆摩尼不染塵。瑤池玄圃度千春。寥陽殿裏雲深處。誰是當時解佩人。
三月旌旗幸玉泉。牙樯錦纜御龍船。千官車騎如雲湧。楊柳梢頭月色娟。
長憶眉庵鶴髮翁。舊時阿閣贊皇風。如今流落那堪說。黼黻文章似夢中。
鼓瑟湘靈欲斷魂。洞庭風浪不堪論。遙知舊賜宮袍錦。雙袖龍鍾總淚痕。

興聖宮中坐落花。詩成應制每相誇。廬山面目秋來好。自杖青藜步白沙。
此卷天歷閒。得之都下。予愛坡翁所書之字。俊拔而清麗。令人持玩不忍釋手。故侍書學士虞公見而
題之。予攜歸江南。會荆谿王子明。同予所好。攜之而去。他日再閱於環慶堂。俛仰今昔。爲之慨然。因走
筆盡和卷中之詩。以舒其悒鬱之氣。旁觀者。子明之兄德齋。淮南潘純。金壇張經。長安莫浩。

至正三年夏五月。丹丘柯九思書。

柯敬仲朱文氏

日將公事湖中了。醉入重城列炬明。自古天藩財賦地。古人偏得賦閒情。
謝女嬌吟雪比鹽。北臺馬耳見雙尖。衲衣正索歌姬笑。不道春寒繡被添。
寫韻軒中塵不驚。與誰同躡鳳凰翎。綵鸞可惜情緣重。祇合清齋寫道經。
斂頭新綠荔支紅。那與江珧色味同。聞道端明新進譜。一時殿閣起薰風。
香辟春寒玉辟塵。流蘇斗帳醉和春。一雙明月都無價。寂寞人閒第二人。
江南在處煙波好。浪跡先生不上船。近就闔閭城外宿。可憐霜月夜娟娟。
青城樵者一衰翁。寫罷烏絲滿袖風。消得玉堂金研匣。至今傳入畫圖中。
聽礮龍團法醉魂。分茶故事待誰論。纖纖玉腕親曾見。祇有春衫舊酒痕。
白公種竹蘇公柳。談笑功名後世誇。依舊葑雲三萬丈。斷橋誰與築隄沙。

奉同柯丹丘前後凡韻凡九章。言無倫次。且有廣平媚語之罪。信識法者懼也。癸未冬十一月九日。吳郡張雨爲子明王君寫。

盈盈秋水眼波明。脈脈遠山螺黛橫。西北風帆江路永。片雲不度若爲情。
雨挾江湖來浦口。霜彫木葉見山尖。寒波曾照飛鴻影。髭雪朝朝與恨添。
風雨翻江夢裏驚。忽思鳳駕振霄翎。世閒安得麻姑爪。瘳處爬搔憶蔡經。
湖邊窗戶倚青紅。此日應非舊日同。太守與賓行樂地。斷碑荒蕪臥秋風。
奎章閣下掌絲綸。清淺蓬萊又幾春。三十六宮秋寂寂。金盤零露泣仙人。

戊申十月十七日。瓚。

蔡公闔嶠雙龍壁。蘇子儋州萬里船。何似歸田虞閣老。醉吟青浦月娟娟。
嗜酒狂吟禿髻翁。華陽壇館百花風。晚年傳得登真訣。歸臥南山澗谷中。

十九日。又追和虞奎章韻。

東閣小書詩夢破。後堂殘醉燭花明。春風客散茶香在。寂寞人閒萬古情。
紅人兩顫春意滿。翠籠雙袖曉寒尖。雖知別後情難減。也覺愁中醉易添。
彩筆詩成舉坐驚。素衣新翦鶴毛翎。多生應是蓮花女。留得銀箏金字經。

透海丹砂一粟紅。前身宜與後身同。就中祇換神仙骨。塵業何由到素風。
滄海桑田復幾塵。東風惟見落花春。須知剩水殘山外。冰雪肌膚別有人。
蜀人文采相先後。多在西湖載酒船。腸斷至今湖上柳。空殘眉翠簇連娟。
三百年來此兩翁。詩人情性道人風。醉中遠似毘耶老。花雨紛紛一笑中。
梅花香冷返冰魂。往事茫茫迹未論。寶劍已隨龍化去。誰憐水上刻舟痕。
賦罷仙人萼綠華。金聲玉色衆中誇。歸來世上空塵土。雲白江清月滿沙。

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秋九月朔。義興馬治。

此卷向在項又新處。余嘗獲觀。今爲越石售去。

坡翁行書四詩真跡

煎茶

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旋轉繞甌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
水意。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潑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甕琢紅玉。
我今貧病長苦飢。分無玉盃捧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甌盪石跳長相隨。不願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
願一甌長吸睡足日高時。

聽賢師定慧琴

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閉君莫噴。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

過南華寺

云何見祖師。爲識本來面。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可憐明上人。萬法了一電。飲水能自知。指月無復眩。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練。中間一念錯。受此百年譴。掘衣禮真相。感動淚雨霰。借師餅錫泉。洗我綺語研。

妙高臺 子瞻

我欲乘輕舟。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峯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几。巉巖玉爲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卽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

煮茗聽琴。而神游於南華妙高臺之上。真蓬萊瀛洲方丈謫仙人也。就燕龍廚。作嬰香供已。時夜將半。月出房心閒。風露浩然。曲肱就睡。夢與先生遇。且賜余檠櫂二。義墨一。鼠鬚筆三。雪蠶紙二十六。曰汝往哉。後二年五月。當喚汝於集英龍池。汝勿怖。東嘉石樓後學徐龍友善大識。

文天祥。陳文龍。伏觀至再。謹書。篆書作四行。每行三字。

戊辰三月初七。蒙二先生留名。上十二字。下跋語。另自行書三行。心
此卷二百餘年流傳之自。其詳已載張果老卷中。此文山先生書。不識名并歲月。惜

陳懋欽堯俞。鄭文實仲登。同三山林天覺彥修拜觀。壬午冬至日。謹誌。

東海宗斗以南。宗魯以禮。宗文以道。宗裕以仁。同觀於跳珠軒。怡怡如也。立春後一日。金謹誌。

熙寧五年壬子。先生在杭。八月。監試進士。試院煎茶。七年甲寅。先生同於潛毛令方尉。游西菩提。聽賢師
琴。元豐八年乙丑七月。自常赴登。題金山妙高臺。紹聖元年甲戌冬十月。抵南過南華寺。合四詩而觀。相
去二十三年事。何緣一時迸在紙上。山谷云。東坡極不惜書。遇紙無精麤。書徧乃已。坡亦自言。春蚓秋蛇
隨意畫。往往一時隨意隨寫。又安知好事者寶藏。傳爲萬古美觀哉。雖然。此紙既錄。題南華詩。卻是過海
後書。有風濤洶湧之氣。

龍友

蘇文忠公文章。字畫妙天下。點墨落人間。例能裹去爲榮。僕游京師三十年。乃獨未之見。茲非恨與。甲戌
莫春。於蜀人王君。見公惠州帖二。越翼日。又得見公四詩於石樓君家。惠帖乃信筆書。詩乃公作意書也。
流麗婀娜之態。皆具。顧思壯歲誦公之文。景慕公平生大節。願爲執鞭。望而不可得。一旦獲觀翰墨遺芳。
於二百載之下。世所謂洞心駭目之觀。有踰是耶。始知連城白璧。未足爲寶。後學耦耕子王夢高。敬附賤
姓名於下方。彌邇。朱文。

先生居海外。尙以了論語書易。謂是措大餘業。今此疑有闕後學辟世東海之濱。雖食無肉。病無藥。出無友。多無炭。正先生所謂大率皆無爾。然亦一意書冊間。以志先生之志者。忽忘也。丁丑良月朔。書於容膝所。黎蠶雜居。無復人理。置之不足道。此先生鐵石處變之夙心也。今夏狄患孔殷。腥羶泥濘。亦汙及於香翰。意先生以素患難之心處之。又豈爲之變色動容哉。飛馭九霄。度必有取於愚言。戊寅冬至。作皇象書。

後學龍友謹識

右四詩。毫采飛動。真遇羽衣道士。乃得孤鶴橫江。蹠躡之勢。後五百餘年。得獲展玩。累日。是何多幸。敬仰敬仰。

蘇長公行書二詩真蹟詩雖刻。以行款。故錄之。

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煙江疊嶂圖一首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岸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渡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莫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鵝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

願有招我歸來篇。

次韻王晉卿送梅花一首

東坡先生未歸時。自種來禽與青李。五年不蹋江頭路。夢逐東風泛萍芷。江梅山杏爲誰容。獨笑依依臨野水。此間風物君未識。花浪翻天雪相激。明年我復在江湖。知君對花三歎息。

僕去黃州五周歲矣。飲食夢寐未嘗忘之。方請江湖一郡。書此二詩寄王文父子辨兄弟。亦請一示李樂道也。

元祐四年三月十日。趙郡蘇氏印。

行狎書四傳而至逸少。七百年後始得的孫。中豈無人。歐虞褚薛諸公。顧得其韻度標格耳。筆諫公雖知此妙。頗覺強勉。獨東坡老人操其銳筆。一點一畫。鋒藏不露。而右軍神氣骨力。如合左契。世不知入木之妙。久矣。僕特妄言之。又不審孰能妄聽之。旃蒙作噩九芝山道士書於雲莊。時二月八日辛亥。

元通。
天。
隱後入印。

酉之星夕。曝於交游風月堂西偏。

蘇子瞻書武昌西山贈鄧聖求詩蹟

春江淥漲蒲萄醅。武昌官柳知誰栽。憶從樊口載春酒。步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駕雨挾飛

崔嵬同游。困臥九曲嶺。褰衣獨到吳王臺。中原北望在何許。但見落日低黃埃。歸來解劍亭前路。蒼崖半入雲濤堆。浪翁醉處今尚在。石臼坏飲無尊罍。爾來古意誰復嗣。君有妙語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苔。當時相望不可見。玉堂正對金鑾開。豈知白首同夜直。臥看椽燭高花摧。江邊曉夢勿驚斷。銅環玉鎖鳴春雷。山人帳空援鶴怨。江湖水生鴻雁來。願作君詩寄父老。往和萬壑松風哀。

右武昌西山贈鄧聖求一首。

子瞻內翰。昔竄謫黃岡。游武昌西山。觀聖求所題墨跡。時聖求已貴處北扉。而子瞻方誤時遠放。流落窮困。不二年。遂與聖求對掌語命。並驅朝門。同優游笑語於清切之禁。在常人固足感歎。有文而賦於情者。宜何如哉。此前詩之所以作也。

元祐丁卯二月。因會飲子功侍郎宅。子瞻爲予筆此。遂記而藏之。江陵岑象求巖起跋。

西山詩碑。止有坡谷張右史三篇。近歲鄧公裔孫。曾以前輩和篇數十首相示。輒不揣次韻。附見於後。時在翰苑。仍效周益公用印章。蓋南渡以來。官府印多更鑄。惟翰林院猶用承平舊印。鑄於景德二年。蘇鄧二公俱曾用此也。

黨論一興。誰可回。賢路荆棘爭先栽。竄留多能擅筆墨。囚拘或可爲鹽梅。雪堂先生萬人傑。議論磊落心崔嵬。向來羅織脫一死。至今詩話存烏臺。馮高望遠相宏放。眼界四海空无埃。黃岡蹋徧與未盡。絕

江浪破琉璃堆。鄧郎神交。如在石爲空。樽勝金壘。鄧侯先曾訪遺迹。銘文深刻山之隈。山荒地僻分
藪沒。工分前後搜莓苔。元祐一洗人間怨。天地清寧公道開。玉堂同念舊游勝。筆端萬物挫欲摧。時哉
難得復易失。弟兄遠過崖與雷。北歸天涯望陽羨。買田不及歸去來。我爲長歌弔此老。慟哭未抵長歌
哀。

嘉定四年重陽日。四明樓鑰。書於玫瑰齋。

有松自作山中醅。有橘欲向江東栽。未畫東坡滿堂雪。且賞西山千樹梅。探奇覽勝徧吳楚。直從浩渺
登崔嵬。偶來此地騁遐矚。風景不論凌虛臺。酒酣一吸漢江水。淨洗萬斛胸中埃。神交遠到玉堂署。歸
夢忽驚金粟堆。揮毫日對掌綸綵。話舊夜共開尊壘。遺篇斷墨半流落。不在山顛還水隈。何人傳襲得
此本。幸免石壁漫蒼苔。因懷故鄉訪舊蹟。使我一見心神開。人才絕代可指數。仕路觸眼多傾摧。誰令
青蠅點白壁。已聽夜蟄鳴春雷。終爲列星天上去。或化孤鶴橫江來。文章氣節兩不朽。安用弔古生悲
哀。

宮保都憲陸君全卿。得坡翁此詩。乃爲岑象求書贈鄧聖求者。岑跋云。子瞻謫黃岡。游西山。觀聖求墨
跡。時聖求已處北扉。不二年。對掌誥命。作詩感歎樓大防和章。并及元次山遺迹。有二公先後搜訪。同
念舊游之語。今坡集載此詩序之。嘉祐中。聖求爲武昌令。居黃相望。常往來谿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

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而其詩乃有金鑾相望不可見之句。意者聖求先入。坡亦隨召。其題武昌西山者。則賦舊事爲贈。非山游時作也。集又載次韻一首。序云。和者三十餘人。今皆不復見。樓詩反出其後。而坡亦不之見矣。聖求名壁。其在翰林。爲學士承旨云。

正德八年七月四日。長沙李東陽書。

東坡行草端硯詩墨蹟。在宋榻上。小續卷。

披雲離北巖。度嶺入中夏。重藉翦楚茅。方函斲英檟。騷壇意莫逆。匠石語缺一。多匪堊勞運斤。如帶防毀鏹。礪四。觀隅整同廈。津津剖馬肝。索索模羊觥。氣逼松滋豪。姻聯雪濤姪。登堂卻蹒跚。飲水何甜飴。守墨面豈黥。含貞。終啞。靜惟有壽馬。玷尙可磨也。魯史紀獲麟。晉帖題襄鮪。供給到唐文。護持等商學。眉形容愛織。風字仍嫌哆。載觀七八評。咸本六一寫。退然敢摩肩。信矣俱出跨。始知尹公他。不媚王孫賈。銘詩與器傳。篆刻當碑打。巖韻拾子遺。微才任聊且。

軾。趙郡蘇朱文。

端硯聯句既成。莫歸。復拾餘韻。別賦一首。附錄卷後。

書法大抵拘則取俗。縱則失度。蘇長公深知此法。上追秦漢。次造晉唐。宋元來。稱爲諸名家班首。今觀所書端硯銘帖。尤勝於平昔他書。宜傳後也。

至正三年上月望日。吳興唐棣謹題。子華朱文。

坡仙詞蹟

虛飄飄。畫檐蛛結網。銀漢鵲成橋。塵瀆雨桐葉。霜飛風柳條。露凝殘點見紅日。星曳餘光橫碧霄。虛飄飄。比浮名利猶堅牢。

虛飄飄。花飛不到地。虹起漫成橋。入夢雲千疊。游空絲萬條。蜃樓百尺橫蒼海。雁字一行書絳霄。虛飄飄。比人身世猶堅牢。

虛飄飄。風寒吹細浪。春水暖冰橋。勢緩霜垂霰。聲乾葉下條。雨中瀉點隨流水。風裏綵雲橫碧霄。虛飄飄。比時富貴猶堅牢。

東坡居士

虛飄飄。飛絮風中卷。游絲空外遙。浮雲欲歸岫。別葉下辭條。殘雪舞空風漸暖。碧煙凝樹日將高。虛飄飄。比浮名利猶堅牢。

虛飄飄。莊周夢裏蝶。蘇武節中旄。五色慶雲現。百匝月華交。宮中野馬隙駒過。海上樓臺蜃氣消。虛飄飄。比浮名利猶堅牢。

文嘉和

此玉幼時所錄。致失題跋。不免遺珠之歎。

蘇玉局養老篇墨蹟

軟蒸飯爛煮肉。溫羹湯厚氈褥。少飲酒。惺惺宿。緩緩行。雙拳曲。虛其心。實其腹。喪其耳。忘其目。久久行。金

丹熟。

坡翁此卷筆意似徐季海。尤覺天真爛熳也。癸丑中同王學耕觀於徐良夫之耕漁軒。

倪瓚

蘇端明書天慶觀乳泉賦。賦見集中。不錄。款云。庚辰歲。七月十二日書。

軾數日病痢。不果往謁。想起居住佳勝。餞行詩。軾跋尾。匹紙亦作數百字。餘皆馳納。不一。

軾再拜

晦夫推官閣下。七月十三日。乳泉賦切勿示人。切懇切懇。

蘇長公以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責授瓊州別駕。安置儋州。六月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僑寓城南。鄰於天慶觀。觀有乳泉。故公爲援筆賦此。元符三年庚辰。公居儋已四年。會正月。祐陵登極。大赦天下。五月移公廉州。六月還瓊。復渡海至廉。七月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使。重移永州。八月終。方自廉治行。賦後題云。庚辰七月十三日書。則正在廉時也。十一月行至英州。又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使而居。公遂度嶺南還。明年爲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六月。因疾告老。以本官致仕。十月二十八日。遂薨。公之書是賦。年已六十有五。距其薨。僅隔一歲。實爲晚年之筆。李侍郎微之。謂其筆老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當爲海內蘇書第一。誠知言也哉。濂嘗見漳水酈元輿。跋公眉子石。

硯頭四十五字斷簡。謂日百閱而弗之厭。使其見此。吾知其日百拜而不止也。然公之薨未幾。詞翰皆爲世大禁。而狗鼠之徒。如霍漢英輩。猶嗚吠不已。磨剗焚燬。無所不用其極。而斯卷無纖毫不完。豈公妙墨所在。誠有鬼物呵護之耶。

金華宋濂謹書

趙京兆所藏此軸。奇偉特甚。以歲月驗之。蓋蘇公元符北歸所書也。時方厄於章蔡之餘。而人之貴重如此。豈待百年而後定耶。若夫筆老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以平生所見論之。當爲海內蘇書第一。紹定癸巳歲九月七日。陵陽李心傳謹書。

天一生兮上浮。羽人竦兮丹丘。遡儋耳兮東注。夾崑崙兮倒流。嘉熙三年四月旦。王遂題。

尤煇。劉厚南。蔡抗。林希逸。王璞。趙時煥。高斯得。徐霖。同觀於道山堂。淳祐丙午季夏望日。

此卷舊藏雪川向澤民家。澤民以遺施武子。甲戌歲。同醉白記。歸三桂。晦夫姓歐陽。梅聖俞嘗有詩贈之。作八分體。東坡跋數語於後。今亦藏向氏云。端平丙申莫春朔。錫麓尤煇。

蘇公早聞道。文章乃其戲。乳泉出重海。作賦聊記異。玉池咽中夜。挈瓶非小智。氣者水之生。此語可深味。淳祐甲辰孟夏朔。峴山王亞夫。書於西湖孤山之陽。

坡翁謫海上。人傳已仙去。道逢章子厚。徧復返塵路。至言想世驚。猶闕乳泉賦。遙憐嵩山丘。千古不可駐。是日。仙居陳仁玉同書後。

萬籟既寂。一氣孔神。吸彼沆瀣。沃此肺膺。至陽之精。天一所生。欽哉此詞。展也大成。 熅

乳泉賦不待多贊。特恨此軸尙有餘紙。安得起坡翁。書滿卷後。耶天台謝奕修。書於西湖。

淳祐甲辰首夏。望後二日。

腥波暗天。濁浪翻日。蛟蜃鼉鼉之所出沒。有屹其島。清泉中發。靜涵太虛。寒浸孤月。汲之無窮。元氣所泄。古今正理。不可泯滅。仰斯泉也。爲斯人設。

會稽孫子秀書

蘇文忠公書韓舍人帖勤禪師帖草書·不錄。

重到招提十七年。吟題墨色又成嫣。蟠虬老檜枝垂舞。刻像前碑石載鐫。留賦縱然常滿壁。玄機竟莫悟。枯禪道場法子。翫居盛。奚復蘆花施釣船。子固戊申載題道場已。題壁素。更留照師以傳永遠。秋汨禪扉夜。清吟入興頻。風生水鱗甲。雲放月精神。禪有機玄祕。詩無句法新。舊題尋不見。吹徧壁間塵。此壬辰歲子固漫題也。照師不以爲謬。戊申重來。請書與重題共存。每不自知醜耳。

孟堅再拜

右蘇長公二帖。其一與韓舍人。議論切當。合乎經傳。筆勢翩翩。若行雲流水。略不介意。千載之下。想見其風采。使人起敬起慕。其一與勤禪師。雖病中信筆而書。亦不易得。子固題道場二詩。附於後。詩律字

體別有一種風韻。亦自可觀。顯上人持以見示。俾題於左方。展讀數四。勉書以歸之。

時
永樂七年己丑秋。姑蘇釋得完識。

崇禎甲戌秋杪。王越石持此帖。并東方朔像贊洛神賦二帖。觀於細種諸名菊閒。秀古秋嘯翁識。

東坡病眼帖與徐得之札

軾春時病眼。不能開眉。黃夢軒舊事露。足下想已知之。葛明塘添情告府。昨求於僕。此事不知錢君錫。肯爲一解不。若果庶不難耳。日來園中桃李顏色無塵。同輩應移坐雪堂前。可作一絕。強支歲月。何如。僕夜夢中。有一杭人。多惠龍團。幾斛。盡皆一時飲之。請解意何也。昨同淡閑見訪。送二水底。余遂書落花詩二首。暫酬軾上。得之。三月十日

昔山谷老人云。蜀人極不能書。而東坡獨以翰墨妙天下。觀其字畫。已無塵埃氣。蓋其天資所發。此豈與今世翰墨爭衡哉。

如是翁周景遠書

蘇長公居黃州。自號東坡居士。在城南築一白雪堂。四百三十步。前有桃李林泉。後有果菜堂。大治長者往還。惟徐得之。陳季常。張懷民。參寥子。乾明寺中庵。可爲莫逆。餘者皆先輩也。此札在黃州。與徐得之者。公爲人。風流弘暢。日以詩酒騁雄。所謂強支歲月者是也。又夢中杭人多惠龍團。盡食。復守杭。龍

團作記。蓋其驗云。

甲辰二月既望。梁山高殿識。

東坡先生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也。余每於人家。見尺牘片紙。未嘗不愛賞。得其遺迹。猶可想見其風度。況筆精墨妙耶。

紫芝生俞和

又一帖

軾啓。近人回奉狀。必達。比日履茲春候。豈弟之化。想已信服吏民。坐嘯之樂。豈有涯哉。無緣陪接。但深馳仰。尚冀若時保練。少慰區區。不宣。

軾再拜

質翁朝散使君老兄閣下。 正月廿四日。

蘇子瞻書離騷九辨卷

東坡先生中年。愛用宣城諸葛豐雞毛筆。故字畫稍加肥壯。晚歲自儋州回。挾大海風濤之氣。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龍噴浪。奇鬼搏人。書家不可及也。

郭昇拜觀於靈濟寺

山谷云。坡書中年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至於老大。精神可與顏魯公楊少師方駕。觀此帖者。當有味其言云。泰定丁卯端陽日。高郵龔璠子敬甫。書於甫里書堂之西序。

自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子起。止憑鬱鬱。其何極。凡五篇。字大於折二錢。紙墨精神。詳二跋語。子京

坡翁書九歌卷真蹟

東坡先生書楚詞。乃黃州時書。世人多購晚年書。先生晚年。字畫老勁雄放。元豐中。作字華麗工妙。後生不見前作。往往便謂贗本。先生昔與猶子書論作文。教其師法。應制時文章。且曰。至於書字亦然也。松年自早歲。尊慕先生家藏先生之文甚富。近年購先生之書尤多。獨此乃先生舊所書耳。信可寶也。

宣和四年二月初八日。劉沔書。

先生每論楚詞。下風雅一等。至鮮于子駿所作。且歎稱之。況九歌九辨乎。筆墨之詠。歌之尙何疑。

晉國張琬

淵於書。不識真贗。獨識此書爲先生真蹟。三歎三歎。倪嘗借觀於永康得助堂。二月中浣日。倪書。

右九歌與前九辨。蓋先生一時書也。跌宕超軼。殆若神駿。翩翩不可控御。惜亡去。大司命東君河伯國殤禮魂等五章。字大於錢。紙墨如新。何緣遺逸。不害爲墨寶也。

元汴

蘇長公書陶靖節清晨聞叩門詩一首

元符庚辰九月廿五日。東坡先生醉書。

李北海學王而飄逸者也。東坡學顏而飄逸者也。

戒庵老人漫筆

東坡先生大楷書卷

紹聖乙亥中元日書淵明飲酒詩一首

右坡翁大字書淵明飲酒詩一卷。乃過海後北歸時所作。已駸駸絕筆矣。曩昔醉翁亭記等書。皆當退舍。第玄黃牝牡。能令凡目生花。願武鄉珍藏什襲。以俟九臯。勿輕出以貽俗子嗤也。

紹熙改元良月七浣。尹猷識。

蘇文忠公手書唐方干詩卷

東谿別業寄段郎中

前山含遠翠。籬落在窗中。盡日人不到。一尊誰與同。涼隨蓮葉雨。暑避柳條風。豈分長岑寂。明時有至公。

寄李頻

衆木又搖落。望君還不還。軒居在何處。雨雪滿前山。思苦文星動。鄉遙釣渚閒。明年見名姓。惟我獨潛潛。

懷州客

誤飲覃懷酒。誰知滯去程。朝昏太行色。坐臥沁河聲。白道穿秦甸。巖壁似戍城。鄰雞莫相促。游子自晨征。

中路寄喻臆

求名知未遂。白首亦難歸。送我尊前酒。典君身上衣。寒蕪隨楚盡。一作關落葉渡淮稀。莫笑干時晚。前心豈便非。

送趙明夫還北

故國一作林路不住。劍鶴在扁舟。盡室無餘俸。還家得白頭。鐘催吳岫曉。一作晚月送一作照渭河流。曾是棲安邑。恩期異日酬。

過朱協律故山

地下無餘恨。人間得盛名。殘篇續大雅。稚子託諸生。度日山空莫。緣深鶴自鳴。難收故交意。寒笛一聲聲。

途中寄劉沆

登車誤相送。談笑與何因。路入瀟湘樹。書隨巴蜀人。斂衣寒犯雪。傾篋病看春。莫負髫年志。清朝作獻臣。

送班主簿入謁荆南韋常侍

束書成遠去。還計莫經春。倒篋惟求醉。登船自笑貧。波移彭蠡月。樹沒漢陵人。試吏曾趨府。旌幢自可親。

夏日登靈隱寺後峯

絕頂無煩暑。登臨三伏中。深羅難透日。喬木更含風。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那知茲夕興。不與古人同。

聽新蟬寄張晝

細聲頻斷續。審聽亦難分。彷彿應移處。從容卻不聞。蘭棲朝咽露。樹隱暝吟雲。莫遣鄉愁起。吾懷祇似君。

送喻垣之下第還江東

文戰偶未勝。無令移壯心。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沈。持杯語來日。不聽洞庭砧。

送姚舒下第還蜀

蜀路何迢遞。憐君獨去遊。風煙連北虜。山水似一作勝東甌。九折盤荒阪。重江遠漢州。臨邛一壺酒。能遣一作長卿愁。

旅次錢塘

此地似鄉國。堪爲朝夕吟。雲藏吳相廟。樹引越山禽。潮落海人散。鐘遲秋寺深。我來無舊識。誰見寂寥心。

別喻覺

知心似古人。歲久分彌親。離別波濤闊。流連槐柳新。葭陵寒貫海。漁浦夜垂綸。自此星居後。音書豈厭頻。

送相里燭

相逢未作期。相送定何之。不得長年少。那堪遠別離。泛河乘月早。蹋雪過山遲。永望多時立。翻如在夢思。

君不來

閑夜未零落。心緒已紛紛。久客無人見。新禽何處聞。舟隨一水遠。路出萬山分。夜月生愁望。孤光必照君。

將謁商州呂郎中出楚中留獻章中丞

江流盤復口。浮棹出家林。商洛路猶遠。山陽春已深。青雲應可望。白髮未相侵。才小知難薦。終勞許郭心。

登州客舍

遠箔羣峯莫，蕭條未掩關。江流蟠冢雨，路入漢家山。落葉歌眠後，孤砧倚望閒。此情偏耐醉，難遣酒壘閒。

途中逢孫轄因得李頻消息

灞上寒仍在，柔條亦自新。山河難渡臘，雨雪未知春。正憶同袍者，堪逢共國人。銜杯益無語，與爾轉相親。

送從兄郢

道路本無限，人應何處逢。流年莫虛擲，華髮不相容。野渡波搖月，空城雨鬢鐘。此心隨去馬，迢遞過千峯。

送許渾

壯歲分深切，少年心卽同。常聞千里去，難遣一尊空。翳燭兼葭雨，吹帆橘柚風。明年見親族，盡集在懷中。

鏡中別業二首

寒山壓鏡心，此處是家林。梁燕窺春醉，巖猿學夜吟。雲連平地起，月向白波沈。猶自聞鐘角，棲身可在深。

經周處士故居

世人知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香稭倩水春。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外能無事，頭宜白此峯。

贈喻冕

所得非衆語。衆人即得知。才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髭。月閣歇鐘夜。霜軒正坐時。沈思心更苦。恐作滿頭絲。

早發洞庭

長天接廣澤。二氣共含秋。舉目無平地。何心戀直鉤。孤鐘鳴大岸。片月落中流。卻憶鴟夷子。當時此泛舟。

貽錢塘縣路明府

志業一作志學不得力。至今猶苦吟。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世路屈聲遠。寒谿怨氣深。前賢多晚達。莫怕

鬢霜侵。

湖上言事寄長城喻明府

吟霜與臥雲。此興世亦貧。吹箭落翠羽。垂絲牽錦鱗。一作燕葦燕葦米垂絲牽錦鱗。滿湖風撼月。半日雨藏春。卻笑縈簪組。勞心字遠人。

涵碧亭 洋州子中丞宰東陽日置

高低竹雜松。積翠復留風。路極陰谿裏。寒生暑氣中。閒雲低覆草。片水靜涵空。方見原羊牧。心侔造化工。

山中寄吳礪十韻

莫問終休否。林中事已成。盤殮憐火種。歲計付刀耕。掬水比花氣。聽松似雨聲。書窗翹足臥。避險側身行。果傍閑軒落。蒲連溼岸生。禪僧知見理。妻子笑無名。更擬教詩茗。何曾待酒清。石谿魚不大。月樹鵲頻驚。

砌下通樵路。窗閒見縣城。雲山任重疊。難隔故交情。

贈許牘山人

才子辭更逸。一吟傾一觴。支頤忽有得。搖筆便成章。王粲實可重。禰衡爭不狂。何時應會合。夢裏是瀟湘。

贈功成將

定難在明略。何勞苦戰爭。飛書慰強寇。計日下重城。深雪移軍夜。寒笳出塞情。苦心殊易老。新髮早年生。

白艾原客

原上桑柘瘦。東來還見貧。滄洲幾年隱。白髮一莖新。敗葉平空墜。殘陽滿近鄰。聞言說知己。半是學禪人。

朔管

寥寥落何處。一夜過胡天。送客秋風外。吹愁白髮邊。望鄉皆下淚。久戍盡休眠。寂寞空沙曉。開眸片月懸。

憶故山

舊山長繫念。終日臥邊亭。道路知已遠。夢魂空再驚。秋泉涼好引。乳鶴靜宜聽。獨上高樓望。蓬身且未寧。

冬夜泊僧舍

江東寒近臘。野寺水天昏。無酒能消夜。隨僧早閉門。照牆鐙燄細。著瓦雨聲繁。漂泊仍千里。清吟欲斷魂。

新秋獨夜寄戴叔倫

遙夜獨不臥。寂寥庭戶中。河明五陵上。月滿九門東。萬里親朋散。故園滄海空。歸依正南望。此夕起秋風。

送沛縣司馬丞之任

舉酒一相勸。逢春聊盡歡。羈游故交少。遠別後期難。路上野花發。雨中春草寒。悠悠兩都夢。小沛與長安。

送盧評事東歸

萬里楊柳色。出關隨故人。輕煙覆流水。落日照行塵。積夢江湖闊。憶家兄弟貧。徘徊灞亭上。不語共傷春。

清明日送鄧芮還鄉

鐘鼓喧離室。車徒促夜裝。曉廚新變火。輕柳暗翻霜。轉鏡看華髮。傳杯語故鄉。每嫌兒女淚。今日自沾裳。

送崔拾遺出使江東

九門思諫諍。萬里采風謠。關外逢秋月。天涯過晚潮。雁飛雲杳杳。木落浦蕭蕭。空怨他鄉別。迴舟莫寂寥。

重陽日送洛陽李丞之任

爲文過絕境。從宦及良辰。洛下知名早。腰邊絨綬新。且傾浮菊酒。聊拂染衣塵。獨恨滄洲侶。愁來別故人。

江州送李侍郎歸東洛

獨乘驄馬去。不並旅人還。中外名卿貴。田園高步閒。莫春經楚縣。新月上淮山。道路空瞻望。軒車不敢攀。

送郭太祝歸江東

鄉人去欲盡。北雁又南飛。京洛風塵久。江淮音信稀。舊山知獨往。一醉莫相違。未得解羈旅。無勞問是非。

送李恬及第後還貝州

成名年少日。就業聖人書。權桂誰相比。籟金己不如。東城送歸客。秋日待征車。若列清□畔。儒風變里閭。

收兩京後還上都兼訪一二親故

離堂千里客。歸騎五陵人。路轉函關晚。煙開上苑新。天涯將野眼。闕下見鄉親。問得存亡事。裁詩寄海濱。

送汶上王明府之任

何時別故鄉。歸去佩銅章。親友移家盡。閭閻百戰場。背關餘草木。出塞足風霜。遺老應相賀。知君不下堂。

湖南使院遣情送江夏賀侍郎

雲雨一消散。悠悠關復河。俱從泛舟役。遂隔洞庭波。楚水去不盡。秋風今更過。無由得相見。卻恨寄書多。

過申州作

萬人曾戰死。幾戶免刀兵。井邑初安堵。兒童未長成。涼風吹古木。野火燒殘營。寥落千餘里。山空水復清。

汝南過訪田評事

移家近漢陰。不復問華簪。貴酒宜城遠。燒田夢澤深。莫山逢鳥入。寒水見魚沈。與物皆爲累。終年愜本心。

送道上人游方

律儀通外學。詩酒入玄關。煙景隨人別。風姿與物閒。買花留靜室。呪水渡空山。誰識浮雲意。悠悠天地閒。

送王翁登科後歸江東

南行無俗侶。秋雁與寒雲。野性自心愜。鄉名人共聞。吳山中路斷。浙水半江分。此地登臨慣。含情一送君。

送饒州王法司之任兼寄朱處士

莫辭還作吏。且喜速回車。留醉悲殘歲。含情遠寄書。共看衰老近。轉覺宦名虛。遙想清谿畔。幽人得自如。

詹碕山居

愛此棲心靜。風塵路已賒。十餘莖野竹。一兩樹山花。繞石開泉細。穿蘿引徑斜。無人會幽意。來往在煙霞。

曉角

畫角吹殘月。寒聲發戍樓。立霜嘶馬怨。攢積泣兵愁。燕雁鳴霜畔。胡風冷草頭。罷聞三會後。天迴曉星流。

冬日

燒火掩關坐。窮居客訪稀。凍雲愁暮色。寒日淡斜暉。穿牖竹風滿。繞庭雲葉飛。已嗟回一歲。羈寓尙何依。

殘秋送友

早爲千里別。況復是秋殘。木葉□先老。江雲□莫寒。交情如水淡。離酒泛杯寬。想料還家後。休吟行路難。

客行

藕葉綴爲衣。東西泣路歧。鄉心日落後。身計酒醒時。觸目多添感。凝情足所思。羈愁難盡遣。行路一低眉。

山中卽事

趨世非身事。山中適野情。野花多異色。幽鳥少凡聲。樹影披涼臥。苔光破碧行。閒尋采藥處。仙路漸分明。

秋夜

度鴻驚睡醒。欹枕已三更。夢破寂寥思。鐙殘零落明。空窗閑月色。幽壁靜蟲聲。況是離鄉久。依然無限情。

新月

入夜天西見。蛾眉冷素光。潭魚驚釣落。雲雁怯弓張。隱隱臨珠箔。依依上粉牆。更憐三五日。仙桂滿輪芳。

嘉興縣內池作此首余補入本邑新志藝文內

指畫應心成。周迴氣象清。林泉沙鳥語。案下錦鱗驚。細柳風吹旋。新荷露壓傾。微芳緣岸落。迸筍入波生。舴艋舟中醉。莓苔徑上行。高人莫歸去。此處勝蓬瀛。

鏡湖西島言事寄陶校書

樵獵兩三戶。凋疏是近鄰。風雷前整雨。花木後巖春。文字不得辨。桑麻難救貧。山禽欺稚子。夜犬吠漁人。未必明聖代。長將雲水親。知音不延薦。何路出泥塵。

此宋學士蘇文忠公手書唐方干詩也。干在咸通乾符廣明中和閒。爲詩家工匠。江之南未有及者。五

代人評其詩爲高堅峻拔。故坡公手書六十餘章。爲趙子固家藏舊物。今爲仇清父所得。余在京時嘗見此卷。或有議公書太肥。而公自云。短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誰敢憎。又云。余書如縣裏鐵。今觀此書。雖肥而無墨豬之狀。外柔內剛。真所謂縣裏鐵也。清父其寶之。

元貞三年五月一日。水品宮道人題。

蘇文忠公早師顏魯公。大書醉翁亭袁州學記。不改魯公家法。晚喜李北海。則稍去圭角。今觀公手書唐玄英先生方干詩。變爲圓熟。舊時方剛筆仗。不能盡脫。故小字難於寬綽有餘。此書俊逸神雅。顏李交雜。趙文敏跋爲綿裏鐵。信然。

洪武辛亥夏五月十日。李善長。

右蘇長公真行小字方干詩。有趙文敏李學士鑒定。真蹟無疑。然小字筆畫。艱於疏爽。此卷全類九歌楚頌筆法。余昔年見小字前後赤壁賦於錫山華氏。與此卷相似。而內多模黏字。想在當時有所避諱也。

後學文徵明跋

蘇端明小楷錄方干詩一卷。癸亥長至次日觀。

其昌

余刻晚香堂蘇帖。恨得此最晚。坡公有赤壁歸去來辭。皆精楷異常。方干隱於嚴州。范文正祀之於客星閣。宜老坡手錄其詩。無一字放過也。

眉公

晁無咎言。蘇公少時。手鈔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或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後已。乃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點識也。

萬歷辛亥。季秋望後。長洲後學張丑跋。

天啓癸亥。初夏。獲觀是卷。及漢玉天熊。爲王越石物。余時忽忽北征。以方詩無刊錄而返之。不及細玩。蘇書後。又見子昂跋公記跡。與此題語大同小異。殊可怪也。姑兩存之。以俟鑒別焉。玉記。

崇禎癸未夏。社友屠用明。爲鹽官胡赤城刊唐詩統籤。隻句必錄。因丐玄英卷。并趙書杜子美神駿歌。及韋泌諸詩去。

玉再記

東坡書醉翁亭記

北宋學士蘇公東坡之筆。趙子固家藏舊物也。今爲伯田馮先生所得。余在京時。嘗見此卷於高仁卿家。前後有子固印識。今業已乏。想爲俗工裁去。詎謂神物。而災亦見侵如是。然而字畫未損。猶幸甚耳。或者議坡公書太肥。而公卻自云。短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誰敢憎。又云。余書如絲裹鐵。余觀此帖。瀟灑縱橫。雖肥而無墨豬之狀。外柔內剛。眞所謂絲裹鐵也。夫有志於法書者。心力已竭。而不能進。見古名書。則長一倍。余見此。豈止一倍而已。不議伯田之所自得。又幾何。

元貞二年四月一日。持來求跋。聊爲書之。

吳興趙孟頫

蘇長公兄弟祭黃幾道文

坡老兄弟祭黃幾道文一通。傳襲至錫山華尙古氏。福偕弟祚。得伏觀之。知非坡老不能及也。幾道未能悉其爲人。而坡老稱許。至謂天實媿之。當自有見。嘗稱穎濱黃樓賦。稱稍振勵。人輒謂其代作。要亦自知有辨。福讀古史。頗覺其議論不合處。與吾弟評訂之。茲同見此。乃書以歸尙古。

弘治辛酉九月三日。華亭後學錢福敬識。

穎濱先生詩帖內胡跋有異

朝議戴公。游宦蜀中。愛其風物。遂卜居成都。方未能歸。因其西還。爲短篇送之。眉山蘇轍上岷山招我早歸來。劍閣橫空未許迴。北叟忽驚鶻鳩晚。西轅欲及海棠開。避仇賦客親耕耒。因亂詩翁著酒杯。但愛江山無一事。爲言父老莫相猜。

兩蘇公帖。平生多見之。蓋真贋相半也。從季所藏。如淵明詩一紙。雖擲棄瓦礫。當自有神光發見。

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洪邁書。

坡寫淵明詩。藍縷茆檐下。豈無旨哉。銓案繼武子云。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杜預云。藍縷敝衣。言勤儉以啓土。然則坡老之旨。微矣。乾道改元四月仲口。廬陵胡銓識。

二蘇兄弟。行如冰雪。足以下照百世。望如九鼎。足以坐銷羣姦。學士大夫。得其片紙隻字。輒藏弄以爲榮。蓋非特取其華藻也。質翁帖是中年書。南至帖疑叔黨輩代作。寄米帖。淵明詩。逾媚秀傑。晚年精妙。蓋如此。黃門嘗贊其兄云。人言吾兄。我曰吾師。讀戴公詩。便知斯言爲實錄。

乾道乙酉五月一日。東里周必大書。

兩蘇公醉墨斷稿。不自愛惜。求者輒予。往時士大夫多有之。近歲有力者。喜奪人所好。藏書者。至不敢示人。趙從季所藏甚富。何以能然。蓋所謂廉者不求。貧者不與。能如是。所以得久存也。

乾道乙酉冬至後二日。盧谿王庭珪書。

我思古人。起於岷岷。瑞我昭代。鳴鳳儀麟。揮毫落紙。天葩吐芬。端拜拭目。我思古人。

乾道三年冬至後二日。樂備書。

葉少由來過。告其季父恭叔死矣。且出其所藏坡帖二紙相示。余欲留之。諦玩而愴然感傷。不暇也。姑識歲月於卷末而歸之。庶他日冀復覽焉。

嘉定辛未中和節後八日。趙汝談。

眉山二蘇先生。文章氣節。光耀典冊。後世獲見其書翰。如親侍焉。安敢妄言。以取不自量之譏。乾道諸公墨跡。亦不易得。況洪內翰周益公之確論。藏者寶惜之。東平周泰識。

兩蘇翰墨貫文章。瑞鳳祥麟奕世昌。十襲珍藏傳不朽。一天星斗燦光芒。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五

黃文節公書漢人得道陰長生詩三篇

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蒼霄。乘駕飛浮。青要乘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遨戲仙都。顧閔羣愚。年命之逝。如彼波流。淹忽未幾。泥土爲儔。馳走索死。不肯暫休。余之聖師。體道之真。昇騰變化。松喬爲鄰。惟余同學。一十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惰。志放五經。辟世自匿。今廿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飢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顏悅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傳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

黃白已成。貨行不墜。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勤加精研。身投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

惟予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予得度世。神丹之力。

忠州丰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真君詩三章。余同年許少張。以爲眞漢人文章也。以余考之。信然。因試生筆。偶得佳紙。爲鈔此詩。以與王瀘州補之。之季子。觀陰君所學。守屍法耳。猶

須擇師。勤苦如是。乃能得之。何況千載之後。尙友古人。求知道德之主宰者乎。

紹聖四年四月丙午。黔中禪月樓中書。

黃涪翁正書法語真迹

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何用算。兀然無事。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工夫。總是癡頑漢。糧不蓄一粒。逢飯但知噉。世閒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受福田。飢來一鉢飯。困來展腳眠。愚人以爲笑。智者謂之然。非愚亦非智。不是玄中玄。要去如是去。要住如是住。身披一破衲。腳著娘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漫求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烹鍊。心是無事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動搖。个中無改變。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出。吃飯從頭律。將功用功。展轉冥濛。取卽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極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常秋。山雲當幕。夜月爲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月水無形。我只常寧。萬法皆爾。本自无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元符三年七月。涪翁自戎州溯流上青衣。廿四日。宿廖致平牛口莊。養正置酒弄芳閣。荷衣未盡。蓮實

可登。投壺弈棋。燒燭夜歸。此字可令張法亨刻之。

山谷行書。當三錢大。計五百五十餘字。皆禪翁澹慮任真。儼然自得之語。書法清遒超朗。知其胸不挂一塵也。後壁窠大書一段。又大判一行。山谷書只是沈著痛快。平生以饑鷹渴驥自命。所以剽去蘇米姿媚。而獨全神骨。此卷又其合作也。日華。

右魯直所書法語。大如蘄蔔華。後年月字。至末每行一字。字幾並頭齒齒。在宋白楮上。楮高尺餘。長二丈。絕無接縫。想公欲畢此紙。故大揮足之耶。時崇禎壬申冬。盛友念修欲余嘉定盆樹。姑以此卷相易。成林獨樹。入畫者約百本。盆俱北定均州龍泉青東磁。宣德填白。嘉靖回青不一。石俱靈壁。將樂。英崑種種。愚父子得之於練川陳情甫輩。供玩數十年矣。今擬北游。恐培灌失課。如天啓丁卯之變。致枯瘁不少。遂割愛易去。亦喜日夕對山谷老人墨彩也。及余居蓮涑。遂鉤其蓮登二字。以名草堂。又取弄芳閣。用顏小眺處。若世事悠悠。至更復何髮一段。昔年郁伯承嘗勒石。今竹嬾翁假閱。著語然未題卷。意將而商之耳。奈未幾受貧累。復質好事家。可勝惋惜。因憶癸亥秋。寓金臺。過吳蹇叔齋頭。得觀山谷楷書蓮經。爲吳文端公所藏。董玄宰宗伯跋之。有云。兄事蘇而弟蓄米。真不啻解衣獲珠。開花見佛。如桃源漁父。一見不再見。何如法語久伴琴樽。更開松扉竹檻。中眉目也。復何恨。

石林中人汪何玉識於小窗濠樂處。

黃山谷草書釋典真迹

元祐九年四月戊申書贈高城蔣叔震

山谷道人此數字本色書

余在翰林時暇日同曼碩揭公過看雲堂吳大宗師以古銅鴨焚香嘗新杏因出示黃太史真迹適松雪趙公亦至謂山谷公得張長史圓勁飛動之意今觀此卷信不誣矣余以老病空山安得同諸公同一賞玩卽臨風執筆益重懷賢之思云

青城山樵者虞集識

右山谷黃文節公書楞嚴經真迹一卷潛心蘭亭進以鍾張鋒芒圓勁猶神龍之自試韻度飄逸如天馬不可羈黃公行高天下於一藝亦造古法觀斯遺墨從可概見宗玄得而敬愛之不啻己出其風裁之峻整又可知矣展玩數四爲之歎服

洪武丙辰立秋金華宋濂書於玉堂之署

徐霖子仁據山谷與蔣叔震帖中語云是清公頌頗詆宋太史之失無所考未知然否

凡事至於入神之境則自不可多有蓋其發之亦自不易非一時精神超然格度之外者不爾也山谷書如此卷則真所謂神品矣捕龍蛇搏虎豹乘風霆而上下太清誰得而襲其蹤迹也汪宗道居留都繁麗之下博雅好古收蓄唐宋遺墨甚富此其尤祕重者閒出相示賞歎彌日輒記歲月如此

弘治癸亥秋九月既望蘇人祝允明書

山谷真迹流世者。余及見凡三種。在李氏王氏華氏。皆大草。筆勢牽連不絕。人謂皆紹聖以後之筆。蓋公嘗因錢穆父謂未見自序帖。心有所未平。紹聖二年謫黔。獲見之。遂深契藏真之法。而自入神矣。此元祐九年四月戊申書者。當是穆父初言時也。山谷人品高詣。集諸家之成。若虞道園宋潛溪。謂其造鍾王及張長史之域。而未及藏真者。亦見諸先生不徒言也。道園跋漫言此卷未指其所書何段文字。潛溪雖云楞嚴經。而子仁辨之。謂乃清公頌。據山谷與叔震手劄云。寄送清公頌。頗見志願。不忘般若中也。以頗見二字。似美叔震之意。疑乎清公頌。叔震所作者。後云手鈔去觀音贊論。所鈔當出其手書。尙未知果否。宗道好古之士。宜更覈之可矣。

後學長洲沈周

余晚生多幸。平生獲觀涪翁真迹巨卷。不暇數種。如正書發願文。精妙入神。字大於杯。又大書發願文。文字不同。書於匹紙上。字幾盈尺。草諸下座。乃書法三昧也。又草書太白秋浦歌十五篇於粉箋上。又草書杜少陵秦州雜詩。又正書伏波將軍廟詩。真得英雄矍鑠之氣。以上皆書於紙上。惟此乃絹書。高二尺許。字及百行有奇。凡千餘言。文多不錄。鈔備諸題中也。此卷今歸我天籟閣。元汴黃文節公小真行書三帖共一卷。在楮上。

坐禪箴

杭州五雲志逢禪師

坐不拘身。禪非涉境。拘身心疲。涉境非靜。不涉不拘。真光孤迥。六門齊應。萬行同如。嗟爾初機。未達玄微。

處沈隨掉。能所支離。不有權巧。胡爲對治。騙策仰按。均調惛亂。息慮忘緣。乍同死漢。隨宜令開。靡專壁觀。馳想頗多。安那鉢那。沿流劍閣。無滯木鷲。如火得水。如病得醫。病瘳醫罷。火滅水傾。一念清淨。體寂常靈。是靈是寂。非靈非寂。是非送生。犯過無極。前滅後興。還如步走。患乎不知。知則无咎。日猶背夜。鏡不照後。此則不然。圓明通透。照而不緣。寂而誰守。萬象森羅。大虛閃電。摧壞魔宮。衝倒佛殿。跛者得履。瞽者發見。法界塵寰。齊輪頓現。曠蕩郊塵。或坐或眠。既明方便。乃號金仙。吾雖強說。爰符聖言。聖言何也。要假重言。不動不禪。是无生禪。又云。若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爲定。故知歷代祖。惟傳此一心。祖光既遠大。吾子幸堪任。聊述無言旨。乃曰坐禪箴。

志逢餘杭人。通貫三學。嘗夢補彌勒處師子月佛者也。得法於紹國師。開寶初。老於五雲山華嚴道場。

謝趙王賜酒

庭堅
庾信

梁王修竹園。冠蓋風塵喧。行人忽枉道。直進桃花源。稚子還羞出。驚妻倒閉門。始聞上傳命。定是賜中樽。野蘊然樹葉。山栝奉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未知稻梁雁。何時報君恩。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在周爲開府義城公。與滕趙諸王。周旋款至。如布衣交。趙王招。字豆盧突。好屬文學。庾信。楊堅輔政。將遷周鼎。招密圖之。要堅至第。飲於寢室。後院伏壯士。屢以佩刀。割瓜啖堅。元

胃覺變。附耳語。因辭出。

庭堅

慈竹詩

門中何物靈。有竹慈爲名。一叢闊數步。森森數十莖。長莖覆短莖。枝葉不崢嶸。去年筍已長。今年筍又生。高低相倚向。渾如長幼情。孝子侍父立。順孫隨祖行。居然抱慈孝。根柢信天成。吾聞唐之人。孝行常欣欣。邠州張公藝。九代同一門。天帝聞其名。衡茅降至尊。馮宿卅歲時。隨父廬祖墳。父子相隨孝。靈芝特地春。北海呂元簡。四世同家主。以至牛馬羊。異母皆相乳。虞卿董公直。鞠養諸孤遺。鸚鵡與鷓鴣。同巢而共枝。孝行動天壤。鳥獸皆隨時。又聞果然獸。死不相棄離。蠨蛸與蛟魚。子母長相隨。獸而而人心。此獸信有之。獸心而人面。其人誠可悲。李鈞爲侍御。棄母在他州。母因擘餓死。世道何悠悠。先祿李□者。亦是斯人流。有母不侍養。異居經十秋。唐法網寬貸。死流遐陬。崔湜爲侍郎。天子賜瓜香。攜歸與愛妾。老母不得嘗。一旦惡貫盈。殺之於路旁。越公鍾紹京。至孝何殊常。小時得瓜果。先解進高堂。長大遇玄宗。一夕登巖廊。孝者名長新。逆者汚人倫。人既不如竹。乃是一埃塵。夫爲人子者。莫若事尊親。夫爲人父者。莫若訓兒孫。積善與仁孝。可以立於身。我願移此竹。栽於率土濱。使彼行人見。皆爲慈孝人。樵童見此竹。且莫伐爲薪。

魯直綠榮贊墨迹

賢志堂印

朱文

御書之寶

朱文

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爲箴。蛙蟻之衣。采采盈掬。吉蠲旣澤。不瀦沙磧。毫以辛鹹。宜酒宜餼。在吳則紫。在蜀則綠。其臭味同。遠故不錄。誰其發之。班我旨蓄。惟女博士。史君炎玉。

按此贊末句言史君炎玉。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名琰。字炎玉。髻非資穎嗜學。蘋蘩綫纈。一不介意。善屬文。雅安張閻少卿。出守晉陽。聞其才賢。納爲冢嗣子履之婦。炎玉日游心於編簡翰墨。平生游覽之勝。燕笑之適。與子履詩酒酬唱。格調閒雅。久而盈篋。手自鉞次。目曰和鳴集。而少卿之室。於山谷老人爲姑輩。子履實其親表也。因寓書致綠菜爲信。山谷珍其品。以贊謝之。褒其爲古女校書云。

紹興甲戌秋徐宏中跋

黃文節公書伏波祠詩

右黃文節公書劉賓客伏波祠詩。雄偉絕倫。真得折釵屋漏之妙。公嘗自言。紹聖甲戌。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又云。自喜中年字書稍進。此詩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亥。荆南沙尾書。於時公年五十有七。正晚年得意書。且題其後云。持到淮南。示余故舊。何如元祐中黃魯直書也。按公自評元祐中書云。往時王定國嘗道余書不工。余未嘗以服。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爲不謬。蓋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無筆耳。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哉。此書豈所謂字中有筆者耶。公元符三年。自貶所放還。建中靖國元年四月。抵荆南。崇寧元年。始赴太平。凡留荆南十閱月。嘗有辭免恩狀云。到荆南。卽苦癰疽發。

於背脇毒痛二十餘日。今方稍潰。而此帖云。新病瘍。不可多作勞。正發奏時也。

嘉靖十年辛卯冬臘月三日徵明書

黃太史草書李太白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

玩物喪志。君子不取也。余幼而失學。羸喜寫字。雖未知行草之妙。亦嘗留心。如蘇東坡。黃山谷。米元章。數家翰墨。甚酷愛見。每以真僞。僅能別之。余守長樂郡。客有董君詳者。手攜草書一幅。自云沈蕤塵中人。鮮能辨。今求教而就贈君。余拂拭展玩。驚喜歎異。謂君詳曰。此山谷真迹也。居無何。閩人李明父來訪。出而示之。明父隨曰。李太白詩也。前猶有文。惜乎斷簡耳。及觀全帙。乃知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之作。考其遺落。凡八十字。噫。雖豫章之筆。無以復加。然謫仙之詩。不可不補。故足而記之。深有望於珠還劍合之時。他日果如吾言。豈不爲盛事也哉。其辭曰。憶昔洛陽董糟丘。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心莫逆。回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苦思。不忍別。還相隨。接下迢迢訪仙城。

元貞乙未。烈子野人張鐸。書於三山英建坊之爲己堂。

山谷書法。晚年大得藏真三昧。此筆力恍惚出神入鬼。謂之草聖。宜焉。嘗記元祐中。子瞻蘇公。穆父錢公。同觀公揮翰作草於寶梵僧舍。子瞻賞歎再四。穆父從旁曰。君見自序真迹。當更有得。公一時心有

所未平。紹聖謫黔中。始見石揚休自序帖。縱觀不已。頓覺超異。乃服穆父之言也。觀此。信是紹聖後所書者。幾與藏真合作。但篇後有闕文。當時藏真自跋有二本。一爲石揚休所蓄是矣。一蓄蘇舜欽所。蘇本前亦有所遺。後世以爲惋惜。今此卷之不全。殆天亦欲冥契之也。尙古宜寶藏之。

正德改元清明日長洲沈周跋

雙井之學。大抵韻勝。文章詩學。書畫皆然。姑論其書。積功固深。所得固別。要之得晉人之韻。故雖形貌若縣。而神爽冥會歟。此卷馳驟藏真。殆有奪胎之妙。非有若象孔子之類也。其故乃是與素同得晉韻。然耳。今之師素者。大率鹵莽求諸其外。動至狂妄。又是儂孟爲叔敖。抵掌變幻。眩亂人鬼。只能惑楚豎子耳。亦獨何哉。卷迹英氣橫發。於其本書。故是平生神品。尙古光祿先生藏獲。過於至寶。嘻。老谷不死之神。在華氏矣。

吳郡祝允明跋

右一卷。與蔣叔震書所謂清公頌。同一筆意。真紹聖後神化之書。

山谷大書贈元師詩冊

元師自榮州來。追送余於瀘之江安縣水驛。因復用舊所賦此君軒詩贈之。并簡元師從弟周彥公。庭堅歲行辛巳建中。諸公起廢自林泉。主師側聞陛下聖。抱琴欲奏南風絃。孤臣蒙恩已三命。望堯如日開金鏡。但憂衰疾不敢前。眼見黑花耳聞聲。豈如道人山繞門。開軒友此歲寒君。能來作詩賞勁節。家有

曉事楊子雲。籀龍森森新閒舊。父翁老蒼孫子秀。但知戰勝得道肥。莫問無肉令人瘦。是師胸中抱明月。醉翁不死起自說。竹影生涼到屋椽。此聲可聽不可傳。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辛未江安水次偶住亭書

山谷楷書趙景道帖并絕句詩八首

昌州使君景道宗秀也。往余與公壽景珍游。時景道方爲兒童嬉戲。今頽然在朝班。思公壽景珍不得見。每見景道尙有典刑。宣州院諸公多學余書。景道尤喜余筆墨。故書此三幅遺之。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爲天下第一。余書不足學。學者輒筆懦無勁氣。今乃舍子瞻而學余。未爲能擇術也。適在慧林。爲人書一文。字試筆墨。故遺此。不別作記。

庭堅頓首

景道十七使君

五月七日

山谷道人

朱文印

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扁舟不爲鱸魚去。收取聲名四十年。 巖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故應剖蚌登王室。不若行沙弄夕霏。

右奉呈外舅孫莘老。

小點大癡螳。捕蟬有餘不足夔。憐蚊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春月趁魚船。 桃李無言一弄風。黃鸝惟見綠蔥恩。人言九事八爲律。儻有江船吾欲東。

右歸自門下後省臥酺池寺書堂。

映日低風整復斜。綠玉眉心黃袖遮。大梁城裏雖罕見。心知不是牛家花。九疑山中萼綠華。紫雲承幘

到牛家。真筌蝨蝨詩句斷。猶託餘情開此花。

仙衣辟積駕黃鶴。草木無光一笑開。人閒風日不可耐。故待成陰葉下來。湯沐冰肌照春色。海牛押簾

風不開。直言紅塵無路入。猶傍蜂鬚蜚翅來。

右和王仲至少監詠桃花四首用其韻。

革頃與德麟游。頗聞元祐諸公言之緒餘。及茲竭來。臨漳路鈴趙昌叔。相與款厚。因出示山谷道人。

與其先丹陽君往來書帖及詩詞。想見前修風流餘韻。而貴公子樂善喜文之高致也。丹陽君德麟之

兄。而昌叔德麟猶子也。然則好事喜賓客。蓋有家範云。

溫革叔皮父

光風轉蕙。汎崇蘭些。此山谷先生小楷氣象。

石湖居士題

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珠爲簾箔。玳瑁壓之。東坡辭云。銀蒜押簾。此山谷改壓簾作押簾之自來

也。溫叔皮字畫亦蒼老。嘗爲尙書郎。著瑣碎錄。酺池寺書堂詩云。人言九事八爲律。立儒讀主父偃傳。

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併識卷後。

建袁立儒書

谿翁續得山谷題前定錄等八詩。小點大癡螳捕蟬二篇。居其中。遺趙景道者小字。送李伯庸者大字。

予兼而有之。於好古博雅。不曰徒費光陰矣。

寶祐甲寅中秋日書 有谿翁堂印。

山谷老人與趙景道帖并絕句詩八首。今藏海虞錢工部士弘家。前有賈丞相似道悅生印。及封字印。蓋宋末嘗入其家。悅生乃其堂名。聞之昔人。似道藏法書名畫甚富。妙品輒用二印識之。後宋人三跋中。有石湖居士者。予鄉先生范文穆公至能也。

正德庚午春三月前進士吳門都穆

卷中有宋元官印三。前一爲提領措置會子庫印。後二爲福建提舉司之印。恐知之者或寡。故附著之。

穆

黃文節公草書秋浦歌

紹聖三年五月乙未。新開小軒。聞幽鳥相語殊樂。戲作草。遂書微李白秋浦歌十五篇。時小雨清潤。十三日所移竹。及田野中人致紅蕉三十本。水已蘇息。惟白籬外移橙一株。著籬裏。似無生意。蓋十三日竹醉。而使橙亦醉失其性矣。知命自黔江得一畫眉。云頗能作杜鵑語。故攜來。然置之摩圍閣中。時時作百蟲聲。獨不復作杜鵑語。而客談此鳥云。此豈羊公鶴之苗裔耶。余少頗草書。人多好之。惟錢穆父以爲俗。初聞之不能不慊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遂改度。稍去俗氣。既而人多不好。老來漸嬾慢。無復堪事。人或

以舊時意來乞作草語之。以今已不成書。輒不聽信。則爲畫滿紙。雖不復入俗。亦不成書。使錢公見之。亦不知所以名之矣。摩圍閣老人題。山谷道人印。

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人不以書也。褚薛歐虞。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公權之筆諫。雖不能書。若人如何哉。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珠。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恭聞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斜高下。無不如意。聖人之言經也。晚學小子。尙安所云。張安國跋。書史才要。以張安國爲堅錫人。者張于湖。名孝祥。字安國也。豫章先生襟宇洞達。意趣豪逸。超然埃壘之表。其書之妙。當以九方臬相馬法觀之。

楊士奇敬題

嘗見楊東山跋王盧溪遺引山谷家書云。摩圍閣在黔州南寺。閣正對摩圍峯。蜀人呼天爲圍。屋極寬潔。瀟灑冬溫夏涼。風物似江西。大抵先賢君子直道而行。雖處憂患。無所悔尤。胸次明淨。無往不適也。書法之變。至宋極矣。然君謨尙有晉唐餘意。蘇黃及米。始大變也。學者必求之忠惠之上。其庶幾乎。

士奇又題

士奇三題

涪翁書太白詩十五首。筆法頗不類。故常或疑非真迹。此不知書故也。翁嘗自評元祐閒草書。筆意癡

鈍用筆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盞漿。乃悟筆法。又云。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晚年之作。因與少時異矣。安得復以故我求之。其閒或因筆勢猛氣。逸出常度。然不害其神駿也。

鑿題

觀公自敘。因錢穆父子言而改度。湔拔舊習。且云。摩圍閣老人。固知爲晚年筆矣。 整又題
涪翁題元上人此君軒詩答王彥周卷

此道沈霾多歷年。喜君占斗斷龍泉。我學淵明貧至骨。君豈有意師無絃。瀟灑豈非侯爵命。道人胸中有水鏡。霜鐘堂下月明前。枝枝雪壓如縣磬。敝帚不埽舍人門。如願不謁青鴻君。來聽道人寫風竹。手弄霜鐘看白雲。平生竊聞公子舊。今年誰舉賈生秀。未知束帛何當來。但有一筇相倚瘦。欲截老龍吟夜月。無人處共江山說。中郎解賞柯亭椽。玉局歸時君爲傳。建中靖國元年三月辛未。鍾陵黃庭堅魯直奉答彥周。尚有元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楊載跋。失錄。

山谷嘗用澄心堂紙。惟此卷用粉牋。及李廷珪墨。而筆法妙絕。氣韻飛動。謂之三絕。 樂卿
山谷書水仙花詩

凌波仙子生塵鞵。波上盈盈步微月。被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含香體素欲傾城。山樊是弟梅是兄。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

黃山谷三言詩卷

寄岳雲安九夏無閑綠。實瀟灑。碧溪頭。古松下。臥磐陀。晝復夜。入德水。清且美。盞精神。浸牙齒。亂雲根。衆峯裏。掬與樹。隨器爾。

此帖與漢嘉安樂園題名絕相類。豈亦謫楚時所書耶。

淳熙癸卯二月二十三日。甫里陸游識。

退之出牧向湖州。霽色衡山碧欲流。魯直宜州遷謫去。嶽雲九夏滿空浮。美哉湘水獨清深。洗濯遷人執熱襟。峰裏雲根不同量。解言隨器與渠樹。魯直題來務觀題。便云字與漢嘉齊。不知楚道經行路。不涉祝融峯子西。永康胡長孺題。字汲仲。

皇慶元年。龍集壬子。四月丙子。書於虎林。

山谷行書王長者墓志銘藁。在紙上。橫卷。墓志二篇。辭多。不具錄。

銘曰。以義力其窮。以智謝其豐。以理攷其終。以文款其封。

山谷行書宋故瀘南詩老史翊正墓志銘藁。翊正名扶。

銘曰。人皆汲汲。仰掇俯拾。商祿計級。脅肩求入。君獨徐徐。書耕筆鋤。我躬則臞。我心則腴。縕袍後禿。藜藿不肉。哦詩滿屋。金革匏竹。瀘川洋洋。樅栝其岡。勒銘詔藏。尙其嗣昌。

黃文節公手簡二通 小行草·真迹在紙上·橫卷·

庭堅頓首。承惠糟薑銀杏。極感遠意。麻酥二斤。青州棗一筵。漫將懷向之勤。輕瀆不罪。庭堅頓首。
天民知命。大主簿。霜寒。想八嫂安裕。九孀。四孀。大新婦。普姐。師哥。四娘。五娘。六郎。四十明兒。九娘。十娘。張九。咩兒。韓十。小韓。曾兒。湖兒。井兒。各安樂。過江來。甚思汝等。寂寞。且耐煩。不須憂路上。路上甚安穩。但所經州郡多故舊。須爲酒食留連爾。家中上下。凡事切須和順。三人輪管家事。勿廢規矩。三學生不要令推病在家。依時節送飯。及取歸書院。常整齷文字。勿借出也。知命且掉下潑藥草。讀書看經。求清靜之樂。爲上。大主簿讀漢書。必有功矣。十月十四日。丘押報。諸孀子以下。各小心照管。孩兒門莫作炒。切切。
余生武昌。得此黃太史帖。伏而玩之。至再三不忍去手。見其沖澹悠深。出入平易。近代書者。其可及哉。然公之風。不大聲色。嚴重崇高。隱然泰山巖巖之勢。又豈翰墨之所不精者乎。俞貞木題。

又手簡一通

庭堅頓首。辱教。審侍奉萬福。爲慰。承讀書綠陰。頗得閑樂。甚善善。欲爲素兒錄數十篇妙曲作樂。尙未就爾。所送紙太高。但可書大字。若欲小行書。須得矮紙乃佳。適有賓客。奉答草率。庭堅頓首。
立之承奉足下。

此帖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

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飯。埽石置風鑪。煮蒙頂紫苗。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爾。

陸游 此跋雖經刻
佳語姑存之

澹翁雜錄冊 舊名山谷志林。

右雜錄一冊。相傳黃文節公魯直書。舊有簽。題曰山谷志林。昔蘇文忠公有東坡志林。蓋雜志其平時所聞見。與凡對客談笑之語。此冊則雜鈔說苑世說中語。初無倫敘。豈有會於心而書耶。抑自記以備忘耶。嘗見東坡亦有雜書古人格言。亦無倫次。題其後者。謂將以爲詩文之用。豈非其類耶。然不可考矣。文節公晚歲沈著高古。此其少年之筆。故微有不同耳。殷君良貴。特以相示。輒題其後。

嘉靖辛丑十月六日文徵明識

石曼卿大字楷書古松詩墨迹 在宋楮上。橫卷。

天之酒星。化曼卿之神。薄游鶯花世界。醉日月於酒船。真能以大夢處世者。歸主芙蓉城。宜其仙也。雪堂翁詩以實之。今想與赤壁化鶴同翱翔。其樂無涯。曼卿詩句字畫。名賢品贊。蔑以加矣。豈容言下著語。此詠古松墨迹。余獲拜觀。不覺神爽飛越。自慶爲平生之幸。

弘治乙丑冬十一月十日。吳郡黃雲。題於華氏之尙古樓。嘉靖二十五年。墨林子裝襲。原值十五金。余初獲見此卷。正與家藏文畫。爲閉戶著書深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相輝映焉。已而松麈告成。齋頭

諸松偃蓋儼青人巢。作天際真人想。不自知其迂遠也。乃石祕閣松詩。及樓鑰。黃操。趙師夏。沈周四跋。已刻。李罔卿六硯齋三筆。不再贅。僅錄所遺黃跋。兀兀成此珊瑚網。余因更前書句。松老煙雲能自異。書成歲月與俱新。姑享此百城之樂乎。卽孔方兄有絕交書。何足顧哉。但將松籟延佳客耳。

越函兩國定豐世家紫源九裔後人識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六

米襄陽行草易說

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五行生成之數。洪範曰。五行生數。天肇一於北。至陰之所。陰極生寒。寒生水。故曰北。耦二曰南。陽之數也。陽極生熱。熱生火。東陽中也。陽散而生風。風生木。陰正以收而生燥。又生金。金中央也。陰陽之所交者也。陰陽交而生溼。溼生土。所以行成變化而行鬼神。皆不出乎此。夫體立而後成性。以至稼穡。皆五行之性也。性定而後辨味。皆五行之味也。水物至陰。其性流溼。故淮江於山。不若海之下。故惟潤下。所以指名之也。五行聲色臭味。而此獨舉味者。人之所待以生養者。特味爲急故也。

元符元年春。二年夏。三年秋。游中天竺。訪堂頭禪師。紹聖四年。同佛印訪禪師。師已垂年。苦留心於易。芾遂贈其易義。并大書讀易堂三字。併遺之。襄陽米芾元章書。

予觀米襄陽爲天竺大士書易義數語。深得乾造坤化之奧。世每以能書稱襄陽。而其學識乃如此。豈知米公者哉。蘇君昌齡請篆讀易堂三字以補其闕。用鎮山門。遂書於左方。鄱陽周伯溫識。後二百六十年。當大元至正十五年三月朔旦也。

眉顏朱文。野齋居士白文。

米南宮於書無所不讀。生承平時。以絕倫之資。日接賢士大夫。緒言餘論。故其造詣益深。使其僅能字學。則當時諸賢。豈肯前席也。世言王右軍能書而已。殊不知其卓識偉見。貽書殷深源。勸其交驩桓溫。使深源從其言。則溫不至於跋扈。而晉室尚可扶持。襄陽豪逸。乃肯與佛印同訪中天竺。至爲之書讀易堂。豈以少林指心單傳。固與羲皇周孔原無間耶。襄陽論易。以及於洪範五行。五位。五性。五味。然所謂五行具五味。人皆知。獨金曰從革。從革作辛。已謂辛辨。使以金銀銅鐵百計。鬻之不能辛也。此雖細事。然于朱子門人。固嘗以爲問。終不能折其爲何如。今已矣。恨不能起襄陽於九原而質之。吳人李君士明。寄游老子法中。而嗜古好學。出此卷以求題。故羅書襄陽之爲人。而非敢及於讀易也。洪恕記。構李項氏所藏米元章真迹。惟山水歌與此卷耳。余於五十年前借觀。俯仰之間。恍如隔世。其昌。

米南宮大行楷書天馬賦 遺集多譌脫。

高君素收唐畫御馬。感今無此馬。故賦。

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俊。勒四十萬之數。而隨方以分色焉。此馬居其中。以爲鎮。目星角而電發。蹠腕蹄以風迅。鬃龍鬣以孤起。耳鳳聳而雙峻。翠華建而出步。閭闔下而軒噴。低羣驚而不嘶。橫秋風以獨韻。若夫躍溪舒急。冒絮征叛。直突則建德項。藝橫馳則世充領斷。皆絕材以比德。敢伺蹶以致吝。豈肯浪

逐苜蓿之堆。蓋當下視八方之賤。高標雄跨而獅子讓。獐逸氣下衰而照夜矜穩。於是風格靡頹。色妙才駘。入伏不動。終日如坏。乃得玉爲銜飾。繡作鞍轡。棗秣粟象肉脹筋蕕。若夫其報德也。蓋不如偷盧囓盜。策蹇勝柴。鑄黃蝸而吐水。畫白澤以除災。但覺駝垂就節。鼠伏妨猜。妒心雖厲。馴號斯諧。誓俛首以畢世。未伏櫪以興懷。嗟乎。所謂英風頓盡。宄仗高排。若不市駿骨。致龍媒。如此馬者。一旦天子巡朔方。升喬嶽。墉四夷之塵。較岐陽之獵。則飛黃腰裏。躡雲追電。何所從而遽來。何所從而遽去。

以海大師後園水丘公慧悟師看書襄陽米芾

海岳能書又能詩。書品超邁入神詩。稱意格高遠。傑然自成一家。嘗寫詩投許沖元。自言不襲古人。生平未嘗錄一篇。投豪貴。遇知己。則不辭。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其高譽道如此。時論章伯益書。如宮女插花。嬾嬾對鏡。自有一般態度。能繼者。惟海岳耳。或云。海岳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得法於讓也。此帖詞翰兼美。誠佳品也。幼澄其保藏之。

永樂甲辰秋前五日。浚儀張肯識。繼孟

淮南老守米南宮。筆法今評妙品中。翰苑寥寥千古後。不知誰復可相同。天全有貞題

米海岳小楷七帖

大行皇太后輓辭

餘慶源真相。求賢佐裕陵。知幾捲箔早。戡變化龍升。靜德羣邪震。清心後世矜。大恩知欲報。聖孝已踰曾。溫厚同光獻。剛廉法寶慈。擁扶推樂聖。照徹託公欺。南紀歸忠魄。東朝足素規。仁明存舊幄。常似補天時。奉議郎充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管勾文字。武騎尉。賜緋魚袋。臣米芾上進。

芾惶恐頓首。再拜上覆。芾關茸無能。猥繼清獻之緒。爲貧所迫。冒昧宦游。試吏于江陵。司計之官。甫幸善罷。列職侍郎。選擬會稽。征塵遲次。惟罰繼而閒關。淮壖竊儀真。巖庾之祿。幾年。又以內艱而去。流離困躓。無所告語。靜思庸慙。乃分之宜。自此絕意榮望。敢意字民。復在畿邑。家無縣譜。斐然學製。寧逃傷錦之譏。曠敗必矣。此芾之所甚懼也。不圖寅緣幸會。獲庇所天。尙賴餘光。下照匿瑕之仁。庶免於戾。此心日切。私意自幸。

芾惶恐頓首再拜上覆

芾昨準省劄。爲昌邑。昌化。實屬治圻。茲者瓜時甫及。當代卜從政。近得書報。以二月二十二日滿罷。促芾如期。芾旦夕躬詣台堦。少伸參謁之恭。祇受約束。重惟唐山叢爾之地。屬隸京師。號爲難治。顧芾昏蒙。無似。豈應在撫字之選。是仰依盛德宏量。無所不容。少寬。

此劄前後稍缺。

芾惶恐頓首。再拜上覆。芾一介晚出。獲齒士夫之後。隆名碩德。竊服舊矣。名卑官下。無從躡附。賓鳥瞻拜。光儀。今幸祇役部封。當備使令之末。平時慕用。願見而不可待者。駸駸獲伸矣。引頸崇墉。不勝欣躍歸誠之至。

芾惶恐頓首再拜上覆。名上用米芾之印白文。

芾咨目惶恐頓首再拜上覆。府判中丈。台坐即日孟春之月。青煒向粲。恭惟贊貳王畿。神明拱相。台候動止。萬福。芾謹薰沐染翰。控問與居。伏惟台察。不宣。芾咨目惶恐頓首再拜上覆。名上用米芾之印

芾惶恐頓首再拜上覆。芾疏遯下僚。不敢進城。申問台閣。仰惟中外泰定。福祿滋至。芾退惟僭易。不任兢灼之情。芾惶恐頓首再拜上覆。

芾惶恐頓首再拜上覆。芾申調司籤。肅嚴右記。邇辰不審。台履何似。仰惟貳車之賢。密佐守尹。正直是與。何福不除。更祈惠令。上體眷隆。節宣自厚。導此段有缺。芾惶恐頓首再拜上覆。

米元章小楷。世不多見。此七帖為項子長先生家藏。前為大行皇太后輓辭。是輓裕陵向后。后崩於建中靖國元年。後六帖是出宰時與朝貴札。輓辭筆法與褚河南哀冊若出一手。六札行筆亦遒健。但與前迥別。或此老中年書也。 占齊居士曹函光

米南宮草書九帖帖語已刻。不錄。

右草書九帖。先臣芾真迹。臣友仁鑒定恭跋。

洪武庚申中秋後六日。鄱陽蔣惠敬觀於寶古齋。

范至能說米書。初自沈傳師來。後入大令之室。此九帖當時已入祕苑。後有小米跋。今在黃令君家。前後完具。尚昔之黏綴也。其後一帖。許唐人始言草法。必應從晉。此固通論。殆亦其實錄耶。麝煤鼠尾。壘

染終歲所成若此。今之學者亦知之乎。

弘治癸亥吳郡祝允明跋。

海岳翁此卷嘗入紹興祕府。後有其子元暉題識。蓋海岳平生得意書也。其中有登海岱樓詩一首。下小字注云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難事。夫海岳書可謂入晉人之室。而其自言乃爾。後之作字者當何如耶。

甲戌九月廿三日。觀於崔靜伯氏敬題。虎丘山人穆。

此卷刻於文氏停雲館。文太史鑒定。所謂衆尤之尤也。昔從石本想見其迹。今如葉公好龍。真龍下室矣。

乙酉九月晦董其昌觀於西湖舫齋。

卷首有機暇清賞印。紹興印。內府書印。

鈐縫有琳印。黃琳私印。向子固印。

卷尾有紹興府印。建炎浙東安撫使之印。建炎兩浙東路都總管司之印。建炎重鉤越州管內

觀察使印。

米元章行草四段。前有修內司鈐縫之印。

余始與公故爲僚友。僕與叔晦爲代。雅以文藝同好。甚相得於其別也。故以祕玩贈之。題以示兩姓之子孫。異日相值者。襄陽米黻元章記。楚國米芾。朱文印。

叔晦之子。道奴。德奴。慶奴。僕之子。鼈兒。洞陽。三雄。

李太史收晉賢十四帖。武帝王戎書若篆籀。謝安格在子敬上。真宜批帖尾也。

余收張季明帖云。秋深不審氣力復何如也。真行相開。長史在世間第一帖也。其次賀八帖。餘非合書。

倒念揭諦呪。

訶婆娑提菩。誦揭僧羅波。誦揭羅波。誦揭諦揭。早起志心念數十遍。

右米帖。自都玄敬跋後。爲吾鄉項少溪公所藏。至崇禎己巳二月。歸於盛念修。今年辛未季春。復逸出。

因得錄此四段。館刻中所不載也。

樂卿

又長者明公二帖

黻頓首再拜。後進邂逅長者於此。數廁坐末。款開議論。下情慰抃。慰抃。屬以登舟。卽徑出關。以避交游。出。餽遂莫。阜祇造舟次。甚爲瞻慕。曷勝下情。謹附使奉啓。不宣。黻頓首再拜。

知府大夫文棨下。

黻再拜。明公懿德茂履。士所推慕。武城未究遠業。佇聞褒嘉。共要別馳賀也。子中書至。面投。黻再拜。

右米南宮長者明公二帖。剛健端莊之中。而有婀娜流麗之態。蘇文忠公謂其超邁入神。評語不虛。後帖遠字。宛然金錯刀法。但知府大夫不知爲誰。府字闕點。疑有所爲耳。吳郡錢達題。

米南宮詩翰李西涯篆於司首。詩見苕溪詩話。

米黻文奉 敕題。

右呈諸友等詩。先臣芾真迹。臣米友仁鑒定恭跋。

右米元章詩翰。有紹興及睿思殿圖印。其子友仁題其後。稱先臣芾。蓋君前臣名之義也。元章書極精妙。而友仁亦有家法。父子並美。自羲獻以後。亦鮮聞之。書法真贋每相混淆。如米氏者。江南僞本。不知其幾。此卷妙處。望而可知。太宰水村陸先生。檢諸故篋。重加裝飾。物之顯晦。故自有數哉。先生方操黜陟之柄。振幽起滯。天下之士。賴以不汨沒於世者。多矣。識者幸毋以一事觀之。

正德丙子二月十二日

長沙李東陽題

米襄陽行草集英詩迹 字大於掌。

集英春殿鳴稍歇。神武天臨光下徹。鴻臚初唱第一聲。白面王郎年十八。神武樂育天下造。不使敲捩使傳道。衣錦東南第一州。棘壁湖山兩清照。襄陽野老漁竿客。不愛紛華愛泉石。相逢不約無逆輿。手握古書同岸幘。淫朋璧黨初相慕。濯髮洗心求易慮。翩翩遼鶴雲中侶。土直虬鴟那一顧。邇來器業何深至。湛湛具區無底止。可憐一點終不易。枉駕殷勤尋漫仕。漫仕平生四方走。樂與英才並肩肘。少有誹辭能罵鬼。老學鴟夷漫存口。一官聊具三徑資。取舍殊途莫回首。

元祐戊申九月二十三日溪堂米芾
米元章爲林子中書蜀素爲生平合作藏余家偶臨之

萬歷丙午六月望董其昌平陽藏

董書綾素十幅余裝屏張墨花閣廿餘載而易去

米南宮中岳詩卷

拜中岳命作芾

雲水心常結風塵而久虛重尋釣鼈客初入選仙圖鼠雀真官耗龍蛇與衆俱卻懷閑祿厚不敢著潛夫
常貧須漫仕閑祿是身榮不託先生第終成俗吏名重緘議法口靜洗看山晴夷惠中何有圖書老此生
宋室名書輒稱蘇黃米蔡餘無論焉然米南宮多爲行草原其書皆從真楷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
至深有意態非若今人不識歐虞徑造顛素爲無本之學也此卷真迹徐君臣寬當珍愛之

徐有貞識

右米南宮所書二詩遺於陳太修家輒爲奴子竊出賣於王參軍處事覺追取得之余最好米氏翰墨
將古銅瓶易之舍所愛而遂所愛是放一拈一者也

魏應龍書

米南宮湘西詩帖中書舍人嚮昭南宮遺翰

湘西衣冷榻留雲。此夕還如入夢魂。六月薜蘿嗟我欲。一生林壑與誰論。吳王舊賞今何在。惠可餘光宛若存。對榻東堂清話歇。長風快雨洗松門。

米黻

逸少嘗自書表上晉穆帝。專精任意。帝索紙色類長短闊狹。與王表相似。令張翼寫效。一毫不異。乃題後答之。逸少初不覺。後更詳視。乃歎曰。小人亂真耳。宋米禮部作字。有晉唐風流。自言學書貴弄翰。把筆輕。自然手心虛。振迅天真。出於意外也。其次要得筆意。謂骨筋皮肉。脂澤風神。皆欲要全。今觀此帖。使毫行墨。渾然天成。雖不元章。吾知其元章矣。叔成其寶之。

元統甲戌六月上浣片玉山人顧厚書

歐陽詢初見索靖所書碑。唾之。復見。悟其妙。臥其下者十日。閻立本嘗至荊州。視僧繇畫。忽之。次見。略許。三見。坐臥留宿。其下者十日。書畫之妙。以詢立本之真識。尙未能造次窺。況下幾等。能辨之乎。米禮部書法。遠紹王右軍。擅名一代。當時寸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爲珍玩。此帖宜寶也。然舉世豈乏歐陽。率更。莫我知也。

元統二年六月望日。廬陵李簡士廉父書。

自天粟晝零之後。灑染翰墨。代不乏人。必其不蹈故常。始可以永其傳。襄陽米禮部。生平無他嗜好。獨游神心畫。好學顏書。已而厭其俗。聞有李邕法。又惡之。遂學沈傳師。自後數改。遂成名家。麻紙十萬。散

失多矣。故知八法之妙者。請於是觀焉。

淳熙丙申暮冬申呂企中書

向晚得奇觀。案有翰墨陳。展開即可辨。骨格出風塵。尋常勢鼓側。此幅殊不倫。字止五十六。端人似垂紳。復如旗整整。又若車幘幘。書家有定論。俗士長相噴。不見蘇子語。超妙還入神。公昔家京口。海嶽近爲鄰。墨迹雖散落。至寶終難湮。如彼荆山玉。旁達見孚尹。驚看忽入手。幸合歸鄉人。歲久恐朽敝。摹勒須堅珉。銘文配瘞鶴。終古焦山垠。

充道得此見示。爲題此於後。聊以代跋語耳。吳寬。

惆悵江東起暮雲。騷人疑有未招魂。神從海嶽真能降。名與蘇黃得並論。千歲鶴歸林未冷。百金馬死骨猶存。因君話取書家事。始信鍾王別有名。

東陽

雪裏清光水裏雲。分明詩筆舊精魂。可應絕技能兼美。解使名家得擅論。秦刻漢碑隨世改。馬圖龜畫與天存。不須更說鍾王事。此道誰參衆妙門。

台人謝鐸次韻

南宮此帖。端勁莊重。迥異常書。前跋已詳。自吳文定公三閣老詩。辭嚴意密。三公同侍。孝廟燮理之暇。倡和優游。爲介軒靳閣老所題。當時文物之盛。猗歟休哉。

元汴

米元章都梁十景詩迹。十景在泗州。

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汗翠屏間。莫論衡霍冲星斗。自是東南第一山。弟一山懷古

龜山高聳接雲樓。撞月鐘聲疏鐵牛。一百八聲俱聽徹。夜行猶自不知休。
 塔邊雲影任高低。閑逐清風自在飛。四海望遙人久渴。不成霖雨又空歸。
 西山月落楚天低。不放紅塵點翠微。鶴唳一聲松露滴。水晶寒溼道人衣。
 鐵箴誰吹一曲哀。清風約我上層臺。悠揚正到堪聽處。怕惹閑愁卻下來。
 山徑重重鎖綠苔。松花曾見幾番開。羣仙費盡招呼力。那得休官一箇來。
 風輕雲淡午天春。花外游人載酒樽。不是山屏遮隔斷。牧童錯指是孤村。
 半山亭下老苔錢。鑿破玻璃引碧泉。一片玉蟾留不住。夜深飛入鏡中天。
 自是韶光不耐秋。水光山色一時休。細將瓦礫分明看。片片飛來落葉愁。
 怪石疊疊玉作堆。登臨晚景更徘徊。夕陽無限堪停好。莫到奇山空自回。

襄陽米芾題并書

米漫仕若溪詩卷 近刻入志林。

將之茗溪戲作呈諸友。襄陽漫仕截。松竹留因夏。溪山去爲秋。久廣白雪詠。更度采菱謳。樓玉鱸堆案。
 團金菊滿洲。水宮無限景。載與謝公游。半歲依修竹。三時看好花。嬾傾惠泉酒。點盡壑源茶。主席多同
 好。羣峯伴不諱。朝來還蠹簡。便起故巢嗟。

余居半歲。諸公載酒不輟。而余以疾。每約置膳清話而已。後借書劉李周三姓。好嬾難辭友。知窮豈念通。貧非生理拙。病覺養心功。小圃能留客。青冥不厭鴻。秋帆尋賀老。載酒過江東。仕倦成流落。游頻慣轉蓬。熱來隨意住。涼至逐緣東。人境親疏集。他鄉彼此同。煖衣兼飽食。但覺梁鴻。旅食緣交駐。浮家爲興來。句留荆水話。襟向卜峯開。遇刻如尋戴。游梁意賦枚。漁歌堪聽處。又有魯公陪。密友從春折。紅薇過夏榮。團枝殊自得。顧我若含情。漫有蘭隨色。寧無石對聲。卻憐皎皎月。依舊滿船行。

元祐戊辰八月八日作。後有米友仁鑒定真迹。

米襄陽詩卷

七年烏帽抗黃塵。晝錦歸來世又新。若過武夷山下看。人間不大敵精神。科頭何慕久京華。靜洗黃塵眼界花。萬寶精神在風月。好詩追取不須賒。

數惡詩呈上陳建州覺民。

陳詩首唱云。汨汨塵埃閱歲華。青山相見認空花。清淮風月原無價。憑仗詩翁爲我賒。又一篇云。長淮千古自流東。六月城頭日日風。天際玉潢無少處。夜山圖在月明中。絕唱也。爲之刻而不復和。

米南宮草書畫山水歌并絕句真迹在楮上。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逼。王宰始肯留真迹。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

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澱。山木盡亞洪濤風。尤上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淞半江水。

謝安舟楫風遠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攜漢妓。泠泠修竹待王歸。

前有金章宗祕府瓢印。御府寶繪朱文印。

御書之寶朱文方印。鈐縫有御府瓢印。

合同朱文小長印。後有御書瓢印。

御府之印朱文方印。羣玉中祕。朱文。鐘鼎篆方印。

南昌袁氏家藏珍玩。子孫永保。朱文方印。

趙氏子昂朱文。

太子少師姚廣孝圖書朱文方印。

米海岳風度高朗。神情舒暢。故下筆便與人不同。或言其書自沈傅師來。晚學李北海。嘗觀名言書史。則其於古人書。未嘗不學。然每以不及古人爲言。或曰。眞者在前。氣燄燦人。或曰。若見眞迹。慚惶殺人。惟其不自滿假。所以書入能品。今觀此卷。出入顏平原。無一筆北海。則北老胸中塊磊。未易窺測也。卷中書畫山水歌。後絕句一首。寄漢中王。皆子美詩。想隨所記憶而書者。內有御府瓢印。及羣玉中祕等。

印曾入金章宗賞鑒。後有趙魏公印。曾入松雪齋。在本朝。則袁忠徹家物也。今歸谿陽史君。史君好古博雅。誠得所矣。其永寶之。

嘉靖甲午十月十日長洲文彭敬跋

米元章峴山詩迹

皎皎中天月。團團徑千里。震澤乃一水。所占已過二。娑羅卽峴山。謬云形大地。地惟東吳偏。山水古佳麗。中有皎皎人。瓊衣玉爲餌。位維列仙堂。學與千年對。出操久獨處。迢迢願招類。廳帶□□。歛遂雲橋至。朝隲輿馭。暮返秋光袂。雲育有風。蟾蜍有刀利。亭亭太陰宮。無乃瞻星氣。與深夷險一。理洞軒裳僞。坦坦忘懷笏。涪涪將我行。蠢蠢須公起。

下缺

右和林公峴山之作。鹿門居士米芾。

後有文壽承跋。與前題山水歌語同。因去之。

老米小詞真迹

風鑑煮茶。霜刀剖瓜。暗香漸透窗紗。是池中藕花。高梳髻鴉。濃妝臉霞。玉尖彈動琵琶。問香醪飲麼。

米 黻

南宮自謂其書爲刷書。當是言其運筆之迅勁耳。而人多以偏敝槎牙開求之。如望帝之埽壁。老頗有知。寧無撫几絕叫耶。此幅研筆如鐵。而秀媚之氣。奕奕行間。風華類得大令之神。是南宮得意時筆也。

公詩有云。斐几延毛子。明窗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負生平。觀此書。如親見其寂寥所慕矣。

寶林顧起元

薛道祖雲頂山詩真迹

山壓衆峯首。寺占紫雲頂。西游金泉來。登山緩歸軫。昨暮下三學。出谷已延頸。山石高劍外。回首陋前嶺。躋攀困難到。賴此晝亦永。巍巍石城出。步步松徑整。青霄屋萬楹。下俯二川境。玉壘連金雁。西軒列阡畛。青城與岷峨。天際莫雲隱。少城白煙裏。水墨澹微影。江流一練帶。不復辨漁艇。東慚澤梓隘。右喜錦川迴。磐陀石不轉。枯枿弄芒穎。四更月未出。蕙帳天風緊。客行敝絮垢。到此凡慮屏。暫時方外游。聊愜素心靜。明朝武江路。拘窘逐炎景。

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四日。翠微居士題。

上清。連年寶享清適。絕塵物外。皆自製亭名也。錄示詩句。未見佳處。想難逃老鑒也。舊稟不存。尙可記憶。

雨不溼行徑。雲猶依故山。看雲醒醉眼。乘月棹回瀾。水上三更月。煙中一葉舟。寒臨重閣迥。影帶亂山流。莫煙秦樹暗。落日渭川明。平林映日疏。野草經寒短。霜乾葉飄零。日出水清淺。官冷繫懷非吏事。地偏相訪定閒人。一馬春風過微雨。竹間歸路淨無塵。鷗鷺驚飛起。秋風菱苳花。一徑入中渚。坐來惟鳥嘯。水雲

生四面。常恐世人迷。綠徑無行路。蒼苔露未晞。曾夢春塘題碧草。偶來霧夕看紅葉。無人雲閉戶。深夜月爲鏡。曉露凝蕪筵。斜陽滿畫橋。不眠聽竹雨。高臥枕風湍。橋橫雲壑連。朝渡雨暗鏡。窗半夜棋。微波拂涼吹。澹煙生遠樹。天寒湘水秋。雨暗蒼梧莫。乘月多忘歸。往返帶霜露。自然鷗鳥親。日與漁樵遇。去意已輕千里陌。深杯難醉九回腸。灞陵葉落秋風裏。忍對霜天數雁行。

以上雜記。然全章皆忘之矣。語固未佳。要之恐平生經心一事。老友必憐其散落。便風早以爲寄也。

紹彭再拜

更有第三編。亦不見。來信不言及。必不在彼。不知失去何處。如何如何。

左縣山中多青松。風俗賤之。止供樵爨之用。郡齋僧刹。不見一本。余過而太息。輒諷通守晉伯。移植佳處。使人知爲可貴。東川距縣百里餘。入境遂不復有。晉伯因以爲惠。沿流而來。至此皆活。作詩述謝。并代簡師道史君。

紹彭上。

越王樓下種成竹。濯濯分來一葦航。偃蓋可須千歲幹。封條已傲九秋霜。含風便有笙竽韻。帶雨偏垂玉露光。免作爨煙茅屋底。華軒自在拂雲長。

通泉字法出官奴。日日臨池恨不如。雙鯉可無輕素練。數行惟作硬黃書。鄉關何處三秦路。馬足經年萬里餘。多謝玉華宮畔客。新詩未覺故情疏。

和巨濟韻。臨池通泉。爲如字韻。牽作實事也。不笑不笑。右宋薛紹彭書五紙。薛氏三鳳名河東。紹彭其後人也。字道祖。號翠微居士。居長安符祐間。以書名。並米芾。今書史會要所載是也。水村陸公得此卷。特愛重。閒出示余。爲識數語於後。

薛尚功鐘鼎款識册

長沙李東陽

嘉熙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十一日。外孫朝請郎。知臨江軍事楊伯巖。拜觀於廿四叔外翁書室。後二十年。弁陽周密得之外舅泳齋書房。

集金石錄者多矣。尚功所編尤爲精詣。況其墨迹乎。予舊於山陰錢德平家屢閱之。誠奇書也。

至正元年十二月甲子。鑒書博士柯九思。書於吳氏遜學齋。

薛紹彭臨蘭亭敍

右薛紹彭臨蘭亭敍一卷。按蘭亭敍石本佳者已難得。臨本尤難得。宋蘇易簡所藏臨本有三。題曰。有若象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自一閉。真迹不復存。余今獲此本。亦可比瓊瑤。其一本有王堯臣跋。易簡子蒼。與米南宮友善。元章以王維雪景畫六幅。李主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元章贊曰。熠熠客星。豈管所得。養氣泉石。留腴翰墨。戲著標談。書存焉式。鬱鬱昭陵。玉盃已出。戎溫久無。誰寶真物。水月非虛。移模奪質。綠鑲金鏤。璠機錦綉。猗與元章。守之勿失。其二舜欽所交之善臨蘭

亭者有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謨。諸葛正。世罕得見。故此三本亦皆莫詳何人所臨也。至元二年歲在丙子。予至都城。與友人豐城揭君子舟寓舍同巷。得見其所藏。紹彭臨本。上有弘文之印。又有古杭朱巽印。月船小印。若宋末在錢唐。惟巽與賈似道家。所蓄古書畫甚富。且精好。紹彭父璠嘗竊易取定本。蘭亭石。宣和間朝廷遣使索之。紹彭乃并日夜摸搨。每搨疊三枚紙重搨之。民間所貴。惟此而已。後此石龕置睿思殿東壁。建炎初宗澤遣人護送至維揚。金人下維揚。裹以去。金主怒。棄之江中。近世吳君璋副樞家。及龍興民家所得石。號爲佳者。然視定武本遠矣。則後之學書者。欲見右軍筆意。不其難哉。此山谷先生所以有欲換凡骨無金丹之歎也。嗚呼。紹彭所搨本。今亦無之。況其所臨乎。宋之名書者。有蔡君謨。米南宮。蘇長公。黃太史。吳練塘最著。然超越唐人。獨得二王筆意者。莫紹彭若也。今紹彭書亦絕少。則見其所臨。尤益盡之壘洗也。趙承旨嘗曰。時流易趨古意難復。揭君之愛重此帖也。宜也。紹彭字道祖。近見其晚憩監聽所賦詩。清麗沈著。有魏晉人風。所居有清閼閣。詳著樓氏攻媿集云。九月甲子。在興魯坊聾子巷寫。

臨川危素記

唐人摸搨鉤臨最精。今晉帖存者多唐本也。宋人遽不能精。相去遠甚。惟薛米兩家獨擅其能。宋南渡後。言墨帖多米氏手筆。而薛書尤雅正。禊序帖臨搨最多出其手。必佳物。然世亦鮮也。

雍虞集伯生書。

趙子固題照禪師道場詩行書墨迹。

重到招提十七年。吟題墨色又成嫣。蟠虬老檜枝垂舞。刻像前碑石載鐫。留賦縱然常滿壁。玄機竟莫悟。枯禪道場法子叢居盛。奚復蘆花施釣船。

子固戊申載題道場已題壁素更留

照師以傳永遠

秋泊禪扉夜。清吟入興頻。風生水鱗甲。雲放月精神。禪有機玄祕。詩無句法新。舊題尋不見。吹徧壁間塵。此壬辰歲子固漫題也。照師不以爲謬。戊申重來請書。與重題共存。每不自知醜耳。

孟堅再拜

宋賢劄子十七帖

綬頓首。度支學士。近奉宴言。深慰勞客。忽承手札。曲示勤私。既及吳中碑本。及藤帽茶匱。傷費頗多。不敢辭拒。但增覲佩之至。謹因來介。輒奉片幅爲謝。綬頓首。四日。

名上有宋綬公垂朱文印。

清臣啓。近遣一幹。隨府伉持書。并錄覽二書。同詣鈴下。計已呈露。數日前。追胥自彼還。辱手教。歲不我與。忽焉隆夏。言念出處。光景載環。夷險均之。政如宿昔。天休踴道。深得報上忠純。樂職裕人。無有內外。顧爲簡書所縛。不得車騎相過。此可恨耳。生拙守退伏。壺族尸餐。閑齋晝眠。後池晚飲。惟性所適。頗無羈牽。長

社櫟之扶疏。同海鷗之放逸。故人不爲念也。

清臣頓首五月十八日

承示諭。張恢者。向以明公昆玉世契之厚。待之以禮。不謂全不循理。切恐仰玷盛德。然亦欲小警大戒。可以完其出處。諒惟深密。公文如命。願下縣鎮矣。

衡竦息

希啓。前日辱屈臨。感刻感刻。歸聖兄弟。並入開寶。容遂當獨牒。奈何。天清一室。速治之。開寶舍。亦望舍人。諭主僧。其那與小子虞。并一二親情同處也。恐見令姪般出。便據之也。兼舉子紛然。不可不先慮之也。阻於面奉。先此布一二。希頓首。

完夫府判朝奉學士兄。十四日。

之奇啓。知遂往法濟。不勝依依。長安酥二箇。蔥雀鮮二罐。水梨。鳳棲梨各十枚。小藥少許。聊薦賓盤。幸冀容納。以鞫大獄。不果拜違。愴愴之懷。不能勝述。乍遠。乞保重。不備。弟之奇再拜。

九兄知府郎中。

達啓。辱七月五日賜教。承已西上。今想對還。當有休嘉也。秋暑未熄。伏惟動止佳福。遶山閒麤。如兒女來歸。已餘月。老來如夢寐。閒爾。未緣款晤。千萬爲國加愛。爲國加愛。不宣。達上。

穎叔知置大夫閣下。八月六日。

肅再拜。昨夕幸得侍坐。早來廷中。瞻望顏色。不款奉告。伏審晚刻。尊候萬裕。改月自當至左右。適自玉局。

家親省紛然。逮今永定。且夕專得。面拜使還。不備。燾再拜。

五伯父大夫伯母縣君座前。

煜啓。久疏修問。秀州道中。賢子見過。傳雅誨。極荷意愛之厚。且承燕閒多適。氣守泰然。至慰至慰。此欲詣邑圖一笑之樂。屬治行迫窘。惊賴不釋。不克如願。但向風快快無已。劇寒。惟以時自全。保固壽福。瞻禱瞻禱。煜再拜。

致政太保太初兄執侍 二日。

夢得叩頭。人至辱教示。審聞頓眩。動止安健。良深慰荷。宥幹極荷留念。悚悚不知幾時。定可還。日遲而款。入此月來。淚背頓昏。痛作字艱強。勉附報草草。餘惟珍愛。不次。夢得叩頭。

季貢貢元親契。

商英惶恐。女夫王爲之蒙收錄。八月七日。已解商水任薦。極餘溢。遂可改京。商英受賜。與王氏均等。會第二女夫楊開還蜀。輒令請見。恐或下問河東此閒事。蓋楊生從商英者二年矣。伏恐上知。商英惶恐再拜。邦彥頓首啓。前日特辱降顧。閒冷之中。倍增感激。負疴屏迹。造謁不逮。第深悚惕。邦彥頓首啓。

夷塗勿拋控。拋控馬多失。挹水勿極量。極量器多溢。安史起天寶。轉見竟奔北。詞臣獻頌詩。要垂萬世則。一字堪白首。大書仍深刻。誰作浯溪圖。千里在只尺。飛湍如有聲。旁匯浸層碧。巉絕半巖閒。彷彿見馬迹。

不覺加手磨。眞恐苔蘚沒。國姓前後異。天運古今一。向來文武才。坐籌或操筆。種種皆可稱。俯仰重歎息。
願君寶此圖。置之丹粉壁。昔人如可作。想像壯胸未缺。以文推之。當是臆字。
據頓首啓。比不承誨。下情渴仰。知數辱顧訪。皆失迎對。但深媿感蒙教。伏審晚來尊候萬福。峴刻已領。早莫當卜祇詣。遽中馳此拜覆。不宣。據再拜。

右司彥和尊兄座前。

世忠咨日頓首啓。

運使直閣侍史。近閒言誼。良勤懷向。比辰春雨。伏惟漕輓餘閒。台候曼福。少懇近得旨。以本司官兵。二月下旬以後。券食錢米有準。擬權於貴司。兌撥應副。已有公文奉聞。今去支期不遠。敢煩順旨。速爲兌撥錢三十萬貫。告爲嚴戒所屬。星夜起發。得二月中旬內。到軍前以濟急。聞俟朝廷降到錢。即便發還也。千萬干浼。悚人未閒自愛。不宣。世忠咨日頓首啓。

運使直閣侍史。

說拜問門內眷聚。伏想長少均協多慶。賢培以未接識。不及別狀。拏累輩乘二巨艦。轉江入淮甸。頗遲遲。今猶未至。次第經由高沙。兒輩若知良臣在彼。必往請見。大兒子近堂。差泰州如皋監鹽。偶得見闕。便來赴官。朝夕先過此。相聚數日。而後之任。仲子調眞州推官。尙有一年闕。叔子嶽祠。滿已一年半。未得赴部。

同二季隨骨肉俱來。賢嗣昆仲一一均福。說再拜。

琚伏自廿二日。具稟報之後。深慮指揮未到。勢不容留。遂將牌印。牒以次官權管。姑作急難。給假起發。方登舟間。忽領珍染。寵示省劄。如解倒懸。感佩特達之意。無以云喻。卽星夜前返矣。瞻望鈞光在邇。茲得以略。切自炳照。琚惶恐拜覆。

觀使開府相公尊兄鈞席。

前日入寺觀牡丹。不覺已謝。惜其穠豔。故以詩悼之。敢冀見和。適上。牡丹乘春芳。風雨苦相妒。朝來小庭中。零落已無數。魂銷梓澤國。腸斷馬嵬路。盡日向闌干。踟躕不能去。

右宋賢劄子十七帖。皆一代名流鴻望。魁壘賢臣之筆。往歲客燕山。嘗從朱禧公綠蔭亭中閱此。朱公好古。家藏名迹甚富。每愛惜此冊。以爲劉公一札。可當十部從事。諸賢濯濯。單言片翰。並有風致。非近世雕蟲之士。所能比肩。忠禱化去未久。圖書散落。此冊爲鬻畫人。持至江南。思重參軍。見之悽惋。遂出重資購之。命余題冊尾。余與思重。皆忠禱文酒之客。觀此不勝人琴之感。非徒以諸公手澤之故耳。

王穉登書

右宋賢十七札。首名綬者。宋宣獻公也。名上有朱文印。曰宋綬公垂。公以楷名於宋。今楷亦是正書。適勁有法。清臣者。葉學士道卿也。蘇之長洲人。衡者。章待制子也。浦城人。二公天聖嘉祐時人。希者。林子

中也。閩人之奇者。蔣穎叔也。草法老勁似王荆公。達者不知何人。其札乃與穎叔者。故次於此。蕭者。劉無言也。行草出入蘇黃。而風趣盎溢。山谷云。今天假以年。江左又出一薄紹之矣。殆非虛言。夢得者。葉石林也。書法與停雲所刻正同。商英者。張天覺也。書與語皆不免俗。透末後句者。固如是耶。邦彥者。周美成也。攄者。林彥振也。二公書俱類蔡元長。豈氣類相似耶。世忠者。韓蘄王良臣也。史稱目不知書。晚忽有悟。能作字。工小詞。此札與運使借錢者。時尙在軍中。或出佐使手。正書有蘇長公風致。說者。吳傅朋也。李照金石錄後序云。尙餘五七篋。盜穴壁取去。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卽此也。据者。吳居父也。行草逼肖米元章。若不視其款。未有不以爲元章者。適者。水心居士葉正則也。嘉王之立。實發於公。以與趙丞相議不合。卽拂衣歸。水心詩早已精嚴。晚尤高古。今詩亦澹宕可喜。書法蔡君謨。而自具風骨。中間名煜者。爲青谷德正者。皆不知何人。書亦可觀。此册舊爲朱忠禱物。後爲談岳山參軍。名志伊。字思重者得之。後又轉入汪景辰家。今年秋。王越石舫中見之。余極愛。劉無言。吳居父。葉水心。三札。遂易得之。略疏其人於後。媿疏未能徧考。以俟世之博雅者。

崇禎甲戌年秋九月閒止居士曹函光書

宋名公翰墨

光風爲花好。奕奕弄清溫。料理鶯情趣。留連蝶夢魂。飲酣浮倒暈。舞倦怯新翻。水竹旁邊意。明紅似故園。

牡丹五言和人韻 軾

軾此閒官屬中。有游九思誠之。自長沙邀來攝經幕。其人有志趣。曉民事。亦嘗從元晦游。又有嚴昌裔。夔曾。永州人。軾舊與之款。愬實可委信。又有李惺靜翁。見爲經屬。雖才短。頗氣直肯言。此外又有兩三人。頗習吏事。自楚來。旁一行云。武行中勇毅者。極難得。收拾得數輩。其餘亦頗似肯向前。亦未有顯過者。凡百姓教詔之。甚而不悛。然後不免治之耳。諸郡守得人者寡。例多苟且。其閒亦多闕。向來三司共作一味。是人情。今與兩臺約。請公是選。不可一毫欺朝廷。但卻似目前難得人。到任後。今已辟兩處。□詣頗以爲然也。吳侔到遵州後。彼中事□。殊覺血脈通貫。見已攝守。極通曉也。李天亨規幕。只是理會兵財兩事。甚有條緒。至今傳道之。林君本政書□未盡。要是根本之論。得其家更有數書。已往錄矣。廣州農事□尤滅裂。若今冬尙備數於此。亦當考究料理也。此閒士人。聞見極陋。然資質寧無佳者。軾再過學中。與之講論經史。學宮敞甚。已修治增廣。講堂之旁。別前政生祠。不免徙置佛事。用其處新濂溪二程先生。庶初來者。知向方耳。軾比領御筆。理會買馬事。旣而軾奏聞。又御筆批下依奏。依奏往返。自庚遞其不甘日。荷上不棄外。應之如響。軾凡有所見。其敢不自竭。況敢自有疏外。至其他可以教者。一一□示免之。軾再拜。

偶有時子納二十枚。并州墨兩笏。同寄軾。又拜。

在堯海。與青社密邇。嘗得希文侍郎音問。忽嘗言。閣下昆季動靜。深在念也。朝城三叔中舍。嘗得尺書。

三叔母去年十二月傾逝。在遠官極孤寂也。雒州四叔推官。在官下無恙。軾再拜。

矯矯公孫才不羣。白駒衝雪□新春。忽過銀闕迷歸路。誤認瑤臺尋故人。訪我不嫌泥路滑。留君深媿酒非醇。歸時九陌鋪寒月。清絕空教僕御□。和

子瞻兄。招子高晚飲。轍。

昨日得米老詩云。欲來奉吾人。過天寧素飯已。閱真書。然後同訪彥明。想亦嘗奉聞左右也。侵晨求見。庶可偕行。幸照察。

紹彭再拜

雞黍招要意已真。後堂許到轉相親。巧栽花竹豈多地。淨掃軒窗無一塵。傾倒不知情話密。衰隴深畏酒行頻。落花一夜成疏迹。風雨還增客恨新。

米黻

山頭翠嶺侵霄漢。片幅之閒據其半。河水盤旋寒玉貫。雲氣濛濛中截斷。峯巒迴合平若接。山城嵯峨聳樓觀。下有森森林木灌。隱約浮空露纖巘。沙平野曠征途遠。行人凌兢馬欲汗。天機滿前呈爛熳。濃墨如新色凌亂。渾沌鑿破太極判。元氣淋漓風雨散。若非定以范寬斷。誰能展此奇手段。玉堂老仙重稱賞。絕筆當爲古之冠。牙籤玉軸宜倒看。縱得千金慎勿換。老眼摩娑獲珍玩。不敢留題只驚歎。

吳郡郭麟孫 祥卿

端正纖柔如玉削。窄鞵宮鞋。暖襯吳綾薄。堂上細看纔半捻。巧偷強奪嘗春酌。穩稱身材輕綽約。微步

盈盈未怕香塵覺。試問更誰如樣腳。除非借與嫦娥著。右詠鞋調蝶戀花。

逃禪老人楊无咎

行藝當年帝所聞。聲名久矣動簪紳。文場秉筆淵源厚。師席談經業履醇。白髮忽驚高里莫。青衫難問箸溪春。兩京模範垂芳遠。多少生徒淚滿巾。

太常少卿陳暘

國步阽危古所稀。曠無節仗不勝譏。得夫人輩戡多難。撥亂興衰亦庶幾。丈夫效死以成仁。何事臨危反愛身。有靦閨門全節義。傷今思古淚霑巾。

右二詩題節義榮夫人傳。

紹興十一年歲在辛酉正月十一日。錢唐吳說。

余家向藏宋人墨迹。共四十則。僅錄前九幅。其餘如王晉卿覆子中內翰。送茶器珍核。祖建爲七姐稟大母要糲。藏翁孫姐。姐書覆四哥。宣贊姻事。及范資政。張孝祥。吳傳朋諸劄。未及錄也。又有宋人翰墨一卷。後題先起居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一帖。先叔父修懿尙書儀同十八帖。已上元祐庚午十二月知軍州事。因移高陽安撫使。辭墳。遂命褫裝付沈氏。以防遺墜云。亦并逸錄爲念耳。

宛水菰蘆中人識於自韻齋

宋人手簡二通

達啓。近已奉狀。計徹。左右秋杪氣勁。伏惟體候清勝。達於此羸如前。乃敢仰承。大旆薄海陵而還。今宜已安治府。東南大計一出。指麾使權益重。不次之寵。未可量也。向寒。惟希保重。以慰卷卷。不宣。達上。

穎叔制置大夫閣下。

九月廿五日。

端友惶恐再啓。頃幸使旆久寓輦下。可以朝夕承教。而文禁拘牽。不遂所欲。迨今歉然。方圖敘列區區。先捧誨示重復。尤增感悚。宏才偉德。久處閒曠。豈其所宜。尙冀以道順適。重加葆輔。前卽龍光。無任瞻祝。

端友惶恐再拜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七

宋高宗宸翰行書詩四首在白宋紙上。後述通鑑數則。不錄。

入門無平田。石路穿細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淇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禁蛙黽。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礪。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爲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留清詩。讀者爲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破淒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鴛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谿上影。悟彼良自嗤。歸田行可請。

高居大士是龍象。草堂大人非熊熊。不逢壞衲乞香飲。唯見白頭垂釣絲。鴛鴦終日愛水鏡。菡萏晚風凋舞衣。開徑老僧來煮茗。還尋密竹逕中歸。

陳留春思掩詩思。一日搜腸一百迴。燕子初歸風不定。桃花欲動雨頻來。人間多待須微祿。夢裏相逢記此杯。白竹扇前容醉舞。煙村渺渺欠高臺。

種竹不必高。搖綠當我楹。向來三家墅。無此笙簫聲。皇天有老眼。爲閱十日晴。護我蕭蕭碧。偉事鄰翁驚。同林偶落此。相向意甚平。何須俟迷目。可笑世俗情。明年萬天矯。穿地聽雷鳴。但恨種竹人。南山合歸耕。它時夢中路。留眼記所更。蒼雲屯千里。不見陳留城。

思陵楷書付岳武穆手敕真蹟在紙上。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黃舒州界。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覽奏再三嘉歎無斃。以卿素志殄虜。常苦諸軍難合。今兀朮與諸頭領盡在廬州。接連南侵。張俊楊沂中劉錡等。其力攻破其營。退卻百里之外。韓世忠已至濠上。出銳師要其歸路。劉光世悉其兵力。委李顯忠吳錫張琦等奪回老小孳畜。若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貴神速。恐彼已爲遁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之悔。江西漕臣至江州。與王良存應付錢糧。已如所請。委趙伯牛以伯牛舊嘗守官湖外。與一軍相諳悉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疾。以濟國事。付此親劄。卿須體悉。

十九日二更。

付岳飛上用御書之寶。

高宗行書洛神賦絹本。款云。德壽殿印。

花石綱開四海分。西湖日日雨芳春。孔明二表無人讀。德壽宮中寫洛神。

趙巖

胡邦衡劄子楷書

銓伏蒙台慈頒賜細肋上樽。敢不踴受。然顏有覩矣。朝夕奉詣。硯廬以謝。伏幸台照。右謹具呈。宮使中書舍人台坐。

左奉議郎。賜紫金魚袋。胡銓劄子。

正月 日

廬陵蕭楚子荆。建炎中。自號三顧隱客。胡銓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牀下。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勿禍吾春秋。乃佳。既卒。銓志其墓。門人諡曰清節先生。所著有春秋辨。子荆不甚著。故著於胡公札後。

崇禎元年立冬日。陳繼儒記。

胡忠簡公翰墨甚佳。阜陵嘗問公曰。卿寫字宛如卿爲人。公答曰。臣幼習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壘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書真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親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世式。但其後爲秦檜所批抹。汙者朕啓太上。令截去裝潢。公封事藁。有周益公楊誠齋二公題跋在後。公孫搢廣西僉憲。刻於融州真仙巖。此一段佳話。補眉公未盡云。

委宛洞天有芒氏名玉者。識於碧月珪几。

韓忠武王二詞遺蹟

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見長生藥。清閒

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丹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

右調臨江仙

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閑。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孥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只恐癡迷了賢。疑有誤字。

右調南鄉子

世忠

張樞相方少翁詞翰

無利無名。無榮無辱。無煩無惱。夜鏡前。獨歌獨酌。獨吟獨笑。況值羣山初雪滿。又明月交光好。假便饒百歲。擬如何。從他老。知富貴。誰能保。知功業。何時了。算箇瓢金玉。所爭多少。一瞬光陰何足道。但思行樂常不早。待春來。攜酒。帶東風。眠芳草。

右調滿江紅

杲卿張昇

生逢垂拱。不識干戈。免田隴。士林書圃。終年庸。非天寵。才初闕。老。去支離何用。浩然歸弄。似黃鶴。秋風相送。塵事寒翁心。浮世莊生夢。漾舟遙指煙波。羣山森動。神閑意聳。回首利韞名韞。此情誰共。問幾許淋浪春甕。

右調黃鶴引 方勺勺·著泊宅編者。

汪龍溪手蹟

去年得下血疾。半年有餘。今春誤食胡桃。能下血。則知胡桃當忌也。

汪藻彥章

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

藻又書

陳簡齋詩蹟

山居

耿耿虛堂一榻秋。人間高枕幾王侯。亂雲未放曉山出。片月不隨谿水流。檢校一身渾是癩。平章千古得無愁。湘波見說清人骨。恨不移家阿那州。

雨過

水堂長日靜鷗沙。便覺京塵隔鬢華。夢裏不知涼是雨。卷簾微溼在荷花。

長干行

妾家長干里。春慵晏未起。花香襲夢回。略略事梳洗。妝臺罷闕鏡。盛色照江水。郎帆十幅輕。渾不開櫓聲。曲岸轉掀篷。一見盼目成。羞聞媒致辭。心許郎深情。一牀兩年少。相看悔不早。酒歡娛藏鬪。園嬉索鬪草。含笑盟春風。同心以偕老。郎行有程期。郎知妾未知。鷓首生羽翼。蛾眉無光暉。寄來紙上字。不盡心中事。問偏相逢人。不知自見真。心苦淚更苦。滴爛閨中土。寄語里中兒。莫作商人婦。

風雨吳江冷。雲天故國賒。扶頭呼白酒。揩眼認黃花。客夢蛩聲歇。邊心雁字斜。明年又何處。高樹莫啼鴉。

右九月家居一首。

史稱簡齋河目海口大耳聳峙。其出處氣節。翰墨文章。爲中興大臣之冠。蓋非直詩名出后山之右已耳。兩舟寶硯樓。蓄名賢遺墨甚富。此固其甲乙品云。元嗣漢齡。其永寶之。

嘉靖二十七年。中秋日。石川張寰偕岳子漳餘。鑒賞於橫山堂。距兩舟仙逝。忽九易春秋矣。撫卷悵然者久之。

石川

陸放翁草書大聖樂詞

電轉雷驚。自歎浮生。四十二年。試思量往事。虛無似夢。悲歡萬狀。合散如煙。苦海無邊。愛河無底。流浪看成百漏船。何人解。問無常火裏。鐵打身堅。須臾便是華顛。好收拾形體歸自然。又何須著意求田問舍。生須宦達。死要名傳。壽夭窮通。是非榮辱。此事由來都在天。從今去。任東西南北。作箇飛仙。游

又長相思詞五闕

雲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重雲水中。月明收釣筒。頭未童。耳未聾。得酒猶能雙臉紅。一尊誰與同。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側船篷。使江風。蟹舍參差魚市東。到時聞暮鐘。悟浮生。厭浮名。回視千鍾一髮輕。從今心太平。愛松聲。愛泉聲。寫向孤桐誰解聽。空江秋月明。

面蒼然。鬢皤然。滿腹詩書不值錢。官閒常晝眠。晝凌煙。上甘泉。自古功名屬少年。知心惟杜鵑。
暮山青。暮霞明。夢筆橋頭艇子橫。蘋風吹酒醒。看潮生。看潮平。小住西陵莫校程。蓴絲初可烹。
淳熙戊申八月下澣。笠澤陸游書。

又放翁手簡二通真跡行草。

游頓首再拜。仲信學士老友兄。卽日秋氣寢清。伏維尊候神相萬福。兒子婚事甚荷留念。初正以吾輩氣類。故敢有請。已令媒氏具道其詳。尙何疑哉。今又蒙垂誨。已投龜而決矣。餘令媒氏稟白。自此遂忝瓜葛。何幸如之。羸齋控敝草草。不宣。

游頓首拜。

仲信卽省元學士友兄。

游頓首。閒闕頃叩甚至。忽奉手帖。欣重。秋雨尊候輕安。卿禪師遺墨甚妙。恨見之晚。輒題數行。不足稱發颺之意。皇恐得暇見過。不宣。奉簡。明遠老友。

文字共四幅。又五冊。納去五派圖四軸。數日前。已就付來人去矣。

游

放翁以詩名重天下。受知周益公。范文穆。爲中興大家。嘗讀其劍南集。愛不忍去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今得觀此二帖。恍然如侍左右。何其幸哉。然放翁在當時。不以書名。而適麗若此。真所謂人品既高。下筆自然不同者也。二帖一與仲信議婚。一爲明遠題卿禪師遺墨。放翁到此。不爲久遠。而此三人者。

皆不可知。昔蔡明遠、鄱陽一卒爾，以魯公之書而傳。仲信既與翁結婚，而禪師遺墨，有見晚之恨。則二公要皆非尋常流輩人矣。而余皆不知之，鄙淺可笑。此卷既歸墨林，墨林博雅好古，而蓄書極富，必能考以補余之不迨也。

嘉靖戊午仲冬二十日，後學文彭謹題。

徽國文正公朱夫子手帖

熹頓首拜覆。竊聞卜築鍾山，以便親養，去塵囂而就清曠，使前日之所暫游而寄賞者，今遂得以爲朝夕耳目之玩。竊計雅懷，亦非獨爲避衰計也。甚善甚感，所恨未獲一登新堂，少快心目耳。蒙諭鄙文，此深所不忘者。但向來不度，妄欲編輯一二文字，至今未就。見此整頓，秋冬間可錄淨，向後稍閒，當得具藁求教也。所編乃通鑑綱目十年來草創，今夏再修義例方定，詳略可觀，亦恨未得拜呈。須異時攜歸，請數日之間，庶可就得失耳。未由承晤，伏紙馳情。

熹頓首上覆。

束三傳以讀春秋事猶可略也。據綱目以考通鑑，法不可不備也。其始終條理之際，而且下問如是。精微矣。凡銘識率因其家子孫門人所述，類多掩惡溢美之辭，使富道德而能文章者從而書之，則必傳信於永久。以張忠獻公之賢，紫陽先生猶有悔，況餘人乎。故雖契家，不肯假借。凜然春秋之意，世盡知所懼哉。延祐改元，詔取士一用朱氏學。

高郵龔璠。京口郭昇。同觀於虎林般若僧房。時八月十又四日敬書。

至治元年。歲在辛酉。十月十八日。敬觀於寓意齋。桐山蘇希則。再拜謹志。

右徵國文正公考亭朱子手帖。一以辭撰墓志。一以致問起居。而以編輯通鑑綱目義例得失。取正於人。皆不書官職名氏。其謙已誨人之意。藹然見於言表。至今二百年後。風範猶在目前。先生文章事業。昭在簡策。又豈後學窺其涯涘。又奚待於稱揚褒美哉。今京口何彥徵。得之於其外祖郭昇。天錫彥徵寶而藏之。亦庶幾知道者。翰林學士士奇楊公。復識其後。均得拜觀文正公之手澤。誦之三。復起敬時。

永樂庚子仲春。清明後五日。臨川吳均端肅書。

京口何彥徵氏所藏文公先生墨跡。得觀者以爲至幸。而題識者。互相發明。殆無餘蘊矣。然通鑑一書。上下數千百年。則本春秋爲萬世公論。而於契家事跡。乃以性命之憂爲說而辭之。豈耳目所及。不及簡策歟。抑彼此所施。有不可同者歟。大賢君子。必有以處之。此則學者所當講求也。詩曰。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其斯之謂歟。

宣德三年。歲在戊申。秋八月望日。南郡楊溥識。

弘濟 白文
澹菴 朱文

此卷手書凡三。二書如前所云。一書則折簡道問安者。京口何彥徵寶藏之。以示余者。於戲。先生片紙雙字。流傳於世。不啻拱璧之難得。況此晚年之筆。其所言尤後學所當矜式者耶。拜觀之餘。謹識歲月於後云。

宣德四年歲在己酉夏四月己卯臨江後學金幼孜謹識。

右宋朱夫子晦菴先生手書二通。觀其于撰述張魏公銘志。與他書所載不同。不免悔之。至其所修通鑑綱目。十年而後成。然汲汲尙欲就正於人。則知前賢於爲文及著書二事。其不敢忽如此。後進之士。率爾妄作者。觀於此。可不少致其謹乎。此卷今藏何彥徵氏。閒以請余識。把玩之餘。遂書此於簡末。以歸之。

宣德四年己酉秋七月庚午後學楊榮謹識。

關西
後俞

白文

楊氏
勉仁

白文

朱夫子晝寒詩卷首有崑山王綸理之篆書。

僊州幾千仞。下有雲一谷。道人何年來。借地結茆屋。想應厭塵網。寄此媚幽獨。架梁俯清湍。開徑玩飛瀑。交游得名勝。還往有篇牘。杖屨或鼎來。共此巖下宿。夜鐙熠奇語。曉策散游目。茗椀共甘寒。蘭皋薦清馥。至今壁間字。來者必三讀。再拜仰高山。懔然心神肅。我生雖已後。久此寄齋粥。孤興屢呻吟。羣游幾追逐。

宵興出門去。尙幸不遠復。新涼有佳期。幾日戒征軸。十年落塵土。急雨過原陸。入谷尙輕埃。解裝上銀燭。虛空一瞻望。遠思翻惡覺。袒跣亟躋攀。冠巾如膏沐。雲泉增舊觀。怒響振寒木。深尋得新賞。一簣今再覆。同來況才彥。行酒屢更僕。從容出妙句。珠貝爛盈匊。往生更疊疊。後語非碌碌。吾纓不復洗。已失塵萬斛。所恨老無奇。千毫真浪禿。

右游畫寒。以茂林脩竹。清流激湍。分韻賦詩。得竹字。乾道七年。歲次辛卯。三月朔後二日。新安考亭朱熹書於畫寒方丈。

成化丙申仲夏之望。集惟謙年丈廨中。積雨新霽。出晦翁手墨見示。展讀之。二十餘韻。亮節清詞。一洗俗塵。而筆法尤遒勁端重。目所罕覩。所惜者。其先有元人跋十八家。惟謙尊人貞孝先生惡之。悉爲屏去。獨存倪元鎮一絕。蓋高其品耳。雖然。世不乏人。第以無人之見而嚴於取。亦足以見貞孝先生之正大。真足以繼晦翁之芳躅矣。把玩不忍置。因識其末。

翰林編修吳鉞識。

觀晦翁書。筆勢迅疾。曾無意於求工。而點畫波磔。無一不合書家法度。豈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耶。翁書自言初學魏武。爲蔡端明所誚曰。余學魯公。乃唐忠臣。公所學漢姦相也。及考魏武本傳云。漢世安平崔瑗與子寔。弘農張芝與弟昶。並善草書。而操亞之。則魏武之善書。信不誣矣。今此詩帖。真有漢魏風骨。視唐宋以下自別。何物俗儒。將元人題品。盡行屏去。豈非藝林中殺風景者哉。展卷再三。不勝慨。

惜。

吳下王世貞題。

真西山與王周卿手簡

在粉牋上。字磨滅不能鈔。

周卿諱德文。吾鄉王氏之先也。仕宋雖不甚顯。然其學實出於其曾伯祖信伯先生。帖中所謂先著作是也。故西山真先生特與之游。他如魏參政了翁。游丞相似。杜丞相範。王待制遂。亦常舉薦。陵陽李侍郎心傳。因謂其所交皆天下正人。然則此帖豈非一大左證也哉。惟顯其善藏之。吳寬謹題。

西山先生書似草草作。諦觀之。乃非草草者。雖不用晉人筆法。而亦不出於法之外。豈胸次高。故落筆便自不同耶。然南渡諸公如魏鶴山李心傳兄弟書。亦往往相類。豈亦習尙使然耶。宋之書法。至是一變矣。王鏊

張樗寮正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跋

樗寮卽之七十八歲。喜再逢佛誕。以天台教主印講主所校本。敬寫此經。遺天竺靈山志覺上人受持讀誦。我願執情不作。常觀般若。六如覺性永明。共悟實相本體。流通利益。均及有情。時景定四年歲次癸亥。昔吳關外門有駐節字。大可二尺許。古雅遒勁。極得大書之體。余少時見而愛之。先生事都水公曰。此張卽之筆也。後於一統志和州下。載卽之特善大書。以是知先君蓋有所見云。若細書。則未之聞也。茲

偶見此經。大不過指。尤俊健不凡。乃知樗寮。不獨善大書已也。書史會要。記樗寮歷陽人。歷陽隸和州。即今含山。

隆慶庚午。春三月。吳下陳逵識。

弟子項元汴。焚香捧持於天籟閣。萬曆二年孟秋。得於吳趨陸氏。又一本。

寶祐元年七月十八日。張卽之奉爲顯妣楚國夫人韓氏五九娘子遠忌。以天台教僧宗印所校本。親寫此經。施僧看轉。以資冥福。卽之謹題。時年六十八歲。

此本爲項子長憲副所藏。與子京本紙墨筆法。不爽毫髮。越衡色界。噉香人。識于修幻齋。

張叔夏詞蹟

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游轉眼驚心。南圃東窗。暖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沈沈。不信歸魂。不到花深。

吹簫踏葉尋幽去。任船依斷石。袖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卻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

右過韓平原慶樂園。調高陽臺。

宋丞相文信公劄子行草

天祥。皇懼頓首言。西行申侍讀。尙書宏齋先生之坐前。天祥在瑞陽時。嘗以一介人。往候先生盤所。先生錫之書。教之以聖賢向上之學。若天祥者。雖非其人。先生不鄙夷之。蓋亦竊自啓發。而不敢自爲暴棄者也。出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味前輩此語。疑事事妨吾學。郡未一考。被召除郎。卽丐香火以歸。不從。反得卿節。辭又不獲請。不得已任事。往時臬司所職者。才刑獄一項。特去楮新有秤提。又適值寇氛不靖。添此一事。而任大責重矣。天祥以楮爲本職第一事。日相劇切。利病詳悉。開諭百姓。惟恐拂戾。只以血忱至公。風動境內。未嘗專事刑威。楮功之所以垂成也。贛寇猖獗。血江閩廣三路。十數年於此。天祥白手用兵。丁萬人。聲罪致討。首尾三月。寇難以平。未幾。天祥以先人本生母之喪。卽解印歸里。里之羣不逞。倡爲一議。喧動京師。天祥遂因秤提。得威嚴之効。未幾。又謗天祥捕討之敗。又謗天祥隱匿重服。又裝點牆壁。數其貪私。不值一錢。然後知鄉鄙之甚難。而父母之國。不可以行政也。昔者。吾宏齋先生。蓋嘗爲鄉漕矣。其所以能鎮服一路者。蓋出於宿德重望。若天祥小生。乍出。其以召罵賈禍也。固宜。往議論瀕河之初。搢紳之號爲知己者。亦皆爲紛紛所動。不復見察。訛以傳訛。宜其成閔。特先生當其時。適在綠野。凡天祥一時所行事。先生得之閭閻耳目之近。果如人言之泰甚乎。噫。任事之難。尙矣。眞實體國以政事自見。乃謂之生事。謂之妄動。而虛虛徐徐。相招祿仕。百事廢弛。一切不問。反竊愛根本。卹人心之美名。曾不思根本在楮。

人心在物價。無財用何以聚人。無政事何以立國。奈何其是非顛倒之甚耶。先生忠忱愛國者也。憤世疾邪者也。區區肺肝。安得從先生一日傾倒。求一語以自信。茲者伏聞先生以新天子蒲輪束帛之勤。爲時一出。自大司寇。進長六卿。典事樞。顯政柄。使衛武公之爵之德之齒。千百餘歲之下。煥然重光。僕何幸身親見之。天祥謹頓首爲國賀。爲世道賀。不特爲先生賀也。天祥謗毀之餘。賴君相保全。無大督過。束禮書入深林。溫理故讀。爲吾所爲。蓋自是浩然方外之想矣。先生卽日膏澤六合。僕也。養笠太平。與受公賜。臨書馳仰。神爽色飛。伏乞台照。右謹具申。

正月 日承心制文天祥劄子。

右宋丞相文信公劄子一幅。蓋賀包公宏父遷官時書也。其中言在瑞陽時。遣一介人往候先生者。蓋公爲刑部郎官。上疏論董宋臣之惡。不報。束裝將出關。時相遣人謂其不可。差知瑞州。故公在瑞州。與宏父通問也。其曰郡未一考。被召除郎。卽丐香火以歸。不從。反得鄉節者。蓋公以癸亥爲瑞州。甲子十月。召赴行在。除禮部郎。十一月。除江西提刑也。其曰以先人本生母之喪。解印歸里者。蓋公甲子爲提刑。乙丑。伯祖母梁夫人歿。實公尊府君本生母也。其曰宏齋先生嘗爲鄉漕者。蓋宏父嘗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也。其曰先生當是時。適在綠野者。蓋宏父爲刑部侍郎。知平江府。以言事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疑是時罷歸。正是景定末年。公解印時也。其曰先生以新天子蒲輪束帛之勤。爲時一出。進長

六卿典事樞者。蓋度宗初卽位。召宏父爲刑部尙書。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故公賀以此書也。其曰。謗毀之餘。賴君相保全。無大督過。束禮書入深林。溫理故讀。自是浩然。方外之想者。蓋是時臺臣黃萬石。以公不職論罷之。公於是闢文山築居第。爲山水之游。故云然也。反覆觀之。其忠正之氣。凜然見於言辭之間。俛仰慨慕之餘。若將見之。況當時親炙之者。能不感激發奮也歟。是書今建陽縣尹張君光啓所藏者。蓋光啓之五世從祖父日中。宏父之館甥也。倅守興化。起兵應丞相。恢復閩廣。後抗節以死。是書之傳也。有自光啓裝潢以示余。留玩累日。敬書於後。以歸之。

宣德九年秋七月望日。後學李時勉拜手敬書。

吳大有詩蹟

多年書間斷。湖海竟悠悠。一見心難滿。相看淚忽流。彩煙山色暮。碧瀨月痕秋。明日登程去。鵲鴿河上愁。山中多雨水。秋晚正妨農。病菜和根煮。新粳帶溼春。擁沙墮舊井。墮石折枯松。寂寂援嘸晝。白雲藏數峰。客行情最苦。草草共清樽。萬水千山路。今朝好出門。

雁聲低度水村深。中有人敲月下砧。滿屋秋風鐙欲暗。江山千里故園心。

右宋吳大有詩四首墨蹟。余愛其詩。有唐季風韻。書亦雅麗。可玩爲錄一通。

壬子七月二十日。雲識。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八

趙文敏公摹蘭亭跋

蘭亭修禊帖石本甚多。只定武刻全具右軍筆法。獨孤長老見示舊刻。肥瘦得宜。知爲正本。與子固藏者無異。舟中時時展玩。臨之不已。惟此紙頗得其意。至濟川遇景遠。索去重題。

孟頫

蘭亭自褚河南雙鉤以還。未有能傳其神者。卽閣帖間有所摹。復是影上捕影。文敏公以書名家。其視右軍。自謂能腕不負心。故亦步亦趨。似不媿優孟叔敖。而運筆布形。不免露本來面目。然吳興此帖。猶最屬負山。猛力竭盡矣。真神品也。偶於友人明古處見此。遂以定武蘭亭易之。而篋中寶錄。知當爲此書奪氣也。

延陵吳寬

蘭亭墨跡。永闕昭陵。精華盡在定武一刻。然屢經摹勒。微以失真。典刑僅存耳。若他榻不足觀也。文敏此帖。突然有王謝家子弟風流氣韻。別得一種意外神彩。卽起右軍觀之。吾知其必嘖嘖首肯。

吳門周天球識

正德元年秋日。藏青老人嘉禾毛五雲。京口褚勉盧志愛同觀。二年夏望。彭城富世觀於清照堂。

趙集賢臨蘭亭卷

此卷松雪晚年筆也。筆力精神清勁飄逸。擬之早年。如出二手。古人云。筆隨人老。斯言也。豈欺我哉。

成化十六年。庚子六月。大熱。偶觀此卷。揮汗書之。

士奇
士奇印

做松雪書。幾三十年來。未能入室。懊惱懊惱。書法必見多則進。得眼入心。乃應之於手也。

士奇再題

昔人有評松雪畫不如詩。詩不如字者。今觀此卷。但覺其爛熳掩映。俱入神品。蓋不敢不以其言爲確論云。

弘治戊申臘月十八日。蘭亭居士識。

趙承旨臨禊帖在紙上。

唐人臨摹禊帖。非必規規點畫間。而意度獨至。子昂此卷近之。

師道題

子昂臨蘭亭。而師道著題於上。可謂二美矣。雪澗翁宜善藏之。不肖復何言。

趙孟頫題

余見子昂臨臨河序。何翅數百本。無一字不咄咄逼真。如郢人運斤成風。庖丁奏刀。批卻導竅。因其固然。如輪扁老於斲。如大馬捶鉤。不失毫芒。得之心。應之手。在乎熟之而已。此本經師道子俊鑒定。增價十倍。錢唐仇遠跋永禪師書千文八百本。魏公所書。當不減此。此卷大德五年。爲韓定叟書。定叟會稽人。與公厚善。集中有贈定叟及留別詩可考。公以大德三年。爲江浙儒學提舉。此當是爲提舉過會稽

時書。是歲公四十有七。正中年書也。跋者四人。韓性字明善。定叟之姪。道德文學。元中世鉅儒。宇文公諒。字子貞。元統進士。爲史官。張伯雨。茅山道士。句曲外史也。三公並有盛名。而祖銘亦禪宗大老。所著四會語錄。其字石鼎。杭州徑山僧云。四明者。本奉化人。

文璧

弘治甲子七月二十一日。觀於沈潤卿氏之仰止樓。

吳郡都穆

趙吳興真草千文

結字難筋骨相承。不爾則有斷續之態。子昂書法。獨步當世。備聚諸體。然變態不常。或者以形似求之。大類優孟抵掌耳。

襄題
齋臥雲

慶梓削鐮。見者驚猶鬼神。非旦夕之功也。或者觀其表而不觀其裏。則不足以議子昂書矣。

浦城楊載題

松雪翁千文。平生閱數卷。未有如此本精絕。直逼永師。後之書家。恐難追及。

嘉靖庚戌歲閏月廿三日。觀於至德里之小樓。
嘉禾項元汴子京識

松雪四體千文

延祐六年十月廿三日。爲錄事焦彥實。書於松雪齋。

孟頫

右文敏趙公四體書千文。惜不見。司馬子徽五體書道德經。較此何如也。近代是書爲最。張雨記。

文敏公眞草隸篆。平日未嘗多寫。觀此卷。必爲焦君好事而書。惜其九原不復作矣。

唐棣題。

又題臨智永千文卷

書法甚難。有得於天資。有得於學力。天資高而學力到。未有不精奧而神化者也。趙松雪書筆。旣流麗。學亦淵深。觀其書。得心應手。會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賦。而攬其標。行書詣聖教序。而入其室。至於草書。飽十七帖。而變其形。可謂書之兼學力天資。精奧神化。而不可及矣。此種千文。又非平日率意之書。若以鐵門限相並較之。雖永師復作。不能爲高下矣。欽哉斯人。欽哉斯人。

雍虞集伯生識。

王孫書法有神機。漫說籠鵝繼者稀。千字禪家鐵門限。何人入室更探奇。

楊一清

趙魏國臨張旭京中帖凡五帖。止存此。

秋深。不審氣力復何如也。僕疾弊何足可論。河南送物人。近來得京中消息。承彼數年來。不熟憂縣。不復可論。不委諸小大如何爲活。計歲日有京中信使去者。當數報委曲耳。

吳興趙孟頫臨張長史京中帖

右趙文敏公所臨張長史京中帖也。筆法操縱。骨氣深穩。爲眞跡無疑。且不用本家一筆。故可寶也。聞公嘗背臨十三家書。取覆視之。無毫髮不肖似。此公之所以名世也。觀此帖信然。

嘉靖九年禊飲日。陸深跋於舟中。

趙文敏公小楷麻姑仙壇。子仲穆書讀書城南。及書司馬溫公勸學。共三帖卷。

前款。水精宮道人趙孟頫書。

後二款。趙雍書。

今年四月十九日。余自華亭。過松陵之甫里田舍。天氣驟熱。因留度夏。鄰有張君德常。德機賢伯仲。伯子多蓄名跡。而希會面。名跡罕以示人。幽居默默如潛逃而已。乃子元度。亦不肯相過。招邀數次。不過黽勉一來。六月十六日。旱久而雨。一雨浹旬。菲屋上漏下溼。獨坐惟有悲歎。因寄二君詩曰。積雨不爲休。漂搖使人愁。哀吟四壁靜。病臥百蟲秋。何入肯相念。載酒一消憂。幸有呂張叟。清詩遠見酬。余六月末。病臂創足痛。呻吟幾及旬。故云。七月四日。雨止風靜。雲翳開朗。泥潦尙沒足。忽叔子來訪。元度踵武亦至。攜趙榮祿此卷。及其子趙雍遺墨。以怡悅老眼。濯甕牖之涼颺。臨碧江之湍激。相與玩詠不已。因自念。老景侵尋。親朋淪落殆盡。雖近在跬步。如張君伯仲父子。尙不得數數晨夕。況二趙星宿光芒。昭回霄漢。夢寐亦所不覩。安得不見其遺跡而喜忭哉。遂記其後。以寫余之憤憤者焉。歲已酉。倪瓚。詩後改四句。開門望原野。江湖漭汪流。誰能載美酒。相從以消憂。又改。爲我散煩憂。

趙魏公楷書道德經真跡二卷

延祐三年歲在丙辰。廿四五日爲進之高士。書於松雪齋。卷前白描老子立像。

又一卷

延祐六年夏五月十九日。吳興趙孟頫謹製。

余觀趙翰林書法。深得晉人之旨。故筆端蒼勁。精神煥發。悅醒人目。辛卯夏日獲觀。良久不忍去手。因識其末云。

太原王穉登

墨林山人得之仲兄少谿子長手授。其值七十金。

元汴記。

子昂小楷高上大洞玉經在宋紙上。有三千餘字橫卷。

右趙松雪小楷大洞玉經。後題云。大德九年十月八日書。案元成宗大德九年歲在乙巳。公時年五十二歲。先是公被召金書藏經。許舉能書者自隨。書畢。所舉廿餘人。皆受賜得官。執政將留公入翰苑。公力請歸。己亥。改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正其時所書也。但其體專宗元常。與公平時書。微有不同。而用筆之精。轉折之妙。則無毫髮少異。蓋公於古人書法之佳者。無不做學。如元魏常侍沈馥所書魏定鼎碑。亦常訪之。謂其得鍾法可愛。則其于元常。固倦倦矣。至晚年。乃專法二王。右軍黃庭經。子敬十三行之外。不雜他人一筆。所以深造自得。爲一代書學之宗也。嘉禾子京項君。以重值購得此卷。持來求跋。遂爲書此。然余又嘗見翰林孔目何君元朗所藏一卷。乃金陵王南原舊物。字小如黍。紙高五寸餘。精妙不

可言。今已歸之天府。不可得而見矣。猶幸得見此卷。而明窗淨几。時一展玩。不惟塵眼爲開。而冲襟遐抱。亦爲之暢適。古物日少。子京其寶之。

萬曆三年四月十一日。茂苑文嘉書於歸來堂。

趙書高上大洞玉經

中央黃素老君撰

太上延祐三年。歲在丙辰。五月望。爲石唐尊師書。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趙孟頫。

此卷乃趙魏公六十三歲所書。至精至妙。非言辭贊美可盡。蓋公之字法。凡屢變。初臨思陵。後取則鍾繇及羲獻。末復留意李北海。此正所謂學羲獻者也。舊嘗獲見周侍御家。侍御既坐。貶竄竊意必歸天上。不知復流落人間。今得披玩累日。抑何幸哉。殷卣周彝。而此卷不可得。博雅君子。尙思謹祕而傳焉。

金華宋濂題。

昔華陽洞中仙經。多楊許二君手書。結字畫符之妙。所以爲洞天千載祕寶。近世吳興趙公子昂書法。畢絕編善小楷。又嘗親受洞訣於茅山劉真人。所以書此。其可寶不媿古人矣。僕參學以來。忽焉老至。得隱地於臨川華蓋浮丘壇東麓。仙人茅公修行故處。將結龕誦經。得見此卷。猶記是年與趙公同在京師。今廿三春。公與劉君各已仙去。迴瞻回風。俯仰慨然。大洞三境弟子虞集書。

至元九年。歲在己丑。秋八月廿又三日。拜觀於茗溪之上。

雍

趙書金碧古文龍虎妙經

延祐元年七月既望水晶宮道人書。

余昔年游燕市嘗見趙文敏書龍虎經。半是行草。其人卽攜去。真贋不暇辨也。此卷疑是晚年所書。得心應手。非淺學可以彷彿。余何幸獲觀於攜李汪長公家。惜歸迫不能手錄。此經潛心筆法。聊題數語。以志鴻泥之感。

萬歷乙未秋杪吳下杜大中書。

魏公楷書洛神賦

大德三年十二月二日書與子中。

趙孟頫

子建洛神規仿宋玉神女精麗相埒。而瀏亮過之。或誣以感甄之事。潛夫詩話力辨其非。而東阿紀夢形容巧絕。比李長吉前後復自相反。何哉。余頃見淳熙秘閣帖。王令所草賦。至揚輕桂之猗靡而下筆勢飄逸。殆與此賦相頡頏。今學士乃楷全文。適勁清婉。尤爲可愛。子中得之。以與通甫。二君皆早世。學士晚年筆力愈奇。二君不及見之矣。

辛酉夏至日牆東老叟題。陸子方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惟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

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趙承旨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之乎。延祐中。集從承旨。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跡。九行見示。上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相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月。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蜀郡虞集。伯生甫。識於吳郡寓舍。

至治二年九月十五日。

篆隸變真草興。獻義獨擅厥長。時去古浸遠。真迹閒見。今世所傳。惟石刻耳。而石刻又不能得其初模者。如洛神賦文字。翰墨卓爲二美。復無完本。昔曾子固記墨池。謂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積力自致。非天成。然後世未有能及者。今觀趙公子昂所書是賦。全篇疊疊逼真。與他本絕異。非蚤歲晚年可比。通甫子中。余皆及識之。子昂固以能書著。大名於當世。不暇贊美。二賢早記玉樓矣。承旨公亦旣云亡。欲求一字。已不可得。況若此賦哉。通甫子仲長。出以示余。感慨久之。仲長宜什襲珍收。慎毋輕出。至治癸亥。立夏日書。

鳴鳳。李氏時中

周越法書苑。王獻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官至中書令。正書入神品。洛神賦小楷。烏絲欄寫成。精密淵巧。出於神智。後有柳公權跋尾云。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起居郎柳公權記。亦楷題。又柳燦題云。天祐元年五月六日。堂姪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戶部。燦題。子敬帖後。越觀歐柳筆法。全此書出也。又載子敬初爲謝安長史。太元中。起太極殿。安欲

使子敬題榜。以爲萬代之寶。而難之。乃說韋仲將題凌雲臺事。獻之。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衰矣。安遂不之逼。又李嗣真論書體。樂毅論。太師箴。體皆真正。有忠臣烈女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慘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雁賦。迹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所謂見義以成字。成字以得意。非獨研精措理。實根於教化矣。

至治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寓齋錄記。

袁仲長

泰定丙寅七月既望。龔壻觀於吳中之寓舍。於是昂翁之故。五年矣。擬之大令。此則人琴未遂俱亡者。仲長寶之。

洛神賦。子敬屢書之。世傳十三行者。以其所見入石。非可遂以爲據也。柳誠懸謂人間合有數本。則固不止是。豈他本誠懸亦未之見耶。此松雪翁所書全篇。雖自用其體。然應規合矩。抑可謂善學子敬者歟。今人觸目贗本。一見便疑其非。不知其中固有不可以僞爲者矣。微仲長曷足以語此。

東陽柳貫識。

余家所藏舊刻洛神賦。累朝名人題識於後者。今附錄於此。

普通三年正月。徐僧權。湯法象。滿騫。姚察。丁道矜。唐懷光。

中書侍郎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學士

天嘉二年十月廿三日中書舍人

開元十八年三月廿七日參軍事學士

咨議參軍開府學士

崔所

朱异姚懷珍

諸葛穎

釋智果

柳頌言均

宋丙子歲正月十六日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四月十二日袁泰記仲長

趙公用意楷法窮極精密故其出而爲行草縱橫曲折無不妙契古人不善學者下筆輒務爲傾側之勢而未嘗窺其用意處是以愈工而愈不及也此賦筆法尤森嚴學書家宜守爲律令仲長尙寶藏之

泰定元年六月八日金華黃潛書

子建之賦洛神麗矣然於則遠焉子敬喜書之而子昂亦喜書之豈其才情氣習有所相類者歟十三行眞跡不可復見一刻本翩翩逸氣猶能動人此全文固書中之佳者然細視之殆少爽焉若以越中韻士與河朔少年馳逐耳知書法者當能辨之

天全翁爲石田高尙書

又書洛神賦卷

趙文敏書此賦當是大德時後之學者能涉其藩籬者鮮矣況堂奧哉君羽其實之

後學危素題於燕城之清淨軒。

又松雪晚年書洛神賦卷

公藏大令真跡凡九行。嘗爲余手臨於松雪齋。此卷則典型具在。居石刻之右。句曲外史張天雨觀。

至順四年閏三月十九日。玄文館記。

蔡襄云。王子敬愛寫洛神賦。世所傳者十三行而已。余見陸子順所藏者。其筆意峭拔。陸子得於文敏公。且謂文敏晚年楷法之進。蓋得此故也。或者又謂陸藏十三行。其法往往類歐搨。今較之文敏所書此賦。與中年臨本不同。賦後所題年月。當爲公最後之筆。故其法度如此。

元統二年六月。考亭陳方題。子真。

當年子敬洛神賦。歐褚臨摹不知數。世人惟重十三行。真贋難分爭牴牾。趙公書法宗二王。手寫全篇復前古。上追黃庭下樂毅。善刻唐臨俱未許。殘篇斷簡久脫略。趙璧隋珠獲全睹。宓妃下走天吳奔。驪龍騰驤老蛟舞。人間欲見不易得。往往收藏祕天府。江南故家多好事。一紙寧論百金估。臨池墨筆畫飛動。貫月虹光夜吞吐。願加什襲重珍護。卻恐雷霆來下取。

雲門唐琪溫如

文敏隸楷之妙。俊灑飄逸。蓋得於洛神爲多。此卷尤見其波瀾老成。蓋捐館前二歲所書。誠可寶也。
正統八年九月十三日。泰和楊士奇志。

子昂行書歸去來辭

趙文敏書歸去來辭。南北所見不下數十本。無論真或行。各極精好。靖節有道而隱者也。其爲文辭。皆以發其冲澹幽逸之趣。文敏居宦達中。獨能好者。其志亦可尙矣。方之晉人。愛寫洛神賦者。不賢乎哉。此卷尤妙入神。循正宜寶之。

至正十六年。歲在丙申。正月廿六日。橐城倪中。書於杭城東橋寓舍。

趙書中峰勉學賦并序。

古人學才學藝。而極於達道。今人學道之名。返流而入於才藝。豈道無蹊徑可入耶。由死生之念不切耳。且學不至於學。徒增情妄。於利何益哉。余故作斯賦。以勉其所謂學云。辭曰。三界虛廓。惟念自縛。念去覺存。未離有作。真淨體中。不容他。大火聚。如何湊泊。惟靈鑒之可憑。信此宗而無諾。見欲逃於所常。理必資乎參學。生死事大。一意包萬劫之輪迴。迷悟報深。百界隱三千之酬酢。所云學者。不學六藝。不學羣書。孜孜矻矻。惟道是需。求願樂之半偈。舍所重之全軀。思香花以表其誠敬。粥心而罔及形殞。或五熱攻心。而投火於必死之地。或半腰積雪。而刃臂於忘生之區。臨寢食而終不暇顧。對寒暑而安有其餘。或降己爲童奴。或舍身爲牀座。或半夜腰石而負舂。或七箇蒲團之坐破。或視利養如游塵。或棄功名如涕唾。或千魔萬難。益勵之以精勤。或積世多生。頓相忘於怠惰。或驚幻影之忽遷。或歎隙陰之易過。或形影相弔。於

空閒寂寞之庭。而不見其榮孤。或身世相忘於苦樂逆順之場。而不知其福禍。如浮山典葉縣之廚。演祖司白雲之磨。楊政總院事而十載奔馳。神照問經王而三年折挫。蓋忘情於道。注念於學。而不暇擇利害。較優劣者也。原夫道爲舟航。道爲梯級。道爲家舍。道爲飲食。匪舟航無以越生死之迅流。匪梯級無以構湍壑之高積。微家舍何以收漂流暴露之狂縱。微飲食何以濟飢餒孤虛之陋迹。覲面不妄。噬臍何及。法無正像。末三時之等差。人何上中下三報之端的。惟知進道之勿荒。不擬真切之自積。古有跛鼈千里之喻。正法末世之談。蓋表其自強不息者也。偉矣哉。學有多轍。悟非一歧。子韶聞月下之蛙。圓悟聽日中之雞。馮嶠撥火洞山渡溪。見桃花而更不疑。擊琅玕而忘所知。德嶠遇紙燭之滅。會通縫毛布之吹。至若聞畫角。洗鉢盂。細抹將來。從這裏入。是以望影而脫聖凡之羈鎖。迎刃而具齧齧之玄機。人徒見其悟之。不難。而不知其學之必到。苟學力之不精。何悟由之深造。道離愛憎。其學之之心。對順逆肯存於懷抱。道非取舍。其學之之心。遇佛魔必空其闢奧。道體等平。其學之之心。苟動一意。卽資其顛倒。道或具足。其學之之心。苟任馳求。轉增其紛鬧。道非見聞。其學之之心。擬涉解會。而以名自暴。道非有無。其學之之心。苟滯一隅。而誠難取效。道如倚天長劍。其學之之心。不能覲體混融。則不免爲物我是非之所籠罩。道如杲日。道如太虛。道如風輪。道如火聚。其學之之心。或不具如是之天資。縱使讀四庫書。禮五千藏。吐懸河餅瀉之詞章。徒爾資其叶嚶。惟道一學。最妙最玄。旣無義路。亦匪言傳。味之則一門異轍。了之則萬里同鄜。佛

祖爲一大事。而指鹿爲馬。學人走半天下。而掘地尋天。絕思維處。強生節因。無義味話。特地加鞭。逼生蛇化活龍。粥飯氣高揮大抹。轉山河歸自己。小兒戲。牽號聚喧。據七尺單。守三條椽。如遇怨敵。如取頭懸。學之之力既極。悟之之理不偏。理必學而至。悟。余於是作而爲賦。今人徒見前輩。悟在頃刻。而不思古人於未悟之先。其學之之心。未嘗不專精而謹慎。其學之之心。或不至道之洞府。曰。藝曰才。豈吾徒之當慕。嗟師道之既微。驚法藏之云暮。惟學道之爲學。與百家而異路。毛髮忽若常情。鐵壁那容進步。以絕學之學。以爲學。以非悟之悟。而爲悟。不涉功勳。豈容迴互。死偷生於能所未形之初。具正眼於朕兆不彰之戶。一語臨機。萬靈罔措。臨濟漫拖雷轟震之喝。雲門空成石裂匡崩之句。曰。向上之不傳。總羣機而共赴。鞠其所以自來。玄學而爲度。或不勉勵其學力。未有無因而自遇。大哉能人。爲學之端。視勤苦而無畏。對冤親而等觀。駕一乘而勇銳。憫三有而悲酸。垂縱範而塵沙不廣。闡大猷而虛空靡寬。由是四十九年。弓折箭盡。二三七回。唇亡齒寒。性天滅後。學海枯乾。古者謂不學佛法。惟務休心。蓋休心乃佛法之至學也。又謂於己無事。切弗妄求。蓋無求亦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澆洗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蓋淨根塵業識。乃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蓋精勤勇猛。久遠不退。亦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參禪。學非等閒。宜廢寢而忘食。蓋廢寢忘食於學之之頃。曾不期然而然也。又謂無佛法可學。無禪道可得。無涅槃可證。乃至無無亦無。與無俱遣。亦不外吾學之之理也。或謂道。

本具足。安用學爲。本具猶璞石之含玉。安能免參學之斧鑿。本具猶腴田之產禾。安能免參學之鋤犁。本具猶地中之水脈。安能免參學之穿構。本具猶古鏡之藏光。安能免參學之磨治。本具猶木中之火燄。安能免參學之鑄擊。本具猶良藥之治病。安能免參學之擣篩。本具猶驪領之夜光。安能免參學之探索。本具猶扇中之風性。安能免參學之握揮。本具猶貧士懷中之至寶。匪參學之指導。雖終身而罔知。本具猶麥爲麵體。黍爲飯基。苟不加參學之炊磨。任萬劫以難齊。一旦力邁先賢。功侔古聖。脫參學之幻因。提本來之正令。挫有作之鋒鏘。櫛無爲之櫛柄。不加毫力。埽生死魔於知見之稠林。靡仗寸金。斬涅槃將於證臨之深窅。斥臨濟金剛王。使之無地措躬。驅德山木土座。俾其望風乞命。或智眼之不明。豈常情之能競。今之學者。惟以本具之說相牽。而不思真實學。參卽究竟。原夫釋迦不天生。達磨非自證。總由積學之真。致此光明之盛者也。審如是。則學乎乃破生死。斷煩惱。證菩提。出三界。興佛社。起叢林。不可不由之徑也。可不勉乎。可不勉乎。

中峰大和尚所作勉學賦。言言皆實。乃學人喫緊用力下功夫之法門也。豈止於老婆心切而已。學者於此玩誦而有得焉。於無奈處。豁然開悟。則此賦亦屬暗室之薪燭。迷途之鄉導矣。因以中上人見示。於是乃疾書一過。

至正元年三月廿二日。弟子吳興趙孟頫記。

余舊藏趙魏公雪賦。中有破損十餘字。予昔在京邸。爲弟持去。不復也。余觀此勉學賦。筆法尤精。紙墨完好。此非易得之物。敬題於池尾。安所雅文。請善珍之。

夢萱卞士華

右趙松雪書中峰勉學賦真跡。松雪生平深得意於中峰之道。余家所刻停雲館帖。中松雪手札。十三紙。與中峰者。言言皆有道味。故嘗書此賦。謂暗室之薪燭。迷途之鄉導。此卷余向見在白下徐碧泉處。先待詔欲假刻石。最後爲一豎子謀去。殊深夢想。今得復覽。慨悅不勝。敬識數語。昔胡仲汲謂松雪之書。上下三百年。縱橫一萬里。果不虛耳。

隆慶丁卯春三月朔日 文嘉

趙承旨書光福重建塔記真跡卷

塔者。西域聖人之靈廟。衆生滅罪致福之具也。自阿育王建初建。後代震旦之來。表刹興盛者。莫盛於蕭梁之世焉。光福塔者。實梁大同權輿。唐會昌暴殄。復興咸通。至趙宋。宋至今朝。大德中。住山礪師時。畢方鳥栖其巔。以致鐵石瓦甃。墮哉。有不可葺者。住持相師。謨畫鼎勦。真人周靜翁。仙宗而尙佛。來自雙鳳。作檀越主。率寺鄰富而信者。幼成徐公。沙門願而幹者。成徹德三公。暨寺職班員。涓吉命匠。篋棲鸞竹。索以爲絢。材化羊杉。縛以爲架。撤頂至踵。革故從新。卽舊基。越舊制。別累層級。級至五半。徐公脫屣。索訶。相師遷喬梵行。施心愿力。唯靜翁不移。走書成曰。山中住持。聞有更易。倘屋林清師補處。則塔緣幸甚。香火幸甚。

甚。既而疏來洞庭。孤雲乃起。一葦未杭。翁已羽化。嗚呼。元度乎。重來乎。三歎終至。至未溫席。或謂塔緣。幸乎。不幸乎。余曰。佛三祇百劫。修六度萬行。以戒定慧力。成舍利益衆生者。塔之謂也。由塔卽廟。廟卽貌。貌佛聖德。令衆歸命。行檀波羅而福田。今嗇一緣。將普萬化。是符佛本願。益衆生歟。果元度之類歟。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歟。於是越明年。具梵禮。迎銅像。出化東行。首翁之兒婦魏氏母子。承禎同調。無改大父之道。樂助而之任。洋沙頭太倉蘇臺。莫見四新。相載而歸。尋不請之檀。朱公閱工。施財施藝。持銀具相輪之頂。復有刺血爲墨。書妙經者二。渡長江。入長淮。募遠者三。大概廿餘同袍。補勢忘倦。宣勞聚諸材。鳩諸工。一舉而完七級。自尖以還。飾蓋至四。歲暮收工。明年。像復出西募。春行夏歸。秋作餘層。列屋皆其落成。輝輝乎摩尼圓明。杳杳乎露盤最麗。碧瓦鱗集。畫檐翬飛。市闌楯而寶鈴和鳴。鎮山川而人天瞻仰。具功德一十五種。消罪業八萬四千。不夜常光。免責備於香火。實一不幸。而衆幸且甚也。遂書。延祐改元二月十日之始建。來年五月望日之畢功。系以辭曰。阿闍世藏。設刹羅。阿育得之。出恆河。八萬四千起塏。婆後世則之。廣興建。四方玲瓏。或八面。蕭梁以前。世未見。我此靈廟。實大同。起復二次。三鳩工。延祐以來。又六冬。清寧仙人德相佛。福緣慈緣。普澤物。白花巖頭。概屹屹。清也。薄有銅像。緣兩募。一舉功其圓。盡未來際。民福田。常光歷劫。射牛斗。羌猗猗兮。淑吾後。胥矣。富人壽長久。皇帝陛下千萬壽。

至治元年二月望日建。

佛慧雄辨大師。本寺住持。沙門了清撰。

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

并篆額。

右記爲松雪翁真跡無疑。蓋亦是晚年得意之筆。故其蘊藉風神。愈見精絕出塵云。通伯子昂碑板。絕似李泰和。余所見無下二十本。此卷筆意虛和。尤可寶也。

董其昌題於墨花閣。

薦福與福二碑。俱集右軍書。而有神會天成之趣。非拘拘刻畫求肖者。遠勝懷仁聖教。以壞仁嗜奇。偏於王蹟中。擇其峭刻頓挫者。聯貫以布之。雖於鉤掣映帶。極意求其血脈貫通。而平和淡宕之致。不存矣。以故二碑。乃千載碑書之模楷。下是而歐顏褚柳。非拘即縱。若泰和益放矣。松雪翁此書。正用薦福適緊之筆。視他本做泰和者。大不類也。玉水親翁。倍宜珍襲之。

崇禎元年。春三月。古秀李日華題。

先荆翁習舉業時。卽得趙書光福碑記。置墨牀筆格間。時一展玩也。己未春。董太史過余舍。因觀此卷。著數語後。李鹽卿見之。以玄宰衡鑒未確。爲題云。趙松雪書光福重建塔銘。結構用薦福與福二碑。稍鬆活耳。觀者以爲仿李太和。則失之矣。未幾。余重罹不憫。君實太翁。同珂雪親家來奠款。齋頭復見是卷。喟然疏前日之未盡焉。乃余竟爲殯事所需。鬻諸藏玩。并去趙跡。至今猶悵先澤之不存也。第卷留

汪氏印記爲可驗。他年子孫或有遺之者。未知得合浦珠還否。時值崇禎癸酉秋。余獲文敏公翫花美人圖。有歲不我與之歎。因識所錄碑記於後云。禾與汪何玉。

趙魏公楷書湖州妙嚴寺碑記橫卷。公自篆卷首。

前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牟獻撰。

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趙孟頫書。并篆額。德清慈相寺鐘樓下十王牌位。皆公手書。

右湖州妙嚴寺記一通。蓋趙文敏墨跡。端雅而有雄逸之氣。在其意欲託之金石。故不草草。湖州公桑梓之鄉。豈昔寺僧與公善而得之。然得此自不凡矣。靈芝主僧雨菴得而藏之。又乞余書數語。亦豈凡僧也耶。惜余語不能超凡。有媿於公之書耳。

成化戊子十月七日永寧一客。

公

朱文

自有
丹丘

白文

松雪記妙嚴寺中有云。妙嚴乃佛心所見之事相也。觀此書端妙嚴重。知爲松雪心中所見之事相也。又云。幻十八開士於殿中。金碧眩耀。以此文此字勒堅砥樹諸殿中。其光綵與開士爭光。不直眩耀一時而已。靈芝瞻上人得其真跡。可不寶藏之乎。

張震跋。

趙公書寺記。予昔跋之。茲來雨菴。又有請焉。請之意。蓋欲余志今昔歲月。昔爲成化戊子十月七日。予

歸自永寧。今爲辛卯十月八日。來自丹丘。一俯仰間。四見寒暑。合人生會聚幾何。良可歎息。公書已不待贊。余又未識。幸一再閱。是月十有二日。鏡下。公綬書於芝園深處。

嘉禾姚氏

丹丘子

栖栖倦游客

芝園深處。予宿之屢矣。茲來爲成化甲午中秋。雨菴將移住上天竺。竺國山前後。肯著余行跡也。耶。雨菴索余送住上天竺詩。予歸速。弗克就。因出是臥軸。請再志歲月日。詩則俟余補書別紙也。

公綬

趙公書法。管人所以妙絕今古。余謬贊公書屢矣。前此筆路。猶未入公格範。不意老年。又復私淑。公之書法。固不待贊。贊之者。無間於往古來今。無間於簪紱韋布。則公之書。得之於心。應之於手。通之天下。使右軍復生。亦必歎賞。蘭亭裏。鮮墓田等帖。料容其一著腳也。雨菴以余言爲何如。

壬寅孟夏五日。雲東逸史姚公綬記。

趙松雪書中峰懷淨土詩後系讚

讚云。淨土偈者。中峰和尚之所作也。偈凡一百八首。案數珠之一週也。憫羣生之迷途。道佛境之極樂。或驅而納之。或誘而進之。及其至焉。一也。弟子趙孟頫。欲重宣此義而說偈。

三千大千世界中。恆河沙類諸衆生。一一衆生一一佛。一一惟心一淨土。而諸衆生無始來。因癡有欲生。

愛渴。根塵染纏不自覺。流轉生死墮惡趣。我師中峰大和尚。慈悲憐憫諸衆生。勤勤爲作百八偈。普告恆河沙諸有情。如身受病等痛切。若人依師所教誨。一念念彼阿彌陀。一念念已復無念。自然往生安養國。阿彌陀佛爲接引。徑坐金色蓮花臺。池中蓮花如車輪。微風吹香徧法界。頻迦並命及鸚鵡。白鶴孔雀播妙音。黃金界道七寶臺。燕坐受茲勝妙樂。諸惑苦趣咸無有。悉皆我師之所度。實無衆生師度者。惟衆生心淨土故。是故我今稽首禮。重讚我師之弘願。

延祐三年歲在丙辰。六月廿四日。書於大都咸宜坊寓舍。

趙文敏書春寒詩蹟

仲春氣尙寒。林花無豔姿。敝裘擁衰疾。風雨何淒其。始雷發東隅。霽牖陽光披。微風草際動。落英池面移。幽禽變圓吭。游魚揚四鬣。我病自此愈。泛舟谿水湄。小輿指南蓋。短筇步東岬。機心不復有。高蹈農與羲。

又七絕一首

笠澤茫茫雁影微。玉峰高下護雲衣。長橋寂寞春寒夜。祇看詩人一舸歸。子昂二月十九日。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九

趙子昂諸賢天冠山題詠

龍口巖

峭石立四壁。寒泉飛兩龍。人間苦炎熱。仙山已秋風。

洗藥池

真人棲隱處。洗藥有清池。金丹要沐浴。玉水自生肥。

鍊丹井

丹成神仙去。井冽寒泉食。甘美無比倫。華池生玉液。

長廊巖

修巖如長廊。下有流泉注。山中古仙人。步月自來去。

金沙嶺

攀羅綠石磴。步上金沙嶺。露下色熒熒。月生光炯炯。

昇仙臺

仙臺高幾許。時時覆雲氣。一去三千年。令人每翹企。
逍遙巖

茲巖足逍遙。下可坐百人。豈徒木石居。直與援鶴鄰。

靈湫

靈湫不受污。深淺何足計。小憩松竹鳴。蕭蕭山雨至。

寒月泉

我嘗遊惠山。泉味勝牛乳。夢想寒月泉。攜茶就泉煮。

玉簾泉

飛泉如玉簾。直下數千尺。新月橫簾鉤。遙遙挂空碧。

長生池

竹實鳳將至。水清魚自行。著我艸亭裏。危坐學長生。

道人巖

道士本避世。問之無姓字。如何千載後。石室有人至。

雷公巖

雷公起臥龍。爲國作霖雨。飛電掣金蛇。其誰敢予侮。
石人峰

巨靈長亘天。何時化爲石。特立千萬年。終古無人識。
學堂巖

仙人非癡人。山中猶讀書。嗟我廢學久。聞此一長吁。
老人峰

有石象老人。宛然如繪素。稽首禮南極。蒼蒼在煙霧。
月巖

月巖如偃月。風泉灑晴雪。仙境在人閒。真成兩奇絕。
鳳山

山雞愛毛羽。飲啄琪樹閒。照影寒潭靜。翔集落花閒。
仙足巖

窈窕石室閒。中有仙人躅。說與牧羊兒。慎勿傷我足。
鬼谷巖

鬼谷巖前石。唐文字字奇。何當拂蒼蘚。細讀老君碑。

風洞

石壁何空洞。中有風泠然。安知列御寇。不向此中仙。

釣臺

仙人非有求。坐石視投釣。咄哉羊裘翁。同名不同調。

磔潭

神龍或潛淵。石洞通水府。勿遣兒曹劇。飛空作雷雨。

馨香巖

山險通鳥道。水深有蛟龍。誰言仙樂鳴。高人方耳聾。

三山石

我有泉石癖。甚愛山中居。何當從郡公。講學讀吾書。

五面石

洞中卽仙境。洞口是桃源。何殊武陵路。雞犬自成邨。

小隱巖

林藪未爲隱。山巖猶可梯。終當攜家去。瑤草正萋萋。

一線天

醜雞舞甕中。井蛙居坎底。莫作一線看。開眼九萬里。

道士祝丹陽。示余天冠山圖求賦詩。將刻石山中。爲作廿八首。延祐二年六月廿四日。松雪道人。

小隱巖

山鬼小兒足。木精游女神。據會學真隱。下視飛花塵。

馨香巖

深睡失明珠。猛走飛流涎。松花卷輕雨。滴滴百重泉。

學堂巖

露盤下金薤。雲笈流珠纓。泠泠寒巖下。猶有嬰兒聲。

鬼谷巖

縱橫太古石。短長千歲藤。感彼巖居子。獨飲古澗冰。

昇仙臺

寥寥入太清。金門繚紫垣。或云有宮府。微誦五千言。

釣臺

垂綸落澄潭。小魚儵然來。大魚引之去。釣石何崔嵬。

一綫天

茲山可容天。舉世皆笑之。我不答此語。鼓腹支其頤。

五面石

分一只成五。五石各有一。誰能據其上。面面不相失。

寒月泉

曉汲寒泉清。明月各在缶。缶空不見月。引水復在手。

金沙嶺

金沙雖爲貴。履之傷我足。媿彼側布人。欲獲無量福。

長生池

飲冰人已去。山中多白頭。青蘋空淺處。時見玉蟾浮。

老人峰

高帽側整整。秀嶺深重重。積此太古雪。遂名老人峰。

三山石

三山不可度。絕壁峙書堂。流水日浩浩。太極彌茫茫。

磔潭

沈沈無底谷。尖尖太古雲。赤日焦下土。老蛟眠不聞。

玉簾泉

截玉作明簾。不知簾外事。應有碧眼仙。隔簾見人至。

石人峰

淪玉未得法。變形成楚囚。九轉乞換骨。三沐期點頭。

仙足巖

山深猿狖驚。瞬息下神步。空飛本無蹤。長嘯上天去。

月巖

顧免樂嬉遊。入地不得騁。化爲白玉泉。彷彿返東井。

雷公巖

神釣起空洞。陰火生羽翰。我耳杳不聞。白雲在天冠。

道人巖

道人本無姓。對客那有言。龍口逆石髓。鳥跡開雲根。

丹井

金鼎閤寒泉。真人彌不壞。年深定飛騰。子夜吐光怪。

洗藥池

靈根乘月吐。肉芝生土肥。濯以上池水。千歲永不飢。

鳳山

孤飛千仞岡。兩翼化爲石。年年春風時。山花成五色。

風洞

罡風轉空輪。浩劫不停息。此爲天地根。視之杳無跡。

逍遙巖

形留非自在。何者爲逍遙。青松在谷口。白雲在山腰。

龍口巖

弄月紅玻璃。匿雲紫芙蓉。近已厭狡獪。納息玄虛中。

長廊巖

飛吟起霞佩。取氣躡天梯。碧雲布參差。織修與巖齊。

靈湫

靈龜道其前。游魚殿其後。歲久深自韜。清夜巖下走。

龍口巖

噴薄細成霧。噫嘻忽爲風。孰知生死關。在此呼吸中。

洗藥池

隱芝生肥水。飛根漱靈泉。流香到人世。飲者壽千年。

丹井

古丹深藏井。晨光發崖谷。有能下取之。錫以兩環玉。

玉簾泉

神仙不愛寶。萬古玉爲簾。願遣天風約。當明弄海蟾。

長廊巖

清容居士書。
越袁
梅氏

細霧不溼衣。落月見長影。緩引步虛吟。盡此秋衣冷。

金沙嶺

昔蹋金沙灘。今陟金沙嶺。聊來瑣骨觀。卽是太陽鼎。

昇仙臺

絕景斷塵情。寥寥入太清。何須臺百尺。更待羽翰生。

逍遙巖

昔誦逍遙遊。長憶藐姑射。百世待神人。瘦影落寒石。

靈湫

澄空如不測。爲谷廊能容。沙石俱成寶。龜魚總是龍。

寒月泉

無盡山下泉。普供山中侶。各持一瓢來。總得全月去。

長生池

竹根飛赤鯉。荷葉戲靈龜。不道神仙宅。長生別有池。

道人巖

斷崖窮鳥道。絕頂出秋旻。能此高居者。誰非有道人。

老人峰

冠巔風披披。垂領雲浩浩。誰峰羅兒孫。獨得老人號。

雷公巖

神物時時出。人閒皆震驚。誰知巖上看。才是小兒聲。

月巖

巖圍數尺雪。天墮第二月。豈無凌虛人。飛行廣寒闕。

仙足巖

失腳落人閒。一往不復收。遂令學步者。只循行跡求。

鬼谷巖

開闔雲無定。從衡石作關。任渠名鬼谷。亦未離人閒。

風洞

渾渾復浩浩。刁刁仍泠泠。空洞幾如許。蓄此無邊聲。

石人峰

何年食石髓。屹立照清波。如此成終古。長生亦爲何。

學堂巖

翩翩學仙子。羣居此山顛。定無書可讀。姑以聲相傳。

鳳山

聖神千古上。風雨九疑空。只有山中竹。旋爲十二宮。

馨香巖

潭水下深黝。日星隱文章。鼓雲出石氣。灑雨作龍香。

釣臺

危石上崦欹。清風百尺垂。故人恐多事。莫道釣翁誰。

磔潭

未始滿盈過。何曾波浪興。衆皆資善利。此獨保無能。

三山石

三山可飛渡。舟楫不能通。莫執茲峰石。攀緣浪費功。

五面石

一石作五分。何者是其面。拄杖試敲看。莫作點頭見。

小隱巖

深潛避世塵。長恐與名親。故是絕知者。誰言無隱人。

一線天

太空誰是礙。峽徑事幽行。大體元無外。通君一線明。

余賦此詩時以小字書之。袁伯長學士禮部王繼學尙書趙承旨先後同賦。雜書同一卷。後云亡去。復得趙公如前。而求書其後。偶閱故紙。得藁艸餘紙。漫錄之。

虞伯生甫

龍口巖

飛泉龍口懸。平石鼈背展。高會瀛州人。一笑滄浪淺。

洗藥池

長生底須學。神芝何處采。不見洗藥人。清波湛然在。

丹井

丹井只三尺。四時無虧盈。餘波飲可仙。我亦願乞靈。

玉簾泉

天孫織玉簾。懸之千仞石。垂垂不復收。滴滴空山碧。

長廊巖

誰謂山中險。長廊亦晏然。花開春雨足。月落山人眠。

金沙嶺

峻嶺接仙臺。仙人獨往來。簫聲吹月落。鶴翅拂雲開。

昇仙臺

高臺去天咫。有仙從此昇。遺跡若可攀。山雲自層層。

逍遙巖

老竹空巖裏。懸崖飛水前。欲識逍遙境。試讀逍遙篇。

靈湫

神龍蟠泥沙。宅此巖之阻。遊人勿輕觸。歷歷聽秋雨。

寒月泉

泉清孤月現。夜久空山寒。不用取烹茗。自然滌塵煩。

長生池

修竹夾清池。一亭山之西。長生人已去。誰能汨其泥。

道人巖

道人出白雲。空巖爲誰碧。獨往誰得知。時有鶴一隻。

雷公巖

石口陰風來。山頭暮雲舉。但見飛電光。山人賀春雨。

老人峰

何年南極星。墮地化爲石。至今明月夜。清輝倚天碧。

月巖

飛泉何許來。明月此夜滿。登高立秋風。妙趣無人款。

仙足巖

一足不能行。神仙寧此留。祇以形之似。高蹤何處求。

鬼谷巖

道散亦已久。世變如浮雲。石壁有太古。爲問空同君。

風洞

清風貯深洞。四時長氤氳。飄然無邊發。散我山中雲。

石人峰

仙人立危峰。欲作凌雲舉。飄然閱浮世。獨立寂無語。

學堂巖

仙人讀書處。樵子時聞聲。猶勝爛柯者。祇看碁一枰。

鳳山

孤鳳棲山中。白雲護清境。朝陽早飛來。月落空巖冷。

馨香巖

蛟涎漬頑石。磴道何崎嶇。深潭湛古色。興雲祇須臾。

釣臺

地非七里灘。名乃千古同。神仙聊戲劇。何有一絲風。

磔潭

山川萬古祕。雲雨一潭幽。何日臥龍起。碧潭空自秋。

三山石

三山豈仙居。百世真道學。荒臺明月秋。懷哉彼先覺。

五面石

奇石不爲峰。何用作五面。獨立賞春暉。水流花片片。

小隱巖

抽矢射白額。歸洞讀舊書。小隱不可見。後來誰卜居。

一線天

青天何蕩蕩。此中纔一線。大道本來明。慎勿安所見。

龍口巖

晴瀑噴飛沫。曉雲噓空青。我欲探領珠。第恐龍睡醒。

洗藥池

仙苗濯靈根。幽池發神光。至今池中水。猶作芝朮香。

丹井

丹成人已仙。有井在巖竇。如何葛稚川。萬里覓句漏。

長廊巖

修廊深石室。香煙曳晴虹。步虛聲欲斷。行道猶未窮。

金沙嶺

佛將金布地。仙以金爲嶺。笑殺塵世人。愛金如愛命。

昇仙臺

真仙妙神化。平地可飛昇。喝石爲此臺。將以遺雲礪。

道遙巖

萬物貴白適。詎獨鷓與鵬。何事巖下叟。愛讀南華經。

靈湫

巖阿泓水淺。無龍曷爲靈。老君道猶龍。占此一勺清。

寒月泉

湛如規玉瑩。冷若清水冽。汲來試酌之。乃是一片月。

玉簾泉

山月明銀鉤。煙蘿垂帶綠。何人啓巖扃。挂此一簾玉。
長生池

鑿池不爲口。游鱗樂其天。豈無赤鯁公。飛駕琴高仙。
道人巖

道人昔修道。鍊形巖穴中。道成人已去。白雲鎖青松。
雷公巖

帝遣雷公來。爲民作年豐。天矯巖下羊。孰云非雨工。
石人峰

壁立千仞岡。不與世俯仰。憑誰喚元章。來此拜石丈。
學堂巖

天人無恐懼。讀書乃真仙。學堂在巖谷。此道今誰傳。
老人峰

老仙欲飛騰。龍鍾恨無翼。笙鶴等不來。化作峰頭石。
月巖

誰將修月斧。斲此石一彎。爲報折桂人。蟾宮在人閒。
鳳山

秋風吹竹實。朝陽照梧樹。定有吹簫人。來此山中住。

仙足巖

飲聞神仙名。不見神仙形。何時伸一足。踢在幽巖扃。

鬼谷巖

鬼谷久爲鬼。蒼厓名不磨。咄哉千載下。儀秦一何多。

風洞

白羽無用搖。披襟坐空明。不聞萬籟響。但覺兩腋清。

釣臺

桐江一絲風。萬古蜚英聲。築臺學巖子。道人不求名。

際潭

澄淵窈深碧。波光射琳宮。時有聽經叟。恐是潭中龍。

馨香巖

巖洞深水府。貝闕棲幽靈。腥霧襲人鼻。時作龍涎馨。

三山石

蓬瀛孰云遠。神仙在人間。中有列仙像。白日生羽翰。

五面石

一石具五面。吐納五方氣。遙看石上雲。時現五色瑞。

小隱巖

陵藪未爲僻。巖穴入深宵。山林總市廛。茲隱孰云小。

一線天

巖上天萬里。巖下天一線。慎勿謂天小。有眼看不見。

龍口巖

噓氣雲修修。噴薄雨傾注。手劈蒼壁開。嶄然頭角露。

洗藥池

長鏡刷靈根。濯以上池水。餘波溼黃精。不洗俗子耳。

丹井

金丹淪井底。千載水渾赤。短綆願汲深。三嚙生羽翼。

長廊巖

虛屨開修廊。回風走落葉。夜月照無眠。披衣來步月。

金沙嶺

築隄眞慢藏。披沙亦良苦。小嶺隔仙家。黃金賤如土。

飛仙臺

棄世如脫屣。竦身卽蓬萊。臺空白雲滿。笙鶴時歸來。

雷公巖

微陽地中復。一鼓元氣行。驚起嬾龍蟄。毋作嬰兒聲。

石人峰

振衣涉高岡。質化日已遠。天荒地維圻。獨立心不轉。

學堂巖

邃然若廈屋。中隱列仙廬。常聞呬吾語。不讀人閒書。

老人峰

細艸胸垂鬚。積雪若飄素。相逢或款年。甲子不知數。

月巖

四萬八千戶。斲此寶月圓。罡風大地動。明鏡驅上天。

鳳山

何年覽輝下。借此松桂棲。春風一振羽。百鳥不敢覘。

逍遙巖

並木以爲廬。片石以爲席。朗誦逍遙遊。小大各自適。

靈湫

坎井蔽荆棘。居然闕神靈。願借一勺水。爲霖慰蒼生。

寒月泉

清如三危露。冷若太古雪。舉瓢斟酌之。一洗五情熱。

玉簾泉

仙家金銀闕。低垂白玉簾。天風忽卷起。珩瑤鳴織織。

長生池

靈龜或千歲。游魚亦有神。會此菊潭水。盡壽南陽人。

道人巖

道人仙去久。道人名尙存。樵青相雄長。竭來欲爭墩。

仙足巖

仙人本空飛。可望不可卽。誰能及踵武。徒爾泥形跡。

鬼谷巖

清溪絕塵垢。靈風滿巖扉。空餘山水長。三歎遊仙詩。

風洞

山開空洞腹。百窮時一咳。獨坐碧窗寒。洗耳聽天籟。

釣臺

危石可箕踞。投竿俯深清。寄語羊裘子。釣魚非釣名。

磔潭

潭色深黝黑。無底通歸虛。安得然犀照。下燭鮫人居。

馨香巖

巖谷下嵌空。潭底正深黑。心清香自聞。龍坎在盤石。

三山石

三山擁巒宮。濟濟衿佩列。但使本心明。神仙不留訣。

五面石

削成元氣口。屹立高峯。五面雖不同。貞堅心若一。

小隱巖

朝市亦可隱。上界官府多。濯足澗下水。晞髮陽之阿。

一線天

坐井祇見小。一線難求通。蒼蒼覆九有。無人爲發蒙。

括蒼林傳以道

子昂諸賢賦天冠山五言詩二十八首。摸寫已盡矣。余遂作七律一首題卷尾云。

閒閒道人吳全節

青山特立聳天冠。聞說羣仙駕紫鸞。浮世黃金空白髮。倚雲蒼玉尙玄壇。松根怪石千年化。檜頂飛泉六

月寒弘景定辭神武去。鷗波浩蕩錦江干。

天歷二年六月十又一日雨中書

龍口巖

日落霞光吸。春深雨沫飛。昂藏無色相。吐納有仙機。

洗藥池

好在池中水。誰留海上方。至今人掬處。千載有餘香。

丹井

千年井水赤。入道有遺丹。姹女顏何在。飛仙骨已寒。

玉簾泉

泉飛到地垂。借問卷何時。昨夜崑岡火。仙關渾不知。

長廊巖

洞府廊千步。苔封不盡春。升堂并入室。今古豈無人。

金沙嶺

此嶺入仙家。金星射日華。極知同蠶土。何用化丹砂。

飛仙臺

石湧數層臺。高人去不迴。肉身無羽翼。誰復是仙才。

逍遙巖

欲識逍遙處。茲泓溢九州。一巖能幾許。空有此名留。

靈湫

山靈守此定。雲霧起時時。人道蓬萊淺。龍歸人不知。

寒月泉

寒月至泉底。酌泉和月吞。秋光冰人齒。胸次幾乾坤。

長生池

吞燕華池水。仙傳不死方。此池名美耳。人壽若爲長。

道人巖

道人何許人。巖冷耿餘情。人已無形影。如何問姓名。

雷公巖

巖裏有雷公。巖前劈怪松。寥寥天宇大。萬蟄幾秋冬。

老人峰

神散形不化。癡頑一老翁。仙人鍊石髓。何日爲還童。

月巖

老兔得仙藥。依巖晝夜明。可憐天上者。不似我長生。

仙足巖

石上巨人跡。傳聞古亦然。巖今露一足。那不是飛仙。

鬼谷巖

巖是仙人宅。猶存鬼谷名。黃冠如許衆。誰解說縱橫。

風洞

日日洞門開。清風洞裏來。天生仙境界。不許有塵埃。

石人峰

塊石立巖扃。頑然不復靈。空令千載下。猶說是仙形。

學堂巖

道侶作此像。巖居恐腹虛。仙經人不識。當是讀何書。

鳳山

何年來覽德。疑此類岐周。彩羽今誰見。山名自爾留。

馨香巖

此是斬蛟地。腥風冷幾年。空巖香氣滿。定有水中仙。

釣臺

臨水臺千尺。人家不姓嚴。今無釣鼈手。贏得老龍潛。

磔潭

磔高開洞府。宅此有龍君。不盡池中水。須容世上分。

三山石

三片山根石。侵雲品字排。時時會孔老。東觀復西齋。

五面石

體統一太極。居然五氣分。無由府長背。面面自生雲。

小隱巖

仙人不可見。來往太虛空。瑣瑣巖居者。何由與爾同。

一線天

崖高天破碎。一線不堪紉。莫道女媧死。彌縫自有入。

元統乙亥。余自洪校文還。吾宗丹陽師。出示天冠山二十八詠。皆朝貴手筆。余何敢下注腳。然以宗誼。重師請。不能辭。它日見者。必曰。何物小子。敢污此卷。則知罪矣。祝堯。

龍口巖

何年鑿山骨。雙闕鬱崢嶸。行人不敢近。中有風雨聲。

洗藥池

仙家種瑤草。養之日月華。藥池流水出。世上得胡麻。

丹井

羽人千歲去。丹井春泉肥。何如未央宮。銀牀生夕霏。

玉簾泉

泉影懸玉簾。瀑布界青壁。神君騎黃鶴。隱士歌白石。

長廊巖

長廊不可居。四時風氣寒。別有如堂者。好作玄都壇。

金沙嶺

金沙生嶺頭。仙子鳧鳥穩。空谷無足音。高人樂真隱。

昇仙臺

步上昇仙臺。飄然隔萬塵。天低星辰近。雲氣常逼人。

逍遙巖

朝看碧桃花。夕譜洞簫曲。天年駐清景。逍遙本無欲。

靈湫

山中有靈湫。古來是龍宅。墮月沈流光。出雲透深碧。

寒月泉

洞天在眼中。石竇消古雪。自有松桂林。因之羨寒月。

長生池

日月馳兩轂。催逼世人老。養息長生池。千歲童顏好。

道人巖

石巖有仙居。終古與石存。千年穀城山。寂寂誰與論。

雷公巖

雷公不上天。收聲息巖戶。龜田嘉禾死。爲起作霖雨。

老人峰

嫋嫋煙霧質。宛宛星霜精。千歲毛髮青。誰呼老人名。

月巖

嫦娥老不嫁。獨在冰霜宮。何年入山中。素影滿江東。

仙足巖

仙跡本無蹤。凌雲逐黃鶴。忽見山中人。來言有靈躅。

鬼谷巖

日照神清洞。雪封鬼谷巖。古仙無姓字。擗葉翦春衫。

風洞

洞口風泠泠。日吹松桂寒。泉聲夜相和。環佩玉珊珊。

石人峰

高峰似石人。五丁斧刀削。不見宣和年。千秋倚雲幄。

學堂巖

仙骨出靈昭。逸興文字謝。如何學堂巖。囊螢照中夜。

鳳山

交鳥出丹穴。飛下青琅玕。永謝秦王女。長依舜樂官。

馨香巖

種花弱水西。斬龍赤岸東。夜風吹天香。何似博山銅。

釣臺

六龍戴神仙。仙宅白玉樓。釣客坐空臺。此物不可求。

磔潭

寒潭積重泉。下有神物棲。高秋吹木葉。不敢下漣漪。

三山石

三山在何處。迢遞大江東。不得丹經訣。欲訪浮丘公。

小隱巖

牛下有歌詩。丘中有鳴琴。歎彼考槃人。千載誰知心。

五面石

三山水清淺。五面石團欒。苔磴綠蘿合。花房映竹盤。

一線天

日車馳九萬。天影積一線。品彙涵太虛。何如管中見。

龍口巖

呼吸通元氣。飛潛順化機。風雷生倏忽。造物豈兒嬉。

洗藥池

采藥白雲裏。洗藥清池中。池水尚香潔。仙人已乘空。

丹井

鑿石通泉脈。鑄鼎鍊丹砂。丹成騎鶴去。滿地生雲霞。

玉簾泉

燦爛金爲屋。玲瓏玉作簾。巖泉來百道。定有老龍潛。

長廊巖

柏臺馬伯庸父

磬聲遠搖曳。鐙影明參差。洞章歌已澈。行道尙委蛇。

金沙嶺

緩步長廊巖。更上金沙嶺。慎勿貴金沙。忘卻昇仙境。

昇仙臺

黃鶴去不返。白雲還自飛。神仙豈無有。何事蹈危機。

逍遙巖

鵬搏九萬里。籬鷄飛咫尺。所以達觀人。亦各適其適。

靈湫

白雲縹緲起。驟雨頃刻來。神龍一奮迅。爲農甦旱災。

寒月泉

齧水漱齒頰。嚙雪滌胃腸。此泉若寒月。飲之年命長。

長生池

滄波機清淺。此水淨無淤。應得有仙人。洗髓伐毛去。

道人巖

巖花自開落。山鳥時來去。道人息深深。凡聖難窺覷。

雷公巖

陰陽一回薄。蕭翹皆奮飛。安知聲原氣。蓄此甚纖微。

老人峰

雪披素髮短。雲覆錦衣長。遠近瞻南極。高峰有景光。

月巖

空巖何圓圓。老樹亦纒纒。天光雲影中。明月忽在指。

仙足巖

神仙已遐舉。誰復繼其躅。安知蓬萊山。在此不移足。

鬼谷巖

昔有鬼谷子。術知亦多奇。遂令後世士。靡靡競趨時。

風洞

天地本空洞。運化無停機。冷然萬竅作。起自一噓歎。

石人峰

臨風衣自整。對月影偏長。獨立經寒暑。眞成石作腸。
學堂巖

萬象自森列。千載瞬息間。仙家學無爲。心境乃清閒。
鳳山

鳳有五色瑞。千載一來翔。往者不可見。相期白雲鄉。
馨香巖

月中古桂根。巖阿種來久。秋風昨夜生。馥馥透窗牖。
釣臺

高臺垂釣人。應是經綸手。尙父與嚴陵。邂逅豈無有。
磔潭

磔潭滿無底。頻覺毛髮寒。但見龜魚出。焉知龍下蟠。
三山石

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到。卽此是三山。可與論至道。
五面石

何年星墮天。化作五面石。面面不相看。相看還是一。

小隱巖

山深人寂寂。澗曲水沄沄。願爾非忘世。遺身在白雲。

一線天

蒼蒼儻非天。天竟何形似。莫於通塞中。見此一線止。

京兆杜清碧本甫

子昂行書詩詞

白髮思家萬里回。小軒臨水爲花開。故應動作詩千首。知是風流楚客來。

雲淡風輕。傍花隨柳。將謂少年行樂。齋閣林閒。小車城裏。千古太平西洛。瞻彼泱泱。言思君子。流水儼然如昨。但清遊天際。輕輕未辦。暮愁離索。長記得。童冠相隨。浴沂風舞。吟詠鳶飛。魚躍逝者如斯。吾衰甚矣。調理自存。斟酌清廟。朱絲舊堂。金石隱几。似聞更作。農人告有事。西疇窈窕。挂書牛角。

右調雨中花

北隴耕雲。南溪釣月。此是野人生計。山鳥能歌。江花解笑。無限乾坤生意。看畫歸來。挑簾閒眺。風景又還光霽。笑人生奔波如狂。萬事不如沈醉。細看來。聚蟻功名。戰蝸事業。畢竟又成何濟。有分山林。無心鍾鼎。

簪與漁樵深契。石上酒醒。山閒茶熟。別有水雲風味。順吾生素位而行。造化任他兒戲。

右調雨中花。

昏曉相催。百年窗暗。窗明裏。人生能幾。贏得貂裘敝。富貴浮雲。休戀青綾被。歸與未。放懷煙水。不受風塵味。

右調點絳脣。

子昂漫書。

松雪翁雜書八則真蹟。每則有款。

來多去多。枉受奔波。來少去少。省些煩惱。一菜一魚。一茶一飯。客亦可來。主亦可辦。

道士桑芝田。求善之先生。書盤谷序。復求僕書歸去來辭。惜無蜀中冷金紙對之。俟有此紙。別爲寫過。偶畫得大士像一紙。甚有圓光慈悲之意。用作林下布施也。孟頫書致習公侍者。

昔徐信之製筆得名。皆由出入叔父尙書門下。日令縛一支。不如意。輒使折去。細究其工。所以得名。今人能若是乎。可爲太息。至大二年正月十日。子昂志。

昨日無錫有道友。封寄惠泉。卽命童試新茗。果是味別。明日當分送何山鐵鏡老。看他舌端有眼否。余與息齋道人。同寓都城張氏園林。日以繪事相講訂。信人間之至樂也。不見十年。政如隔世。可歎可歎。

今日其家僮迴維揚。就問道人與竹平安否。至大四年二月二日。戲書此閒紙。時高士石可友在坐。

子昂。

友人牟成甫之貧。香嚴所謂錐也無者。豐年猶噉飢。況此荒歉。將何以堅其腹而贍其老稚。淵明乞食。魯公求米。類多古賢所爲口實。仁人義士。有能捐魯肅之困。而實萊蕪之餓者乎。吳興趙孟頫白。

趙集賢南谷二帖

孟頫頓首拜覆。南谷真人尊師靜侍。孟頫頃到殊勝。甚儼得遂晤言。然竟成交臂而失。至今以爲恨。舊年廿六日還舍。除夜來德清。新歲二日。忽路家遣吏見請。三日急迴城中。乃蒙隆福。有書經之召。今日至德清別墅。明日卽過杭。詣省中計事。數日閒。卽走都下。區區情事。吾師所深悉。政儼卜築溪上。以爲終老之計。而情願未遂。極令人徬徨。兼居行乏力。尤所甚憂。感尊師欲寫石壁閒大字。冀遣人至杭見教。所書之文。便當寫納。但行役擾擾。似不能一詣侍下。以此爲恨。大不可言。承惠篠。至以爲感。所惠書。著園人附航寄往城中。乃成墨池。敬勒手狀。陳敘情懷。臨紙不勝神馳。此行度已不能免。然尊師有見教者。是勿惜至意。乃所望也。餘冀萬萬珍重。不備。人日。弟子趙孟頫稽首再拜。林師來侍冀道意。拙藁至今鈔未成。當令家下寄去也。

孟頫稽首再拜。南谷真人尊師侍者。數日來。苦腹疾。不果詣前問候。不勝神馳。仰茲被海帖。惠以新冠。領

次感激無喻。叔寶不幸長逝。昨日聞之。爲之痛傷。聊以十兩奉之。冀爲轉達。今晚還吳興。不能詣別。惟善保道體。不宣。孟頫再拜。

趙榮祿簡覺軒路教諸蹟

孟頫連日甚欲一詣行館共談。而人事絆之。竟未能去。知罪知罪。昨日蒙惠帖。下微惡札。併前者同此奉納。但竹石紙狹不可作。且寫四詩。續當爲公作竹石也。今日又有小事。明旦僭屈台重過。此一飯。切告勿阻。至叩至叩。遲而言敘。不宣。

孟頫近獲晤言。甚慰數年契闊之懷。方欲奉陪。徜徉湖山閒。而微恙乃能阻之。茲承惠字。則知仙舟已解纜矣。瞻望悵然。秋氣著人。途中厚自愛。不宣。

孟頫一節疏於上記。遙想樓居仙人。眺八極而自得。唯有仰企而已。人來得所惠書。就審卽日履候勝常。爲慰千萬。承諭以令郎文書。已一如來意。見之行移。旦夕當奉納也。遠惠圓米細茶。深紉厚意。祇領感激無已。艸艸具覆。寒燠朝暮。惟冀善保。不宣。

孟頫久別。傾渴無喻。伏承惠書。審文旆至。止不勝欣慰。蒙惠白米鵝麪茶果。深見盛意。祇領感戢無已。台體所苦小恙。今服何藥。專當詣使寓拜問。併陳謝私也。艸艸具覆。不宣。

孟頫得旨慙還。直以家事冗擾。未能奉狀。計惟卽日文候勝常。孟頫本爲先人墓石未立。所以觸熱來歸。

而石尙未得至。殊焦煩耳。湖州前錄事承差。今還宜興稅務提領。在此爲政甚平。與敵家甚親。今在貴里。望吾兄照覷。幸幸。因便奉託。艸艸。唯加察。餘冀善護。不宣。

孟頫奉別甚久。馳仰殊深。去夏得旨南還。日困塵事。不得上記問候。惟切傾企而已。行次毘陵。承專人惠書。就審卽日文候勝常。慰不可言。且蒙過愛。特貽厚贖。拜領。豈勝感激。舟中艸艸具答。漸遠。惟慎護興息。不宣。

執扇一握。拜納。付至李尙書墨竹。卽如來戒。各題小詩其上。甚媿塵瀉畫軸。極用皇恐。皇恐。望日。謹空。右趙榮祿與覺軒先生手簡。共六紙。有以知交誼之深。家世之舊也。先生學行純正。爲宋琅琊王字仲寶之後。仕至蘭溪州判官。今獲觀於其孫光大之彞齋。老成典型。不可復見矣。尙賴翰墨文章。有以見其風流哉。

至正廿年歲在庚子二月望日倪瓚謹題。

余聞荆溪有覺軒王先生。繇文學起家。主蘭溪州判官。生晚不及識。聞之四十年。見其孫光大。出松雪與先生手筆。凡六紙。內謂樓居仙人。眺八極而自得者。真可企仰。光大乞書楮尾。於是乎書。

至正己巳冬十月廿又四日會稽抱遺叟楊維禎在卷素齋試沈先生樂墨。

義興舊閩之家。得交松雪翁者。元初惟王氏岳氏兩家而已。治生唐門。幼學之時。尙多見之。到今五十

年來。訖無片紙存者。而岳氏之後。蓋亦寂寥無聞焉。今觀彝齋所藏六紙。皆翁與其先大父書。紙墨尙新。則知王氏子孫之賢。視它族所守。厥有閒哉。因感而識之。

壬戌歲九月廿又二日。爲冬至日。馬治。

子昂答子誠劄

孟頫頓首再拜。知州相公子誠閣下。孟頫去歲。騎從來吳興。因得略吐久別之懷。所恨貧家無可將接。坐來簡慢。知我最深。必不見答。別後。賤體老病交侵。藥裹不離左右者。一年於茲。獨坐空齋。情悶無聊。子誠聞之。必能見原耳。他人前不歛道也。茲承專价惠書。就審履候。勝常深以爲慰。承諭三皇廟碑。及光福碑。銘託愛如此。其敢不書。但恐筆墨蕪穢。不堪上石耳。漫爾書付來人。更在裁之外。蒙潤筆之贈。子誠何必爾耶。不敢引辭。頷次。惶媿之極。艸艸具瞻。餘惟上爲國家。下爲吏民。慎謹與息。不宣。孟頫頓首再拜。五月十九日。

趙文敏行書坡仙煙江疊嶂卷詩不錄。

松雪大書。見者絕少。東吳王敬之氏有此。其永寶之。

正德十五年十月十一日。李東陽書。

西涯

正德戊辰春三月廿日。衡山文壁。觀槐雨先生所藏松雪書。爲補此圖。

趙子昂書陶詩

少無適俗韻 一首

孟頫書似明遠老兄。

陸宅之文

古者書志。凡嘉言善行。聞見必錄。故經傳皆曰志。莫非修齊平治。不徒夸多識。資譚柄是尙。其不經者。若齊諸志怪之類。反以資惑。聖人無取。後世無傳焉。魏晉而下。其膾炙人口如世說者。亦純駁相半。務博者多資之。然去經傳遠矣。近世惟宋代特盛。客譚筆錄。何啻數百家。若近思典型。敦倫諸錄。雖未敢儕諸經傳。然敦倫美俗。亦足爲風化助。彼夷堅酉陽。無稽浮誕。適足蠱愚導姦。則又甚于齊諧。以是觀之。志錄可苟作乎。宋人景周。博學好古。聞善必錄。皆使言者自書其事。大率皆當代賢士大夫嘉言善行。將以爲循省資。志亦善矣。然善可法。惡可戒。與否。則在客之見。與景周之自擇者。

至正甲辰立夏日。雲閒陸居仁。在千山環翠樓書。

松江陸蒙者。家富而好禮。收蓄古書畫彝器甚多。一時名人。無不獲交。有友聞錄者。楊廉夫。陸宅之。皆爲之序。余亦嘗書數詩與之。蒙旣死。家破於兵。此文流傳。竟歸於余。前松雪書。亦其家故物。因合作一軸。異時當訪其子孫。有識者還之。

時洪武四年七月十一日。吳門楊基孟載記。

趙魏公書。於規矩之中。自有神仙蛻骨風度。楊廉夫狂怪不經。而步履自高。陸宅之學藏真。而自出機局。三公雖高下不同。然皆能以其文辭翰墨。豪於一時。陸景周不知何人。乃能筆而得之。流落之餘。復爲吾鄉楊先生所輯。觀其題識宛然。忠厚可掬。皆足重也。元堅高士。寶此卷數年矣。閒出相示。因評數語如右。

東海徐有貞 武功

崇禎癸未重九日。寒山趙子惠來吾禾。訪女史黃皆令。攜其先世凡夫所遺物欲售。余因得觀此卷。并衡山手錄甫田全集。李北海墨跡。宋元人畫。及古澄泥研。作陰陽對扇開合。做宋白玉飛鸞。楊萱彩描漆囊。魚耳宣鑪種種。又子惠近作云。盛夏非關逼歲除。凱風偏不借吹噓。抽毫那有生花筆。展卷寧無蠹字魚。一束有懷人杳渺。榮枯不肯任親疏。斷雲孤月魂無倚。荏苒年華獨掩居。款題扶風馬昭。從夫姓也。詩與字。不下其先陸卿子。至寫生逼真。其母氏文淑也。惜不免去婦歎耳。佳人薄命。自古爲然矣。

樂卿記。

鮮于奉常書詞子

青天無數。白天無數。綠水繞灣無數。灞陵橋上望西川。動不動八千里路。來時春暮。去時秋暮。歸去又還春暮。人生七十古來稀。好相看能得幾度。

漁陽困學書。

又艸書唐絕真蹟

新妝宜而下朱櫺。深鎖春光一段愁。行到中庭數花朵。蜻蜓飛上玉搔頭。
玄晏先生好著書。嬾心久與市朝疏。君看黃鵠關關去。閒羨羣鷗腐鼠餘。
後絕兒淵以若爲余設者。因雙鉤于高麗紙。置諸屏閒云。

伯機

秀水脈望生。識于小酉石倉閒。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

虞雍公誅蚊賦 賦不錄

虞伯生書

右先太師丞相雍國忠肅公所著也。先公文集舊刻蜀中。成書未久。焚於兵火。會叔祖寶慶府君將求而之。湖南亦未及如志而運革。內附後先參政廣求之。不能得也。眉州故人史公祥守興化。聞黃伯固家有之。逸不可得也。集在京師。屬閩教授謝中物色之。來報云。有軍官好書。購得此集。欲手與集相見。然終不能得之。先參政至浙。須親戚韓大則得誅蚊賦草于侯頤軒道士處。蓋大德庚子歲也。故人閑上人亦蜀中。同出東南之家。以舊故。自吳門訪集臨川山中。問此物所在。出而視之。則得之三十六年矣。而先參政亦棄諸孤十七年。書詩之緒。不絕如線。感慨今古。泣涕隨之。偶得此卷。錄送上人。貴得存遺珠於既失。尙故物之可求也。

元統乙亥三月廿七日集謹識。

宋之南。其宰執惟虞雍公爲最賢。其誅蚊賦。所謂使天下之爲人臣者。得以安其君。天下之爲人子者。得以寧其親。則知公之志。誅惡鋤姦者。欲以寧君親也。其以忠孝教天下後世者。至矣。伯生世其家學。能於聖時。致身西清。被寵眷也。殊甚。及閒寂中。乃書先太師此賦以贈人。其志亦有所在乎。閑上人再見伯生。

其爲我驗之。

和林魯成叔重父謹題。

因讀誅蚊賦。深憐愛國情。三公登閒牒。四海失昇平。早覺文章貴。爭期德業成。雲初蒙世祿。翰墨負時名。

丹丘柯九思賦。任齋·惟庚寅香以降。

觀雍公少年之作。可以豫見報國之志。觀邵庵詳書之意。可以深惟追遠之情。忠孝藹然。萃於一門。嗚呼。盛哉。閔上人同是蜀人。故獨得之。當刻石寺中。以傳永久。庶不爲他時夜壑舟也。至正十有九年乙未三月。後學蘇大年頓首再拜謹書。

黍民肆毒不勝誅。屈宋文章太史書。滄海遺珠留得在。白雲深處伴僧居。
洛生王敬方

父作更生佛。兒爲命世英。西州睹威鳳。南國翦長鯨。不厭朝廷小。終扶日月明。誅蚊賦重錄。妙墨世從衡。

遂昌鄭元祐

右邵庵虞公手書其先丞相誅蚊賦也。賦藁初藏于侯頤軒家。後爲韓大則所得。獻于公之先君子井齋先生。後云至吳侯道士因龍興閣上人謁公。公于寓所一見。具言賦藁。公軒然而笑曰。我已得之矣。侯道士爲之惘然。蓋大則初假之子侯。已卽以歸于公家。而侯初不知也。元統乙亥閒。上人謁公于西江。遂書此以贈焉。頤軒本洞庭仙壇觀道士。其度師楊紫霞。與侯亦蜀人。宋季來吳。一時名士之寓吳者。若中書劉公丞相吳公。皆與之交游。名重于時。寶祐閒。自吳游天台。中書公爲之唱首。作詩以餞其行。而先師平

舟先生亦次韻焉。先子與侯交游。羸深。每出以示之。先子求至懇切。而侯迄不與。先子沒後三年。侯亦相繼而逝。其徒李碧山與椿相知。因予之請。卽以歸之。至正甲午冬十月。閑上人因將此卷。訪余于家。而徵余言。余惟侯之平日。斬吝于兩家遺墨。眇若永爲其有。旣而卒各歸于其後人。豈故家文獻。不絕如線。而天固假侯斬吝。以待我後人耶。所惜者。公之先君子。猶克親得賦藁。而予先子。雖獲一見。平舟遺墨。而終不能得之于生平也。今公旣卽世。而閑上人已老。予恐事之或湮。故爲詳著于此云。眉山楊椿跋。

虞雍公誅蚊賦刻石疏

宋丞相雍國虞忠肅公。嘗作誅蚊賦。內傳後。公之六世孫翰林侍講學士。以文儒顯。告老還江右。而白雲閑上人。與之有舊。自吳訪之于臨川。蓋雍公文集。舊嘗刻于蜀。而版遂毀。學士後雖貴。而雍公集求之不得。竟不復刻。學士之父參政公大德。庚子歲。亦嘗至澗。物色雍公集。竟不可得。而僅于道士侯頤軒處。得誅蚊賦藁。然竟藏于家。上人以賦藁爲請。學士爲發篋讀之。上人真跡不敢望。得學士手書一通。東還吳。則幸矣。學士爲之艸艸謄錄。而仍記顛末于賦後。上人念學士詩文好事者。已悉爲刻板。若雍公之功業。雖不繫於文字。有無。而誅蚊僅存耳。兼聞江右近經寇亂。百不一存。于是上人欲以學士所書之賦。勒之金石。庶永久弗墜。而上人老矣。力弗逮。乃以此賦。干公之八世孫戡字勝伯者。俾刻之。勝伯旣積學。充世其家。以世故棘艱。益貧困。固寶而藏之。而猶慮夫泯而不傳。抑亦負上人之意。敢以是于諸好事君子見。

助焉。則賦刻諸石無難者矣。

至正十七年秋八月遂昌山樵鄭元祐書。

此賦之作。其有所指乎。不然。驅之足矣。誅之不足以勝誅也。豈其心欲盡殲北虜乎。虜而蚊。有可殲者。有不必殲者。如曰掃出境。曰殲厥渠魁。不一施也。南方蚊鳥一鼓吻。而蚊億萬。今有人焉。作相于南。鼓爲和議之談。而致于是。廷而哂我。叱其虜之鷓乎。斯人也。何不幸而不受誅于公節鉞之下。以快一日之死。而寧受誅于千載史鉞之誅于萬死不可以贖之日。吁。可悲也已。賦序云。余方窮居。觀者遂謂其早年所作。愚謂此二字。雖外關重寄。而遙制於中。勿獲以信其大義于天下後世。則身都將相。猶窮居匹夫同也。嗚呼。吾雍公誅鷓有術。而付之紙上空談。爲五世孫所錄。徒致憾于無窮耳。諸跋柯楊鄭陳輩。皆其孫同時。言藁之失而得。言錄以遺于某。亦既詳矣。去公三百餘載。而同其志者。吳下有沈啓南氏。見錄本而購藏之。嘉禾周鼎與苕溪張子靜。松陵史明古。共借閱之。鼎欲號此賦爲鷓。以發公地下一笑。明古子靜聞余言。相與掀髯大噱。是日正月上旬之終歲乙未。皇明成化之紀元十有一年也。

此帖珍藏余家。往在無錫蕩口。得于華氏中甫處。少溪家兄重購見貽之物。

元汴

雍國公虞丞相古劍歌

至正庚寅十月。余遊錢塘。過四壁山中。與青城山樵遇。樵出示余古劍。乃其先公相國所遺也。余爲作古

劍歌以歌之。

古劍古劍元非鐵。亦非干將與莫邪。自從混沌鑄成來。出鞘入鞘何生滅。輝天燦地不須磨。肅氣稜稜凜霜雪。是以曾將破敵酋。采石江頭建勳業。海晏河清歌太平。瑤匣藏之在巖穴。或時拈出與人看。千古萬古歎猛烈。

野泉翁

虞相古劍歌有引。

宋相虞忠肅公八世孫堪。謁余雲開艸玄閣。自云。先丞相有古遺器四。曰瓦琴。石磬。蜀玉研。與此劍也。劍長古赤三。握具五寸弱。握有二稜起。款識可辨者。曰千萬歲。其鐔橫寸二。狀饕餮。末甚銳。漫文爲水銀古。中末閒黝漆色。芒可吹毛。星月下出之。豔發孚尹。凜凜然可寒鬼膽。是誠千載物也。於是酌堪以酒。酒酣爲作虞相古劍歌。使與古虞公劍同傳。爲其家寶云。

昔聞虞公古劍。可以追騰空。迴落日。千年宗社已丘墟。子姓西來傳不失。江淮都督憤國仇。八陵痛骨三十秋。采石江頭一提出。寒芒夜走完顏會。堪兮堪兮傳八葉。價金不售山西侯。牀頭寶匣不敢開。黃蛇上天走雄雷。持謁龍閒鐵龍父。灑以延津水。拭以赤堊土。虹光一道裂蛟胎。上指黃星落黃雨。嗚呼。舞鴻門。刺魚肚。二豎於汝何足數。我將假霜鏢。代天矛。西山斫白額。二。東海斬蛟三頭。然後裂蚩尤。殲羅喉。大開太陽照九州。堪兮堪兮。勿失汝劍兮。使我徒請尙方斬馬之具於朱游。

至正二十五年。青龍集乙巳。王正上日。抱遺叟楊維禎。在雲間艸玄閣書。

雍公孫子氣甚清。示我楊顛古劍行。劍鋒詩律兩奇絕。秋遠光采玉庚庚。楊顛健筆老縱橫。是亦鐵中之錚錚。吐辭鬱輝鳴不平。吁嗟鳳凰來爲盛世鳴。一代惟數虞翁生。余也學書學劍既老何由而成名。

右古劍行。

倪瓚已酉冬

雍國丞相虞公古劍一具。今藏其孫勝伯家。毗陵倪元鎮。巨廬陳維寅。旣作歌詩詠之。且要余同賦焉。雍公古劍射日星。鐵冶鑄出秋霜礪。寒光耿耿試一掃。魑魅罔象都逃形。匣藏鏽澀不敢動。龜鱗虎文驚且竦。閱歷星霜三百年。社稷山河自茲重。雍公磊砢雲夢胸。白虹紫電符采同。有時呼酒醉蹋月。浩歌起舞多英風。采石江頭卻胡騎。一戰突營誰可比。材官勇將號如雲。每視奇功獨懷媿。劍鋒猶漬佞血鮮。神物不隨陵谷遷。只愁雷電破屋壁。化作蒼龍飛上天。

淮海秦約文仲

虞文靖詩卷真蹟

白雲護窗雪護竹。地鑪深深火初熟。樵客晨來午未還。真人自與燒黃燭。鑪中丹汞輕千乘。窗外日月飛兩螢。尙有度生情未斷。侍人長跪授黃庭。玉臼擣霜月當戶。竹窗映雪風滿牀。客來長揖不交語。自撥丹火燒山香。皎皎霜鶴立山廚。蕭蕭風竹鳴庭除。窗閒有客自高坐。堂上真人方讀書。

十一月壬辰。明復真人約華陰楊廷鎮。閩中潘子文。四明王安道。談道話于徐中孚丹房。微雪灑空。塵靜雲晏。遂復終日。卽事雜詩。

松陰鶴立候宮車。風送飛花著白鬚。水影漸隨簾側畔。鶯聲祇在敞東隅。近牀擬進新琴操。載筆親提眞畫圖。太液雨餘波浪動。龍舟初試散魚鳧。

高閣丹青迴。中天紫翠分。窗當太白雪。門對九疑雲。伐木山人去。吹簫帝子聞。塵中歸未得。春思轉紛紛。

早朝。

錄寄民瞻尊兄別後一笑。

虞集 伯生

鄧文肅公臨急就章

大德三年三月十日。爲理仲雍。書于大都慶壽寺僧房。巴西鄧文原。

天歷庚午清明日。汾亭石巖民瞻。觀于武林宗陽明復齋。

隸古

至正八年六月廿日。會稽楊維禎。偕河南陸仁。同展卷于東滄聽海閣。仁嘗學章艸者。以此卷入臨品之能云。

至正庚寅夏五月廿又四日。方外張雨。謂素履齋書此。早年大合作。中歲以往。爵位日高。而書學益廢。與之交筆硯。始以余言爲不妄。殆暮年。章艸如隔世矣。信爲學不可止如此。

洪武十一年戊午歲五月豐城余詮拜觀于東倉之甘泉里寓舍。

急就篇。漢黃門令史游作。蓋推本倉頡爰歷博學。凡將等篇而廣之也。今石刻相傳爲吳皇象書。比顏師古所著者無焦滅胡以下六十三字。又頗有譌脫。殆東漢人以用藁法寫此章。故又號章艸。此卷前元鄧文肅公所臨。公繇房山高公薦入掌制誥。出持憲節。斯乃應奉翰林時。爲仲雍所書。觀其運筆。若神龍出海。飛翔自如。仲雍名熙。于闐人。好古博雅。爲吳郡判官。建言助役法。民便之。弘農楊子綸出示求題。故并及之。洪武十二年三月清明日。後學袁華書于鼇峰精舍。

嘗論急就篇。此小學家之說。漢史游仿凡將爲之也。末絃長安涇渭街術。後或增以齊國山陽二章。宋歐陽修居史館日。以餘力及於是篇。取州名哀次之。然是篇去古逾遠。脫漏譌舛不免。人欲辨其得失而增補。亦徒自勞耳。漢人以藁法書之。故曰章艸。此艸書之祖也。近世人多尙艸書。真行未始學而先習艸。如人未能立而欲走。蓋可笑也。況章草之來。作于科斗籀篆。觀其運筆圓轉。用意深妙。烏有不通籀篆而能學者哉。苟有聰明之人。雖不通籀篆。能彷彿其形似。猶可。其奈刻鵠不成者耶。自東漢以來。臻乎妙者。惟皇象鍾繇王右軍而已。唐宋閒人臨鍾王所書。亦不多見。欲習之者。不通籀篆。誠難乎哉。此卷巴西鄧文肅公所臨。公在元時。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又以能書名世。號稱三大家。公與焉。觀公用筆運意。甚合古人之妙。此卷實希世之寶也。亮上人出示乞余題。余故以艸書之難習。併錄於卷末。非

俱以警於人。而有以自警也。洪武二十七年。倉龍。秋七月甲戌。獨庵道衍。寫於海雲東軒。

正德戊午。中秋後二日。武昌陳謙。拜觀於毘陵之寓舍。

郭天錫手錄詩文雜記。天錫。名昇。京口人。

風災鬼難之域。仙臥接飲之士。或雕其題而漆其齒。或貫其胸而鏤其體。服禽獸。食艸木。缺舌鳥語。或斷髮文身。而魑其結。或毛以爲車。或革以爲船。亂鯨波。涉雷淵。夙夜虎兕之林。寢食蛟龍之川。梯山棧谷。沙度繩行。莫不來享來賓。來貢其珍。蜿蜒護略。扶服稽顙。請吏而稱臣。未始壓羊刑馬。而要以盟也。云云

右會同館賦。

君不見。王昭君。家住秭囂處。村生來住近。離騷國。悲歌慷慨惡離羣。紉蘭結茝佩。蘅芷芝澤頰。而薇骨熏。瑤琴慣識九歌譜。懷感遠道偏消魂。

右明妃曲。

客行暫憩此禪林。路繞溪流石磴陰。山氣入舟知夜久。雨聲連樹覺林深。寒添芋火增多事。風落鐘花息妄心。憶與高僧宿靈鷲。月斜松頂一猿吟。

右夜宿山寺。

光分顧兔一毫芒。徧灑春風翰墨場。得趣妙從看劍舞。全身功貴善刀藏。夢花不羨雕蟲巧。試草曾供倚

馬忙。昨過山僧餘習在。小書紅筆試新霜。

右贈筆工范君用。

晚風索索酒初醒。巖桂花開香滿庭。掩書不讀亦不寐。明暗一燈如露螢。

右次袁通甫韻。

世閒一切法。如雲行空中。太空不待雲。因雲而見空。

右五言絕句。

清風鳴禽竹解籜。窗下枕書還看書。

右摘句。

士女大集。勢若禹峽春流。胥濤秋壯。壑赴岸滅。前擁後推。轡騎巷休。輿轎道息。武無可布。視不得留。謝疊山字君直。妻李節婦。以君直故。與二子繫金陵獄。一將官欲得之。李給曰。爾能脫我械繫。乃可議此。將以爲然。禱上下釋其獄。李卽具湯沐。約翌日出。是夕。伺二子熟寐。解衣帶自經死。藁葬城東濠。二子放釋。後數年。子定之復往。裹骨歸葬。卷吾李先生謹思贈詩云。猝猝多羝屈。齒齒獨雉經。借渠施粉黛。聊與照丹青。孤樵何年寄。重泉底處扁。有人能縮地。不隔短長亭。宋末沙門道燦。姓陶氏。自號無文。龍興人。文筆高古。不落禪僧窠臼。多與一時名公鉅卿處往。其題蒲萄

艸蟲云。汴都南薰門外蒲萄。一架九十里。盛夏烈日。景不到地。當時民物昆蟲。熙熙然囿于綠陰清影間。今富陽道中。蓋彷彿高皇帝舊京遺制也。百年故國。茂草連天。不知蛸飛蠕動。集翔何所。造化生色。乃于紙上見之矣。悲夫。

宋周文謨太守有愛姬。善棊而絕色。史衛王以計取去。十年不見。一日周謁衛王。忽見姬與衛王對局。四目相顧。驚喜不已。遂賦念奴嬌詞云。棊聲特地。把十年心事。恍然驚覺。楊柳樓頭歌舞地。長記一枝纖弱。破鏡重圓。玉環猶在。鸚鵡言如昨。秦箏別後。知他幾換弦索。誰念顧曲周郎。樽前重見。千種愁難著。猶勝玄都人去後。空怨殘紅零落。綠葉成陰。桃花結子。枉恨東風惡。盈盈淚眼。見人欲下還闔。

司業鄧文原狀高克恭云。公性極坦易。然與世落落寡合。遇知己則傾肝鬲與友。終身亦不復疑貳。公在杭。愛其山水清麗。公退。卽命僮挈榼。攜杖履。適山中。世慮冰釋。竟日忘歸。好作墨竹。妙處不減文湖州。畫山水。初學米氏父子。後乃用李成董源巨然法。造詣精絕。公卒後。購公遺墨一紙。率千百緡。爲詩不尙鈞棘。自得天趣。嘗見公作畫時。雖貴交在側。或不暇顧揖。有譏其簡傲者。久乃識其真。浙右多豪門大族。或飛語污公。公亦不爲辨。暨北歸。行李無長物。貸于人。而後具舟費。公掾行臺時。嘗從大夫相威公。入見世祖。顧問再四。由是高嘉甫兒。卽賜中統鈔二千五百緡。公嘗自言。自筮仕月給餐錢外。所得僅止此。房山有田二頃。課僮奴耕作。歲入不能供給。及卒之日。家無餘資。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易簀。命喪葬用朱文公

法及區畫家事甚悉。此心不以生死亂衆。謂講學之驗。鮮于樞札云。適與大兒議親來杭。至常之新安。暮泊溪口。中夜墮水。幾爲溺鬼。作五言自傲云。勿浣衣上泥。留作韋與弦。因風寄達夫。都爲一笑傳。

又郭天錫手鈔諸賢遺藁

張庭堅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經義。君子之去就生死。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非沽名。其生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在。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正歟。晦庵先生云。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經義。陳了翁奏狀。可謂豪傑之士也。林僉憲善之。春日絕句。寶篆香消雨散絲。誰撩詩興上花枝。春風吹度南窗竹。一片紅芳落研池。又西湖夕佳亭句。晴雲木末山四圍。新月荷花波萬頃。

石敏若柳花詩。來時萬縷弄輕黃。去日飛球滿路旁。我比楊花更飄蕩。楊花祇是一春忙。

又吳門道中遣興九絕句

雨餘煙柳綠如苔。水淨沙明白鳥迴。花氣滿船無覓處。隔籬村舍瑞香開。水村煙草映花叢。夢裏青山入瘦筇。晚泊楓橋春睡足。滿船風雨不聞鐘。

曉入招提艸樹馨。怪來松柏老龍形。如何剝落冰霜盡。依舊春風吹得青。
吳國池臺幾劫灰。城闌藺若鬱崔嵬。老僧笑指峨嵋石。曾見承平入蜀來。
一枕落花溪上春。翛然意與葛天鄰。世間多少邯鄲夢。夢覺依然認不真。
水光淨盡月波隨。每過垂虹起遠思。不信鴟夷五湖去。扁舟祇爲載西施。
花柳清明過雨初。修篁風動鳥相呼。青山如此不歸去。時向溪流照白鬚。
昆山嵐翠入苔溪。曾倚池亭醉夕暉。回首交朋半凋謝。煙波無際白鷗飛。
卜居擬向水晶宮。深築茅齋萬竹中。三月江南蓴菜美。季鷹何苦待秋風。

疊山贈命士云。鳩鳴方歇。楚臣憂艸綠。王孫滿地愁。試借星圖看分野。黍苗秀處是何州。

高彥敬題初陽臺道中云。二千里地好耕桑。無數海棠官道旁。風掠亂紅攙馬去。春光更比路人忙。
子昂詩。庭槐風靜綠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自笑老來無復夢。閒看行蟻上南柯。

鮮于伯機湖上新居云。吾愛吾廬好。臨池構小亭。無人致青李。有客覓黃庭。樹古蟲書葉。沙平鳥篆汀。吾
衰豈名世。詎肯苦勞形。題范寬雪山句。前山積雪深。隱約形體具。後山雪不到。楂芽頭角露。遠近復有千
萬山。一一倚空含太素。懸崖斷溜冰滿壑。野店閉門風倒樹。

戴表元題子昂疊軸云。百折雲山路不通。無名怪木淡書空。相逢欲問秋風客。不是巴中是剡中。

北村題姚靜齋女柔德。一日三割股。球其兄云。生女他人婦。兄死誰養親。割股與珍臂。孰仁孰不仁。
張玉田山中白雲洞題紅葉云。萬里飛霜。千山落木。寒豔不招春妒。楓冷吳江。獨客又吟愁句。流水孤邨。
似花繞斜陽芳樹。甚荒溝一片淒涼。載愁不去。載情去。長安誰問倦旅。羞見衰顏借酒。飄零如許。謾倚
新妝。不入洛陽花譜。爲回風起舞。尊前盡化作斷霞千縷。記陰陰綠徧江南。夜窗聽暗雨。

右調綺羅香

賦松花云。碧浮春蓋。黃點秋旗。細芳泛月。露委殘釵。煙梳高髻。曾戲折。幾度宿寄山房。麴塵雲屑。香入蜂
鬚蜜房。風味應別。芻酒浮湯。愛霏霏粉黃清絕。嫩苞新子。憑誰香歌五粒。倒祇怕東風吹盡。長蕭蕭黃
髮。獨鶴歸來。滿庭零亂金雪。

右調華胥引

詠蟬云。槐黃忽送清商怨。依稀乍聞還歇。故苑愁深。危弦調苦。前夢蛻痕枯葉。傷情訴別。是幾度斜陽。幾
回新月。轉眼西風。一襟幽恨向誰說。低鬟猶記動影。翠貂應誤我。雙鬢如雪。枝冷頻移。陰疏難戀。空負
好秋時節。淒淒切切。漸迤邐黃昏。砌蛩相接。霜滴涼柯。晚來聲更咽。

右調齊天樂

題周草窗志雅堂云。製荷衣。傍山窗卜隱。雅志可閒時。款竹門深。移花檻小。動人芳意。菲菲。怕冷落蘋洲。

夜月想時將漁笛靜中吹。塵外柴桑。鏡前兒女。笑語忘歸。分得煙霞數畝。乍掃苔尋逕。撥葉通池。放鶴幽情。吟鶯歡事。老去卻願春遲。愛吾廬琴書自樂。好襟懷。初不要人知。長日一簾芳草。一卷新詩。

右蘋洲漁笛譜。

送人之西江云。寒侵桂葉。雁風擊碎珊瑚屑。研涼閒試。新霜晴帖。頌橘騷蘭。秋事正奇絕。故人又作西江別。書樓虛度中秋節。碧欄倚徧愁誰說。愁是新愁。月是舊時月。故人又作西

右調醉落魄。

嘯翁詞云。艸夢初回。卷簾盡放閒愁去。晝長無侶。自對黃鸝語。絮影蘋香。春在無人處。移舟去。未成新句。一研梨花雨。

右調點絳脣。

圖書一室。春暖垂簾密。花滿翠壺薰研席。睡覺半窗晴日。手寒不了殘棋。篝燈細勘唐碑。無酒無詩情緒。欲梅欲雪天時。

右調清平樂。

大德十一年歲次丁未十月初十日。客寓燕山。奔走暮歸。黃塵滿面。挑燈讀此詞一過。想像江南。如夢中。也是夜一更。昇記。

天啓丁卯冬。觀郭昇手錄詩文一帙。格外上下俱命墨。可想見其書畫擅勝。倪迂追念郭髯我所愛者也。余時病未痊。聊摘一二。旋爲鬻古者索去。姑存此以俟延津劍合。淋漓滿志耳。 珂玉識。

賈雲石詩卷真蹟

雄雷怨別雌電老。雲海漫漫地無草。胡塵不受紫陌風。三寸蘆中元氣巧。微聲麟麟喘不棲。魍魅夢哭猩猩飢。壯聲九漏雪如鐵。酥鐙燄冷春風滅。神妻夜傳燭髀杯。倒卷崑崙飲腥血。紫臺雲散月荒涼。歸路人稀腔更長。

酸齋道人爲西漢公子。

竹嬾翁嘗雅集紫桃軒。招周敏仲高明水及余。出所藏書畫鑒賞。余獨喜老酸韻。嬾翁卽手錄遺余。書法亦效之。誠一時佳興也。 珂玉記。

俞紫芝楮書悟真篇

至正癸卯十二月初吉。桐江紫芝道人。書于清隱齋。

張子平悟真篇。仙道指南。道光子野所著。不知能得其旨意否。故余以爲不若讀其本作。反無成虧也。此卷爲俞紫芝所書。深得松雪筆意。而圭角稍露。比之松雪。正如獻之之于羲之也。清癯劉君深知書法。試共商榷之。 弘治壬戌正月廿日。海虞桑悅書。

吾子行書古文篆韻二帙

余自志學習篆畫。丁卯歲。自征建昌。得古文篆韻于白鹿書院。兵火之餘。隻字無存。友朋聞以此役吾。性不能辭。一時率意。寧無小失。一日。會應方中於阮舜咨之堂。偶爾言之。遂得其本。歸證差謬。有哂余者曰。年如許。亦晚矣。因思小失爲人所譏。執若證之。以免魚魯焉。遂不以老而廢筆。聊備檢閱。皆至元丙戌中秋前三日。秋巖老子記。

此本爲吾子行先生筆也。先生名丘衍。住杭之生花坊。時年二十七。卽不下樓。樓上下分業子弟。客至。僮輒止不使登。通焉使登。乃登。先生好古。變宋末鐘鼎圖書之謬。寸印古篆。實自先生倡之。真第一手。趙吳興又晚效先生法耳。所著有學古編。字源七辨。篆品三十八則。私印有竹素山房。吾氏子行。我最嬾。懷真樂飛丹霄數印。印鼻小韋帶。嘗在手弄之。蓋欲和其四稜。令有古意。是本正子行耑業。秋巖得而證寫之者焉。

至正七年。歲次丁卯。五月望。嘉禾陶九成識。

吾子行爲錢唐人。不仕不娶。離世異俗。好古博雅。隱居授徒。四方之士。相傾慕者。冠履交于戶內。而子行不以貴賤爲低昂。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居僅容膝。迎送未嘗下樓。留心古道。樂志簞瓢。不與世俗爭妍巧。蓋亦尙友千載者。弘治初。得說文解字篆韻于沈石田氏。所少者。古文篆韻耳。今復得子行手跡。不惟點畫足法。且合之成全書。良足快心耳。

嘉靖甲午中秋。菽園庸史王鴻羽識。

王氏岷山可儀

吾禾沈叔雅弘嘉。暨子商丞工篆隸八分。所往還多名流。董氏戲鴻堂帖。其手摹勒石也。與余交有年矣。叔雅垂盡時。以是書授余曰。此吾一生得力處。余卽酬而閱之。豁然心目焉。蓋篆旣分韻可檢。每體各書字文所出。爲古孝經。石經周易。古毛詩。古尙書。古周禮。古禮記。古春秋。古論語。古爾雅。周書。陰符經。道德經。古老子。古莊子。古漢書。碧落文。籀文。古文。雜古文。說文演說文。荆山文。石郭文。開元文。牧子文。澄裕古文。古世本。古月令。古樂章。義雲章。汗簡。鳳棲紀。茅君傳。天臺經幢。南嶽碑。華嶽碑。三方碑。雲臺碑。彌勒傳碑。王庶子碑。樊先生碑。貝丘長碑。陳逸人碑。比干墓銘。楊氏阡銘。季札墓銘。趙琬璋古字略。衛宏字說。郭招卿字指。廋儼字書。朱育集字。李宗吉釋字。王存義切韻。祝尙書韻。崔希裕略古。顏黃門說。張庭珪劍名。裴光遠集綴。濟南集。楊大夫集。徐逸集。張楫集。李彤集。孫彊集。馬日集。林宣集。諸書觀止矣。無以復加矣。乃叔雅古今之子行也。不但伎倆相當。品行亦相若。惜其父子相次作古。無有繼之者耳。

萬歷庚申立秋日。繡水汪珂玉。識于稽古齋。

柯丹丘石屏記

高昌正臣博雅好古。其燕處之室。凡可以供清玩者。莫不畢具。石屏其一也。異哉。茲石方廣僅咫尺。其文

理燦然。有。高。深。幽。遠。之。思。焉。絕。頂。渾。厚。者。如。山。如。嶽。飛。揚。飄。忽。者。如。煙。如。雲。橫。流。奔。激。者。如。江。如。河。斷。者。若。岸。泓。者。若。潭。或。如。林。麓。之。蒼。鬱。或。如。禽。魚。之。游。戲。使。董。北。苑。僧。巨。然。復。生。其。破。墨。用。筆。不。是。過。矣。古。之。人。遇。物。之。異。者。必。書。其。冊。若。斯。屏。之。異。安。得。不。爲。之。書。也。因。命。之。曰。江。山。曉。思。復。書。其。背。而。刻。之。

至正二年夏四月望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記

余有紫檀界方一對。首鐫行書云。兀坐艸玄。風后爲奸。爾往鎮之。世掌我編。敬仲銘。紹美製。界圍雕鏤。花鳥極精工。信出自名手。上飾漢玉。昭文帶一粟。米文一臥蠶。文血蝕。殊古而瑩潤。面刻艸玄閣佳器。故楊鐵崖珍玩焉。第妄想敬仲所記石屏如在。或得與此書鎮。共充韻齋玄賞。則界閒之禽卉爭弄。偕屏上之江山。曉思而益勝矣。柯博士有靈。將仙風所觸。應爲我作撮合山也。

飲光居士汪芻玉識于乾坤一艸亭。

饒介之幻住詩蹟

晴松落雪如疏雨。南風吹綠養天榆。榆前開徧菡萏華。池上露涼揮欲語。道人觀化無方所。塵世茫茫橫歧路。笑看草木歲時口。口逐游塵何處去。尋花摘葉情如許。公子歸來與師遇。蕭蕭茆屋畫爲圖。是故標師之出處。紅衣落盡蓮滿房。碧藕留絲終幻住。

至正廿五年冬十月一日。過幻住。出此卷。乃知中峯與松雪。一相合耳。雖然。峯亦留此戲後人也。住幻

思幻造境幻。又使人畫像幻。今日復使我作幻語。峯願力耶。抑遣人一則劇耶。當問庵主人。華蓋峯浮丘先生童子紫玄洞饒介。信手識之。

沈仲說次韻遺蹟

次叔方先生見示詩韻。右頓首上。

城南陋巷居新僦。綠竹移栽幾箇斜。叢桂山中招舊隱。讀書堆裏認君家。蜀人漫詫文園賦。吳市爭看衛玠車。斷簡味腴如噉蔗。虎頭癡絕至今誇。

右顧仲賢移居詩。

步履春風裏。翛然忘世情。閉門無客到。載酒汎江行。雨過山如染。潮迴水自生。沙鷗一千頃。夢裏到承平。

右留笠澤別業詩。

王雲庵書香廬八詠卷

金盆沐髮

寶鑑凝膏。溫泉流膩。瑤織一把青絲墜。冰膚淺漬麝煤春。花香石髓和雲洗。玉女峯前。咸池月底。臨風輕把犀梳理。陽臺行雨乍歸來。羅巾猶帶瀟湘水。

鐵崖評。作家語自別。雅語如何可到。

月匳勻面

冰鑑懸秋。瓊腮凝素。鉛華夜擣長生兔。玉容自擬比姮娥。妝成尤恐姮娥妒。
花影涵空。蟾光籠霧。芙蓉
一朵溥秋露。年年祇在廣寒宮。今宵鸞影驚相遇。

鐵崖評。用事善幹運。

山頰唬痕

粉凝紅冰。香銷癩髓。鏡鸞影裏人憔悴。梨花帶雨不禁愁。玉纖彈盡相思淚。
恨鎖春山。嬌橫秋水。臉桃
零落胭脂碎。故將羅帕搵唬痕。寄情欲比相思字。

鐵崖評。亦善描意。

黛眉顰色

淡掃春痕。輕籠芳鬢。捧心不效吳宮怨。楚梅酸。蹙翠尖纖。湘煙碧聚愁萋萋。
紺宇寒凝。月鈞金盞。鶯吭
咽處微偷斂。新翻嫵態太嬌嬈。鏡中蛾綠和香點。

鐵崖評。前闕善于形容。後闕自有嗚咽。

芳塵春迹

金谷遊情。消磨不盡。輕紅香裏雙鴛印。蘭膏步滑翠生痕。金蓮脫落凌波影。
蝶逕遺蹤。雁沙凝潤。爲誰
留下東風恨。玉兒飛化夢中雲。青蘋流水空仙詠。

鐵崖評。非舊時月色。誰能道此。

雲窗秋夢

煙冷瑤櫺。神遊貝闕。芙蓉城裏花如雪。仙郎同躡鳳凰翎。千門萬戶皆明月。海碧山青。天荒地老。滿身風露飄環玦。高樓畫角若無情。一聲吹散雙飛蝶。

鐵崖評。栩栩蓮蓬。結尤飄灑。

繡牀凝思

翠藻文鴛。交枝連理。金鍼停處渾如醉。楊花一點是春心。鶻聲曬到人千里。喚醒離魂。猶疑夢裏。此情卻似東流水。雲窗霧閣沒人知。綃痕浥透紅鉛淚。

鐵崖評。用意措辭。高出衆作。

金錢卜歡

暗擲龍文。尋盟鸞鏡。龜兒不似青蚨準。花房羞化彩蛾飛。銀橋密遞仙娥信。錦屋瓊樓。薄情飄性。碧雲望斷紅輪暝。珠簾立盡海棠陰。待温永夜鴛衾冷。

鐵崖評。雪月神仙語意。

右八詠。調寄蹋莎行。

雲庵叟王德璉撰。

雲間詩社香奩八題。無春坊才情者。多爲題所困。縱有篇什。正如三家村婦。學宮妝院體。終帶鄙狀。可醜也。晚得玉樓子八作。衆推爲甲。而長短句樂府。絕無可拈出者。雲庵先生。寄示蹋莎行八闋。閱之驚喜。先生蓋松雪翁門倩。今年八十有三矣。而堅強清爽。出語妍麗流利。此殆雪月中神仙也。謹以付翠兒。度腔歌之。又評付龍洲生。附八詠詩於後。見王孫門中舊時月色。雖閱喪亂。固無恙也。至正丙午春三月初吉。錦窩老人楊維禎敘。

華清宮殿賜溫泉。綰脫青絲撒一編。翠雨亂跳花底月。黑雲半掩鏡中天。銅仙盤滿添香露。玉女盆傾拾翠鈿。攏得雲鬢高一尺。珠冠新上玉臺前。

右金盤沐髮

一片清光照膽寒。玉容滿鏡掩飛鸞。素蛾照見黃金闕。絳雪鎔開白玉盤。翠點柳尖春未透。紅生櫻顆露初乾。好風與我披羅幕。一朵芙蓉正面看。

右月匳勻面

天然玉質洗鉛華。怪底偏將半面遮。紅滴香冰融癩髓。粉黏膩雨上梨花。收乾通德言難盡。點溼明妃畫莫加。聚得斑斑在何處。輒綰寄語薄情家。

右玉頰曬痕

按樂岡開列滿堂。春愁何獨損清揚。蜀山煙雨雙尖瘦。漢柳風霜兩葉蒼。索畫未成京兆譜。欲曬先學壽陽妝。蕭郎忽有歸期報。喜色天長一點黃。

右黛眉顰色。

是誰屣步印微茫。便似名家春滿牀。輕雪消時痕見底。好風吹處步生香。彩雲飛上鞦韆鏡。芳艸侵來蹴鞠場。愁似□□成獨立。綵鴛拾得在東牆。

右芳塵春迹。

骨冷魂清酒力微。路迷錯艸是還非。羅浮曉月相將墜。巫峽斷雲何處飛。金彈撇過驚忽忽。玉龍嘶了尙依依。不知直到鈞天所。記得霓裳樂譜歸。

右雲窗秋夢。

綵線添來日正遲。香絨倦理一支頤。心游飛絮渾無著。身蛻枯禪忽若癡。花幌錯描愁伴覺。金鍼閣住許誰知。絕憐小玉情緣重。到死春蠶始絕絲。

右繡牀凝思。

絮姑壇上囑方兄。忽聽呼盧擲地聲。星斗未分牛女會。陰陽先判雨雲生。青蚨孕子寧無兆。玉蝶化身元有情。寶鏡重圓三五夜。再摩半月問虧盈。

右金錢卜歡。

香奩有二十題。裁翦浴思信配凡四。先生又有和趙八節使廿詠。尤膾炙于粉黛筵中。惜逸去。令琬補。琬何敢。龍州生章晚孟文。謹拜手跋。

顧謹中詩卷

陳君相見虞山陲。驚詫潛夫麋鹿姿。髮白每憐欺我老。酒紅聊爾寄顏衰。好諛俗子休論相。久別故人欣說詩。明日歸舟風迅順。爲傳消息慰癡兒。

暢月廿又七日書海虞趙氏書樓。友弟顧祿。

謹中

黃子久手札

公望頓首再拜。寧極路教先生閣下。近侍誨談。終日歡甚。奉違後。連日不克款教。渴心又將塵矣。恃愛欲求大手臨黃庭樂毅論二帖。以爲矜式。雖天寒。暖閣春溫。想不廢執筆也。片楮代稟。統于心照。公望再拜。寧極路教先生閣下。

公望再摺申。

王叔明書溪南醉歸詩

青山如翠束清溪。溪水流花春不知。自從識得南溪叟。夜夜溪南扶醉歸。溪深夜黑愁難度。東風吹折溪邊樹。采山鑿石架漁梁。醉歸不知春夜長。共坐溪邊翫明月。綠蘿飛花散香雪。酒醒月落正愁人。那堪又

與溪翁別。醉眠草堂春日紅。山妻報我酒初冽。萬壑千巖紅雨深。還向溪南聽曉鳩。

余舊時作溪南醉歸詩。玄實艸堂在荆溪之南。他日余與令兄玄度自溪北歸。小舟阻風。玄實忽出此紙求書。因書此書此。

王蒙

此元人王蒙所書溪南醉歸詩。而吾里李氏所藏也。蒙字叔明。自號黃鶴山樵人。爲趙文敏公外孫。玄度玄實。則張氏宜興人。兄弟並尙文雅。一時士大夫多與之交。故蒙書此遺之。蒙以畫名。今讀其詩甚流麗。而其書頗亦似舅。可藏而玩也。

吳寬題。

人嘗見黃鶴山人畫。皆稱再世王維。山人之書學。閒見此紙。尤爲悚人。當不在趙魏公下。魏公信居不有之譽。而山人亦盡曷有之美矣。

後學沈周跋。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一

倪迂醉歌行墨蹟

昔聞杜陵之茅屋。汀花冥冥汀樹綠。舊題新詠答年華。種朮行椒繞山麓。石牀丹竈青琅玕。春渠流水夜潺湲。當年寶劍淪黃土。空餘山月照波閒。令我不樂懷往古。短世紛紛誰比數。花下欣逢李白來。山鳥溪童亦歌舞。酒酣長嘯五情熱。軒冕何榮築巖說。邈然抗節餓首陽。何異佯狂抱貞潔。君歌已竟歌我詩。賢愚榮悴百年期。少文豈愛壁間畫。老疾俱來難命駕。仰視翁忽浮雲馳。安得乘螭與雲化。楊花縈夢滿晴天。迸擊春雷驚醉眠。李侯神清色不動。手敲茶雪落輕煙。相逢爲樂試草草。更欲攜君臥煙島。城郭秋風白鶴飛。海上滄霞不知老。

右醉歌行。次韻酬李徵君春日過草堂賦贈。

瓚

雲林詩帖

二月廿日。笠澤留別勝伯徵君先生。倪瓚再拜。己酉

清修卓行虞徵士。食粥三年致母喪。詩學道園能入室。術傳洪谷早升堂。獨高落落松筠節。不逐悠悠鷄鶩行。此日別君江海去。孤帆回首指斜陽。一作波光。影思徵君。

是日晚。過徵君江寓。因歎今人情世道。日以儉薄。見炎而趨。遇冷而卻之者。皆是也。虞衆而日不暇給。乃能存念故舊。以無而有。留人宿食。雖古人情。又不是過也。儒衣冠而諂佞。寧不愧死乎。

瓚

賀公雅吳語。嘗誦少陵詩。遠孫有古風。隱居淮水湄。開牖望青山。尋真歌紫芝。鏡湖似清淮。煙濤春渺瀰。何當棹酒艇。與爾相娛嬉。永言以鼓瑟。獻酬斟酌之。伊昔龍眠莊。山水含清暉。松桂蔚佳色。田疇足芸耔。結茅飯松朮。忘年樂熙熙。贈此以爲好。同心勿乖違。

瓚仲夏膏賦一詩奉寄。茲重改以呈。求教益也。

吳淞江上宅。青壁映丹楓。欲覩幽人去。遙憐雅好同。珍圖藏顧陸。蓮社憶雷宗。聞道秋風夜。清琴寫礪松。天錫郭掾郎。與余交最久。死別忽忽二十餘載。念之愴愴。如何可言。錫山弓河上。玄元道館。錫麓玄丘。精舍。其畫壁最多。今或爲軍旅之居。或爲狐兔之窟。頽垣遺趾。風景亦異。雖余之故鄉。乃若異鄉矣。因勝伯徵君攜此卷相示。爲之展玩感慨。并敘述其疇昔相與之所以然者。其中有不能自己也。捉筆悽然久之。

至正二十三年。歲在癸卯。十二月夜。笠澤蝸牛廬中寫。

郭髯吾所愛。詩畫總名家。水際三叉路。毫端五色霞。米顛船每泊。陶令酒能賒。猶憶相過處。清吟夜煮茶。

爲耕雲賦山居

喬木垂帷密。清池拭鏡明。蟲書葉字古。風織浪紋輕。悄悄悲秋思。悠悠惜別情。古人雖已矣。得失未須驚。

過獅子蘭若

密竹鳥曠邃。池清雲影閒。茗爐煙裊裊。松雨石苔斑。心靜境恆寂。何必居在山。窮途有行旅。日暮不知還。

幻霞子倪瓚

何處問幽尋。軒居湖上臨。竹林堪坐釣。苔迹響行吟。晝日斜明耀。殘霞夕暝陰。相看有鄰叟。應只論閒心。

送王允剛歸義興

橋西綠水斜。春樹隔煙霞。隱處誰云淺。千峯只一家。

倪瓚

雲林贈陳惟寅詩卷 辛巳伏日。白雲房裝褫。

戲爲七言近體奉寄惟寅徵君。聊以爲久閒之懷耳。倪瓚頓首上。

露下空階秋氣清。一樽思爲故人傾。知囊自足包桓範。藝圃深期訪馬卿。城郭雲迷紫駟迹。江湖雨冷白鷗盟。老兵得失初何損。司馬虛夷有遠情。

人還希報數字。以慰老懷。

十八日空

八月五日。陳惟寅秀才來訪余南渚之上。相與陳情道舊。爲留終日。至暮。葉舟絕湖而去。一望雲濤渺然。

不能無惘惘于懷也。明日賦此寄惟寅。惟允賢昆季。滄浪漫士倪瓚。

惟寅兄弟皆好修。訪我遠來南渚樓。原憲長貧甘所素。摩詰示疾今其瘳。白鷗波上五湖棹。丹桂人間八月秋。政使清虛足玄賞。勿隨塵土逐悠悠。

僕一時肆筆爲此。非雕蟲篆刻比也。吾佩韋先生見之。精微奧妙者。必將唾視之耳。瓚

倪元鎮詩草遺蹟

燕子低飛不動塵。黃鶯嬌小未勝春。東風綠盡門前草。細雨寒煙愁煞人。庚申春日雲林書
潤雨松風解宿醒。虎頭宅裏坐忘形。清歌擊筑聊永日。更倒君家雙玉瓶。

題松泉畫紙 東海倪瓚

丁夫十一月一日。在泖渚南窗。清晨對雨後。賦詩以寄南榮尊師。嘗置之左右。如與僕對也。瓚記。
服食清虛帶瘦容。菖蒲花發紫茸茸。滌煩礪上營茆屋。千仞巖懸一個松。

早閒覺喉吻痛甚。恐是酒熱。大金花丸神芎丸各求一兩服也。煩聒得罪得罪。瓚廿二日。
枯腸嗜酒復畏醉。既醉渴心真欲狂。爲解曉醒喉吻痛。大金花劑性偏涼。

昨日承蔬筍不託之供。獲清言終日也。別後與元舉叔陽。攜琴過普陀精舍。相與盤礴林影水光中。而令子來。始知從者散步韓墅橋。急遣一介往候。則從者與盡已返矣。經宿不回。雷雨大作。想惟動

靜輕安。昨見樽俎閒。韭芥蒿菜之屬。秀色粲然。今日得雨。必是苗芽怒長。更佳也。況蒙許送。久伺不
見。至戲作小詩促之。瓊頓首。默庵有道先生。

韭芥抽苗鋪翠玉。曉經雷雨更敷腴。莫笑措大眼孔小。聊乞先生一餉餘。
四月廿日。過江渚。荈屋雜興諸絕句。錄呈雲浦明公。以代對面笑謔。
百年風雨幾興亡。睡起西山尙夕陽。四月維舟向荈屋。一庭春色獨焚香。
燕子低迴掠地飛。海鷗來去水侵扉。中流雲度他山影。落日帆從何處歸。
燕雀生來喜近人。家殘屋破去邊城。可人惟有閒庭草。蓬戶朱門一樣生。
姑蘇城郭草茫茫。城外腥風舊戰場。花落空垣車馬絕。獨餘梁燕說興亡。
我自無心何慢勤。愛憎加我亦從人。青山不改如如體。雪後陽生依舊春。
五月陰風特地寒。闔閭浦口挂衣單。飢噉野哭浮村落。我本無愁也廢淪。
虞趙虹光貫壁奎。碧梧端合鳳來栖。春泥滑滑江天永。更著荒村叫竹雞。
眼底繁華一旦空。寥寥南北馬牛風。鴻飛不與人閒事。山自白雲江自東。
僕亦欲一往山中相見。俟後遇便。舟至彼矣。靈巖寺山門上。蔡氏題石一刻。拓手倘便。乞拓一二本見
寄。幸甚。聞釀桑椹酒。不異中原者。飲未盡。寄嘗一杯也。

友生瓊再拜

曲全叟詩餘手稿

東風花外小紅樓。南浦山橫眉黛愁。春寒不管梅花瘦。無情水自流。□檐閒燕語嬌柔。□□驚回幽夢。□□難尋舊游。望天涯落日簾鉤。

右調水仙子

吹簫聲斷更登樓。獨自憑闌獨自愁。斜陽綠慘紅消瘦。長江日際流。百般嬌。千種溫柔。金縷曲新聲低按。碧油車名園共游。絳紗裙羅幃如鉤。

右前調

扶疏玉蟾宮樹影闌干。一曲一襟香露。幾枝金粟。姮娥鏡掩秋雲綠。無端風雨聲相續。不須澄霽。爲沾醺醺。右調憶秦娥。

參差玉笙聲。莫起瑤臺曲。清香沒口。夜涼飢粟。黃雲巧綴飛霞綠。清吟未斷秋霖續。恐孤花意。倒樽中醪。右前調。

春渚芹蒲。秋郊梨棗。西風沃野收紅稻。檐前炙背媚晴陽。天涯轉瞬。淒芳草。魯望漁村。陶朱煙島。高風峻節。如今埽。黃雞黍。啄濁醪香。開門迎笑。東鄰老。右調蹋莎符。

夜永愁人偏起早。客鬢蕭蕭。鏡裏看枯槁。雨葉鋪庭風爲掃。閉門寂寞生幽草。行路難行悲遠道。說著客行。真個令人惱。久客還家貧亦好。無家漫自傷懷抱。

右調蝶戀花。

篷上雨潺潺。篷底幽人夢故山。礪戶林扉元不閉。蕭閒。只有飛雲可往還。波冷玉珊珊。一壑松風引佩環。詠得池塘春草句。更闌。行盡千峯半雲閒。

右調南鄉子。東林橋雨篷夢歸。曲全叟倪瓚。

弇州以倪如風女兒。襟從長袖。未知其早年筆也。

莫昌詩翰

失硯

窗下紫端吾故物。雲腴如潤玉如溫。驪龍光瑩夜生彩。鸚鵡眼活秋無痕。已逐銀杯同化去。豈若青氈能復存。卻笑偷兒翻解事。免使王家池水渾。

復硯

失硯兼旬今復見。村童捧壁笑顏溫。墨光黯有風霜色。石面淨無沙土痕。詞翰發揮欣得助。鬼神呵護幸仍存。濡毫便欲開圖寫。貌我山莊似陸渾。

新正清涼境失硯。既而復獲。遂賦二詩。前以自解。後復次韻。兩窗漫書。奉寄西湖靜者賢翁季。觀捕魚詩。併和示爲妙。

楊廉夫寄元鎮詩蹟

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六七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圖。北窗高臥東皋嘯。鄉里小兒嬾折腰。今朝一醉醉未醒。小奚扶過虎溪橋。晴雪始消。覺毫端有春。樂爲之書也。

鐵崖書小遊仙詩

鸞書趣燕五城東。下視星辰在半空。行過瑤臺重迴首。玉清更在有無中。虎豹耽耽守帝關。銀灣水氣曉氤氳。石榴花下霓裳隊。競染香雲製舞裙。城闕芙蓉曉未分。身騎金火謁元君。青童不道天家近。笑指空中五色雲。三十六宮苑內春。邯鄲卻憶夢中身。帶將一個城南樹。去謁仙班十八人。飄飄仙樂下珠庭。又從麻姑降蔡經。麟脯鳳脂皆可壽。長生何必斲松苓。溪頭流水飯胡麻。曾折瑤林第一花。欲識道人藏密處。一壺天地小于瓜。不到麟洲五百年。歸來風日尙依然。穉龍化作雪衣女。來問東華古玉篇。

維禎

南屏莫昌稽首

春宴瑤池日景高。烏紗巾上插仙桃。長桑樹爛金雞死。一笑黃塵變海濤。
高駕飄車過大瀛。神官報道褚三清。新裁鵝管銀簧澀。一曲玄雲鼓未成。
天府官曹夙有期。金杯玉粟賜漁師。一彈指頃天台近。始悟三生石上棋。
此余方外生余善。追和張外史小遊仙詩一十解。持藁來余不能加點。讀至長桑樹爛金雞死。坐客繞
牀三叫。以爲老鐵喉中語也。又如一壺天地小于瓜。雖老鐵無以著筆矣。故樂焉書之。至正癸卯春正
月上日。鐵龍道人在玉山高處。試奎章賜墨書。

明德遊仙詞十首。自天柱山傳來。依韻繼作。雲林道氣者觀之。亦足以自拔於于壘埃矣。
白玉之盤滄海東。蒼蒼下視遠如空。請看端正山河影。不滿坳堂杯水中。
鴻寶枕函雲積疊。芝堂鑪火煖氤氳。子能試喫青精飯。我亦聊書白練裙。
夜久樽桑海色分。珠宮望拜赤龍君。洞庭未省君山在。元是崑崙小朵雲。
藤蘿石上尋長迹。金粟園中見小身。抖搜幾重衣。械看。情知不是散花人。
厭見霓裳舞廣庭。能看三十九章經。道人腰著金鴉嘴。自向松陰洗茯苓。
左股清池足漚麻。池中胞水是松花。早知魏帝一丸藥。肯信東陵五色瓜。
恥作深山服食仙。伐毛洗髓固依然。木蘭墜露研朱寫。只寫南華秋水篇。

腳底琴生三尺鯉。袖中阿母一雙桃。別時勞動凌波鞦。爛月如銀曬夜濤。
眼中自小薄蓬瀛。日月雙飛下始青。見得明窗塵髻髻。定知草創大丹成。
玉格金科自有期。赤城何待遠尋師。壁梭也解爲龍去。樵斧如何只看棋。

丙戌歲四月廿日。靈石山登善精舍寫。

向嘗次韻信都趙君季友父遊仙詞。亡友虎林張君伯雨父。見而愛之。亦嘗倚韻以屬和。崑山清真
觀道士余君復初。伯雨愛友也。寫所和詩以遺復初。復初今年冬。款余于吳郡之城南。乞余寫昔所
和。合張君之什并藏之。江空歲晚。朋友閒能詩如伯雨寥寥絕響。因寫舊作。不能不興感云爾。今年
至正二十年庚子歲之冬也。遂昌鄭元祐明德父。

金碧樓臺瀛海東。娉婷仙子下遙空。聖凡千古無窮事。都在鸞笙一曲中。
鶻鷲身中三素雲。鼈暉出海共氤氳。桃霞沐雨輕勻面。柳浪含漪細織裙。
鳳麟洲上水煙分。女伴同祠李少君。點定易遷宮裏籍。步虛回首躡紅雲。
煌煌珠樹四時春。樹影玲瓏月滿身。理罷玉笙朝斗去。就中誰是避秦人。
雲旂阿母降珠庭。每爲雙成欲授經。塵世登真无要訣。藥囊辛苦貯參苓。
纔吹松屑飯胡麻。又見蟠桃一度花。不爲靈姝工服食。金盤那得不如瓜。

窈窕溪真十二仙。靈犀分水夜長然。珠宮每重真人筆。點較青瑤第幾篇。
寶髻駢雲誰最高。花閒行數舊栽桃。三洲月出星宮近。騎著神魚舞翠濤。
紫皇親駕按環瀛。又見鯨波澈底清。仙籍不能無謫降。塵緣敢望有虧成。
欲采靈芝恐後期。魚遊千里費尋思。不因悟得長生著。一局難終未了棋。

至正二十年庚午歲冬十月書于吳郡城南之寓舍。

銀河萬里海雲東。直泛靈槎上碧空。仙女蹋歌星漢裏。老龍吹笛浪花中。
金粟天高碧殿雲。鏡中空影夜氤氳。白鸞樹下三千女。一色龍綃玉雪裙。
月照旌旗夜未分。行宮望拜玉華君。衆中王母雙龍駕。飛動神州五嶽雲。
令威化鶴已千春。華表歸來是後身。城郭悲歌荒冢在。到頭應媿學仙人。
白鶴下啄瑤草庭。道士夜讀神農經。問道長生有寶訣。授以松根千歲苓。
溪水流香飯熟麻。洞中千樹玉桃花。金盤日日飛仙供。敕賜安期海上瓜。
黼黻臺上會羣仙。龍燭飛光曉夜然。玉殿歸來環佩冷。白雲猶護古苔篇。
麟洲宮殿五雲高。夜走瑤池燕碧桃。借得仙人紅尾鳳。月中飛影拂波濤。
鈞天按樂召蓬瀛。手把芙蓉朝太清。一曲霓裳羽衣舞。仙家只數董雙成。

長生誰解問。俚期黃石空爲孺子師。何似山中閒日月。松陰自了著殘棋。

遊仙詩。遂昌其最優乎。貞居仙去。不可復得。清真余付復初。請余和之。以繼二妙之後。其知言乎。昔揚雄作太玄曰。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蓋謂作者非難。知者爲難也。復初舊有能詩聲。余故喜之。遂爲賦此。但不可與不知者言耳。

太原郭翼識

張伯雨草書

綠雲覓路作清遊。身似飢鷹曉脫鞵。一上怒臨飛鳥背。載盤驚立巨鼈頭。神來甲帳風飄瓦。月墜下方鐘隱樓。爲問登高能賦者。陸沈誰復歎神州。

右登南峯絕頂

寒食今年二月晦。又分新火入廚煙。碧桃花落閒誰掃。白紵衣輕老自便。發匣但餘金薤墨。老年正在玉堂編。大書絕頂顏光祿。小字駸駸逼墓田。

右山居卽事

夕陽扶醉試登臨。崕嶮峯頭望不禁。倦鳥欲憑高樹沒。短松時遇晚風吟。雲開列岫爭浮黛。霞映平湖盡躍金。歸去主人情不淺。重傾春酒細論心。

右登新豐山

張貞居與袁子英詩手稿

凡五十五首詩載集中此不錄。

己酉歲自春徂夏。霖雨之時多。五月來。僅一日見天。處礪阿幽篁中。未有裹飯過子桑者。閒弄筆硯。寫謬語盈冊。以自料理耳。詩凡五十五首。子英遇之持去。勿示不知我者。

雨告

右句曲外史與袁子英所寫詩。凡五十五首。其兩篇。迺此老道人傲鐵崖者也。如道言清齋礪阿諸詩。皆其道趣中流出者。若奔月卮。則又頑仙之橫出者。吁。道人仙去。已一紀矣。鐵崖之友。屬之何人。開卷愴然。不勝山陽之感。

至正二十又一年。花朝日。抱遺叟楊維禎。在清真之竹洲館書。

至正壬寅。秋八月十八日。海虞繆貞。吳郡余大亨。崑山顧元臣。同觀。弟子蕭登拜題。錄古

東淮顧安定之。觀於映雪軒。時年七十有四。

不識華陽舊隱居。高情還憶聽松餘。百篇真籙修都徧。滿卷新詩手自書。一去丹臺閑日月。幾回飛佩在空虛。重來化鶴應無恙。華表春風動里閭。至正甲辰冬月。郡人後學陳世昌。拜觀謹識。

至正廿五年乙巳。春三月。豐城余詮觀。

壬子正月五日。過東婁。十日。耕學先生出以示僕。乃知貞居先生之與耕學。交好之情若此也。倪瓚覽。

貞居先生妙墨清詞。自有一種仙氣。信非世中人也。此卷手書。以遺余者。屢罹兵燹。似若有神物護持。泉南陳君彥廉。好古博雅。與予同志。故割愛以贈。壬子夏六月。汝陽袁華書。

張貞居詞翰。政如月底疏松。雪中修竹。信非煙火食人所能賞識。宜爲吾子英之寶藏也。貞居自題云。非知我者。勿示。今子英出以示余。豈別久而弛其約束耶。齊郡張紳。觀于孫氏暎雪軒。戊申十月也。石澗阿雜詩墨跡五十五首。乃張貞居詞翰最得意者。亦自慎重。不聽示人。觀其小序可見。雖然。非子英之知貞居。不能久藏至今。非彥廉之好古博雅。亦不能得子英割贈所愛。以交誼之篤。而歸諸春艸堂。可謂得其所矣。子英亦知人哉。保爲陳袁之家。子孫左券珍之可也。廬陵張昱。題于凝香閣中。余觀在昔右文之際。文章翰墨。莫盛于東南矣。蓋不惟列侍從居館閣者。皆彬彬文學之徒。至於方外者流。亦或負其清才絕藝。擅名一時之勝。故釋之徒。有笑隱訢上人。道家者流。有貞居張外史。皆以詩文篇翰。照映乎山林。而與虞趙歐黃諸君子。交接于後先。迭響乎中外。于是東南文物之盛。殆前古所未聞。今觀陳氏所藏外史墨跡一冊。能詩者。或無此書。能書者。或無此詩。外史蓋兼之矣。慨名筆之流傳也。念昔人之凋謝。江空歲晏。不無有繼響者乎。覽卷爲之慙然。吳郡謝徽識。

右張貞居自書詩一帙。溫陵陳君彥廉之所藏。戊申歲。見于袁子英家。今歸于君。君別有貞居所書。大小十餘幅。可見物常聚于所好。君作詩往往有物外意。非獨愛貞居之所書而已也。壬子亥月。張紳再

題。

張貞居以詩名海內。而翰墨尤爲人所重。片縑尺楮。往往見之。蓋未有若此卷之富者也。孫過庭云。一時而有乖。有合。心遽體留。日炎風燥。皆其乖也。神怡務閒。時和氣潤。偶然學書。皆其合也。今貞居自言。自春徂夏。陰雨至五月之久。故閒弄筆研。以自料理。則非心遽體留。日炎風燥。正所謂神怡務閒。時和氣潤。偶然學書耳。宜其聯篇接簡。不覺其多。而穠纖閒出。清婉流麗。有合于古人之度也。其詩傳之人口。已有定論。特語其書如此。彥廉好古博雅。必能加寶愛矣。

蘇人王行題

余觀張外史自書雜詩一冊。詞翰之妙。使人如快雪時晴。行山陰道上。幽景所奪。應接不暇。披覽竟日。不能去手。

句吳張適識

貞居蚤學書于趙文敏公。後得茅山碑。其體遂變。故字畫清適。有唐人風格。詩則出于蘇黃。而雜以己語。其意欲自爲一家也。唐宋以來。浮屠之能書與詩者。雖衆。然亦不能兩美。況道流之久。乏人哉。此自書雜詩也。古律行艸。各臻其妙。宜子英之慎與。而彥廉之喜得矣。

高啓識

右張貞居詩翰。清原陳氏得於袁子英。甫盧熊記。篆書。

歷代史臣。不爲釋老氏立傳。或老氏有可書者。則以方伎傳中。皇明詔修元史。始別有釋老傳之目。而老氏首丘處機。釋氏首八思馬。且各有數人焉。張雨生東南。以工書善詩。爲名道流。一時學士大夫。若

趙文敏虞文靖黃文獻諸公多與遊。乃不得入傳。或者疑之。然處機八思馬之徒。其在太祖世祖時。大抵皆以功業顯。故釋老氏有傳。蓋不徒以其法而然者。則夫雨之可傳。政不在此。余嘗執筆從史官後。得預是議。今觀兩自書雜詩于溫陵陳寶生家。詞翰之妙如是。自當與虞趙諸公詩集並傳也。

會稽岳王彞識

貞居真人詩文字畫。皆爲本朝道品第一。雖獲片紙只字。猶爲世人寶藏。況彥廉所得。若是之富且妙耶。舒展累日。欣慨交心。噫。師友淪沒。古道寂寥。今之才士。方高自標致。余方憂古之君子。終陸沈耳。吾知前人好修。不以爲賢于流俗而遂已。不患人之不知。粟里翁志不得遂。飲酒賦詩。但自陶寫而已。豈求傳哉。倪瓚題。壬子初月八日。

貞居詩如月底疏松。雲間修竹。字畫則若遠塞驚鴻。春池科斗。非特不染塵俗。塵俗自不能染耳。

張紳

壬戌陽月。紳再觀于崆峒外史之丹室。於是與彥廉別十載矣。

洪武丙辰秋九月。彥廉自鳳陽還。十有九日。夜宿春艸軒。復出此冊同觀。題者自鐵崖先生以下。凡十五人。存者惟八人耳。撫卷不勝黯然。汝陽袁華識。

溫陵陳彥廉氏。出家藏張貞居所書雜詩。凡五十五首。詞翰俱麗。見之不忍去手。子英袁先生。與貞居

友善。書此以贈。又于卷末書曰：勿示不知我者。子英以彥廉博雅，故出而與之。卷後題曰：彥廉與余同志。故割愛與之。雖貞居非至交，則不出。袁先生非知己，亦不與。彥廉既得，宜爲珍玩。款闕

余初學書，卽知有句曲外史爲浙之擅名者。雖急于采其規格，而世甚鮮有。及閒獲觀數帖，率皆真跡。其于運腕指用紙墨之妙，誠超于衆能而成家者也。以之才氣，則並于蘇米。詞或有過之者。故一時名重朝野，得片紙如寶珠璧。豈偶然哉。此帖知久深慕，一見二三年不聞其定在。茲獲一覽，平昔所見，猶霄壤矣。孰不珍其傳哉。癸亥歲孟夏，蒼山無爲謹書于朝天宮之桂堂。

張貞居平素慕米南宮之爲人，嘗爲著海岳外史傳。故其議論襟度，往往類之。獨其詩句字畫，清新流麗，不蹈南宮狂怪怒張之習。蓋非獨其學問使然，亦由貞居寄跡方外，不爲聲利所累，而又居東南形勝之邦，獲見故都文獻之懿，優游林壑，以養其真氣，故其發于詞翰者如此。今去貞居卅餘年耳，使人望而企之，若古仙人，可勝歎哉。友人陳彥廉得其翰墨二帙，皆平生得意作也。余家與貞居世契，展詠之餘，益增感舊之思。云爾。尋陽張來儀志。

張貞居詞翰俱清逸飄飄然，如參鸞鶴遊霞鄉。自非有仙風道骨者，不能。唐之羽流中，杜光庭輩，詎足專美于前。彥廉宜寶之。洪武十九年，蒼龍丙寅，吳僧道衍，做觀于春艸堂。

余嘗愛張貞居此帖，詞翰清拔，風致高遠，當其神清氣和，用筆遣意，疾徐頓挫，濃纖閒出，故雖連篇累

幅不厭其多。玩之如飛鳶戾空。明珠映月。飄光燦爛。快人心目。可謂絕類離倫。特立道流之表。自子英化去。垂三十年。意昔此帖亦遂淪沒。今復覽于放鶴軒中。展玩終日。不能釋手。信知至物終當有歸。從道宜珍藏之。東吳文泰識。

昔人作字類人。若顏書之剛勁。虞之美麗。歐之清腴。亦似之。余謂非唯字類人。作詩雖言志。而剛勁清麗。亦似其人。今觀貞居字之隨體賦形。殊不經意。詩之隨詠寫志。若出自然。覽之則清氣可掬。深類貞居之爲人。昔人所云爲信然。貞居書此亦自得意者。故題以勿示不知我噫。示之尙不輕得之者。必好古博雅也。張昱以彥廉蓄之。謂得其所。陳從道得之。可謂又得其所矣。從道宜保諸。浚儀張肯識。

僕平生最嗜外史詩。集中諸律。略皆上口。僭評其高處。當爲元人第一家。妄論自信。不必世人之同也。故其真跡所在。特深貴之。唯姚侍御家有稿一冊。時獲寓觀。以爲樂事。其它所見。短簡寥寥。無足充余之嗜者。戒卿何幸。乃富有之如此。當知貞居真蹟。流落人間。雖有存者。斷不能與之爲敵矣。使僕時時來過。出而閱之。味其點畫。求其興致。以開余情。不亦暢乎。

晚學楊循吉奉題

蔡天啓詩曰。收拾三茅風雨樣。高堂六月是冰壺。貞居收拾三茅風雨。總入冰壺。真得天啓賦詩之真趣矣。貞居蛻骨仙去。知在蓬萊第幾峯。而仙迹長留人世間。帝不役雷電下取。俾後世得肆玄覽。馳紫霞之逸想。動白雲之遐思。瀟灑送壺中之日月。不亦神哉。袁戒卿襲藏。出以見示。因題。

成化癸卯春三月朔旦。郡人黃雲識。
此册今藏余家。向從文衡山處得之。

元汴

畫像贊

志逸心疲。身清命濁。逃同類而親狻狙。毒厚味而美藜藿。學取益而不勝其損。事知危而姑與之安。一龍一蛇。不厭己之深眇。惡衣惡食。先憂人之飢寒。忽然爲人。而反常若此。若何以祛有身之患。

句曲外史張雨自題

方寸鐵志

吳門朱珪氏。師濮陽吳睿。大小二篆。習既久。盡悟石鼓嶧山碑之法。因喜爲人刻印。遇茅山張外史。外史錫之名方寸鐵。持以過錢唐。訪余于吳山次舍。求一言。白其所謂方寸鐵者。余笑曰。予方以鐵石心。故乖於世。而子又欲乖吾之乖乎。雖然。古之豪傑。修己治人者。必自方寸鐵始。黃金白玉可磨。此鐵不可磨也。子以是鐵。印諸金銀銅玉犀象。使佩之者。皆無媿乎是鐵。外史氏心印之教行矣。吁。豈真求工于刻畫。無戾夫古制也哉。今有妄男子。釋躡起閭巷。取封侯印如斗大。印咫尺書。馳使帶甲有十萬。如金翅鷲。逐百鳥。無一敢後者。金斗之權重矣哉。吾不知果能爲天子翦狂寇。佐中興。爲生開太平。無媿之于汝鐵否。不則徒以苟富貴。不至腐尸滅名不已。使得珪方寸鐵印。斯可以蒙金斗而壽榮名矣。珪或爲今將軍刻符。

印。其亦以是告之。至正十九年秋七月八日。李黼榜相甲進士。今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會稽楊維禎書。

神斧磨天割紫雲。仙葩殞玉發奇芬。靈書寶訣開剛卯。不數人間小篆文。書刻輸君總色絲。前身想是伏靈芝。虎頭食肉元無相。鑄紐休傳左顧龜。我家金粟道人章。瓦款蟠螭識未央。千古典型今復見。佩之何必獸頭囊。鏤玉塗金與錯銀。盡將工巧失天真。君能獨埽雕蟲技。定品他年合入神。

伯盛朱隱君。余西舜草堂之高鄰也。性孤潔。不佞于世。工刻畫及通字說。故與之交者。皆文人韻士。予偶得未央故瓦于古泥中。伯盛爲刻金粟道人私印。因驚其篆文與製作。甚似漢印。又以趙松雪白描桃花馬圖。求勒于石。精妙絕世。大合松雪筆法。惜其不得從遊于松雪之門。使茅紹之專美于今世。因題四絕于卷末以美之。伯盛勿以余言爲譽。後必有鑒事者公論也。至正十一年中秋日。書于玉山草堂。金粟道人顧阿瑛。

方寸鐵歌贈伯盛朱隱君

人心何危患多歧。方寸之鐵貴自持。百鍊耿耿明秋暉。彼柔繞指何詭隨。朱盛剛勁真吳兒。法書鐵書逼秦斯。晴窗握管儼若思。學成變法出愈奇。鐵耕代筆猶神錐。用之切玉如切泥。孤忠不媿月食詩。清耀更

賦梅花詞。元祐黨碑我所非。驢鳴犬吠我所嗤。雕蟲小技同兒嬉。屠龍妙割嗟奚爲。盛乎盛乎知不知。南
北車書來復來。中興定勒磨崖碑。大書深刻非子誰。時至正廿年。歲次庚子。夏六月初吉。天台氏學者元
鼎。書于白蓮桂子軒。

吳僧
虛中

蓮花
樂

方寸鐵銘

婁東朱珪。字伯盛。工古籀篆文。其于六書之義。考之尤詳。嘗以餘力刻印章。則爲吳中絕藝。閒遊錢唐。遇
句曲張外史。名之曰方寸鐵。蓋以喻其能堅其志操。期以進乎道。亦若桑國僑志于鐵研之鐵云。雖然。科
書廢已久。必以篆籀爲師法。漢隸而下不在論。能復其古。其庶幾朱君乎。朱君與予相游。嘉其志操之日
堅。今年余來玉山中。驗朱君之書法。益有進。是猶張旭悟公孫大娘之舞劍器也。見其刻玉石如切泥。則
又若漆園氏誇庖丁解牛。而得肯綮也。張得于舞劍。庖丁得于解牛。吾知朱君得于書。而悟外史方寸鐵
之旨矣。遂述其事。而爲之銘曰。

聖人作。人文開。龍馬出。榮圖來。神農氏。尙結繩。民弗犯。俗龐淳。史蒼頡。肇有制。譬孳乳。乃曰字。越夏商。歷
周秦。科斗廢。籀篆臻。漢而晉。書變作。唐風媮。政日惡。日逮今。邈寥寥。事刻畫。昆吾刀。鐘鼎墜。石鼓頽。心太
古。婁朱珪。

至正歲舍庚子。四月廿又六日。河南陸仁頌。

方寸鐵頌

猗方寸鐵。媿昆吾刀。游刃發硎。妙契縱操。六書奧旨。探蹟損勞。史籀秦斯。作則孔昭。翔鸞翥鳳。騰龍駕蛟。爲印爲章。珪璧麗霄。文苑藝林。世賴榮褒。我頌匪私。永言弗祧。

至正庚子八月十又八日。淮海秦約頌。

方寸鐵詩奉美伯盛有道。

朱珪手持方寸鐵。撫印能工漢篆文。并翦分江龍噴月。昆刀切玉鳳窺雲。它年金馬須承詔。此日雕蟲試策勳。老我八分方漫寫。詩成亦足張吾軍。

隴右郝經上

朱生心似鐵。篆刻藝彌精。應手多盤折。纖毫不重輕。么麼形獨辨。蟻匾勢初呈。漢印規模得。秦碑出入明。風流金石在。潤色簡書并。餘刃庖丁解。風斤郢匠成。達觀應自悟。賞會足平生。趣刻無多訝。因君託姓名。

錢唐陳世昌

袖裏昆吾一寸鐵。江南碑刻萬家文。玉符金印雲臺將。大篆煩君爲勒名。

雲間陸居仁

十年兵興徧天下。名山大澤罹野火。野火燒盡秦漢碑。咸陽鬼哭無人打。故人吳睿業篆籀。好古乃有如珪者。妙刻金粟道人章。尤精白描桃花馬。金印徒聞如斗大。零落當時建章瓦。君不見黃仙鶴。伏靈芝。北海文章長高價。

武夷山樵者錢惟善題于海嘯軒

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尙質朴，亦所不免。惟揭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著甚詳。然其所用人多不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晶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英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晶宮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闔座絕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鮮于郎中一印曰鮮于伯機父。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德鞭。滑稽大略相同。子行嘗作一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莫曉。他日文敏見之。罵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嬉子耳。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余坐主張先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泉鶴叟。蓋用杭州三山名。臨平泉亭黃鶴也。古人亦有如此者。如雲煙過眼錄載姜白石印文。鷹揚周郊。鳳儀虞廷。蓋以姓字作隱語。辛稼軒曰六十一上人。又以破其姓文。米元章畫史言劉巨濟符字亦好奇耳。

雪門山樵張紳書于朱伯盛印譜後

余嘗見故元時吳人印章。刻畫古雅。疑其多出于吾子行之手。而不知有朱伯盛者。今觀楊鐵崖顧玉山輩方寸鐵志并詩。始知之。伯盛名珪。玉山稱其爲西郊草堂之鄰。蓋崑山人。葉君廷光與爲同縣。宜其獲此而藏之。

成化丁未三月晦吳寬題

元名公爲朱鍊師本初七序墨跡

故元文章之盛。雖方外道流亦有其人。如吳全節。薛玄卿。張伯雨輩是也。此則朱本初所著貞一稿。觀其

所得。尤爲精深。宜一時大家。特爲親書其首也。本初臨川人。出家上清宮。而從吳宗師居都下。其稿旣無刻本。不知此編何從。傳至吳中。幸而爲抑夫縣人之所藏。不然其泯矣。

吳寬

元博

本初一榻林下。內境虛曠。中夕夢回。松月在窗。夜氣閒然。全體豁露。于斯有得。

劉楨

損齋

七序爲勝國范梈、劉有慶、歐陽應丙、虞集、柳貫道、吳全節諸人。闕一人天啓癸亥春三月廿六日。王二泉持此卷來。以行促。不及錄序語。

玉水記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二

元天目山禪師劉順法語 真跡·小行書·

蕭路教深達聖賢之道。嘗以委順子自省。其旨世閒萬物各有數。初不以逆而強致焉。在乎知時識變。樂天知命者。固能隨順世緣。無甚罣礙。孔聖以此一貫之道示曾子。領其旨一唯而已。維摩居士以一然而談其不二。吾之諸祖。或擎拳豎指。或棒或喝。皆示之以委順之一方便也。芑氏以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而發揚委順之道。從古聖賢莫不以此而傳之後世。倘欲別起一念殊勝奇特之見。以屬強爲。則不委順也。其順之之理。一委之於造化。豈聖人而能轉之。而凡人可料之。惟貴深造遠詣。堅確不易其正念之士。方能如是。與凡聖混同一區。來去自由。于萬象之表。豈不慶快平生也哉。又爲銘之。

天地萬物混同一區。無罣礙。靈妙自如。用之于世。不束不拘。行之于時。圓同太虛。樂天知命。逆順同途。不委不順。吾何所圖。風清月白。洞澈吾廬。

天歷二年。西天目山師子正宗禪。逆流沙門劉順敬書。

中峯禪師九字梅花詠

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人沙灘坳。野橋古梅獨臥寒屋角。疏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

幾個揶蓓囊。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

天有月兮地有松。何堪松月趣無窮。松生金粉月生兔。月抱明珠松化龍。月照長空松挂衲。松回禪定月當空。老僧笑指松頭月。松月何妨一處供。

松月

琦楚石詩翰

船上見月如可呼。愛之且復留斯須。青山倒影水連郭。白藕作花香滿湖。仙林寺遠鐘已動。靈隱塔高鐙欲無。西風吹人不得寐。坐聽魚蟹翻菰蒲。

中秋後二日。與覺隱諸老。曉過西湖。率爾口占。廷玉郎官索書。錄呈求教。

梵琦再拜

興化打克賓。只要法戰勝。我遮裏不然。掃除佛祖令。住山五十載。撲碎軒轅鏡。贖飯香滿堂。有衆齋廚盛。摔了出院人。悟去也不定。徒弟珠維那。職事美滿。可悅衆心。一偈送之。參方行腳。了吾宗生死大事。勉旃。

楚石道人梵琦

元名公翰墨卷

余讀姚江吳氏三葉墓志文。而因知世運之有高下也。始銘南堂老人者。唐公震也。其言雖儻。而猶清狷可喜。時蓋去乾道中興未遠也。中銘雁峯隱人者。陳公著也。其言萎甚。蓋宋就衰矣。及觀銘天台賞官者。咸公夢解也。其言約以則。蔚乎有古章。時則聖元一統。已五十年矣。於乎文章高卑。與世運推移。豈不信

哉。高庫弗傳。求事狀不朽難矣。雖然。續承義烈。使光遠而有耀。則在吳氏後人也。季章父爲三葉後人也。隱居行誼。無忝厥先。其能光遠而有耀者哉。

至正丁亥秋一日。鐵厓山人楊維禎書。

昔人謂百年之計。樹之以德。若吳氏之三世行誼。其樹之也遠矣。其枝葉之蕃碩也必矣。夫勳舊之家。豈無累數葉躋顯仕者。然德或不繼。雖如潁川陳氏。猶不免公慚卿。卿慚長之譏。況其他乎。此士君子之所。以有取於吳氏也與。

永嘉高明則誠甫謹識

南堂三世獨傳書。世祿雖微德有餘。莫問幾多喬木在。海棠已可著巢居。靈石山人張雨

青山堂上和尙清遠禪師侍者。賤跡留小溪三載。劇辱寵愛。所謂待我以國士者是也。臨別承厚贈。感媿無極。別來四載。世殊事異。思一會面而不可得。南望青山。未嘗不惻惻愴悽。欲絕去。歲聞從者留宣城。復聞青氈復舊。喜而不寐。但山川阻修。音問愈絕。可恨。邇來不審起居輕利否。世事可忍否。衆生易度否。去年令法眷用章和尙示寂。法門不幸。良可慟哭。近聞宗遠和尙赴五竺之選。可爲宗社之賀。此老別來已二十餘年矣。雖欲一見。其可得乎。如會次。望引情。不尙閒居。麤遣。亦遠庇所及也。自前年五月來。日念彌陀。祈生淨土。不識他年果如願否。亦欲吾老師知吾近況何如。故言及此。曾作彌陀讚。別紙求教。會晤何時。臨書惘惘。惟願明時保愛。爲大法壽量。不盡。元旭頓首奉書。

谷水二餅附上

竹深纔五六歲。方從吳兄行之以學。予見其骨秀神清。知其異時不碌碌也。歲改月易。儼齋定齋俱已謝。世子寓水北衛史君書塾。忽唵僧觀西巖見過。談及近日詩人。多稱竹深。余因省記舊游信口一律。乘輿拏扁舟。偕西巖過石湖。適值竹深它之。悵然而返。今又八九載。西巖亦已圓寂矣。昨暮偶訪曾兄。心傳而竹深在焉。相與道舊。欣慨交心。因舉舊作。竹深亦不能無所感。力請呈醜。就書以贈。時元貞乙未。仲冬十有九日也。谷陽陸定龍頓首。

永夜無寐。起步階除。明月在天。西風入懷。淒然知其爲秋也。輒用高韻。勉賦一章。以寫余心。以布印可。併座上諸公。

應元

秋高氣清。水露石濁。潦淤泥俱隱迹。感時忽忽。夜不寐。明月已向東山出。出門仰瞻天無雲。漸覺薄寒微中人。須臾清光入庭戶。炯炯顏色疑如君。萬物已非前所視。慨念榮枯動幽思。玄蟬寂寞噤無聲。塞雁嗶嗶向南至。河流洋洋山峩峩。朝見花開暮辭柯。相思美人隔秋水。君兮不知可奈何。獨立旁皇無所得。自慚在君珠玉側。明月西沈愈思憶。積余鬱鬱其無極。

無款五言一律。前有鮮于伯機數段。失錄。

修竹深深處。人間俗慮消。時將碧玉調。寄在白雲謠。雪乳臨風淪。冰花對佛燒。思君不可見。乘興動蘭橈。有感一詩寫奉。則敬兄弟賢姪。左瞽。

感爾多堂弟。參之同翺翔。翩翩西復東。品似鴻雁行。攸居沙渚暖。菰蒲新芽長。秋風順節序。亦復館稻梁。我獨有一弟。今我竟誰將。念之不可招。血淚霑衣裳。

櫻寧先生見之。仁者之念。亦不能不爲我潸然也。朝陽營亦相與歎。殊可悲耳。

乙卯十二月。在金壽堂書。

揚子江頭十尺蘆。望中渾是小方諸。八窗爽籟含清氣。一水空明倒太虛。邊草不栖□□□。露莖真溼玉蟾蜍。晉家車胤如知得。安事螢囊去照書。

席帽山人王逢。題於樂意生香之亭。時歲己酉。秋八月五日也。

右頓首拜覆。潁川教授先生尊座。右自十九日。因新令尹定役。而入城日。在縣治。故未能往謁。爲慊。昨晚從孟達親丈家飲散歸。領尊翰。且承英嗣見過。恨不得見。頃又承過我問信。足紉不遺之盛心。吳中搢紳先生。求如尊先生文章道德。指不二屈。尙欲以閒暇日。與遂昌公諸老。過笠澤。徜徉數日。併聽教誨。幸甚。僭易就稟。區區欲購得歐陽文忠公大全集一部。煩因便于舊人家所藏者。詢及示望。分情。連日稍涼。計尊體納福。開微恙。不克往問候。稍暇。專謁屏著以謝。不備。

沈右頓首拜

令嗣甚聰俊。必能多讀書。此先生積德所致也。右也年四十矣。甚爲寒心。

右贅言

余又見沈仲說書致叔方教授後云。小兒多蒙戒諭。感感。城中人來。對右言。小兒朝暮穢語。責罵姚媪。

萬乞嚴訓。不使肆縱。幸幸。是仲說四十後得子也。蓋仲說之室鄒有賢德。嘗爲夫買妾。殊美。仲說詢知爲故人女。卽擇配嫁之。其室隨育子。信食報之不爽哉。而不爲舐犢愛。更難矣。

此卷久爲先荆翁藏玩。前有米襄陽山水橫幅。高君明水見之。卽囑戴老以靖密壇蓋十二求易。附二佳筮。作裝潢資。愚父子受蓋卻其筮。其筮竟爲居間者所沒。又有元名翰。爲張紳。張文在。程璠。鮑恂。王東諸人。先後爲此輩賺去。嘗憶文在句。高公山水趙公書。今代何人與比馳。及漁父詞云。我是箇不識字煙波釣叟。恍然在目也。玉記。

元賢翰疏劄

右前海寧州同知楊性所藏先友遺蹟一卷。凡十一人。詩文若干篇。性曰。先君子字伯振。至正閒。從事浙省。一時名士大夫。多與往來。爲詩文。性收藏甚富。兵火之後。往往散失。此其留客之句。顏其所居曰竹深處。蓋心有以契乎竹也。鴻儒碩士。咸爲之品題。余與先生相知之久。因爲之賦以貽之。且以爲竹逸之一助云。

繫余生之好奇。負磊落而不羈。嘗縱歡乎淇水之涓。弔古於嶰谷之谿。過瀟湘。登九嶷。斐然武公之想。邈焉伶倫之思。慨重華之不作。悵二妃以增悲。因物懷人。屢觸于目。惟懷懷之高風。託娟娟之修竹。是竹也。稟君子之貞。抱幽人之獨。鶴兮斯巢。鳳兮斯宿。宜雨宜晴。宜寒宜燠。挺蒼烟之萬竿。散涼颿于三伏。夜月

篩瑣瑣之金。秋聲戛鏘鏘之玉。此其竹之可愛。不一而足者也。時有種竹主人謂余曰。子徒知愛其竹。而嘗造于竹之奧區乎。乃披蒙茸。拉榛蕪。遂探其幽。遂闢其虛。肩摩足躡。性逸情娛。顧枝葉之繽紛。覺蹊徑之縈紆。綠雲垂幾尺之琅玕。素濤拂萬籟之笙竽。蕭蕭森森。雅雅魚魚。空翠浸毛骨。湛露溼衣裙。匪隱者之盤谷。實神仙之奧都。抗纖塵于朝夕。鎔百慮于須臾。主人于是乎設簟枕。具壺觴。于以嘯歌。于以翺翔。或鼓瑟而嬉。或擊缶而歌。或敲棋而剝啄。或臨流而徜徉。不知天壤之大。日月之長。茫乎桃源之迷。杳乎橘林之藏。未足以形容之彷彿。適足以貽笑其荒唐。豈若斯竹之深處。乃可以晦吾迹。而韜吾光也。予曰。深乎深乎。其竹之處乎。昔靈均于蘭。深乎其君之愛也。靖節于菊。深乎其身之退也。濂溪于蓮。深乎其道之大也。之三子者。皆其植物之深。而子尤得之所以深。真有以契其古于今。所謂不以其迹。而以其心者歟。主人迺喜而爲之歌曰。竹之虛中兮。惟吾身之容兮。竹之勁外兮。惟吾行之介兮。余續而歌之曰。匪竹之容。我將奚從。匪竹之介。我將奚賴。歌畢。賓主交歡。遂鐫其言于竹簡。

錢塘張時

高風星市門。植竹千筍簞。蒼雪下庭砌。玄陰翳齊房。晴旭口聚島。鮮鱗鳳鳴陽。碧滋潤簡編。翠挹浮衣裳。披圖有真趣。夙抱非羈寓。遊蹤自南北。夢寐還相遇。朝哦棲遁詞。暮誦琳琅句。恍卽故園居。森森竹深處。

宙亭石字

種得琅玕萬箇蒼。滿林烟霧似瀟湘。九秋露滴琴書潤。六月風清枕簟涼。肯爲潯陽留勁節。佇看金府散

清香挂冠有約來相訪。並坐吹簫引鳳皇。

廬陵王復原

樂彼萬畝園。青青萬竿竹。中有讀書人。開軒伴幽獨。軒前輕陰埽不開。軒後繁聲疑雨來。春風澹蕩拂翠羽。白露泠泠生莓苔。北窗無塵從不埽。吐麝在地瑤花老。夜深對月任光微。晝永乘風覺涼好。有時蚤起坐石牀。口中吹笙鵝管長。有時枕書臥軒中。清興宵入蓬萊宮。蓬萊宮闕幾千里。紅塵不到看書几。彩鸞紫鳳情翩翩。一段清光照流水。昨日我來造竹下。主人開門笑相迓。山肴滿盤酒滿壺。醉歌一曲爲君謝。豈不見園中桃。又不見道旁柳。昔日媚春華。今日成衰朽。何如此君含彩故青青。獨向軒楹託根久。勸君更種松與梅。歲寒清絕成三友。

隆谿黃仲謠

萬玉深中構草堂。風清幽致逼瀟湘。羣龍垂影秋無際。獨客高吟興正長。雲壓四檐飄翠雨。暑消三伏隕玄霜。清芬不許紅塵入。寒溢苔花滿石牀。

三山江輻

一室幽偏半榻宜。四邊修竹綠漪漪。通宵明月無塵到。長夏清風只自知。每喜王猷同玩賞。更從蔣詡共襟期。階前忽見分龍角。疑是春雷夜雨時。

安城彭敷恂

碧琅玕下覩幽蹤。行盡齋居路始通。烟斂月梢金瑣碎。風生雲幹玉琤琮。秋光滿座陰長合。澁色清神暑自空。淨埽蒼苔夜留客。解衣磅礴與無窮。

秀州金瀛

我愛高人賦考槃。買山結屋種琅玕。煙梢影落虛窗寂。風葉涼生翠簾寒。已喜秋深存節操。更期歲晚報

平安。何當吹徹參差玉。共看朝陽宿鳳鸞。

吳郡朱復吉

公家種竹一萬個。已喜此中堪結茅。珊瑚戛玉天籟動。翡翠蔽空雲氣交。呼童去尋化龍杖。留客坐看棲鳳巢。何當開徑延益友。共論大易明羲爻。

劍江徐疇

種得篔簹數百竿。築亭深處伴秋寒。危梢滴露清堪掬。密葉籠雲翠作團。夜月虛濤翻素壁。晚風拂佩響雕闌。漪漪絕勝淇園好。會看窗前宿鳳鸞。

文江鄧資深

帶雨含煙碧玉枝。蕭森偏與靜相宜。風生萬壑秋無際。月到孤亭客未知。遠憶楚山吹笛夜。迴疑湘水泊舟時。此君自昔持高節。長結幽人歲晚期。

甫里趙宗文

琅玕三徑綠成林。瑟瑟涼生漠漠陰。蔣詡琴尊閒自適。王猷車馬窅難尋。四檐蒼雪翻鸞彩。一榻清風引鳳吟。客去浩歌淇澳罷。永言同結歲寒心。

長洲沈元

種竹雲深處。迢迢一徑通。清陰湘浦月。高韻渭川風。節操宜幽客。逍遙稱老翁。晚來丹鳳下。棲向綠雲中。

余學夔

金臺名宦姑蘇客。客裏相逢見顏色。手持詩卷錦離離。珠玉聯篇光耀日。自言平昔愛此君。手栽十畝吳江濱。蒼龍起舞淇園夕。彩鳳長鳴湘水春。客來倒屣邀借去。擊筑彈棋不知暑。紅塵半點飄不來。好鳥一雙向人語。逍遙深處深復深。等閒忘卻樊籠心。何時買棹東歸去。願借繁陰事討尋。

閩中陳潤

劉侯愛客仍愛竹。種得琅玕買書屋。一片湘江雨外青。千年嶰谷春前綠。三徑縈迴蒼雪深。四時晴翠生繁陰。過門二仲偏知己。假榻羣公自盍簪。元龍逸去真湖海。肯學尋常兒女態。祿米長捐佐酒費。錦囊不惜供詩債。清心獨有此君知。搖落冰霜也不移。爲籬擬護新梢長。埽籜應教舊幹滋。邇來阿閣增光價。五彩郁雲見揮灑。振佩終隨鸞鳳羣。投閒暫寄風塵下。漫說當年六逸溪。烏噓煙草碧萋萋。風流文采如君少。自有丹崖爲品題。

三山林誌書于玉堂之署

君家舊住東吳上。百畝篔簹繞屋長。月明影拂青珊瑚。箇箇凌雲絕塵想。宦遊南北今十年。朝回幾立春風前。虛心不忘久要好。夢魂長役霜筠邊。故託高人寫高致。翰墨淋漓湧空翠。屈鐵交加篆籀文。真假相資元不異。披圖渾似故園看。枕衾六月生陰寒。脫巾露頂聽靈籟。鏗金戛玉來雲端。葆羽亭亭鸞鳳翥。日上天門不知曙。宜容借我洗煩囂。便訪君家竹深處。

元虛金山長老

萬玉蕭森蔽草堂。惟通鶴徑破蒼蒼。繁陰滿榻琴長潤。秋色凝窗地自涼。幽靜自然居物外。虛閒渾訝是仙鄉。一從高步青霄上。楚雨湘雲思渺茫。

吳僧湧西源

修竹千竿一草堂。幽深偏愛水雲鄉。碧陰滿地春簾溼。蒼雪侵幃夏簟涼。詩刻粉筠初解籜。聲傳茶臼遠飄香。宦遊十載天南北。猶想林園思不忘。

竹樵寔積中

吳門煙雨掩荆扉。湘楚清分一徑微。叢□蔽空忘晝永。涼生入夜覺寒歸。王猷疏散人皆□。劉向操持世不違。儒業已開沾寵渥。休將宦思戀初衣。

倪維哲

先生幽趣在琅玕。手種窗前可萬竿。三伏清陰不受暑。一天明月自棲鸞。翠濤夜卷滿湘雨。蒼雪晴飄嶰谷寒。珍重鳳池留直節。青青常與後人看。

紹興王鉉

蕩軒瀟灑傍林巒。萬玉扶疏護石欄。雨沐風披看舞鶴。山窗月白聽鳴鸞。時調焦尾清聲遠。曉閱芸編綠字寒。佳趣可人君獨得。肯分三徑共盤桓。

天台陳璣

高人適幽趣。羨此琅玕清。新梢和露滴。舊葉迎風鳴。結屋住深處。時見茶煙橫。焚香手遺編。詎有塵慮縈。一自綰章綬。夢入吳中行。覺來尙幽意。滿抱涼吹生。

天水趙次進

舊家吳下住。萬玉俯澄溪。翠色連花圃。清陰接柳隄。稀稠無隙地。宛轉自成蹊。琴就聲前和。詩從節下題。拂雲蒼幹直。承露碧梢低。佳趣王兼馬。高情阮與嵇。豈容卑鷄集。早見瑞鸞棲。班籜堪冠製。玉芽或饌齋。林林森畫戟。蟲蟲列文犀。門有軒車過。亭多枕簟攜。久晴鼯鼠出。積雨鷓鴣啼。瞻菴同淇澳。分青若灑西。編籬須代篠。截杖勝扶藜。密葉繁香篆。繁枝爨茗畦。嫩書蝸畫健。枯筆蟻行齊。新譜憑誰撰。遺編必自稽。栽培忘歲月。睽別隔雲泥。得信忻無恙。牽思夢欲迷。青班聯玉筍。何日聽黃鸝。好乞還山假。從容款碧閨。

同郡釋啓

分得瀟湘數畝陰。中藏茆屋往來深。半窗色淨涼偏入。一榻聲清暑不侵。雨長子孫金箇箇。風生頭角玉森森。此君今向圖中見。時報平安慰客心。

方外釋問竹庵

憶昔山行到竹深。綠雲凝合畫沈沈。塵衣欲挂應難入。樵子興懷每見尋。驟雨洗枝添秀色。微風翻葉墮清陰。笑看來往驅馳者。休息誰從此處吟。

中吳釋鼎書記鄧尉山

客至頻留醉。僧過只對吟。渭川多雅興。淇澳有清音。節操常應在。冰霜老更禁。七賢堪並美。六逸漫同心。游宦今來往。多情憶舊尋。

起有闕文。

三衢金關

知君雅性恆愛竹。幾年封植當華屋。此君結根羨得所。風雨年年長蒼玉。綠陰滿地蔭階除。拂雲香葉何參差。萬竿總含霜雪操。數畝盡帶瀟湘姿。芸窗晝啓無俗客。秀色時能映細帙。猗猗堪比衛武賢。青青差擬王猷宅。我來薊北正天寒。雪中無處尋琅玕。坐想君家最深處。便擬敲門試一看。

廬陵周崇厚書

跋竹深處卷後

劉孟功甫世家吳山水之間。其先大父退軒先生。嘗植竹數百本於庭。清陰勁色。照映几席。蕭瑟檀欒之聲。恆接于耳。退軒公既捐館。孟功以其竹有先人之遺澤。瞻之敬之。封之植之。竹日以蕃。揭其晏息之軒。曰竹深處。示不忘也。既而宦游四方。雖欲有事于竹而不可得。迨扈從北京。去竹益遠。蔑以舒其婉孌之

懷。遂屬其所交名公鉅卿。作爲詩文圖畫。以發其思。竹之蘊。余得觀其卷焉。灑灑乎其文之雄也。颯颯乎其詠之長也。泐乎穆乎。不見其端倪也。若竹之緜亘杳藹。連畛接町。綠雲際天。一目千頃者也。鉤章棘句。詞嚴義正。若竹之密而不倚。疏而不離。森然而□陣。挺然而列峙。振風不能搖其根。祁寒不能易其節者也。聲律清婉。格調高妙。若竹之籟弄皓月。戛擊鮮飈。縱然而球琳鳴。鏘然而韶韻作者也。意氣沖澹。思致超軼。若竹之中虛外直。與道消息。豐本擢枝。樹德務滋。歧之弗可及。撓之弗可移者也。此詩文之大略。竹固有之矣。以書而言之。則竹深處三大字。去篆而從隸。戟立槩橫。戈揮石墜。若竹之含貞屬氣。藏鋒蓄銳。毅然而不可當者也。以圖而言之。則爲方勿逾咫尺。而曲盡萬竹之幽邃。將不求其象于圖中。而欲得其意于象外者也。以是言之。則竹之於人。而不爲無遇也。夫竹。植物也。向使生于遐陬僻壤。荒閒闕寂之濱。雖蕃若渭川。盛若淇園。音諧嶰谷之律。材儷柯亭之椽。苟弗遇其人。則蕪沒乎薪樵之場。芟刈乎樵斧之下。槁死乎華實之餘。澌盡乎朽腐之後者。殆弗可以數計也。其亦可悲矣乎。欲求見遇乎其人。而獲揚厲乎諸君子者。詎可得哉。然則竹之遇不遇。其相去若是之懸殊也。推之他物。宜不異于竹矣。故爲跋其卷末。

南舟

先子自少暱此君。凝霞閣下。水石疊閒。徧植公孫竹。會稽志所謂高不盈尺。穉翠蕭疏可愛。允宜儿席佳玩。每對之展竹深詩賦卷。覺空青萬餘。在玄圃中。無風雨神籟自韻焉。因自稱筇居子。又稱荆筇

山人無何。余自歷下還東坨。庭中紫篠數百個。盡爲人所戕。而此卷亦失去。每念胡介夫句。一文沒也。還留竹四壁。蕭然不賣琴。那禁苔痕蘚砌淒涼耶。遂成竹史百卷。已誦蔣捷山詞。有二十年來。無家種竹。猶藉竹爲名。則卷語存筍。正可藉竹爲名。況余尙有家乎。今而後爲高元之萬竹先生可。爲許洞門前一竿竹亦可。同此王猷興者。讀元賢題竹一過。西吳醉里竹素主人汪珂玉識。新筍晚花時。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三

宣廟御製綠竹引并書

薊門八月霜華濃。何時叢竹能成叢。鳳城之陽禁苑東。琅玕萬樹凌青空。光搖太液波心月。高出三山頂。上松。祥颿拂拂來天上。鳴金戛玉聲玲瓏。蓬萊宮中日如年。高松密葉霏雲煙。春陽挺秀百花表。秋月增輝仙桂邊。九夏繁陰覆靈囿。祥麟瑞鶴相周旋。六花凝寒羣卉老。清標轉覺生光妍。軒臯昔日初制律。截筩來自崑崙谷。江心蟠石桃竹枝。斬根剝皮誇紫玉。何如蓬萊宮中竹。雨露偏多生意足。盤根固節千萬年。遠勝猗猗淇水澳。上林花木照清春。靈芝瑞草爭芳芬。愛此蒼蒼太古色。竹邊幾度停游輪。世云鳳皇食竹實。又云鳳皇棲竹枝。鳳笙九曲太平曲。鳳兮鳳兮來儀。余將拭目而觀之。

宣德四年二月十二日。御武英殿。書賜都督孫忠。

國初當天兵下徽時。朱升請留宸翰。以光後圃書屋。上親書梅花初月樓。賜之。直一洗乾坤腥色。自後則代擅奎藻。萬歷閒。玉應試留都。見聖母御筆于瓦棺寺之青蓮閣。天啓閒。在燕京見神廟御書。于李戚畹之清華園。今復覩章皇帝御蹟。足可壓閣中帝王書也。

譚子國轉運臣何玉識。

高季迪書南宮生傳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遨遊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陣法。將北走中原。與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溯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怪。渡瀾江。泛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輛。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尊下拜起。爲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己。目慳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辟。明旦客同詣生謝。請結歡。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能辨。好箴切友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期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嚮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已貧。然喜事。故在有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啖相樂。四方游士至吳。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開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臣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謝將迎。闢一室。皮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游其閒。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闕。希復執筆。歆慕靜退之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氏。名克。字仲溫。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于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默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得能之乎。與夫不自知反。達遠道德者。異矣。

渤海高啓撰

青丘子書惜花歎

惜花不是愛花嬌。賴得花朝伴寂寥。樹樹長懸鈴索護。叢叢頻引轆轤澆。幾回欲折花枝嗅。心恐花傷復停手。每來花下每題詩。不到花前不持酒。準擬看花直盡春。春今未盡已愁人。纔留片萼依前砌。全落千英過別鄰。懊惱園中妒花女。畫旛不禁狂風雨。流水殘香一夜空。黃鸝魂斷無言語。縱有星星在薜衣。拾來已覺損光輝。只應獨背東窗臥。夢裏相隨高下飛。

槎軒高啓

宋仲溫書鐵崖古歌卽爲鐵崖所跋

東吳宋仲溫。工古歌詩。尤工諸家書法。余有所著。必命仲溫書之。且扁舟訪予東海角。觴詠數日而別。爲賦長歌一篇。酒餘使歌之。余和以鐵龍之簫。不知人世閒復有過予樂者否。余旣醉書此歌。復令仲溫遺玉筍崆峒兩生者和之。

會稽楊維禎

谷陽生書相鶴經

與夷門廣牘所載稍異。

鶴陽鳥也。而遊于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數七。故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

千六百年形定。體尙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頭赤。食于水。故其喙長。軒于前。故後指短。棲于陸。故足高。而尾凋。翔于雲。故毛豐而肉疏。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元青黃二色者。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于外。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鶴云上相。瘦頸朱頂。露眼黑睛。高鼻短喙。鼯頰毳耳。長頭竦身。鸞膺鳳翼。爵毛龜背。鼈腹。軒前垂後。高頸麤節。洪髀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于天。飛則舉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十二時。鳴中律。復七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或純黑。渥水不能汙。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鸞鳳同爲羣。聖神在位。則與鳳皇翔于甸。

右經一通。迺浮丘公授王子晉之書也。崔文子學于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中。淮南王采藥得之。遂傳于世。谷陽生書。

江南羽化張天雨。海上神交宋仲溫。楷法離騷稱獨步。草論皇象已專門。折釵未墜風前股。屋漏先凝雨後痕。寄語臨池諸俊彥。蚓蛇雞鶩莫須論。

陳文東書楊廉夫贈相子先寫照序

士大夫寫照。非畫科比。而亦非畫史所能也。杜少陵詠曹將軍能寫佳士。而不幸遭罹干戈之際。則移其

貌佳士者。貌常人矣。此將軍之寫照。亦畫史科之庸耳。何以爲士大夫。錢唐相子先。通文史琴棋。寫照其餘事也。然所交皆海內知名之士。交之深敬之至者。輒退而傳其神。併其性情意度得之。非其人耳。其筆雖恍以權貴。誘以金玉。勿與也。則其秉志。與曹將軍異矣。余以忘年交子先。子先寫余老狀。人皆異之曰。畫史傳老鐵貌。而子先獨得其平日傲兀傑特之氣。蕭散沖曠之懷。深出筆墨之外。有閒不容髮者。寫照不許畫科比者若是。抑余聞宋有苦礮老人。落筆有驚人句。交湖海奇士。必傳其神於卷。凡若干人。雖其在千里外。見于開卷之頃。若親接笑譚。洞見肺腑。至今傳爲褒鄂雅事。子先寫余照。不知得奇士凡幾人。儻哀以成帙。吾當一一爲子贊之。俾不下於麒麟題功臣者云。

會稽楊維禎著

門人陳文東書

陳文東與時中節判書

陳文東謹奉書時中節判宗兄孝次。近家信至。云尊公下世。而吾兄遠迴。區區雖在千里。病未能興。不覺悲喜交集。始兄除授時。得書爲慰。後二年。僕承乏解州。因有州口送徒至成都之便。亦嘗令附狀。僕以丁艱東奔。竟不知沈浮。相別六年之間。出處凶變。各如此。可爲悽斷。去歲春初期。兄必回。冀得一見。兄何爲淹留許時耶。日來孝履何似。繼聞兩至。舍下存問。尤見情至。僕病兩月。甫及愈。而司銓者呼入選。意者造物使之然耶。賦得一詩爲寄。并在解州時。與前歲期待各一首。茲并寫上。亦以見僕不敢忘故交耳。五年

不見威州倅。萬里遙遙有所思。亦幸歸來那忍語。人生出處正難期。進牌方媿天官選。臥病誰憐逆旅悲。昨夜得書渾不寐。枕邊聊詠寄君詩。解州官舍夢後一首。憶昔君爲萬里遊。今年吾亦應徵求。夜來夢裏驚相見。平說威州與解州。期兄回一首。君家頃有故。遠宦亦應歸。萬里關山遠。三年消息稀。寄書多不達。對酒惜長違。相見翻成泣。春風定挽衣。茲因子盛還。謹具此爲問。尙惟節哀自愛。八月初。或當遠離。無吝示及動靜。以慰詹企。力書不盡。文東奉書。凡見鄉中諸友。幸爲我一一謝之。病餘不能徧作書耳。顧文照附此致意。七月廿一日。

姚少師詩翰

白雲生。廣陵客。江海不歸今十年。雁書未到風塵隔。落日淮南親舍遠。每望東道白雲白。焦桐夜鼓天地愁。銀雁紛紛墮瑤席。瑤花夢落楚天寒。萱草春深露華碧。白雲生。爾孝不負親。爾忠寧負國。讀書只是記姓名。學劍須當萬人敵。白雲生。勉爾力。犯龍顏。請恩澤。縱不能取封。虜將軍。萬里侯。亦不失漢家良臣。二千石。胡爲乎。痛言不上賈生書。辛苦尙馳毛義檄。我亦天涯倦行役。慈母在堂年半百。爲君重賦白雲篇。激烈長歌轉悽惻。

右白雲生歌爲王履道賦。

嬾閣翁

牛衣卒。隱者流。一貧寧苦困田野。挾策不肯干王侯。十年從軍不得志。歸來自飯溪邊牛。牛衣爲衾石爲

枕。雷鳴鼻息春。駒駒醒來復夢夢。復醒不知蝴蝶爲莊周。又安知魯遷郕鼎秦焚舟。晉盟踐土齊葵丘。戰國蘇秦何足道。黃金用盡空貂裘。漢家王章不解事。妻兒對泣良可羞。牛衣卒褶袴不掩脛。破帽不戀頭。生不逢堯與舜禪。焉能蹙蹙增煩憂。夜漫漫。風颼颼。東方日未出。長歌且臥南山秋。

右牛衣卒爲王景序賦。

道衍

陳博士繼爲婁江勝感接待寺八詠序并諸名公詩記

近世浮屠出世者。以土木營建致聲譽。人以此爲有德者不少。其能樂空寂。淡泊自宜。游心於其道。又能以詩章發其志意者。則不多也。苟有之人。必與之詠。而不以其爲有德者。衆皆其然。惟君子取之。而樂與之遊也。若王逸少之與支遁。習鑿齒之與道安。陶元亮之與慧遠。韓退之之與大顛。柳宗元之與文郁。歐陽修之與祕演。其皆因名永世。俾人慕之。而不泯其蹟也。今姑蘇釋有中。其主婁江勝感接待寺之法席。起蕪穢爲寶勝。澈剝落爲輪奐。整樹藝爲喬鬱。衆以爲德。其不德之轍。淡然而怡於其道也。寺故有玄音堂。其益以聽聞室。止息齋。含暉樓。挹清閣。松華堂。一掬軒。雲深處。題凡有八。其徧詠之。又求詠于鉅公名士。詠于其徒。詠于其逸人。其傳誦于人者。蓋亦有之。由是接待之名。稱揚于時。而君子樂過之者。誠在此也。有中乃集衆作而刻于石。來請序之。余嘗與有中游者也。而可孤其請哉。大凡浮屠謂超詣覺路者。未嘗外于物。亦未嘗囿于物。而物物隨物。悟之以融其性。然非得于玄音。而達于聽聞以歸其止息者。必膠

于時。又何知含暉而可以喻中之光明者哉。又何知挹清而可以喻去濁就潔者哉。又何知松華而可以喻歷冰雪時至。眼芬芳者哉。又何知一掬之水。其能照今古。一方之雲。其能迷上下者。爲心之所喻哉。有中其將不外于物。不囿于物者哉。誠樂空寂。淡泊自宜。而可以友於支遁輩者哉。余亦知有中者也。或言詩爲禪者。以詩之妙不在言也。得詩之妙者。使人誦之。則浮屠之禪。可無由此而悟耶。

宣德二年八月望日。翰林院五經博士。廬山陳繼撰。

濯庵八詠

雲深處

出門山路迷。入寺衣裳冷。忽聞鐘磬聲。因地發深省。

一掬軒

些子楊枝水。掬之不盈手。灑向大千界。洗除清淨垢。

聽聞室

何所聞而聞。何所聽而聽。不聽亦不聞。方是本來性。

含暉樓

朝挂扶桑枝。暮浴咸池水。靈光滿大千。半在小樓裏。

玄音堂

空空本無有。若有卽非空。耳口俱忘觀。禪門此是宗。

止息齋

可以止則止。可以息則息。只此坐心齋。何須去面壁。

松華堂

辭樹舞香風。歸根散晴雪。老僧坐忘言。對此了幻劫。

挹清閣

清氣滿乾坤。小閣真可挹。飽餐五濁除。臥看雙眼碧。

雲深處記

蘇之城。城于平野。列闌闌而內外之者。鱗集。雞犬之聲。環動二百餘里。勝感接待寺者。附于城之東。距城無百步。有中師名其所棲之所曰雲深處。吁。何哉。山川之氣爲雲。山川之深。雲之所出。而烏得迷漫山下。使人而不知其處哉。今日雲深處。其名與實。何相去之遠。而不相孚者。之若是耶。有中學佛。視有爲者。皆爲幻。幻而又幻。豈玩于幻而瀆于幻耶。將託于幻。而不以幻爲幻耶。抑有寓于雲。而警于幻者。以自治耶。有中居人境。誘于耳目。以移其中者。轆轤于外。志欲謝之。淡然無染于見聞。潔其身。苦其行。以樂其靜者。

故視其地若深山大川。超然之身而不爲世累。其與會合者。惟雲與之契耳。且雲之聚散不常。去來無迹。其薄太空。翳林壑。瞬息而極其變態者。又可以喻心無所著。而應用之妙。不可測也。若有中師者。可謂不枿于物矣。余何而不爲之記也。

宣德四年歲在己酉孟春望日翰林院五經博士兼修國史廬山陳繼撰。

題勝感寺諸賢詩

滿院清香松有花。老僧終日坐袈裟。吟風弄月知無限。不屬尋常俗士家。
僧院喬松片片花。天風時復落袈裟。一雙白鶴高枝唳。寰宇清奇作一家。
寂寂禪關何處尋。暗然雲色蔽前林。悟空倘謝紅塵迹。更莫泠泠起磬音。
傍雲構小堂。更在雲深處。堂中人未閒。雲亦徒爲爾。

北湄王大化
野築傅夢弼

杏閣凌霄起。丹門傍石開。良時不再得。秋日共登臺。古木雲煙亂。空山綬鶴哀。滄洲吾道在。相遇且銜杯。

又

石迴山門古。松迴野寺幽。傀嵬萬象出。縹緲孤雲留。湖近魚龍起。秋深煙霧收。登高同眺望。何處是滄洲。
不見八景勝。惟見八景詩。讀詩想清景。宛若逢當時。當時景不得。宇宙恆在茲。何不再品題。名勝作後基。

閩中周仲仁題

崑山周繪

盡日山中坐。塵心頓一清。有身終是累。無髮可逃名。擬撇陶潛綬。來尋慧遠盟。蒲團與貝葉。端足了餘生。

右婁江寺志感。

江盈科

桂孟平翦鐙新話歌 至孫忠烈。八段共一卷。

山陽才人疇與侶。開口爲今闔爲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將桂子薰言語。感離撫遇心忤忤。道是無憑還有憑。沈沈帳裏晝吹笛。煦煦窗前宵翦鐙。條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嘯兮喜欲舞。玉簫倚月吹鳳皇。金柵和煙鎖鸚鵡。造化有迹尸者誰。一念纔萌方寸移。善善惡惡苟無失。怪怪奇奇將有之。丈夫未達虎爲狗。濯足滄浪泥數斗。氣寒骨聳鏗有聲。脫幘目光如電走。道人青蛇天動搖。不斬尋常花月妖。茫茫塵海瀉萬點。落落雲松酒半瓢。世閒萬事幻泡爾。往往有情能不死。十二巫山誰道深。雲母屏風薄如紙。鴛鴦宅前芳草淒。燕樓中明月低。從來松柏有孤操。不獨鴛鴦能並棲。久在錢唐江上住。厭見潮來又潮去。燕子銜春幾度回。斷夢殘紅落何處。還君此篇長嘯歌。便當酌以金叵羅。醉來高枕睡一覺。高車駟馬遊南柯。

金鸞書隱居行爲橙墩武翁壽頌

龐公隱鹿門。魯連蹈東海。從古稱達人。高風振千載。先生有官不自居。清時恥曳王門裾。先生有財不自蓄。散與兒孫買書讀。閒來一局棋。興到三杯酒。慷慨發長歌。從容開笑口。眼看世界七十年。家有園池野

有田。輕將意氣向人吐。落得風流薄海傳。我本逃名君避世。自謂平生心膽契。憶昔青春今白頭。分明異性如兄弟。君家作德昭蒼蒼。幾人福壽康而寧。披圖致頌何所願。但願南山相對長青青。

陸原博題并書

野草舞搖落。閒庭閱歲華。憐伊幽且獨。寫意伴煙霞。

方岳醉歌

勸君且盡一杯酒。身外無窮莫開口。近聞誰登白玉堂。或傳其佩黃金斗。與君何干。與我奚有。不如雨話耕夫。煙呼釣叟。問竹枯無。看梅開否。天下事自有夔龍人。山中居只堪麋鹿友。乾坤蕩蕩呼不聞。今古茫茫骨俱朽。雞催晨。兔沒酉。春風來時又花柳。不知柳今幾。青花幾紅。但見吾人成老醜。吾欲采薇西山播穀南畝。吾牛雖健吾衰久。只可茆柴火酒醉幾觴。村田樂詩吟數首。不然空山寂寂白晝長。閑殺一雙無用手。

秦瀚廣白居易池上篇

百仞之山。數畝之園。有泉有池。有竹千竿。有繁古木。青蔭盤旋。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室。有橋有船。有閣煥若。有亭翼然。菜畦花徑。曲澗平川。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髮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取巢安。如魚在坎。不知海寬。動與物游。矯若飛仙。靜與道契。寂如枯禪。

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目前。攜筐摘果。舉網得鮮。約我生計。斯亦足焉。時飲一杯。或吟一篇。老懷熙熙。雞犬閒閒。天地一瞬。吾忘吾年。日居月諸。莫知其然。優哉游哉。吾將終老於其閒。

俞養正效白居易知足吟

紛紛世人幾知足。爭如野老無拘束。忘機踏石聽琴鳴。乘興閒行傍柳綠。古書細閱兩三行。社友相逢或五六。有時對弈無雄心。鎮日濡毫聊免俗。乳鷗幾點爭樹喧。玄鶴一聲響空谷。一輪明月挂松梢。呼童拍拍傾醪醕。清光映入酒杯中。微醅漫唱游仙曲。紙帳梅花春復秋。藥鑪丹竈夢凝屋。雞聲報曙夢回時。披襟又起看朝旭。麤衣淡飯隨分休。不識是非榮與辱。且效羲皇太古民。繁華謝卻還純朴。

釋守仁螺山隱士歌

螺山有隱士。飄飄仙者徒。朝游螺之巔。暮宿螺之隅。紅塵拂落身外事。白首讀盡人間書。不騎琴高鯉。不釣任公魚。手披演雅篇。架列山海圖。蛾山漫給五斗黛。蛤浦豈羨雙明珠。槐臺封侯笑螻蟻。楚關脫網憐蜘蛛。人言大隱隱朝市。小隱螺山無不是。何物老病香山翁。隱作留官良可鄙。酌螺之杯飲螺几。坐對螺山淨如洗。細屏蠹蟲鏡邊來。佛髻峨峨望中起。千林飛翠散晴空。半島寒雲浸秋水。我尋螺山居。遂識螺山路。一見螺山人。再詠螺山句。紛紛草堂文。悠悠遂初賦。丈夫無遠謀。千載何足慕。我本逍遙人。亦有置網慮。買山每寄沃洲書。寥落江鄉歎遲暮。江鄉寥落不可留。便當卜宅山之幽。安得神鼈負山去。共蹋青

螺海上游。

劉秩題留春軒

劉字伯序豐城人。

時人看花爲花好。我獨看花被花惱。含英結蕊須幾時。殞紫飄紅如一掃。人生少小難老成。纔得老成易枯槁。寄言年少好看花。莫待花殘須及早。花殘畢竟有開時。人老此生難再造。何當別置留春軒。長使花開人不老。

于忠肅落花吟

昨日花開樹梢紅。今朝花落樹頭空。花開花落尋常事。未必皆因一夜風。人生行樂須少年。老去看花亦可憐。典衣沽酒花前飲。醉掃落花鋪地眠。風吹花落依芳草。翠點胭脂顏色好。韶光有限蝶空忙。歲月無情人自老。眼看春盡爲花愁。可惜朱顏變白頭。莫遣花飛江上去。殘紅易逐水東流。

孫忠烈律詩四首後有總跋。失去。

坐對湖山酒一觴。醒時歌舞醉時狂。丹砂不是千年藥。白日難消兩鬢霜。身後碑銘空自好。眼前傀儡爲誰忙。要知閑處且爲樂。光景無多卻散場。

醉眼昏迷懶得開。自斟自酌且舒懷。百千萬事了不得。六七十年容易來。得一日時過一日。遇三杯酒飲

三杯世間多少英雄漢。南北山頭土一堆。

嬾與時人論富強。富強原不是良方。石崇金谷今安在。韓信瑯弓昔已藏。產實百年終換主。氣橫千里總淪亡。不如守分存天理。錫福兒孫更久長。

病中守病要心寬。調理隄防有幾般。強食損脾飢損骨。多言傷肺怒傷肝。常留腎水消殘火。緊抱鐵衾護歲寒。有眼如盲耳如聾。一些塵事莫相干。

姚侍御行書溪東篇

賢哉許仲子。孝友乃其德。藕花溪水東。寘此一區宅。兄存既能讓。兄亡心不易。豈惟讓其居。潤色可爲則。朝開溪上窗。旭日蕩波色。莫歸溪上舟。渚禽飛格格。三子森如玉。長作芹泮客。進道觀逝水。晝夜窮簡冊。尋將登龍門。變化奮六翮。仲季事畎畝。黽勉勤稼穡。春祈歲十千。秋取禾三百。嬉嬉婦子閒。啓處足衣食。閒暇陳八簋。邀我話疇昔。我在兄弟行。年齒髻髮白。醇醪常我醉。醉臥月下石。情猶不自已。臨流曾促席。惟余母郇親。仲子立行特。南風藕花開。錦雲手可摘。觀漁倚欄檻。意趣互閒適。相去雖密邇。別去獨馳億。田閒固無營。欲屢何可得。有時來吾村。需我以文墨。爲書溪東篇。層空動瑤碧。

成化甲辰六月二日。表兄姚綬。書于江南水竹村。

此幅先君拈墨蒼石屏。後置凝霞閣左。時閱而哦之。蓋我翁天性孝友。正與是篇相合也。玉識。

公綬書贈金良德詩

御史大人金豸冠。兩廣節鉞得一韓。民懷吏畏邊患息。信賞必罰嚴而寬。偉哉廟堂梁棟具。出將暫作邦家翰。萬里何曾遺故舊。惠扇重若青琅玕。扇中畫景埽凡俗。振然三鷺浴清湍。綠楊風高野岸闊。潔白疑在西甌看。將門難弟皎玉雪。謂有此弟兄尤難。奉揚仁惠勿敢後。□□□□□□□□。嗟予衰病狎鷗鳥。無□□鷺與鸞。因君保此需白戰。強顏□□登詩壇。

成化癸巳六月二十一日姚綬爲金良德書於天光雲影亭。

姚穀庵書贈菊坡居士

堂偏有地栽叢菊。菊外無塵結小亭。何處滿籬秋爛爛。此中清景月冥冥。主人自對多青眼。若箇相過是白丁。能屈王弘送酒使。漫勞陸羽煮茶經。重陽定不嫌皆醉。舉世唯應笑獨醒。君已種來酬逸興。我將分去對頽齡。從教五柳當門碧。忽見南山向晚青。須插滿頭成眷戀。籬邊開口重丁寧。谷閒飲水知甘味。卷裏題詩頌德馨。朝拾落英和淇露。夜吟蓬鬢帶疏星。曾容翠竹陪孤主。莫把春光歎易零。三徑宛存瀕雁蕩。一舟常許度鳧汀。下闕

又五言一律

風景似仙家。山廚飯熟麻。恐人知姓氏。避地隔煙霞。流水一溪雨。種桃千樹花。莫教漁父識。出向世閒誇。

右失題款。

雲東逸史詩卷

東風吹雨不終日。東風吹酒不上面。送君鼓棹歸錢塘。問君定在何時見。君言清明三月三。桃紅李白皆相似。放舟直抵水竹村。醉欲題詩大雲寺。

酌橘弈于中心堂贈別

綬

臘盡分攜此水頭。經春歷夏又逢秋。白蘋半沒來時路。綠樹重維去日舟。沈約病腰多瘦瘦。張綸歸興獨悠悠。一行一住情何限。雲影蟬聲驛外樓。

留別姑蘇吳元璧。時元璧病酒不得會。故于詩及之。閏六月二十日。

綬

采藥不采芝。以芝名藥室。常來佩蘭人。親熏自朝夕。種竹多近水。取鉤曾釣魚。客來知姓氏。節下亦堪書。

右五言絕二首。

丹丘

松門久已爲君開。何事期君竟不來。想是落花泥尚溼。嬾移雙履向蒼苔。一樽欲向竹間開。常日愁無好客來。獨酌有時還獨醉。碧溪明月照蒼苔。初夏招陳惠民游五畝園不果。以此柬。

姚綬

鳧鷖渡口煙蒙樹。蘆荻叢邊月映沙。絲竹一船詩共酒。風流不羨五侯家。
竹下幽亭竹外山。山中流水日潺湲。一彈古調無人愛。只有白雲相與閑。
霜落吳江楓葉殷。酒船輕蕩過前山。如何毛骨清如許。月在蘆花淺水間。
孤鶩舟邊見白蘋。山橫秋氣樹迷津。橈聲咿軋誰家去。疑訪成都賣卜人。

題日者孫翁

姚丹丘書詠物詩冊

綬

片片鱗鱗傅粉初。夜來青女定躊躇。鴛鴦披素朝凝慣。翡翠生花露結餘。寒氣檐端先積聚。暖梢隙處後消除。戴家茆屋山陰雪。致客迴船恐未如。

右霜瓦。

兒童嬉戲捻窩成。空洞然膏晃眼明。戶外素光隨手滅。案頭虛白帶寒生。獨饒金翦三更凍。相似銀缸一味清。問昔孫康曾用否。憐余卒業事長檠。

右雪鏡。

竿老如松可棟梁。新煩匠氏結茆堂。牖明月散湘雲影。椽近風飄粉節香。酒甕少時浮沆瀣。鄰家今日見裘羊。涼聲撼動秋如此。弃置籃輿也不妨。

右竹屋

溪藤翦綴玉生光。非幕非幃稱我牀。雪作流蘇纒得似。繭爲旁舍豈能方。招邀梅月情同潔。句引梨雲夢獨香。漢武當年如見此。肯將甲乙漫收藏。

右紙帳

地不多寬僅一方。書堆四角臥中央。十升爲度應難並。咫尺於人未可量。有酒待需勞婦實。無肩能掩倩雲防。渠渠夏屋潭潭府。空爲兒孫計肯堂。

右了室

二尺分光見照書。書窗坐對夜何如。新涼可近知秋到。繼晷相親是晝餘。几案過高徒自累。文房資助不爲虛。銅盤絳燭嗟何補。不照逃亡照綺疏。

右短檠

鑄來便覺類胎仙。分頸含香細吐煙。立對匡廬當此日。飛歸華表是何年。首山材質終成器。坎水鳴飛若問天。警露無因秋夜靜。炷薰移近枕屏前。

右銅鶴鑪

工巧成杯細斂彫。物形何事不能逃。雙螯直立人驚畏。八足橫行酒動搖。烏有先生當用續。無腸公子不

須招夜深編席三巡處。紅燭光中儼上潮。

右銀蟹杯

毛自山中短褐來。霜鋒揮霍別長才。足奔月窟非徒爾。錐畫沙場亦快哉。君不中書因老大。子能作傳重徘徊。無由一問江淹事。幾見花從夢裏開。

右兔毫筆

修斲孤桐不記年。于今零落又無絃。文侵蛇腹交加斲。穴與龍池咫尺連。幾點殘徽星散去。雙馳逸足雁迴旋。牙期相對嗟何及。涸盡當時碧澗泉。

右破琴

鍛葉爲筒竅引聲。昔人網得借龍名。憑金幻出于中巧。比竹吹來分外清。楊子半酣聊託興。桓生三弄不勝情。仙人約我瑤池去。更欲桃花樹下鳴。

右鐵笛

晨興初對不能離。開匣登臺似有期。落月在梁非夢見。初霜侵鬢是心知。唐環婀娜難勝鬢。張敞風流且畫眉。莫爲日高忘拂拭。塵昏安可別妍媸。

右曉鏡

鍛成雙股配柔剛。疊就雙鋒自斂芒。巧匠誇工冰雪瑩。佳人到手歲年長。割開素繭還憐蛹。裁破文鴛不近鴛。恐墮吳淞無網處。錯教人認作魚腸。

右剪刀。

雪翦香羅小小裁。隨人只向袖中來。春兼錦字人如玉。夜拭銀箏月似杯。羸首肯嫌膏被髮。留痕爭怕淚盈腮。鮫人亦有閒機杼。借織生綃恐致猜。

右手帕。

時制烏巾重裹頭。功須挑織線纖柔。目張不爲忙中減。網舉都從頂上收。小岸烏紗頻照鏡。輕籠白髮淡宜秋。共言乞得天孫巧。借問佳人果是不。

右網巾。

莫翦鴛鴦製合歡。帛中棲纊凜嚴寒。公孫用布元非儉。兄弟同衾亦自安。薄暖侵膚春在繭。微溫塞枕絮成團。抱衲相共宵征者。星在東欄漏未殘。

右綿被。

美人絲縷藉渠纏。百轉千回斷復連。共處閨房消白日。獨隨刀尺度流年。短長有限惟營繞。寬狹無多競取憐。至節添功肯此出。手中應得借餘妍。

右線板。

東井青絲閱歲年。亭深塵靜只高懸。轉來最喜銀牀滑。汲去全憑玉虎牽。斷響有時秋月下。連聲無數曉風前。九迴腸爲春愁役。更似河車不住旋。

右轆轤。

編草成襟袖可無。翦裁誰箇費工夫。帶煙農父徂畛隰。披雪漁翁入畫圖。鸞羽能添新趣向。羊裘不換舊規模。得渠便不愁風雨。短棹春江獨自過。

右蓑衣。

三尺惟憑一縷緡。竿頭搖颺屬漁人。近牽杜若洲前月。遠繫桃花浪裏春。自分高風能補袞。誰言獨繭可爲綸。相持去約任公子。用掣如山截海鱗。

右釣絲。

飛雪無由沾縞袂。歸途有分失烏衣。不隨柳絮依稀去。常逐梨花自在飛。夢斷玉樓驚月落。愁迷粉蝶送春歸。黃泥阪上堂存否。華髮坡翁可暫依。

右白燕。

角雜青紅刺亦多。摘防傷手更如何。出湖蕩槳風初起。分葉移船水不波。翻覆漫勞雙眼力。往迴相趁一

聲歌夕陽歸路攜筐筥。秋滿蘋花點碧莎。

右采菱。

竹半過牆。隕在林。露梢零落。逕苔深。粉銷已識香風遠。斑在端疑淚點侵。入翦且供閨婦手。裁冠殊稱野人心。錦棚更錫佳名號。好爲堂前穉子唸。

右箜篌。

朝露纖稀便趁風。高低去住任西東。舞猶白雪還鋪徑。繫向游絲只在空。喙啄江頭知鳥雀。行行隄上看兒童。章臺走馬春歸去。飛逐雕鞍得暫同。

右柳絮。

送不須期。喚不消。穿簾淡淡。忽迢迢。雨從曲徑開時濺。風自中林隙處飄。和露上衣驚寢曙。薰人到枕可憐宵。玉壺若叩鴛鴦事。安得虹飛百里橋。

右花香。

樹底枝頭見漸稀。紛紛紅白點苔衣。雨中過眼千嬌失。風外傷心一片飛。故態似從蝴蝶化。殘香疑道晚春歸。丁寧童僕無輕掃。尙把餘妍媚夕暉。

右落花。

少時嘗見先君子松雲公誦謝宗可詠物百首亦能記其一。邇來五十餘年四方馳逐百事萃心忘去久矣。弘治戊申七月因與式之輩晚酌聞其所誦謝詩三首重有感焉。卽席依韻追次。八月四日自蘇還抵平望。偶自賦三十餘首。子句頗銳志此藝。因此紙作烏絲。就其廣長。書凡二十六首付與。見余感今思昔者。又將託此以傳。句尙勉之。雲東逸史記。

又云。因余甥伍式之誦謝宗可韻。用之爲翦刀手帕白燕。凡三首。

公綬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四

吳文定公懷修竹書隱詩卷

春雲漠漠雨冥冥。假寐書牀午夢醒。十載客居便巷陌。一時鄉思繞園亭。繁花照檻知堪賞。亂石鉤衣憶所經。恰有古苔三畝綠。都來修竹萬竿青。當窗好鳥通人語。掛樹危藤學字形。日射韭畦朝可翦。香凝棧室畫長扃。鹿場舊築猶存號。鶴冢新封未刻銘。架上殘篇歸擬讀。移文不待北山靈。

鹿場居士

匏庵書所詠詩册

籊籊猗猗疎雨立。豈獨衡風名始識。條將長身託放曠。水墨似嫌依六逸。臨風首肯對以臆。謂我此言人莫敵。歲寒雅操從少習。玉版禪機尤祕密。毛髮蕭蕭垂紺碧。湘江新沐如膏澤。鷓鴣日暮嗥且集。任公東海登釣石。高竿未研礙雲石。蓮思正慰王猷憶。深林溟濛煙雨滴。風動仍聽無孔笛。湖州已遠休物色。蘄州無復齋名息。百年筆法尙能傳。篋中喜爲鄒陽得。

右題畫竹。

元博

湯翁愛茶如愛酒。不數三升并五斗。先春堂前無長物。只將茶竈連茶臼。堂前無事常煮茶。終日茶杯不

離口當筵侍立惟茶童。入門來謁惟茶友。愛茶有詩學盧仝。烹茶有賦擬黃久。茶經續篇不借人。茶譜補遺將脫手。平生種茶不辦租。山下茶園知幾畝。世人肯向茶鄉遊。此中亦有無何有。 茶歌

世間只有雲疏嬾。不道君猶嬾似渠。載雨從龍雲有意。出家離俗子何疏。雲常隨爾棲巖穴。爾亦隨雲參太虛。願爾與雲毋拆伴。千秋萬古永如如。 贈人

霜染秋林葉未紅。白雲如海畫溟濛。山中雞犬無塵到。谷口漁樵有路通。雙履行蹤留薛逕。五絃靈籟響松風。浩歌招隱披圖畫。目斷冥飛縹緲鴻。 題山水

累月不出門。西山了無見。新圖偶攜來。如見西山面。積雨適初晴。疏雲蕩層巘。林堂接溪橋。有客來獨便。況有釣魚人。不作臨流羨。石湖在吾前。臥遊殊未倦。

偶爲陳冷庵憲副題石田山水。以巖過醫俗亭。見之。請書于扇。遂爲執筆歸之。匏庵吳寬。

張汝弼翰墨

友弟張弼頓首。貳教用亨先生執事。禮闈之火。區區幸得無恙。不勝幸矣。秋閒事尙未知何如。今日企羨執事之優游清適。猶跨鸞鶴而翔寥廓也。何可得哉。火後移館。偶賦栽杏一詩。敢呈左右。用發八千里外之一笑。詩曰。玉河東畔春坊裏。借得閒齋寄此身。偶見攜來山杏好。買栽不計客囊貧。孤根元荷乾坤力。嫩葉都含雨露春。擬醉紅雲香霧底。曲江風景一番新。

右本朝名公詩翰一卷。爲張汝弼、徐禎卿、聶大年、吳原博、祝允明、陳道復、顧璘、王履吉、陳沂、王穀祥、今只存汝弼一簡。尙憶元博句。有塵遠筆牀臨禊帖。涼生湘簾理南華也。

玉水記

諸名賢垂虹別意詩并敘

休寧宗弟戴生昭。年富質美。予教授紹興府學時。與其父思端。有同譜之好。往來情意甚篤。然思端業賈。什九在外。不能內顧。昭恐廢學。負所稟。因挈來游於吳。訪可爲師者。師之初從唐子畏治詩。又恐不知一言以蔽之之義。乃去從薛世奇治易。世奇仕去。繼從雷雲東以卒業。昭爲人言動謙密。親賢好士。故沈石田、楊君謙、祝希哲輩。皆吳中名士。昭悉得與交。交輒忘年忘情。及昭學漸就緒。去家且久。不能無庭闈之思。將告歸。衆作詩送之。君謙詩云。垂虹拂帆過。因題卷云。垂虹別意。蓋垂虹者。吳地石杠之名也。送昭必於此地爲別。使送者可及夕而返故也。昭自來請序。予曰。丈夫立身。莫先于學。不則縱富且貴。不過血肉之軀耳。富則敗禮亂俗。貴則敗政厲下。富貴將安用哉。死則人皆唾罵不已。其所過之地。如孤鴻雪泥。指爪易滅。人亦不齒也。惟人幼而能進於學。以明其理。以修其身。故能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窮則善家厚俗。出則忠君澤民。生則人化之。死則人思之。所歷之地。人皆稱述而歌詠之。非私也。人心之公道也。古今之直道也。昭生來游吳中。而以明經講學爲務。吳之士夫。亦樂與游。及其去而送之。以詩。卽昭他日所歷。而使人思慕之。權輿也。不然。則贈昭之言。豈徒然耶。昭歸。以予言諭諸父兄宗族。當必以予言爲然。昭字

明甫同余出唐道國忠公冑之後。蓋徽之雙溪世家云。正德戊辰。中秋吉日。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長洲戴冠書。

垂虹不是灞陵橋。送客能來路亦遙。西望太湖山閣日。東連滄海地通潮。酒波汨汨翻荷葉。別思茫茫在柳條。更欲傳杯遲判袂。月明倚柱喚吹簫。

沈周

雲外晴虹類石橋。送君歸省去程遙。樹聲撼地天將雨。颿影拖風晚帶潮。短棹載書維古渡。長亭折柳剩殘條。離愁無限相思意。其奈分襟月下簫。

謝表
次韻

把手江南奇絕處。石闌高拍袂輕分。胸中故有長虹在。吐作天家補袞文。

祝允明

相逢憶昔自花村。今忍相違賦此吟。怨鳥嘯殘歸去恨。清風歛動仰高心。垂虹亭上有三高祠。

山塘吳龍

半江寒送蘋花雪。一路香浮桂子雲。有約明年重過我。不妨杯酒話更深。

長洲文璧

久客懷歸辭舊知。扁舟江上欲行時。多情最是垂虹月。千里悠悠照別離。

陳湖陳鍵

相送江頭水映空。孤舟渺渺下垂虹。秋深無限江楓思。欲贈相思苦未工。

蘇門唐寅

柳脆霜前綠。橋垂水上虹。深杯惜離別。明日路西東。歡笑辜圓月。平安附使風。歸家說經歷。挑盡短檠紅。

書劍客金閨。梧桐葉又黃。蛩催歸思早。江渺去途長。餘暑庇山影。西風來桂香。垂虹拂帆過。鳧雁滿銀塘。

文學戴明父將歸新安。詣草堂言別。輒賦此爲贈。

前進士弘農楊循吉

垂虹橋下碧流長。送子明經返故鄉。道向南歸傳易□。水流東去過吳江。卦爻象著分奇耦。交誼情深各
慘傷。婺邑晦翁生長地。鄰封英俊有餘光。

顧福雲
崖

秋風振喬柯。客子歸意扞。落日垂虹橋。停橈待明發。渺渺兮予懷。望望兮水闊。睽違不足道。鄙吝誰我豁。

吳興仇復

卷束殘書上短檠。臨行不用歎搏沙。惟餘似水交情在。相逐雲帆送到家。
白社忘年交子久。臨期握手思難禁。垂虹橋下有流水。別意與之同此深。

古吳練同惠

八十七翁雪厓陳儀

楓落江隄晚帶煙。行人把袂買歸船。溪分野色東西路。橋跨清流上下天。酒爲錦心澆磊砢。詩憑玉軸寄
留連。何時又是逢君日。夜雨聯牀話昔年。

東吳厚齋朱侗

芙蓉動清秋。涼颺拂衣袖。遊子輕別離。執手不可久。長虹灑灑吳雲低。闌干插漢天爲齊。君不見。臨邛橋
柱侈今古。相如亦是尋常題。

吳門陸稷

秋江水清兮秋日明。送所昵兮將遠行。判兩袂兮何怔營。指歸岑兮雲英英。差道阻兮江之程。酒拍拍兮
滿兕觥。君再飲兮延我情。

射瀆徐子立

久客懷鄉井。陽陽不遂留。自知歸計好。何用別時愁。酒盡鐘聲發。詩成夜氣浮。相逢惜相別。猶欲上江樓。

黃紱

秋雲隨彩動蛟龍。才子行蹤氣貫虹。無奈離杯重留戀。不禁吹雨冷江楓。

皋橋浦礪

一脈情衷發短篷。西風飄泊任行蹤。于今莫問江南事。夜月晨鐘兩地同。

長洲俞符

臨流祖席正清秋。歌罷新詞不自由。此日送君和興去。何須風雪夜乘舟。

練全璧

臨歧慷慨擲離觴。仗劍南歸發棹郎。情似三忠橋下水。遠隨君夢過錢塘。

魯參

送君歸去上垂虹。霜落吳江幾樹楓。堂上有人真倚望。布帆休挂送潮風。

太原祝續

心懷親舍遠。身上客船忙。脈脈情千種。恩恩酒一觴。江波搖落日。楓葉著餘霜。顧此垂虹影。離愁誰短長。

漕湖俞金

送別江楓日已斜。倚欄把酒思無涯。驚心白髮思鄉國。觸目青山感物華。渺渺煙波牽客恨。迢迢秋浦亂

吳釋德璇

蘆花。不堪回首天空闊。一鷺橫飛帶落霞。

邢參

客子恩恩買棹回。臨歧相別思悠悠。石梁照水垂虹遠。澤國涵空鳴雁哀。星斗光芒堪淬劍。風霜牢落且

銜杯。吳門賸有相知在。開徧梅花擬復來。

乾坤上下恣敖遊。獨鶻高橫萬里秋。劍化延平津水上。釣垂嚴瀨石磯頭。時清不進圯橋履。月白曾攜赤

壁舟不似呂巖空。詭世帆飛直過岳陽樓。

長洲戴冠

七澤三湘作勝游。楚天涼雨值新秋。江湖來往多青眼。山水登臨半白頭。赤壁磯荒重弔古。武昌城晚更維舟。元之雖去清風在。復讀遺文上竹樓。

廬山陳儀

終歲覽江山。得得逾復游。閒雲澤國天。野鶴林泉秋。年少從親繼爲宦。急流勇退旋回頭。足跡天下愧無半。猶勝出門莫解舟。九垓汗漫擬黃鵠。何時敍問城東樓。

長洲周同人

新安十日程。足爲千里游。江湖志汗漫。仗劍氣橫秋。昨逢阿戎與之語。知君楚尾并吳頭。不須琵琶潯陽郭。泊此書畫滄江舟。飄然明發向何許。長笛一聲黃鶴樓。

長洲朱存理

壯懷未易愜。直作汗漫游。長嘯楚江晚。浩歌彭蠡秋。一函圖書隨所適。相逢誰不甘低頭。春風帆檣薄南廓。飄作桃源神仙舟。爲問賢郎讀書處。古濠東畔元龍樓。

吳郡俞金

人生示弧矢。志已在遠遊。彼昏罔克知。苟延春與秋。佳山佳水目未觀。種種白髮已滿頭。幡然便欲出門去。光景又若逝水舟。何如戴君遊汗漫。朝登楚闕暮秦樓。

江楓未搖落。江水正澄清。水色君顏色。相思無限情。

應祥

瑟瑟西風透客衣。懷鄉情與雁南飛。夕陽楓葉吳江上。一片秋光送馬蹏。

海觀陸南

寶帶秋波啓別筵。垂虹晚日送行船。白雲似與越山隔。明月還同吳地懸。後夜相思各杯酒。來年重會賸

詩篇殷勤再寫橋頭景。江冷丹楓歲暮天。

長州朱存理

相見無幾又送君。江楓灑洒話殷勤。鶻聲搖落山頭日。帆影沖開谿溼雲。柳剩殘枝猶可折。詞將前意不堪聞。歸家談及吳中事。挑盡寒鐙坐夜分。

葑涇顧桐

重別垂虹秋正雲。相思從此散鷗盟。東南一水分吳越。書劍十年如弟兄。黃葉不堪風雨路。孤舟忍共酒盈情。歸來有夢君何處。明月杭州第幾程。

城南欽遵

松陵一水臥長虹。多少行人感慨中。此日送君無限意。蕭蕭黃葉與丹楓。

昌谿王倬

跋垂虹別意卷後

蘇徽古吳越地。今俱直隸爲鄰封。故徽之客於蘇者甚衆。且久。且歷幾星霜。忘歸者必其山川人物可嘉。而可樂歟。蘇多名士。善詩賦。爲諸藩稱首。戴君明甫與之游。獲其詩累卷。抑明甫之言語事爲。忠信篤敬。可欲而可慕。與不然。何客蘇者。非一明甫。別垂虹者。亦非一明甫。而獨能致諸名士。重之以辭。若是也。明甫得此。誠知重璠璣矣。使徒知重之。而不知所以重。恐非贈言者之本意。惟勉於學。慎於行。所謂忠信篤敬者。益加修省而精進焉。則徽士將不忍與之別而去。蘇士又不忍與之別而歸矣。豈非吾徽之光。斯卷之華哉。竊意贈言者之意。固如此。余敢附言於卷末者。意亦如此也。若夫紀述之詳。勉進之切。則豫庵先生之意言誠然。余復何言。

正德甲戌孟冬月既望。眷生顧齋汪昱書。

沈啓南謝祝希哲詩卷附贈楊子詩

蔬林葉盡秋日晴。與子把手林中行。蕭條此地不足枉。賁我一來林壑榮。君今文名將蓋代。蹤跡所至人爭迎。青袍獵獵風滿袖。知者重者無公卿。老夫朽憊人所棄。子謂差長加其情。臨分日落渺野水。扁舟南驚迷孤城。

弘治甲寅十月廿四日。希哲冒寒過訪。申謝此卷。不足罄懷。

沈周

楊子勸秉良。攻詩略於琴。我勸併二者。手彈口還吟。琴詩本性情。淵淵入人深。推自三百篇。被樂爲雅音。雅音宣其文。成古復成今。悠然南薰詞。煦矣當舜心。

石田行書中秋月詩 挂幅

少年漫見中秋月。視與常時不分別。老來珍重不易觀。要把深杯戀佳節。老人能得幾中秋。信是流光不可留。古今換人不換月。舊月新人風馬牛。後生茫茫不知此。年年見月年年喜。老夫有眼見還同。感慨滿懷聊復爾。今宵十四已爛然。七客賓爭天下先。庭空衣薄怯露氣。深檐穩坐仍清圓。東風軟雲輕浪作。慕把太清渣滓卻。浮雲雖欲忌吾人。酒政有律無口賓。遞歌李白問月句。自覺白髮欺青春。青春白髮固不及。且卷酒杯連月吸。舒庵與我六十人。更問中秋除四十。

沈周

石田看花吟行草 單條

花下一壺酒。人與花酬酢。樹上百枝花。花對人嬈灼。昨日顏色正新鮮。今朝少覺不如昨。人若無花人不樂。花若無人花寂寞。看花不是久遠事。人生如花亦難託。去年花下看花人。今年已漸隨花落。花且凋。酒且酌。催花鼓板搗芍藥。醉他三萬六千場。我與花神作要約。

沈周

又書諸歌行卷

今年九月九。無菊且飲酒。明年九月九。有菊亦飲酒。有花還問酒有無。有酒不論花無有。好花難開好時節。好酒難逢好親友。一杯兩杯常在手。六印何消金握斗。三杯五杯不離口。萬事莫談瓶且守。瓶云罄矣。我卽休。載欲謀之已無有。天應私我身獨在。天不全人花乃後。遲之明日與還存。紫萼青苞得開否。倘看爛熳卽重陽。借問東牆惱鄰叟。

九日無菊歌

春暖秋涼。山邊水隈。訪黃菊。尋白梅。秋月自與我慮淨。春雲自與我懷開。畫游之地吾蓬萊。夕息之處吾夜臺。以殤視我吾老大。以彭視我吾嬰孩。信壽夭吾何以外。請享此見在。不樂胡爲哉。

尋樂行

打漁鼓。唱道情。說生說死說功名。唱道情。打漁鼓。說神說仙說今古。仙家自有山中樂。凡家自有世間憂。年頭年尾憂不休。今夜又當年尾頭。唱要高。鼓要急。主勸賓。酌忘拜揖。蠟梅燦燦白壁光。酒波濯濯青袍。

溼客莫言辭主須醉。多情送年恐不及。年送去。還復來。漁鼓聲中白髮催。白髮不可變。莫放掌中杯。鼓碎蓬杯絡繹。不知東方之既白。舊年已盡客已散。門前又接新年客。新年別唱賀新郎。送舊迎新漁鼓忙。

右送歲歌。

去之歲。來之年。一迎一送。鐙火邊。迎新送舊大家事。覺與老者偏無緣。黃雞未號霜滿天。一心百感誰憊然。小兒自喜時節至。催理靴服誇新鮮。固知老者已異趣。青春似因兒女妍。青春懸老不多地。白髮紅顏俱眼前。去之歲。來之年。譬如傳馬相絡繹。又如車輪相回旋。誰從箇裏饒不口。嚙氣苦苦修神仙。我於所去已五十。其來百歲亦尙焉。使我五十不爲天。使我百歲不爲延。尙有大而去者與來者。在我先後計萬不計千。其閒豪傑夢幻耳。冥冥漠漠真堪憐。惟有汗竹數行墨。待來追去名可傳。勸兒必讀牀頭編。莫惜買書吾無錢。男兒所立須及早。老夫代爾耕春田。

右除夕歌。

沈周

沈啓南詩牋墨跡 五言律四首。

結廬城郭遠。靜勝此溪邊。鷗鷺分家住。煙波入簾眠。釣魚償酒券。買藕補傭錢。只隔斜陽岸。經遊須倩船。舊有讀書處。杏花深雨中。人歸髮未白。春好樹仍紅。富貴浮生外。弟兄吾道同。眼前千樹合。屋下兩陶翁。九十春將半。陰陰向日收。花含無蝶戀。苔溼礙人游。樹陰呼朋鵲。檐多逐婦鳩。催詩應是酒。何必與添愁。

詠人影

愛欲揮杯勸。其情有唱隨。無違起居地。尙保死生期。明月成三處。清波化百時。冥然通契誼。曾莫假言辭。

書七言律諸作

掃地焚香習燕清。蕭然一榻謝將迎。坐移白日花開影。睡起春禽竹外聲。心遠不妨人境寂。道深殊覺世緣輕。問奇尙有門前客。卻怪青山不掩名。

沈周書於獨墨亭。

今日都非昨日時。紅消綠長不容私。初驚雨過佳人夢。漫送春歸老子詩。繞樹空憐雙蛺蝶。戲波忙殺小魚兒。明年更有尋芳酒。何用臨川費所思。

春風不到小樓前。花事闌珊又一年。處處插秧梅子雨。家家繷鬪竹枝煙。荷知有暑先擎蓋。柳爲無寒已脫絲。莫道山家無意味。鳥聲嘯破落花天。

城郭重來秋半過。世情看熟歲應磨。後生氣大輕人易。老者心寬奈事多。空自感懷成永歎。不如對酒付高歌。韓休共是霜顛客。松竹相依奈晚何。

風波境界立身難。處世規模要放寬。萬事盡從忙裏錯。此心須向靜中安。路逢平處經行穩。人有常情耐久看。直道世閒無悔吝。纔生枝葉便多端。

渺渺扁舟入浦雲。琳宮一到愜前聞。春泥夾道縈人迹。野水交陂亂鴨羣。洞裏朝元郭道士。城中行樂鮑

參軍相尋兩度俱相失。石上留題漫有文。

上人何事作生涯。半是仙家半出家。丹竈火紅煨白朮。戒壇煙黑煮硃砂。杏林春透菩提樹。橘井泉涵優鉢花。賣藥歸來無個事。月明窗下誦蓮華。贈僧

高隱白雲深復深。階除晴晝亦生陰。山藏暝色迷歸鶴。窗卷朝嵐恐潤琴。忽爾去留那有迹。飄然舒卷絕無心。道人只自閒怡悅。俗客要來難便尋。

右贈顏魯南隱君之作。詩成三年。未嘗書寄。適魯南持紙來索畫卷。因系此篇。沈周

顛毛脫盡野僧如。世事多歸一懶除。欲博晏眠高著枕。圖便老眼大鈔書。屋須矮小茅須厚。窗要清虛竹要疏。心與陶翁有相得。時歌吾亦愛吾廬。

悠悠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晏始開。遊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儻富家發。公道燕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

昭明臺下芒鞋緊。虞仲祠前石路迴。老去登臨誇健在。舊遊山水喜重來。雨乾草愛相將發。春淺梅嫌瑟縮開。傳取梁前檜神去。袖中疑道有風雷。

虞山至道觀。有所謂七星檜者。相傳爲梁時物也。今僅存其三。餘則後人補植者。而三株中。又有雷震風擊者。尤爲詭異。真奇觀也。成化甲辰日。

周

爛熳初看蜀錦堆。卻疑春色隔牆來。酒逢知己何辭醉。花笑貧家不稱開。紅亞暖風憐弱蒂。粉含清露溼重臺。明朝只恐多零落。爲轉長生託紙胎。

辛丑牡丹爛開。余與允暉同賞。有此詩。壬寅開。不及往。喜允暉亦凭闌。因書前作。以寄孤興。

沈周

衆客巡籬待菊開。吾家阿弟足清醅。莫嫌藥小劖先賞。若使花殘悔後來。宿雨尙搖枝上葉。新香初入掌中杯。頭巾墮地秋襟溼。不怕旁人笑醉回。

乙卯十月四日。賞翼南莊上半開菊。因有是詠。古梅花座爲錄一過。

沈周

誰放春雲下曲瓊。一重薄隔萬重情。珠光蕩日花無語。瑣影通風吹有聲。外面令人倍惆悵。裏邊客眼自分明。知無緣分難輕入。敢與楊花燕子爭。詠簾

滿城風雨近重陽。寂寂寥寥破草堂。彭澤花枝待晴把。雲安麴米帶生嘗。梳頭髮應吾年白。潤屋金從別

姓黃。漸與潘郎續遺句。沈郎瘦不似潘郎。沈周爲冷菴先生作。

滿城風雨近重陽。車轍何人顧草堂。此日衣成聊自授。明朝酒熟共誰嘗。秋深澤國萼空紫。霜落洞庭柑

未黃。底怪白頭甘寂寞。子雲曾是校書郎。徵明奉次。

石田先生行書單條尋芳詩

老子尋芳挑酒錢。樂哉斯丘青嶂邊。若教卽死便埋我。更是可生還聽天。人生一日過一夢。花下百壺酬百年。還將醉墨寄絕壁。風雨不洗山蒼然。

右題墓上絕壁。

沈周

先荆翁最喜此幅。嘗歲朝懸凝霞閣。設梅蘭水仙於商彝周鬲間。古翠新香作供。不以題墓有嫌也。又有啓南題磨詩在扇上。余尙憶其中聯。兩象合來分動靜。一心存處得中庸。理趣盎然。故尋芳行樂。無礙生死。深有契於先子耳。柯玉記。

沈啓南雜題絕句墨蹟

湖北歸來日落。扁舟滿載西風。目送一行白鷺。秋懷欲與天空。
衣冠瀟灑本吾儒。也學玄真作釣徒。風月一竿休占盡。客星昨夜照東吳。
酒盞詩聯不厭頻。梅花已報滿城春。疏鐘一夜山窗雨。卻寫鄉心與故人。
不將綠醕醉春寒。但把黃庭讀夜闌。三月溪亭新漲滿。廬山瀑布卷簾看。
百尺飛泉木數章。茆椒回互茯苓香。白頭漁父拋魚舫。結得盧鴻一草堂。
溪流泯泯帶斜汀。樹色沈沈綠未明。大似城南春雨歇。碧山浮動晚煙生。
山路迢迢過翠微。楓林斜日映人衣。筇枝兀兀藤花去。不得詩成且不歸。

樹裏幽亭久不來。舊時行徑有蒼苔。溪風四面涼如水。袖得能經手漫開。
艾葉葵榴亂插瓶。虛堂風約虎符靈。樽前蒲玉須教醉。溷俗由來忌獨醒。
溪頭待渡心不忙。日落高人猶偃仰。歸來只恐到家遲。隔岸行人豈吾黨。
鳩一聲時鵲一聲。鳩能喚雨鵲呼晴。老天亦自無張主。半日陰來半日晴。
春日春山春水流。春田春地放春牛。春花開在春園裏。春鳥飛來春樹頭。
如來如來太乙裁。挂鉢披裘海上來。不爲一身南北走。願超千衆上蓮臺。
出人行藏要三思。世情更變斗星移。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
富友高親莫去攀。他來問我奉承還。錢財入手非容易。用去方知來處難。
自家只道是童兒。誰信光陰驀地移。算來三萬六千日。總成四十九年非。
分中自有魚羹飯。意外休編虎口鬚。莫怪老夫爲妄語。一生夢寐慣江湖。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
風前一曲動離愁。那個行人不舉頭。手把花枝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毛簇黃茸嫩似鋪。頸長高閣玉胡盧。老夫此筆非無意。留與賢郎學弄雛。
買書賣畫出春城。著破青衣白髮生。四海固無知我者。空教唬殺樹頭鶯。

此首題寄
儀姪。

甲午春三月望。爲冷
菴憲副作。沈周。

吳淞江上老迂疏。自笑年來活計無。只有硯田耕未了。雲山還向筆端鋤。秋日同友人步虎丘倦坐可中庭上。值談空上人持筆索書漫錄舊作二首。長洲沈周

飢時思飯倦思眠。只在茅檐日晷邊。此是老夫真活計。十年修得在家禪。此石田先生詩也。予愛其真率。書之。

沈石田詞蹟

許光祚
長

誰道金強焦亦稱。兩朵芙蓉浸在玻璃鏡。頭白老翁尋此勝。過江先盡金山興。隔水焦山闌小凭。寄語西風。後日來當定。白鶴如期驂我乘。一聲獨唳江聲靜。

右春日登金山望焦山有作。

沈周

殘葉林梢風瑟瑟。秋波照眼通天碧。南北東西聊泛宅。人不識。江湖自有江湖客。裊裊釣竿三百尺。金龜未換鱸魚白。船本窄。一般自有容身策。漁家傲

天地一癡仙。寫畫題詩不換錢。畫債詩連忙到老。堪憐。白作人情白結緣。無興是今年。浪泊茅堂水漫田。筆硯只宜收拾起。休言。但說移家上釣船。

右寄南村張處士。

白石翁

柴門晴也喜山意。方舒春湖堪寫。拄著藤條。門外走見打鼓喧村社。逐隊隨行。南閭北巷。儘趁兒童耍。強

於游宦。去鄉萬里羸馬。但願年年康健。百年依舊。白首甘田野。天上多桃根杏抵處。有栽培者。儂柘雲屯。儂秋雨潑。未便風斯下。將他博換。都來各自難捨。

暮春試筆。和楊儀部念奴嬌一闕。因錄寄德徵云。

沈周

楊用修太史詞草

弓鞋一掬。凌波迥。冉冉盈盈。羞顧影。擎茶步緩。乳花凝鬪。草歸遲。苔露冷。雪皴雲鬆。倩郎整。羅帳。鐙昏。蓮瓣暝。掌中無力。搦瓊枝。渴思半消。殘酒醒。

右題情木蘭花

升菴楊慎

蔡林屋詩翰

老去倦茅屋。五日頭不沐。侵晨東家子。邀我看新竹。東風吹梅落。忽見燒痕綠。上山雲推人。下山泉躡足。蒼鼠剝古栗。白羊竄深谷。丹竈雖生苔。紫巖尙堪宿。渺哉人閒世。十載見遺躅。當時僧不如。今日吏催促。但恐有高節。無處著松菊。七十二點青。對酒聊一掬。

右春日到鹿飲泉賦此。書似尙之。

林屋蔡羽

人龍未逢時。林臥觀元化。抗館碧山隈。伏檻滄浪瀉。連巖象雲壑。嵌空紛石架。明霞麗壁璫。濺瀑翻甕瓦。其陰負縹渺。其陽展銷夏。山川恣凝綠。乾坤澹高下。端居慰營魂。散帙豐逸暇。觚管閒時操。觴酌巡筵避。

我公自念疲。樂客窮玄夜。時哉秉燭歎。合坐同所籍。

右玄秀樓與諸友宴集

蔡羽書

短景仍多溼。殘年畏客歸。白雲谿上冷。紅樹雪中稀。久住應難別。重逢寒暫違。憑人問林屋。煙霧滿征衣。
德孚與余。兩年往還頗密。忽欲解館歸越。不能爲情。話別之次。賦此。正德丁丑閏臘日。

林屋蔡羽

盈盈金屋舊時純。自小題名喚合歡。照夜巧憑螢點綴。賽秋還與月團圓。昭陽愛絕遮羞怯。長信宮深滴淚寒。拋棄從人冰素在。桃花殘影自堪看。上題執扇。

蔡羽

碧筠精舍記并詩卷 秀水汪氏凝霞閣鑒藏。

天王寺治南洲爲精舍。竹二畝。池倍之。閣十尋。軒五竹之一。客之造南洲。先於軒。次竹。次池。次閣。還休於翠軒。古器像尤焉。著之月池於濯。竹於中。窗於書。席於琴。於弈。閣於風。酒食之會。則於軒。其書也。池明。竹明。窗明。席明。而閣又極明。城中之臺榭。城外之雲山。皆在閣。其晦也。池暝。竹暝。窗暝。而閣亦暝。聞蘋藻之聲。竹之韻而已。余之臥是軒也。當壬午六月。洞心澄覽。則得之池焉。灑襟臆。颯毛髮。則得之竹焉。細書昏誦。則得之窗焉。憑空御遠。觀中吳之氣。雲物之變。則得之閣焉。憩息舒卷守神。則得之軒焉。彌月居。得已久多。使終身居之。得又何如也。書以爲碧筠精舍記。

嘉靖八年己丑三月廿九日林屋山人蔡羽書于玄秀樓。

六月望日過寒翠軒避暑

水滿清池竹滿樓。長疑六月是深秋。山僧愛客頻頻到。受盡熏鑪與茗甌。

應禎

雨中同李范庵過天王寺看竹二首

步來禪榻畔。涼氣逼團蒲。花雨檐前亂。茶煙竹下孤。乘閒攜畫卷。習靜對香鑪。到此忽終日。浮生一事無。

吳寬

宿天王禪院僧西洲講主

檻外山光落經卷。土岡高竹晚增幽。茗茶燒筍能延客。欲去因君復少留。

南濠居士

辛巳八月朔過碧筠精舍偶題次韻

疏篔今歲似添稠。不雨簾前翠欲流。莫怪秋來涼思早。暑中相過也如秋。

盧雍

坐碧筠精舍

高幘短袍雲霞光。扁舟繫纜野籬旁。焚香潔坐了無語。山寺閉門春竹長。 太白山人孫一元

陪林屋師雪宴碧筠精舍

遠公能愛客。高會免園才。畫室香貂滿。天華寶樹開。林端迷壑谷。象外徹樓臺。對此復能醉。長歌甘草萊。

雅宜山人王寵

日出池光欲上樓。雨餘修竹似鳴秋。湘簾卷處龍團熟。坐吸清風翠滿甌。

右和范庵先生韻

陰敷鳴腳樹。翠翦虎鬚蒲。境寂心同遠。僧閒興不孤。覆基松下石。破茗竹間罍。欲舉無生話。相忘話亦無。

右和匏庵先生韻

愛此森森竹萬頭。涼陰覆榻草堂幽。香銷瓦鼎春眠覺。何處一聲黃栗留。

右和南濠少卿韻

覽勝平生雙不借。穿林老去一扶留。白雲每借高僧榻。黃葉時尋野寺秋。

右和盧師召韻

竹影參差漏日光。市聲不到定僧旁。楞嚴轉罷殘陽在。始覺空門白晝長。

右和孫太初韻

上相遊行地。羣賢賦詠才。殘碑侵薜臥。遺蹟自花開。風遞清齋磬。雅鳴施食臺。故宮愁入望。落日滿蒿萊。

右和王履吉韻

徵明屢遊天王寺。未嘗作詩。戊戌。南洲師出示諸賢留題詩卷。因悉用韻和之。共得七首。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

文徵明識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五

文太史楷書老子傳跋前寫清淨經。白描太上像。

嘉靖戊戌六月十有九日爲昆山鍊師補書此傳。於是余年六十有九矣。歐陽公嘗言。夏月據案作書。可以消暑忘勞。然余渾汗執筆。祇覺煩苦爾。豈公自有所樂也。是日午後。微雨稍涼。但苦窗暗。故首尾濃纖不類。不免觀者之謂云。丁酉七月望日。徵明識。

徵仲書赤壁賦并跋

嘉靖癸卯歲秋八月既望。靜坐玉磬山房。時日將昃。涼飈拂衣。桐葉飛地。展卷自適。誦長公此賦。不覺有憑虛御風。羽化登仙之興。乃命童子。滌硯檢筭。獲扇書之。聊紀暮年之筆畫也。長洲文徵明識。

文太史書前後赤壁。在烏絲黃宋牋上。盡楷法之妙。休承爲補兩圖。云作於歸來堂。覺逸趣橫溢毫端。可稱珠聯璧合。萬歷丙辰春。梁谿陶醉虛。來客余家。爲鍊秋石諸服食藥。因攜此帖。及徵仲山水二卷。貫休應真像。胡子霑所製瓶。合售之。先子時置賦於紫檀榻右。坐臥展玩不休。紙色花光。并扇頭所書。相映發。今一旦咸作銀杯羽化。可勝惋惜。雪巢居士汪珂玉識於鶴夢軒。

衡山書拙政園記并詩長卷

槐雨先生王君敬止所居在郡城東北分婁齊門之間居多隙地有積水互其中稍加濬治環以林木爲重屋其陽曰夢隱樓爲堂其陰曰若墅堂堂之前爲繁香隴其後爲倚玉軒軒北直夢隱絕水爲梁曰小飛虹隴小飛虹而北循水西行岸多木芙蓉曰芙蓉隄又西中流爲榭曰小滄浪亭亭之南翳以修竹而西出於水澗有石可坐可俯而濯曰志清處至是水折而北滉漾渺瀰望若湖泊夾岸皆佳木其西多柳曰柳隩東岸積土爲臺曰意遠臺臺之下植石爲磯可坐而漁曰釣碧遵碧而北地益迴林木益深水益清駛水盡別流小沼植蓮其中曰水花池池上美竹千挺可以道涼中爲亭曰淨深循淨深而東柑橘數十木亭曰待霜又東出夢隱樓之後長松數植風至冷然有聲曰聽松風處自此繞出夢隱之前古木疏篁可以憩息曰怡顏處又前循水而東果林彌望曰來禽園園盡縛四楹爲亭曰得真亭亭之後爲珍李阪其前爲玫瑰柴又前爲薔薇徑至是水折而南夾岸植桃曰桃花汛汛之南爲湘筠隴又南古槐一株專陰數弓曰槐幄其下誇水爲杠隴杠而西篁竹陰翳楡槐蔽空有亭翼然而臨水上者槐雨亭也亭之後爲爾耳軒左爲芭蕉檻凡諸亭檻臺榭皆因水爲面勢自桃花汛而來水益微至是伏流而南隴百武出於別圃叢竹之間是爲竹澗竹澗之東江梅數百植花時香雪爛然望若瑤林玉樹曰瑤圃圃中有亭曰嘉實有泉曰玉泉凡爲堂一樓一爲亭六軒檻池臺隴澗之屬二十有三總三十有一名曰拙政園王君之言曰昔潘岳仕宦不達作閒居賦自廣以築室種樹灌園鬻蔬爲拙者之政余自筮仕抵今隴四十

年。同時或起家至八座。登三事。而余僅以一郡倅。老退林下。其爲政殆有拙於岳者。園所以識也。雖然。君於岳則有閒矣。君以進士高科。仕爲名法從。直躬殉道。非久被斥。其後旋起旋廢。迄擯不復。其爲人。豈齷齪自守。視時浮沈者哉。岳雖漫爲閒居之言。而諂事時人。至於望塵雅拜。乾沒勢權。終罹咎禍。考其平生。蓋終其身。未嘗暫去官守。以卽其閒居之樂也。豈惟岳哉。古之名賢勝士。固有有志於是。而際會功名。不能解脫。又或升沈遷徙。不得遂志如岳者。何限哉。而君甫及強仕。卽解官家處。所謂築室種樹。灌園鬻蔬。享有閒居之樂者。二十年於此矣。究其所得。雖古之名賢勝士。有所不逮也。而何岳之足云。所謂區區以岳自況。則聊以宣其不達之志焉耳。而其志之所樂。固有在彼而不在此者。是故高官臚仕。人所慕樂。而禍患攸伏。造物者每消息其中。使君得志一時。而或橫罹災變。其視抹殺斯世。而優游餘年。果孰多少哉。君子於此。必有所擇矣。徵明漫仕而歸。雖蹤蹟不同於君。而潦倒抹殺。亦略相似。顧無一畝之宮。以寄其栖伏之志。而獨有羨於君。旣取其園中景物。悉爲賦之。而復爲之記。嘉靖十二年癸巳九月旣望。長洲文徵明書。

若墅堂在拙政園之中。園爲唐陸魯望故宅。雖在城市。而有山林深寂之趣。昔皮襲美嘗稱魯望所居。不出郭郭。曠若郊墅。故以爲名。

會心何必在郊坰。近圃分明見遠情。流水斷橋春草色。檣籬茅屋午雞聲。絕憐人境無車馬。信有山林在

市城不負昔賢高隱地。手攜書卷課童耕。

繁香隔在若墅堂之前。雜植牡丹芍藥丹桂海棠紫瑤諸花。孟宗獻詩云。從君小築繁香隔。

雜植名花傍草堂。紫蕤丹豔漫成行。春光爛熳千機錦。淑氣薰蒸百和香。自愛芳菲滿懷袖。不教風露溼衣裳。高情已在繁華外。靜看游蜂上下狂。

倚玉軒在若墅堂後。旁多美竹。面有崑山石。

倚欄碧玉萬竿長。更割崑山片玉蒼。如到王家堂上看。春風觸目總琳琅。

怡顏處取陶詞盼庭柯以怡顏云。

斜光下喬木。晻此白日遲。嫩人不可卽。暮景聊自怡。青春在玄鬢。莫待秋風吹。

夢隱樓在滄浪池之上。南直若墅堂。其高可望郭外諸山。君嘗乞靈於九鯉湖。夢隱隱字。及得此地。爲戴顓陸魯望故宅。因築樓以識。

林泉入夢意茫茫。旋起高樓擬退藏。魯望五湖原有宅。淵明三徑未全荒。枕中已悟功名幻。壺裏誰知日月長。回首帝京何處是。倚闌惟見暮山蒼。

聽松風處在夢隱樓北。地多長松。

疏林漱寒泉。山風滿清聽。空谷度涼雲。悠然落虛影。紅塵不到眼。白日相與永。彼美松閒人。何似陶弘景。

園有積水。橫互數畝。類蘇子美滄浪池。因築亭其中。曰小滄浪。昔子美自汴都徙吳。君亦還自北都。蹤跡相似。故襲其名。

偶傍滄浪構小亭。依然綠水繞虛楹。豈無風月供垂釣。亦有兒童唱濯纓。滿地江湖聊寄興。百年魚鳥已忘情。舜欽已矣杜陵遠。一段幽蹤誰與爭。

志清處。在滄浪亭之南。稍西。背修竹石磴。下瞰平池。淵深泓渟。儼如湖澗。義訓云。臨深使人志清。愛此曲池清。時來弄寒玉。俯鑑窺須眉。脫屣濯雙足。落日下迴塘。倒影寫修竹。微風一以搖。青天散灑淥。小飛虹。在夢隱樓之前。若墅堂北。橫絕滄浪池中。

雌蜺螭蝮飲洪河。落日倒影翻晴波。江山沈沈時未零。何事青龍忽騰翥。知君小試濟川才。橫絕寒流引飛渡。朱欄光炯搖碧落。傑閣參差隱層霧。我來彷彿蹋金龜。願擇塵世從琴高。月明悠悠天萬里。手把芙蓉照秋水。

意遠臺。在滄浪池北。高可尋丈。義訓云。登高使人意遠。

開登萬里臺。曠然心目清。木落秋更遠。長江天際明。白雲渡水去。日暮山縱橫。

釣碧。在意遠臺下。

白石淨無塵。平臨野水津。坐看絲嫋嫋。靜愛玉粼粼。得意江湖遠。忘機鷗鷺馴。須知續綸者。不是羨魚人。

來禽園在滄浪池南北雜植林檎數百本。

清陰十畝夏扶疏。正是長林果熟初。珍重筠籠分贈處。小窗親搦右軍書。此詩別見他畫。

桃花汛在小滄浪東折南夾岸植桃花時望若紅霞。

種桃臨野水春暖樹交花。時見流殘片常疑有隱家。微波吹錦浪曉色漲紅霞。何必玄都觀山中有歲華。

槐雨亭在桃花汛之南西臨竹澗榆槐竹柏所植非一云槐雨者著君所自號也。

亭下高槐欲覆牆。薰蒸寒氣溼衣裳。疏花靡靡流芳遠。清蔭垂垂世澤長。八月文場懷往事。三公勳業付諸郎。老來不作南柯夢。獨自移牀臥晚涼。

爾耳軒在槐雨亭後吳俗喜疊石爲山君特於盆盎置水石上植菖蒲水冬青以適興語云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有拳者石弗崇以巖上列灌莽下引寒泉有泉涓涓白石齒齒豈曰高深不遠伊邇言敵東軒睨彼叢棘君子于何惟宴以適青青者蒲被於崇丘歲云暮矣式晏以游君子來游匪物伊理古亦有言聊復爾耳豈不有營我心則勞載欣載遨以永逍遙。

芭蕉檻在槐雨亭之左。

新蕉十尺強得雨淨如沐不嫌粉堵高雅稱朱欄曲秋聲入枕涼曉色分窗綠莫教輕翦取留待陰連屋。

槐幄在槐雨亭西岸。古槐一株。蟠屈如翠蛟。陰覆數弓。

舊稱宮槐已十圍。密陰徑畝翠成帷。夢回玄蟻爭穿穴。春盡青蟲對吐絲。

湘筠隔在桃花泝之南。槐雨亭北。修竹連瓦。境特幽迥。

種竹繞平岡。岡迴竹成隄。盛夏已經秋。林深不知午。中有遺世人。琴樽自容與。風來酒亦醒。坐聽瀟湘雨。京師香山有玉泉。君常勺而甘之。因號玉泉山人。及是得泉於園之巽隅。甘冽宜茗。不減玉泉。遂以爲名。示不忘也。

曾勺江山水。泠然玉一泓。寧知瑤漢隔。別有玉泉清。修綆和雲汲。沙瓶帶月烹。何須陸鴻漸。一啜自分明。

瑤圃在園之巽隅。中植江梅百本。花時燦若瑤華。因取楚詞爲名。

春風壓樹森琳瑯。海月冷挂珊瑚鉤。寒芒墮地失姑射。幽夢落枕移羅浮。口口不奈東風惡。酒醒參橫山月落。十年秀句落西湖。一笑閒情付東閣。只今勝事屬君家。開田種玉生琪華。瑤環瑜珥紛觸目。琅玕玉樹相交加。我來如升白銀闕。綽約仙姬若冰雪。彷彿蓬萊萬玉妃。夜深下蹋瑤臺月。瑤臺玄圃隔壺天。遙在滄瀛縹緲邊。若爲移得在塵世。主人身是瓊林仙。當年揮手謝京國。手握寒英香沁骨。萬里歸來抱雪霜。歲寒心事存貞白。嗚呼歲寒心事存貞白。憑仗高樓莫吹笛。

嘉實亭在瑤圃中。取山谷古風江海有嘉實之句。因次山谷韻。

高人風尚志。脫冠謝名場。中心秉明潔。皎然秋月光。有如江梅花。枝槁心獨香。人生貴適志。何必身巖廊。不見山水災。穢罇漫青黃。所以鼎中質。不愛時世嘗。曾不如苦李。全生衢路旁。惻惻不忍置。悠悠心自傷。

竹澗。在瑤圃東。夾澗美竹千挺。

夾水竹千頭。雲深水自流。迴坡漱寒玉。清吹雜鳴球。短棹三湘雨。孤琴萬壑秋。最憐明月夜。涼影共悠悠。

得真亭。在園之良隅。植四檜結亭。取左太沖招隱詩。竹柏得其真之語爲名。

手植蒼官結小茨。得真聊詠左沖詩。支離雖在明堂用。常得青青保四時。

珍李阪。在得真亭後。其地高。自燕移好李植其上。

珍李出上都。辛勤遠移植。卻笑王安豐。當年苦鑽核。

玫瑰柴。市得真亭。植玫瑰花。

名花萬里來。植我牆東曲。曉雨散春林。濃香浸紅玉。

薔薇徑。在得真亭前。

窈窕迪幽一徑長。野人緣逕擷羣芳。不嫌朝露衣裳溼。自喜春風屐齒香。

水華池。在西北隅中。有紅白蓮。

方池涵碧落。茵萑在中洲。誰唱田田葉。還生渺渺愁。仙姿淨如拭。野色淡於秋。一片橫塘意。何當棹小舟。

深淨亭。而水花池。修竹環市。境極幽邃。取杜詩云。

綠雲荷萬柄。翠雨竹千頭。清景堪消夏。涼聲獨占秋。不聞車馬過。時有野人留。睡起龍團熟。青煙一縷浮。

柳隩。在水花池南。

春深高柳翠煙迷。風約柔條拂水齊。不向長安管離別。綠陰都付曉鶯啼。

芙蓉隈。在坤隅臨水。

林塘秋晚思寥寥。雨泄紅渠淡玉標。出水最憐新句好。涉江無奈美人遙。

待霜亭。在坤隅。旁植柑橘數十本。韋應物云。洞庭須待滿林霜。右軍黃柑帖亦云。霜未降。未可多得。

倚亭嘉樹玉離離。照眼黃金子滿枝。千里勤王苞貢後。一年好景雨霜時。向來屈傅曾留頌。老去韋郎更有詩。珍重主人偏賞識。風情原許右軍知。

右拙作。前有行書。已錄似槐雨先生矣。先生因畫烏絲。精絕。命再書小楷一過。務欲盡其醜也。

甲午春三月望。衡山居士文徵明題。

文衡山今日歌行草

今日復今日。今日何其少。今日又不滿。此事何時了。人生百年幾今日。今日不爲真可惜。若言姑待明朝。

至明朝又有明朝事。爲君敬誦今日詩。努力請從今日始。

余就塾師時。先君以此詩挂齋壁。余雖不敢不努力。然下劣徒虛今日耳。崇禎改元歲。淵兒習業。藤花開。余偶簡得前軸。仍懸昔年故處。爲兒師高公玄和之云。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明日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皆被明日累。明日無窮老將至。晨昏滾滾水東流。古今悠悠日西墜。百年明日復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讀之益深余明日之感也。撫髀廢人。識於伏櫪處。

文徵仲題詠遺蹟

卜築清谿上。粼粼玉一灣。開門迎曉日。隔浦見西山。春浪桃花亂。晴沙白鳥閒。思親意無限。遺澤釣游閒。

右清溪春思 文璧

境寂晝偏永。心清暑氣微。老兼疏筆硯。性復嬾裳衣。隱几雙桐轉。褰簾獨鳥飛。茗薰聊自適。不怪客來稀。

右夏日停雲館作 文璧

積雨浮宿潤。新晴人意適。消搖竹窗中。嘯禽破幽寂。初陽動檐瓦。殘溜時自滴。曲巷行跡稀。苔花繡深壁。

右卽事一律 徵明

探梅山寺日斜時。二月梅花尙滿枝。勒雨故教開獨後。尋春卻恨到來遲。香撩短髮風前韻。水洗微脂雪後肌。悔不淹留到深夜。坐看殘月上疏籬。

惆悵羅浮夢破時。居然消息在南枝。餘寒雪逕春迴淺。薄晚林塘月上遲。翠竹參差明縞袖。冷雲依約護香肌。山公早辦風前醉。不恨歸來倒接籬。

右竹堂寺看梅花之作。徵明

淡煙蒼靄澆沈沈。白髮青春好自禁。寂歷梅花猶勒雨。蹉跎人日苦多陰。步來野逕緣谿靜。愛此茅堂入竹深。車馬不驚魚鳥狎。居然城市有山林。

壬辰人日。與之北城別業小集。是日風雨寂寥。梅萼未破。故詩及之。徵明

木末層軒倚浹寥。西風白首不勝搔。天垂一鏡蓬壺近。雲擁千峯佛剎高。雨後新波浮碧落。煙中遠渚見黃茅。晚晴長嘯下山去。一徑松風萬壑濤。登玄謨閣

天池日暖雨煙生。上巳行游春服成。試向水邊修禊事。忽聞花底語流鶯。空山靈迹千年祕。勝友良辰四美并。一歲一回春不厭。故園光景有誰爭。

短簿祠前樹鬱蟠。生公臺下石孱顏。千年精氣池上劍。二壑風煙寺裏山。井冽羽泉茶可試。草荒支磻鶴空還。不知清遠詩何處。翠壁苔花細雨斑。

鳥嶼縱橫一鏡中。溼銀盤浸紫芙蓉。誰能胸貯三萬頃。我欲身游七十峯。天遠洪濤翻日月。春寒澤國隱魚龍。中流彷彿聞雞犬。何處堪追范蠡蹤。

半醉高樓徙倚中。葛巾平岸欲凌風。山橫天際晴雲碧。錦爛城頭落日紅。千里關河都會壯。萬家煙火歲年豐。望京懷古非吾事。病目猶堪送遠鴻。登樓

檐前朝雨疏。疏落階下春泥活。活生。嬾不出門。驚樹合。醉能開閣看雲行。幽深獨有閒諳得。迂僻都緣病。

養成。報道東風三月盡。一場花事卻關情。雨中心

夕陽樓上看新晴。凌亂歸雲冉冉明。萬里快瞻飛鳥沒。一番又是綠陰成。帶城碧瓦參差合。隔水蒼煙縹

繞生。懷袖欣然風拂面。醉聽乾鶻語前盪。新晴

綠陰如水夏堂涼。翠簟含風午夢長。老去自於閒有得。困來每與客相忘。松窗試筆端溪滑。石鼎烹雲顧

渚香。一鳥不鳴心境寂。此身真不愧羲皇。夏日起

傍市柴門鎮日開。心閒車馬不驚猜。雨中秋事芙蓉盡。霜後時新橘柚來。張翰未誇菰米飯。陶潛自醉菊

花杯。近來較似嵇中散。滿架癡書嬾更裁。秋日閒居

江上疏疏梅子雨。煙中嫋嫋竹枝歌。暖風初汎青蓮舫。新水平添綠玉波。南去春光嗁鳥寂。西來山色過

橋多。美人只在橫塘曲。手把芙蓉奈遠何。

一枕清風臥北窗。高樓六月似秋涼。陶情圖史忘貧病。夾耳笙歌欲老狂。客至僅能修茗供。心閒聊爾續

鑪香。淹留不覺斜陽盡。月印花梢上短牆。

急雨中宵六月涼。朝來新水滴橫塘。一番白苧生秋意。無數青山上野航。日暖晴沙鳧鴨亂。風來前浦芰荷香。曾探世事驚塵土。轉覺江湖興味長。

小齋如翼兩楹分。矩折分明玉磬陳。蹈海要非平世事。過門誰識有人心。屋頭日出烏棲曉。檐隙泥香燕壘春。手種雙桐才數尺。濃陰已見綠勻勻。

睡起西齋片雨過。綠陰庭院晚涼多。烏衣春盡渾無語。白苧秋來謾有歌。世態風雲從變幻。山林日月未蹉跎。卻憐逸少猶多事。時寫黃庭換白鵝。

永夏茅堂風日嘉。涼陰寂歷樹交加。客來解帶圍新竹。燕起衝簾落晚花。領略清言蒼玉塵。破除沈困紫團茶。六街車馬塵如海。不到柴桑處士家。爲松泉書

曾攜書冊住東甌。此日因君憶舊游。落日亂山斜帶郭。碧天新水靜涵洲。從知地勝身如隱。近說官清歲有秋。西北浮雲應在念。乘閒一上謝公樓。贈槐雨先生

我生辛苦不逢辰。見說丁年積漸亨。力命相將懷禦寇。行藏無主卜君平。尋常樂願空成感。老大適逢正坐名。勞謝微言知驗否。秋風相送不勝情。贈日者徐生

三十相將始洗兒。百年迴首卽非遲。祖書敢謂今堪託。父道方慚我未知。願魯難憑蘇子論。勝無聊有樂天詩。人閒切事惟應此。對客那無酒一卮。洗兒二首

春風一笑錦綳兒。共道頭顱較我奇。門戶關心能不喜。賢愚有命可容期。百年正賴培來久。萬事誰云足自茲。五十老親遺世網。從今都是弄孫時。

賤子今年四月十又三日。始舉一兒。彌月之期。薄有湯餅之設。因識二詩。邀在席諸君同賦。是歲弘治丁巳。予年二十又八。徵明書。

文待詔書十美詩卷

傾國多因有美姿。扁舟載去亦宜之。戲瓢尙想當時事。深涉何曾讀衛書。
浮生難比草頭塵。常託千金視此身。若使琴心挑得動。不知匪石是何人。
高抱琵琶障冷風。淋漓衫袖溼啼紅。安邊重用和親計。駕馭英雄已不同。
倚竹眠牀態自嬌。夜深銀燭正高燒。不將春舞歸長袖。宜自輕身好折腰。
飛絮無憑只趁風。也知相逐水流東。琉璃瓶薄珊瑚脆。毀不求全妾命同。
徙倚閒庭暗淚垂。不須再讀寄來書。已知一代容華盡。地下相逢未是遲。
梅花香滿石榴裙。祇用微頻艾納薰。仙館已於塵世隔。此心猶不負黃昏。
欲與君王共輦遠。馬嵬路狹轉頭難。早知怨自思萌斃。悔不當時乞賜環。
閨門出入有常經。女子何須獨夜行。待月西廂誰倡始。至今傳說見分明。

西施

文君

明妃

飛燕

綠珠

碧玉

梅妃

太真

鶯鶯

短長闊狹亂堆牀。細染輕搵玉色光。豈是無心戀鍼線。要將姓字託文房。

薛濤

文內翰諸絕墨跡

試茶初動蟹眼。臨帖更畫烏絲。啜罷冷淘槐葉。漸吟雙調柘枝。
擁褐一瓢濁酒。支頤半卷南華。消受誰堪伴侶。紙窗殘雪梅花。

右幽居二絕。

微明。

黃金宮闕鬱嵯峨。秋色盈盈月漾波。吳下高枝元有種。天香莫怪屬君多。
已酉七月。賦此奉贈。

千山巒翠斜陽外。萬壑爭流春雨餘。景色撩人歸未得。高情原不在谿魚。
三月光陰修禊後。千村桃李杖藜中。何時去覓王玄度。把卷臨流一笑同。
解帶禪房春日斜。曲欄供佛有名花。高情更在樽壘外。坐對清香薦一茶。
小病淹愁百念慵。時時清夢越城東。春風閉戶草如積。落日倚樓山滿空。
落日高松下午陰。靜聞飛瀑激清音。幽人相對無餘事。啜罷茶甌再鼓琴。
木多長夏翠交加。野客孤吟坐日斜。縱有殘春供醉眼。碧波深映紫薇花。
滿眼谿山迹未塵。百年臺殿已沈淪。祇應寂寞蓮池水。會照當時入社人。
松葉滿山行徑微。幽居更在竹叢西。綠陰深寂詩成處。愛惜新筠不忍題。
流泉爭瀉作狂瀾。樹色蒼蒼帶遠山。高閣清幽人共坐。不知日月歲摧殘。

小閣登臨眼境奇。水雲沙樹渺參差。猶憐興淺恩慙去。不見湖中月上時。
水展晴空秋色遠。樹沈平野日光寒。生綃萬幅天開畫。澄碧樓中暮倚闌。
秋江雨過水潺潺。疏樹平泉帶遠山。正是幽人詩就處。小舟閒載夕陽還。
傳呼曲巷使君來。樹底柴門嬾自開。老病迂疏非傲客。直愁車馬破蒼苔。
誰見金甌水底墳。空懷香玉閉佳人。君王情愛隨流盡。只有寒谿尙姓陳。
殘冬相見還相別。鐙火幽幽燦玉缸。正自多情眠不得。忽聽風雨打西窗。

夜與德孚坐小樓記此。微明。

文徵仲三題吉祥菴卷

微明舍西有吉祥菴。往歲嘗與亡友劉協中訪僧權鶴峯過之。協中賦詩云。城裏幽棲古寺閑。相依半日
便思還。汗衣未了奔馳債。便是逢僧怕問山。微明和云。殿堂深寂竹牀閒。坐戀櫻陰忘卻還。水竹悠然有
遐想。會心何必在空山。越數年過之。則協中已亡。因讀舊題。追思其韻。塵蹤俗狀強追閒。慚媿空門數往
還。不見故人遺約在。黃梅雨暗郭西山。時弘治十四年辛酉也。祇今正德庚辰。又二十年矣。庵旣燬於火。
而權師化去。亦復數年。追感昔游。不覺愴然。因再疊前韻。當日空門對燕閒。傷心今送夕陽還。劫餘誰和
那和璞。老去空悲庾子山。他日偶與協中之子穉孫談。及因寫此詩。并圖其事。付穉孫藏。爲里中故實云。
時十六年辛巳二月八日也。

衡山詩餘墨跡

富春山下。畫舫新來。正雨過青林。波生碧渚。千峯日照。兩岸花開。北郭池塘。東門楊柳。二十年前。幾往迴。
重登。暎愛風煙如畫。臨水樓臺。追思少日情懷。猶憶先人舊郡齋。向范老祠前。春風走馬。客星亭上。雲
夜觀梅。往事分明。故交零落。歎惜光陰一瞬哉。佇立久。念白雲芳草。頻去徘徊。

右調沁園春

徵明

輕風驟雨。卷新荷。湖上晚涼多。行春橋外山如畫。緣山去十里。松蘿滿眼。綠陰芳草。無邊白鳥。滄波夕陽。
還聽竹枝歌。天遠奈愁何。漁舟隱映。垂楊渡。都無繫來往如梭。笑道玉堂金馬。何如我短棹輕蓑。

右調風入松。泛湖作。爲紫溪書。

徵明

紅雨塵花。綠陰鏤日。名園景色撩人。游衫初試。汗揜薄羅新。節候今年差晚。增歲閏。四月猶春。應無那。燠
烘韶麗。微翠惹游塵。向尊前。花下聽歌。□□接笑。逡巡古來四事。難得是良辰。起坐何曾問主。斜陽亂。
主亦忘賓。拚沈醉太湖石畔。翠輦草敷茵。

右初夏賞牡丹。調寄滿江紅。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六

祝京兆行書在山記

號琴者曰在山。進善琴者希之耳。鍾子之謂伯牙氏曰：巍巍然若泰山，時牙志果在高山也。夫本吾神明所趨，高而有山，山而后有指，指而后有絃，絃而后有音，音而后有耳，耳而后有吾之音，與絃與指與神明焉。以有山於其間，將山從志乎？將志從山乎？將山與志皆必從於絃乎？將虛乎實乎？當其時必有宮角徵商羽半宮半徵之調，必有散引操曲之章，必有疏急修促起止之度，左之於徽，右之於絲，固不以類吾之思，其諸有者，則將有之乎？將無之乎？有則此實矣，孰從而出是山，無則不知何爲，必伺乎手鳴而後識也。期牙之談妙，今古吾妄意其可疑者在此。雖然，吳札之論列國風，尼父之見文王，皆爾矣。理必有不可破者，吾其未臻，故云爾。意者說蘊諸周易乎？蓋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妙矣乎？吾未能以窺焉。張文端能琴，因問號，號以在山，所謂進牙而希之，且列是諱，俾文端他日進焉，則舉其所以解我。

貴。余向畜三五種。亦皆舊刻。錢秀才高本尤佳。秀才既力文甚競。助以佳本。尤當增翰藻。不可涯爾。

丁巳。祝允明筆。

門人張靈時侍筆硯

文選自隋唐以來。莫不習之。予昔游南都。求監本。率多漏缺。不可讀。偶閱書肆。獲部之半。又非全書也。其後赴試京師。今少宰洞庭王公。出其前帙見示。儼然合璧。遂留而成之。孔周何從得此。精好倍予所藏。好學之篤。又有好書。濟其求。宜有以慶賞。

楊循吉跋

後題徐禎卿觀唐寅披玩。予家尚有宋板隸篆五經。左國諸子史漢通鑑文集種種。淨拭棊几。展玩。覺古香可愛。後茗溪鐫五色朱批各書。錯陳左右。牙籤錦函。燦爛相映。奚百城之足云。 玉記

枝山書語怪錄有上下冊。籤俱項子京題。

二編成後。久倦筆墨。然予固東西南北之人也。日溢於耳。不期而積。閒窗試錄。脩成十卷。或疑事以罕怪。今多而速。若是曷爲。曰。子不校之耳。人生一日耳。目涉閱幾許。若試常者。皆筆此一編。殆數日事耳。今乃以四方之衆。二紀之永。而若此。尙何多速之有。爲此語。以見世之有怪。亦理之常。乃不足怪。且爲洪公解嘲。初既稱怪。聊仍之以三第。正德戊辰。允明敘。吳下阿明

自古才士。無不喜怪者。是編乃祝希哲所輯。昔嘗於張士魯舟中。閒坐閱之。不覺終帙。此日士魯索跋。偶盡一二紙。始憶舊讀。長夏無事。卽六經諸子。豈能與此等書爭勝哉。癸卯立秋日。夢禎識。

卷末有王守谿太傅筆記正德開異聞二則爲墨林項氏所珍。後歸吳功甫太學名題科者。功甫去世。又歸之愛荆府君。時得陸象玄作宣和裝極精工。友輩欲出重價購求。愚父子莫許也。萬歷壬子秋。余應試留都。得祝子臯知錄附志怪五卷。乃曾孫化甫所鐫云。尙有續編失去。而余家竟獲之。可稱合璧也。先生前敘以語怪雖不若語常之爲益。然幽詭之物。固宇宙之不能無。而變異之事。亦非人尋常念慮所及。今苟得其實而記之。則卒然之頃。而逢其物。值其事者。固知所以趨避。所以勸懲。是已不爲無益矣。今余既資先生記載之益。復鑒先生楷法之妙。欣幸何如。第未及與全錄。鋟行爲欠事。每不去心耳。

慧國十林弟子汪珂玉識於話夕軒。

祝希哲草書月賦卷

九疇酒次。鋪宋經箋索書。爛熳爲此。試莊氏筆。甚佳。然而舊箋有盡。書學此止矣。九疇謂何乙酉七月。枝山居士六十六歲書。

吾鄉前輩書家。稱武功伯徐公。次爲太僕少卿李公。李楷法師歐顏。而徐公草書。出於顛素。枝山先生武功外孫。太僕之壻也。早歲楷筆精謹。質師婦翁。而草法奔放。出於外大父。蓋兼二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也。李公嘗爲余言。祝壻書筆嚴整。而少姿態。蓋不及見晚年之作耳。昔人評張長史書。驚蛇入草。

飛鳥出林而郎官壁記乃極嚴整世固無有能草書而不能正書者因觀九疇所藏枝山月賦爲拈出之徵明題

祝京兆書法當時無匹而或者評其不出正鋒蓋謂此老目視短不能懸筆連肘耳此卷藏毛氏不克見嘗見其刻本細驗於點畫間皆正鋒也丙寅冬獲觀手跡竊謂所鑒不謬因識其末 周天球題
希逸此賦真江左琳琅一時膾炙人口然不無稚語希哲生書法波靡時乃能用素師鐵手腕參以雙井逸趣超千載而上之尤可貴也予嘗謂希哲如王謝門中佳子弟雖偃蹇縱逸而不使人憎跳盪健鬪如祭將軍而有雅歌投壺風味識者以爲知言此卷爲故毛光祿書光祿嘗刻之石而其家質以供何穎考兩日費今年春與張中丞肖甫閱之時陸叔平在坐曰此贗本也真跡在故毛光祿所予笑謂叔平曰子知光祿之有此賦而不知此賦之不爲光祿有也耶叔平悟乃諦視之而笑嗟乎人閱物物亦能閱人聊以寓吾一時目而已

萬曆癸酉秋日王世貞題

枝山書偕美賦并序橋李汪氏鑿藏二十載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錦谷笑仙黃璋秉叔錦衣令公一江之仲氏其配錦叢坐仙童令人小字靜娥大宗伯枕宏先生之令息

也。聯德媿年。雙壁合一。秉叔生以秋仲五日。令人后一月。其日同。秉叔道於予。爲綴八韻。美而祝之。
潤玉佳倩。圓珠令妻。較才華而允匹。問日月而仍齊。俊傑豪英。拔千人於藝苑。工容言德。暢四美於蘭閨。
金烏曜東。玉兔望西。秋水之芙蓉並蒂。芳塘之翡翠雙栖。玄圃藍橋。玉杵錚錚而夜擣。仙源流水。桃花片
片以春迷。門懸弧帔。光連壁奎。偕老之篇。旣賡。迭爲遐祝。窈窕之章。始闕。看此新題。

溫溫淑人。少保之子。宛宛靈脩。金吾之嗣。女也同心。兮式穀爾似。子也合志。兮云何不喜。閨儀幼嫻。美有
德而有容。華風日騰。宗何彼而何此。追漢津之帝孫。逐秦臺之簫史。蘭衿婉變。以相依。霞袂連翩。而互倚。
綺閨乃移來之圓嶠。鳳舞朝陽。洞房有幻出之瀛洲。魚游春水。

聽爾話言。和哉情抱。雖鳩偶語於河洲。鸞鳳協鳴於蓬島。雖或默或語之際。必也雖離。在一嘯一笑之間。
何嘗草草。芳詞出口。轉關關春柳之鶯。麗語成章。挾翠翠秋江之藻。助成君子之德。惟善是寶。倡隨夫婦
之宜。永以爲好。適遞啓其初辰。肆交陳於善禱。撫松篁而宵慶。百福攸宜。捧壺觴以互酬。君子偕老。

人亦有言。天作之合。試權度其功能。信宮商之應答。朝爲百賦。鏗韶奏之九成。暮就七襄。粲組文之五雜。
宋墨交橫。篇章合沓。金聲振相如之館。瑤響滿易安之閣。吟從幼課。妙傳蛺蝶之瓊詞。宮保自幼日課一
其詠春燕等篇。尤膾炙人口。秀自少成。俊出鳳凰之珠蠟。藹五雲兮刺繡。陸離縮秋蛇兮札牘。紛選裁霞作性。三芝

生九竅之香。鏤月爲情。七寶藉雙織之合。

工則爾矣。容也何如。訝靈鷲之比翼。羨文鴛而乘居。湛秋水兮霏煙。寒輝密透。粲朝霞之映日。絢綵徐舒。三生結合。二妙相行。百豔爭奇。奪冰蠶五色之錦。一清相照。涵摩尼九曲之珠。春風濯柳。夕露籠蕖。搗芳蘭之仙佩。珥瑤碧之華琚。傾國傾城。信瓊肌之宜象服。如圭如璧。當玉帶以挂金魚。

微彼足縷。藉此斤斧。寧惟才貌之兼具。實乃矜情之合矩。春城紫陌。閒吟御柳之青煙。莫日朱簾。共醉桃花之紅雨。靜几譜雙。閒窗格五。孟德曜三時俎案。爭道齊眉。張京兆一點黛痕。競傳棣嫵。時歌彤管之舊章。戲續霓裳之新譜。賞月峯上。追彩鸞以遇文簫。乞巧樓頭。笑天孫之嫁河鼓。

惟仙家之雙逸。謫人閒而妙匹。樂只君子。宜其家室。英雄稚齒。都未踰花歷之三。脈脈芳情。尙不忘標梅之七。金春玉應兮。和瑤琴於錦瑟。聲應氣求兮。投鸞膠於鳳漆。載頌淵淵之鶴算。五福斯全。矧有嶷嶷之麟兒。萬事既畢。其頌則和。後簡有述。

誕朝聿臨。春酒載斟。樂而不淫。續彥先相贈之句。求之既得。撫文王舊友之琴。爲此儷詞。相爾一心。請祈祉於方來。爰徵效而自今。德與位以齊升。語同封而章同服。年將情而並久。山其高兮。海其深。毋嫌綺語。式播徽音。維皆美之自天。溫其如玉。試一舉而擲地。聲必成金。

弘治十五年壬戌八月一日蘇臺祝允明在秦淮東院寫

此卷前繪錦叢。坐仙童小影。如慧月天人。坐花陰翠茵。凭石几含毫構思。一侍兒跽而磨墨。紅織倒點

綠莎設色穠豔而無款。後見大軸白描黃金吾像。枝山書傳其上。售者云。像亦枝山筆也。予時愆愆在舟。不及細閱。復見枝山書異犬記。卽作墨犬于下。宛然吠走。則靜娥之真。或先生所寫。乃丙辰冬。是卷與諸玩好入盜手。未幾。爲松陵汝姓者緝至。邑尊劉玉受見偕美賦。殊歎賞。今仍歸烏有矣。蒙天笑者。識於月香居。

祝希哲急就行草懷知詩帖

詩失錄。

臥病泊然。緬懷平生知愛。遂各爲一詩。少長隱顯。遠近存歿。皆非計。祇以心腑之真。凡十有八人。共詩一十九首。

枝山居士祝允明書

此卷爲項氏物。後識其值二十金。購於文文水氏。嘉靖甲子年重裝。崇禎初。予獲一觀。錄其詩。竟失去。并逸歲寒十人名姓。先露八人。則吳文定公寬。王文恪公鼂。韓襄毅公雍。沈先生周。東郡使君南海。林公世遠。陸冢宰完。朱孝廉性甫。朱文學堯民。

枝山真書古詩帖

晉陽起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天倫。牝晨司祿凶。朝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燄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胡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又

朱光徧炎宇。微陰藐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縣縣。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又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又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歎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戎微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嘗師。刪述追聖軌。

又

吾聞庖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頽察方儀靜。隕然萬象存。悟彼立象意。契彼入德門。勤行當不怠。敬守思彌敦。

又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譌。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柙。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又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尙絀。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我挈袖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又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枝山祝允明書

本朝名公楷法。予家彙成一函。首此希哲書古詩。嗣爲徵仲書阿房宮賦。雅宜書唐宮詞。隆池書紀游諸帖。亦偉觀也。徵友程松蘿。竟以漢玉兕鎮。瑪瑙辟邪。青綠小幅易去。惜哉。樂卿漫記。

祝京兆書聞絃詩軸

舟泊衢州城下。暮赤腳苦蚊眼欲替。遂巡就枕。忽聞絃。已覺再聽。還恐誤。披衣起。見鏡影紅。柔指鶯喉暗。輕度。初聞。乃是三絃語。寂歷空江。落煙霧。少年慣向醉中聽。老大聞之。猶起妒。須臾演入琵琶絃。指撥聲清。不似前。疑是小璠更大玉。移宮換羽各爭妍。斯時夜深。絃愈急。潛鱗出浴。栖羽寒。珍珠錯落。玉盤淨。鐵騎跋東。可懸。老夫聽久。毛髮豎。恐有蛟龍來搏船。

右聞絃一首。書於虎丘梅花樓。枝指道人。

予嘗攜此幅於白下。戊午春。懸三山草堂。小集諸工音律者。爲關中姜還樸七絃。婁水張聘夫三絃。蘇臺徐賀世二絃。及陳玉素四絃。東曲大小雪二十五絃。一時聲傳九陌。予因步祝韻紀之。及今追憶。猶白盈耳。

天外賓。何玉漫志。

枝山詩草諸跡

長安昔日在關中。洛陽浙右亦相同。江東自古帝王宅。周秦已見氣蔥蔥。長安石城如踞虎。長道鍾阜似蟠龍。千年王氣浮天表。一日真人建法宮。天府天開天闕起。五門三殿當中峙。五鳳樓前柳似煙。奉天門外天如水。金陵金闕勝金城。玉陛連天接玉京。星散羽林霜氣肅。天臨華蓋日華明。十二飛樓石門繚。百萬貔貅屯八表。寶刹天花和月飛。郊壇神樂穿雲宵。御史當街百騎驄。將軍納陛羅霜鋒。五侯甲第遙迷霧。七貴前驅響鬪風。鳳皇臺上鳳皇游。玄武湖中水似油。萬戶鶯囀花裏曉。千家砧擣月中秋。會同館外白雉多。包茆楛矢交經過。重譯來賓醉并服。輕煙淡粉列青蛾。六樓六館鬪姣妍。日日新聲沸管絃。狹市斜街迷錯落。曲房洞戶暗鉤連。吳下書生好遠游。抱書來看帝王州。那知高臥西風邸。蓬眉蕭颯長安秋。

右予所賦長安秋一首。爲希吉書之。

允明

東南大澤名具區。中有洞庭相對峙。七十二峯湖上浮。萬頃汪洋五湖水。仙人隱士住高峯。青天羅列金芙蓉。巖窟巉崑蹲虎豹。渚宮幽閔潛蛟龍。山人茅屋翠微裏。雞犬聲遙白雲起。昔聞綺皓留此山。今日高

風亦相似。湖山橫黛畫中開。湖水浮藍鏡中止。還疑海上駕蓬瀛。豈識人間有朝市。朗然吟嘯入煙霞。山中萬樹開桃花。問津那許漁郎到。伐木不知漁父家。時見青崖麋鹿走。朝出爲羣暮爲友。我欲共君歌紫芝。借問山中何所有。贈洞庭張山人。

允明

獨愛無人處。幽栖不用名。竹雞曉午寂。松鼠落枝輕。芳草初平路。春深欲上城。蕭然吾亦得。擾擾自勞生。

枝山

右題畫一首。

西望峻嶒擁國門。秣陵秋氣動乾坤。清江故有蛟龍窟。白日原疑虎豹蹲。日滿荒城生野色。雲來別渚浸山村。莫愁玉質歸黃土。遮莫輕招月下魂。

允明

春山雨新沐。掩靄結濃綠。一葉金芙蓉。粲粲迎朝旭。

江亭小於艇。松子落滿頂。盡日無人來。流水抱虛影。

允明

右二首。題子昂畫。

白雲媚蒼山。寂寂太古春。宵靄林薄中。一區宅無鄰。楊子生清淨。閉門了玄文。兩生勿輕過。惟通問字人。客子欲何歸。中林猶獨步。幸有蒼蒼松。爲辨去來路。季冬雪重積。十日寄寒沍。啁啾閔不聞。蔥蒨失其故。

梧桐滴夜雨。客香秋可憐。盡是離人淚。聲聲落枕邊。

右五首題畫幅。

落日采薇歸。蕭蕭兩布衣。爾來人采少。春雨長頑肥。

靈巖好箇景。鑿得不成山。人自要頭白。山頭也會斑。

右雜作二首。

閒雲寂寂鎖龍宮。萬頃春湖洗碧空。惟有白猿聽講後。向人長嘯月明中。
吟詩寫畫似參禪。不向他人被裏眠。生公堂前點頭石。天平山上白雲泉。
秋浸具區天地寒。老崖垂腳怒龍蟠。仙人夜半騎鶴去。木落潛窺古竈丹。
雲母薄梳青石髮。水花肥點碧荷錢。樹根一坐空山老。不許時人問歲年。
寒光交迥眼蒼然。半夜人閒別有天。想得非仙亦非鬼。四山風雨擁孤眠。
滿地松陰六月涼。采芹歸去擔頭香。相逢夕照誰家子。倚樹喃喃話正長。
身在雲西夢想閒。松頭鶴影枕屏閒。一聲隱隱唬花雉。信手推窗滿眼山。
朝雲乍起千峯合。暮雨初收萬壑鳴。此地煙霞誰領略。卻輸癡老筆縱橫。
腰刀帕首報君恩。初事將軍出雁門。無限家門兒女念。秋風吹上五陵原。

呼猿洞作。

枝山

枝山

費卻青錢換戲資。世人多道小兒癡。不知世事誰非戲。爭得長年作小兒。

右九首題畫

枝山

扇功本在驅炎上。不似屏風只好看。算得題詩真拙計。卻供雙眼失清寒。

題篋 允明

本朝法書首推希哲。其狂草有不可以素旭擬者。項又新嘗過予。煮籍鱸夜話。索所藏畫冊展玩。見祝書身在雲西一首。連筆如煙雲變幻莫測。越明又新復過予云。思竟夕得之矣。出手錄片紙對之。相與撫掌叫絕。又先君每撫松擊竹。哦枝山句。客香秋可憐。想得非仙亦非鬼。松濤竹籟。答響清冷。不復知有人閒俗務。今思之。恍如隔世。可勝浩歎哉。

日損居士識於玄隱齋

祝枝山詞跡

鑿火三更把算籌。風沙萬里覓封侯。蠶兒作繭生難罷。蛾子親鑿死卻休。身外苦。夢中忙。渾無些子爲吾謀。世閒富貴真何物。賺得英雄白了頭。調 鷓鴣

南阜小亭臺。薄有山花取次開。寄與多情熊少府。晴也須來。雨也須來。隨意且銜杯。莫惜春衣坐綠苔。若待明朝風雨後。人在天涯。春在天涯。調 一翦 梅

唐伯虎詩跡

人生七十古來有。處世誰能得長久。光陰真是過隙駒。綠鬢看看成白首。積金到斗俱是閒。幾人買斷鬼

門關白日升天無此理。自古有生還有死。眼前富貴一枰棋。身後功名半張紙。古稱彭祖壽最多。八百年後還如何。請君聽我歌且舞。窮通壽夭皆由他。

都憑乖點計便宜。我計便宜只是癡。把日繫繩終不住。待天倚杵是何時。隨緣冷煖開懷盞。不計輸贏伴手棋。七尺形骸一棺土。任他評我是和非。漫興

措身物外謝時名。著眼閒中看世情。人算不如天算巧。機心爭似道心平。思量昨日疑前世。睡起今朝是再生。說與明人應曉得。與愚人說也分明。六如居士

席地松陰樂有餘。瓦盆盛酒炙枯魚。心中洗盡閒名利。一派泉聲應讀書。

一雨江南水接天。春山凝翠樹浮煙。飽看山水歸來晚。隔岸應須買渡船。平日春醪賤可賒。春來酒價忽然加。山林野店如城市。都爲游人賞杏花。

曲港疏籬野寺邊。藍橋重鼓舊因緣。一宵折盡平生福。醉抱仙花月下眠。此首在子家藏明人七帖內。

丁丑十一月望夕夜宿廣福寺前作蘇臺唐寅

唐六如書歎世詞八闋。前四首已刻。後四首未刻。書在一卷。因俱錄入。

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拚花落花開紅。顏容易改。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隙。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萊。神仙真浪猜。清閒兩字錢難買。枉把身拘礙。人生過百年。便是超三界。別無閒計策。□□。

極品隨朝。誰似倪宮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算來都是草。鸞鳳鴟。算來都是鳥。北邙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痛飲一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

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枉自苦奔波。回頭纔自可。口是懸河也。須牢閉呵。手是揮戈也。須牢袖呵。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閒災禍。家私那用多。官爵何須大。我笑別人人笑我。

暮鼓晨鐘聽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盼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翁。你逞姿容。難逃青鏡中。你使英雄都堆黃土中。算來不如閒打哄。枉自把機關弄。跳出麵烏盆。打破酸齏甍。誰是惺惺誰懵懂。

有酒無花端的爲省酒。有妓不佳也難當做有。選妓要班頭。方纔是對手。不論酸甜酒。須傾一百斗。爛醉醜醜通宵不肯走。老頭兒非是要出醜。世事多參透。一朝那話兒來。要耍不能句。想人生。有幾箇到九十九。

住苒春光不覺歸去早。老朽容顏怎能又還小。明月尙可邀。昨宵難再找。綠蠶紅裙一刻不可少。萬事由天。何勞空自吵。甜的一般樣老。甜的多歡樂。赴了些有名席。睡了些風流覺。把一箇張揭老兒乾罷了。

一主一賓。一箇知心儀。一味一壺。一輪明月皎。或把話兒嘲。或將琵琶瑤。只唱新詞。舊曲多丟了。只論今番。往事多句倒。今年覺比去年老。緊喫著光陰到。今日說你忙。明日說無鈔。問先生。那一日纔是箇好。

競短爭長。世事何時已。富貴貧窮。由天不由己。七十古來稀。而今豈止你。風雨憂愁。又常多似喜。屈指尋思。前途能有幾。是會的從今日受用起。莫爲千年慮。對景且開懷。有酒須招妓。旣爲人。須索要爲到底。

右調對玉環清江引。

吳郡唐寅書

王荆石和歎世詞十二首

樂處酣歌。時光容易過。苦處奔波。早晚偏難度。世界號娑婆。苦樂平分破。佩玉鳴珂。生辰不似他。戴笠披蓑。安閒不羨他。別人騎馬我騎驢。更有徒行箇。日月疾如梭。天地旋如磨。也非過意相推挫。美竹幽花。便是清涼界。淡飯麤茶。且共消閒話。白日苦喧譁。有約來良夜。網得魚蝦。壺傾問酒家。筆走龍蛇。詩成付會家。世閒禍福亂如麻。我也難禁架。休言鵲與鴉。任作牛和馬。只教方寸長瀟灑。覆轍翻舟。那箇曾回首。大劍長矛。那箇曾丟手。無數世閒愁。憑著人承受。拜將封侯。是英雄釣鉤。按箒持箏。是愚夫枷杻。你題能向死前休。更算千年後。步步使機關。也要天公湊。行年五十曾參透。卓帽絲絛。一第猶難料。紫綬緋袍。一品猶嫌小。量盡海波濤。人心難忖著。翠養翎毛。爲誰頭上好。豕養脂膏。爲誰腸內飽。千尋鳥道上雲霄。何必都經到。平地好逍遙。高處多顛倒。世人只是回頭少。畫棟雕梁。推收紙半張。綠鬢紅妝。消除淚幾行。此事本尋常。漫說多魔障。百草芬芳。須防秋降霜。萬木萎黃。須逢春再陽。假如傀儡一登場。多少悲欣狀。旁人費忖量。兀自生惆悵。不知刊定傳奇上。

百摠黃齋。須了今生事。一縷紅絲。須是前生繫。人事有推移。總是天安置。智似靈龜。何常脫死期。巧似蛛
蜘蛛。何常不忍飢。命通若在四更時。夜半猶憔悴。千年薦福碑。九日滕王記。勸君且等時辰至。
鐵鎖銅關。財寶終須散。玉液金丹。遲速難違限。但放此心寬。萬事從天斷。不坐蒲團。西方掉臂還。不戴蓮
冠。南華合眼看。人閒苦海黑漫漫。送盡聰明漢。飢來粥與餚。睡要牀和簟。此外不須多繾綣。
麋鹿山邊。終日防弓箭。鸚鵡檐前。終歲愁貓犬。身在畏途閒。頃刻髮機變。恩愛纏綿。多成仇恨緣。涕淚流
連。多因歡喜緣。白駒過隙難留轉。何苦又加鞭。靈臺一寸閒。簇起和冰炭。任教世事如電閃。
愁多病多。早已鬢毛皤。恩多寵多。轉入是非窩。洗耳聽漁歌。一一多嘲我。漫天網羅。方被浮名誤。三載沈
疴。兒破阿爺誤。只今九表向天呼。誓不上長安路。黃昏夢已徂。破衲還堪補。聊就人閒小結果。
一粒芝麻。救飢也是他。一片黃瓜。解渴也是他。其餘萬事賒。到了成虛話。絕說西家。殺牛與宰馬。又說東
家。鑽龜與打瓦。他家圖甚王和霸。一任的閒搭挂。待乘博望槎。看過天河界。那時碌碌纔干罷。
南陌東疇。是兒孫馬牛。趙舞秦謳。是歡喜冤仇。萬事悠悠。勞生何所求。一簇眉頭。算前又算後。三寸舌
頭。說強又說醜。饒君一日可千秋。空落得多儂懣。青山夢裏游。玄牝空中守。羲皇一夢君知否。
你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時該運該。人來還你債。時衰運
衰。你被他人賣。常言作法可消災。怕沒福難擔戴。有酒且開懷。見怪何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

右做唐六如對玉環帶清江引。

王錫爵

弁州評子畏書。輒熟亦不惡。此紙更稜峭可畏。乃子畏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而太原相業偉如生平不二色。何歎世詞相倡和至此。兒淵云。唐解元。狂者也。王文肅。獍者也。狂獍跡異而心同。宜其相契合乎。然子畏作風態。以遠宸濠。未嘗不介然自守耳。至詞調率意縱橫。有如卮言。伯虎其乞兒唱蓮花落。少時亦復玉樓金埒。故復不惡。

研山山長汪柯玉識於盟鷗小檻。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七

王雅宜賦得撫孤松而盤桓并書

憶昨玉山陽。恭陪錦袍宴。明公降顏色。腐儒略疏賤。樓銜雲端峯。花滿川際甸。透迤市金后。徒倚傳銀箭。歸來臥蓬蒿。斗柄忽三轉。惟公傑魁人。巍立端華弁。深山鉅谷閒。龍虎騰雄變。天開棟柱姿。捫腹藏組練。雲峯阻岷蜀。濁河繞徐汴。腰縣朱雀符。手弄白羽扇。赤心日月旁。青草郊原徧。未拜黃霸徵。俄擁疏公餞。焚魚抱天和。解帶酣清燕。廓落得翺翔。與時而舒卷。煙霞散天質。瀟灑江湖面。千載永游遨。松喬何足羨。正德丁丑八月朔旦。爲大參遜庵吳公七十有五誕辰。敢獻短章。揄揚厥美。晚生王寵謹書

履吉還山詩行草

久欲歸西山。霽噴漫鞅掌。當陽麗江皋。孤雁獨欣賞。巖餘白雲停。水接紅霞上。地軸口墳夷。天池匯浹滂。鯨人鼓安流。玄牝遺清響。秀色溢層巒。虛光涵萬象。周原信沃臚。景物初駘蕩。覽化自靡寵。遵性非外獎。彼美丘園賞。眷言與我想。

恭承休明日。九軸今一家。進則縮龜玉。退則蟄龍蛇。吾道苟不虧。安用事咄嗟。山川日閒曠。土風頗清嘉。躡步陵孤峴。流日玩歸靄。嗚嚶藹以豫。楊林莢漸花。風光枝上訊。日采水中華。感物奔彌結。悟空理已遐。

永言徹玄寂。聊以遣紛拏。

環洲信玲瓏。灌莽何蔥蒨。中有方丈室。聊以酬清燕。對嶺屯白雲。旁林繞碧楹。時聞樵采音。日覽湖山變。綠蠹欣獨持。道書慵不卷。玄言謝丹穀。散髮卻瓊弁。頗懷康樂憂。幸之子牟戀。寄言賞心人。歲晚同深眷。己丑上巳日。雅宜山人王寵書於石湖禪院。

又題詠翠巖

秋水百川灌。雲帆楚翼飛。大江離地紀。旭日對天扉。表裏黃圖壯。東南紫蓋非。英雄徂落盡。霄漢仰垂衣。石渡江

瓜步臨江出。鍾山不論雲。風蘆吹淅瀝。沙鳥拂氤氳。北控淮徐阻。南瞻斗極分。輕帆移過穩。把酒玩峯文。石瓜步山

玉壘疑連漢。牙旗認插雲。樓船橫海出。斧鉞自天分。紫翠中原氣。山河大地文。羲皇開日月。萬古淨妖氛。石石頭城

昔誦北山文。今栖鍾阜雲。秋林時夜嘯。天樂忽空聞。弟子胡麻薦。頭陀罽席分。那知江海客。不亂衲衣羣。右雞鳴寺

萬木黯成雨。千崖殊欲秋。魚龍成水戲。巖壁亂雲流。蓬累栖窮士。天心共海鷗。侯生居語汝。吾道付滄洲。

右山居

山中有流水，借問不知名。映地爲天色，飛空作雨聲。轉來深澗滿，流出小池平。恬淡無人見，年年長自清。

右詠泉

王履吉題畫諸跡

過雨山堂蒸翠雲，四檐藤竹鳥聲聞。青天不動峯文坼，錦石相鮮磴道分。流水桃花真隔世，草衣木食自爲羣。籠鵝寫帖關幽興，卻憶風流晉右軍。

僧到清齋禮佛，客來豪飲談天。但得閒消長日，何須苦計千年。生平最耽懶謾，病後休欲支持。或素或葷，度日不巾不櫛。隨時有客別離許久，緘題相訊如何。落得北窗高臥，起來醉茗狂歌。夢裏卻忘家累，病中始信身閒。得句微吟抱膝，有時枯坐閉關。客自豫章遠過，使從燕市初來。爲語禮文寬放，應憐書劄懶裁。我愛僧家不二，僧還讓我羲皇。勘破應無妄想，知足便是良方。掃徑貪看松竹，攀罽喜得魚蝦。恐說牀頭壘倒，不覺林閒日斜。楊柳村邊小艇，荷花池上清樽。已遇田夫野叟，何來公子王孫。

遠岸疏林斜日外。春風碧水草堂前。匡廬突兀開屏障。坐看銀河一道懸。
石湖春色逐人來。試問東林老萬回。何處梅花承雪吐。誰家柳色弄煙開。
夾岸青山挂玉壺。桃花流水入虛無。何時天上借微綠。會向君王乞鏡湖。

王寵

王雅宜楷書石湖八絕句

石湖春色大可憐。卻似美人明鏡前。錦甸平鋪鴨綠水。白雲飛動蔚藍天。
星橋北挂瀉春流。映出黃山水面浮。霞石天青飛練鵲。桃花氣煖醉輕鷗。
春山面面翠屏開。盡繞吳王百尺臺。一代霸圖憐燼滅。五湖流水恨東迴。
三月暮春春服成。含風壘雪越羅輕。生憎乳燕撩春色。轉遣飛花蕩酒情。
越來谿上柳千絲。畫鼓游船晚更移。一曲紫雲歌粵女。雙鬢白雪舞吳兒。
數松磊落千尺強。恰似天際羣龍翔。吟風嘯雨中琴瑟。大澤深山藏棟梁。
古木朱藤疏著花。淡雲斜日淨江沙。黃金臺上無推轂。白石山中有歲華。
登山臨水春將歸。獨樹桃花猶未飛。玩世繁華真倏忽。後時顏色轉霏微。

王寵

陳白陽詩草

藩籬不設處。吾道是吾家。地僻寬行跡。林深多落花。興開覺老至。力倦不途賒。最愛茅檐月。依依進復斜。

白陽山人道復

屋上春鳩鳴。村邊杏花白。持斧伐遠揚。荷鋤觀泉脈。新燕識舊窠。舊人看新歷。臨觴忽不怡。惆悵遠行客。

戊戌春日道復書

綠羅百轉露華輕。紫翠重重繞帝城。天上神宮金作屋。雲間仙樂玉爲笙。潤盤九渡三天淨。峯壘羣星一劍橫。此日分萸嗟鶴馭。月明彷彿步虛聲。九日登高和作。

白媿迂疏常取咎。更兼多病懶經營。一生落落真如寄。舉世滔滔亦可驚。身外事機爭入夢。眼前杯酒卻關情。菲齋此夜勞相問。風雨明朝未許行。客過田舍奉贈。

城上新月白。溪邊新水深。多因心跡倦。不得往來吟。

陸五湖行書詩牋

陳淳道復

人日立春前。春光併作妍。嶺雲鮮映日。湖水淡生煙。乳燕嬌花勝。輕鷗送酒船。韶華生樂事。端不負諸賢。

爲明夫道文書 師道

山迴水轉渚宮開。霸王樓船避暑來。六月湖中天鏡曉。百花深處美人回。鹿泉雉苑猶春色。玉劍金鈿又劫灰。惟有谿邊綠楊柳。千絲還拂掌中杯。消暑作。

蒙山顧渚雨前春。紗帽籠頭掩竹局。禪榻風飄詩欲就。瓶笙聲轉酒初醒。何人可獻驚雷爽。有客曾爲品

水瓶待汝山園生紫筍。還期千里汲中冷。

春光滿地百花枝。烏帽承塵半醉時。莫教玉鞭催馬急。瓊林還記宴歸時。
坐古谿亭松樹陰。紅塵不染靜中心。高山流水千年調。此趣應知不在琴。
霜葉垂垂落木秋。江城細路逐山幽。扁舟載渡者誰子。谿上有人歌遠游。
千山一白照人頭。蓑笠生涯此釣舟。不識江湖風雪裏。豈能干得廟堂憂。

子傳陸師道書

王西室詩草

蘭若閨林丘。花朝共此游。風傳鈴閣響。雨益劍池流。俯瞰千人石。高憑百尺樓。當歌還對酒。戀賞未回舟。
靈阜枕通波。方舟薄晚過。雨聲希澗谷。霽色映松蘿。秉燭還更酌。飛觴不住歌。歸家蹋清影。微月在檐阿。

右游虎丘二首。穀祥

橫塘別墅敞危樓。結夏乘風此度游。屏列蒼山開竹徑。帷齊碧樹曠蘭舟。阮公視我仍青眼。王粲違時已
白頭。對酒歡驚何以減。山陽吹笛正悠悠。

游宴

逃暑應能暫閉關。未消多把古賢攀。欲拋杯酌方爲嬾。少事篇章恐礙閒。風墮一庭鄰寺葉。雲開半面隔
城山。浮生只說潛居易。隱比求名事更艱。

右閒居秋日。祿之王穀祥書

徐子與送瑯琊王氏昆季詩草

海內於今有大名。自耕黃稔隱荊衡。論詩未必推公幹。作賦還應過長卿。萬里白雲知我癖。十年青眼望君情。故人西去多傾倒。況復相逢愧此生。

十年懷疏淚長枯。兄弟伶俜滯海隅。此度別離俱慷慨。不知天地有崎嶇。孤忠久抱千秋恨。元惡方嬰兩觀誅。正是聖明新雨露。恩波應已浹玄廬。

鳳洲兄弟赴闕上書賦此送之。

聖主初綱法令齊。萬方歡喜報金雞。豈知禁劾埋丹懇。詎有恩慈漏紫泥。北折天驕清遠徼。南驅日域靜遺黎。功多誰謂翻成譴。沂督牙門死後題。

聞赦後再貽鳳洲兄弟 獻忠 向僞作枝山書。

竹懶翁見之曰。此天目先生筆也。遂改入此。玉記。

黃士雅行草詩冊

茲山信靈氣。南望接蒼梧。海近鑪峯暗。天寒鏡水枯。翠微空玉帛。丹壑隱金符。猶仰玄宮在。千秋片石孤。

右題禹陵

共遣區中累。來從物外游。谿山勝不改。吳越跡空留。遠浦蒹葭晚。陰崖薜荔秋。寒花送歸棹。漁唱起江鷗。

右石湖秋泛

春煙嫋嫋雨濛濛。梁苑隋隄一夢中。織葉空憐半江水。殘絲猶怯五更風。永豐園裏情無限。蘇小門前曲未終。寄語飛花好栖泊。莫教飄蕩恨西東。長干柳

淺白深紅鬪合歡。絲絲香雨晝難乾。會須一日三百盞。無那東風十二闌。水上新傳錦字豔。樓頭長怨玉簫寒。可憐春色隨花盡。歸興還應帶月看。息園賞牡丹

蓬苑影纓羨年少。星裝千里赴神皋。王程草色催緹騎。仙闕花香待錦袍。侍從雍容恩最渥。文章清祕價偏高。金閨楊柳還堪折。綠酒紅亭揖佩刀。送姚禹門選朝北上

嶺南才子邁華風。早歲聲名動域中。無用官嫌廣文冷。口知詩有拾遺工。雙魚南北元非隔。老驥雄心亦自同。今夜思君淮海月。清光解到五湖東。答歐崙山郡博

豈因貧賤事干謁。閉戶著書無斗糧。猶恥王孫一飯惠。未忘俠烈五陵狂。黃金散盡留顏色。白髮悲來歌慨慷。相對清風都市酒。青天不語泣干將。贈金孝廉子坤

空目時標千里駒。與君同哭阮生途。足離楚國方爲玉。泣下鮫人始省珠。七首風霜羞烈士。馬蹏花月憶名都。青天南北應難見。頭白臨歧酒一壺。右送廬山人次榷還濬縣。

雛黃綠窗下。芥羽含輕粉。暖風階草長。呼羣入花影。
黃山南麓石湖東。山色湖光蕩碧空。十里橫塘芳草路。菱歌清唱月明中。
右題叔平畫 姬水

彭孔嘉書冬游石湖記卷

吳中山水之勝大而遠者曰洞庭小而近者曰虎丘大者險小者陋若夫遠而夷近而曠兼大小之勝者曰石湖故洞庭非好異探奇者弗之虎丘則軒冕綺羅之所萃士大夫清修雅尚者多爲石湖之游余竊自慶生長太平又適與父執諸老與二三君子辭榮故里每良辰令序未始不游游未始不之石湖而未始不撰杖履以從也今年夏四月十四三日游焉儀制陸公子傳謂予曰錦繡山川夔龍人物香山洛社何以加諸盛極必衰恐難常也時海上雖用兵尙無門庭之禍越十日賊遽深入掠婁封二郛五宿乃去六月四日賊再至焚戮金閭壞高餘室邑里蕭條人跡久絕而去從入湖湖幸其意亟一草一木無犯焉然游事遂少軍城晏開干戈載道雖欲繼往不遑暇也臘月十有六日偶與周君公瑕袁君魯望張君伯起沈君道微有事湖上宿楞伽僧舍旣而納言石川張丈自崑山至秋鄉補庵華公自無錫至明伯存叔兩文學侍焉開戶呼酒數酌就寢翌旦遂偕諸公步自行春橋謁范稷祠覽觀音巖經茶磨山抵治平等觀新發越公井松下少憩肩輿進道歷紫微村上方嶺涉吳山之西麓南望太湖雲濤煙嶠隱見於空濛杳靄之間夾路梅蕊雪英芬芳飄灑而風不甚勁略無寒色魯望攜具盧侍御園小飲而返補庵乃啓泛舟之宴湖光山色風帆沙鳥遠落天際近拂几席羽觴飛浮麗唱庶和可謂極臨眺之娛窮賞心之適矣華燭屢跋雲月微明諸公乘輿復席地上酒酣樂極感慨係之望郊臺則憤閩閩之僭竊瞰越谿則

偉句踐之刷恥。又竊怪夫吳士之輕揚剽銳。勇冠荆楚。古善用之。則爭盟中國。今不善用。則受侮島夷。何古今人不相及也。華公則曰。茲游擅山水之奇。免風波之懼。領泉石之趣。謝登涉之勞。良朋萃止。詞客滿座。邊烽盡警。此夕稍息。不惟得地之勝。而人之勝。天之勝。兼有焉。烏可無所述哉。於是諸公賦詩。陸公繪事。俾予記之。時方多艱。後會難卜。恐他日之視今。又若今之視昨也。故追念陸公之言。以述茲游之不易得。

嘉靖甲寅臘月既望。隆池山樵彭年識。

卷首爲文壽承大書石湖春曉。陸子傳作圖於前。約略彭記。淡宕可觀。而隆池書尤勝。壬午冬。無以卒歲。併陽明先生篆體古本學庸卷。及內府金字經二函。端溪古硯四臺。售之矣。玉記。

彭隆池詩帖

卜築青谿館。新開弄水軒。宵連明月漾。曉愛落花旋。鶴引攜琴薦。鷗盟拂酒船。達人遵智養。豈復羨臨淵。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曲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右五言二律

彭年

繙經累歲游禾郡。攜錫重來住竹林。貝葉如山留海藏。雨花隨地聽潮音。詩成苑外碧雲合。定入禪心片月沈。慚媿當時社中客。醉多猶自費招尋。

禾僧林竹堂懷過訪酬僧

彭年

遠峯疑著雨。高樹若含風。水墨傳神妙。樗仙繼石翁。
日斜疏樹影。秋淨碧谿寒。隔浦山千疊。詩成馬上看。
落日半山紫。新霜疏樹紅。詩人美秋興。攜杖過橋東。

左題畫三絕

隆池

江南春色滿晴郊。紫燕初飛未定巢。最愛名園新柳外。一枝穠杏倚風梢。

題杏

君家庭下有仙樹。還疑天上遠移將。素枝映月裁崑壁。幽韻因風散楚香。
粉合臙脂作曉妝。富於顏色吝於香。東風不肯全分付。相對梅花各斷腸。
庾信風流賦小園。碧山當戶綠池翻。煮茶滌硯足幽事。永日忘形與客言。

詠玉蘭
詠海棠
彭年

文三橋詩帖

心愛躬耕好。身於畎畝宜。辛勤自食力。飢餓已非時。征役吳民困。風塵戍卒悲。一鐙論世事。不覺淚交頤。

文彭 題扇 凝霞閣藏

風雨來何迅。山堂白晝昏。斜飛愁入座。縣溜訝翻盆。望望委疇黍。哀哀何處村。皇天應有意。且罄手中樽。

文彭 書屏 墨花閣供

八月燕山颯素秋。華堂高宴亂觥籌。圍棋不賭山陰墅。看月常懷太白樓。萬里飛騰心已盡。一時嘉會興難酬。淹淹不醉歸無計。卜夜應須暫爾留。

月上瑤臺輿轉高。此時直欲數秋毫。持杯無奈金波灩。晤語何訪玉漏迢。帝里風光開勝賞。天涯鴻雁下青霄。孟公不必先投轄。忍使良宵漫寂寥。

楊通政宅看月二首 文彭

燕山西北擁皇都。曲曲樓臺畫圖。瑤草琪花紛玉澗。璇題金榜映珊瑚。煙霞自昔稱靈境。風物如聞入化區。咫尺紅塵不能到。夢游何日訪蓬壺。

劉羽泉約游西山不果作 文彭

鏡湖湖水如鏡平。峯巒罨畫搖空明。浮雲變隼自來往。輕舟迅邁勞逢迎。白鷗飛。飛映山遠。青蒲曲曲隨洲生。風流賀八已千載。轉憶悠悠身後名。

鏡湖

仲夏新晴事事宜。定鑪香爇海南奇。雙鉤淳化義之帖。細讀開元杜甫詩。石鼎飄飄閒鬪茗。楷杵剝啄試圍棋。新篁脫粉芭蕉綠。不怕星星兩鬢絲。

壽承

幽谷質不變。入室覺無香。所以君子心。兩兩自相忘。錦江春色麗。錦樹豔生輝。婀娜臨風處。偏增蜂蝶飛。瓊花開六出。雪片舞千枝。清夜撩明月。穠香入蕙帷。五月敷新豔。朝暉麗紺妝。空庭有佳色。密葉映斜陽。千蕊復萬蕊。初疑安石榴。分房出韶豔。循玩及清秋。秋葵有佳色。日吐淡鵝黃。楚楚山亭下。孤雲映淺妝。

清露下江皋。秋光淨如洗。中有弄珠人。盈盈滴秋水。
素足明寒水。輕盈雲裏身。凌波何處去。闌住輓香新。

右題畫蘭花海棠。梔子石榴紫微秋葵芙蓉水仙共八絕句。

三橋居士書

磬確高岡細路環。離離樹影夕陽閒。分明秋日龍江道。馬上遙看隔岸山。
十日春陰不裹巾。喜看庭際綠苔新。山齋聽雨惟高臥。忘卻門前問字人。
玉色吳牋勝陟釐。端州古硯墨花垂。試拈閣帖閒臨草。不是羲之卽獻之。

雁門文彭

文文水書澄心窩銘

一間房。六尺地。雖沒莊嚴都也精緻。蒲作團。布作被。日裏可坐。夜裏可睡。鏡一盞。香一炷。石磬幾聲。木魚
幾記。龕常關。門常閉。好人放參。惡人迴避。髮不除。肉不忌。道人心腸。儒者服製。上無師。下無弟。不傳衣鉢。
不立文字。不談禪。不說偈。但無妄行。亦無妄意。不貪生。不圖利。了清淨緣。作解脫計。無罣礙。無拘繫。閒使
入來。忙便出去。省閒非。省閒氣。在家出家。在世出世。佛何人。佛何處。此卽上乘。此卽三昧。日復日。歲復歲。
畢我這生。任他後裔。

文嘉

文休承詩草

夜半羣動息。五更有夢殘。天雞叫一聲。萬枕不遑安。一日一百刻。能有幾日閒。當其閒睡時。作夢更多端。

窮者夢宮貴。達者夢神仙。夢中亦役役。人生良少歡。

文水道人謾語

江南五月暑未足。終日只聞霖雨聲。閉門愁坐白蕭索。前谿水滿菰蒲生。故人落窅忽在眼。登堂一笑空相驚。相驚猶未歇。雲暗關山月。君今棄我後。令我心如缺。欲止不可攀。欲留不可說。始知會合各有時。何必淋漓把酒卮。君今歸去自結湖山游。我今落落復作城市儔。感君佳意爲君說。說罷不覺令人愁。乘興叩禪關。蕭然竹樹閒。路應迴九折。屋只住三間。齋白月懸鏡。花明菊破顏。茶香解留客。深夜不知還。

訪道園上人月白齋 文嘉

御史登埤白羽揮。將軍出戰錦征衣。已驚野菽能留馬。復訝舟楫似伏機。嚶嚶胡笳悲遠塞。蕭蕭鐵騎散軍圍。賢王發縱惟常道。不遣窮追逞殺威。

卽看破虜去雲中。清漠真同衛霍風。急遣遼陽安反側。莫令赤子再從戎。驕盈自取誅夷慘。感格應知禱祀功。千古華夷元不混。萬年歷服正無窮。虜退二首。

湖上洞庭秋可憐。玉方壺浸兩青蓮。輕舸獨濟欣無浪。病骨驚寒欲絮綿。閒展白詩愁漫興。偶題黃雀入新篇。近來我亦開涓滴。半醉懷人一惘然。

二月竹堂梅萼明。倚檐千樹雪濤平。春陰漠漠江樓迴。日莫迢迢湖水清。長憶深杯臨古樹。肯拚棋局對殘英。閉門逸興何由遣。坐看階前綠草生。

歸來三徑未全荒。拂拭重開舊草堂。棐几淨揩平似鏡。硯池新浴燦生光。客來親戚情多悅。老去詩篇竟未忘。莫道歸遲遲亦好。猶勝終老殫他鄉。

茂苑文嘉書

周幻海詩草

山盡雲邊路。林窺湖上天。身疑出宇宙。目已極風煙。幻跡虛舟外。閒情短策前。桃花春更好。爲憶避秦年。三月淹歸候。孤帆待好風。稽山望不及。落日思何窮。水闊煙光外。天低樹影中。江離不能賦。詩客旅愁同。扶病看山出。同人載雨過。寒生幽谷早。暝入亂峯多。孤塔搖層靄。長橋拒遠波。將寒湖口勝。拚爲借漁蓑。巖際披雲柄。高寒夢不迷。數峯孤枕上。片月大江西。度壑鐘聲小。垂檐象緯低。蓑裳看未足。何處報晨雞。

右舊作四首

天球漫書

城上高臺半切雲。平臨睥睨送斜曛。西山曲抱神京紫。北斗中懸帝座文。晚色千門雙杵動。胡天萬里片鴻分。黃金已改當年築。綵筆何須太史聞。

扶桑一派碧流谿。春水溶溶漫拍隄。兩岸綠蕪飛白鳥。半窗紅日唱黃鸝。硯頭雨歇尋漁具。柳外風吹行杖藜。自愛麈纓歌濯處。憑將詩酒樂幽栖。

醉倚高臺雲幾重。青山歷歷見江東。天風忽向闌干度。一片芙蓉落掌中。

牛首層巒

盧鴻石榻寄嵩山。竹雪松雲共灑然。我欲逃名巖石去。無如此地隔風煙。

山居

小窗秋色滿庭階。寂寞無營自煮茶。賴有短牆芳草去。不教蝴蝶過鄰家。
繡嶺春雲拂翠文。綠軒春酒醉蘭芬。不知門外塵埃滿。惟挾山中鸞鶴羣。

周天球書

秋色

莫雲卿筆塵行書。摺帖有數則。刻舊雨集者。去之。

壬午冬十一月。予居長安旅邸。歲晏窮愁。秉燭兀坐。輒思良友與之揮塵一談。而不可得也。案頭信筆隨意。書得數條。題曰筆塵。聊當良友一夕晤言之趣耳。

江南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之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閣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今遂不復得見。片紙至呼淳化初刻爲祖帖。蓋不知有昇元刻耳。漢唐碑碣。鍾王名跡。乃多有存者。何爲此刻獨無僅有也。

何內翰良俊嘗言。自唐以後。無一好古刻。蘇王亦無佳者。趙吳興學李北海。咄咄逼真。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予謂趙吳興。李北海。面目全似。而神氣尙隔一塵。亦山谷所謂欲換凡骨無金丹也。豈待入石而後辨哉。蘇黃廢古法。自成門戶。惟米南宮篤意師古。其書石者。便勝諸家耳。

窮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暗消魂。

窮鴉作
寒鴉

此隋煬帝野望詩也。何異唐人五言絕句體耶。秦少游改作小詞。日中壯盛。日昃衰老。日沒死。日

出復然。若莊生所稱冥靈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皆旦莫也。淵明詩云：世短意長多，斯人樂久生。又云：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使九原而可作，則願爲陶公執鞭矣。

昔人謂天下之智無窮，盎錯之不能並立久矣。初盎道逢丞相申屠嘉，密請嘉有所啓，意在錯也。而嘉恐以吳事見告，輒拒之。既乃引爲上客，而請閒之說得行，相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時嘉奏請誅錯，奈何帝以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死。及七國之變，盎又請閒，而錯遂不免。蓋其爲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是錯計出嘉上，而盎計又出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吾於時事觀之，益信然。

行惡見樂，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爲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又云：於可樂中，生不樂想，於不樂中，生可樂想。於樂不樂，能行捨想。此數語等，大有名理。

宋孝宗問天竺僧云：既是飛來，何不飛去？答曰：一動不如一靜。又問觀音手中數珠念甚？曰：念觀世音菩薩。又問：自念自號作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大抵禪宗機鋒迅捷，入理最深。故文殊師利稱維摩大士，辨才無滯，智慧無礙，諸佛祕藏，無不得入。吾儒中多從文字智解得來，非復聖賢心性學術，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

古人下筆，先求合己，次乃求之法度。今人下筆，先求合人，次乃求之枝葉。

文章關氣運，自是千古定論。方在氣運中，人自不覺，及異代觀之，毫髮不能掩。如唐人未嘗不學漢人文

章韓柳欲振六朝之衰。今其文置之邊固閒。有不可辨者乎。宋人未嘗不學漢魏詩法。李杜遂欲憑陵陶謝。今其詩置之漢魏閒。有不可辨者乎。惟宋諸名人於古法多不甚。句字摹擬。縱其才具各成一家。至謂子固本六經。皆虛談也。獨我朝號爲復古。文師左國兩漢。詩必唐人。銖銖而求。寸寸而度。今以爲駕唐宋矣。不知異代觀之。竟作何狀。豈唐文之不能及漢。宋詩之不能及唐。其才識皆出我朝諸公之下。吾不信也。然則不當師古哉。曰。非然。探古人之理窟。用古人之法律。縱吾心思。以合一代之氣運。而無徒銖銖寸寸。若優孟之爲叔敖。其將有俟於命世之傑者乎。

山谷墨跡一帖云。近有佳會。率以故不得往。豈食料禁不批放耶。

又一帖云。花四枝漫送。餘春可賞否。戴花人安否。

米南宮書研山銘。一幀後書云。寶晉齋前軒書銘云。五色水浮崐崙潭。在頂出墨雲。挂龍怪。爍電痕。下震澤。□□極變化。闔道門語亦奇麗。可誦。予甚愛之。時時仿其筆意。書以示識者。

淵明詩云。古人賞我趣。挈榼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此老可謂酒中見道。夫至於人我俱忘。寧復有富貴貧賤得失之故。可以動其中耶。

昌黎公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張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旣而遂曰。公疾日浸加。孺人侍

湯藥。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微之鍊秋石。未老身殍然。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伎乎。作李博士墓志。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尙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今士大夫身享富貴。臨老便思生天作佛。鮮不爲阮笑矣。近時有善召亂仙者。術甚奇。予偶過海上潘方伯家。方伯以他事召仙。而予適入坐。然予未有意求問也。方伯強予叩之。因焚香稽首甫畢。而仙至。連亂大書曰。雲卿前揖。生欲接浙。何以罄惘。莫生能爲右軍點畫。左氏文萃。捫虱高談。宛王景略之玩弄。圍棋遣興。幾謝安石之風流。眼底當物何人。今乃拜手玄教。欲知生前因乎。生原玉帝右史。爲草酒中敕。待謫今世。予問何敕。曰。便是立世宗敕。還能記否。生酒中所草者詞極佳。子但不應酒中撰。代子一傳何如。玉皇上清帝主敕明天子某。高帝開緒。景運中天。行廟多巡。承祧偶乏。昔黃河清澈。曾開聖世之徵。安陸分藩。亦是民間之養。茲遣岳瀆之神。定爲山河之主。嗚呼。表隆天日。足備聰明。但年富春秋。首存欽卹。速圖警蹕。毋讓涓橋。欽此。書畢便去。此文警策簡潔。似不從人間來。今與卿大夫傳誦。以爲奇事。

曇陽事大有功名教。第不幸生富貴家。遂令張大聲息。所稱弟子者。又多非其人。恐曇陽既□後。必自懺悔。

人居城市。不論富貴貧賤。未免塵浴喧囂。仰事俯育。自有親朋交際。寧可絕人逃世。一事不復料理。吾願出郭數里。擇谿山清嘉。林木叢秀處。結廬三畝。置田一區。往返郡邑。則策蹇從之。良友相尋。款留信宿。不見縣官面目。躬親農圃之役。伏臘稍給。尊俎麤供。嘯歌檐楹之下。以送餘年。其亦可矣。

肥甘可省。蔬食可樂。濁酒不聖。則神理多。惡茗不精。則腥羶不化。每赴招攜。酒茗不備。卽九鼎八珍之饌。皆爲長物。

人久御肥甘炮炙之味。不獨令腸胃受傷。重令人心氣昏濁。每三日一齋素。可以養生。可以養心。夫富貴之士。則營名利。貧賤之士。則營衣食。鼎鼎百年內。營營以老。不知此生。身心俱曠。飲水自適。放恣形骸之外。盤礴谿山之閒。俯仰無累於情。起居咸順其欲。語默不礙於俗。視聽無逆於中。有幾何日哉。是造物者。所最吝惜也。古惟巢居之徒。濛濛之侶。能蟬蛻塵埃。造物不復能爲之拘。可謂通天之民。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能閒不是等閒人。信夫。

名利喧囂之地。趨之者衆。與人惟恐不多。山川岑寂之閒。知之者希。與人惟恐不少。王摩詰詩云。乘興每獨往。勝事空自知。此語識霞外之理。予嘗呼童子入深山中。擇清流茂林人跡不到處。危崖斷澗。藉草踞石。竟日獨坐。稍忍飢渴。吞氣納津。差不甚苦。便謂此身與世俗了不相關。忽聞樵牧隱隱。出沒遠近。妄意武陵桃源非遠。他時或在朝市塵勞。或應接俗子。憤懣無緒。輒念此一段幽絕之景。移置目前。覺心地清

涼矣。

經史子集之外。博聞多知。不可無雜記錄。今人讀書。而全不閱覽小說家。終是寡陋俗學。宇宙之變。名物之類。多出於此。第如鬼物妖魅之說。如今之然犀錄。睽車志。幽怪錄等書。野史蕪穢之談。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書。焚之可也。

今富貴之家。亦多好古玩。然亦多從衆附會。而不知所以好也。且如蓄一古書。便須考校字樣。僞謬。及耳目所不及見者。真似益一良友。蓄一古畫。便須如宗少文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其他如商彝周鼎。則知古人制作之精。方爲有益。不然。與在賈肆何異。今世所見古器。有商金銀。及文王鼎。罇。匜。古製便爲商周之器。更無爲之辨證者。蓋漢人好制作。今之玉器。在漢人制者。極爲精巧。且其人近古。或以三代之物。用其樣式爲之。遂各因其代名之耳。豈必盡爲真商周耶。閒有爲盜發古冢而出者。亦如沅江九臆。鼈矣。此好古博雅之士所當知也。漢人器如博山鑪之類。以其無青綠。遂謂漢銅器不爲古。豈知三代殉葬之物甚多。而漢人鮮用。故入土者少。若漢物入土。其青綠去。三代當不甚相遠。今玉器血侵尸古。尙是漢代所出。何銅器入土。反無古色耶。此可不辨而明也。

古器得土氣多者多青。得水氣多者多綠。水土雜者。青綠閒發。蓋惟古帝王之陵墓。造作堅固。不爲水所入。或置石几上。几不腐壞。而器常懸虛。其得土氣最清。且無泥汗。故有純青翠者。此上品也。其他民間或

卿士大夫之家。郭中不能無土。且不能無水。沁。故青綠開發者多。純綠者。則自江海大津中。或水若無土者。故金銀器絕無古者。爲世道流通致用之物故也。可以知古今人嗜利之心同矣。

古今人不相及。豈但德慧知術文章而已哉。卽百工技藝。一代不及一代矣。

歷觀前代諸史。惟善惡賢不肖。自開闢以來。人情想不甚相遠。春秋戰國人心之傾危陰賊。在卿士大夫中最多。蓋有甚於今日者。至謂人漸澆漓。未爲篤論。予嘗謂世道之淳漓。惟有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今古。如我高皇帝造草昧時。風氣尙朴。今復漸漓。卽以一人試觀之。其爲兒時以及皓首。其間變幻數易。人情不同甚矣。況幾百年之相去乎。蓋世道至於澆漓之極。太朴盡散。則天生真人。爲之滌除一番。使氣運再復。旋環無端。所謂百世可知。卽此說也。

蓋一代自有一代之淳漓。古今宇宙。自有一大氣運之淳漓。第觀一代之淳漓。最覺較此明白易見。

廷韓作散語。有蘇黃之致。書法米顛。亦咄咄逼人。此數則。乃得之不經意。草草者。而天真朗然。中載天上立世宗敕。尤爲奇話。晴窗一展。爲之快快。

竹嬾李日華識

雲卿與劉生手簡

昨夜坐。偶得佳興。寫小行書一紙。頗有前人法度。目中無知書者。第可與足下相賞耳。今奉去。以償久負。行書欲令運筆不暫留滯。痛去俗病。自能合作。學古本聖教序。不如學新本蘭亭。此語大有會心也。褚河

南筆趣絕羣。離類枯樹賦。新絕奇古。便與二王抗行。願足下留意焉。習舉業倦時。不妨游藝此道。此道若大成。縱橫一時。可令青紫奪氣。

莫廷韓詩詞墨跡

小閣帶谿流。山深事事幽。應知草玄閣。寂寞向滄洲。
羽客不可尋。煙雲自來去。時時神鶴飛。誰辨丹成處。
明月來何時。花深露華冷。酒醒去空階。佳人弄花影。
曉露散金液。翠旗千葉開。羽經堪自著。客第品泉來。

爲懷荆汪丈書於龍潭舟次

是龍

十年裘馬熟長干。飛夢隨君去不難。桃葉渡頭歌舊葉。木蘭舟上采芳蘭。誰家明月酣春臥。京兆梅花犯雪看。愁絕倚樓嬌眼在。粉噉容易傍人彈。

雲卿

乍出蘭盆倦晚妝。輕綃不掩雪肌香。新纏羅幘句春興。何用雙飛小鳳皇。
塗香莫惜蓮承步。長愁羅幘凌波去。只見舞迴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

詠理紈美人

右東坡詠弓足詞。調菩薩鬘。并書舊雨堂中。

是龍

王伯穀詩卷

萬里還家一草堂。佩刀猶在問王祥。心同玉女寒潭水。鬢著銅官曉岫霜。中聖且教田種秫。長生須待海成桑。春風倚杖柴門下。無數南山近女牆。

千里山川命駕行。鷓冠魚服暫藏名。詞人盡訝青□待。關尹遙瞻紫氣迎。吳苑游絲三月絮。蘇隄芳草六橋鶯。還家載得詩盈篋。莫道扁舟似葉輕。廣長庵作二首

東山別墅半桑田。夢草詩成憶惠連。隔岸晚煙千嶂綠。當樓明月一洲圓。林中竹葉人人酒。渡口芙蓉日日船。此地不妨雲共臥。戴逵誰送買山錢。范仲昭別業

虎山橋外水如煙。雨暗湖昏不繫船。此地人家無玉歷。梅花開日是新年。

爲愛荆先生書 王穉登

龍鬚蔓引青油幕。瑪瑙珠傾碧玉盤。日午漢宮開暑殿。佳人共嚼水晶寒。

右題葡萄 太原王穉登書

白石山樵詩詞諸跡

步步穿危磴。幽蘿引蔓長。竹深山瓦綠。松老羽衣香。珍果從猿摘。清泉共鶴嘗。石鑪趺坐久。松壑忽斜陽。

入山一首似愛荆先生 陳繼儒

綠髮丹臺生。結廬長松側。仙客未通名。對弈不相識。雲來棋局暗。雲去分黑白。獨有雪髯援。旁觀無怖色。
右題仙弈圖

山上多松柏。山下多花果。松老已千年。果熟垂百顆。擘茶染異香。鑽石傳薪火。寫經未終函。已得前生我。
右寫經作

樹底息微躬。才容靜者通。終朝醉花露。無價賣松風。采藥山中相。注經河上公。往來不一里。鄰比竹溪東。
右避暑作

不惜杖頭錢。買花栽滿路。愛花如愛子。一步一回顧。花前攀折人。酷於風雨妒。勸君莫采花。還作花都護。
右種花示客

大隱在城市。仙人好樓居。四五百竿竹。二三千卷書。竹可題名書。可讀況有新松翠如沐。就中上座是阿誰。君與梅花兩尊宿。
陳繼儒似玉水詞兄正

我有好山長。苦出少年羨。汝獨安禪。閉門刪草不辭倦。對月讀經猶未眠。藥竈夜留桑柘火。茆堂秋淡荻蘆煙。穿林有伴攜琴至。聽到松風第幾絃。
眉公

仙女吹簫忽下樓。問年十七尙含羞。五銖錢串同心結。百和香勻半臂鞦。鏡裏見人驚卻步。夢中索母學梳頭。起來笑點花簪戴。多子先教采石榴。
友人五月納姬之作。

春風久唐突。花事亦支吾。猶有靡蕪路。青來范蠡湖。
春風醮柳枝。宿鳥棲不定。笑蹋斜陽中。折花以相贈。

莫春游橋李二絕。書似愛荆先生。

陳繼儒

閒往閒來獨和歌。柳花燕子水微波。西湖隄上平如坻。春草青青放白騾。

憶西湖作

蕭蕭灑灑枝兩頭。磊磊落落千章松。曉坐竹窗無過客。隔溪明月打山鐘。

迎秋早坐

寂寂山堂報晚鐘。繞身三尺見鬅龍。戲將帶縛龍腰上。明月尋來是老松。

右解脫偈

燕燕于飛。補苴舊巢。堪堪宿草。庵寬何須華屋。水兒一曲。山兒一曲。翠微中鬚眉皆綠。拄杖敲門。有客來看
脩竹。但家釀園蔬。絡籜菊花蕊足。松花飯熟。日三竿。圖些清福。

眉道人陳繼儒書於山陲喜庵。

陳眉公冬餘記書絹軸上。

予願爲冬餘處。十文述俗述。不復叩門。擁鑪炙日。濁酒陳書。此目前輕安法。三十年不能得也。伯承以歲杪。蹋冰霜訪予。草堂信宿。非特高義。實以五十婚嫁皆畢。二子皆秀才。閉門讀書史。無煩檢課。伯承真冬餘處士也。是晚同玄宰雜論。因言知天命。非有別法。但安命不攀緣。耳順亦非有別法。但機稱順逆。如風相似。不分別耳。龍溪子謂八十不踰矩。予以爲卽百歲決不踰矩。平天下止言繫矩耳。

庚戌十二月二十日陳繼儒記。

湯鄰初仿蔡蘇黃米四大家書鏡夕詩一堂

鄰初煥

瑤京五夜溢寒光。散落青輝滿下方。無限素娥親翦就。半天霞錦半霓裳。

湯煥

光生碧海海天空。萬井晴搖玉樹風。誰卷石家紅錦帳。一時移入水晶宮。

鄰初道人

水晶簾箔夜光珠。隱映虹橋落九衢。已見宮階符泰運。更看人壽比方壺。

堯文

吾家有文太史元旦早朝詩四大軸。與此四體鏡韻。春王正月得輝映一堂也。壬子芙蓉霄玉記。

張元汴書岫巖山房記

靈鷲山靈隱寺之西。循曲徑。踰小澗。有泉冷然而清。有石獅蹲而虎踞。有梅數枝。有竹數竿。有屋數楹。悠然其閒者。岫巖山房也。其中爲樓。曰紫蓋。云者。岫巖山之別峯也。樓之上下。析爲小室者五。凡燕居款客。卻暑避寒之所。無不畢具。樓之外。插檜爲籬。壘石爲垣。列竹爲瓦。引泉從垣間瀉出。日夜作瀑布聲。綠籬翠竹。交映其前。盛夏潑然如秋。出樓之北。躋石磴而上。數十步。結檜爲亭。曰來鶴。因名爲坪。曰對弈。又上數十步。曰歌嘯樓。爲白砂丹井。爲禮斗閣。爲香雪巢。其外爲桃桃。茶阪。梅隴。橘坡。蓋是山周蹊遭。不盈十畝。而極備幽致。入之者。如游於蓬萊方丈。而莫能窮詰也。山人姓李。名元昭。少喜任俠。有提戈取功名之

志稍長。更讀古書。工詩詞。已而棄去。習舉子業。爲諸生。尋以祖爵。襲千戶侯。亡何。又棄去。始一意養生之術。躬負瓢笠。與其徒雲游湖海上。凡名勝之區。足跡殆徧。歷七寒暑。然後歸構山房。爲終焉之計。室中刻木爲小像。旁列棺殮之具。穴山爲冢。題曰岫嶽山人墓。是時山人年六十有五。今七十有九矣。予自甲子歲。聞山人名。而訪之。遂定方外交。嗣是往來錢塘。必造宿於山中。徘徊累日。不能去。噫。自子交山人。迨今十餘年矣。世故撓其外。欣戚盪其中。役役營營。竟何成事。而山人負不羈之才。挾文武之器。乃能早謝去。獨與造物者游。等勳業於浮雲。視死生如旦暮。今其年蓋耄。神益強。視聽益聰明。步趨益矯健。雖其中所深詣。非予所敢知。乃以予自視。年爲減山人之半。而神氣不逮遠甚。顧猶馳逐於夢幻之場。而不知返視。山人爲何如。雖然。山中煙景。固自無恙。予行且從山人偕隱矣。作岫嶽山房記。時萬歷丁丑。張元汴撰。

贈汪君源崑號玉水序 附錄。

蓋開山與水同源。山起於崑崙。水亦出於崑崙。固也。而終莫識其所自。予讀夏書。熟記山水之源。并習禹本紀。言水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又讀爾雅。云水出崑崙墟。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已讀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已又讀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然則水之源。烏可定乎。予乃縱觀漢史。窮河源之篇。謂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因再索禹本紀。言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金臺玉闕。鴻烈解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

樹。玉樹玄圃。閔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下有瀉珠噴玉之奇。種種神怪。真可愕怡。而水源之出於是。大都
不誣也。要皆揣摩遙度云爾。去之官。歲奉朝命。出案諸邊境。歷濱海登萊等郡。而見其砥礪鼓作。淵渚槃
澗。瓊澳灑瀟。潰濩洩瀾。而出沒於滂湟。滃漚瀾。旋復往還於徹倏。激灑。沖灑。沈養之內。而渺
瀰汗漫也。乃知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陔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真之南山。北流與蔥嶺合。東
注蒲呂海。而有瑤琬璿瑰水碧潛珉之異。斷可識哉。頃余持節使道歸故里。訪汪君尊人愛荊公。因識君
於凝霞閣。君諱國潤。年未及弱。而流奕清舉。測其胸次。汪汪若千頃波。洵吾鄉奇士也。方今聖天子在上。
海晏河清。日不睹波揚。而耳絕瓠子之歌。三十一禩矣。聞者森滂爲沴。暴漲河洛。茶城古洪。等閘淤塞。四
百餘丈。當事者。輒嚙嗜不得其源而理之。余甚憫焉。汪君誠厚自淵。瀋應賢良之詔。當一出而爲國珪璋。
中流砥柱。豈異人任哉。予拭目以俟。汪君諷吉甫冠。因號玉水。而字則源崐也。予特爲之遡流窮源之論
如此。是爲序。

予年十三四時。文會於天寧之毘盧閣。凡六載。一時社友善者。爲陳櫻寧。壽曦。張華。平永昌。歐怪。褚妍。
夏夏不相下也。予十七而冠。值萬歷癸卯季冬穀旦。有故舊銀臺姚公。欲遺贈言。因浼櫻寧代草并書。
陳君儒雅風流。健筆應驅風雨。惜久作者敖之。每念之。愴焉興感。志此式後。

長水方折爲玉子漫書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八

國朝名公詩翰前卷凝霞閣鑒藏。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閒。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益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高陽許初元復

青天嶒峨擁高峯。江光倒映千芙蓉。長松窅窅晝無日。飛泉迸出深林中。綠樹倚石標仙客。吞吐江山與丘壑。沈先生丹青手寫出。意態殊縱橫。千年不改秋山色。萬古畫苑留著名。淋漓翠黛展此幅。身在匡廬與天口。

濠南李攀龍

謝卻塵凡水上居。推篷偏愛八窗虛。櫓聲長雜書聲度。波影遙連雲影疏。客至烹茶沽市酒。興來垂釣羨江魚。多均佳趣雖云異。終向林泉樂有餘。

劉謙吉文

池館清虛落照紅。麻衣涼拂蓼花風。鷺鷥亂歷平沙外。老樹含芽曲水東。過雨山光清似洗。涵秋江色碧如空。唱桃花女隔山采。纖步行雲入紫峯。

瓊

維揚津藪浸江東。渺渺三州煙霧中。雲黑蛟龍噴凌薄。天青日月度虛空。山藏林屋陰符祕。水接咸池灑氣通。綵鷁朱旗留勝賞。千秋文藻仰名公。

東南襟帶灌羣川。汗漫遙將銀漢連。吞吐雲霞朝浴日。動搖星斗夜涵天。潛蛟亂卷千重雪。孤鶴斜衝萬頃煙。桂樹參差瑤草綠。浮游真欲接飛仙。

右太湖二首 王守

春湖萬頃玉溶溶。橋上春山翠掃空。神女月明珠返浦。仙人雲曉笛迎風。花枝香覆琳宮外。草色青迷紫洞中。思挂一帆凌絕頂。看圖翻媿賦難工。

踏破萬山雲。言采千歲藥。歸來春莫時。杏花幾開落。木落遠山出。天空雲似低。朝來賦秋興。結社過橋西。

野鳥穿窗過。流雲拂座來。有時復對月。懷抱得無開。

陳鏗書

江頭春色曉重重。萬樹桃花帶雨濃。隨意尋芳出門去。隔溪人語水聲中。獨坐溪亭酒半酣。閒看春色在江南。沙燕舞風斜日裏。晴煙漠漠柳毵毵。

近作二首上禹門 仲山王問

幽人每愛南村樹。背郭誅茆結小堂。靖節歸來存菊徑。少陵老去卜林塘。茶煙冉冉晴當戶。蘿月紛紛夜到牀。何日杖藜尋酒伴。悠然觴詠賦羲皇。

豫章胡儼

長溪東注碧流清。觀水能令道眼明。暖浸桃花渾濯錦。淨涵星斗若圍枰。放歌自得林泉趣。拂釣相忘物外情。泉石徜徉無俗慮。年來惟臥白鷗盟。

我齋沈璐

地屬無塵流水濱。青山白屋一閒人。簾鉤皓魄先迎月。宅近陽和早領春。不到西陵無別業。自知仁厚有比鄰。清秋相約荷衣去。放棹滄洲采白蘋。

震川歸有光

遠跡城市閒。築室傍林谷。西丘俯檐楹。流水通淇澳。煙霞曳巖穴。晨光射晴旭。軒敞見平疇。身閒理耕牧。魚鳥日和親。聲利不同躅。時瞻天際雲。或逐溪上月。車轍往來稀。翕然相和續。花開繞林春。草長緣溪綠。世事竟無聞。所居樂幽獨。

海濱浦南金

溪上風輕雲淡。溪頭柳媚花明。借問誰家茆屋。長聞鶴唳琴聲。雪霽瑤林蟲蟲。沙寒白鳥雙雙。臘盡酒香麴甕。月高梅影陂塘。

觀察張志撰

明光九級盡琉璃。爲答玄功詎惜貲。地異赤烏寂教後。基同白馬碣名時。鶯峯直與諸天接。鳳闕翻從下界窺。登罷欲書多寶事。奈無江總善題碑。

右報恩寺浮圖 皇甫百泉

把酒登樓明月夜。交游不似去年親。疏花欲折偏憂雨。北雁初來又送人。稼穡有秋煙火少。兵車無戰羽書頻。卻憐醉裏丹楓葉。似與吟翁著意新。

謝時臣

日日尋源繞白雲。也憐童子每辛勤。秦郎好事能成約。陸羽無嫌許見分。汲取豈辭風雨阻。往來寧避虎狼羣。幾回小集秋林下。石鼎茶香滌酒醺。

談次佐

畫漿雙扶一葉舸。常時載酒泛滄波。清風明月情無限。水色山光興最多。楊柳岸邊和雪釣。蒹葭影裏扣

舫歌。塵塗擾擾勞形役。爲樂如君有幾何。

友雲

舞罷尋芳去。花枝借粉香。淺紅添醉色。雅綠助新妝。撲蝶關春恨。聽鶯去晝長。武陵仙路杳。何處問劉郎。

右賦得花間美人 周繩祖

湖水滿秋碧。重橋寶帶分。人歸青草渡。帆落洞庭雲。山倒西南影。鯨吞日月文。尊前莫辭醉。選勝重殷勤。

右寶帶橋作書於蓮石齋 商谷居節

江碧雲輕楚甸秋。美人天遠思悠悠。可憐空谷孤芳冷。綠葉清香無那愁。

顧問

六十年來鬢未絲。優游林壑澹無爲。青山滿戶樽盈酒。此是君家得意時。

錢穀

天寒雲凍地欲裂。飄風襲人草木折。深崖墮冰翻白雪。長溪滾滾水如立。溪邊古樹煙火斷。茅檐重閉無人迹。中有老僧太奇絕。獨舸悠悠自鳴楫。笠頭垂垂散珠粒。衲衣片片沾瑤屑。短蓋那能障回颿。手腳半皴唇齒齧。罟舟漁子盡入激。笑教老僧太痴劣。冒險無求自得意。舉世寧能論巧拙。子卿甞食非人願。蔡州半夜真人傑。按圖令予三歎息。灞橋之思今已滅。

嘉靖癸巳夏至後。少華山人復初書於紫芝閣。

國朝名公詩翰後卷 凝雷閣鑒藏。

柴門寂寂掩青蕪。空谷音微聽欲無。一水故人通尺鯉。九霄仙令擁雙鳧。河南宅口登龍句。郢里人歸和

雪孤。早晚課書傳。畫省於今淑問滿新都。

答丁明府 王世貞

玉漏初殘曙欲生。千官端笏候華清。煙消碧瓦參差見。月晃金門上下明。仙仗乍移雙扇合。侍臣徐退萬花迎。孤忠自許酬真主。況復簪纓際太平。

春日早朝之作 豐南禺

嵩嶽盤雲陟處危。羣峯那敢向爭奇。周圭日倒千尋影。漢柏霜封萬歲枝。野色中原龍戰地。鄉心南國鴈來時。西行不敢登臨慨。一與緱山子管期。

中嶽一首。從中嶽之麓西去。爲緱山。故及之。

莫如忠

雞鳴何如。矯矯拂羽。東烏未光。落月承宇。志士反側。聞之起舞。此生何爲。蓬累踽踽。振吾衣裳。坐以待旦。壬午春二月廿一日。書於白龍潭舫。

莫是龍

秋日幽尋物外期。行行出郭得招提。官閒自覺紅塵遠。地勝何妨白日遲。雲散空花堪結社。涼生別院試圍棋。皇都車馬紛馳逐。只隔城闔已不知。

文彭

朝元山高高人雲。青原玉筍連氛氲。石蓮古洞鬱交翠。蒼苔銀榜龜龍文。從來人傑由地靈。天降羅公應歲星。胸臆萬卷吐奇絕。第一臚傳趨帝庭。帝庭宛轉石渠側。修眉玉頰桃花色。雲光錯落錦袍新。珊瑚出海秋月白。丈夫得意須少年。少年通領金閨籍。忽然興動碧山樓。飄然長往焚銀魚。銀魚焚卻歸蓮洞。一編閒誦長生書。白飯黃精鍊道真。洞門時挂蓮華巾。齋房乞鉢飲玉液。別有玄境無纖塵。肇也窮途流浪

客落魄無聞頭已白。卅年誤落塵網中。時一念公情悒悒。當時遇公茂苑邊。曾惠瑤華燦蓬壁。一別迢迢入夢頻。何時去會盧江濱。盧江水遠蓬壺隔。商山何處尋遺民。相逢古洞受寶訣。桃開洞口三千春。嘉靖乙未暮春。寄羅念庵石蓮洞歌。開雲文肇社。

刺骨清寒病不禁。空中牢落強登臨。塵栖每下窮途淚。幽晤難忘入社心。竹院靜搖斜日影。松壇徐拂梵天音。朔風吹酒歸舟急。鞞鼓嚴城潛沍陰。

亂後治平寺作 文元發

海擁峯頭路。長松落日前。笙歌隨處有。羅綺照人妍。池水和煙碧。巖花著雨鮮。生公片石在。相與話因緣。

劍丘近作 岐雲魯治

龍藏炎氛隔。蟬聲灌木通。征帆指江上。浪迹且山中。晝永長林日。涼分曠宇風。秦淮醉花處。還憶此游同。

虎阜別友口占 袁尊尼

垂楊夾御河。廣陌冶游多。難取當場鬪。人將撫翠歌。雲閒馳畫轂。花裏度鳴珂。勝日不爲樂。其如春色何。映日窺金埒。連雲峙玉樓。豪華紛越綺。俠少競吳鉤。鳥嘯全成曲。林香元入甌。欲和麗春賞。不減在瀛洲。

燕游二首 戚元佐

湖中日氣午氛氳。風外歌聲洲上聞。青天不動閣沈樹。白鳥下處溪成雲。浮空草綠春無盡。隔浦橋平野欲分。臨觴此日卽修禊。卻自亭前憶右軍。

煙雨樓登眺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自閑。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間。
萬竹覆北窗。長日睡初覺。門前一片石。新漲已堪濯。

中岳元佐書

寒風吹暮雨。蕭颼入檐除。鏡前花並落。窗外葉同疏。雁溼應難度。蝸旋疑自書。悠悠相憑几。雲抱石堂虛。

賦得虛窗夜雨 項元淇

永日薰風夏序催。西山遙望鬱崔嵬。空中飛絮撩人去。巖畔餘花待賞開。寶榭芳林堪息影。清泉碧澗可浮杯。與君莫負山林約。早晚移文獻請來。

初夏約游西山得杯字同禹門兄作

元淇

蕭疏短髮不勝冠。臥起空齋過午餐。幾種鳥聲新雨霽。一番花信朔風寒。桔槔學圃於陵子。木榻忘年管幼安。嬾漫不須酬客難。酒杯聊欲重交歡。

喜所知過南園之作 少岳山人書

縑衣道者水雲家。白袷先生醉帽斜。幽興不窮清晝永。風前筆硯竹邊茶。

墨林項元汴

猗猗谷中香。寫作琴上曲。萬古聖人心。幽花數枝玉。

雪居爲蘭如美人作

漢陽太守

翡翠成雙戲晚汀。楚天煙淡屬春晴。騷人底事多題詠。香蕊芳椒共此情。

心原野夫爲蘭如妹

克弘之印

湖上堂開霽色分。湖空風澹水如紋。家家燕乳楊花落。處處蠶眠柘葉紛。修竹欲滋三徑雨。養魚常護一

溪雲不辭好事頻和過。時向槎頭釣夕暉。

南溪別墅漫興 張服采

秀色凌寒益有神。年來養就赤龍鱗。和雲寫入高堂上。相伴人閒住世人。

古松 陳芹

已入雲林調。知無軒冕緣。棲枝同息鷁。抱葉類鳴蟬。永日壺尊盡。涼風枕簟偏。石闌閒種藥。不是慕長年。

長夏園居 張鳳翼

旅食游南國。王程計北燕。開襟期此日。分手愴何年。郎署秋增色。儒衣夜泊船。逢迎雖不減。同調自相憐。

寄朱比部 張獻翼

天上佳期近。林閒暑氣收。遙憐河北渡。正及火西流。日暮雲連夕。星闌月在樓。七襄纔入詠。還擬賦悲秋。

七夕立秋 張燕翼

雨收江水綠。送別孝廉船。陵到蝦蟇下。磯來燕子前。當鑪女二八。射策士三千。贈子魚腸鏢。成名在少年。

送友金陵應試 王穉登

欲識林中士。言過山外樓。諸天容客到。樽酒爲僧留。心鏡巖巖曉。松濤樹樹秋。從來空寂地。不用姓名投。

三堂杜大中書

堂構千峯裏。雲常載雨回。新篁青欲滴。古木翠成堆。難試謝公屐。且傾陶令杯。常窮奇絕處。端不厭重來。

杜大綬

石上松千尺。橋西水一灣。杖藜從此去。隨意看青山。

吳門張元舉

閒支角枕暗消魂。藥碗熏鑪晝掩門。忽憶天涯芳草路。教人低首怨王孫。

黃邊香清酒半醒。回頭一盼最關情。誰能繫取西窗月。不遣鄰雞報五更。

項道民

窮髮山巖度。懸絲石蔓捫。無風雲白幻。不雨晝常昏。石似三生解。人於百戰存。飄飄任沙鳥。何處出乾坤。

登雲岫談壬戌事有感 許光祚

霜月居然勝。開軒面曲池。團團青桂樹。歷歷白榆枝。好我如加膝。何人不解頤。坐來寒漏徹。猶道酒行遲。

似愛荆詞丈 李維禎

昏黑尋山寺。惟聽隔水鐘。參差流荇藻。窈窕削芙蓉。十載彌天遠。三春片席從。祇應同笑語。何事隱寒松。

訪友之作 長干社義欽三槐

蔚然蒼翠中。宛爾真人氣。石上一跣跣。門前雙虎踞。

右祖堂作 雪浪洪恩

余赴中侍齋。師受天人供。試問飽飡時。滋味還殊衆。

轉覺道路難。豈料故人情。假我好樓居。受此春湖色。湖上梅花出短牆。一開半落湖花香。春陽羞澀香花

細。桃花梨花亦不忙。君家有酒藏牀頭。可憐花月未肯游。願君醉我君亦醉。朝慎勿曠暮莫愁。房櫳窈窕

嬌欲留。懊恨歸來織月流。不知此景誰能酬。空將好句爲君投。 題項子京樓 金華吳孺子

瓢杖淨如拭。白頭何處來。乾坤無汝並。狂狷有人猜。詩句經年鍛。衣冠擬古裁。每聞秋雨後。蕭寺看莓苔。

贈吳玄鐵 陳繼儒

真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了。未來何用算。

玄宰書於墨禪齋

鷗友鱸鄉兩不猜。蒹葭千里散秋懷。應憐六代風流地。重有青蓮賦鳳臺。

右金陵作

池邊荷葉衣無盡。臺畔松花拾有餘。剛被世人知姓氏。又移茅屋入深居。

爲愛荆先生書 其昌

國朝名公手牘

榮選未及參展。願承惠問屢屢。且再領佳貺。雅意鄭重。鄙劣潦倒。何克以堪。拜辱之餘。獨有愧悚而已。夏公壽詩。草草應酬。何煩擔謝。沈公八圖。是早年所作。妙甚。不敢容易著語。亦緣近日病冗相併。未暇及此。望展限數日。卻得課呈。並後紙同上。也使還。具此奉覆。秋暑方熾。萬萬若時珍愛。

徵明頓首奉覆

允文郡博先生侍史。七月晦日。

登高落帽。皆爲風師雨伯阻之。雖病後少飲。安能鬱鬱獨抱膝。坐屋宇下對淋漓者乎。駝蹄已熟。請午前來呼盧浮白。共銷之也。

允明 夢椿仁兄契家

連朝陰雨。小窗寂寂。欲得一二知己談心。烏可得也。偶有泉酒一瓶。欲屈吾丈降舍同享之。毋爲街中泥濘。而卻弟之意也。

饒頓首 俊宇契兄大人

日來坐宥。不及過敘爲歉。心事未免種種。必得足下商之。方可以定奪。如何如何。向有手錄。曾令玉郎持上。未得答教。豈徘徊於山林泉石之間。而未暇耶。昨宅上阿周來。頗知衷曲。而晚間沾飲。以爲酒餽。未知足下知之耳。見時當作拍手以笑。不盡。弟王寵頓首。子元兄知已。

卷中尚有沈洪留宿文會軒札。李東陽爲兒延醫書。王守東於穹窿。文彭與元淵閣直。張鳳翼答孫漢陽。周天球因注子建游楚。寄王鳳洲開府。有云。自開次公外補。頗爲之駭。近聞吾公亦乞歸甚切。不知何爲。豈有拂於江陵耶。彼時處士。不畏權要。猶如此。又彭年手報錢叔寶。柏板雖小裂。然太長。及有二扁料也。魯治覆吾禾項。少谿寫茉莉賦。居節丐雪。居翁相思子。王穉登索仲玉紙。鑿佳者見餉。此僕蟻蟲指爪之嗜耳。可想見一時風致。第錄之太繁。姑置。其他如徐賁。沈度。姚綬。沈周。唐寅諸名家。赫蹏不下千餘紙。收藏凝霞墨花二閣。有年矣。一旦自歷下旋。大半售去。閒以遺所知。宋雲與彩霞俱散矣。人閒清賞之樂。信不可多得也。

蒙天笑者識於蕭條高寄之四五□

汪岡赫蹏名蹟人素工書。履·多雅誼者·聊割一鬚·

樓頭縱觀羣玉之府。重以牢體。竟日行時。更辱嘉貺。公家父子高情。何時可忘也。大作略披一二。作金石

聲謝教不一。

其昌再頓首

愚父子爲案書三元福地。走使金閭。所回東也。玉記

不肖弟東海之鷓鴣子也。字未窺班。藝非致遠。不揣下里。晉謁龍門。遂蒙款遇。錫以佳玩。頓使頽筆增妍。俚言獻笑。不復臧拙。更沐優容。故渤海之不拒細流。亦泰山之不失拳石。第不肖自顧。徒有汗顏耳。足下才華八斗。文不加點。何患非當世之用也。敬羨敬羨。歸想雅度。令人時刻可挹。恨布帶之隔耳。分袂後。弟復往鵝湖鹽官。近得抵舍。承委三扇。俱送在諸名公案頭矣。圖書亦未就手。少容數日。盡附薛仲召兄完工也。重九時。再過攜李。與足下共醉萸觴。傾不盡欲言。

源崑大兄大人元。

華亭教弟蔣元龍頓首復

余弱冠時。蔣徵君攜古圖史。扁舟來訪。留款數日。大而擘窠書。小而蠅頭楷。幾練裙。莫能盡也。更翦燭聯句。曉別賦贈。意殷殷如昨焉。蓋神卿與雲卿書法原一體。兩人故無差別耳。源崑。余舊字。 柯玉記。

前追送不及。爲之悵然。江行知一路平安。爲慰。近閱邸報。知張夢澤先生已升秋曹。所寫書。乞卽達之。爲荷。場前百凡爲道。珍重。

眷弟郁嘉慶頓首啓

玉水世兄大人幾元。

左慎

伯承博雅好事。玄鐵稱之爲貧孟嘗。與季叔遇。俱余忘年交。叔遇至今神明不衰。每示所錄題跋也。

伏讀佳製。每一藝終。令人翩翩便欲仙去。不知慧業文人。何修得此。方恨識兄之晚。然猶喜未晚也。有此中近作。得惠發矇。更望更望。日緣積逋。先兄而至者。堆壘坐是。尊扇尙未卒業。且笥中所攜毛穎。盡皆成童。而此地復無處購買。倘案頭有可濟之。則不獨受賜不費。亦得藉以報命。感當何如。

玉水詞丈太史。

通家小弟薛明益頓首

賤恙戒飲。狗彘可笑。以對知己。不諱直陳。然雖自外芳筵。而珠璣之文在握。儼乎時奉紫芝。而益芬彩。不寧惟是醉飽已也。管城君一員足矣。何太奢至此。又不敢不登。容卽籍是以報。先此附謝。總叩悉。不盡。玉水詞盟史席。

小弟明益頓首

俚言借光佳筵。出人懷袖。良厚幸矣。弟不靳竄削。另當再書奉報。承惠中書君太多。令人顏甲。爲作拙楷一册。行草一軸。表敬兼望大教。天晴圖晤申謝。不盡。樂卿仁兄纔元。

小弟薛明益頓首上

先子嘗稱虞卿楷書。衡山後一人也。壬子秋。得晤薛君於雞鳴山房。時獲其墨妙。欣幸爲何如。

玉記

昨承雅惠種種。感媿何已。顧日有游山之興。尙未具一樽。少談雅事耳。弟新刻有雲笈七籤。此道藏類書。計博洽家所必購。馳上一部。更求於交游中。一一游揚。使得盛行。其感又何如耶。其值一金。并聞。

玉水詞丈先生教下。

弟安期頓首

俞羨長不獨擅騷壇。抑亦工臨池。故存此一札。

玉記

昨中坐慢去。未盡傾倒。當俟牡丹紅時。圖再舉耳。文畫卷承借觀。容留數日。作題語奉還也。拙畫何足觀。以本意欲馳往嚴州。故不得奉。他日有塗抹。卽須尊意任檢拾之。何如。季白屏上文。當卽圖之。不盡。

日華頓首

此竹嬾翁諦姻時手裁也。志之以毋忘伊始耳。

辱教大篇新爽絕倫。謹已什襲。社題在卷中。不及錄奉。卽以卷附覽。惟兄摘一題賦之。閣畢望擲。不一。

玉水詞兄高雅。

弟貞默頓首復

社所雖已具柬。但中隔兩日。尙有一邀柬。亦不可少。旁晚再一傳。其未熟識者。當仍侑小价致之。柬內乞書多備一幅。送首社。語弟處有新到惠泉。竟載至舟中。不一。

玉水社兄祠長。

弟貞默頓首

往見秣陵余仲茅司馬。謂弟鴛水社刻。獨無君姓氏何也。弟甚媿之。昨忽蒙許補。輒以秋色八詠。錄上鑒定。付梓爲愛。

玉水仁兄大方家。

社弟士彝頓首

鴛社雖已梓。而一時同盟牋玉頗多。茲僅存譚帝庵者。以始事之人。及姚叔祥者。爲塵遠之續。且兩君兼工書耳。

月曼修月人汪柯玉識

昨領清教竟日。珍圖名墨。目境豁然。受益多矣。茲啓元人短雲山卷。蒙兄相許割愛。景陽兄恐兄裝成卷。或有難色。敢奉梅花詩畫扇一握。以償裝潢之直。惟兄哂留慨許。爲感何如。桂子將舒。容屈領言教。不一。玉水世兄教厚。

卽刻教弟素頓首頓首

瑤篇見贈。時時捧誦。如對芝宇。百朋之錫。感佩良深矣。宋元諸短牘。弟有數段。以久質友人處。近始取出。剝落不堪。正爾揭開重拓。故未便奉覽。俟月初小園桂花將開。屈駕過我。領竟日清談。兼有一二種麤玩。欲請教也。字卷恐不足當大方。敢云自愛乎。

玉水社兄世契

教下弟高道素頓首上

萬歷壬寅閒。明水君卽與愚父子相契。斗酒論文。聯牀夜話。彼此獲一佳玩。相賞或互易。聊錄一二以志懷。明水嘗臨米老天馬賦。不復可辨。

玉記

名牋草草。以大癡意爲之。想亦當法眼。古人哭子喪明。而不肖尙有閒情事筆墨。是亦大癡矣。一笑一笑。玉兄契兄博雅。

教弟德新頓首

復初於此道。爲項氏白眉。與余交最暱。時追念也。

傾蓋以來。凡所受至眷者。心藏之矣。方欣倚玉。條悵歌驪。道旁判袂。咫尺各天。令人黯然魂消。歸更見羹見牆。听夕與玉潤譚對。娓娓高誼不去口。始信交友之趣味。兩言意氣相投。便賅多言。定久要耳。向審布帆無恙。行人安穩。邇以上奉鶴髮。下課麟趾。兄於俯仰閒。寧不愉快甚。又計焚香烹啣。筆精墨妙。詞翰富有日新。際第碌碌車塵馬足閒。尙了無脫離日。何啻天淵。一時萍聚。漸次星散。無功亦將舍我而南。益復寂寥。且奈何以介歸。爲寄此牘。未既欲吐。願言鑒在。尊公老叔前。萬望一叱致晤。夷仲名之。并道惓惓。姜神超穴極。壽章容促之。陳贊皇二十左右行。附聞。

樂卿老仁兄莫逆。

長至後二日社弟洪邦基頓首

慶之爲忠宣公後。能文工小楷。此特其一斑也。

玉記

尊箴錄上小詩。并祈正扇墨二事。聊引意。唯囑存不宣。

演再頓首

天啓癸亥秋。余在都門。庶常陳贊皇師。傾蓋投分。余臨行招餞。宵半題扇贈詩。意殷殷也。

硯玉記

臨病經旬。思腸遂褻。讀老親翁西山品。覺朝來爽氣。落我牀褥。不惟病中可當七發。後日游覽。挾茲以往。庶可無迷津矣。漫題數語。不足形容萬一。聊以見服膺之意。惟郢削付梓乃可耳。弟真拜上。弟既乏玄晏之文。復慚無換鵝之筆。草草應命錄上。希檢到。玉翁老親家詞伯。弟真頓首。

項不損爲吾郡書家龍鳳。惜其作李北海盡頭耳。

長安晤言。缺然一別。猶荷記存。翰貺遠賁。敝邸懷茲雅誼。如何。門下官況冷寂。蕭然自遠。使見識邁。計明公當卽爲一通。勒此謝復。不盡馳想。

鳳來再頓首

天啓丙寅冬。余轉運歷下。蒙施羽皇師手報也。師相素嫺翰墨。故存此。

七十二泉主人玉記

令郎嘉禮。一媒遠。一媒多事。所幸我兩家相知之素。言語可以竟達。鄙意一以簡靜爲主。巖險數事。以一舟達潭府。所遣僕輩。不煩犒宴。卽尊使寵臨。亦不及奉款矣。亦迫於時日。勢不能紆徐也。鼓吹之類。併亦可汰。不失山林泉石之格。何如。特此專達。不一。

玉翁老親翁大人 日華頓首上

太僕公婚啓。已刻恬致堂集中。附此以見青松白石之盟。翥鳳驚龍之輩。千載如在也。

硯玉識

節閒風雨。竟以深秋。未獲走晤。爲念。弟南行。只在月中。尙未有定期也。偶於朔日。同孔孫請仙。索得噀梅二絕。錄呈覽。又有贈家君二絕。深談內養。容另日錄呈。亦可異耳。梅花供尊犒。先附璧。深欲作數語。附之簡末。多穴。未及捉管。容續呈正。不一。

玉水老親翁仁兄 弟肇亨頓首

承示珠玉。韻險詞工。旣難追步。而諸君子。和什愈出愈奇。荒陋如弟。但有斂手吟詠而已。恐孤仁兄雅意。

勉強效顰。徒令匠伯嘔噦耳。唐揚樂毅論。蒙割愛見許。謹奉原值。少佐買蘭之費。望鑒存。幸幸。

玉水翁兄大人教下 弟函光頓首

嗜梅者。志感先子手澤。故存此二則。又李珂雪之摹褚。曹瞻明之學鍾。兩右書法。有可觀耳。

玉記

日者。飽玩所藏圖書。恨不作蠹魚。歸時每與雒生談及。便嘖嘖道兄高致也。所委寫右丞詩意。先以二幀奉覽。未識有合於尊意否。想右丞見之。必鼓掌。在當世或可寓目。兄翁以爲然否。右丞句再乞付三四聯。擇其最精妙者補之。何如。諸名公筆。便希賜覽。并白。

玉水翁兄老親家 睿小弟項聖謨頓首上

日蒙高雅。示以名卷。許我圖之。何其幸也。未及申報。歉歉。趙跋三首。并望示弟一錄。即奉歸。想不吝也。特此。 玉水老親翁大人千古 睿弟聖謨頓首

項君首寫摩詰句圖。余假以韓滉畫卷臨做。一時雅韻足記。乃孔彰近來。書學與畫學俱進。故志之。向蒙左顧。偶往茗上。有失倒履。所諭尊公大人傳業。經付梓。佳什。前從洪善之處。領教一二。亦已借重。今再當更添刻。以爲邑乘光也。端此覆。

承吳頓首

黃閣齋廉憲纂修嘉邑志。余爲先大父明夫重建三元閣。葺夷光學繡處。蓮花醋坊諸橋。補入古蹟。先

愛荆居士之高行。如朱文恪公所敍。李罔卿君寶所傳。姑撮一二附隱逸。卽蒙如請。又濫及不肖之小賦。俚句。感何如也。縱橫河嶽之筆。應其不朽。

郡賢詩蒐獵數年。恐多挂漏。未敢命梓。承兄翁同調。吉光片羽。收拾無遺。真海底鐵網也。來翰領悉。當一披對。以鴻篇壓卷爲快。尙有遺珠。惟玄宴齋頭。次第簡討。見惠可也。容晤不一。

社弟谷頓首

曹侍御石倉。爲續構李英華。屢垂謬訪。甚盛心也。第尙未竟。大觀是望。若此東。爲書輪妙。斷足重耳。賢郎初試奏捷。此瞬息九萬之兆也。弟忝四世通家。深羨服德。門餘慶。於今日發軔矣。聊具芹私。非敢云賀也。希笑納是禱。

樂卿仁兄侍史 弟孟超頓首

萬歷中來。吾郡書家。首推高元雅先生。而擅其傳者。爲長公公玄。與季季仙。及元雅之仲嗣。王氏者。子逸。子山。父子在。稱鐵門限也。惜子由季仙俱蚤世。猶賴老友公玄。筆陣益雄。向爲兒淵下帷。其先靜村公。又爲吾荆翁師。真可稱四世交。如斯牋所云。永永不替耳。娛墨居士。磨松皮硯記此。

玉臺翰墨餘芳。係萬歷閒人。嗣未經贅。

洞天去人九萬里。涼風吹雲天似水。珠扉高啓赤霓翔。冰簾漾中素練舉。碧花瑤草簇闌干。張君危坐聽啼鸞。翠蜃吹涎作樓閣。青田小龍耕曉煙。璇宮桂花秋露滑。吳剛玉斧香凝眉。絳節高飄阿母來。藕黃衫

子翠羅鞵。晏香鳴箏。婉華舞。笙歌沸空。擁吹臺。自向東王一卮壽。啾啾白麟。天半走。貝闕人歸。龍夜吼。

右天上謠。

東海徐媛小淑氏

鳴蟬寂無聲。閒夜涼。颯發。薛荔覆檐楹。葉際見孤月。流光入房櫳。徘徊照華髮。撫景一長嗟。終古誰不沒。

寒山趙氏陸平原內史

棄世學神仙。徒勞鍊金骨。華袞輕於一字褒。儂家姊姊出蓬蒿。媿無芳躅追彤史。浪得虛名動彩毫。廣陵雲濤煙鬢氏。

花牋處處有儂名。欲動春風欲囀鶯。對月瞻雲吟秀句。幽閨一倍使人清。適楚月液纖黛氏。

倚窗得聽梅花弄。至今暗香猶襲人也。小女姁妹。告借秋鴻新譜。特遣婢子顧影叩頌。贈戴氏二姬一絕。

附正。雲鬢月面兩相宜。濤作秋波液是脂。吾見猶憐而況若。江妃漢女莫猜疑。外曲中衛宛若楊三秀。作

容錄正一品題之。

眉社女弟張徽卿柯亭內史

計都門分袂。抵家無日不思念。賢姊暫令嬾輩。想吉人有天相。自多獲福爲慰。夏初。準望吾姊東歸。妹在金閨奉迎。以傾積懷。近聞吾姊爲太君納寵。德望斗山矣。茲因鴻便。聊附八行恭候。

歸楊門吳氏斂衽

近代名壺。以書表著者。吳中爲范夫人。徐小淑。趙大家。陸卿子。清漳爲柯孝廉配。張徽卿。寓白下。有女弟子雲濤。月液。與余清瑤君投分。所遺詩札。翔鸞舞鳳。豈僅鸚哥嬌也。清瑤亦有贈言及濤液。其一云。

妙樵樂毅衍波牋。鐵畫銀鉤字樣圓。姊正臨池洗端石。妹先題葉弄輕煙。更婁東楊棘丞夫人。尤與清瑤子善。別後發其郵筒。穆若清冰瀉玉壺焉。時秦淮女郎楊蕙孃曉英。精黃庭小楷。沙宛在彩姝。擅蘭亭。郝藝娥婉然。工宣示。楊叔卿婉素。喜作麻姑壇。潘髻稱得其一染。齊紈可易百錦。大足掩映林下風。而吾禾有十三齡女童徐範。能摹諸家體。賣字自活。爲沈伯姬鳳華所書古詩十九首入石。徐媛跋有云。筆彩芳生。墨香含素。歐率更允拜下風。衛夫人終當北面。至自慊。每草搨。便作凍蠅。其推重可知矣。伯姬妹瑤華。詞翰亦佳。惜成蚤世。月香居士徒搨琉璃管。追之耳。又范夫人爲清瑤書五言於便面。別號無爲道人。尙憶兩句。扣齒風雷響。挑鐙日月光。落筆灑灑。應是墨池仙子。

鴛水定香居士玉識於書帶草窗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九

禹碑文刻古逸書

嶽麓山頂巨石上有禹碑。郡守潘鎰始搜得之。凡七十七字。其文皆古篆。不可識。昌黎不能索之。岫巖而
疊峰乃得之。嶽麓焉。豈神物顯晦有時耶。石鼓不得專奇矣。茲以字畫模黏。稽古者類有遺恨。故勒貞珉。
原本暨沈楊二公音釋。附錄於左。以便後之君子考鏡焉。此跋見長沙本。

王弼州以禹碑在祝融峰。重刻者有二本。而隸釋亦微不同。大抵多以意會耳。昌黎歌科斗拳身。雍倒
披鸞。漂鳳泊擊蚪螭。是書之形勢焉。銘辭極類汲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楊用修所謂龍畫榜分。螺書
扁刻。不啻倍蓰。嶧山瑯琊也。玉述。

石鼓文。王文莊公辨。古逸書僅載鼓文。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於後。

岐陽石鼓十。在鳳翔天興山阿。唐鄭餘慶節度鳳翔。移寘文宣王廟。唐衰亡。其一鼓。宋皇祐四年。司馬待
制池知鳳翔府。使向傳師求之于外。僦之田舍。視春梁石臼有文。察之。鼓也。向易以他白。于是十鼓復完。
徽宗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移寘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元取中原。乃輦至燕京。皇慶癸丑。
始置國學廡門下。我太宗既卽位。建都于燕。國子監仍元國學舊趾。石鼓在焉。

按石鼓至唐始顯。自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以爲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左氏有岐陽之蒐之言。以爲成王之鼓。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共稱其書古妙。韋應物以爲李斯嶧山之罌刻字。鼓之懸隔。歐陽永叔謂非史籀不能作。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刻。然永叔以爲可疑者三。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尙在其。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實千有九百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眞跡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爲文宣之鼓也。其疑如此。趙明誠金石錄。謂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麤石。如今以爲確白者。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愚以爲石之麤者。決難刻字。雖刻亦不精好。且易壞泐。況石鼓。今在國學。子所親見。雖若堅頑。而質理不麤。使果麤也。文豈能細刻。豈能淺刻。又豈金所能填哉。卽不堪他用。戰攻之際。用爲礮石。豈不可乎。明誠之言。殊未然也。獨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辯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然其全文。今不可見。

余嘗讀北史蘇綽傳云。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帝爲相。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

畢至。乃命綽作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章。皆依其體。廢帝之事。魏史柳蚪。執簡責之。周文帝令太常盧辯作誥。以喻公卿。其體亦類前作。蓋俱倣尙書也。周本紀。魏恭帝三年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史臣謂周文帝。恒以復古始爲心。而在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又奉魏太子。巡撫西境。登隴刻石紀事。至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丑。狩於岐陽。三年九月。又自原州登隴山。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是觀之。則石鼓之事。宇文周所造無疑。文體既倣尙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況武帝天和九年春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則獵狩大典。依古典賦詩。以刻於石。理亦有之。且武帝既有岐陽之蒐。復有露寢之賦。則石鼓必作於武帝之世也。獨字畫古妙。謂非後人所能及。此固然矣。然自古性命神化之學。至宋大儒遂窮其奧。字特一藝耳。苟揣精爲之。豈難至哉。昔銀工婁生平。墨本前人題志。莫不以爲天下之絕巧。劉靜脩獨謂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專力於一藝。其精密神工。亦何不至。是可見矣。抑觀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於三代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唯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爲周穆王時書。鳳翔詛楚文。以爲春秋時書。世傳殷比干吳季子墓碑。以爲孔子書。雖皆刻石。然前者已悉辨其僞。況班孟堅漢書郊祀志。上起少昊顓頊。中歷二帝三王。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是亦前代未有刻石之證也。宋鄭漁仲亦曰。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有豐碑。此亦可見刻石。始於秦也。獨其謂秦用石鼓。此有可疑。或別有考。非此之謂。

要之隋志所收。有始皇石刻。始皇以前未聞焉。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爲始。其吉日癸巳以下。皆因秦而作。而妄假古人者。然始皇之所以刻石者。亦緣傳國璽有以先之爾。隋周相接。而不識其文。或偶失之。或貴耳賤目。以爲尋常。昔吾子衍所謂二徐字跡最多。以其近世。故不條具之意也。馬氏之說。眞爲不可易之論。雖歐陽公數疑。可以立決。然則韋韓以下諸人之見。豈非皆出於臆度乎。

宛郡王鴻儒懋學著

余在歷下。得王文莊岐陽文甚昭晰。乃楊公士奇云。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所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耳。亦久遠之驗也。斯言得之矣。玉述

壇山石刻

贊皇縣壇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大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勢。閉重巖絕壑者數千年。元皇祐中。鎮守廣平宋公者。搜得之。令邑人劉莊鑿石輦歸。嗣權守李佑。置之廳事右壁。至元己酉。鐵冶提舉劉恭。移石還壇山。乃余家所藏陸廣畫。其嶺端篆書此四字。應是壇山圖也。平陽玉子。識於錦研齋。

詛楚文

有秦嗣王。欲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布懇告於不顯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一云大神亞駝。以底楚王熊相之

多臯。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以婚姻，袵以齊盟。曰：萬葉子孫，毋相爲不善。親仰不顯，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佚湛亂，宣奢競縱，變渝盟制。內之則虢虐不姑，咸巫亞駝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積棺之中。外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一云不顯大神巫咸之光劉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誼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之郵祠，圭玉犧牲，遂取吾邊城新鄧，及抑長敦。吾不欲曰：何今又悉與其衆，矜張奮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吾邊境。將欲復其闕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輶輸，棧輿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巫咸亞駝本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丕顯大沈久湫。一云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克剗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欲數楚王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詛楚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郟，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盡奇古，開用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詳在董道書跋。

嶧山碑 玉筋篆 · 一行十字 · 字方二三寸 ·

秦相嶧山碑，當時邨落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剗缺。唐人嘗取舊文勒石，然碎碑未絕，好奇者猶有搨本，可求其殘雪滴溜，鴻鵠羣遊之妙也。

程邈篆書

張懷瓘云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史程邈作也。隸書程邈所獻也。此邈篆四箇。箇十二字。蟻匾應勢。筆力常有餘。故在雲陽獄外所書。與李斯相頡頏耳。

華山碑隸書

西嶽華山碑。廣川以爲後漢延熹四年。弘農太守孫瑋建書。曰五帝巡狩。五岳立宮。其下宮曰集靈。殿曰集仙。歐陽公謂集靈惟見於此。黃長容云。漢武集靈宮。見於太華。是不獨載於漢志。桓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何以云惟見此也。又升庵金石刻。以爲新豐郭香察書。疑東京無雙名。會州謂鄧廣德。梁不疑。成翊世。鄧萬世。壬延壽。謝夷吾。蘇不韋。費長房。薊子訓。此何人耶。若其文爾雅可讀。其行筆殊遒勁。唐人隸分之法。所由起耳。

蔡邕石經

蔡中郎鐫七經于石。纔三十年。而兵火損壞。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齊神武自洛陽徙于鄴都。河陽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僅半。周大象中。詔徙經于洛。爲軍人破毀。有竊載還鄴者。船壞多沈失。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國學會。亂用作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當時

攷驗至詳。謂不盡爲筮。如馬日磳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開古。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路人氏。逮今有之。國初開地。唐御史府。猶得石經十餘石也。

皇象天發碑

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識碑。與漢隸殊異。不用批法。而跳跋平硬。盡去基算。玆環之累。隸與篆皆不得而名之。信所謂八分也。雖稍磨泐。不可讀。而典刑自在焉。

急就章

元章書史。皇象有急就章。唐樞奇絕。當葉夢得時。再經摹搨。國初宋仲溫又刻石。僅存其形似。廣川以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精深奇崛。王元美謂章草隸之分變也。自伯英。胤今草。海內爭趨之。章日以廢耳。

鍾元常帖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太祖。邯鄲淳。草誕。孫子荆。開枇杷等。議用筆法。見蔡邕筆法於草誕坐上。苦求不與。自搥其胸。因嘔血將危。太祖以五粒靈丹救之。及誕死。陰令人盜伐其墓。以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我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窮過表。如廁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青人巢王子識

開皇蘭亭軸江南後主所重撥鑿法·蘇易簡題·後有臣米友仁鑒定·司業汪遠藏·

有若象夫子尙興闕里門虎賁狀蔡邕猶傍文舉樽昭陵自一閉真跡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瓊瑤

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易簡于玉堂北軒題

慶歷中襄知福州才翁爲監司相從二年故所藏墨跡奇書亦多亦傳樞善本後於京師王渙金吾借觀渙亡之後凡七本皆亡今覽是帖不覺歎息

蘭亭以起草本爲第一末後空一行者是有勳字圓印在空晉人謂之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亭記歐公云修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南宋高宗宸翰題曰禊帖玉述

神龍蘭亭序

禊帖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摹搨遂亡而蘭亭自唐以後又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爲唐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餘如會稽本之類多唐賢所臨至宋理宗內府所藏有一百二十七刻逮遞傳遞勒何啻千餘種宜乎攷論者如聚訟也昔人以蘭亭詩序爲書家六經神龍本其壁中葩上物乎

源峴子識

定武蘭亭卷趙子固所藏落水本

昔中原雲擾。定李生獲禊帖真刻。嘗以墨本投韓忠獻公。公索之急。乃摹刻送官。其後宋景文始得李本。藏之公庫。至薛師正出守。子紹彭又從而易之。蓋自韓宋以來。士大夫得之。是邦者。真贋已相亂。東陽周致肅。以此卷相視。題識由高平范公而下。皆宋名臣。其必識真矣乎。

鄭劉汶書

薛紹彭自爲一書。辨定武石刻。號稱詳密。李學究本。最所寶惜。士大夫家有此刻者。可僕指數。而蘇才翁所蓄。則錢惟演家物也。後陳季常得之。後曾觀得之。最後子固得之。嘗江行覆舟。入水瀕死。猶手之高出水。而不置。曰。吾性命可棄也。而此不可棄。其見寶惜如此。子固死。遂流落江東。予聞諸陳子山。子山問諸張伯雨云。此卷意度。與今御府藏唐人響搗蓋相似。而周君自言得之江東。印章題跋。其可徵。其爲李本。何疑哉。

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冬十一月癸巳。眉山蘇伯衡識。

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太宗詔歐陽詢搨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輩至殺胡林。棄而北歸。宋慶曆中。韓忠獻公培李氏者獲之。及宋景文公帥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孟水。清者。並非。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別刻以惠求者。其後師正之子紹彭。又勒於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葬蘭亭繭紙。而刻石亦見殉。昭陵既發。耕氓負石爲搗吊用。定武一士人。見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爲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之古定本。王君貺知長安。移文索入公庫。又謂之古長安。

本既而公庫火石焚。馮當世稱入石。是定武則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况欲索於肥瘦完損之間耶。自後轉相摹刻者。凡九十餘本。而吾婺梅花本而下。亦且十家。則其去真益離矣。此帖上有范文正公米南宮題識。知爲蘇才翁東齋所藏。元祐戊辰。南宮又獲之才翁之子泊。自後流落靡常。不能必其次第。中間雖有韓魏公家記。及錢氏忠孝家。趙彝齋字印。卽不敢意爲之說。然其精神氣韻。實與他本懸絕。宜爲定武初刻無疑。同郡周君致肅。冒熱來求題。漫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繁也。

洪武十年夏六月十一日。金華宋濂記。玉學士堂

天啓壬戌禊日。程友季白。招品新茗佳種。出定武蘭亭五字不損本。有米元章跋。張疇齋。趙子昂。文衡山各臨一本。又閱潘貴妃本。復聽弦顧曲。至夜分。誠暢敘勝事也。桃花潭水人。何玉識。

趙承旨十六跋定武蘭亭。上有王曉印章。

彥升家祕。治平四年閏三月。實錄院裝。

持國和叔。次道同觀。

攜定武帖。過趙子固湧金門外邸樓。因得展卷。使人冷然有扁舟水晶宮之想。

端平三年。僅禊後九日。千巖病翁施商輔。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爲至寶。然極難辨。有纒損五字。

者。又有五字未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時靜心吳義士聯舟與余北上。出此卷相校。卽一刻也。但五字損耳。十三跋所同者。無緣損五字。句。及與吳義士相校段。

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獨孤名淳明。天台人。靜心名森。嘉興人。

蘭亭帖當宋末南渡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旣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眞贋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旣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至佳本。五字雖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

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此段與十三跋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閒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眞者益難其人。旣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蓋日數十展卷。所得爲不少矣。廿二日。邳州北題。此段同十三跋。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同前。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爲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蚤飯罷題。同前。

法書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

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爲師法。齊梁閒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闕題。同前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索求書於景遠者甚衆。而乞余書者益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時至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同前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同前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木輒不同。蓋紙有厚薄。蠶細燥溼。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書。同前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丹虎陂。待放開書。以上與十三跋同。十三跋

刻重校宣和格古論內。

靜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曾伯。蓋宋畫士王曉之所藏。曉徐黃同時人。觀其寶惜如此。誠不易也。廿日題。吾觀禊帖多矣。未有若此卷之妙者。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間。而多南風。船窗晴暖。時對蘭亭。信可樂也。獨孤木攜以自隨。此卷以歸靜心。其實藏毋忽。七日書。

蘭亭與內含帖絕相似

至大間。僕偕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長老所惠本並觀。船窗中三十日。得意甚多。屈指計之。已復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出見示。使人眷戀不能去手。噫。靜心仙去。其子能寶藏如此。爲之感歎。

延祐三年七月廿三日。書於咸宜坊寓舍。子昂。

右定武蘭亭禊飲序。當以此爲第一。真古今絕品。至元三年歲丁丑。四月初吉。揭傒斯謹題。

康里巒夔題

僕曩時侍趙文敏公學書。暇日嘗論禊帖定武本。作者絕難得。獨孤本見存。更有趙子固及越人倪仲剛。武唐吳靜心。此三本流落人間。不知何如。至正甲申。謁瑩之於竹莊。出此本見示。乃其祖靜心先生所藏。文敏公題跋甚詳。誠可寶也。

句曲外史張天雨

自永和九年。至於今日。千有餘歲。其間善書入神者。當以王右軍爲第一。所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真不誣也。右軍平生書。最得意者。蘭亭爲第一。其真跡爲隋僧辨才所藏。唐太宗以計獲之。命褚遂良。馮承素等。摹搨以賜近臣。刻石惟定武一本。最得其真。後世共寶之。故石刻當以定武爲第一。晉時爲契丹輩。其石投北。棄中山境中。後人取龕宣化堂壁。薛紹彭易歸。其弟獻於朝。高宗南渡。至揚州而失。

之其石已亡而碑本散落人間者有數然墨有濃淡紙有精麤摹手有高下故雖出一石迥然不同又有真贋相雜非精鑿者不能識也余平生所見定武本惟此一本紙墨既佳摹手復善無毫髮遺恨千古墨本中此本當爲第一自右軍之下唐宋勿論千有餘年後能繼右軍之筆法者爲先外祖魏國趙文敏公當爲第一文敏平昔所題蘭亭墨本亦多矣或一題數語或至再題則爲罕見不可得矣惟此本凡十有六題復對臨一本可見愛惜之至不忍去手於文敏題跋中此本又當爲第一也嗚呼一千年之前惟有一人一人惟有此得意書數千刻中惟此一刻墨本在世者何啻萬計皆化劫灰存至今日惟此一本最精後千年惟有一人一人惟有此一題爲至精至賞舉千年之世書法之精妙者無過此一本以此論之金玉易得性命可輕好事家當爲傳世之寶不可以尋常書刻觀也余於至正廿五年秋七月購得於吳城如獲重寶玩弄不舍後之子孫當世寶之毋爲富者財物所易毋爲強者勢力所奪眞吾之子孫也苟能專心摹臨數千過雖不能企及前人要當不讓今世能書者遂識而藏之黃鶴山人王蒙書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眞跡使趙模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鐫之江左所傳會稽石也錢氏歸朝定武富民買之以還一云文宗朝舒元興作牡丹賦刻之碑陰薛尚書帥定武求勿得子紹彭於公廚見鎮內石有賦在背乃別刻易之攜玉石歸長安宣和中詔取入乃連夜墨搨冀得多蓄流傳人間

每疊三紙。加氈墨馬。故最下近石字內爲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榮芑云。長安帥薛嗣昌。紹彭之弟也。時內侍梁師成爲長安承受官。批旨取舊刻。嗣昌倉卒。以紙三副作一重樞石。第一本墨深。第二本墨淺。第三本又加淺。世謂之蟬翼本。一云。唐歐陽詢摹蘭亭藁。最爲逼真。太宗愛之。刻真學士院。後朱梁徙於汴。耶律氏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殂。棄此石於中山。李學究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公索之。乃瘞地中。另鑄以進公。又一紀。李生謝世。其子出石模售。每本須錢一千。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緡。無從取償。時宋景文守定。乃出公帑金代輸之。匣石藏於庫。非貴游舊交。不可得也。一云。慶曆間。宋祁帥定武。有士子攜此石至郡。死於營妓家。樂營將河水清。見而識之。取以獻祁。爲龕石郡齋。遂以定武著名。熙寧中。河東薛珣。出牧定武。重募於外。以應求者。自是定武有真贋矣。珣子紹彭。又刻別本留中山。攜原石歸長安。暗剽湍流帶左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之。世因號五字損本。宣和初。彭弟嗣昌。進上徽宗。置睿思殿東壁。靖康亂。獨此石棄不取。高宗駐蹕廣陵。宗留守汝霖。見石馳獻。踰月。虜騎大至。盡棄御用諸物。獨瘞石渡江。後揚帥向子固。奉密旨搜訪。竟不獲。一云。國朝宣德四年。揚州某寺僧舍。發地得二石。乃蘭亭舊刻。兩淮運使何士英。命工截齊。合之爲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獨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明年。士英致仕。攜歸金華。燬於火。又有以何轉運獲石民間。一面肥本。一面瘦本。惜遭回祿。是定武絕迹矣。余再攷之。得康伯可云。舊

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定國嘗從虜使。言在所謂中京者。則士英所得。豈薛師正贍刻類耶。又張芸叟云。靖康中有得蘭亭真跡。詣闕獻之。半途而京城破。後不知所在。奢望何止李學究中山之獲。近董玄宰云。姜山人游豫章。得蘭亭石。蓋農夫鋤田。數見夜有火光。以爲異。發而獲之。已缺兩行。真定武宋搨也。惟好事者加意搜訪耳。

杵蘭主人玉識

自山谷嘉定武以爲肥不贅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又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本爲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蔡山父云。子見唐刻本有二。一是貞觀開石刻。一是泗南山杜氏所藏本。崇寧初。米老嘗模於寶晉齋。號爲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絕不類他本。區區珍愛定武者。是不知有唐刻也。其二唐刻。爲汪丞相達藏。而季路所蓄禊序至多。有汪氏本。刻同豫章。自第十至十四行橫裂。或有汪德輝忠衛社稷之家一印。足徵吾家之不沾沾定武焉。余更見賜潘貴妃正本。會州跋有云。開皇石本。褚河南臨本。皆行筆也。定武稍真。爲一時賞重。然米南宮絕不喜之。其後摹者日益楷而小。非復故步矣。相傳定武爲歐陽率更臨。故楷法多勝。褚河南臨。則行法勝。蓋皆以其質之近爲之耳。米筆佻。以故不爲定武左袒。噫。先荆翁嘗收禊序數十種。多宋搨。乃余徒好之而不能守。兒淵僅僅能執筆。彷彿何日。若米氏得唐刻本文。父子三人。逐字撫於第一軒。甘露降其家。西山書院梧桐上。以侈一時勝事。庶不辜予改定武意乎。時癸未中秋日。看桂花莊。有十尋之蕉。結甘露如九

品遠。采供韻齋官窯唾壺。歷小春朝猶未凋。是亦足當寶晉墨瑞矣。漫贅之。俟後賢耽此道者。

蘭上里墨王侍者玉再識

定武五字損本蘭亭僧茂隆作圖於紙上。

紹興壬戌正月晦日。觀於三衢之傳舍。傳朋吳說。

紹興三十年十月丁丑。孫觀覽於桂堂。

蘭亭已矣。而定武舊本帖。猶得於今見之。是石之壽。固永於人。而紙之壽。又永於石也。

秦定丙寅暮春之初。觀於會稽寓舍。不勝斯文之感。

嘉興後學俞鎮伯真父
白文。

余見蘭亭石刻多矣。如此本殊不易得。世以筆墨肥瘦論者。是殆得其形似耳。鄧文原

世傳蘭亭石刻甚多。如月印千江。在處可愛。桑世昌考之備矣。此卷五字鑿損本。紙精墨妙。又有宋僧隆

茂所畫蕭翼賺蘭亭圖於後。誠爲佳玩。

至順四年十月。柯九思跋。

禊帖一卷。吳故家物。收藏有緒。後有吳傅朋孫仲益跋語。當紹興時。定武石毀未久。已爲人所傳玩。況二百餘年之後哉。是可寶也。安陽韓性明善

世傳蘭亭刻石。惟定武本爲妙。然古今議者不一。故有聚訟之說。桑世昌蘭亭考十卷。最爲詳博。然不若姜白石所著簡明可誦。大意謂真跡隱。臨本行世。臨本少。石本行世。石本雜。定武本行世。然當言其自出耳。未嘗及其真贋也。惟齊東野語載姜白石所書偏旁者考。謂持此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其所論凡十有五處。余平生閱蘭亭不下百本。求其合於此者蓋少。近從華中甫觀此。乃鑿損五字本。非但刻搨之工。而紙墨亦異。以白石所論偏旁較之。往往相合。誠近時所少也。其後跋者七八。而鄧文肅善之。柯奎章敬仲。皆極口稱之。二公書家者流。而柯尤號博雅。其言如此。余又何容贅一辭哉。

嘉靖十一年六月廿又七日。衡山文徵明識。

五字損本者。湍流帶石天五字有損也。又崇山字中斷。六七八行爲裂本。亭到幽盛游古不羣殊。爲九字不全本。其天字全者。爲定武肥本。天字小損者。爲定武瘦本。至南宋紹興元年。刊定武初搨。後有寶字大印。及御製跋。爲御府本。先是元祐四年。張推官邯鄲摹家藏真定武於石。爲邯鄲本。若五字不損。更有墨本刻本。彼古今士人所藏禊帖。卽一定武。未易殫述也。玉水識。

又別本蘭亭姜白石題

蘭亭出於唐諸名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巧妙處。終身效之。而不能得其髣髴。世謂此本乃歐陽率更所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

是真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書者。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刻本。刊一角者。皆定武所自出也。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當具眼耳。又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有眼。必知有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字。山谷之言云爾。迺知當時真贋混淆矣。山谷之孫字子邁。今爲農丞。過予見後題。欲令去。予不忍與。以爲去此題。則蘭亭廢矣。周翰者。文及之字。多見其名於書帖後。雅尙如許。亦足以贖粉混之疵矣。

嘉泰壬戌。十有二月。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跋言白石蘭亭偏旁考云。永字無畫。發筆處微轉折。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點畫上湊頂。在字左人反剔。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口之右。事字腳斜拂不挑。流字內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字挑腳帶橫。是字下足。三轉不斷。趣字波略及卷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草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已開口。死生下大矣。亦字是四點。興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一點。未嘗不不字。反挑腳處有一闕。又仰字如鍼眼。殊字如解瓜。列字如丁形。云字微帶肉。各處模本蘭亭石刻。癸丑二字。略小而相連。崇山二字。傍注。因寄所託。因字中改。曾不知曾字。旁注作僧字。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皆改而筆畫重。視昔之下圈去二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傳無曾字。乃是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歲久止存僧字。後誤爲曾字脫落。添之耳。

封禺山史玉識。時獲觀唐翰林書人劉秦妹所臨禊帖。於修竹吾廬清泉白石間。

復州裂本蘭亭。卷首錢雲川作賺蘭亭圖。詳攷諸裂本。載重校宣和格古論。

鼠鬚注硯寫流觴。一入書林久獲藏。二十八行經進字。回頭不比在塵梁。吳興錢選舜舉。

右復州裂本蘭亭。雁行定武。宋理宗賜賈平章一百十七種。褫爲十冊。此其一也。戊申歲中元日。趙子崧觀於廬陵凌波閣。伯慈伯武待。

宋搦蘭亭。以復州爲勝。蓋真定武乃瘦本。復州以真本重模。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有風韻。玉述。

玉枕蘭亭帖。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今皆不存。

禊帖自緒河南縮爲小木。或謂歐率更亦嘗爲之。此本有右軍小像。題曰秋壑珍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景定間。似道專國。凡蘭亭遺刻之在世者。鮮不資其玩好也。金華王禕子充跋。

玉枕刻。今在福州府岸。趙松雪亦作此蠅頭小楷。方四五寸。字行如古本蘭亭。余家藏禊鼓。又有大草書。王元美所謂縱慢生穉。與右軍真跡不相似。獨於督策處。小近筆陣圖耳。

水玉磊砢者識

永和九年。王逸少爲會稽內史。時年五十有一。與太原孫興公四十有一人。修禊禊於蘭上里。書序用蠶繭紙。鼠鬚筆。迥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

異。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千百本。終不能及。唐何延年謂此言過矣。右軍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本書最多。若干丈文綿。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常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是不然。蘭亭敍草。誠有神助焉。宋華鎮記聞。右軍上巳日修禊。在天章寺。有墨池。鵝池皆遺跡。池不甚深廣。引溪爲源。每朝廷恩命至池。墨必先見。皇祐中。忽三日連發。未幾。御書至。趙清獻公嘗親到池上。與僧約曰。池墨果見。當爲聞於朝。旣禱。香致禱。須臾。池面墨光墨色倍常。因貯於罌。獻之。任屯田布罷任游山。以香洒祭地。倏忽墨色見。任留詩。田曹郎吏何多幸。親見池中墨水生。復齋漫錄。臨川王右軍墨池。每貢士之歲。或見墨迹點滴。如潑出水面。則必有登第者。又華鎮云。鵝池與墨池相近。中有白魚長數尺。有捕者。魚則騰躍而起。其鬣如銀。下前池而去。後復見於池中。是寄輿處。尙多靈異。而崑心上。豈無神助乎。若右軍自珍此墓。祕藏於家。七傳而至智永。爲子徽之派。舍俗爲僧。居越之永欣寺。以其手臨真草千文八百本。散施浙東諸寺。蘭亭序則以授弟子辨才。唐文皇三召。恩賜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藏。抑何重也。蕭翼之賺。殊多妙用。正見蘭亭奇祕處。尙論者。何必拘拘以史證之耶。夫宋之憲聖太后。猶嗜蘭亭不去手。劉珙春帖子云。內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渾不凍。端寫寫蘭亭。況文皇英邁風雅。負出千古。宜乎寢食與禊帖俱。故後人有玉枕之摹。如賈師憲好蘭亭。藏石刻至八千匣。使其客廖瑩中。參校諸本。擇其精者。命婺工王用和。以靈壁石刻於悅生。

堂。經年乃就。特補勇爵。酬之。所謂悅生蘭亭也。善乎。周公謹之言曰。蘭亭不列官法帖中。亦前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

漱六齋主人再識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二十

古搨王右軍書樂毅論石本

舊傳樂毅論。迺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是石本。其後隨入昭陵。宋梁時。耀州刺史溫韜發陵得之。復傳人間。在宋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磬聲清遠。因視之。乃樂毅石刻。覆於下也。而已斷裂矣。遂載歸。完理緝綴。積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宇。則其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焉。迨紳子安世物故。轉屬趙立之處。其重模者。猶有趙立之印。一云。公主以僞本易之。原不曾入壙。然開樂毅模本。爲餘杭公主所珍耳。又董道以文皇於右軍書特留寶。陶亭樂毅論。別一小函貯之。太平公主私取樂毅論以歸。及籍其家。咸陽姬竊舉袖中。投之竈下。香聞數日。則原書故在紙也。崇禎戊辰。改元長至日。得此付官奴本於項氏。爲墨林鑿藏。丰神奕奕。其整密處。足以鍼砭大令之放。蓋六本中之精好者。無論停雲餘清諸鑄懸絕。卽余家宋搨修內史本。褚河南臨本。亦遜庭矣。真下真蹟一等者乎。因名之曰咸陽香帖。

構李城南汪氏玉識

昔西席高公玄見之曰。此右軍晚年筆也。蒼勁中每帶拙趣。且紙墨迥異。蠹紋斑駁。其爲皇祐以前所搨。奚疑。正鑒賞間。曹友瞻明俄至。一視此帖。卽下拜曰。願借三日。以釋弘景所論極勁利而非用意處。

攜去後。旋懇公玄致余。欲償原值。俟摹百本始璧。余念夙好聽之。究爲據絃之索。可勝悵悵。李太翁君實因云。樂毅論尊之者。以爲右軍訓子之式。詆之者。以爲六朝僞迹。出殷鐵石之手。至沈存中云。三館楷書。非不精不麗。求其好處。到死無一筆。世所傳樂毅論。正是三館楷書耳。兒淵好摹帖。余聊以是言解之。

石墨池外史柯玉再識

宋祕府黃庭經鑒定有金華戴良叔能跋。

宋諸名賢論黃庭衆矣。然但辨其非換鵝物。卒未嘗定爲何人書。雖米南宮亦第云。並無唐人氣格而已。至黃長睿祕書。始以逸少卒於昇平五年。後三年爲興寧二年。黃庭始出。不應逸少先已書之。意宋齊人書。然不可考矣。予按陶隱居與梁武帝啓。已有逸少名蹟。黃庭勸進等語。隱居去晉爲近。當時已誤有此書。則此書雖非逸少筆。其爲晉宋閒名人書無疑。而趙魏公以爲楊許舊蹟。豈別有所見乎。唐石刻數種。並佳。傳流近代。轉亦失真。無足觀者。此本紙墨刻搨皆近古。有宣和紹興印章。想曾入祕府。且陶學士跋語甚詳。字比諸刻瘦勁。涪翁所謂徐浩摹本爲是。都玄敬不知何緣得之。以遺從父慶雲。今轉以付余。亦楷法中第一等帖。自可寶也。癸卯上巳日。徵明記。

西麓堂鵝羣帖 又爲鍾王小楷。

右黃庭西山初搨也。當西山完刻時。以黃紙印數十本。而京兆歿。其刻遂流落於星源潘氏。又數十年。爲

章氏孫氏。再後方入吾家。今以家刻與此本校之。雖先民矩矱具存。而字畫之閒。不無肥瘦。具眼者自能辨之。青嵐道人識。崇幘庚辰小春日。金陵曾子與過余。出示。子與。波臣子也。有芒氏記。

孝女曹娥碑 倪雲林跋。已刻在停雲帖。不錄。

右軍昇平帖。未變鍾法。於露字初筆可見。逼真剋捷。此刻尤爲分明。當是佳本。張紳識。士行雲門

右小字曹娥碑。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余平生所閱。不下數十本。俱不及此。張雲門。倪元鎮。皆好古博雅之士。其題語珍重如此。可寶也。元鎮題爲辛亥歲。蓋洪武四年。在當時已不易得。況今嘉靖壬子。相去百八十一年。又可多得耶。太倉顧君。出以相示。漫識如此。是歲冬十一月十日。徵明時年八十有三。

宋搨十七帖 評攷詳格古論內。朱文公跋。及兪州四部稿。竹嬾六硯齋筆記。

右軍十七帖。中間多與淳化法大同小異。後有唐文皇押字者。爲館本。黃長容云。右軍艸書十七帖。最爲可師。此書中龍也。

松巖居士識

宋搨聖教序 玄奘求法事與品題。刻王元美集中。

右軍諸帖。惟聖教序。在行艸閒。極有益學者。近世文太史書法多出此。世爭購之。無奈殘闕失真。而全瓦始出。至不可辨。此本鑒定。宋搨無疑。爲唐君少夷家物。具見博雅。

王世貞

右軍書。蘭亭爲最。然定武本不可復得。其次莫如聖教序。雖本緝集。自唐迄今。碑故在長安學。亡恙也。余兩至長安。摩挲其下。不能去。雖斷碑惡搨。以爲尙有典刑。況此是宋元間搨本。學者易得蹊徑。宜其爲書家珍襲也。第搨久則刻殘。刻殘則書細。學者又當求之。言外。

王世懋

右軍書法。近世最重者。淳化閣本。卽二王帖十七帖不能埒。蓋全在選刻之精。存真蹟也。今繆傳者夥。而閣本絕少。欲見右軍真面目。無如聖教序。其集字摹刻。皆出一時國士。視宋所彙集摹刻。高出數等。此册尤是舊本。精絕之甚。當作書家上乘。具法眼者。展册便得之。

周天球

義獻法書元人一十二跋。當代三鉅公續跋。

王右軍東方贊。大令洛神賦。後刻普通三年正月。徐僧權等。天嘉二年。十月廿三日。中書舍人朱异。不學蘭亭貯屋梁。宓妃曼倩出裝潢。王家舊物存義獻。絕勝遺金發窖藏。商丘宋无。吳逸士 萬象 宋子虛 翠寒晉人真跡千無一真。往往皆唐人臨摹。唐摹既少。米氏所謂石刻高者。可降真跡一等。此二帖紙墨絕佳。

借觀累日。得其妙處。

汾亭石巖。石民 瞻印

右王右軍東方畫贊。唐人歐陽率更得其筆法。而自成一家者。大令洛神賦。閒以章草。柳誠懸嘗謂子敬好寫是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者。似不誣矣。故鄉先生海粟王君。舊有此二帖。未及臨池。而先生歿。其仲子東字起善者。得諸故篋。卽成軸以襲藏。是亦以手澤之氣所存。匪特爲古人翰墨之重也。

蘇人錢良佑敬題錢氏

二王翰墨。妙絕今古。筆法初本鍾元常。後世尙王而少及鍾者。亦猶周公孔子。尊孔而不及周也。友人王起善。一日見示右軍書曼倩畫贊。大令書洛神賦。是其尊人海粟公所藏。誠先朝故家舊物。起善宜珍藏之。毋爲蕭生所惑也。

元統乙亥中秋日。吳壽民書於蘇臺寓舍。仲仁父

書法以隸爲楷。世謂之隸楷。漢魏而下。鍾元常善隸書。尤工小楷。晉王右軍得其法。所書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各臻其妙。右軍亦自謂他書皆不及之。故其轉折端方。一波一拂。遒勁妍美。若雅士立朝。垂紳正服。濟濟儀容。復如蟬翼鳥翅。俱有翩翩自得之狀。大令所書洛神賦。非止一本。是書多用章艸法。漢魏風軌。燦然可觀。二帖皆石刻中善本。況得視其真蹟者。又何如耶。顧復 顧氏 仁甫

曼倩儀形漢廟堂。洛神賦韻魏文章。金石刻人爭購。筆陣猶堪藏二王。

弋陽山樵李瓚李氏 墨印

還四十年前。客丁景仁書館。題此詩。白雲師持以見示。類仰疇昔。爲之歎息不置。讓居

二王筆札。爲古今書家宗祖。言書者。必稱羲獻。雖父子之序當爾。而書之等第。亦繇是而見焉。然子敬嘗自謂其書過父。至觀題壁。乃始心服。是卷以二帖合而爲一。豈無意歟。和氏之璧。截肪而凝雪。使天地間

有二焉。亦不並色矣。

泮段天佑

由籀而篆。篆而隸。隸而楷。楷而至二王。蔑以加矣。此東方畫贊。洛神賦。確乎見重於后世也。近工隸書者。自負軼出江左。追縱漢氏。凡稍涉永和法者。則訾之曰。此晉字也。使誠知晉字爲六朝唐宋之冠。則無是語。惟其未見二王妙處。輒於似晉者。而輕肆雌黃之口。而於二王。其何傷於日月乎。王起善家藏二帖。雖是碑刻。精神韻度。自是絕塵。他日有訾晉字。或一見之。豈不媿汗浹背乎。至元二年丙子歲。夏五月八日。天台舒叔獻書。

兩帖古意渾然。與世俗諸本頓異。視規規然求其形似而無神情者。相去遠矣。蓋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要當以此評書。可以得古人彷彿。至正十有八年。秋七月廿六日。趙郡蘇大年。凝潤軒中題。法書家王右軍畫像贊。洛神賦。有矜莊嚴肅之象。今觀此刻。信然而大令以章艸法書。洛神賦。尤爲奇偉。王君其寶藏之。

朱德潤題

谷陽龔先生子敬。爲僕題唐丁府君墓銘有云。祖子孫一氣。雖遠猶親。古人所以嚴祭祀之義。今觀起善遠祖右軍大令二帖。乃其先子海粟齋所藏。手澤存焉。展卷起敬。

濟陽生丁應榮仁景

書法流傳晉及梁。石紋中斷象天潢。君家摹古家雞在。松墨精微更世藏。晉賢妙筆陣堂堂。鑒賞元暉繼阿章。父子吳興生聖代。風流彷彿似諸王。

至元丙子暮春。重觀於起善齋。用宋李韶奉題。應榮。

二王真跡。宋御府所藏。合三百卅餘紙。靖康之難。悉廢於金人之手矣。今或遺逸於世者。去晉益遠。楮朽墨闇。莫辨真贋。而卒壽其書。流傳天下。則幸有石本在耳。模刻者之功。於是乎可貴。若此二帖。又二王之名書也。然較之世所傳諸帖。體格殊異。蓋彼皆短牘小簡。信筆數行。如樂毅論。黃庭經。與此贊。則全篇成章。宜其嚴整不苟。異於他書。而禊飲序。出於觴詠遊騁。物感興發之際。筆意飄逸。又不可執一論。若洛神爲子敬平生所好寫。亦用意之書也。然自昔人所見。唯白嬉至飛十三行耳。此獨得其全文何耶。陳味道先生。挾此示予。城東之續古堂。因歎二王書如雲行太虛。態度不定。觀書者。又如魯僖登臺。使每歲分至。啓閉。皆八表同昏之雲。雖不望可也。

吳寬題

山谷嘗謂東方畫贊墨跡。疑是吳通微兄弟書。以其遣筆結字。極似通微書。黃庭外景也。又疑洛神賦非子敬書。謂宋宣獻周膳部。少加筆力。亦可到。今觀此二帖。則山谷之論。其未然乎。必有能辨之者。王鏊濟之。

余生平所見東方先生像贊多矣。獨此本最爲古搨。而書法迥別。蓋北本與南派異也。大令洛神賦。有楷書全本。有十三行。世多繢刻。章草小書。則僅見此種而已。二帖是吾吳世傳舊物。諸跋尤勝。自宋迄今。最近者爲吳文定。王文恪。亦垂百年。況前此皆宋元有名人筆乎。跋至弋陽李瓚。而丁應榮詩尾云。用宋李

韻。知前此爲宋人無疑矣。二帖在宋時，爲人寶重如此。又三百年后，入余手，那得不視爲至寶。寧但云下真蹟一等而已耶。嘉靖中，吳中刻二王帖，選中洛神賦，從此本翻出者，徒具形似，觀此便當燒卻。

萬歷丁卯夏六月世懋謹識

再閱所謂宋李乃宋无李瓚二人，非謂宋時人也。然觀瓚再題云：此十年前，客丁景仁書館題，則前題時亦當是宋末矣。豈此帖在宋時歸丁應榮，後歸王海粟，而應榮復爲之跋耶。不然，海粟父子寶是帖，已歷宋元二代耶。

戊子春正月世懋又題

王大令保母帖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剞，較之蘭亭，真所謂固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機得一本，繼之公謹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讖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謹出示，令人重歎。

孟頫

撞破煙樓固未然。唐模晉刻絕相懸。莫將定武城中石，輕比黃閨幕下甄。姜侯才氣亦人豪，辨析區區漫爾勞。不向驪黃求駟駿，書家自有九方皋。臨模舊說范新婦，古刻今看李意如。卻笑南宮米夫子，一生辛苦學何書。

千年鬱鬱閉重泉。鑿出還隨劫火煙。靳惜乾坤如有意。流傳君我豈無緣。

漁陽鮮于樞伯機父題

保母帖藏於項氏鵝羣閣。此碑乃獻之爲乳母書。手鐫於軛上。高尺一寸。闊尺五寸餘。前有小研影。書類蘭亭。約二百許字。軛已裂爲二片。後有元人題語。及詩數十首。茲僅錄二公所書。見世人極重蘭亭。不過歐虞所模。唐工所鐫。未若此本大令所自剞。承旨有固應不同之語。玉識。

瘞鶴銘并序。

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

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公門去鼓。華表留聲。我唯彷彿。事亦微冥。爾其何之。厥土惟寧。後溝洪流。前固重局。石刻荆門。來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

瘞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荒寂。山僧憚於摹搨。給云崩裂墮江。人間既少真本。雖京口士大夫往來山中。亦以僧言爲信。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刻。甲於東南。嘗錄其文。悉加題品。爲金薤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得此銘爲恨。邇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得於山石之下。親搨以歸。由是此

銘復傳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蘭亭考。俞壽老有蘭亭續考。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論辨輯爲一編。名之曰瘞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予之好者乎。

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考古者。徒辨其非逸少書。苕谿漁隱以爲後人或同此號。蔡君謨云。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書。迺張舉本。與此本有異。而上皇山樵下作闕文。銘後有丹陽真宰四字。邵元本與此本亦小異。銘後有丹陽仙尉。江陰真宰八字。豈此刻有三石耶。是則考古者所當鑒定也。

雲在遲玉識於洗鶴竹嶼

智永真艸千文。智永名法極爲蕪之七世孫。

永師鐵門限帖。以律召調陽爲真本。俗稱律呂爲誤。蓋艸召似呂。其義則以閏餘對律召也。楊文公談數。以此文中闕字。太宗令王著寫足之。王肯堂太史。嘗見墨跡。用大麻紙真書。頗類今中書體。絕與石刻不類。雲開沈度學士兄弟。乃步趨此老耳。

方折子識

金陵栖霞寺碑。陳江總撰文。李沛書。莫雲卿藏。袁氏尙生。玉韻益。

正德丙子。余以應試。始至南畿。若清涼牛首靈谷雨花臺。及聚寶門外諸勝處。無不遊。而攝山則未一。到嘉靖癸卯歲。得交於雲浦盛君。君雅有棲山之志。寄余栖霞二大字。圍徑五尺許。妙甚。然無書者姓名。或

是蔡君謨筆。甲子之歲，偶得栖霞寺碑，乃陳李沛書。後爲宋僧懷則翻刻，字畫全擬懷仁集右軍書體。而篆額題刻，云僧有朋，暇日雨窗，因手製成冊。是歲乙丑九月，霜降後三日，謝湖老嫻漫記於嘉趣堂。

九成宮醴泉銘 繡水汪氏鑿藏。

歐陽率更書。米海嶽稱其真到內史。石刻惟醴泉銘化度寺二碑特妙。化度缺其半，醴泉銘文字可讀者，皆後人重摹。此本雖有缺文，乃宋搨至佳。下真蹟一等等者也。董其昌觀於墨華閣，因題。

晉人論詩，不取楊柳依依，而取訏謨定命，遠猷辰告，以爲偏有風人之致。書得具此眼，應不置伯施信本於山陰廡外也。然必得宋精搨如此本，方堪游意耳。玉水其什襲之。

崇禎戊辰二月，竹嬾李日華題於漱六齋。

九成宮卽隋之仁壽宮。唐文皇避暑宮中，乏水，以杖導地，得水而甘。敕魏徵撰文，率更令歐陽詢書之。書斷謂率更正書出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虞伯施稱其不擇紙筆，皆能如意。高麗亦知愛重，遣使請之，其名大如此。兗州謂信本書，太傷瘦儉，獨醴泉銘遒勁之中，不失婉潤，尤爲合作。眉公以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氣充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駕也。余未墜地時，家甫得之於項氏，其閒缺字，聞爲文徵仲所補，裝潢又得文氏善工，尤足愛也。柯玉記。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跋 碑刻尙存八百餘字，世無翻本，隻字皆珍。

大德十一年。倉龍丁未。秋九月十有七日。嵩翁盧摯。與友人太原劉致時中。醴陵李應寶仲仁。觀於宣城寓居之疏齋。

唐貞觀間能書者。歐率更爲最善。而邕禪師塔銘。又其最善者也。至大戊申七月。時中袖此刻見過。爲書其後。

吳興趙孟頫

歐書世所傳者。九成宮碑。邕禪師塔銘。見者或鮮。嘗觀宣和內府所藏荀公曾帖。瘦勁精妙。與此帖殆無異。宜乎爲世所寶也。至順龍集壬申十月初吉。迂翁。

雲中趙世延德敬父。觀於金陵之筠雪齋。

歐書遒勁清古。後世所師法者。邕禪師塔銘。又爲之冠。石刻羽化已久。江南故家。間見二王本。皆未見此本之妙也。爲報自然。宜什襲藏之。雖有黃金白璧不可換。至大辛亥。窮臘十有二日。如是翁聊城周馳景。遠書於金陵之寓舍。

吾家率更妙墨。流傳人間甚多。邕禪師塔銘。乃其絕佳者。此帖臨模鐫搨。又其絕精。蓋是舊本。

至元庚辰二月丁亥。歐陽玄題。李宗道所藏。

此碑蓋書於貞觀五年十一月以後。九成宮銘。則六年四月也。不知孰爲後先。而此碑尤精絕。視九成宮。又爲藏鋒。豈一時之刻者。自有工拙耶。

至元六年歲在庚辰三月初吉蜀郡趙端題。

歐陽率更書。姜白石以爲追蹤鍾王。今觀此石刻。尙使人驚絕矧真跡哉。因知白石之論爲信然。此化度寺碑蓋舊本。收者宜寶藏之。

至元六年歲庚辰三月十六日康里巉巉書。

此帖之妙。不獨書法。模勒之工。亦非後世所及。近年趙文敏公書法爲天下第一。而刻者得其形神。百無一二。則知今古之殊。可歎者多矣。今日卽使歐陽信本復作。豈易得此刻工耶。至正改元二月旣望。揭傒斯書於京師樂道里。程文憲公故宅之西軒。

趙子固評楷書。以化度寺九成廟堂三碑爲古今集大成。舍是他求。是南轅而北轍也。今來京師。見化度舊本三。其嚴勁縝密。神氣深穩。始悟子固之言爲然。況模搨之工。如此本者。尤難得也。王沂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爲妙品。鄭漁仲金石略。所載凡二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唯邕禪師塔銘。及醴泉銘而已。二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無精絕之本。濂嘗於越見胡文恭公所藏醴泉銘。肥瘦適勻。精彩煥發。識者定爲初搨。今觀此塔銘。其精神絕與之類。誠可寶玩也。塔銘尤信本得意書。姜堯章謂勝於醴泉銘。駁駁入於神品。其亦知言哉。元諸大老寘品評於其閒者。凡數人。濂尙何言。庸掇拾緒論。而書於左方云。

洪武八年七月十五日金華宋濂記。

皇甫府君碑

歐陽名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十四紙。皇甫碑其一也。皇甫君名誕。仕隋。死於漢王諒之難。卹典殊不薄。後以子無逸貴於唐。始克樹碑。然於逝者未免有黍離之悲也。乃吾家所藏此帖。所謂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較重模石本。又逕庭矣。

虞恭公碑石在陝西邠州宜祿巡檢司。

率更書溫虞公碑。爲真書第一筆。學者率先學此。兗州謂如郭林宗。雖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他書不免作李元禮謾謾松風矣。余家舊藏此榻。缺落過半。至字畫遒勁。不在禮泉化度下也。

樂卿父識於雪巢

夫子廟堂碑

陝刻有孔子廟碑。是宋僧夢英篆額。夫子廟堂之碑。是虞永興真書。唐人絕重之。以爲青箱至寶。昔人有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蔡鄉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硯一枚。房村二字得芋千頭。隨人之好淺深。今余所得虞本。如層臺綏步。高謝風塵。決非五代王彥超重刻。宜字字珍之也。

玉水識

破邪論序

虞伯施世南書跡本自希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唯破邪論序。大者夫子廟堂碑而已。破邪精能之極。巧奪天工。所以不入二王室。猶似不能忘情於蹊逕耳。當時永興與傅公同朝。自當以博雅亮直相契許。而此序誹尤不假借。豈非二義互讐。各精護法故耶。

瑯琊王世貞題

褚登善書陰符經

陰符經古未有。自唐初褚河南先後奉命書百七十卷。今石刻存者。貞觀六年。行艸一卷。永徽五年。正書一卷。而歐陽渤海亦有貞觀六年。正書一卷。其大小皆踰黍米。而皆絕妙。又道藏內陰符經。凡數十種。注釋亦如之。獨趙文敏書最爲定本。蓋據歐陽本也。

弇州山人識

褚書聖教序記

余家藏褚河南聖教序。後題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建。皇帝在春宮日製此文。尙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婉媚遒勁。波拂處。蜿蜒如鐵綫。蓋善本也。又本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又本龍朔三年。歲次癸亥。六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巳建。大唐褚遂良書。按遂良以永徽六年貶漢州。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歲餘卒。未嘗生及龍朔也。遂良於貞觀末爲中書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進尙書左僕射。是

余家所藏本爲原刻無疑。乃三本字有肥瘦方圓寬緊之不同也。茲豈石才叔蒼舒所得者耶。文潞公愛翫。令子弟臨之。出示坐客。盛稱公者爲真。才叔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哂。客赧然。余今有類是矣。玉識。

薛稷雜碑

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蔽於書者也。求法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亡。濃纖健決。各當其意。然後結字不失。疏密合度。可以論矣。薛稷於書。得歐虞褚陸口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脈。則於褚爲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別爲一家。然世或以其瘦快斷至到。又似不論成法者也。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後世不謂昭不及繇者。觀其筆意。他可以不論也。

董道跋

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

道因與玄奘同譯經者。見高僧傳。碑文亦宏麗。饒其家言。然去簡栖頭陀。不啻一小劫耳。評者謂歐陽蘭臺瘦怯於父。而險峻過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宇間。有風霜之氣。可重也。余嘗謂皇象文武。索靖載妖帖。章艸中鳥迹筆者。顏真卿家廟。茅山碑。正書中玉筍筆者。蘭臺道因碑。正書中八分筆者。此未易爲俗人言也。玉家有是揚。正合元美跋。尚有通書摩利大王經也。

孫過庭書譜過庭官至率府錄事參軍。

昔人謂孫參軍書譜如食多骨魚得不償失以艸書難讀也。又謂千字一律如風偃草短之蓋落筆喜急速。要是其自得趣耳。董道云陳留孫虔禮好古博雅工文詞作艸書咄逼羲獻尤妙於用筆雋拔剛斷出於天材非功用積習所能善臨摹往往真贋不能辨。文皇嘗謂過庭小子書亂二王則似真可知矣。其書譜凡三詳兗州跋中。

平陽千頃生識

宋揚孝經八分隸書。注作小隸字。未有御跋艸書。字方三四寸。甚妙。

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名。韋邠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爲河南采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其時爲林甫所蠶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三子同日就隕。屬鏤南內淒涼。廢食厭代。唐家父子如此。循覽遺跡爲之慚慨。

元美玉得此刻於高明水。今以之易綠端質硯。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

碑在良鄉學舍。黎祕書嘗託邵長儒物色之。已裂爲柱礎。委榛莽中。李宛平輦嵌縣壁。顏其齋曰古墨。然雲麾碑有二。其爲李秀者。僅存二百許字。餘漫漶不可讀。此爲李思訓。以畫名者。而碑辭絕不之及。蓋古人以藝爲諱耳。王元美云。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蔣子文。佻達好酒。骨青。竟爲

神也。吳興習之加媚，似猶未得其道。

嶠山子識

陳州刺史李邕書東林寺碑有重摹者。

趙子固以北海學子敬，病于敬側。董玄宰以右軍如龍，北海如象，觀是刻與娑羅樹碑，有出奇不窮也。樂卿。

前陳州刺史李邕書岳麓寺碑論邕及得罪顛末，悉元美四部稿。

李括州寫碑，有八百本，獨岳麓最勝。松雪亭林碑，悉力摹之，三鼓而氣衰矣。董思白嘗語余曰：碑版文以李爲宗，則方正而有姿韻，信然。

陳繼儒題

李北海麓山帖，在雲麾娑羅之上，岳麓之下，眉公。

括蒼太守李邕書葉有道先生神道碑

縉雲記：葉法善隱松陽卯酉山中，嘗爲其祖葉國重求郡守李邕碑文，文成并求書，邕不許。法善乃具紙筆，夜攝其魂使書，畢持以示邕，大駭。世謂之追魂碑。今余家所藏此刻爲舊搨，適逸豐美，可冠李書諸碑。未行作數點，傳是其魂寫至此，聞雞鳴欲急去，故恩恩撥筆耳，亦異矣。昆飛居士汪柯玉識。

張長史郎官壁記

董道稱此書隱約深巖，筋脈結密。又云：守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者至縱而不可拘。弇州謂旭以艸聖

名其楷法獨郎官壁記爲最。所藏九成廟堂化度虞公諸楷帖皆辟三舍矣。此刻爲重樞董玄宰云。張伯高郎官壁記世無別本。惟王奉常敬美有之。陳仲醇摹以寄余。知學艸必自眞入也。

有芒氏叢書

宋揚顏魯公書華嚴經卷首有羅氏世家印。

眞卿承聞大華嚴會已遂圓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如何。幸周副老艸不悉。眞卿頓首和南。

澄師大德侍者。十日敬空。

鄴王書府藏記

楊徽之蘇易簡張洎錢易同觀於玉堂之署。

右魯公書最佳。頃年長安見於羅鄴王之猶子。今復舉以遺余。自此當永祕巾箱也。范質

曩蒙示魯公眞筆。歎服不足。輒書短句。莆田蔡襄。

魯公筆跡世無倫。棗木傳摹多失真。沙河千言宋開府。穎川八段張敬因。華嚴勝會見寶墨。澄師大德

彼何人。錦囊玉軸勤愛護。猶可流傳五百春。

嘉祐元年十月滕軒書

顏書西京千佛寺多寶佛塔感應碑文岑助撰文。徐浩書額。

石刻在西安。天寶年間僧楚金建塔行法華懺。前後道場感舍利凡三千七十顆。後葬舍利。復建道場。又降一百八顆。畫普賢變於筆鋒上。連得一十九粒。莫不圓體自動。浮光瑩然。事在法華經中。歷過去未來。

阿僧祇劫世尊說法。此佛卽現寶塔空中贊美。蓋佛惟空。是以常在常現常滿耳。弁州以此帖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公書如東方朔畫像家廟碑。則天骨逾峻。風稜射人也。十種加成信者識

顏平原與劉中使帖

近聞劉中使至瀛州。吳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又聞磁州爲盧思道所圍。舍利將軍擒獲之。吁。足慰也。無款。思道一作子期。

右唐太師顏魯公書。劉中使帖真跡。載宣和書譜。南渡後。入紹興內府。至元丙戌。以陸柬之蘭亭詩。歐陽率更卜商帖真跡二卷。易得于張繡江處。此帖筆畫雄健。不獨與蔡明遠寒食等帖相頡頏。而書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風義節。猶可想見於百世之下。信可寶也。三月十有二日。大梁士芝再拜謹題於寶墨齋。

北燕喬竇成仲山觀

顏太師書。世不多見。不肖平生見真跡三本。祭姪季明文馬病。此帖祭姪行草。馬病行真。皆小。而此帖正行。差大。雖體製不同。然其英風烈氣。見於筆端一也。此語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鮮于樞拜手書。魯公書存世。嘗見李光顏太保帖。乞米帖。馬病帖。頓首夫人帖。祭姪季明文。允南母商氏贈告。明甫告。

并此八本。觀於此書。端可爲鉤如屈金。點如墮石。東坡有云。書至於顏魯公。誠哉是言也。時大德九年。歲在乙巳。冬十月廿五日。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張晏敬書。

張晏 達山 端本 襄國
私印 彦清 家傳 張氏 皆朱文

瀛州帖。視魯公他書特大。而凜凜忠義之氣。如對生面。非石刻所能彷彿也。余平生獲見真跡二。小字麻姑。記與此耳。嘗有詩云。桃源在何處。乃見世道汗。所以顏魯公。細字記麻姑。事近荒忽。特賢者適嬰多虞。世降俗陋。假異境以明其志。殆子欲居夷也。維魯公忠貫日月。功載旂常。固不待善書名於後代。況筆精墨妙。若是耶。昔桓彝渡江。傷晉之弱。及見王導輩語。則知有託足之地。余於是觀公翦禽之快。亦知夫唐燭未息歟。史侯處厚。尙義士也。曠歲月而得之。既得之。非尙義者不出示非其人。處厚知所尙哉。錢塘白珽謹題。白珽 滿淵
玉父 子

右唐魯郡開國公。太子太師顏真卿。字清臣。書劉中使帖。真跡四十一字。公嘗學書於張旭。得屋漏雨法。衍游京師。覽公書最多。衍之所藏。送辛冕序。顏昭甫殷夫人二誥。爭坐位帖。朝回馬病帖。皆經宣和紹興御府。然俱未若此帖之雄放豪逸。豈特入季明之室。將與元氣爭長。昔人云。書一藝耳。苟非其人。雖工不足貴也。惟公可以當之。至大己酉中秋日。拜觀於蘭谷大卿史侯之第。蒙城田衍題。

太平之日。生長京師。乃得會觀諸公法帖。故能考其筆法。辨其真僞也。如顏書且勿論碑本。今專審其

墨跡如乞米。李太保馬病皆真行。祭姪文行艸。字如錢許大。四帖相若。皆白紙。頓首夫人行書淡黃紙。字亦錢許大。昭甫告正書甚嚴整有力。白紙字亦錢許大。全肖碑刻。允南母告寸五大字。筆力不及白紙。此劉中使帖字最大。觀其運筆點畫。如見其人。端有開捷慨然效忠之態。真希世之寶也。時於明窗淨几展翫之餘。收卷三歎。後之學書者。非不屬志。米芾所謂心會而手不遂也。飲中嘗用東坡硯山谷墨。敬書於勸學堂。張彥清重題。

早來左顧。恩恩不獲款曲甚媿。承借顏公帖。適歸僕馬遑遽。不及詳閱。姑隨使馳納。他日入城。更望帶至一觀。千萬千萬。籤頭亦伺後次。不盡。徵明頓首。中甫尊兄。

鮮于伯幾題祭姪季明文。天下法書第二。吾家法書第一。此又題劉中使帖。漁陽筆法。信有所自。名不虛得。此卷余已刻之戲鴻堂帖中。董其昌觀。因題。

余所見顏魯公真跡。爭坐帖前半。鹿脯帖。自書告身。朱巨川告身。皆喁喁未暢。及見劉中使帖。拳大行艸。書青紙上。忠義之氣。森然橫入。始知世間自有此真物。非可僞襲者。法書中神品第一。後元人跋亦佳。文徵仲一簡。大得此帖筆意。其中帶字。亦作一行寫。於此見古人真趣。

眉公居士

顏尚書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論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

至行香止。爲項又新所藏。又新出以示余。故搨本也。廣川書跋稱是顏書之烜赫者。弇州謂草稿耳。無一筆不作管法。所謂無意爲文。從容中道者也。樂卿父。

柳河東謝人惠筆帖

近蒙寄筆。深慰遠情。雖毫管甚佳。而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折有憑。管小則運動有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汎瀾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性靈。復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管。卽爲妙矣。

公權

柳尙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禊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爲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取媚。鮮能解此。余於虞褚顏歐。皆曾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趣右軍也。

其昌

懷素藏真律公三帖周越諸跋俱刻帖中。

三帖迺游絲筆。縈回悅涉。中有挽強飲石之勁。至不易得。董道稱其真出鍾艸出張真字。不見於世。惟草獨傳。體製該備。迺出唐諸子也。

越南裔玉識

宋蔡忠惠萬安橋記

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逾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興耳。畫錦堂差。

近之。荔枝茶譜。不足道也。

瑯琊王世貞

蘇文忠公書金剛經

坡書金剛經。刻石者二本。其一後有廿昇提舉跋。爲廿刻。其一前有篆書千餘字。凡坡書撇法多拂起。是右軍臨宣平筆意。甘本失之。今此舊本也。第石埋麤漫。鋒鏃多中斷耳。能大師聽此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悟。不識一字。爲人說法四十年。右軍五十二後。便是境界畢。千載不可復得。爲之慙然。

羅池碑

子瞻書羅池碑。粵西人泛海。必載以偕行。謂可鎮風濤。迺字畫遒勁古雅。是公書中第一。宜海若之效靈。而銘辭爲柳子厚。其英勃之氣。自作神明也。若坡公書表忠觀碑。結法不能如羅池碑。亦婉潤可愛。

醉翁豐樂二亭記

蘇玉局擘窠大書出顏徐。結體雖小散緩。而逾偉俊邁。自是當家。醉翁偶剏新樓。翩翩動人。無取大雅。介甫沿之作誌。便成捧心。被能於押字處用古韻。差可觀耳。

馬券帖 太平清話。以石刻在陸宣公書院。舊爲嘉興縣學。

子瞻以天廐賜馬。遺李方叔使鬻之。而爲書券。魯直又爲跋。索千萬錢。大是佳話。然以子瞻故。硬差作伯樂。抑勒牙人。亦見爾時詞客之橫耳。

黃魯直中興頌後詩

山谷中興頌碑後詩。是論宗語。俯仰感慨。不忍再讀。迫急詰屈。亦令人易厭。書法翮翮有致。惜摹搨久。遂多失真。蓋坡筆以老取妍。谷筆以妍取老。雖側臥小異。其品格固已相當。跋尾云。惜不得秦少游妙墨留之崖石。少游當亦善書。爾時謫藤州。故山谷念之耳。

山谷書狄梁公碑

昔人謂狄梁公事。范文正公文之。黃文節公書之。爲海內三絕。然文籍法旣併。書勢亦傾側。未足絕也。黃正書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

食時五觀帖

涪翁食時五觀。乃小乘經。猶語耳。然不可不時使何太宰王侍中讀之。筆法極輕弱而鮮餘味。

米南宮天馬賦

墨刻天馬賦。筆勢雄強超送。真有千金蹠躩。過都歷塊之氣。賦語則不受銜。鬣滕生禿駒耳。徐元玉後題一詩。頗致代興意。未敢盡許也。真跡向曾在余家。

米元暉書夫子廟記

石刻在吳城中。書亦穎秀可愛。然結法旣不古。又乏變態耳。黃魯直贈之詩。虎兒筆勢能扛鼎。教字元暉。

繼阿章取義之獻之故事。書家不媿箕裘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惟小米差弱耳。

趙吳興書赤壁賦

子昂大書不如小。楷書不如行。豐碑大碣。螭首龜趺。要多非其至者。須於閒窗散筆。有意無意閒求之耳。赤壁賦刻之江右王邸。中閒亦有金錯刀法。雖瀟灑縱逸。而不乏矩度。與蘇賦俱變體之佳者。

虞文靖垂虹橋記

文靖此帖。儼雅中有餘意。不失中古衣冠。可重也。

雪菴茶榜

元僧溥光書茶榜。其辭紫方袍底語耳。不得禪悅真味。書法風骨頗遒勁。略具顏柳及眉山豫章結法。惜胸中無卮字骨。令天趣流動筆端。結習未忘。超灑不足。所書官學士後贈司徒。唐不空三藏。且然矣。

俞紫芝四體千文

俞和。元末人。紫芝其別號也。刻意吳興。頗稱優孟。此四體尤精。然不免露本色耳。宋俞秀老號紫芝。此君亦號紫芝。近俞允文。絕不稱號。忽刻一印。亦曰紫芝。三君子皆俞姓。皆善書。亦大奇事也。

七姬帖

七姬誌銘。爲潯陽張羽撰。東吳宋克書。文既近古。而書復典雅。有元常遺意。足稱二絕。第其事太奇。而不

情。楊用修跋。可謂得其隱。真漢廷老吏也。

豐考功筆訣

筆訣一冊。故鄞人豐道生所著。道生初名坊。以罪竄易今名。皆采古八法精語。而時時傅以己意。其最所宗事者。右軍耳。兼口魏晉。而旁及唐人。至宋元及近代。則齒牙餘剔耳。其書自古鐘鼎籀篆。及小楷行艸。凡十餘種。種各有法。而以筆滯。故不能無利鈍。吾所謂豐氏有書學而無書才者。此亦一徵也。

世貞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二十一

淳化閣帖祖本松雪翁家藏。

書契以來遠矣。中古以六藝爲教。次五曰書。書有六義。象形。指事。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書由文興。文以義起。學者世習之。四海之內。罔不同也。秦滅典籍。廢先王之教。李斯變古篆。程邈創隸書。隸之爲言。徒隸之謂也。言賤者所用也。漢承秦弊。舍繁趨簡。四百年間。六藝存者無幾。漢末年。蔡邕以隸古定五經。洛陽辟雍。以爲復古。觀者車日數十百兩。其後隸法又變。而真行草之說興。言楷法。則王次仲。師宜官。梁鶴。邯鄲淳。毛宏。行書。則劉德升。鍾氏。胡氏。崔瑗。崔寔。張芝。弟文舒。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常。韋仲將。張超之。徒咸精其能。至晉而大盛。渡江後。右將軍王羲之之徒。總百家之功。極衆體之妙。傅子獻之。超軼特甚。故歷代稱善書者。必以王氏父子爲稱首。雖有善者。蔑以加矣。當是時。江左號禮樂衣冠之國。而北朝尙用武。其遺風流俗。接於耳目。故江左人士。以書名者。傳記相望。歷隋而唐。文皇尙之。終唐之世。善書者輩出。其大者各自名家。逸其名者。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宋興。太宗皇帝。以文治制。詔有司。以善賈購法書。聚之御府。甚者或賞以官。時五代喪亂之餘。視唐所藏。存者百一。古跡散落。帝甚憫焉。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以所購書。繇三代至唐。釐爲十卷。摹刻祕閣。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旣成。賜宗室大臣。每人一本。自此

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木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黃太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借板墨搨百本，分遺宮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橫裂文，士大夫或不能盡別。由此觀之，刻同而墨殊，亦有以也。甲申歲五月，余於書鋪中，得古帖三卷：第二、第五、第八、明年五月，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月，以其多者，加柳公權帖一卷。於錢唐康自修許，易得第九卷，始爲全書。雖墨有燥溼輕重，造有工拙，皆爲淳化舊刻無疑，是可寶也。自太宗刻此帖後，轉相傳刻，遂徧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熙修內司帖、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慶歷長沙帖、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尙書郎潘師旦絳州帖、絳州公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又數十家，不可悉記。而長沙絳州最知名者，要皆本此帖。書法之不喪，此帖之澤也。余因記得帖之由，遂撫其本末，著於篇。是年八月，大梁趙孟頫書。

文衡山跋華氏淳化祖石刻法帖六卷

世傳淳化帖爲法帖之祖。然傳刻蔓衍，在宋已有三十二本。其閒刻搨工拙，楮墨精麤，雖互有得失，而失真多矣。然淳化祖刻，在當時已不易得。劉潛夫嘗得李瑋家賜本，謂直數百千。其重如此。況後世乎。前輩辨此帖凡數條，皆有證據。今非但不可見，雖見亦無據以爲辨矣。無錫華中甫，偶得舊刻六卷，相傳爲閣本。而銀錠環痕，隱然可驗。楮墨既異，字復豐腴。至於行數多寡，與今世傳本皆不同。第六卷內，宋人朱字

辨證五條。筆跡精好。類蘇書。但其間有黃辨等字。疑爲黃長睿。長睿宣政間人。出坡公之後。不宜引以爲據也。然余攷長睿所著法帖辨。與此又似不同。豈別一人也。寡淺無識。不敢自信。漫記如此。然此帖要非尋常傳刻本也。第七卷。朱書辨證十一條。第八卷。無朱書。第九卷。無朱書。

文衡山跋華氏續收淳化祖石刻法帖三卷

余生六十年。閱淳化帖。不知其幾。然莫有過華君中甫所藏六卷者。嘗爲考訂。定爲古本無疑。而中甫顧以不全爲恨。余謂淳化抵今五百餘年。屢更兵燹。一行數字。皆足藏玩。況六卷乎。嘉靖庚寅。兒子嘉。偶於鬻書人處。獲見三卷。亟報中甫。以厚值購得之。非獨數卷適合。而紙墨刻搨。與行間朱書辨證。亦無不同。蓋原是一帖。不知何緣分拆。相去幾時。卒復合而爲一。豈有神物周旋於其間哉。昔趙文敏公求古閣帖。凡三易而後完。自跋其後。謂雖墨有燥溼。輕重。造有工拙。皆爲淳化舊刻。然則公所得。固非一類也。豈若此本。散而復合。殆猶豐城之劍。有不偶然者。誠希世之珍也。

嘉靖九年秋七月既望。文徵明識。

華氏閣帖合璧諸跋

余與華中甫。平生有書畫之癖。而古帖尤所酷嗜。每從中甫求閱所藏。必首及此。蓋刻搨之妙。固不待言。而其聚散之跡。又復奇異。當爲華氏世寶也。

庚子中秋道復書於東沙草堂

淳化祖刻。世絕其傳久矣。惟有銀錠痕者爲真。世之所傳。若譜系所載。不可盡見。其所見者。皆尋常不足道。淳熙之際。復摹入石。謂之修內司帖。蓋以閣本不可復得也。況今世哉。中甫先得六卷。刻搨之工。世所罕見。其六七卷中。朱書評。皆蘇長公筆。且有銀錠痕可據。每歎其奇妙。謂他帖終不可續。二十年後。復得三卷。朱書印章。悉同原本。莫不驚異。神物終合。中甫寶愛。不在子固蘭亭之下。中甫視天下之物。舉不足以移其所好。其所藏法書真跡。若通天進帖。顏書朱巨川誥。劉中使帖。皆世之奇寶。余每造其真賞齋。必焚香盥手。盡出以閱。終日忘倦。蓋余與中甫。忝爲書畫友。每一見。必各出所得所見。輒相較量。自謂不在海嶽。仲永巨濟之下。所謂功名皆一戲。未覺負生平者也。今年癸卯秋九月。因閱此帖。見癸未歲所題。忽二十餘年。字弱語稚。因拆去而重題之。

後學文彭敬書

茂苑文嘉。鑒定爲淳化閣帖祖刻真本。後三卷。余得之。驗其紙墨刻搨。收藏印記。行閒朱書評語。與中甫前六卷。原是一帙。因以歸中甫。如珠還合浦。劍入延津也。歸後十五年。爲嘉靖乙巳四月。再閱於真賞齋。敬題其後。

卷首有子昂趙氏印。及雲房清玩印。尾有巨鹿郡圖書印。尙是宋人裝裱。背紙內。每有宋人手簡真跡。尤可寶也。華夏字中甫。號東沙。無錫世家。

右閣帖九卷。隆慶末年歸於吾鄉項少溪公。後於燕京復得第十卷。湊完全帙。人因竟稱千金帖云。考淳化以祖名者。緣南唐李主重光所爲建業帖。經韓宋二徐鑒定。至宋淳化閒。以此帖爲祖而損益之。一云。后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勒石。名昇元帖。在淳化前。故名祖刻。嗣後大觀元祐淳熙俱有摹勒。諸州鎮潭絳汝黔戲魚。閱古羣玉悅生等堂。至溫陵一榻。有四十二家。非不人人靈蛇荆璧。而以視閣本。瞭若也。今閣帖有錠紋者。世只三本。一藏禹州馬氏。一藏雲閒顧氏。有釋文考異。審波磔而知人代。尋點畫以分郡國。辨析幾微。卓有定見。一藏無錫華氏。卽項駕部所獲也。擁萬主人玉識。

米禮部跋王著定古今書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僞。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確。定爲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閒一手僞帖大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閒以子敬及真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人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內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其爲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尙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真跡。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璿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麤分真僞。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

年之後。必有繁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硯。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旁。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願爲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爲蠹書魚。入金題玉躡。閒游而不害。

元祐三年倦游閣襄陽漫士米元章書。

第一。漢章。晉元。晉武。齊高。梁武。梁高。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僞帖。晉武帝當是孝武。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張芝後一帖。是前五帖並張旭。崔子玉。鍾繇長風。齊梁人書。皇象後臣象言同章帝。一手僞帖。

王廙二十四帖同上。謝安前一帖。

是後六月帖同上。

第三。庾翼已向帖。杜預親故帖。王循。司馬攸。王邵。劉瓌之。劉穆之。王獻。張翼。陸雲。

山濤。卞壺。謝發。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僞帖。

第四。阮研。蕭確。並同章帝。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人僞帖。餘皆真。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僞作。

第五。李斯書。未知何人書。程邈。與章帝一手。蔡琰同上。何氏二帖。歐陽詢。並子。孤不度德。亮

白。二並諸葛亮。懷素同程邈。既移屋。足下並羊欣。未有欣白字。

第六。適得書。知欲。差涼。比奉對。兄靈。

伏想嫂。宰相安和。又不能。疾不退。

夫人。想大小。知足下遠不快。智永小佳。

是月也。吾昨得。張旭追尋。子敬疾患。

二十日餘可耳。釋永餘字定登。釋文定

右不注出者皆僞。

第七。初月二日。足下時事。吾怪足下。前從洛。日月七日。

集成當力。承足下。子敬荀候。

足下家極知。僕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僞。

第八。此蒸溼。子敬代月半同上。尊夫人。僞。

適欲遣書。智果

第九。和遇終無復日。玄度時往來。前告先以陳慕容。並無名人

第十。吾當託桓江州。消息。疾不退。

薄冷。

益郎。並歐

省前書近與鐵石。知鐵石。玄度何來遲。

忽動。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承冠軍故爾復面悲積。

還此。得西問。海鹽諸舍人書。並未詳何。

獻之白不審疾。

鄱陽歸。右並羊欣。

第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著。謂之與王述書。及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真跡自蘇氏歸我家。

淳化閣帖十跋。此帖有順從義釋文考異。最詳盡。然不可不參是跋也。

第一卷。漢章帝書。當是後人集漢章草法。如聖教序類耳。王著既謬稱章帝。遂有謂千文不創自嗣興者。得無愈失之耶。晉武帝書。品譜斷賦述。俱所不載。余嘗見米芾所臨其大小帖。幽深無際。出有人無。自是衛索閒風度。賦述僅稱元帝如發礪新刃。虎駭鶻視。孝武如露滋蔓草。風送驟雨。文孝王雅綿密。纖潤。至康哀宣明。簡文皆所不載。覽其遺墨。盡是夙工。晉世書法之盛如此。宋明略見賦述。齊高頗著能品。梁武晉安。故是箕裘。黃伯思謂安軍破堙數朝三書。糾繞若出一手。定爲贗作。此殆未然。帝王書多摹則前軌。不解創構。結法偶同。亦何緣懸斷耶。宣以祖後孫。道子以弟先兄。梁高梁武。判作二人。著手如懸鉞。何以無半册六朝史在腹。良可笑也。文皇大筭白羽。取天下。籠蓋一世。而矻矻墨卿毛穎。閉工。篤若此。伯思謂

弔江叔藝韞二帖。爲高宗書。數矣。謂枇杷移營亦高宗。未有據也。夫高中二帝。宜不辨菽麥。乃高工八法。中能五言。豈混沌一竅耶。叔懷弟也。臣也。不當先伯智。且置唐後。則文孝王亦不必在宋明前。皆著誤也。第二卷。張有道書。變章法。創今草。爲古今第一。昔人謂其如清澗長流。縈洞崖谷。交龍駭獸。奔騰掣擢。今此諸法帖。俱有之。米元章以真跡久絕。疑爲長史書。恐長史不便解此耳。書詞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也。與大令同時。其結體小疏。亦在山陰之下。余聲疑其爲大令書。又以爲張融。思光卮言載之甚詳。八月一帖。自古雅。米元章黃伯思謂崔子玉爲唐人書。無所據。謂鍾元常宣示帖。爲右軍臨書。白騎遂帖。爲大令臨書。長風帖。爲逸少年時書。卻琅琅可據。雖然。買王得羊。尙可。況贗元常真右軍大令哉。皇象文武帖。寫東觀校書郎高彪送第五御史箴語。後一表云。是唐人書。亦以章法類有道八月帖耳。書賦稱其龍螭蟄起。伸盤腹行。書斷稱其沈著痛快。才力似蔡邕。而妖冶不逮。肩吾品以上下。葛洪謂之書聖。然哉。張茂先。王弘茂。一時名臣。然俱入能品。二帖風稜高利。雅亦相當。元子有真淳之稱。似未若虎兒。恨不及見耳。王氏諸彥。無非上乘。所謂觸目琅玕。寧獨風範。世將兩表。評者謂得元常心印。惟廿四日帖。謂高平三世豪翰。評者謂方回章健逸發。馱脾廉稜。獨表光絕。覽之故當爾爾。衛公自諺得伯英骨。與索靖一臺二妙。似不及索。安石虛和流動。著品不弱。帖所云道民者。五斗米道也。皇恐再拜。政是佞其師尊耳。米顛不知。便意非真。噫。亦輕於持論矣。書法至晉魏極矣。縱復贗者。臨摹者。三四刻石。猶足壓倒餘子。詩一涉建安。

文一涉西京。便是無塵世風。吾於書亦云。張華稱丞相。王珉稱司徒。衛瓘位至太保。止稱尚書令。皆王著不讀書故也。

第三卷。庾元規書。媿子。江淮閒呼母爲媿。書箱計是奉母作。此人亂天下。大舅不下桓元子。但才不足耳。翼旣蹇蹇。書法亦古雅。第欲遂比野鷲。得耶。按啓事似上陶太尉者。沈嘉字長茂。寶泉評其勢捷而疏。鷲擊失中。杜預二帖。米元章黃伯思以書辭疑之。過矣。晉語雖不俗。故大不可解。伯思又謂劉超筆與元帝近。因絕外交。不應復有此帖。絕外交語。出自寶泉。然謂其一帖三行存者。或卽此耳。徽操。渙。凝。皆逸少子。鳳毛鬱然。懷祖乃有書名。坦之不聞箕裘也。今法亦似小拙。司馬攸。卽齊王也。見能品。賦云。突兀嵩華。參差斗牛。許之至矣。劉瓌之御史中丞。代王子敬題太極殿榜者。賦稱元寶剛直。兩王之次。以僻故不能書。其索征西前一帖。章法純古。雖數經摹勒。銀鉤宛然。劉穆之。評者比其類昂藏蹇諤之士。紀札誠可疑。所謂俗語也。張翼。逸少歎小人亂真者。臨做乃有餘。自運不足。王敬豫。導之子。見能品。陸士龍以下。書不甚著。羊敬玄。孔彥琳。皆入妙品。評者謂羊械若嚴霜之材。婉如流風之雲。謂孔如飛流懸沫。呂梁之水。工力故不如羊耳。僧虔兩啓。結法與王琰乞江郢帖同。端雅之極。用掘筆時手辨此耶。此卷前輩評駁甚衆。要之不足論。其筆法非後人所及也。獨題庾亮爲元亮。沈嘉爲嘉長。劉瓌之。孔琳之。王曇首。皆去其一名。謂杜預。司馬攸。下壺。劉穆之。王僧虔。爲侍中。山新沓爲太守。王獻。司徒左長史也。目爲司徒。山新沓。杜征西。

司馬獻武王。索征西晉人也。謝莊宋人也。皆列之庾太尉王海陵間。著不學至此。何三館諸公。不一糾正。第四卷。梁王筠沈約書。諸書譜不載。王結法殊散緩。沈差有意耳。阮交州在上下品。晉草入妙。寶賦比之。激溜懸磴。垂條晚青。張懷瓘云。研行草出大王。若飛泉交溼。奔流不息。赫赫躍迅。此帖信有之。黃長睿。疑非真。過矣。蕭確者。邵陵王子。寶稱其寬而壯。賒而密。綽約文質。天然超逸。所書孝經一則耳。真僞未可辨也。蕭思話。庾品下上。此帖亦佳。梁武帝甚重蕭子雲。肩之妙品。余所書列子。雖志在古雅。如十月凍蠅。何足師尙。張懷瓘云。當世多影效子雲。肥鈍無力者。悉非也。此本定贗作。不然。石本翻易失真。出師頌。故應作。恨未之見耳。長容謂褚河南譎潭府時。侍中姓薛者。又謂山河帖是枯樹賦中錄出者。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是碑刻中錄出者。真書家董狐也。率更行草。圍圍寒儉。吾未敢服膺。懷瓘乃謂其跌宕流通。驚奇跳駿。不避危險。示之二王。可爲動色。羊薄以後。略爲勁敵。豈吾見其杜德機耶。夫欲以殘纖斷石。寂寥數行。而盡千古士難矣。徐嶠之。浩父。賦述稱其嫵姪鍾門。逶迤王後。陸柬之。吳郡人。書斷入妙品。謂其工於倣效。劣於獨斷。今二帖與薛稷帖皆佳。李北海翩翩自肆。雖行草不同。亦雲麾筆也。陳遼。晉人。爲中郎將。今列之陳。薄紹之。宋人。爲丹陽尹。與羊欣齊名。今列之唐。王著真村老。開卷便供胡盧。第五卷。爲倉頡。夏禹。孔子。史籀。李斯。程邈。宋儋。衛夫人。古法帖。隨朝帖。智果。梁武帝評書。及何氏二帖。蔡琰我生一帖。敬祖一帖。孤不度德亮白二帖。懷素右軍一帖。張旭晚後得足下二帖。無名氏移屋及意識。

二帖。著亦以時代錯雜。真僞難辨。故別爲一本耳。韻文科斗。祝融峰神禹碑。絕無此法。至史籀皆僞作無疑。黃長容謂李斯田疇一帖。乃李陽冰明州刺史裴君紀德碑語。其字體亦當爾。謂程邈所作隸書。今漢碑中字。此爲僞構果也。宋儋開皇中人。仕至校書郎。竇泉許其祖鍾而體流。著亦不曉耶。智果書梁武帝評。乃袁昂疏。有梁武帝答詔。且書辭不同者。深山道士帖。爲柳產。疏爲袁松。舞女仙人。爲蕭思話。疏爲薄紹之。龍跳虎臥帖。爲梁鵠。疏爲韋誕。疏不載。王右軍評辭。及遺李鎮東。程曠平。桓玄。范惟均。孔琳之帖。不載。孟光祿。何者爲正耳。吾嘗怪其訾子敬。薄伯英。以爲未當。何氏者。長容謂爲不知何氏。以爲歐陽率更。亦以其書法近之耳。敬祖一帖。以爲子敬語。法俱似之。或好事者摹其書。若聖教序之類。孤不度德二帖。極與子敬帖中章草相同。而差小。移屋二行外。適緊飄逸。及意識帖。俱絕佳。後有羊欣二字。是欣書也。第六卷。爲王右軍書。開卷頓爾神豁。米元章黃長容。謂適得書至。慰馳竦耳。皆近世不工書者僞作。中間結體小疏。韻度落比。時或有之。謂盡僞作。則吾豈敢。惟殷生帖。法旣淺促。又是從合晉人更語。爲不得真耳。然亦非鄙散書也。七兒帖。爲之一概。甫過知命。婚娶多舉。種種琳球。至惡者。猶是道韞。即便堪樂死。何必阿迷。始爾飄然。與周益州諸帖意皆佳。問君平。子雲後。然汶嶺游目。終否願素。山川濟勝。須種夙根耳。景風帖。謂是賈曾送張說文。唐人集右軍書果也。庾子嵩。逸少伯父行。今稱子嵩。似亦無害。彥國老不得爾。晉人固字其父。況他人乎。昔人謂右軍內擲。大令外拓。此大凡也。元章諸君子泥之。故右軍筆稍大者。

涉放者。皆定其非真跡。不知此公龍爪金錯。變化萬端。區區蠡管求之。毋乃爲永和諸賢笑地下乎。
第七卷。右軍書多神妙。都下帖。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慨覽今昔。未運所乘。賢俊併墜。致足摧感。黃伯思謂初月至前從洛帖。皆僞。毫髮憐恍間。非吾識所能辨也。臯象帖。楊用脩謂勿三非勿三也。係是筆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臯象草。故止之勿三耳。承足下還來帖。後有釋智永字。流放無一筆鐵門限法。或云。是智永臨右軍書。亦非也。帖尾謹此代中不具。非晉人尺牘語。是永自作無疑。自慰書熱二帖云。唐文皇臨本。當別有據。小園子帖。米謂大令書似也。右軍父子。俱在神品。安得不交有結法。豈因展筆小縱。便爾致疑。當由內擻之言誤之耳。七十帖。游目汶嶺。又復諄諄。必欲果此一段奇事。然自謂年垂耳順。作書後不久。當遂之岱矣。不唯西游未果。汶嶺卽岷嶺。用古字。升庵辨之甚詳。第八卷。昔人謂死罪帖。足下各如常帖。爲非右軍書。蒸溼帖。大令代父書。吾皆不能辨。然淡悶千嘔。咸古字。須右軍乃解作此。蒸溼帖。固一。二大令風。又焉知非乃公偶爲之耶。凝換徽渙。咸有家學。何據定爲阿敬代筆也。不去人閒。而欲求方外。此或速弊。是際竟語。慨然慨然。

第九卷。大令書神情散朗。姿態超逸。有御風殢霞之氣。令人作天際真人想。一時羊中散輩。想推尊之。光豔騰綽。幾掩乃公。梁唐二帝。擬之河朔少年。又辱之餓隸。要而論之。文武之政耳。卷中奉對帖。是郗家離婚後語。雅非敬懷。不能作。宋司空識遂累大雅。玄度帖。翩翩敬筆。第帖辭曰。仁祖欲請爲軍司。謝仁祖卒。

時敬方十三不應便及時事。長睿辨之極當。但結法不類右軍。恐方回書耳。薄冷益部二帖。米顛辨爲歐陽率更。其險勁。率更手也。如非六朝後尺牘。何長睿書絕不及。米持論往往勝之耳。米以法黃以事。差覈耳。

第十卷。大令書。吾當托桓江州。疾不退。至分張帖。元章諸君子。謂爲長史藏真贋跡。吾不解書。不能辨。第謂長史藏真。去此尙三舍耳。合觀伯英草。與此結構同。恐是大令創草。黃長睿所論崇虛觀。建自宋明帝泰始四年。以此證書之譌。亦得之。然書筆鬱勁適發。縱出自餘子。譬啖恆山紫花梨。亦以爲快也。大令似不分右軍。吾不知之。習右軍者。自虞永興褚河南後。不能得一筆。大令筆往往落李北海趙吳興及爾時祝京兆。手腕指閒。富有神物司之。敬安能強哉。

小祇園主人王世貞跋

元祐搨本閣帖

按法帖譜系及輟耕錄。所載二王府帖。卽淳化祖搨。元祐中。魏王從禁中。借板搨百本。墨用潘谷。木多裂紋。夫淳化太宗。元祐哲宗。帝凡五世。年已百餘。且慶歷中。詔僧希白模於祕閣。去太宗未遠。尙翻石以冀遐傳。寧有百餘年。而木板尙完好者。此帙墨雖淡。而橫紋甚夥。牟學士獻。遂定爲元祐中。豈有據而然乎。抑失去篆尾之謂耶。前有西野逸人。禁林近侍二印。後有李氏珍賞等印。蓋宋金陵李泰家物也。嘗侍光寧兩朝。故有是帖。余特定爲祖本。以示世之博雅。

正德二年武功康海題。

劉模淳化祕本

宋熙寧淳化閣來歷代法書。以聚木刻置禁中。大臣執中者。卽搨賜之。此乃劉次莊模刻者。復以楷書釋於後。與舊刻相伯仲。又在徽廟太清樓之前。雖止存六卷。是猶麒麟一毛。蚪龍片甲。亦不易得也。

汝陽袁華題

樵李沈氏淳化閣帖

昔趙文敏公於蘭亭帖。有日減無日增之說。誠以其贋本之多故也。余於淳化閣帖亦云。何者。淳化帖傳於世者。贋本既多。雖有真本。多遇搨工。不知用墨之妙。而得其筆意者殊少。此本凡四冊。蓋今兵部主事。樵李沈琮公禮家藏之物。不惟本得其真。而且搨時用墨有法。致筆意不失。爲世不多見者。惟沈氏子孫。其寶之哉。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尙書蕭山魏驥識。

御賜官本閣帖

此先朝官本帖。賜侍書李邵者。今歸蔡相家。

宣和殿御書此二十三字。作三行。徽宗瘦金書於前。後有尤袤沈揆跋失錄。

社友居用明嘗謂余曰。丁卯秋。在武林得此官本閣帖。只第八卷。貯以古錦囊。紙墨之佳。目所僅覩。遂

傾囊得之。未幾失去。深用快快。余因舉泊宅篇云。前世法書名畫。有傳之祕閣者。謂之閣本。流俗看書。但云閣本。則翕然稱美。范文正公知睦州。奏以唐處士方干。配嚴光位。干爲御史方蒙遠祖。下鷓鴣原取畫像。家無以塞命。鄉人但塑一幅巾道服者。置之祠中。元祐閒。有旨下諸郡。取前賢所寫真。命所在。如法圖進。睦守以嚴方應詔。後人見玄英之像。豈不謂之閣本哉。夫當時所重若此。宜乎今之追惜也。乃鬱岡筆麈云。世以淳化帖爲法書之祖。然皆王著臨書。非從真跡。響揚雙鉤者。何以知之。余見宋時御府所藏晉人真跡。及唐摹右軍帖多矣。凡閣帖所在。僅得其髣髴。甚則併點畫形似。盡失之。豈有摹脫真跡。而舛謮如是。至於賞鑒不精。真贋并收。連綴蠹蝕。不成文理。又其小小者也。學書者。欲據之而希蹤鍾王。不亦遠乎。知此似可解脫。若庸流徒珍贋本。又奚啻供玄英像耶。時用明索方干祕稿。入唐詩統籤。因話及此。玉水。

跋泉州帖

淳化官帖。宋時已如星鳳。今海內止傳一本。是周草窗家物。在項庶常所。時往索觀。咨嗟歎賞。以爲神物。下真跡一等。此耳。祕閣之本甚多。世亦無復存。惟泉刻較祖本稍瘦。而摹鑄特爲蕭灑。有生氣。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謂是耶。吾聞項本。初在華東沙史明古家。華得其九。史得其一。文待詔謂之和食。兩家各稱好事。連城不恡。延津終合。其難致如此。第得泉本。日夕臨池。助以筆意。亦是快事。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宋搨閣帖泉本第六卷

董其昌觀因題

泉本以淳化法帖翻刻於泉州郡庠。至洪武四年，知府古任常以劉次莊釋文，鈔而刻之。

仁宗皇帝命取入祕府，人不可得而見矣。是搨雖僅此卷，神情瀾漫，真泉州善本也。聞之先子云：古帖不必全，卽斷珪數行，亦是可寶。曾憶秋朗叔得東觀古帖一本於吳閩，移歸項玄度見之，賞玩不置。及玄度檢所藏東觀本，恰少此卷，卽強售補之。卽此一段奇緣，可見物之尤者，全與虧從來並行於世。樂卿藏此，以待緣偶何如。

戊辰臘月社弟高孟超題

淳化泉本第六，是王右軍書，向爲姚禹門太守所藏。後歸先荆翁，日置案頭摹玩。嘗云：搨之新舊，較然於紙墨，無庸贅也。據閣帖考異第六卷，差涼帖內二行，前有斜裂紋，伏想嬾帖內篤字甚模黏，其中是本則然。他刻完好清明，足徵宋搨無疑焉。崇禎戊辰臘月，余過高公玄居，書禮所供思憶觀音，係丘彌陀塑，攬瞿仙泥金瓔龍阮，閱王蒼之韻帖，及泉州殘本，乃李霞舉所遺，與古半硯結鄰者。余嘖嘖歎賞，歸而簡得此帖示公玄，笑曰：我爾真夜郎王矣。然片璜半璧，猶勝瓦礫。如山果筆筆爲我效用，勝人多多許也。余首肯久之，更泫然見先人手澤，隱隱古香閒，砢玉記。

祕閣續帖

元祐中御府所藏真跡。除淳化帖外。刻續法帖。不可得而見矣。嗣是徽宗有太清樓續帖。孝宗淳熙間。有祕閣續帖。卷尾題修內司參奉聖旨摹勒上石。此帖不易得。其第三第四卷。皆右軍書。多縱筆體。亦極可愛。內四月一日帖。及後右軍諸子書。稱弘白。黃長容謂爲僞帖。欲去之。甚當。第文壽承以爲中數帖。類米老所臨者。則非也。此帖刻於哲廟初。米老書學尙未著。不應其模本已達中禁。當是唐人臨筆耳。其第九第十。所謂賀知章者。似二王雜帖語。今以歸賀。不可知。虞柳二君跡。不類平日。而甚有好致。柳尤逾逸。無名二紙。其一詩。亦唐語。其一札。似臨晉帖。飛白五字出古隸。若李懷琳書絕交書。壽承以爲至精。無以加。而山谷老人。乃謂往在三館。於閣下觀懷琳臨右軍絕交真跡。大有奇特處。今觀此。十未得二三。乃知懷琳之妙如此。其所謂十未得二三者。尙足馳驚後世也。卷尾天監二年。至臣雲小楷。湘東所進云。行書皆懷琳臨筆。今又卻作嵇康書媒鬻。而辨者以懷琳僞康書。亦謬也。唐人十二月節帖。詞旣鄙瑣。書亦無雅致。但結法差緊健。中間尙可包王著周越耳。

大觀帖

大觀帖拓於閣本既燬之後。重出御府墨跡。句填入石。較開帖眉高二寸有奇。與諸行列語句亦多不同。主之者爲蔡京。前標後題。皆京筆。京事業不滿人意。而書學視王著稍勝。故所拓有一種雄桀之氣。與潭絳諸本。厭厭學步者不同。婁東楊中祕叔蒞。嘗遺余此帖。云是汪象先物。未知果否。

太清樓帖

淳化閣帖化身爲潭。絳。泉。汝。戲。魚。井。欄。往往不脫本來面目。獨太清樓帖。乃遜功帝出祕府真跡。令劉無言輩摹勒。登石。無言妙於勢。風韻尤勝。人謂太清爲淳化介弟。毋亦陳氏二方難爲伯季者耶。大觀凡十卷。太清復有後十二卷。則祕閣續帖。僅改其標目耳。而益以人間所流傳十七帖。及孫過庭書譜云。龔州人

絳帖

宋尚書郎潘師旦。用淳化閣帖增入別帖。重摹刻二十卷於絳州。北墨北紙。極有精彩。比淳化本。又高二字。陳繹曾云。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豈但如昔人以絳爲淳化嫡子乎。後入晉王府。不易得矣。

潭帖

淳化帖頒行。潭州模刻一本。與絳帖鴈行。宋慶歷間。長沙僧希白重模本亦佳。紹興間。第三次重摹者。失其真矣。元陳繹曾云。希白模刻潭帖。風韻和雅。血肉停勻。但形勢俱圓。頗乏峭健之氣。石在潭之郡齋。

黔帖

黔江帖。北宋秦子明者。爲長沙副將。買石令郡人湯正臣父子。重摹僧寶月所翻閣本法帖。世所稱潭帖者。載歸壁之黔江紹聖院者。此本字情墨法的係宋搨之佳者。但以曹陶齋譜系考之。多有參互處。

汝帖

汝州帖。迺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後有汝州印。後會稽重摹之。謂之蘭亭帖。其石不佳。弇州以王案輔道守汝州。因徧搜諸碑帖篆分隸草而節取之。自皇頤夏禹。以至錢忠懿郭忠恕。得十二卷。其所留淳化。亦不過十之一二。自爲甚博而甚精。而不知其所得者。多虎賁重儻之類耳。且自以險急偏傾之勢發之。石理麤而刻工拙。所謂鮑老當場。郎當舞袖者耶。第其刻在汝。大類社之樗。以不材而獲全。今尙可據也。方衆甫汝志。以汝舊有望嵩樓。樓四壁皆帖石。峪嵌輜軒。至輒搗以攜去。人患苦之。後因樓燬。有司來此。瘞之。馬廐者。積數十年。迷不知所向矣。成化中。廐有光怪。馬數夜驚。察之。是銅帖處。因掘出洗刷。置州吏舍。是帖竟不知誰何人所拓也。蓋閣帖自潭絳下。摹刻極多。卽宜備一種。如關漢卿高則誠雜劇。不妨諸優各自般演。

鼎帖跋 凡二十二卷。紹興廿一年。通判趙子潛刻。

今年春正在吳閩。得王伯穀所藏宋榻絳帖。頃攜以自隨。疑爲澧州帖。觀其每數十行。輒有武陵二字。又疑爲鼎帖。及入常武署中。翻閱第一卷。以宋太宗爲弁。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絳州摹。爲諸帖之首。後款名曰鼎州。提舉曰。沅辰判事。常武爲鼎州。而武陵其附城邑也。乃定爲鼎帖。特爲絳州二字所誤。而世人只知有絳帖。遂誤名爲絳州帖耳。絳帖。鼎帖。星鳳樓。羣玉堂。黔江。澧州。淳熙祕閣續帖。世皆無傳。至有對

而不識者。余乏具眼。猶知牀頭捉刀爲真魏武耶。志此。俟他日語百穀。了一公案也。乙巳六月七日。舟次武陵磯。時自常荊校士還武昌書。

其昌

武岡帖

武岡武陵帖。皆淳化之家嫡。世不多見。今遂至二十卷。實爲奇絕。刻搨婉峭。時有勝於淳化者。不可爲耳。食人道也。

其昌

余見千金帖。後有見顧研山秋壑閣帖。又潭帖。鼎帖。星鳳帖。獨晚年獲見武岡帖。皆諸帖所未經刻者。卽刻者姿態翾瘦。真異本也。

繼儒

武陵二十卷。較諸刻增益最多。然博而不精。

臨江二王帖

晉二王帖。右軍上中二卷。大令一卷。前爲二像。扶持者各一。蓋宋臨江石刻也。黃伯思謂淳化閣帖多贗本。唯十七日等帖。後有文皇敕字一卷最佳。此本則汰去閣之僞者。而博收諸藏真跡名刻。命好手摹搨。雙鉤上石。掩映斐亶。劇有生氣。爲書家一代冠冕。是帖故弇州物也。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標之曰宋搨第一。崇禎辛未中秋日。歙友黃規仁持來。獲觀東雅堂。

臨江戲魚堂帖

宋元祐間。劉次莊以淳化閣帖十卷。模刻於臨江。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在潭帖之次。陳繹曾云。此帖在淳化翻刻中。頗爲有骨格者。淡墨搨尤佳。

星鳳樓帖

宋尙書曹彥約。刻於南康。雖衆刻重模。而精善不苟。陳繹曾云。是帖南宋曹士冕模刻。工而有餘。清而不穠。亞於太清樓續帖。此外有利州帖。宋慶元中。劉次莊以戲魚堂帖并釋文。重刻石於益昌。其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稍大。又蔡州帖。臨摹絳帖上十卷刻石。出於臨江潭帖之上。彭州帖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彩。紙類北紙。東庫本。世傳潘氏子析居。法帖石本分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上十卷。絳守重刻下十卷。足之一部。名東庫本。其家復重刻上十卷。亦足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後金虜重摹者。天淵矣。若賜書堂帖。宋宣獻公綬。刻於山陽。有古鐘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未精。石已不存。後有重模本。寶晉齋帖。宋曹之格模刻。在諸帖中最下。爲星鳳之子。玉麟堂帖。汴人吳琚居父模刻。穠而不清。多雜米家筆仗。蓋琚字類米芾故也。羣玉堂帖。韓侂胄刻。所載前代遺跡最多。後亦有宋人書。至今有潘氏淳化閣帖。乃潘允亮自摹入石。顧氏淳化閣帖。乃顧從義借潘氏所藏宋本摹勒上石。復刻淳化法帖釋文考異。最爲詳確。餘刻玉泓館蘭亭。柳公權蘭亭。十七帖。蘭馨煙條等帖。潘氏亦鐫宋本蘭亭。後有趙文敏公十八跋。欲考閣帖者。不可不知其支派也。

中秀堂帖尚有雪溪堂帖爲王庭筠所刻。寶晉齋帖。爲曹日新所刻。

曹昭明以此帖五卷爲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書。亦多未見。乃王元美以爲廬山陳氏刻。近多模本。其真者頗淳雅可愛。蔡中郎九疑山碑。雖見宣和書譜。而行筆絕類開元孝經。陳思王詩及鶴雀賦亦然。黃伯思辨其爲李懷琳贗作。極可據也。唯眉山豫章襄陽諸尺牘。奕奕有姿態耳。

東書堂帖

周憲王爲世子時。手摹上石。大約以淳化爲主。而祕閣續帖。亦時有刪取。至宋太宗以後。蘇黃米蔡諸家。勝國虞趙鮮于之跡。皆與焉。刻成。亦曾進御。憲王臨池之力。雖精。惜天資少遜。故粉澤有餘。膚理不足。蓋摹筆使古人之跡。屈而從手。必雙鉤廓填。使可免此病也。

寶賢堂集古法帖

晉靖王爲世子時。以閣帖絳帖大觀寶晉爲主。而益以邸中所藏宋元及明人墨跡。摹勒上石。於行款次第頗不俗。第石理既麤。而摹刻搨。三手俱不稱。以此在諸帖下。當孝廟時。嘗進御。親爲手書。褒美之。其所自敍。頗夸詡墨跡之盛。而所見寥寥。乃爾也。

眞賞齋帖

帖三卷。第一爲鍾太傅薦季直表。初在相城沈啓南所。李貞伯。吳原博。俱定爲眞跡。後歸華氏。第唐以來。

落何人手。不入天府。及寶泉賦述。肩吾懷瓘品斷中。又卷首有米芾印。芾自言生平觀真跡。自晉而止。無漢魏者。寶章待訪諸錄。亦不言太傅。此爲妄益無疑。結體雖與宣示摹田少異。余嘗評之。分法十六。楷法十四。要非二王以下人手。第二。右軍袁生帖。妙甚。徽宗時進御者。第三。唐人摹王方慶進先世書。凡二十八人。其存者僅此。內右軍二帖。有篆籀隸分法。黠淡古雅。出蹊徑之外。餘帖雖有剛柔振蕩之異。種種可玩。沈啓南嘗從華氏乞得。令文徵仲雙鉤。復刻停雲館中。此華氏本也。摹本既精。搨法亦佳。爲爾時法書墨本第一。留山房中。歸耕作勞。假以散力。

世貞

此卽唐人所進萬歲通天帖。而首益以鍾書耳。項孟璜家唐摹本。卽張句曲所歎賞。以爲不見唐摹。不足以言知書者。清士篋中。不多得妙跡。遇拓本善者。卽應作難遭想矣。況此石已災。倍宜珍襲。

日華

文氏停雲館十跋

第一卷。晉唐小楷。自右軍黃庭。至子敬洛神。雖極摹搨之工。然不離文氏故步。虞永興破邪論。敍規做曹娥。神明不足耳。率更心經。陀羅尼呪。雖用筆甚勁。而結法小圓。似不類碑石存者。陰符經。真草兩帖。俱有分法。顏魯公書麻姑壇。不如舊本拙。而存古意。歐陽永叔謂魯公無此筆。非也。此正是東方朔家廟碑縮小法耳。度人護命經。正如銅雀遺瓦。令人寶愛。豈唯翰墨已耶。

第二卷。唐人雙鉤王方慶所進真跡。後有岳珂張雨諸跋。右軍二帖。無上神品。大令光祿并餘跡。縱橫妙境。雖再經摹勒。回睫一閱。諸跡喪氣。李懷琳偽叔夜書。見諸書苑甚詳。此君精能之極。幾於悟解。胸次不甚高。故小乏風骨耳。後湯文二跋。亦詳緝可喜。

第三卷。顏魯公祭姪文。有天真爛漫之趣。行狎之妙。一至於此。噫。此稿草耳。所謂無待而工者。忠義真至之痛。鬱淳波磔開。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亦該洽稱是。朱巨川告徐柱國流吏楷耳。懷素千文。作小行草。號千金帖。貴在藏鋒。而少飛動之勢。林藻郭郎帖。古雅殊勝。非後人可及。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後有米友仁。商挺。留夢炎諸跋。山谷極推重之。至目以散僧入聖。昔人云。張茂先吾所不解。余於少師亦云。

第四卷。宋名人書。李建中宋初第一手。蘇黃諸公起。乃稍稍揜之。書家者流。譏其庸拙。此行筆可見。杜祁公行草。僅免俗耳。而耳觀相更。至黃裳陳暘跋。如小兒塗鴉。胡重也。永叔鄉社老人。動止供笑。乃頗自矜許。豈獨知人難哉。文潞公乃無論。結構亦老逸可念。王荊公本無所解。而山谷海嶽爭媚之。何也。中間僅一二紛披老筆。蔡君謨二紙。差強人意。然多圍圍未暢。坡公涪老共四紙。雖結法小異。而俱能於形勢外取態。穎叟存故事耳。唯顛米九帖。燁燁光彩射人。趙氏法書。當以此帖第一。第其與人札云。張旭俗子。變亂古法。高閣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後人評米書。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略相當。人苦不自知耳。

第五卷。蘇才翁子美各一紙。宋人謂才翁書法妙天下。則不敢信。比之子美。較老蒼耳。子美亦自有字學。范希文司馬君實。如召伯之甘棠。不以書也。馮當世范忠宣亦然。林君復有書名。而此不稱。此外如少游。參寥。薛道祖。范文穆。姜堯章。李元中。皆有可觀。文穆南宋人。誤寘此冊中。

第六卷。爲南宋名人書。如于定國。錢穆父。賀方回。陳簡齋。皆元祐政和間人。文氏誤耳。米敷文陸祕監之奇逸。張于湖之調暢。韓子蒼。定國。方回之老健。虞雍公之儼雅。皆有可采者。張卽之大擅臨池。惡札之驢垂。此行押差未敗耳。朱紫陽。張敬夫。文信國。儒林國楨。千秋尙新。豈在書乎。葉少蘊筆不佳。嘗仕顯矣。好構撰。其人才亦下中。

第七卷。爲元名人書。鄧文原二札。皆有清冷之色。昔人評鮮于太常。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此札殊有米顛糾糾風骨。必仁亦瀟灑可念。虞仁壽札似傷佻。康里夔夔。評者謂其雄劍倚天。長虹駕海。無曲筆。又謂如鶯雛出巢。神彩可愛。頤頗未熟。未語得之。夔夔又言。吳興日可作萬字。儂可三萬字。恐無此理。趙彥徵。周景遠。吳興之優孟。揭曼碩。伯防。陳敬初之魯衛。他如胡長孺。袁清容。饒介之。張貞居。王叔明。不無一二佳者。要亦偶然之合耳。倪元鎮筆如風女兒。襪襪長袖。豈爲丹青所搆借耶。以俟鑒者。第八卷。爲吳興趙文敏書。行草尺牘若干首。逾媚清麗。妙有晉人風度。小楷書清淨。經千字文各一篇。精工之極。妙逼黃庭洛神。唯凡骨未盡換耳。昔人謂之儀鳳沖霄。祥雲捧日。又云。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

舉無其敵。真知言哉。

第九卷。宋承旨濂。舍人璩。各一紙。書述稱宋氏父子。不失邯鄲。覺舍人小縱耳。承旨翩翩。有顏米筆。詹孟舉。敍字小楷。可謂精能。宋克章草書。於彼法中。太儼露。未是合作。然已足壓卷。解學士似爲銜槩所苦。未甚馳驟。然腕足差少。禎期舉舉出藍之能。沈學士一頌一札。清婉流媚。故是當家。然與詹生俱淘洗宿習。未盡書述。謂沈大理球鞠少年。危帽輕衫。然哉徐武功。是米書之儼浮者。馬刑部是米書之病狂者。劉西臺是吳興之局促者。李少卿愛寫此疏。是其得意事。故出得意筆。有純縣裏鐵之狀。張汝弼以小故佳耳。再一展使不足言。

第十卷。爲祝京兆允明。書古詩十九首。秋風辭。榜樵歌。嘗從文嘉所見真跡。清圓秀潤。天真爛然。大令以還一人而已。顧華玉跋不能佳。文徵仲代爲書石者。後有陳道復。王履吉題字。亦可觀。書述一篇。京兆許國初。至弘正名筆。差許仲溫。民則而惡。汝弼其所揚。挖皆當味其微託。固欲與吳興狎主齊盟矣。書法倣章草。不能造微。亦自不俗。

此王元美先生所跋。爲停雲初搨本。後入孫過庭譜。增毛澤民李端叔王定國諸家。其兩宋人倒置者。改正焉。王肯堂太史云。近世盛行長洲文氏停雲館帖。皆作待詔父子手脚。而小楷尤爲失真之極。不特晉法書亡。卽虞褚歐顏筆意。蕩然無遺矣。吾友董玄宰刻戲鴻堂帖。亦一色自書。卽雙鉤亦甚草草。

石工又庸劣。故不能大勝。停雲。玄宰書家能品。作此欲傳百世。乃出新安吳用卿餘清齋帖下。甚可惜也。此論與弁州俱爲得之。珂玉識。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拾遺

淳化閣帖無銀錠本

祖帖在世。余足跡海內。屢見兩三部。其中合湊者多。皆非初搨。內有銀錠紋。爲後搨無疑。原傳宋太宗諸大臣。購天下名跡。摹勒藏內府。故不多傳。後又爲王著翻刻。又差一層矣。至著刻者。余亦見之。前有王著二字。然閣本以紙墨爲貴。此帖紙是澄心堂。墨是廷珪。有目力者。一見了然。自明卽不多見者。亦知神采奕奕爲神物。不知何由至江南。得藏余齋也。可勝欣幸。餘清齋主人自識。

宋搨淳化閣帖。海內無全本。惟嘉項庶常有十卷。亦史明古華東沙兩家合併。而文待詔爲之和會者。庶常珍祕。雖千金不與人一觀。無論購也。今吳用卿忽視余此十卷。紙墨精好。筆意備全。又在項本之上。何幸晚生。見此奇寶。

戊午二月董其昌題

珍觀淳化原本。如探龍得珠。得未曾有。堪與項氏千金帖並傳。

陳繼儒題

淳化閣帖行世後。一經黃長睿之刊誤。再經王弇州之抨擊。而王著幾無處生活。長睿旣譏其不深書學。又昧古今。而弇州直嘲之爲手如懸錘。腹無半史冊在。且謂當時三館無糾正者。每一開卷。便爲王著村老供一胡盧。董狐之筆。不啻巖矣。而波磔督策。險糜側理。不能不歸美於模搨之工。蓋八法所在。又何拘

時代官位閒。余論閣帖。惟以墨黑甚於漆。字豐穰有神者。卽爲真初搨本。如兩府被賜。親贈遺。文章家雅語。何從沾沾辨之哉。用卿留心古法書。此帖極爲其所珍賞。第五卷智果何氏帖皆全。并無烏鎮福清三山殿司之疑也。雁門文震亨題。

余昔於安將軍處見此帖。紙墨精妙。快人心目。辛酉秋。余在京陵。吳用卿出此淳化閣本示余。不覺神情頓還舊觀。

東山太白

仙機題爲安將軍之藏。想安將軍定是大賞鑒家。方有此耳。但不知安將軍爲何處人。謫仙之言。亮有所據。卽其書使二王復起。亦當服之也。吳廷。

丙戌中秋。余止角里清。寓閣東。與居停主高君。看舊時月色。出淳化無銀錠本示余。云是其家玄期所遺。玄期與余自幼金石交。知其精於鑒古。況得自吳江村。在在稱米家書畫船者。兩人宜識拔此帖。帖後歸左公。給諫。而寶書爲左坦。因復歸之。永爲高氏物。不啻葉氏和合矣。第紙墨如新。幸得陳董諸公而鑒定。乃離亂後。余獲觀神物。幸哉。柯玉識。

山谷道人題榮州祖無大師元上人詩。如鑪鑄鐵。而筆力遒勁。字勢飛揚。狻虎鬪爭。龍蛇變化。莫測去來之迹。是殆日月星辰彰於天。山川草木形於地。而不知孰使之然也。詩句字畫。稱唐之盛。詩如李杜。書如顏柳。無加矣。至宋元祐熙豐閒。乃有道人者出。不惟可以追駕古人。遂至兼取衆長。集之一己。近臣諸公。

詩句如村店酒望。字畫如妓館歌兒。而去古人益遠矣。吾于是卷。蓋三歎云。吉州文天祥。

山谷老人以善翰墨鳴於宋元祐閒。與東坡先生競驅。雖米蔡諸公亦出其妙也。余嘗求見之而不得。袁清容學士以珍藏答王周彥卷出示。其書法之妙。氣吐煙雲。神拂星斗。絕非他卷可及。余覽焉不忍釋手。丹丘生柯敬仲跋。

黃文節公答王周彥詩卷。筆法妙絕。神龍飛動。優入神品。乃卷法書第一。此亦希世之寶。豈易得哉。袁清容學士博古知今。鑒定真跡。尤爲寶愛。不惜重價收之。且山谷嘗用澄心堂紙。惟此卷用粉箋。及李廷珪之墨。謂之三絕。余此閱之。豈非幸歟。浦城楊載跋。

家藏古人翰札。自南晉鍾王後。法帖并唐如柳公權輩者。法書數卷。惟宋黃山谷卷。自有奪天工之妙。觀之得趣處。精神已爲其口焉。而不口口者。柳莊自跋。

汪氏珊瑚網書憑卷二十二

宋宣和癸卯御府所藏。見鐵圍山叢談。

晉二王破羌洛神諸帖。首爲奇絕。

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

顏魯公墨跡。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命宋喬年摹之。後繼以米芾輩。

宋潤州蘇氏家藏。見淮海張邦彥墨莊漫錄。

太宗賜易簡御書宋玉大言賦。并名真戒酒批答。

鍾繇賀吳滅關某上文帝表。王右軍答會稽內史。

王述書雪晴。寄山陰張侯帖。獻之秋風詞。

梁蕭子雲節班固漢史。唐褚遂良模本蘭亭。

李太白天馬歌。賀知章醉中吟。張旭書逸人壁。

顏魯公進文殊碑。讀李陽冰篆。新泉銘。

永禪師真草千文。齊已題贈。以上皆真蹟。

米南宮書史 元章云。余閱書白首。無魏遺器。故斷自西晉。

晉賢十四帖。檢校太師李瑋。於侍中王貽永家購得。第一帖。張華真楷。鍾法。次王渾。次王戎。次陸機。次郗鑒。次陸統表。晉元帝批答。次謝安。次王衍。次右軍。次謝萬兩帖。次王珣。次臣詹。晉武帝批答。次謝方回。次郗愔。次謝尚。內謝安帖。有開元印縫。兩小璽。建中翰絲乾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真如煙雲。變怪多態。清字破損。余親臨得之。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祕閣李孝廣。收右軍黃麻紙十餘帖。一樣連成卷。字老而逸。暮年書也。略記其數帖辭。一云。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一云。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使鄴下一日爲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思卿一面無緣。可歎可歎。一云。九日以富力見。一云。重熙八日過信安。一云。祠物當治護。信到便遣來謝。云善錯也。一云。忽書云。忽令送。一云。鷗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餘不記也。後有先君名下一印。曰尊德樂道。先君嘗官濮。與李柬之少師。以藁友善。意其奕勝之。余時未生。此帖世未見其比。故是右軍名札。又有歐陽詢故事十餘帖。老筆相連。其子通書評書一卷。又張顛絹帖一卷。七八帖。乃少時書。並在孝廣處。

王羲之來戲帖。黃麻紙。字法清潤。是少年所書。滿一幅。其間數字難辨。六朝寫經。褊字注之後。人復以雌黃塗蓋。歲久膠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像。恩澤者房下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余即以

其直取。君以與余往來議此帖書黏於後。質於其鄰大姓賈氏。得二十千。蓋意其可贖也。今在賈氏十五年矣。曾經人用薄紙揚書。墨卽透數行。仍汗淨地。可惜。其家又有韓擇木八分一卷。唐人薄紙摹王帖一幅。

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纔有正觀半印。王獻之日寒帖。有唐氏雜跡印。後有兩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爲答也。唐太宗不敬獻之。慰問帖。故於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欣以應募。而以前帖爲薄。紹之書。跋尾書官姓名云。大歷某年月日。下刮去古姓名。五代人題曰。薛邕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和傳遺余。押字是薛丞相居正。此是和凝丞相。改爲薛氏故物。以遺薛也。其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郵。并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闕亭一本。乏貲之官。許余以五十千質之。余時遷葬丹徒。約王君友堦宗室時。監羅務令輓。亦欲往別約。至彼交帖。王君後余五日至。余方襄大事。未暇見之。事竟。見云。適沈存中借去。吾拊髀驚曰。此書不復歸矣。余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破。得之當易。公王維雪圖。其父嘗許見與也。余因不復言。後數日。王君攜褚書見過。大歡曰。沈使其增以二十星資其行。請以二十千留褚書。余因不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鑄持至儀真。求以二十千售之。後蘇頌丞相家。與沈之子傳毅同會。問所在。曰。分與其弟矣。翌日。蘇舜元子云。屢見之。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上有梨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

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二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細題一行云。又一帖十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云思言敍卒何期。但有長款念告。公權誤以爲子敬也。縫存正觀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丞相字。劉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真跡一帖。王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劉見許。王說借余硯山去不卽還。劉爲澤守。行兩日。王始見還。約再見易。而劉死矣。其子以二十千賣與王防。唐太宗書。竊類子敬。公權能於太宗書卷辨出。而復誤連右軍帖爲子敬。公權知書者乃如此。其跋馮氏西昇經。唐經生書也。乃謂之褚書者。何也。蓋能書者未必能鑒。余旣跋定之。蘇子瞻於是題曰。家雞野鷺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匱。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蓋以晉史太宗贊貶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也。關景輝家刻石子敬帖。節過觸事云云。甚奇妙。真跡在越州石元之大夫家。今在其子縣尉處。

晉庾翼稚恭真跡。在張丞相齊賢孫汝欽家。古黃麻紙。全幅無端末。筆勢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論兵事。有數翼字上。有寶篆審定印。後連張芝王廡草帖。是唐人僞作。薰紙上深下淡。筆勢俗甚。語言無倫。遂使至寶雜於瓦礫。可歎。余屢言與汝欽不拆也。

中貴高樓楊氏收數帖。蕭思話表一。思話字有鍾法。此乃無。而武帝批答四字。君臣筆氣一同。紙古。後破。

前完。此是唐人所爲。然亦佳作。今人不能爲也。又王珣書真草。是真蹟。有鍾張法。張翼當是作宋翼。魏人非真。又阮研草帖。奇古非僞。又一帖如竹片書。亦好事者爲之。並無古印跋可考。

陳僧智永真草書歸田賦。在襄陽魏泰處。後有一跋題云。開成某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白麻紙書。世人收智永書。未有若此真也。虞世南出於此書。魏誤題曰虞世南書耳。

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搨書。內一幅麻紙是真跡。末後一幅。上有雙鉤摹字。與歸田賦同意也。料是將真跡一卷。各以一幅真跡在中。搨爲數十軸。若末無鉤填一字。固難辨也。是賈安公物。作潤筆送王荆公。其弟安國得之。今在蕪濤處。安國塔也。有古跋云。契闊艱難。不敢失墜。學歐陽詢行體。

唐摹皇象急就章。有隸法。在故相張齊賢孫直清處。右軍唐摹四帖。一帖有裏鮮字。薛道祖所收。命爲裏鮮帖。兩幅是冷金硬黃。一幅是褚薄紙。摹右軍暮年更妙帖也。其一幅云。欲與彥仁集界上。平自可。且何所謬人。乃王道平平。其平字音便。又見晉人語氣。上有弘文印。印在帖心面上。不印縫。四邊亦有小開元字印。御府帖也。宋子房收得唐開元摹右軍帖。未有李林甫等臣跋。今歸王誥翰林。印皆在也。內異熟一帖。歸薛紹彭。

唐人摹右軍內舍帖。暮年書。在呂文靖丞相家。淑問處。法書要錄。載是臨鍾繇帖。薛紹彭模得兩本。一以見贈。

唐摹右軍帖。雙鉤蠟紙摹。末後一帖。是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滿林霜。蓋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參軍學士諸葛穎。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頌言。釋智果跋其尾。

馮京家收唐摹黃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僞好物。

歐陽詢黃麻紙草書孝經。是馬季良龍圖孫大夫直溫所收。今歸薛紹彭家。又率更令碧牋草聖四幅。在故相齊賢孫張直清處。

呂夏卿子通直君。有歐陽詢草書千文。蔡襄跋爲智永。通直出示。余欲跋。答以必改評。乃跋。君欣然。遂於古紙上跋正。通直君失其名字。

李筭收歐陽詢行書兵箴。是劉沖之丞相家物。

虞世南頭眩藥方。雙鉤模本。在鮑思傳家。後爲俗人添入羲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爲右軍書。豐贖可笑。

世南汝南公主銘起草。洛陽王護處見摹本。云真跡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後十年。見真跡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小字。注云。赫赫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然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有空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猶未言葬也。闕文尙多。安得便言赫赫高門。不當後。

幅卻與前幅不相連屬也。其前標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題其標云。故祭酒崔十八丈綽。常與寇章賀拔甚。皆以鑒賞相尋。每稱伏膺虞書。多歷年所。自會昌以來。時觀斯帖。因致其真隸有加。頃年崔丈每送予兄弟下第東歸。必云此去獲見汝南帖。亦何減於昇第耶。所惜者闕其銘文耳。咸通二年春。於存神室獻子凝。良足嗇愛也。幾玄不知爲何人。虞帖爲時所重如此。今好事家絕不曾見真跡摹本。枕臥積時。蟲牙頭風四幕帖。一關中刻石帖。今法帖所載耳。世最少者。子敬虞帖。今好事家一字亦無耳。

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至礬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研一枚。房村二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淺深。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御史檢法李公麟製圖。皆駙馬王晉卿家所藏。所謂三絕。

褚登善枯木賦。是粉蠟紙搨。書後有未能二字。余辨是雙鉤。唐人不肯欺人。若無此雙鉤二字。則皆以爲真矣。在承議郎壽春魏綸處。余於潤州見之。

文勳有一軸黃麻紙。李陽冰少時書。

呂穆仲侍郎。收李陽冰白麻篆一卷。筆細與縉雲石刻相似。

劉涇倅吳時。得摹帖一卷。乃李懷琳僞作七賢帖。後人所撰也。內搏赤援帖云。僕不想歛爾夢搏赤獲。其

力甚於貔虎。良久反覆。余乃觀天背地。視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繇君此帖。比今刻石字多。乃懷琳所撰語也。而法書要錄所載七賢帖。太宗知其僞。愛之。以正觀字印之。入御府。

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腳。差近前而直。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又有千文一本。是少年書。不逮書譜。並在王翬家。今歸王詵。

張伯高五帖。黃經紙。少時書。辭云。往往與來五指包管等是也。在楊傑家。傑父學草。故收得。逐語斷處。印翦作一軸。黃油摹經紙。與王仲至千文一同。並無古印跋。伯高名犯廟諱。余于皎然諸集中得之。

唐珂處黃楮紙。伯高千文兩幅。與刁約家一同。是暮年真跡。每辨六七字。刁氏者。後有李主徐鉉跋。爲人僞刻。建業文房之印印之。連合縫印。破字每見。令人歎息。又薛紹彭收伯高少時絹上草書兩幅。

蘇子純藏張顛草書。又蘇泌房所藏詞云。國士何日得至南中。皆非伯高真跡。亦無古印跋。

光八郎帖。今歸王詵。呂公孺處。李邕三帖。第一改少傅帖。深黃麻紙。淡墨。淳古如子敬。第二縉雲帖。淡黃麻紙。第三碧牋勝和帖。以尙書戶部印印縫。古印有陳氏圖書。句德元圖書記。唐氏雜迹印。丙子歲。第一歸薛紹彭。第二歸高公繪。第三歸余。張長史虎兒等三帖。非真跡。在王詵家。

蘇子才收碧牋文殊一幅。曾公妙跡。又有與大夫帖一幅。當是其姪。今在王詵家。唐越國公鍾紹京書千文。筆勢圓勁。在丞相恭公孫陳珩處。今爲宗室令穰所購。諸貴人題。皆作智永千文。余驗出唐諱闕筆。及以徧學寺碑對之。更無少異。令穰於是盡翦去諸人跋。余始跋之。

太師顏真卿不審乞米二帖。在蘇澥處。背縫有吏部尙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帖。責峽州別駕帖。縫印一同。爭坐位帖。是唐畿縣獄狀。礎熟紙。韓退之以生紙錄文爲不敏也。生紙當是草上所用。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此帖在顏。最爲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措鬱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於此書。石刻麤存梗槩爾。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所在。後二十年。寶文謝景溫日京云。大豪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衆乃許。取視之。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余書者。面喻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爲然。

峽州別駕帖。白麻紙。貞字云。疏拙抵罪也。聖慈含弘。猶佐列藩。不遠依邇。是字類糾宗碑。清甚。又祭濠州使君文鹿肉帖。並是魯公真蹟。

山陽簿張君齊賢丞相之後。收魯公二帖云。奏事官至。又由爲憲之功。後帖張淑郎官求辟。類乞米帖。及李太保帖。

魯公一軸五帖。石見裔言在兄處。

送劉太冲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參政名印。王云。因與唐垌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垌以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字。翦去。碧牋宜墨。神彩豔發。龍蛇生動。觀之驚人。不裝背。揭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略出卽卷去。其子云。與智永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誌。歐陽鄱陽帖。並同葬矣。亦可歎息也。或謂密爲王詵購去。

劉涇在宿州。平生初收白麻紙。臨顏書太冲序。乃其祕笈第一物。至潤。收封敖行李文饒太尉告許渾詩。次得智永板本千文。其後得余家十七帖。日本書。及日本告吳融司空圖贈誓光歌。張顛誓光亞棲等書。韓馬戴牛。

柳公權書陰符經。有會昌日月姓名。爲馬玘借去未還。今知其子永稽能保惜。在合肥。江南文房物也。王仲修收唐湖州刺史楊漢公書。有鍾法。與襄州羅讓能書碑同。余家亦收一紙。後題會昌年。臨寫鍾表。今易歸薛紹彭家。

懷素絹帖。第一帖。胸中刺痛。第二帖。恨不識顏尙書。第三帖。律公好事。是懷素老筆。並在安師文處。元祐戊辰歲。安公攜至。留吾家月餘。臨學乃還。後有呂汲公大防已下題。今歸章惇。

懷素絹帖一軸。雜論故事。後人分翦爲二十餘處。王詵累年。遂求足元數。又一云。史陵者絹帖。以六朝古賢一幀。易與王詵。

懷素草書祝融高坐對寒峰。綠絹帖兩行。此字最佳。紫微常刻石。有大行。今不見前四行。問夷康云。與王欽臣家雜色纈絹背。以詩代懷帖同軸。今聞王之子爲宗室所購。是懷素天下第一好書也。

懷素草書楮紙三幅。在故相洛陽張公孫直清家。晁端彥收懷素與皇少卿柬。大紙一軸。筆勢簡古。

呂呂道家有懷素兩帖。少年所書也。今歸錢總家。又王欽臣有懷素以詩代懷。寄浩公。碧綠地雜色纈上草書。老筆特妙。馮京家收懷素絹上詩一首。

薛紹彭有懷素一軸。絹書。肅宗行書綾紙千文。購于錢景湛處。又王仲至處褚書麻紙一幅。楊凝式小字黃麻紙一幅。余皆見之。歐陽詢孝經一卷。薛臨寄錢公。未見真蹟。

洪元慎集右軍越州寺碑。真跡在越州僧正子文處。當通書許借。未果。余託提刑喬執中。攜告往質看。亦不肯出。欲公幹至越。爲家難不果去。今要度牒易。

張直清家楊凝式數帖。真行甚好。劉瑗收碧牋。王帖上有句。德元圖書記。保合太和印。及題顯德歲。嘗愛吾家顧愷之淨名天女。欲以畫易。吾答以若有子敬帖。便可易。伯玉答曰。此猶披沙揀金。此語甚妙。劉涇收許渾烏絲欄手寫詩一百篇。字法極不俗。第一篇。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雪消春水來。盡是面觀西南世界一段物色。自有識者知之。剪前一幅。易與杜介。一幅在王詵處。

唐彭王傅徐浩書贈張九齡司徒告浩九齡之孫在其後曲江仲容處用一尺絹書多渴筆有鋒芒辭云正大廈者柱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歿猶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特至於國章故荊州大都督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善蔡永懷賢相可謂大臣束帛所加樵蘇必禁荊州之贈相府未崇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特贈司徒嘗借留余家半月

王詵收敕一道是賜浙西節度旌節與顏魯公前中書門下如今制後郭子儀書名立人無一下畫字長題月日到真卿二字名如今落日押字左首下角孔日官名又知唐敕制皆真名不花押今時以片紙黏於前頭連敕落日書押字如常式文牒似不敬也三公第一等人各書名雖大紙吏文亦足收也許彥先有南州刺史告真卿二字吏部尙書時字甚淳勁

唐人臨智永千文半卷在丞相蘇頌家

蘇州邵元伯收蘇沂所摹張顛賀八清鑒帖與真更無少異又摹懷素自敘嘗歸余家今歸吾友李錕一如真跡程師孟語余四十千置得古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出示竟不曾取今在子宏處

無錫唐氏有雙鉤右軍十七帖有精彩錢唐僧了性收一卷楮紙一同唐垞家有一卷是錢氏物紙白唐氏又收碧綾黃庭經云是褚遂良書非也上有江南李重光清輝二字小印云是丁晉公家族人所質錢

氏所收浩博帖云。臣節分嚴。外無典掌之所。故不薄上。而諸位咸有法。書臨搨甚多。常州使君景湛房下。往往爲人購去。薛紹彭收肅宗千文字也。上皆有希聖字印。忠孝之家。圓錢印。錢氏書堂印。錢總房下。有史孝山出師頌。題作蕭子雲。亦奇古。又有寫白樂天詩一首。是唐人書。亦秀潤。天氣殊未佳。顏魯公帖。漿花綾。是唐人句填。圈深墨淺。夫金玉爲器。毀之則再作。何代無工字。使其身在再寫。則未必復工。蓋天真自然。不可預想字形。大不爲篤論。人人若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卻是造妙語。既再作不可復得。搨而藏諸。何陋之有。

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卽大出書帖。索余臨學。因櫃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鴛羣帖。染古色麻紙。滿日皴紋。錦囊玉軸。裝翦他書上跋。連於其後。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諒其他尙多未出示。又余少時。使一蘇州背匠之子呂彥直。今在三館爲胥。王詵嘗留門下。使雙鉤書帖。又嘗見摹黃庭經一卷。上用所刻句德元圖書記。乃余驗破者。

劉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跡煥然。所謂金石刻文。與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李公麟收購亦多。余皆嘗賞閱。如楚鍾刻字。則端逸遠高。秦篆。方可冠古今法書之首。

米襄陽鑒收法書

余白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物。右軍二帖。正觀御府物。子敬一帖。有褚遂良題印。又有

丞相王鐸家印記。

晉將軍會稽內史金紫光祿大夫王羲之。子逸少。官舍尚書二帖。第一帖。易于今坊州使君劉涇。第二帖。易于禮部員外楊傑。唐貞觀御府物。至予家。貞觀二小璽復合。神物離合。真有數耶。自丙寅至壬午十七年。閒以紙毛三洗跋。時崇寧紀元五月十五日。

劉涇于楊傑處。得貞觀御府內史官奴帖。余以十七帖以下諸物易歸。余家先於唐珂處。得右軍尚書帖。云得于僧清道。亦有正觀印。印文遂復合。仍帶元截紙痕一條。故一物也。林希見余家此軸。歎云。祕府所有。殆不過是。嘗見閣下一卷。正觀字印。相去五寸許。不相連。若真印。則四枚理無平均。若偽雕。必只一鈕。用皆齊一也。余聞之慍甚。嬾展閱。慍極。試取視之。左右上下。無一相當者。疾呼林過。與語所以。公擊節曰。公此書愈妙也。方是時。劉涇不信。世有晉帖。後十五年。始得子鸞字帖。云是右軍。余云。恐陳子鸞。未經余目。後薛紹彭亦云六朝書。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入神。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云。米歸有其直。見歸即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仲爰已使庸工裝背。翦損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

快雪時晴帖。云。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爲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是真字。數行帶

行。今世無右軍真字帖。未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縫有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蘇氏有三本在諸房。一余易得之。一劉涇易得。無褚印。

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黃麻紙。辭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勸理爲卽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下一印曰鐸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君倩字。前有絹小帖。是褚遂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連筆。如火筋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元與快雪帖相連。蘇太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題跋云。函僧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激與余分藏。以書畫寶玩易之。

李氏衛帖云。衛稽首和南。近奉敕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不能拔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歷年。二十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適媚。師可詣晉尙書館書耳。仰憑望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此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名帖。次郗超帖。亦摹入閣帖中。次陸機衛恆帖。衛亦摹入閣帖也。後余以畫易于劉涇。分前四帖與李鯨。皆正觀間一種僞好物。

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開書誤兩字。遂以雌黃治定。然後用筆。今世無此改誤兩字本。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蘇著家蘭亭二本。一是參政蘇易簡題贊。第二本在蘇舜元處。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參政跋云。才翁束齋書。嘗盡覽焉。蘇治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主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未後捺筆鉤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偏而見鋒。暫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搨賜王公者。碾花真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真跡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二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當世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一本歸余家。一本在之文處。

米姓祕玩。天下蘭亭法書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模。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模。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皆鉤填。清潤有勁秀氣。轉摺毫芒。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政當以此本爲定。壬午閏六月。文江濟川洲亭。艤寶晉齋舫。對紫金浮玉羣山。迎快風。銷暑日手裝。

宗室叔盎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後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爲佳本。王翬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此以自解爾。錢唐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余家板本也。

潤州南山杜氏父。爲尙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于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卽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

羲之玉潤帖。是唐人冷金紙上雙鉤摹。連在稚恭帖後。字大小一如蘭亭。想其真跡甚妙。

智永臨右軍五帖。獲于吳郡。末云玄度忽腫。至可憂慮。疾候自恐難耳。史稱玄度服巨勝。實莫知所終。此可鑒也。因託薛紹彭書考妣會稽公。襄陽丹陽二大夫人告。費爲潤筆。薛以書畫還往。出處必同。每以鑒定相高。得失評較。

宗室令穰。收歐陽詢三軸。第一軸蘇彥語箴。次幅故事兩段。有開元縫印。翰林之印。李林甫臣等跋。及知書樓官名字。末後唐賊蔣元暉題。宣徽兩院使印。余以智永三行帖。陸柬之頭陀寺碑。一幅。易得語箴。第二軸草帖五紙。第三軸行書。故事皆有開元姚宋印跋。草帖乃暮年書。精彩動人。行書少時書也。

唐司議郎陸柬之書頭陀寺。前少兩幅。獲于吳郡。世未有此書。內空山字後筆。以氏族志檢之。父名山才。

及王詵處收錢氏陸臨蘭亭皆遂空山字。王仲孜收蘭亭詩一卷。詞云悠悠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開物。李邕勝和帖。余以六朝書古賢。韓馬銀博山。金華洞天石。古鼎復忘記數物。易得于呂公孺孫端問處。余嘗以碧牋臨李三帖。與真無異。呂攜去裝褫矣。

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用爲蔭。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衷處。亦巨川告也。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至今裝爲祕玩。然如徐告。麤有徐法耳。王詵與余厚善。愛之篤。一日見語曰。固願得之。遂以韓馬易去。尋於劉涇處換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

楊凝式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祕閣校理蘇澥家有。三帖。第一白麻紙。曰景度上。大仙。第二第三小字。與薛紹彭家所藏正書相似。余三次易得。後以第一易與王詵。第二易與劉涇。余家今收楮紙。上詩云。春來冰未泮。冬至雪初晴。爲報方袍客。豐年瑞已成。王以畫易于趙叔盎。

元章所收。尙有王右軍初月帖。大令中秋帖。陶隱居朱陽帖。司空圖贈廣歌吳融博士歌。歐陽詢度尙庾亮二帖。張長史秋深帖。懷素去夏帖。

關蔚宗有褚河南所撫虞永興枕臥帖。落筆精微。僅如絲髮。旣存骨氣。復有精神。米見而愛之。崇寧間。遇其子長源于京口。時蔚宗已下世。米從長源求此帖。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細思二物。皆有魄。

于虞帖。非得公頭不可。乃移書曰。頃在揚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筆法。寫一通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

米嘗以九物。換劉季孫藏子敬帖。不獲。其意歎然。張芸孫作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并。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亦可謂膏肓於書畫者。

米西清元暉。謂其父所藏晉唐真跡。無日不展于几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笈寘枕旁。每見古帖。不論費用以購之。

米禮部寶章待訪錄首段本末。前見畫史。

晉武帝以下諸名臣十四帖真跡。武帝王戎書。字有篆籀氣。象奇古。墨色如漆。紙皆磨破。美哉。不可得而加矣。世之奇書也。在駙馬都尉李公炤第。

謝奕謝安桓溫三帖真跡。麻紙書。在李公炤家。上有鍾紹京書印。寶臬審定字印。謝安一帖。爲後人恐墨淡。復用深墨填過。使人惋惜。與前卷並有絹帖書爵號。自爲名筆。

庾翼帖。全幅上有寶臬審定印。

張芝下翼二帖。非真。全庾帖在張汝欽處。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真。紙緊薄如金葉。索索有聲。章公白云。借于趙棟。

羲之雪晴帖真跡。在承務郎吳郡蘇澈處。集賢校理舜欽子也。帖尾有古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逸少稚恭進鎮帖真跡。麻紙書。著作郎王仲修藏。

官奴帖雙鉤麻紙本。亦在仲修學士處。

桓溫破羌帖。筆法奇絕。與稚恭帖。同是神物。有開元印。懷充跋。在蘇澄道淵之子之純判官處。

又王書千文。楮紙上。筆力圓熟。在官州觀察支使王誨處。故相珪之姪。謬題賀知章書于韻字下。

王右軍紙妙筆精帖。有貞觀印。王大令日寒帖。有唐氏雜迹印。爲故相王曾家物。在其孫景融處。後

爲前龍圖待制沈括存中取之。古跋右軍作羊欣。大令作薄紹之。仍將大中歲跋刮去數字。填爲薛邕

記之。而故相薛居正題曰。和傅遺於此。蓋和凝爲薛氏故物。歸居正耳。唐太宗雅不善字。敬書。故時人

以他名名之。以應募。所謂紹之書。曰乃子耳。字不刮去。及不次獻之頓首字。猶在一分詩可識。大中所

跋。旣不能辨。復爲不鑒之人所收。遂使至寶。水失其真。殊可痛也。與前畫史所載有異。

王獻之送梨帖。有黎氏印。連柳公權跋羲之言。敍帖兩行。有貞觀半印。徐僧權字。在左藏庫副使劉

季孫處。據柳公權跋。於唐太宗書前。雜出獻之書。乃將其父書。卻黏于獻之帖後。云又一帖。柳誤以父

爲子矣。況不知書者乎。

逸少來戲帖。麻紙上。六朝人所臨寫。旁注小真字數枚。復以雌黃覆之。在蘇州故相丁謂孫景處。後

以一萬質于鄆州梁子志處。故相梁適孫也。又有唐雙鉤樞帖。亦在丁景處。某皆有題跋。黃素黃庭經。是銛錄筆行書。恐非右軍。殆六朝人所作。界行有鍾紹京書印。卷末真寫胎仙二字。用陳氏圖書。又有錢氏忠孝之家印。紙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鸞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逸少真書。此經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並草書也。草十行。敵行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真書一字耳。又續題云。此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能任過浚郊。遣光祿朱卿名友文。即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子獲於舊邸。時貞明庚辰秋也。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舍人陶穀記。是日降麻。以京兆安彥威。兼副都統。米某跋云。印小字。乃唐越公鍾紹京印也。此書在李太師第。固是甲觀。蘭亭燕集序。唐粉蠟紙。雙鉤摹本。在蘇激處。精神筆力。毫髮畢備。下真跡一等。此幾馮承素輩搨賜大臣者。舜欽父集賢校理者。購于蜀僧元譙。某與激友善。每過公。必一出。遂親爲背飾。皇象急就章。唐樞奇絕。在故相張公齊賢孫。名直清。字汝欽處。今爲楚州山陽主簿。陳僧智永真草書歸田賦真跡。在襄陽魏泰處。故南昌人裝。題曰虞世南白麻紙。有古跋。曰開成五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某官潭遊湖外。攜行賞跋累日。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搨書。有古跋云。契闊艱難。不敢失墜。信好事也。在前國子監直講楊褒處。得于外舅王安國。某元豐五年。過金陵見之。內二真字。雙鉤填者。然人猶未信爲搨焉。

又智永千文。楮紙書。唐人臨寫。在宣德郎陳并處。恭公姪。作梵夾冊。雖非真跡。秀潤圓活。逼真。今已罕得。某嘗三閱。

智永千文半卷。黃麻紙。唐人臨書。在刑部尙書丹陽蘇頌處。

辯才弟子草書千文。黃麻紙。在龍圖閣直學士吳羣滕元發處。滕以爲智永書。某閱其前。空兩才字。全不書。固以疑之。復空永字。遂定爲辯才弟子所書。故特闕其祖師二名耳。

唐率更令歐陽詢書衛靈公天寒鑿池帖真跡。麻紙。在魏泰處。

信本書荀氏漢書節。楮冊小楷。在潭州南楚門胡氏淳處。

又書道林之寺碑。在潭州道林寺。筆力險勁。句勒而成。有刻板本。又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字塔諸額。雖乏筆力。皆種種可愛。

歐陽詢碧牋四聖草帖。全後虞帖。在張汝欽處。

祕書少監虞世南書汝南公主墓誌真跡。

虞永興積時帖。古雙鉤摹本。在承議郎洛陽李熙處。翰林學士維之孫。夾縫有儲氏印。某借撫石。

伯施枕臥帖。雙鉤唐摹本。在朝奉大夫錢唐關杞處。上有儲氏圖書古印。關嘗謂某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于梁棟內龕藏一函。古撫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世南枕臥帖。十關九帖。褚遂良奉。

書寧帖。上皆有儲氏圖書字印。致功精絕。毫髮乾濃畢備。關與僧善。購得枕臥十闕九書寧三帖。中書令褚遂良書枯木賦。唐粉蠟紙搨書也。在承議郎合肥魏倫處。收以爲真跡。魏氏刻石。某官杭過潤。借觀于甘露寺。

孫過庭草書千文真跡。黃麻紙書。縫有梁秀才收閱字印。王氏圖書。隨圈回轉。其異製也。在王詵處。李邕多熱要葛粉帖真跡。白麻紙。上有唐氏雜跡字印。陳氏圖書字印。句德元圖書記字印。紫微舍人石揚休故物。今在其孫前宿州支使夷庚處。

李北海四帖。內一幅碧牋。有唐氏雜迹。句德元印記。陳氏圖書。與石夷庚所藏多熱帖。同在章子厚家。

唐禮部尙書沈傳師書道林詩。在潭州道林寺四絕堂。以杉板薄。略布粉不蓋紋。故歲久不脫。裴休書杜甫詩。只存一甫字。某嘗爲杜板行以記其事。沈牌某官潭。借留書齋半歲。搨得其石本。爲樨石。僧希白務于勁快。多改落筆端。直無復縹縈回飛動之勢。

率府長史張旭四帖真跡。在杭州陸氏大姓也。舊有五帖。第一秋深。第二前發。第三汝官。第四昨日。第五承須。今所存四帖。汝官後有一古印文記。不可辨。昨日承須一帖。襞紙也。陸氏子素從奉議郎關景仁學。關因借樨三大帖。余卯見石本于鎮戎軍。及冠。官桂林。朝奉大夫。關杞爲使者。語及始知石在。

關氏二十五官潭。杞通判邠州。以石本見寄。三十五官杭。而景仁爲錢唐令。陸氏子登進士第者來謁。與關謝而閱之。旣見真跡。獨秋深一帖。詰之良久。嚮蹙而言。嘉祐中。太守沈文通借觀。拆留不還。自此不復借出。道工撫得之。卽歸。詰遊弟。邈時爲郡從事。乃言在其姪延嗣處。今歸余家。

張右史季明賀八清鑑等帖真蹟。楮紙上。筆法勁古。不類他書。世間季明第一書也。在承務郎蘇液處。世多石刻。

伯高虎兒等三帖真跡。在王晉卿第。

太師顏魯公書嶺南刺史綾告真跡。在朝奉郎臨江許彥先處。

眞卿與李大夫奏事張澈二帖。在張汝欽處。

顏書送辛子序真跡。楮紙上。在寶文閣學士謝景温處。前後爲好事者。以筆描二大印。其文亂。仍書

鉉字其中。不合縫。鑿非鉉筆。甚累墨寶。某佐寶文于潭。屢經賞閱。

顏尙書頓首夫人真跡。楮紙破爛過半。在駙馬都尉王晉卿家。

與郭定襄爭坐位第一帖真跡。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秃筆。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於意外也。世之顏行第一書也。縱有顏氏守一圖書字印。在宣教郎安師文處。長安大姓也。爲解鹽池。句當官。攜入京。欲背。予得見之。安自云。季明文。鹿脯帖。在其家。

祭叔濠州使君文真跡。楮紙。多改抹。安氏攜至京。

顏平原乞米帖真跡。楮紙上。在朝請郎蘇泚處。度支郎中舜元子也。得于關中安氏。士人多有臨摹本。此卷古玉軸。縫有舜元字印。范仲淹而下題跋。某嘗十餘閱。

清臣疏拙帖。麻紙書。真字清勁秀發。亦與李大夫同時。顏責峽州別駕。此顏第一帖也。

唐彭王傅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真跡。在其孫曲江人嶺南縣令張仲容處。某官於桂林。借留半月。仍以覆裏。欲爲重背。仲惜其印。縫古紙。不許。九齡神道碑亦浩書。

楊凝式書三帖。在張汝欽處。

陳賢草書六七帖。字寄逸難辨。如日本書。上亦有唐氏雜蹟印。在駙馬都尉李公昭家。

韓擇木八分真跡。楮紙上。在丁景處。第二行書官位。以大字改爲中字。

懷素書任華草書歌真跡。絹書兩幅。字法清逸。歌辭奇偉。在駙馬都尉王晉卿第。尙方有三幅。乃其後幅。適完。嘗請出第觀。復歸尙方。

懷素詩一首真跡。絹書。亦在王晉卿第。

懷素千文真跡。在蘇液處。沈遵刻板。本是也。

懷素自序。在湖北運判承議郎蘇泌處。前一帖破碎不存。其父舜欽補之。

懷素草書祝融高座帖。在王洙參政家。

又三帖。絹帖云貧道胸中如刀刺。第二帖見顏公。第三帖律公。發懷素不與世之第一帖也。在安氏。

又書三幅。在故相張公齊賢孫汝欽處。

唐僧高閑草書千文。楮紙上。在承議郎李熙處。

右日觀。

王右軍書家譜。在山陰縣王氏家。越州教授王渙之。以書抵某。具言有此書。

逸少玉潤帖。蘇州教授閻丘籲云。在承議郎建安王寔處。有古跋。令裝書人背。久不還。反翦卻半跋。

皆唐名公也。付理不可得。匠人願賠四十千。卽知其竊真。得金已多。

中書令王獻之已復此節帖。在朝請大夫新昌石元之家。關景仁屢見之。嘗撫石。某見兩本精妙。

王子敬帖。宣義王碩云。其父所收。未得將出。

蘭亭撫本。正議大夫章惇跋。蘇澈所收蘭亭云。此與吾家所收同。

洪元奩集右軍越州兩碑真跡。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許借。未果。

晉葛玄飛白天台字。見石本。真跡聞在台州。

晉王渾真草帖。晉張翼帖。宋阮研帖。宋蕭思話表。連文帝批答。在駙馬都尉李瑋處。某並見石本。後

見李云。在高橋楊氏。未獲見。

宋羊欣宋翼二帖。并褚遂良摹蘭亭。見中書舍人蘇軾云。在故相王隨之孫景昌處。撫石在湖州墨

妙亭。屢見石本。今在沈存中括家。

老子西昇經。褚遂良書。閣立木畫。在觀文殿學士洛陽馮經處。

褚河南書黃庭經。聞綠綾所書。丁謂孫倩處。質在無錫民家。爲邑官借出。

褚臨王右軍二帖。在錢塘唐垌處。自云。未肯輕出。

登善宰書寧帖。在關杞處。某見石本。

虞世南書經。在越州上虞。

伯施書汝南公主銘起草。在通直郎洛陽王獲處。見撫本云。真跡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

歐陽詢鄱陽帖真跡。在唐垌處。摹石在靈隱寺。

信本二帖。在朝議大夫晁端彥處。其本與蘇州進士周沔同。

歐陽率更四帖真跡。在洛陽人家。

東宮長史陸柬之書十八學士贊。西京留臺王瓘云。在舍弟珪處。

張長史全本千文。見臨淮令曾孝蘊云。在京師謝氏。亦寶文公遠族也。

伯高千文三帖。在唐荆處。模石爲洛陽李師中。

顏魯公書韻海。開大書朱子魯公書。小字他人作。蘇駒云。在其父刑部尙書處。

真卿寒食帖。綾書在中書錢勰家。世多石本。

清臣書一軸五幅。見湖州巡檢供奉官石裔駙馬之孫云。在其兄處。

柳公權紫絲鞞。蘭亭詩二帖。待制王廣淵撫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書請撫石。李師中也。洛陽人。

柳誠懸書柳尊師墓誌真跡。在錢塘唐荆處。

懷素自序。在朝奉郎蘇液處。杭州沈氏嘗刻板本。泌激皆舜欽之子。蘇氏自參知政事易簡之子。蒼若子舜欽。舜欽之子激。四世好事。有精鑒。亦張彥遠之比。已上三事。並激云見之。

素師書蕭常侍日下三帖。在晁端處。

高閑書合狐楚詩真跡。在戶部尙書康季常家。某見石本。在湖州。

右的聞。

元祐丙寅八月九日。米芾元章撰。詮次與世本異。

王子才英孫。號修竹所藏。見周公謹雲煙過眼錄。

雪竇和尚親書詩一卷。後有浮休居士米襄陽諸跋。

米老自作自書上清儲祥宮碑。川紙上。大書甚佳。

弁陽老人云。余家亦有米老自撰自書天衣禪師第二碑。字畫絕妙。爲德生豪奪去。甚惜之。

喬達之贊成。號中山所藏。

智永真草千文。一本徽宗題。有政和宣和印。一本永興軍節度使印。韓侂胄印。

顏魯公馬病帖。高宗題簽。

李伯時女孝經。伯時自書。惜不全。

焦達卿敏中所藏。

晉王逸少十七帖。真跡五紙。不出戶帖。

唐孫過庭書譜真跡。上下全。徽宗滲金御題。有政和宣和印。

張受益謙。號古齋所藏。

李西臺書新竹詩。後有蘇子美跋。是買秋壑故物。

米元章帖二十册。各以其類爲册。如手簡。家書。詩文。各分類。內有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所爲虎兒是也。

花押迺兩樣。是韓侂胄故物。有閩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史衛王府。

王子慶所藏。

五字不損本蘭亭墨花滿面後一行空處有李秀巖跋夢鷗堂二跋跋上有白石生四履之印又有鷹揚周郊儀鳳虞廷印甚奇及會稽內史等三古印

原係堂後官盧宗邁家物後歸碑駟童道人姜堯章自童處得之繼歸蕭千巖之姪況介文最後為趙子固所得喜甚乘舟夜歸至湖州舟覆幸值淺港行李俱沒子固獨持此卷立淺水中示從者曰闕亭已在其他不足憂矣其跋語亦詳載且題八字于卷首曰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嗣歸買氏悅生堂至王子慶處轉屬李叔固家其子仲庸垂世弁陽老人識

趙太祖御批三卷

真宗御書封泰山禁音樂批

仁宗飛白便面六枚

哲宗御書便面 掬水月在手二句 有御押

英宗舊名宗質監押侍禁私書及齒藥方云生乾地黃細辛白芷蛙皂角各一兩去黑皮并子入藏瓶均用黃泥固濟用炭火五六斤煨令炭盡入白僵蠶一分甘草二錢並為細末早晚揩齒堅固治衄血等語

李西臺古篆并行書風后廟碑印文用此一進土

欽宗圍城日絹上蠟丸徵兵御書

高宗御書損齋二字并御製損齋記左僕射沈該已下連名後

張與可斯立號繡江所藏

陶隱居小字黃庭外景經。

張旭草書真跡。六一翁跋。

楊凝式千文。

元微之轉官誥。

王介石虎臣所藏。

晉陶弘景畫板帖。見東觀餘論。

唐劉良驥告。及江南賜周宗卿詔。用書詔之印。咸通中。吳通微書并贊。告書體甚佳。米老有跋。

宋太宗御書十餘卷。上用內合同印。

太宗尹京時。禁打捕榜。後有御押。及行移開封府印。

真宗數紙。其後臣僚奏狀。既無銜位。只押而不書名。

徽宗數幅。皆處分中省進呈短奏。皆親書照已書旨。

欽宗御批示。付程振。用御前之寶。

李建中書絕句。鶯已無聲花已老。誰知三月盡頭時。

東坡書蔡君謨二小時。又杭妓周韻詩。

郝清浦清臣所藏。

唐模禊帖。

孫過庭草書千文。五色紙上。其縫內各有珍字印。或謂唐太宗。或謂宋太宗。印中有唐弘文館印。

張旭秋深不審帖。上雙龍團印。前後宣和政和印記。

張月礪棋所藏名帖。

御府蘭亭類考十冊。凡百餘種。及高宗十七帖。內臨八帖。後有跋。

鮮于伯機樞所藏。

晉武帝真跡。有唐人跋。宣和御府物。

王右軍與桓溫薦謝玄真跡。用繭紙書。字輕清。不類逸少。後有駙馬蔡瓘跋。爲楊和王故物。牡丹錦標首。

儼然著色畫。蓋宣和法錦也。

索靖月儀帖。短卷下有希世小印。永興節度使印。

沈傳師書積雪山陰馬過難。殘更深夜鐵衣寒。將軍破了單于陣。更把兵書仔細看。右御史大夫沈傳師書。寄太府兄侍書。此二字甚新。

吳彩鸞書切韻一本。其書一先爲廿三先。廿四仙。不可曉。字畫尤古。

文思博要帝王部一卷。唐類書也。所引蘇子尸子慎子數書。皆古書也。天寶十載十二月。楷書。臣胡山甫書。字極逾麗。至唐大中年間。方自館中雜書揀出。是時亦止存一卷而已。後有史館新鑄印。用麻紙。列館

中典掌之人及三校姓名。贖卷多紹聖閒人題跋。其後如蔡元長、周美成、晁說之、薛紹彭及諸人在內。按文思博要一千三百卷。太宗貞觀年間。詔左僕射高士廉特進魏徵等十四人。取歷代載籍。摭其精義。至十年書成。

東坡書詞一云。東武城南連隄就。邾湛初溢。今刊本作漣漪初溢。非也。

雜帖一册。內有劉涇墨跡印文。曰劉涇巨濟符。符字甚新。

孔子廟堂碑。京兆府本。無裂。又饒州錦江書院本。

太平州重刻本。瘞鶴銘。

郭祐之天錫。號北山所藏。

晉右軍得告帖。又快雪時晴帖。皆真跡。有米老跋。遂以名齋。且刻石。葉森曾見此二帖。神韻精彩。梁人臨重告等五帖。

唐模蘭亭。又千文。迺李山房故物。有米老印。又有李常擇長印。南唐椒閣錦標首。

歐陽詢碧紙行書詠陳後主詩。又夢奠帖。陳德翁物。葉森芸齋所收。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後有米老跋。皆真跡也。

褚中令小楷西昇經。後有遠山重疊傳古龍畫。

徐容齋跋。午方所藏。

唐人雙鉤蘭亭。

孟簡細書六賦。

顏魯公自書刑部尚書告。大歷十二年。乃紙書。不可曉。

朱希真雙鉤力命帖。黃庭經。

李士弘偶號圓嶠所藏。

黃山谷大字活溪詩有序。又草聖書嵇康書。

高仲器鑄所藏。

唐模蘭亭。極瘦而自然。高子奇跋云。此乃馮承素等所臨。

柳公權小楷清淨經。開成五年。書于上都昭成觀。

蘇子瞻書杜少陵驃騎圖詩。後子由跋。山谷二絕句。

馬子卿號性齋所藏。

蕭邁幽公帖。明昌題。

張芝九間帖。宣和題。

許渾烏絲闌絹上書。所作詩大軸。

洪元愼集王書勝業讚。

東坡翰苑樂語草書一大卷。上有開封趙與勳小印。及齊齋印。又大字德威堂銘。黃絹上烏絲欄書。甚

佳。

石曼卿大字籌筆驛書甚奇。

黃山谷草書鸚鵡賦。家書數幅。

一帖云。近有佳會。率以故不得往。豈食料禁不批放耶。呵呵。又一帖云。花四枝漫送。餘春尙可賞否。戴花人安否。前輩風流可想也。

米帖一云。胡不入城。單外恐不堪久。單外二字甚新。

天台謝奕修養浩齋所藏。

陶隱居小楷大洞真經隱訣。後有林希父子題。

虞永興頭眩帖。有機暇清賞。文潞公言珍玩。養笠軒印。亦有紹興印。

顏魯公鹿脯帖。

乞米帖。借仲跋。

唐劉良驪元陵挽郎誥。貞元八年三月廿四日。三省長官董晉。領吏部選杜黃裳。右丞趙憬。郎中章夏卿。唐陳尙庭縣尉告。天寶三載。丞相李林甫。章陟。景融。又稱陳尙庭。四十三載。改乎爲而人歲亦然。可怪也。告身乃用羅紋紙。殊不可曉。後有向若水跋。

楊少師手帖。

周越書劍器行。

吳越王判狀二。並贊寧狀。忠懿王書判字一花押。

吳越承旨大略如誥敕。後書天下兵馬。元帥尙父吳越王御署。

李西臺詩。

蘇滄浪草書。

蔡君謨朱書青紙上大字。

蘇長公書繡觀音贊。

又醉草溫公帖。

東坡救月帖并贊。畢良史印。小米攻媿齋跋。

蘇氏譜系帖。自源明坡穎而下。凡五世。世各十餘帖。爲六巨帙。生平所觀蘇帖。未有如是之多且旨也。

秦少游數帖。

李伯時九歌。曹緯吳傳朋跋。

王晉卿八帖。皆與親賢宅諸王書。內有送酒一帖云。瀑釀四器。納上以瀑釀酒。可謂好奇。

米南宮小楷三帖。又一帖。珊瑚等帖。元章書楷書畫法。并青山白雲。老米辨印帖。

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與材所藏。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全不成字。正在石破處。隱然可見。今迺無其面字。下二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

江南李後主常詔徐鉉以所藏前代墨跡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然則在淳化之前當爲帖之祖褚伯
禊序有大業閒石本其後有隨諸臣銜位龔聖予

總管大中灤陽趙伯昂仁舉收藏見蓬澤湯充謨仲謀雲煙過眼續錄

王右軍屏風帖硬黃紙書徽宗泥金題簽首尾天水宣政內府圖書等印並全

又司州帖古黃紙書章宗泥金題簽明昌七印全

楊元誠家所藏

唐王建宮體小書宮詞一百二十首極其宛轉妖麗今人罕能及後有錢武肅王印

押龍蓋宣和內物也其字皆章草

余家舊藏

司馬文正公手錄富鄭公使北日鈔一卷其長五六丈字畫雖若古拙而首尾端書如一豈像其生平行止耶史稱公之至誠可以動天地此卷見之丞相益國公周必大子充爲之跋賈師憲物也

本朝金閭城西張氏所藏見都玄敬寓意編

鍾元常薦季直表上有書錦堂米芾賈似道等印元人跋云是宋僧存此山物又辭紹彭四帖元張伯雨藏趙松雪金葆壁跋後伯雨歸倪雲林今在石田翁家李少卿近跋鍾書定爲真跡子不敢以爲然

宜興尹氏所藏。

褚模禊帖。中縫折處。鈐墨寶小印。後蘇易簡題。有若象夫子一首。後范文正。蔡君謨。裴煜。馮當世跋。富鄭公。梅都官。呂汲公。蘇氏兄弟。米海岳諸公題名。小米鑒定。此卷後歸陳祭酒緝熙。燬于火。觀此。則前開皇閣亭蘇跋僞矣。

朱性父所藏。

米老臨黃庭經。今歸石田翁。虞丞相允文手帖。今歸黃應龍。又有虞文靖公楷書金剛經一卷。

李少卿貞伯所藏。

懷素酒狂帖。後楊凝式鑒定。王晉卿跋。山谷題名。是光福士人家物。非真跡。

山谷草書一卷。後有黃真字跋。紙墨如新。爲黃書之最。少卿嘗奉使湖湘。道過江西。於石亭寺僧處得之。

寧波謝氏所藏。

文丞相書其遠祖敬齋先生論蘇章事。并丞相跋。字約千餘。行草。稱後學文天祥書。無印章。王伯厚題語。

馬主事抑之所藏。

顏魯公爭坐位帖。上有賈似道印。爲元人袁文清公物。公跋云。坐位帖真跡。在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本未盡筆法。因再摹刻。安氏分析。坐位帖乃剖爲二。此帖至僕射指下。平分爲兩。

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蘇公見安師文時。帖尙全。嘗手搨數十本。書遂大進。余嘗得坡公搨本。無毫髮失真。米襄陽少年亦嘗臨之。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於子昂。子昂以重資得之。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爲米老所臨無疑。至治二年秋七月。桷記。後復書云。予歸真後。蘇本付璫。米本付瑾。以免安氏兄弟之誚。按米氏書史云。爭坐位帖。在顏最爲傑思。年少時臨一本。不復記知所。在後二十年。謝景溫尹京。云大豪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衆乃許。取視之。纔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予書者。面諭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爲然。觀袁跋及書史。此帖豈真是耶。

山谷書陰真君詩一卷。亦馬主事家藏。山谷有跋云。中州豐都山僊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真君詩三章。予同年許少張。以爲真漢人文章也。偶得佳紙。爲鈔此詩。與王瀘州之季子。紹聖四年四月丙午。黔中禪月樓中書。

南京梁中書藏

陸宣公書陸士衡文賦小字章草。

東坡謝陳后山惠中詩。上有大方印。曰趙郡蘇氏。江陰薛堯卿藏。

陸放翁大行書詩一卷。字畫遒勁。山陰杜思永跋。

崑山項方伯家藏

朱文公李泰發三帖。泰發名光。宋參知政事。卒諡莊簡。後人跋其帖。見有光字。遂以爲司馬筆。可發一笑。常熟劉以則所藏。

張長史宛陵帖。李西臺蘇才翁跋。江陰卞氏物。非真。老米作朱樂圃墓表一卷。亦非真。

元李雪菴絹書唐絕四軸。真字大可數寸。學顏魯公。

海鹽張黃門靜之藏。

顏魯公祭姪文。杲卿子

宋人雙鉤唐摹蘭亭。漢中趙氏諸印

袁戒卿所藏。

張伯雨自書詩五十五首一冊。跋一冊。楊廉夫而下。共五十五人。

顧少參所藏。

懷素草書千文一冊。少參得之河南民家

遼東蕭黃門文明藏。

宋錢文僖鄒忠公任伯雨而下二十一帖。

松江曹涇楊氏藏。

蔡蘇黃米真跡一卷。

陸放翁自書詩一卷。

金王華書絕句詩七首。大字行。盧廷璧物。

宜興徐閣老藏。

東坡小楷乞居常州奏狀。謝采伯跋。

蘇郡王氏藏。

五代楊凝式書神仙起居法。草字真跡。米芾鑒定。上有永興軍節度使印。及賈丞相悅生堂圖書。

范氏所藏。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黃絹小楷。宋元人題識甚多。世謂首陽之節。韓子之文。與文正之書。同爲三絕。范氏子孫嘗模以刻石。真跡今藏義莊。

姚氏所藏。

歐陽公寄蘇子美詩真蹟。姚少師嘗爲僧。洪武中。住北平慶壽寺。得此帖。家自有跋。今藏於其孫廷用。

侍郎吳公原博藏。

唐林藻深慰帖。宋祕府物。

僉憲劉公廷美藏。

宋黃巖叟。李樂菴。梁克家。趙令時。范石湖。李泰發。諸名賢手帖共一冊。

相城沈啓南家藏。

蘇滄浪。蔡端明。蘇文忠。文定。黃文節。米海岳。諸賢遺墨共一冊。王文正。秦淮海。米襄陽。樓攻媿。楊慈湖。諸賢手帖一卷。林和靖與僧二帖。蔡端明白書絕句詩。蔡蘇黃米真跡一卷。蘇子瞻前後赤壁賦。李龍眠作圖。隸字書。旁注云。是海岳筆。共八節。唯前賦不完。山谷大字馬伏波詩一卷。山谷自有跋。山谷書老杜律詩二首。亦大字。米元章自書詞一卷。李忠定。張忠獻。趙忠簡。呂忠穆。李莊簡。五公手札一卷。張忠獻父子與虞丞相劄子。鄧侍郎。程雪樓。徐子方。盧疏齋。諸公詩跡。

吳江史明古家藏。

唐趙模集竹字千文。褚河南書文皇哀册文。硬黃紙。米友仁鑒定。歐陽率更夢奠帖。行疑是臨本。元郭昇天錫藏。後入楊東里家。郭楊皆有跋。

顏魯公與劉中使帖。凡四十一字。行。元王芝。張晏政。白滿淵。鮮于樞。田師孟諸跋。爲嘉興故物。蔡端明八帖。洪興祖范大年跋。胡瑗等題名。宋賢諸帖一卷。李西臺。周益公。胡邦衡。文文山而下。凡九十八人。王佚老二帖。大字。朱文公與六十四郎帖。行。貢尙書楊鐵崖跋。宋孝宗賜虞丞相手詔。趙子固書梅竹詩三首。趙子真。葉士則。董楷跋。元張師道書木蘭花慢詞一卷。後元人題識。子昂臨大令帖。并自書詩一卷。松雪書歸去來辭一卷。鮮于伯機自書詩文一卷。小楷。有鄧文肅龔子敬跋。周伯溫。

書四體千文一卷。前畫伯溫小像。門人蔣冕侍立。旁有自贊。蓋周公書以貽冕者。冕蘇郡人。亦精篆書。明古復有辭尙功摹鍾鼎款識真跡二十卷。後題云。嘉熙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十一日。外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岳。拜觀於廿四叔外翁書室。後二十年。弁陽周密得之外舅冰齋書房。趙孟頫鑒定。白野不華。周伯琦題名。張伯雨柯九思跋。此帖舊爲吾鄉沈雄仲藏。雄仲名洪元。巨室號萬三之後。善草隸書。老而貧。故史氏得之。成化戊申。予館授史氏。九月。其家火作。書畫多付煨燼。唯此帖及歐褚趙模書數卷獨存。豈奇寶鬼神固衛之邪。南濠都穆識。

崑山黃應龍家藏。

吳傳朋游絲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詔。金顯宗雨竹。上有張疇齋跋。

嘉興王廷槐家藏。都玄敬記。

張長史春草帖。白麻紙真跡。入宋祕書。題名跋甚多。顏魯公祭姪文。杲卿子。在海鹽張黃門靜之處。

梁溪華氏真賞齋法書。文太史徵仲鈐名。

鍾太傅薦季直表。貞觀珍祕。

王右軍袁生帖。祐陵題。

謝靈運書古詩帖。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起草。

王方慶適天淮帖。上有建隆史館印。

顏魯公朱巨川誥。宣和譜藏。

真卿與劉中使帖。一曰瀛州帖。

蔡君謨手牘。

劉賓客經伏波神祠詩。冬日二十兩東。

太白憶舊遊詩。

岳鵬舉與奉使郎中劄子。

趙承旨臨鸞翠帖。有郭善之。賈仲章。鶻子敬等跋。

虞雍公蚊賦。邵菴行書。

金石有周穆王壇山古刻。

夏承婁壽漢碑。

定武蘭亭帖。

賦云。小楷諸帖。則樂毅神刻之真。胡贊初鑄之勝。黃庭遺字之精。洛神全賦之變。與夫虞之破邪。麴之自鹿。心經。褚之陰符。度人。柳之尊勝。清淨。又云。關玄真之丹識。以樂毅論有青

簪笠綠囊衣印。為張志和也。

淳化祖刻。賦云。廷珪墨色之古。銀錠棗木之紋。坡老碑書之辨。趙公姓印之文。又有太清所揚。

豐道生真賞齋賦中云。暨乎劉氏史通玉臺新詠。房上有建業文。則南唐之初梓也。聶宗義三禮圖。俞言

徐季海絹上楷書道經。

黃山谷真行。

草書諸上座帖。

高宗黃素黃庭經。

臨大令洛神賦。有虞伯生。李鳴鳳。袁仲長。柳道傳等跋。

蔡中郎石經殘本。

樂毅東方晉刻。

等五經圖說。乃北宋之精帙也。荀悅前漢紀。袁宏後漢紀。紹興開刻本。汝陰王銍序。嘉史久遺。許嵩建康錄。陸游南唐書。載紀攸罕。宋批五禮。五采如新。古注九經。俞石潤藏。王守谿跋。南廡多闕。蘇子容儀像法要。亟稱于諸子。張彥遠名畫記。鑒收于子昂。相臺岳氏左傳。建安黃善夫史記。六臣注文選。郭知達集注杜工部詩。共九家。曾南豐序次李翰林集。三十卷。五百家注韓柳文。在朱子前。齋中諸書。曾噩校。劉賓客集。共四十卷。內外集。

十卷。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歐陽家藏集。刪繁補缺。八十一卷。最為真完。

三蘇全集。王臨川集。世所傳止一百卷。此本一百六十卷。唯管子韓非三國志。大字本。淳熙乙巳。刊鮑參軍集。卷

花間集。紙墨精好。雲溪友議。十二卷。范攄。詩話總龜。一百卷。阮閱編。經鉅堂雜志。八卷。倪思。曾金石路。鄭樵著。寶

晉山林拾遺。八卷。孫光憲刻。東觀餘論。樓攻媿等跋。宋刻初印。紙墨獨精。卷帙甚備。世所希見。唐名畫錄。朱景刻。五代名畫補。劉道

宋名畫評。蘭亭考。十二卷。世昌集。桑皆傳自宋元。遠有端緒。若齋中紫桑小兒寶晉舊物。下有芾字押白。

金羊鼎。乃商時諸候所用之器。子石研色。紫如嫩肝。一眼徑寸餘。有黃暈淺深八重。閒以白質。青花點傳。唐三藏自西域歸。過峨眉山寶研谿。見兩石子鬪。攪得其一。以為研。常有五色光。又古玉小熊。長不及寸。腹下篆刻文曰。能使人不衰。細如粒米。古玉印章。有東漢楊彪文。先四代相印。朱文虎鈕。雕刻精工。神韻生動。旁皆碾花。又一印曰。三槐之裔。通身古臥蠶。朱文。螭鈕刻深而奇。溫潤無比。高宗吳后二印。賢志堂印。白文螭紐。賢志主人。覆斗臥蠶俱精絕。其白玉螭鈕三印。改刻瓢印。曰真賞方印。曰華夏。

一曰眞賞齋印。扁則李西涯八分書。以米元章有平生眞賞印也。

嘉靖二十八年。南禺外史豐人叔爲敍賦。

分宜嚴氏書品挂軸目。嘉靖四十四年籍

張長史草書。俞紫芝墨跡。晦翁墨妙。

宋局畫壽字。趙子昂眞跡詩字六軸。

元刻絲早朝詩四軸。織字畫錦堂一軸。

天朝名筆大學總章四軸。草書四軸。

憲宗御製判字一軸。金山農書歸去來辭。

徐霖畫錦堂記。歸去來辭。四景詩八軸。

李東陽詩。楊諱隸字。胡恭草書。徐承祖字二軸。

馬一龍草書三軸。陳道復草書四軸。

王穀祥文武成功詩一軸。

石刻東林寺詩。福壽康寧字。百福字各一軸。

嚴氏書品手卷目。

定武蘭亭一卷。唐宋墨跡一卷。蔡君謨茶錄。
四大家書二卷。陳氏家教一卷。文賦墨迹二卷。元名人游仙詩卷。俞紫芝讀書譜。馮海粟字
一卷。趙子昂書常清淨經一卷。趙仲穆古篆千文一卷。本朝宣廟御書石刻一卷。沈度書聖學
傳心一卷。宋仲溫書陶詩。徐子仁赤壁賦。喬白巖詩草。沈周昌黎記一卷。李西涯真草墨跡
五卷。

祝枝山文賦草聖二卷。鄭元吉書游仙詩一卷。

古今墨妙。名賢翰墨各一卷。

嚴氏書品冊葉目。

鐘鼎臨本四冊。松雪真跡四冊。錦囊佳製。

張卽之墨妙。虞世南墨跡。懷素帖。靜林書譜。宣和御書。翰墨清趣。吳下草聖。拙政園十

二篇。

其石刻法帖。共三百五十八。詔敕及欽賜詩賦外。

聖諭至二千八百七十八道。累朝實錄八部。計五百七本。手抄宋元書籍。二千六百十三本。沒入大內。
一應經史子籍等書。計五千八百五十二部套。發各儒學貯收。一應道佛各經訣。計九百一十四部套。

發各寺觀供誦。而所籍錠金、條金、餅金、葉金、沙金、碎金、及金器、金飾、共三萬四千五百餘兩。內首飾之奇者，有大珠貓睛、天上長庚、人閒壽域二副、淨銀及銀器、銀飾、共二百二萬七千二百餘兩。玉器計千件。最古者，有漢始建國元年注水玉卮、晉永和鎮宅世寶、紫玉盃盤、玉帶計二百餘條、犀象瑇瑁諸香帶、稱是、金鑲牙筋二千餘雙、珠寶琥珀、共重五百七十餘兩、珍奇器玩、共三千六百五十餘件。內有嵌寶金象駝水晶鏡二架、上具寶蓋珍珠絡索、柴窰計二十四件。外有珊瑚樹六十株、金鑲龍卵甕五個、古瀨水簋、薇露十三罐、空青五枚、硃砂計六百四十餘觔、沈檀奇南計五千餘觔、織金、妝花、段絹、綾、紬、紗、羅、絨、葛、瑣、袂、蕉布、共一萬四千三百三十餘匹、男女衣服、及貂裘、襖、共一千三百餘件。內宋錦二百餘匹、弓鞞之珍麗者、至一千八百雙、金銀鉸、川扇、墩扇、襄扇、倭扇、團扇、戈折扇、玳牙諸香扇、共一萬七千六百餘柄、名琴共五十四張、有清流、春雪、寒玉、激玉、響泉、冰泉、秋月、垂月、霜鐘、秋風、調古、一天、秋、萬壑、松、雪、下、鐘、秋、澗、泉、玉、琮、瑤、玉、壺、冰、清、廟、之、音、咸、通、之、寶、鳴、雷、震、殿、九、霄、鳴、佩、月、下、冰、玉、萬、壑、松、聲、流水、高山、蒼、龍、噴、玉、寒、江、落、雁、及、鑿、金、古、銅、琴、大、理、石、琴、餘、盡、斷、紋、金、徽、水、晶、玉、軫、足、古、硯、除、端、溪、龍、尾、外、有、漢、未、央、宮、硯、銅、雀、臺、硯、唐、天、策、府、製、硯、貞、觀、上、苑、硯、宣、和、殿、硯、蘇、東、坡、天、成、硯、玻、瓈、石、二、面、硯、崑、壁、硯、白、玉、硯、都、丞、文、具、六、副、內、佳、玩、不、可、枚、舉、古、銅、鼎、彝、樽、壺、之、類、計、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而、寶、翰、樓、之、象、簾、金、絲、幃、百、祿、堂、之、隨、閒、大、紅、毯、與、宴、處、之、內、雙、陸、香、唾、壺、銀、美、人、溺、器、不、列、也、畫、品、亦、甚、侈、乃

墨跡法帖僅此。足徵嚴氏之好尚矣。

王弇州爾雅樓所藏法書跋。載四部稿及續稿中。

魏鍾太傅薦季直表。

晉王右軍三帖。大熱。此月。淡悶干嘔。

逸少鵝不佳帖。鵝是其諸孫小字。

王大令送黎帖。懸文與

可跋

隋賢書出師頌。史孝山古章草跋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藁。

唐文皇哀册。褚河南書。

又臨蘭亭真跡。黃

胡上

顏文忠公送裴將軍詩。

書吳興竹山潘氏堂聯句。

柳誠縣書蘭亭詩文。

懷素千文。又宗室家藏本

雜古墨跡。右軍帖。山第二割。

智永割。襄陽諸詩。

褚河南斷簡。

元諸名家書。

眉

六大家十二帖。顏真卿帖。米襄陽令名帖。薛翠微三札。趙文敏騎從帖。弭節帖。合一卷。所云竭資力二

十年。數得數。汰不易也。

宋名公二十帖。李學士宗諤送腹兄詩。范希文蘇眉山牋。黃涪翁米南宮詩。薛紹彭與趙大年借

相。張狀元孝祥。樓宣獻。魏文定。米父子。修撰。鮮于樞。張祕閣。卽之。各詩割。

宋賢遺墨。溫公。參知孝伯。王虛谿。庭珪。胡宗翰。湯思退。

范文正公楷書道服贊。又題伯夷頌。與尹舍人書。及忠宣公誥敕。跋者皆名賢。大夫三帖。爲范氏實

舉而遺之。

和靖處士手書七言近體五首。蘇題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菴差少肉。

涑水司馬溫公宛陵梅都官金陵王荆公副車王都尉墨跡。王司諫告身。蘇滄浪真跡。

蔡蘇黃米趙帖。趙爲子昂。蘇文忠公書煙江疊嶂歌。又書四古體。以有意成風格。以無意取恣態。擇紙筆。皆能如意。

大舅多買書畫奇物札。

與蒲傳正札。書三絕句。

子瞻書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又書歸去來辭。

黃山谷雜帖。書墨竹賦。此君軒詩。雜詩二卷。雙井伏波神祠詩。臨本。元美以囊澀不能得。俞仲蔚

填。原本爲嘉興項氏重價購去。之人所沙叱利矣。可憫。又書昌黎詩真蹟。

米元章書卷。跋弈碁圖。貽坡老竿尺。

辟道祖墨跡雪頂山詩帖。上清達年帖。道泉帖。蘭亭二絕。又翠微居士與大年三帖。言米薛或薛米。世

羔羊居士書飲中八仙歌。居士姓王。名升。字逸老。在宣和中。以草書進御得官。

雜宋元墨跡。蔡忠惠。元人跋小米書。米元暉手書敘語詩六章。

范文穆吳中田園雜興卷。

張祕閣卽之書老柏行。又溫甫擊窠書。

徐內翰小楷蓮經。號自信居士。

米趙四帖。米數文一紙。趙承旨三紙。

文敏公書四十二章經。

子昂草書千文。折衷永素。

書歸去來辭。趙稱蘭亭能乘退筆之勢而用之。比書正。是退筆。疏密師意。不墮貞伯奴書謂。

書洛神賦。又歸田賦。

行書二贊二圖。及詩跋。

松雪行書唐詩。六觀堂藏。

書詹舍人告。又于歸帖。

趙承旨與婦魏國管夫人。子仲穆總管三札。各寄中峰禪師。

鮮于伯機書千字文。

困學翁詩記真跡。

虞道園賜碑贊。爲何九思。

柯敬仲隸古詩十九首。

宋元人墨蹟。內呂嘉問錢端禮不成字。

趙吳興書心經。又法華經。

濟禪師塔銘。又大通閣記。

真書千文。又篆書千文。

比書正。

書枯樹賦。又書秋聲賦。

書十五詩。延祐五年。書付從子价。

擬古五首。十絕句詩。畫跋。

行書諸尺牘。

比書正。

游高亭巖詩記。

爲子去矜書雜詩卷。

虞貫二學士真跡。伯生與雲石。

張伯雨書諸公贈言。

宋太史手書鄭濂名解。

宋仲珩方希直書。

宋克書張長史筆意。

仲溫急就章。又書畫帖。

沈民望書姜堯章續書譜。凌中丞金剛經。臨洛神賦。

姜太僕立綱書四子全文句讀。各有圖精甚。當是在先朝春官進講本。

李貞伯游滁陽山水記。

又書古選祝希哲音釋後。

天全翁靈巖勝游卷。

又聯句詩卷。詞卷。

李文正陸文裕墨跡。

又文正公詩翰卷。

雜帖。吳文定之眉山。沈啓南之豫章。祝京兆翩翩。時有大令風。文待詔韻頗勝。王履吉善取態。

沈石田傲雙井書。僅得其竦肩寒儉不得勢也。

李范庵書卷。

祝京兆六體書。又諸體書。隸書卷。又真行雜詩賦。

希哲草書月賦。書太白傳。又青蓮詩。杜紫薇詩。書夷堅志。操稿稿一卷。豔詩一卷。雜詩三

卷。秋興八首。爲王明輔題。灌木圖歌。季靜園亭卷。

書唐七詩。京兆生平好書。晚唐句。獨此王右丞。岑嘉州。杜少陵。錢左司。劉隨州。書懷知詩。古

體懷逝者。以近體懷逝者。

枝山爲華氏成趣園記。

茂苑英華卷。希哲·徵仲·履吉·道復·四家。

文太史小楷周召二南詩。又三詩寫金花古局牋。徵仲行書詩篇。游白下詩。絕句卷。四體千

文。歐體千文。蘇黃米三體書。赤壁二賦卷。林承補圖。

小楷趙飛燕外傳。精楷蘇鸚鵡杜陽編。書進學解。衡山手札二十八紙。書程鄉令遺愛碑墨跡。

陸文裕公儼山手札。張東海冊。金元玉卷。陳復甫手書詩稿。白陽書陶詩。又赤壁賦。王履吉

詩墨。又雜詠卷。書五憶圖歌。小楷四六。雅宜書江文通擬古詩。書長恨歌。白雀帖。

馬太史書東封紀行。徐髯仙墨蹟。桑民懌卷。

豐存禮手札。病痲顛筆。又病馬行。壁窠行草。

俞仲蔚書金剛經。黃淳父書田園雜興卷。

古隸風雅。華茂才之方。共周茂方之冕書。古選古隸。長洲陳白陽。共玉山闕孟孺書。

章藻摹瑯琊法書十卷。朝鮮三咨。弘治·嘉靖·萬歷·開所咨。

外國書旅葵卷。爲西天·女直·韃靼·高昌·回回·西番·百夷·緬甸·八百·媳婦·共九紙·多類·繒草。

續名賢遺墨。楊提舉廉夫·王學士逢善·解舍人禎期·劉參政欽謨·余太保子俊·陳太常鼎彝

·王·程·侍·郎·敏·政·劉·清·惠·元·瑞·端·用·顧·康·文·九·和·賢·魏·恭·簡·子·材·夏·文·愍·公·謹·廉

扇卷甲之一。為法書凡十六人博。徐嗣東橋華仁。李西涯寶之。白洛原真夫。朱射陂子繩武。許王高潏

扇卷甲之二。新祝京兆。蔡林。王屋。九遠。陳道復。王子

扇卷甲之三。為文徵仲。及壽承書仲。公瑕。文休承。陳子兼。朱子价。黃淳父。莫雲癩。王敬

扇卷甲之四。俞仲蔚。張伯起。周康。望伯明。孔嘉。文應。元公。各小楷選賦。共十五面。

扇卷乙之一。虛補之。石田。周希哲。伯明。夏文。公。白。陽。袁谷。

扇卷乙之二。高唐。王篆。价。王前。孟河。繩。武。俞。仲。蔚。泉。子。兼。禮。部。文。司。訓。嘉。人。允

扇卷乙之三。湯州。王世賢。逢年。陳布政。鑿。人。演。沙。秀。才。魯。周。子。兼。禮。部。文。司。訓。嘉。人。允

扇卷乙之四。肅宗憲。學。臣。徐廉。憲。中。行。王。太。守。可。參。大。一。仲。舍。人。春。龍。倫。張。比。部。燭。李。岳。董。宗。伯。汾。周。袁

州璞

扇卷乙之五。少師華亭徐公德。宋中丞望伯起。曹中丞子誠。莫方伯子良。張中丞肖甫。吳大參明

雲卿。魏解元。或擯長城。政。或精臨池。仲章。以所得之。晚。第。居。是。耳。非。有。所。短。也。清。時。

墨刻為淳化閣帖。至道御書法帖十一卷。宋太宗晚。秘閣續帖。刻。中。大觀太清樓帖。絳帖。

汝帖。鼎帖。臨江二王帖。雜二王帖。秘閣續帖。東書堂帖。寶賢堂集古法帖。廬山陳氏甲

秀堂帖。真賞齋帖。文氏停雲館法帖。小西館選帖十卷。王元美家刻。撮本為禹碑。衡麓本。長沙本。

石鼓文。秦相嶧山碑。西嶽華山碑。漢太山孔宙碑。在孔子廟中。漢景君銘。漢司隸校尉

魯峻碑。漢圜令趙君碑。魯相史晨孔廟碑。在孔子廟中。漢隸校官碑。光和四年。深

九疑碑。又夏仲充碑。後漢桐柏廟碑。分法古。皇象天發碑。吳天璽書。出篆入隸。六朝文物重

徐陵急就章。皇象孔子廟記。魏文帝梁鵠書受禪碑。鍾繇刻。鍾太傅賀捷表。戎路表。思陵手

督軍勸進碑。亦蘇。索靖幼安月儀帖。古蘭亭帖。賜潘貴妃蘭亭卷。真定武蘭亭。元陳直。又肥

本蘭亭。宋搨褚摹禊帖。草書蘭亭敘。周邸禊帖初搨。宋搨黃庭經。又舊木。宋搨藥毅論。二石

石為。光堯於損齋手搨。付小楷曹娥碑。右軍筆陣圖。周孝侯墓碑。唐本有敕字十七帖。宋搨

聖教序心經。棲霞寺銘碑。梁江總撰。宋沙門懷則集王書。絳州夫子廟碑。宋人集右。王大令十三行洛神賦。舊

搨子敬辭尚書令帖。智永真草千文。宋永興漕司刻。瘞鶴銘。陶隱居入山帖。晉元。茅山許長史碑。隱居

一行。餘文為弟子書。青州大佛寺碑。高齊武平四年建。隨八分書孔廟碑。

唐文皇屏風銘。玄宗御書太山銘。又篆書孝經。

開元帝書涼國公主碑。兗州夫子廟碑。八分書。

秦王告少林寺書。武后書昇仙太子碑。筆意軟媚。
孔子廟堂碑。虞永興書。大唐宗聖觀帖。歐陽率更筆。
九成宮醴泉銘。虞恭公碑。邕禪師碑。化度最小不易得。
皇甫君碑。以上俱信本。褚河南孟法師碑銘。雖贖池零落。乃唐刻唐搨。
褚書聖教序記。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闕畫瘦怯于父。
趙模千文。貞觀開供奉。絳州篆書碧落碑。在石像背。今別刻置廟。
易州鐵像碑頌。景隆開。州錄事蘇靈芝書。少林寺通靈禪師碑。
唐御史臺精舍銘。八分書。韓擇木書新桐柏觀碑。崔尙文。
孫過庭書譜。石刻凡三。史侍御惟則書大智禪師碑。
張長史千文。葛邨丞相家物。補紙宋戶口冊。又千文數行。後河滿子爲高閒筆。
顛旭郎官壁記。又肚痛帖。王縉書清源公忠嗣碑。
裴懿公灌書少林寺碑。李北海書法華寺碑。伏靈芝刻。
東林寺碑。岳麓寺碑。娑羅樹碑。雲麾將軍碑。
唐隸夫子廟碑。李邕撰文。張廷珪書。韓少卿秀彌書臧希晏碑。

李陽冰書三墳碑。又篆書謙卦。僧懷惲實際碑。天寶

顏尚書摩崖碑中興頌。書涼國武昭公李抱玉碑。

文忠公家廟碑。今隸中有玉筋篆。書東方畫像贊碑陰記。

顏清臣八關齋功德記。書千福寺多寶佛塔碑。

魯公書宋文貞碑側記。書元次山墓銘帖。自撰文。

金天王廟題名。茅山碑。干祿字碑。臧懷恪碑。

顏平原汝越帖。祭濠洲刺史伯父文。祭姪文稿。

與郭僕射爭坐位帖。河東公書北嶽恆山祠記。

柳誠懸書西平王碑。玄祕塔碑。復東林寺碑。

集柳書普照寺碑。柳僕射公綽書諸葛武侯祠記。

柳拾遺懷素書濟安侯廟記。懷素聖母帖。陝石堅好。

藏真律公三帖。乃游絲書。懷素自敘帖。又行草千文。

元結岵臺銘。圭峰禪師碑。裴丞相休書。尉遲祠祈雨碑。

于士則書成德節度紀功碑。通微院體楚金碑。

蔡有鄰書章仇玄素碑。華陽十二頌。紫陽觀主劉行矩立。
徐浩書心經。徐季海古體嵩陽觀記。聖德感應頌。
李劍州碑。唐人書董宣傳。僧彥修詩帖。
僧夢英篆書偏旁字源。英大師鈔高僧傳序。
郭忠恕三體陰符經。汾陰壇頌。書院待詔尹熙筆。
宋眞宗書先天太后贊。盧待詔崇望嵩嶽廟碑銘。
楊待詔適度書淮瀆廟記。吳待詔郢大相國寺碑。
韓魏公書北嶽廟碑。歐陽文忠集古錄跋。石刻三卷。
蔡端明書萬安橋記。忠惠公荔枝譜。畫錦堂記。
大觀御製五禮紀并書。蘇文忠公書表忠觀碑。
坡翁三十六峰賦帖。松醪賦帖。書絕句三十首。
書黃州二詞。荔枝丹帖。馬券帖。告史全節語。
書金剛經。書歸去來辭。陶詩帖。在天池亂石中。
書連昌宮辭。喜雨豐樂二亭記。草書醉翁亭記。

行草定惠院海棠詩。海市詩。乳母銘。公自書于石。在黃州。
臨王右軍桓大司馬懷素雜帖。與文與可詩三十首。
黃文節公中興頌碑後詩。書狄梁公碑。范文正公作。
書東坡大江東去帖。書東坡卜算子詞。登七祖山次周元翁韻。食時五觀帖。山谷草書雜帖。
涪翁書廬山高歌。蔡卞靈巖寺疏。行書曹娥碑。
米南宮天馬賦。元章雜帖。襄陽父子詩碑。
吳中夫子廟碑元暉書。金王庭筠書劉先主廟碑。
元待制吳炳重書淮源廟碑。杜待制書清真觀碑。
趙吳興書湖州推官廳記。書文賦。服食帖。
松雪永福寺碑。書玄宗傳碑。書皇祐聖觀碑。
孫真人碑。番君廟碑。子昂雜帖。東倉陶氏。治地得藏石。凡十卷。
盧崇望書嵩嶽廟碑銘。重建廬山東林禪寺碑記。
虞文靖書垂虹橋記。王學士利用書馬丹陽碑。
姚牧庵燧書王重陽仙跡記。鮮于太常千字文。

羽士李道謙書王重陽碑。雪菴茶榜。元僧溥光撰并書。

明宋璩書千文。俞紫芝四體千文。宋克七姬帖。

前後出塞詩。祝京兆六體帖。書唐初諸君子帖。

枝山十九首帖。味泉賦帖。書王文恪公墓誌銘。

祝書毛中丞夫人墓誌銘。文待詔書華氏義田記。

王新建紀功碑。勒石南昌。陽明先生君子亭記。譙龍場。爲亭竹間書。

王子裕先生五墨刻。先生之子汝明。刻石齋中。寓思齋。豐人翁筆訣。

羅文瑞書醫無閭碑。萬歷甲戌。征虜將軍寧遠伯李成梁獲酋衆。太宰梁夢龍勒績。

王敬美澹圃書品。跋載奉常集

王大令送梨帖真蹟。歐陽詢千字文真蹟。

永師真草千文。東坡酒經。趙氏三帖。子昂管仲姬仲穆。

趙文敏千文。篆書草書真行書。洞玉經。陰符經。黃庭經。

般若經。中峰歌。漢陂行。十五詩。于歸帖。

臨羲之東方畫讚。宋中翰仲珩書卷。宋仲溫書。

畫帖。吳賢帖。祝枝山草書月賦。王雅宜楷書。

文太史書原道。休承書後十九首。曇陽大師跡。

泰山崖碑。黃庭內外景經。古搨羲獻法書。

玉兔文禊帖。宋搨褚河南度人經變相題字。

褚登善書孟法師碑。唐本虞永興孔子廟堂碑。

李懷琳書稽叔夜絕交書。顏清臣麻姑壇記。鐫玉。

蘇長公零泉記。坡仙宸奎閣記并銘。二帖後歸先荆公。

東坡書髓。成都西樓下。石刻蘇公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髓。

吳門韓宗伯存良所藏。見妮古錄。

陸士衡小東。墨色有綠意。紙亦百雜碎矣。其書乃得索靖筆。始知閣帖刻陸雲書。亦後人爲之。陸更古也。鮮于伯機草書昌黎琴操四章。及秋興十一首真蹟。後題云。爲國寶先輩書。國寶書法臻妙。家藏祕跡甚奇。惡札何足以汙几案。愛忘其醜。長者事也。

嘉郡項氏所藏。子長子京兩公所收法書。不下寶晉清閔。此偶見于太平清話者。

蔡君謨手題一卷。其前後二柬。卽停雲館刻澄心堂紙帖也。宋高宗手書龍王敕。向在龍淵寺。寺僧信源。

質子京處。子昂亭林碑真跡。曾黏村民屋壁上。王野賓得之。以售項氏。

項希憲所藏。希憲爲子長之仲子。此亦同前見。

柳誠懸書度人經。押縫有大觀印。宣和璽。米芾楷大行皇太后挽詞。其字與哀冊同。子昂書秋興賦。行跡一卷。筆法全出獻之後。有張東海跋。

項復初所藏。復初爲子京之叔子。此見眉公筆記。

王羲之草書二。顏行書定襄王郭公帖。

蘇長公天際烏雲卷。黃太史墨妙。

項玄度所藏。玄度爲墨林第五子。此亦陳仲醇記。

宋揚懷素千文一冊。薛道祖字一幅。

韓絳字一幅。歐陽玄字一幅。

沈文通秋杪帖幅。吳傳朋節婦詩一幅。

蘇端明郎中帖。王晉卿謝餽帖一幅。

蘇文忠公禱雨帖。又潤筆帖。

東坡乞田帖二卷。書阿育王宸奎閣碑文。

蘇文定公和詩帖一卷。

又穎濱帖二卷。

黃文節公詩帖一卷。

又山谷維清道人帖。

米南宮臨蘭亭。又寶先生帖。書杜詩山水歌一卷。

趙文敏公書文賦一卷。

書吳興賦一卷。

其間如蘇明允題懷素詩。鄒志完建平東。張南軒薦游成之書。皆生平未見之翰墨也。諸跡中宜以東坡手柬六紙爲輔。而以懷素苦筍帖。後有米敷文跋者冠之。庶得次量矣。眉公云。是日爲八月二十有五。

岳岱諸法帖。見妮古錄。

岳岱諸名家。可爲書法者。篆則李斯二十八字。玉女池後。宣和大定二碑額。岳祠。會真宮李白詩四面碑。八分則開元磨崖。御書。葉彬補書百八字。回馬嶺三字。崖巔有開元紀泰山銘。四字如斗。申穉補書。秦始皇紀泰山銘。皆有古法。楷則張侍制宣和修廟。岳祠。宋真宗御書青帝贊陰字碑。行則錢襲遊覽記。尹待詔祥符四碑。俱岳祠。草則黃廣洋。詩刻延禧殿前。魏開許應元。詩刻環亭。

汪氏珊瑚網書旨卷二十三上

蔡中郎石室神授筆勢說

邕少時入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嘗夜居不寐。恍然一客厥狀甚異。授以筆勢。言訖而沒。其言曰。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氣立矣。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獻酬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逼。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澀。得疾澀二法。書妙盡矣。夫書本乎人性。疾者不可使之令徐。澀者不可使之令速。筆惟輒則奇怪生焉。九勢列後。自然無師授。而合於先聖。陰陽者。結字點畫。上皆覆下。下以承上。遞相映帶。無使反背。轉筆左旋右顧。無使筋節孤露。藏鋒點畫。出入之路。左先右至。迴右亦爾。護尾點畫。勢盡用力收之。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豎趯之腹。掠筆左出。攢鋒峻趯。用之澀勢。悉在緊馭。戰行之法。橫鱗豎勒之規。

伯喈小篆贊

龜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延頸負翼。狀如凌雲。隤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蛇蟲之棼縕。若連若絕。似水露緣垂。下端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絡繹遷延。研桑不能數其詰曲。離婁不能覩其隙閒。般垂揖讓而辭巧。蒼籀拱手而韜翰。擣筆黠於紈素。爲六藝之範先。

伯喈隸贊

鳥跡之變。乃惟左隸。獨彼繁文。崇茲簡易。脩短相副。異體同勢。煥若星陳。鬱若雲布。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鐘簾設張。庭燎飛煙。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蟲篆既繁。草藁近僞。適之中庸。莫尙於隸。

崔瑗草書勢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章草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周旋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副矩。圓不中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鸞企鳥峙。志意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機要微妙。臨時從宜。王珉行書狀

邈乎嵩岱之峻極。爛若列宿之麗天。偉字挺特。奇書秀出。揚波騁藝。餘好宏逸。虎踞鳳峙。龍伸螭屈。資胡氏之壯傑。兼鍾公之精密。總二妙之所長。盡要美乎文質。詳覽字體。尋究筆跡。粲乎偉乎。如圭如璧。宛若盤螭之仰勢。翬若翔鸞之舒翮。或乃放手飛筆。雨下風馳。綺靡婉婉。縱橫流離。

衛夫人筆陣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於用筆。六藝之奧。莫深乎銀鉤。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嗟。晒其無骨。蔡尙書

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闡於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才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度將來君子。時復覽焉。

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兔毫。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其硯取煎涸斧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膠。十年以上。強如石者爲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凡學書先學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一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二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擊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鑿者不寫。善寫者不鑿。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如高峯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ノ。陸斷犀象。、。百鈞弩發。一。萬歲枯藤。、。崩浪雷奔。刁。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備如篆法。飄颻灑落如草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竊窺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頸。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

王右軍題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釜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颯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鍾繇弟子宋翼，常作此書，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即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屈折如鋼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馳驟，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繇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眞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有別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氣脈鈎連，稜側起伏，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搖擲筆作之，其草書亦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而筆即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即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矣，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自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

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遂乃成書耳。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聊書之。以遺教子孫耳。永和十四年四月日

逸少教子敬筆論十二章孫過庭辨其僞。然議論亦不可廢。

吾察汝書性過人。仍未閑規矩。父不親教。自古有之。略修筆勢論一篇。開汝之悟。凡諸字勢。猶有十二章。章有指歸。定其模楷。詳其舛謬。撮其要實。錄其便宜。或變體處。多罕臻其妙。轉筆處。衆莫識其源。懸鉞垂露之蹤。難爲體別。揚波騰氣之勢。足可迷人。故辨其由。堪愈膏肓之疾。今書樂毅論一本。及筆論一篇。貽爾緘之祕之。窮研篆籀。省功而易成。纂集精專。形彰而勢顯。存意學之者。兩月卽見成功。天性靈者。百日亦知其本。此作初成之時。有丹陽僧求。吾不復與。後同學張伯英欲求見之。吾云失矣。

勅意十二章之一。

書字貴乎平穩。用筆須有假有仰。有敲有斜。或大或小。或短或長。欲書先構筋力。然後裝束。更在注意。詳雅。起發。繇密。疏闊。相閒。始書之時。不可盡其形像。一徧正手腳。二徧少得形勢。三徧須似本趣。四徧加其適潤。五徧兼其抽拔。如其生澀。筆下不滑。兩行三行。勅臨。唯須筆滑。不得計徧數。

啓心二。

凡書時貴乎沈靜。令意在筆先。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然下筆不欲急。管是將軍。故須遲重。心不宜遲。心是箭鋒。遲則中物不入。每書貴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狀如驚蛇之透水。激楚

浪以成文。妙似龍蛇之宛轉。若鸞鳳之徘徊。擺脫直驚雷掣電。此乃飛空妙密。頃刻浮沈。統攝鏗鏘。啓發其意。使昏迷之輩。漸覺稱心。博學純儒。顯然開朗。

視形三。

視形象體。變貌猶同。逐勢瞻顏。高低有趣。分均點畫。遠近相須。播弄研精。調和筆墨。鋒織來往。疏密相當。鐵點銀鉤。方圓周整。起手下筆。忖展思量。引說蹤由。永傳今古。智者榮身益世。方懷浸潤之深。愚者不俟佳談。如闍廡之視錦。生而知者發憤。學而悟者忘飧。此卽妙中加妙。新中更新。金書錦字。本領爲先。盡說安危。以平穩爲本。分閒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制。大字促之欲小。小字放之使大。寬猛得所。不失其宜。橫則正如長舟之截小渚。豎則直若春筍之抽寒谷。

點說四。

夫著點皆須磊落。似大石之當衢。或如蹲鷗。或如科斗。如瓜瓣。如栗子。存如鸚口。尖如鼠屎。如此之類。各稟其像。

處戈五。

夫處戈之法。落筆峨峨。如長松之倚谿。似欲倒也。又如百鈞之弩初張。其戈意妙理難窮。放似弓張箭發。收似虎鬪龍飛。直似臨谷之逕。曲類懸鈞之鉤。稜層切於雲漢。倒載殞於山崖。天門騰而地戶躍。四海謠

而五岳封玉燭明而日月皎。綵繡亂而錦文翻。夫以屈腳之法。彎彎如角弓之張。見鳥爲雁之類是也。

壯健六。

夫立人之法。如鳥之在柱。仁信位伏類是也。宛腳之法。如壯士之屈臂。風飛凡氣類是也。引牽急如雲中之電。日月目因類是也。腕腳刺幹。上捺下撚。終始轉折。悉令和勻。勿使蜂腰鶴膝。放縱宜存氣力。視筆取勢。行中廓落。如勇士伸鉤。方剛對敵。麒麟鬪角。虎凌龍牙。筋節弩拳。勇身精健。放法如此。書進有功也。夫作右邊折角。牽下微開。左畔幹轉。令取登對。勿使腰中傷慢。視筆取勢。直截向下。趣義常存。無不省悟。

教悟七。

日月目其之字。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右。右廂復宜麤於左。橫畫須纖。柱畫須麤。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當須遞相掩蓋。不得孤露形影。及出其牙鋒者。展轉翻筆之處。卽宜察而用之。如一橫畫。須豎作一直看。須存筋藏鋒。滅迹隱端。凡爲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皆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

觀形八。

夫臨文用筆之法。復有數勢。並悉不同。或有藏鋒者大。側筆者乏。押筆者入。結筆者撮。懸筆者俟。息筆者逼。逐。蹙筆者將。將謂劣盡也。下筆不宜長短。以戰筆者合之。厥筆者成機。帶筆者盡。翻筆者先然。翻筆轉勢。疊筆者時劣。緩不宜長。起筆者不下。打筆者廣度。謂快健也。

開要九。

夫作字之法。甚是爲難。鋒銛來去之。則反覆往還之法。可宜熟尋細察。然後下筆。撇不宜遲。遲則失力。拔不宜緩。緩則鈍。腳不宜除。腹不宜促。頭不宜斜。角不宜峻。又不宜作稜角。二字合爲一體者。並不宜闊。重不宜長。單不宜小。復不宜大。密則勝疏。短則勝長。

節度十。

夫欲作楷書。須遵正體字之形勢。並不得上寬下窄。上短下長。不宜傷密。密則似疴瘵之纏也。不得展。不宜疏。疏則似溺水之禽。傷長則似蛇挂樹。傷短則似踢死蝦蟆。可不慎歟。

察論十一。

臨書按帖之方。至妙無窮。或有迴鸞返鵠之飾。變體則於行中。或有生成臨谷之戈。放龍牋於紙上。微筆則鋒煙雲起。如刀劍之相成。落紙則桿楯施張。蹙蹋江波之錦。若不端嚴手指。無以表記心靈。吾務斯道。廢寢忘飧。歷載彌年。方稱美也。

譬成十二。

欲學書者。當以其本緩緩臨之。定其形勢。不可失於規矩。但形勢須快捷。手腕須輕便。方圓大小。各不相犯。若欲經書。須得大小字字相則。莫以字易小。而忙行筆勢。莫以字難大。而漫展毫頭。如是則筋骨不等。

死生相混。大凡字不可使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無目。一畫失所。若壯士之無肱。樂毅論一本。書法筆勢具備。苟能得此。自外皆能。勿以難學而慢之也。

古傳筆法二十四訣

、點法云。作點向左。以中指斜頓向右。以大指齊頓作報管。便以中指挫鋒。須收鋒在內。按筆收之。又衄側下其筆。含濡其鋒。摩論簇心。然後收筆。填在員平。禁經云。點如刻鑽。鏤金是也。又半蟻法字。宜上用之。爲避其旁點。又側下其筆。使墨精關墜。徐乃反揭。則稜利矣。右軍云。作點皆須磊落。如大石之當衢。又點不變爲布棋。貴變通也。更有打點。當以指送筆。似打物之狀。甚難用也。

一畫法云。作橫畫皆用大指遣之。若作策法。卽指擡筆上。若作勒法。卽用中指鉤筆澀進。覆畫以中指頓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此三勢相近。用法不同也。鱗勒法須仰收。禁經云。畫如長錐。界石是也。又緊走仰收。似長舟之截小渚。兩頭勢起。使芒角不失。適潤。借勢不策不鱗。勒稍除之。取古勁枯澀。無求活利。凡在字上宜用之。擡筆法初緊策。中擡鋒輕勁。微勒向左。按衄。古今云。鍾書宣示字長畫用。又畫不爲布算。行草法云。勢須險策。露鋒。飛動爲勝。

三三畫法云。上潛鋒平勒。中背鋒仰策。下緊趯覆收。名遞相解摘。古經云。黃庭經三關字用草法。上衄側。中策。下奮筆橫飛。遞相聳峙。以險利爲勝。

一懸鉞法云。鋒須先發。管逐勢行。趨筆緊取。澀進如錐畫石。禁經云。懸鉞如長錐綴地是也。又契字下雙筆。須一努一垂。變換用之。三勢不同。或垂或趨。或外掠而中努。右軍云。懸鉞垂露。難爲體制。衛夫人云。如萬歲枯藤。臨池訣云。懸鉞法。蘭亭年字盡其訣也。張敬玄云。申中字盡宜卓筆。直審疾抽。事字中畫。宜執下筆便挑。不宜停筆。

一垂露法云。鋒管齊下。勢盡殺筆縮鋒。又始築筆而極力。終注鋒而作努。又無垂不縮。此言頓筆以摧挫爲功。右軍云。豎如春筍之抽。寒谷也。臨池訣云。玉露本篆腳。名玉箸。如古斂倚物也。

一背拋法云。蹲鋒緊掠。徐擲之則失勢。遲則緩怯。臨池訣云。此鍾法。稍涉八分尾法。引過其曲。轉蹲其鋒。又徐收而蹲趨之。不欲出須闔收。使其如負芒刺則善。右軍云。援毫蹲節。輕重有準。庾肩吾云。欲拋還置。駐鋒趨之也。

一抽筆法云。左罷掠須峻利。右潛趨而戰行。待勢卷而機駐。揭摘出而闔收。若便拋必流滑凡淺。又側起平發。緊殺按波。爲抽筆從腹內起。庾肩吾云。將放更留。又人字第二筆云。撓引抑拽是也。夫木等字亦同用。

一背趨法。悉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拒而趨之。又云。潛鋒闔勒。勢盡然後趨之。右軍背趨戈法。上則俯而過。下則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後也。又永禪師澀出戈法。下以名指築上。借勢以中指遣之。

按筆至下。以名指鉅鋒潛趨。此名禿出法。張旭折芒潛法。鋒緊走意盡。乃收而趨之。鍾書常用也。右軍云。落筆峩峩。如長松之倚谿谷。唐太宗云。爲戈必潤。貴遲疑而顧。章草法潛按微進。輕揭闌趨。揭欲利。按欲輕。輕則骨勁神清。肥乃質滯鈍俗。張敬玄云。戈腳宜斜筆直抽直者緣上。實下自成也。

彡散水法。止鉅側中偃下。潛挫趨鋒。古經云。黃庭樂毅同用。柳宗元云。散水幽蹤。黃庭宗之是也。臨池訣云。或藏或露。狀類不同。要遞相顯異。若頻有則兩點相近。而下點當高。此名潛相矚視。外雖解摘。內相附屬。爲上中潛鋒闌鉅。下峻趨潛遣。蓋鍾法也。行書勢微按。而鉤揭以輕利爲美。

ノ冰水法。上側覆殺。下築而趨之。須相承揖並連。鉅側輕揭。則率字左右用之。草法須借勢捷遣。若緩遲則爲病也。

灑烈火法。鉅鋒闌按。臨池訣云。須各自立勢。抵筆潛鉅。所謂視之不見。考之彌彰。古經云。鍾書然字用。灑聯飛法。闌鉅微駐。輕揭潛趨。筆鋒連緜。相顧不絕也。禁經云。聯飛如雁陣當秋。樂毅論燕然字用之。虞永興兼字用其丰勢。蓋中斷也。

灑顯異法。上點駐鋒。左右挫鋒。橫書按筆。勢須相順。古經云。出告誓文。又上點側。橫畫勒。左一筆擺鋒。右峻啄輕揭。告誓實字用。虞永興用之行法。以圓峻飛動爲美。章草法擬於圓峻飛動。其餘險側務在露鋒。鉤裏忌緩也。

平磔法不遲不疾。戰筆側去。勢卷不可便出。須駐鋒而後放。禁經云。磔如生蛇度水。是也。鍾元常每作磔筆。須三過折筆。故唐太宗云。爲波必磔。貴三折而遺毫。

刁句裏法。圓角趨鋒。作弩法。勢未盡而趨之。顏魯公云。句裏法用筆如紙下行。日月日因岡向字皆用之。張敬玄云。固字轉角之勢。初不宜稜角弩張。卽字體俗也。非但固字。凡轉筆一切貴其圓潤。

刁句弩法。圓角激鋒。待筋骨而成。要如武人屈臂。右軍云。回角不用峻。及有稜是也。衛夫人謂之勁弩法。勻均勿字用之。

小齊筆法。左側而獨立。中衄折而右鉤。古經云。鍾書宣示字下用。若中豎則左右闔衄而潛趨。又簇鋒提進。爲系字下三點也。

多衫祛。上平點。中啄。下衄側。

匕外臂法。左峻掠。中潛鋒衄挫。右蹲鋒外擲。

丨豎壹法。擡筆豎策挫鋒。上下豎直也。尙嘗字中豎畫用也。

夕八曾頭。其腳法左潛揭而右啄。曾頭用之。左啄右側。其腳用之。

々暗築法。馭鋒直衡。有點連物。則名暗築。目其字內兩點是。

フ裘筆法。須按鋒上潛下衄。又按鋒上下蹙衄之。令今等字是。

爻縮出法。上磔衄鋒。下磔出之。此八分法。蓋避雙出也。又彋字上縮鋒作努。下出鋒作趨。張云。彋如束棘。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

夫運筆斜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莽鈍。此並默然任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阻筆廉斷。觸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有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於是。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工書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談云云。

又觀鍾書十二法

平。謂橫也。直。謂縱也。均。謂間也。密。謂際也。鋒。謂端也。力。謂體也。輕。謂風也。決。率掣也。補。不足也。損。有餘也。巧。布置也。稱。大小也。

字外之奇。文所不書。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人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今古。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

過言不悞。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迫逸少。猶逸少之不迫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余雖不習。偶見其理。不習而言。心慕之歟。

梁庾元威論書

所學正書。宜以殷均范懷約爲主。方正循紀。修短合度。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爲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章表牋書。於斯足矣。夫才能則關性分。耽嗜殊妨大業。但令緊挾分明。屬辭流便。字不須體。語輒投聲。若以己已莫分。東東相亂。則兩王妙迹。二陸高才。頃來非所用也。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行尺牘。卽表三種人身。豈非一者。學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三者。輕重得宜。意謂猶須言無虛出。斯則善矣。

禁經永字八法 宋桑世昌閩亭考。永字八法。本此而未備。

古人用筆之術。多於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學者宜潛心焉。

點爲側。橫爲勒。豎爲努。挑爲趯。

左上爲策。左下爲掠。右上爲啄。右下爲磔。

側蹲鴟而墜石。勒緩蹤以藏機。努彎環而勢曲。

趯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彷彿以宜肥。

啄騰凌而速進。磔抑惜以遲移。

側不媿臥。勒常患病。努直過而力敗。

趨直峻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

啄倉皇而疾掩。磔趨趨而開撐。

側不得平其筆。常側筆就右爲之。口訣云。先右揭其腕。次輕蹲其鋒。取勢緊則乘機頓挫。借勢出之。疾則失中。過又成俗。側鋒領右。借勢輕揭。潛出。務於勒也。

或問。不言點而言側何也。曰。筆鋒顧右。審其勢險而側之。故名側也。止言點而不明顧右。無存鋒向背。墜墨之勢。若左顧右側。則側無方。故側不險而失於鈍。鈍則芒角隱。而書之神格喪矣。筆訣云。側者。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乃反揭。則稜利矣。

勒不得臥其筆。中高下兩頭。以筆心壓之。口訣云。頭傍鋒仰。策次迅收。若一出揭筆。不趨而暗收。則薄員而疏。筆無力矣。勒筆鋒似及於紙。須微盡仰。策峻趨。

或問。不言畫而言勒何也。曰。勒者。趨筆而行。承其虛畫。取其勁澀。則功成矣。不言畫者。應在不趨。一出便畫。則鋒拳而怯薄也。筆訣云。策筆須仰。仰筆覆收。準此則形勢自章矣。

努不宜直。其筆直則無力。立筆左偃而下。最要有力。口訣云。凡榜卷微曲。蹙筆累走而進之。直則衆勢失力。滯則神氣怯散。夫努須側鋒顧右。潛趨輕挫。則揭。

或問。畫者中心豎畫也。今謂之努何也。曰。努者勢微努。在乎趨筆下行。若直置其畫。則形圓勢質。爲書之病也。筆訣云。努筆之法。豎筆徐行。近左引勢。勢不欲直。直則無力矣。

趨須蹲鋒得勢而出。出則暗收。又云。前畫卷則別劍心而出之。口訣云。傍鋒輕揭借勢。勢不勒。筆不措。則意不深。趨與挑一也。鋒貴於澀出。適期於倒收。所謂欲挑還置也。夫趨自努出。潛鋒輕挫。借勢而趨之。

或問。凡字出鋒謂之挑。此言趨何也。曰。趨者語之小異耳。以筆鋒去而言之。趨自努畫收鋒。豎筆潛勢。借勢而趨之。筆訣云。是即努筆下殺筆趨起也。法須挫衄。轉筆出鋒。佇思消息。則神蹤不墜也。

策須研筆背發而仰收。則背斫仰策也。兩頭高中。以筆心舉之。口訣云。仰筆潛鋒。以鱗勒之法。揭腕趨勢於右。潛鋒之要在盡勢暗鋒。捷歸於右也。夫策筆仰鋒豎趨。微勁借勢。峻顧於掠也。又作策法。指擡筆上。或問。策一名折。異畫。今謂之策何也。曰。仰筆趨鋒。輕擡而進。故曰策也。若及紙便畫。不務遲澀。向背偃仰者。此備畫究成耳。筆訣云。始築鋒而仰策。徐轉筆以成形是也。

掠者拂掠須迅。其鋒左出而欲利。又云。微曲而下。筆心至卷處。口訣云。擊過謂之掠。借於策勢。以輕駐鋒。右揭其腕。加以迅出。勢旋於左。法在澀而勁。意欲暢而腕遲。留則傷於緩滯。夫側鋒左出謂之掠。

或問。掠一名分發。今稱爲掠何也。曰。掠乃疾徐有準。手隨筆遣。鋒自左出。取險勁盡而爲節。發則一出。運用無的。故掠之精旨可守也。孫過庭云。遣不常速。筆訣云。從策筆下左出。而鋒利不墜。則自然佳矣。

啄者如禽之啄物也。其筆不罷。以疾爲勝。口訣云。右上左之勢爲卷啄。按筆蹲鋒。潛蹙於右。借勢收鋒。迅擲旋左。須精險衄。去之不可緩滯。夫筆鋒及紙爲啄。在潛勁而啄之。

或問。擊謂之啄何也。曰。擊者。蒙俗之言。啄者。因勢而立。啄以輕勁爲勝。筆訣云。啄筆速進。勁若鐵石。則勢成也。

磔者。不疾不徐。戰行欲卷。復駐而安之。又云。趨筆戰行。翻筆轉下。而出筆磔之。口訣云。右送之波。皆名磔。右揭其腕。逐勢緊趨。傍筆迅磔。盡勢輕措。以暗收。在勁迅得之。夫磔法。筆鋒須趨。勢欲險而澀。得勢而輕揭。暗收存勢。候其勢盡而磔之。

或問。發波謂之磔何也。曰。發波之筆。循古無跡。凡磔若左顧右。則勢鈍矣。趨重鋒緩。則勢肥。須逾勁而遲澀之。筆訣云。始入筆。緊築而微仰。便下徐行。勢足而後磔之。其筆或藏鋒。或出鋒。繇人心之好爲之也。

釋智果心成頌

迴展右肩。頭項長者。向右展。寧宜蚤尙字是。

長舒左足。有腳者。向左舒。實其典字是。

峻拔一角。字方者。擡右角。國用周字是。

潛虛半腹。畫稍麤於左右。亦須著遠近均勻。遞相掩蓋。放令右虛。用見岡月字是。

間開間合。無字四點四畫爲縱。上開則下合也。

隔仰隔覆。並字隔二。畫字隔三。在二三字。仰覆用之。

迴互留放。字有礫掠重者。若及字上住下放。茶字上放下住是也。不可並放。變換垂縮。兩豎畫字。一垂一縮。并字右縮左垂。斤字右垂左縮。上下亦然。

繁則減除。王書忽字篆字。皆去下一點。

疏當補續。王書神字處字。皆加一點。

分若抵背。州册瓜之類。皆須自相背立。

合如對目。八字州字類。皆須前相矚視。

孤單必大。一點一畫。成其獨立者是也。

重並仍促。昌呂喪字。上小。林棘絲等字。左促。森森字。兼用之。

以側映斜。爲斜。爲側交。欠以入之類。

以斜附曲。謂く爲曲。女安必互之類。

單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向背仰覆。垂縮迴互不失。

繞視連行。妙在相承起伏。行行皆相映帶。聯屬而不背違也。

唐太宗論筆法

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必顛仆。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和之謂也。大抵腕豎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指實則筋力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用便易。爲點必收。貴緊而重。爲畫必勒。貴澀而遲。爲擊必掠。貴險而勁。爲豎必努。貴戰而雄。爲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爲環必郁。貴蹙鋒而緩轉。爲波必磔。貴三折而遺毫。側不得平。其筆勒不得臥。其筆須筆鋒先行。努不宜直。直則失力。趯須存其筆鋒。得勢而出。策須仰而收。掠須筆鋒左出而利。啄須臥筆而疾。罨磔須戰筆外發。得意徐乃出之。夫點要作稜角。忌圓平。貴通變。合策處策。年字是也。合勒處勒。十字是也。合橫畫並上仰下覆。三畫悉用之。合掠卽掠。戶字是也。多乃形影字。右邊不可一向爲之。須背下擊之。爻須上磔。趾鋒下磔。放出不可雙出。多字四擊。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須出鋒。巧在乎蹠蹠。則古秀而意深。拙在乎輕浮。則薄俗而直置。采撫菁葩。芟薙蕪穢。庶近乎翰墨。脫專執自賢。闕於師授。則衆病蜂起。衡鑑徒懸於闕矣。

虞世南筆髓論

敘體。文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也。倉頡象山川江海之形。龍蛇鳥獸之迹。以爲六體。戰國政異俗殊。書

文略別。秦患多門。約爲八體。筆病訛謬。凡五易焉。並不述用筆之妙。及蔡邕張索之輩。鍾繇衛玉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道也。

辨應。心爲君。妙用無窮。故爲君也。手爲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爲任。使纖毫不撓。尺寸有餘。故也。管爲將。帥處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爲士卒。隨管任使。迹不凝滯。故也。字爲城池。大不虛。小不孤。故也。

指意。用筆須手腕輕虛。褚公云。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太緩無筋。太急無肉。側筆則遲鈍。多肉。直鋒則枯槁無肉。終其誤也。麤而不銳。細而能壯。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

釋真。筆長不過六寸。捉筆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右軍云。弱紙用強筆。強紙用弱筆。弱者強之。強者弱之。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掠拂輕重。若浮雲散蔽。晴天波擊。句截。若微風搖於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朵鉤。輕重出乎心。而妙用應其手。然且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問巨細。皆有虛散。其鋒圓毫絕。按轉易也。真書一體。當覆腕上。搶掠毫開下。撇撥趨鋒。則稍有筋力。指端橫鉤。踞踞。轉腕之狀矣。

釋行。行書之體。略同於真。至頓挫盤礴。若猛獸之搏噬。進退斂距。若秋鷹之迅擊。故覆腕搶毫。乃按鋒

而直引其腕則外擴內旋。結鋒而環轉。結者上蹙。旋毫不絕。內轉鋒也。加以掉筆聯毫。若石墨玉瑕自然之理。亦如長空游絲。容曳而來往。又如蟲絲壁絡。勁而復虛。游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真。同於扁輪焉。釋草。草卽縱心奔放。覆腕轉蹙。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爲外。右爲內。伏連卷舒。收攬吐納。內轉藏鋒也。旣如舞袖揮拂而縈紆。又若垂藤膠盤而繚繞。蹙旋轉鋒。亦如騰猿過樹。逸蚪得水。輕兵追虜。烈火燎原。或體雄而不可抑。或勢逸而不可止。縱狂逸不違筆意也。右軍云。透華嵩而不高。踰懸壑而能越。或連或絕。如花亂飛。若雄若逸。如馬長奔。但先緩引興。心逸自急也。仍接鋒取興。興盡卽已。又生撥鋒。轉剔剗角。多句篆體。或似蛇形。亦如兵陣。故兵无常陣。字无常形。又如水火之勢。故云字勢如水火也。

契妙。字雖有質。迹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不主其常。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必資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視也。目有止限。明執字體。旣有質滯。爲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之在器。方圓豈繇其水。且筆妙喻水。方圓喻字。所視卽同。遠近則異。故明執字體也。字之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假如鑄銅爲鏡。非匠者之明。假筆寫心。非毫之致妙。在澄心靜慮。至微之閒。神應思徹。又同鼓瑟綸音。妙響隨意而生。握筆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道。書妙於無爲。苟涉浮華。終惜斯理。可不察也。

率更書三十六法

排疊。字欲其排疊疏密停勻。不可或闊或狹。爲壽臺畫筆。麗羸鑿疊。系旁言旁之類。八訣所謂分開布白。又曰調勻點畫是也。

避就。避密就疏。避險就易。避遠就近。欲其彼此映帶得宜。又如廬字。上擎既尖。下一擎不當相同。逢字下之拔出。則上捺必作點。亦避重疊而就簡徑也。

頂戴。字之承上者多。惟上重下輕。欲其得勢。如壘壘藥鸞。驚髻聲醫之類。八訣所謂如人上稱下載。又謂不可頭輕尾重是也。

穿插。字畫交錯者。欲其疏密長短。大小勻停。如中弗井曲。册兼禹爽。爾襄婁垂無密之類。八訣所謂四面勻停。八邊具備是也。

向背。字有相向者。有相背者。各有體勢。不可差錯。相向如切如知以之類。相背如北兆肥根之類。偏側。字有偏側斜亦當隨其字勢。結體偏向右者。如心戈衣幾之類。向左者。如朋及勿少之類。正偏

者。如亥女文人之類。字法所謂偏者正之。正者偏之。又其妙也。

挑撓。字之形勢。有須挑撓者。如戈幾武氣之類。如獻勵散斷。左邊既多。須得右邊撓之。如省彖之類。上偏者。須得下撓之。使相稱乃善。

相讓。字之左右。或多或少。須彼此相讓。方爲盡善。如馬旁系旁言旁諸字。須左邊平直。然後右邊可作。

否則妨礙不便。如綠字以中央言字上畫短。讓兩系出。如鷗鷗駝字。兩旁俱上狹下闊。亦當相讓。使不妨礙爲佳。

補空。如我哉字。作點須對左邊實處。如襲譬髻鬢之類。欲其四滿方正也。如醴泉銘建字是也。

貼零。字之空脫處。欲其聯屬不斷。如令今冬寒之類是也。

黏合。字之本相離開者。卽欲黏合。使相顧盼拱揖乃佳。如諸偏旁字。臥鑿非門是也。

滿不要虛。如園圃國回。包南隔句之類是也。

意連。字有形斷而意連者。如之以心小。川州水求之類是也。

覆冒。字之上大者。必覆冒其下。如雲空榮奢。金竿巷泰之類是也。

垂曳。垂如都鄉卯竿之類。曳如水支欠皮。更走民也之類是也。

借換。如蘇之爲蘓。秋之爲妖。鵝之爲鶩。爲駢之類。爲其字難結體。故互換如此。所謂東映西帶是也。

增減。字有難結體者。或因筆畫少而增添。如新之爲新建之爲建是也。或因筆畫多而減省。如曹之爲

曹。彙之爲彙。但欲體勢茂美。不必論古字當何如書也。

應副。字之點畫稀少者。欲其彼此相映帶。故必得應副相稱而後可。又如龍詩譬轉。必一畫對一畫。相

應亦相副也。

撐拄。字之獨立者，必得撐拄，然後勁健可觀。如可下、永、亨、亭、乎、勻、草、矛、巾、弓、十類是也。

朝揖。凡有偏旁者，皆欲相顧。兩文成字者爲多，如鄒、謝、鋤、儲三體成字者，尤欲相朝揖。八訣所謂近相顧揖是也。

救應。凡作字一筆纔落，便當想第二三筆如何救應，如何結裹。書法所謂意在筆先，文向思後是也。

附麗。字之形體，有宜相附近者，不可相離。如形影飛起、超飲、免、凡、文、欠、支、旁之類，以小附大，以少附多，是也。

回抱。抱向左者，昌、丐、易、羽之類，如鬼、包、旭也之類。

包裹。謂如囹圄之類，四方包裹也。尙向上包下，幽、凶下包上，匱、匡左包右，句、勾右包左之類是也。

卻好。謂其包裹鬪湊，不致失勢，結束停當，皆得其宜也。

小成大。字以大成小者，如門、之、下、大者是也。以小成大，如孤字祇在末後一、寧字祇在末後一、欠字一、拔類是也。

小大成形。謂小字大字，各有形勢也。書法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若能大小得宜，則盡善矣。

小大。大小。書法曰：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自然寬猛得宜。譬如日字之小，難與國字同大，如一二

字之疏亦欲字畫與密者相間。必當思所以位置排布。令相映帶得宜。然後爲上。或曰。謂上小下大。上大下小。欲其相稱。亦一說也。

左小右大。左高右低。左長右短。此三節皆字之病。左右大小。高低長短。欲其相稱。停勻爲佳。書法所謂長短合度。麤細折中也。

扁。作字狹長。則有疏挂之病。書欲其結束整齊。收斂緊密。排疊次第。方爲老氣。書法云。密爲老氣。此所以貴扁也。

相管領。欲其彼此顧盼。不失位置。上覆下。下承上。左右皆然。

各自成形。凡字合爲一體。則具體可觀。分爲異體。則一筆自成一體可觀。不可以其微小而忽之也。至於疏密長短。大小闊狹。亦當要細詳之。

應接。字之點畫。欲其互相應接。兩點者。兩相照應。如八ノ類。三點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如彡彣類。四點者。兩旁兩點相應。中間兩點相接。如然無類。至於水木州以之類亦然。此皆言其大略。又在學者。能得意消詳。觸類而長之可也。

孫過庭書譜

趨變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富。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爲形質。使

轉爲性情。草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旁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至如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籍。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自茲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尙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又云。今撰執使轉用之絲。以祛未悟。執謂淺深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環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又云。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通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恆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詞情於紙上。無閒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達鍾張而尙工。

顏真卿述張長史十二筆意

余罷秩醴泉。特詣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宅。憇息已一年矣。師公者甚衆。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一日。長史乃左右盼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來至竹院小堂。公乃當堂踞坐。而命僕居乎小榻。言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言其要妙。夫平爲橫。子知之乎。僕曰。嘗聞長史。

每令爲一平書。皆須縱橫有象。非此之謂乎。長史曰然。直爲縱。子知之乎。曰。豈非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之謂乎。曰然。均爲閒。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閒不容髮。其此之謂乎。曰然。密爲際。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甚疏之意乎。曰然。鋒爲末。子知之乎。曰。豈非末已成畫。復使鋒健之意乎。曰然。力爲體骨。子知之乎。曰。豈非謂趨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意乎。曰然。輕爲曲折。子知之乎。曰。豈非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暗過之謂乎。曰然。決爲牽掣。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牽掣爲擊。銳意挫鋒。使筆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之謂乎。曰然。益爲不足。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結構點畫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偏旁救應之謂乎。曰然。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長史所謂趣長筆短。雖點畫不足。常使意氣有餘乎。曰然。巧爲布置。子知之乎。曰。豈非欲書。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生體。令有異勢乎。曰然。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非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兼令茂密乎。曰然。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妙在執筆。令得圓轉。勿使拘攣。其次在識筆法。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滴懷。縱舍掣奪。咸有規矩。用筆當須知如錐畫沙。如印印泥。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久之。自然齊於古人矣。此下尙有一半。似後人所贊。爲陳明卿刪去之。

懷素論筆法

律公常從鄔彤受筆法。彤曰。張長史私教彤云。孤蓬自振。驚砂坐飛。余自是得奇怪。草聖盡於此矣。

顏真卿曰。帥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觀夏雲多奇峯。嘗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入林。驚蛇入草。如過折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雨痕。素起握真卿手曰。得之矣。

釋亞棲論書

凡書通卽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虞世南。李邕。陸柬之等。並得書中之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於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爲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此書家之大要也。

林韞撥鏡序略

大凡點畫不在拘之長短遠近。但勿遏其勢。俾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先。然後作字。自有容與徘徊。翻翻然有磊落崔嵬之勢。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此畫爾。豈書法也。吾昔受教韓吏部。其法曰。撥鏡。推拖。撚拽。是也。訣盡於此。子其旨而味乎。

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贊

昔翹飛白。蔡氏所得。起於聖帝。播於翰墨。張王繼作。子雲精極。壁昏蜃素。墨池古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游霧縈空。撥刺勢動。蠕蟠氣雄。昆池駭鯨。時閃鬪龍。攢毫疊孔。或橫或縱。層層陳雲。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規中。密而不離。疏而有容。

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逾真。點畫均豐。姿形端異。迹絕醜素。名空傳記。明徵褒貶。惟此一字。張懷瓘十體略節

案古文者。黃帝史倉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

案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秦趙高善篆。始皇命以教胡亥。故秦焚書。惟易與史篇得全。

案籀文者。亦太史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甄豐定六書。以爲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

案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籀文。謂之小篆。始皇并六國。斯時爲廷尉。能奏不合秦文者。於是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爲不易之法。其銘顯鐘鼎。及作符印圖書。至今多用焉。案八分者。秦羽人王次仲所作也。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模楷。後人以若八字分散。故名之爲八分。始皇之世。出其數書。小篆古文。猶存其半。八分以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然可云子似父。不可云父似子。故知隸不能生八分矣。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時人用寫篇章。或寫法令。亦謂之章程書。

案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邈始爲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改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惟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名隸書。按八分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也。

案章草者。漢元帝黃門令史游所作也。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此乃存字之梗槩。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急就成。因草剋之義。故名草書。夫行草卽隸書之捷。亦章草之捷也。

案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作也。卽正書之小譌。務從簡易。相開流行。故謂之行書。王獻之常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遠。頓異真體。合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閒。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揚火。則迴祿喪精。覆海傾河。則玄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巧。故得之者。先稟於天。次資於功用。而善學者。乃學之於造化。異類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王愔云。晉世王書者。多以行草著名。

案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旣徑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按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上時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聖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其體有二。剋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渺神仙之事。

案草書者。後漢徵仕張伯英之所造也。草猶麤也。麤書爲本曰藁。蓋草書之祖出於此。草書之先。因於起草。自杜度鈔於章草。崔瑗父子繼能。然伯英學崔杜之法。溫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而隔行。唯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是也。實亦約文該思。應指宣言。列缺施鞭。飛廉縱轡也。

張懷瓘用筆十法

偃仰向背。兩字併爲一字。須求點畫上下。偃仰離合之勢。

陰陽相應。陰爲內。陽爲外。斂心爲陰。展筆爲陽。須相應。左右亦然。

鱗羽參差。點畫偏次。無使齊平。要如魚鳥之陣。有前後舒徐之勢。

峯巒起伏。起筆蹙衄。如峯巒之狀。殺筆亦須存結。

草真偏枯。兩字或三字。不得真草合成一字。謂之偏枯。須求映帶。字勢雄媚。

斜正失則。落筆結字。分付點畫之法。須依位次安排。不可失其準則。

遲澀飛動。勒鋒磔筆。字須飛動。無礙滯之勢。是謂得法。

射空玲瓏。謂煙感識等字勢。行草用筆。不依前後。

尺寸規度。不可長而有餘。短而不足。須引筆至盡處。則字有凝重之態。

隨字變轉。如蘭亭年字。一筆作懸鉞。其下歲字。則變垂露。又其閒字體。多變幻不同。自首至尾。一十八箇之字。各別其意。

李後主書述略

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自衛夫人并鍾王二家。傳於歐虞褚顏等。所謂七法者。擲。壓。鉤。揭。抵。導。送。是也。今有顏魯公墨迹存於世。

歐陽文忠公筆記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較之斜正之閒。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

蘇文忠公論書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不得。知其長必能名也。僕以爲不然。善書者不在筆牢。浩然聽筆之所。而不失法度。乃爲善。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用意精。至卒然掩之。而出其不意也。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足道也。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卻不免敲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

書初無意於佳。迺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愬愬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愬愬不及。乃是平時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精。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也。宋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可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洲巖回舟中書。

黃文節公論書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用筆耳。

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也。

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藏鋒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

帖中有張芝書狀。二十許行。索靖急就章數行。清絕瘦勁。雖王氏父子。當斂手者也。今之學書者。知有二王。而不求之二王之上。亦未爲善學二王者也。

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百年如有別書者。迺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史屋漏痕。王右軍畫沙。

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蠶尾。同時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與能者爭衡。後世不朽。則與工藝史同功矣。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工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嘗備得其人醜惡處。如今人作顏體。乃其粲然者。

凡學書。要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學字既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作。以示人爲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草書不難工矣。

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大疫。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卽用此菴字。爲有依據。

回黨柏舟書云。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肘臂著紙。故尙有拘曲不放浪意態耳。大槩書字。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

來樊道舟中。觀長年盪漿。羣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偃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頗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不飲酒忽十五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顧況詠白髮出嫁宮人云。準擬人看似舊時。山谷草書無乃似之。

米襄陽論書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跡。跋尾閒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旣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具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旣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爲何祖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張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乙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乙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飛動之勢。

字有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

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自病也。

唐官告在世。爲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唐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後。無復有矣。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意也。故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波擊。致大失真。唯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之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夫真跡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之郭知運爭坐帖。有篆籀氣。頗傑思也。柳與歐爲醜怪惡體。但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努張爲筋骨。不知不努張。自有筋骨存焉。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壞矣。籀各隨字形大小。故如百物之狀。活動完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之法亡矣。

又論臨摹二法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法書之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油紙覆古帖法書之上。隨其大小輕重而模之。若模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揚焉。臨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又論小楷提筆

陳寺丞相伯修子也。嘗於枕屏效元章筆蹟。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吏索紙。書其所作進舖宸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黃祕書伯思論書

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法度禮樂。不可斯須離也。及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令世人作一波畫。尙未知厝筆處。徒規規強效古人。縱成。亦不過爲印刻字耳。

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法。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法。有真一行二草三。以言執筆去筆跗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必在其三。而真行彌近。今不問正草字。必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俗之鄙說。

凡書衡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者。強作橫書。不斜則濁。蜀中一人是已。此體惟鍾索盡古人之妙。宋齊人似之。梁陳隋至唐。終不近也。衡一作橫。

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法。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巧。全用草法。正與古背馳矣。又鮑照飛白。用毫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也。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字。若不用毫筆書之。則不能若此。

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來有濟及洪府人強學之。所謂不堪位置。舉止羞澀。終不似真俗人未嘗知古人用筆處。見其人書者。隨衆稱善。皆曰鍾王復出矣。

漢甄豐稽正古文字。其一古文魯堂壁中書也。其二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古文高質。而難遽造。若三代鼎彝遺篆是已。奇字怪巧。而差異正。若漢劉棻從楊雄所學。及近世夏鄭公集四聲韻所載是已。今人往往不能辨之。遂盡以奇字爲古文焉。

汪氏珊瑚網書旨卷二十三下

宋高宗翰墨志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同。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閒猶存於取舍。至若禊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札俱不精。乃託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苦小兒輩亂真。況流傳歷代之久。贗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遠。惟識者久於其道。當自辨也。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口喉閒。少甘則已。末則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於心。手頃自束髮。卽喜攪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有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閒。非大利害相妨。未嘗一日去紙筆。故晚年愈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山林丘壑之氣。則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

士人作字。有正行草篆隸五體。人多以篆隸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放意自得之跡。故別爲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關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丰神穎悟。力學不倦。至有筆冢研川者。似未易語此。

士人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書。不渝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奧乎妙體。了無缺軼。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目矣。吾於次敘得之。因筆其梗槩。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蟠屈掣攖。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略無留滯。故譽者云。應指宣事。如夫發機。霆不及激。電不及飛。皆造極而言。矧始之意也。又云。忙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

劉正夫論書

字美觀則不古。初見之。使人甚愛。次見之。則得不到古人處。三見之。覺偏旁點畫不合古者。盈盈在眼矣。字不美觀者必古。初見之。不甚愛。再見之。得其到古人處。三見之。自偏旁點畫合法度者。歷歷在眼矣。故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之字。如觀鐘鼎。學古人字。期於必到。若至妙處。始會於道。則無媿於古矣。執筆要分直側。直筆圓。側筆方。用法有異。而執筆初無異也。其所以異者。不過遣筆用鋒之差變耳。蓋用筆直下。則鋒常在中。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然方矣。若夫執筆。則不可不方也。古人學皆用直筆。王次仲等始有倒法。

姜堯章書譜

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真草與行。各有體製。歐陽率更。顏平原輩。以真爲草。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爲真。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草書者。有耑工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意以草至易而真至難。豈真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做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美矣。白雲與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尤詳。皆可參稽之。

真書

真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神妙。無出鍾王二家。今觀其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繇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書。類有科舉氣習。顏魯公作千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魏晉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疏。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惟務勻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稍扁。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書法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吾嘗采古人筆。列以爲圖。今略言其指。夫點者。字之眉目。

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體骨。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音擊音拂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趣。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逾。然而真以轉而後逾。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鉞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垂而後縮。謂之垂露。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來。用筆多矣。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於成體之後。至於今尤甚焉。

結體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高右昂。不欲前多後少。歐陽率更結體雖太拘。而用筆大備衆美。雖小楷而翰墨灑落。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也。顏柳結體既異於古人。用筆復溺於一偏。予評二家爲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爭效之。字畫剛勁。固不無爲高明之助。而魏晉風軌。埽地盡矣。然柳氏大字偏旁。清勁可喜。更爲奇妙。近世亦有效之者。則俗濁不除。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草書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躡躅。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義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卒末皆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做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顛錯。反爲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洗塵俗。若使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絲游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爲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攷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做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爲主。然不欲相帶。帶則近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凝。以捺代。以。發代走。走亦以捺代之。唯。則閒用之。意盡則用懸鉞。意盡須再生筆意。

不若用垂露耳。

用筆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坼。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曲坼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迹。錐畫沙者。欲其句而藏鋒。壁坼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冥。而神奇出焉。常欲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又有三折。一ノ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又如口當行草時。尤宜泯其稜角。以寬闊圓美爲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欲作者。亦須略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刺刺之相異。王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秦奉泰春。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過庭有執便轉用之法。當熟玩之。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

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緩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寶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行書

嘗考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各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楊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力爲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濃纖閒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具備。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焉。

臨摹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坐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臨摹。其次雙鉤蠟本。須精神摹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其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其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精神頓異。所貴詳謹。世有蘭亭敍。

何翅數百本。而定武本爲最佳。然定武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大小。無一不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刻。又未必得真蹟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爲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廓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於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爲肥矣。或云。雙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卻須能書者。爲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意。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

書丹

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此常然也。故書丹尤以瘦爲奇。而圓熟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蓋朱使之然也。欲石刻不失其真。未有若書丹者之善矣。然書時盤礴。不無少勞。章仲將升高書凌雲臺榜。下則鬚髮已白。藝成而下。斯之謂歟。若鍾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謂癖矣。

精神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說見於昌黎送高閑序。與孫過庭乖合篇。二語詳之矣。夫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爲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離而不相貫串。黃庭與樂毅不同。畫讚與蘭亭殊旨。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予嘗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勳。

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信然哉。

方圓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矣。然而方圓曲直。各自有異。真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尤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時變換以出之。斯爲善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示。相迎相揖。相逐相奔。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惟王右軍爲妙。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前。一切偏旁。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涉於太密太巧。太密太巧。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旁在左者。皆與上齊。嗚呼喉嚨唯喻等是也。在右者。皆與下齊。和扣知如加等是也。又如亠人疒尸等字。須令覆其下。走辵兀心等字。須能承其上。審其輕重。使相負荷。計其大小。使相副稱爲妙。

疏密

書以疏爲風神。密爲老氣。如圭之四橫。川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輕勁。停勻爲佳。當疏不疏。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零。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臞。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之勇。媚者如美女之嬌。矯。敲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各任其態也。夫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能爲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又多失勢。

筆鋒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折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隸畫。藏鋒者。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則妙矣。

廣川論體裁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法書。其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並目。以側援斜。以斜附曲。然後成。齊而古人於此。蓋盡之也。

趙子固書法論

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夫豈知晉豈易學哉。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不知量也。僅能
敬斜。雖欲媚而不媚。翻成畫虎之犬耳。何也。書字當立開架牆壁。則不馱馱。思陵書法。未嘗不圓熟。要之
於開架牆壁處。不著工夫。此理可爲識者道。近得此方。舊本虞永興破邪論序。愛而不知其惡也。故爲此
說。正坐無牆壁也。右軍樂毅畫讚。蘭亭最真。一有牆壁者。一搨直下是也。李瑋家開皇帖。行書之祖。於
此最昭。昭化度及魯公離堆得此法。左右陰陽極明麗。丁道護啓法寺碑。筆右方直下。最具此法。學者當
垂情如此。下筆則明麗方直。端重楷正。昧此則癡鈍墨豬矣。黃庭賀捷有鍾體。雖微鼓側隱。然亦有牆壁。
力命表勁利更高。學者毋但徇俗而不實本。唯道教經。宛然是經生筆。了無神明。決非義筆。正如率更之
玩長孫無忌面團團也。識此已。又識破懷仁聖教之流入院體也。其逸筆處。世謂之小王書。此書一一體。
蘭亭玉潤霜寒諸帖。卽無此逸筆。不知懷仁從何取入。使後人未做羲帖。先爲此態。觀之可惡。其流至於
蘭谿經藏記。烏龍廟記。僧有交之集書極矣。又須戒徐會稽之濁在跛偃。李北海之濁在敬斜。唯張從申
得大令之通暢。無二公之流弊。且世云。會稽出自蘭亭。出蘭亭卽無偃筆也。又云。北海深悟大令。大令不
若是之跛跛也。跛偃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敬斜之弊。流而爲元章父子矣。且如吳傳朋。深得諸葛禎瑤臺
寺碑筆法。的是蘭亭中出矣。公又生出一節病。每下豎筆。不直搨下。乃仰筆尖鋒。全無氣骨。皆清和之弊。

爲隘不恭。學者更切自防之。自點檢之。朋友相警悟之前。修長中之短。亦無畏友以覺其非耳。故子深信閒架牆壁爲要也。余自謂學古人當勁媚。今人當無心可也。中興後朱壑巖橫斜顛倒。幾若楊少師。孫勸川規矩。恐下筆不中觀者。元章曰。奴書耳。朱吾所取。孫吾所戒也。更從識者評之。學隸楷於魏晉之下。逸乎無以稽也。縱有羲繇之跡。號獨絕者。唯樂毅論。海字秣陵本爾。其唐元度魚帖。本已非古本文。次有德州畫讚而已。若所謂力命表。固繇精筆。古勁幾不入俗眼。然尊之敬之。未容而友之也。黃庭固類繇。鼓側不中繩度。未學唐人而事此。徒成畫虎類犬。然則欲從入道。於楷何從。曰。僅有三焉。化度。九成廟堂耳。晉宋而下。分而南北。有丁道護。襄陽啓法寺。興國寺二石。啓法最精。歐虞之所自出。興國羸甚。如此兩手。天不壽精而壽羸。可歎也。北方多朴。有隸體。無晉逸雅。謂之甞裘氣。至合於隋。書同文軌。開皇大業。以逮武德之末。貞觀之初。書石無一可議。此古今集大成之時也。於是虞歐大宏厥聲。始虞於龍聖道場。歐於姚辨等刻。亦未臻極。及孔子廟堂碑。飛來白鶴詩。虞爲法於世矣。化度九成。歐獨步於時矣。欲求楷法。舍此三者。是南轅而北轍矣。三書之法。在平正恬淡。分間布白。行筆停勻。且如橫書。必兩頭均平。不可如俗書左低右昂。八訣所謂千里陣雲是也。起筆旣成。穴類如鑿如錐。則有泛穴錐。則尖既不尖。又不帶穴。斯爲妙絕。及至書到右方。住處捺筆。不可向下。須擁起向上。於下如繩直。其左方至筆之豎。亦結筆在左。穿心豎筆是也。捺筆直下。到立處微捺。使鋒左向。如畫之右肩。突出鋒在上。豎筆則突

出鋒在左也。又於十字處。如中字牛字年字。凡是一橫一直。中停者。皆當著心凝然。正直平均。不可使一高一低。一斜一敝。少涉世俗。守此法既牢。則凡施之閒架。自然平均。使不俗氣。俗之從生。始於徐浩也。知蘭亭韻致。取有映帶。不知先自背了。繩墨。敝斜跛偃。雖有態度。何取態度者。書法之餘也。骨格者。書法之祖也。今未正骨格。先尙態度。幾何不舍本而求末耶。戒之戒之。從入之門。先敬先戒。平平直直。輕輕勻勻。俗各率更體爲排算。同足以攻其短。然先排算而尙氣脈。乃可不排算而求之。是未行而先馳。理不至爾。分閒布白。勿令偏側。此誠格言。每一字爲率。筆多筆少不同。先須分布勻整。若此未調順。工何從生。又有一般偏旁。不可盡律以正者。每字必敝。歲字必舛。有字不可破中。叢字取居中而又左右。皆須以古人所書。求其義理。執一而論。第曰中正。此李後主譏魯公爲田舍翁。又如褚河南。如稱八分古雅有韻。一切尙之。甚有疏拙。辭少保發越。褚體飄揚透徹。一尙不回。幾至迂疏。魯公之正。其流也俗。誠懸之勁。其弊也寒。古往今來。中庸鮮能千載之下。刻心苦神。諸其然者。要是文章之外。唯此足以觀人。發揮形容。有足尙者。不忍忘也。又嘗妄論文章。精到尙可改飾。字畫落筆。更不容加工。求以益之。適或壞之。此吾知字書之貴。一生眠則畫被。坐則畫地。將老無功。此藝厥爲不易哉。

分布六法

左欲去吻。

右欲去肩。

左右兩平。

上長下短。左上滿。喃左上。右下滿。所右下。

行草宜用棗心筆者。以其摺嫵婉媚。然此筆須出鋒用之。須捺筆鋒向左。意趣如祇用筆腰。不用筆尖。乃可。如真書直豎用尖。則施之行草無態度。此是要緊處。人多未知之。姜堯章孫過庭草書。言能籠卷橫豎。最善發明棗心筆於用之時。每難揮運。雙鉤懸腕。久久得趣。其要正在勿使筆尖也。

草書雖連絲宛轉。然須有停筆為佳。今長沙所刻懷素自敘。乃蘇滄浪輩書。一向嫵摺無典則。北方有一本。正不如此。或歇或連。迺為正當。草極難於拙。故蘇艸不及行也。

晉賢草體。虛淡蕭散。此為至妙。唯大令縮秋蛇。便為文皇所譏。至唐旭素等。方作連絲之筆。此黃伯思簡齋堯章所不取也。今人但見爛然如藤纏者。為草書之妙。要之晉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嚴中。蕭散為勝耳。右軍三卷。僅一半真。施老子印證。簡齋堯章諸公議論。去其閒偽迹。如求屏風帖。早乘帖。止開真帖。五卷於海陵。當此以為區處。

鄭夾漈六書偏旁例論

六書起一成文。衡為一從為一。音衰邪為ノ。房必反ノ為レ。分勿反至レ而窮。折一為丁。音及反丁為𠂔。好反轉𠂔為レ。音隱反レ為丁。居月反折一為人。即穴也音絲轉人為リ。側加反側リ為レ。音吠反レ為フ。音泉至フ而窮。一再折為𠂔。五犯反轉𠂔為𠂔。口犯反側𠂔為レ。音方反レ為𠂔。音播至レ而窮。引一而統

合之則爲口。音圍圓則爲○。音星至○則環轉無異勢。一之道盡矣。然一與一偶。一能生而一不能生。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篆通而隸辟。故有左無右。有自。音阜無障。篆明而隸晦。故有王无玉。有未無朱。篆巧而隸拙。故有冂。音覺無卍。音炯有丨無、篆縱而隸拘。故有刀無匕。有禾無禾。音稽然則篆之於隸。其猶策之於龜乎。

夾漈通志六書論

經術之不明。繇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繇六書之無傳。聖人之道。惟藉六經。六經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於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字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關。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爲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爲轉注。二母爲會意。一子一母爲諧聲。六書也者。象形爲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夫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六書無傳。惟藉說文。然許氏惟得象形諧聲二書。以成牽于會意。復爲假借所擾。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所以顛沛淪於經藉之中。如汎一葦於溟渤。靡所底止。皆爲假借之所魅也。嗚呼。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若夫省文。則有聲關於義者。有聲關於義者。六書之道。備於此矣。

鄭宜亭忠質文論

三皇尙忠。五帝尙質。三王尙文。八卦忠也。古文質也。籀文也。篆則王降而霸矣。隸其秦之法。令書乎。古隸隸之古文也。八分隸之籀也。楷法隸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草楷之走也。隸以規爲方。草則圓其矩。而六書之道散也。

鄭子經書要篇

六書之要。其諧聲乎。聲原於虛。而妙於物。言者聲之宣也。書者聲之寄也。飛龍肇音。溲哉闕乎。其罔聞也。夾漈山人。當是正之。有音無文者多矣。逮皇元圖書重啓。人文諧書之義。實宗乎五。雖古之三皇龍書。穗書。雲書。諸作。蔑以加諸。猗歟休哉。商之倒雍。周之虎書。魚書。其象形耶。夷考禽書龜鸞諸體。不過名物作也。曰孔壁舊書。皆科斗文字。佳城之文。獨顯於世。曰古文。雜用籀體。非一於科斗也。蓋古文有墳書。麒麟鐘鼎。篆有垂露。復書雜體。隸之八分。變而飛白。行草。草本隸。隸出於籀。籀始於古文。皆體於自然。效法天地。然則予何取衷哉。曰漢時遠步。晉唐至宋。滋弗逮矣。蒼夏之迹遠矣。幣刀鼎鬲。世復寡傳。贊皇石刻。其非西周乎。詛楚其興於近代乎。石鼓泰山碑。暨於南京遺書。舊畫學者。不可不歷觀焉。黃庭謂非右軍書。其誰作耶。曰永僧徐浩輩爲之也。樂毅論舊本。希見於世。宋初王侍書。別寫刻之。洛神賦亦後人託獻之。而詭行之。慕田丙舍。其鍾太尉之懿乎。傷寒數帖。其王會稽之奧乎。李陽冰庶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詔無是過也。活谿碑。雅厚雄深。森嚴於瘞鶴。萬安記。其苗裔乎。郎官廳壁序。祭濠州文。末年誥身。同出一軌。

所謂不約於法。而幾蹈焉者。一掃歐虞褚薛之疲茶。張顏疇宗與曰。宗古文籀篆。其開於程蔡乎。石室之書。今亡矣。其言曰。書肇於自然。陰陽生焉。形勢立焉。若日月雲霧。若蟲食木葉。若刀戟縱橫。皆有意象。左迴右顧。無使孤露。藏頭護尾。力在字中。疾澀之分。執筆之度。八體變法之玄窈。崔瑗之儔。咸受業焉。光在建安。諸作高明精粹。非魏晉所擬議。張留侯蕭相國談筆道。鍾太傅著論。可爲格言矣。諸葛武侯。其知書之變乎。楊子雲訓練。其說文切韻之本乎。曰。谿書衡肯亭包蒙。其義則衍極竊取之矣。夫字有九德。九德則法。法始乎包犧。成乎軒頡。盛乎三代。革乎秦漢。極乎晉唐。萬世相因。體有損益。而九德莫之有損益也。或曰。九德孰傳乎。曰。天傳乎。又問。何以自得。曰。無媿於人爲自得。九德出虞書。皋陶謨。

又天五篇同上出衍極。

天地之數合乎五。皇極之道中於五。四時之用成於五。六書之變極於五。是故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閏餘也。隸之興也。其周之末造乎。其民趨於簡陋乎。或問。石鼓顯於李唐。韓退之韋應物。以爲周文王宣王時。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非史籀不能作。而夾漈以爲秦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然則筆曷始乎。曰。尙矣。書曰。作會。非筆何會。紀於太常。非筆何紀。蘇望歐陽。隸以三仁爲漢。石經。趙德夫。洪景伯。非不之諒也。或曰。古書籀隸。其渝渝乎久矣。而何言之覺。古賦反。耶。曰。吾聞達於理者。古今不能鬲。審其幾者。鬼神莫能闕。夫道一而已矣。然則用筆有異乎。曰。有。請問。曰。篆用直。分用側。隸楷曰開出。

存乎其人。其人可得聞乎。曰：顏柳篆七而分三，歐褚分八而篆二，間行草。曰：篆多，禋序閒以分，則有石書之遺意焉。然則執筆有異乎。曰：夫執筆者，法書之機鍵也。近世善執筆者，莫如張顏。吾以此按天下圖書，不能逃乎玉尺也。人善執筆，則八體具，不善執筆，則八體廢。寸以內，法在掌指，寸以外，法兼肘腕。掌指，法之常也。肘腕，法之變也。魏晉閒帖，指掌字也。嗚呼！師法不傳，人便其所習，便其所習，此法之所以不傳也。故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鍾子期死，而伯牙毀琴絕絃。蓋傷世之難與知也。或曰：絳州潘氏，撫采奇墨，祕楮，昉於蒼頡，訖於宋初。其博雅乎。曰：淳化閒，太宗出內藏古蹟，命王著臨搨，工用精嘉，大觀絳潭，猶有似人之喜，戲魚黔江鼎，禮無慮數十家，有無不足計也。江季路之辨審矣。曰：榮次道二十萬購夫子廟碑，劉潛夫十餘載求邕僧塔銘，珍乎。曰：鴻都斷石，猶有存者，其古刻之天球乎。黃初闕里記，詞翰爾雅，其南金乎。漢碑三百，銷蝕無幾，何君閣道夏淳于碑，可以全見古人面貌。君謀隸纂，其憂思深矣。魏晉相承，善學隸古，莫如鍾王。蕭阮諸人，神氣浸殊，體式未散，歷隋而唐，始有專門之學。自此益分矣。嗚呼！媮風並起，其未造之孱民乎。豪傑之生不數，其精神猶參錯於元化之閒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氏遺跡，陽冰獨神會之。魯公之書，懷素喜而有得，似不在語言文字之直乎。或問衍極，曰：極者，中之至也。曷爲而作也。曰：吾懼夫學者之不至也。

虞伯生六書淵源序略

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書者。唐之諸賢。以書義相究辨析。循規蹈矩。無復有點畫差訛之弊。嗟夫。世之不知六書之義。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

吾丘衍學古編略

篆法扁者最好。謂之蠡。音果扁。徐鉉謂非老手莫能到。石鼓文字也。

小篆俗皆喜長。然不可太長。長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爲度。一字爲正體。半字爲垂腳。豈不美哉。腳不過三。有無可奈何者。當以正腳爲主。餘略收短。如幡腳可也。有下無腳字。如𠄎𠄎𠄎等字。卻以上枝爲出。如草木之爲物。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

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括云。古勁古拙。斬釘截鐵。備矣。款識文者。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學者。取款識字爲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

有芒氏墨雨碎金

張長史謂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董內直謂大字貴結密。不結密則嬾散。而無精神。偏旁宜字字相照應。又宜飄逸。氣清雅不俗。一字之美。皆偏旁湊成。分拆看時。各自成一美。始爲大字之盡善者矣。小字貴

於開闢字內開架宜明整。開闢一如大字體段。諸美皆具也。

胸中有書。下筆自然不俗。坡詩有云。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此言良是。爲書之妙。不在憑文案本。妙在應變無方。

行行須有活法。字字須求生動。

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兼此二者。然後能齊古人。

筆正之說。真格言也。筆正。則古人筆法。皆如吾手矣。側鋒取妍。鍾王不傳之祕。濡毫之次。法與鋒合。然後運筆。無非法也。

捉筆在手。便須運意。不可妄落一筆。一筆纔落。便想第二筆。合作如何下。

偶寫一字不成。須於衆碑尋之。若無。卽出意自造。不可輕意率然而作。

臨書最有功。以其可得精神也。守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筆筆生意。分開布白。小心布置。大膽落筆。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偏者正之。正者偏之。以近爲遠。以遠爲近。以連爲斷。以斷爲連。筆近者意遠。筆遠者意近。

字看碑帖。須知運筆。又須把其氣象。隨所寓成形。結字得形體。不如得筆法。得筆法不如得氣象。學字如女子學梳掠。惟性虛者。尤能作態度。

祇學一家書。學成不過爲人作奴婢。集衆長歸於我。斯爲大成。行書非草非真。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行草。篆添隸減。篆長隸扁。

八分書殆不始於秦。水經注。齊地掘古冢棺。前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科斗古文。大篆小篆。亦自五帝時有之矣。如禹刻岫巖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唐人錢譜。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悉皆小篆。太公九府圖錢。黃帝布刀。亦是小篆。蓋書契旣作。字體悉具。決不始於秦也。

唐昇元帖。以賈紙摹搨。李廷珪墨拂之。爲絕品。賈紙者。打金箔紙也。其次卽用澄心堂紙。蟬翅拂。爲第二品。濃墨本爲第三品也。昇元帖在淳化祖刻之上。隋開皇帖之下。迄今皆不可復見也。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勝者。以僧希白所臨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二王帖尤邃。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悉出上聖規模。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其趣。

法書中。唐人硬黃可喜。若其餘紙札。俱不精。

古人論墨之佳。曰輕堅黝黑。入硯無聲。又曰其堅如玉。其文如犀。又曰續彩奮發。論硯之佳。曰秀潤玉質。論筆曰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皆至理也。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製之說。人多不解。作平聲。又改

爲裝池益謬甚矣。

洞天清錄云。書與畫一致也。書者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世道日降。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意衰矣。

李西涯論篆額

裝潢舊碑石刻法帖。上篆額斷不可去。不然。卻似賢人不著冠耳。

祝京兆論楷書及扇書

一血。二骨。三肉。四筋。五員。六直。七平。八方。九結構。十變。十者備。謂之楷書。書聚骨扇。如令舞女在瓦礫堆上作伎。飛燕玉環亦減態矣。呵呵。

楊升菴論擘窠書

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陵畫鶴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龔山人卮言

自張懷瓘以十體斷書。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籀文。四曰小篆。五曰八分。六曰隸書。七曰章草。八曰行書。九曰飛白。十曰草。鄭昂論文字之大變。八。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書。七曰飛白。八曰草書。其意蓋取程邈以後之隸。與鍾王之今楷。合而一之。不然。則是取漢碑之隸。皆屬之於八分。而單以隸爲楷也。歐陽永叔以八分爲隸。洪适因之。而豐道生直斥其妄。據道生之意。以隸爲八分。以眞爲隸也。是卽吾所疑張鄭之後說也。夫以分爲隸。歐陽氏之誤小。以隸爲分。以眞爲隸。豐氏之誤大也。爲豐氏之說。大約與張鄭同。其一曰隸書者。程邈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人佐書。以赴急速。官司刑獄用之。其二云。次仲作八分書。謂入篆八分。存隸二分。是先有隸而有分。固矣。其三。據淳化閣帖。有邈天得一。以清數語爲據。此皆吾所不敢信之故也。閣帖所存邈數十字。略無二鍾古意。止是稍增一點一畫以行怪。如亢倉元命苞。假書填難字類耳。此李懷琳輩之所不爲。而可據爲邈書乎。又明言漢因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則此外皆用眞隸書矣。而何自漢末以前無一筆也。歐趙所書之碑。又何無一眞隸。而皆分書也。各碑旣謂之分書。則其法正存。今何嘗入篆八分也。以吾所見。惟皇象天發神讖。有五分之篆。蔡邕夏承有四分之篆。疑此卽所謂八分。而八分以其不易習。故少傳耳。衛恆所贊隸勢。如砥平繩直。規旋矩折。修短相副。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等語。亦自與正書不甚應。其爲古隸無疑者。後閱陸子淵書輯云。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爲世宗。時則趙高。胡毋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

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鮪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爲散隸。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黃庭樂毅。謂之小楷。史游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芝法。兼乎行書。謂之蕤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眇者。謂之小草。復有如游絲之草。宋蔡襄爲飛草。謂之散草。劉伯昇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行草。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自餘諸體。以類生矣。蓋自是而隸與八分之說始明。然謂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此語覺贅。蓋受禪勸進。卽鍾氏之古隸也。尙書宣示。墓田丙舍。戎路表。卽鍾氏之今隸也。羲獻不過增華耳。古隸亦非鍾造。東漢以後碑刻。皆如之。特鍾氏入妙耳。飛白卽古隸。今隸。蕭子雲頗作篆。皆大書。用箒筆。輕拂過。或有帶行者。其體若白。而勢若飛。今亦不傳矣。後世有以草書作雙絲下。中露白者爲飛白。極可笑。吾三十時。爲余定州作飛白歌。蓋從俗之語也。今人稱真草隸篆。雖失作者之意。然古隸今隸。方圓勁婉。體自難合。析爲真隸。似亦未爲不通。

吾衍曰。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以用篆。因減小篆爲徑用之法。故不爲體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卽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八分則漢隸之未有挑法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則得之矣。由此而言。則次仲所成八分。恐存隸八分。就篆二分也。衍

之此論一洗懷瓘千古之疑。盡闢豐氏恣談之陋。

衍又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不在扁。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衍此語尤合。作證受禪勸進之所以妙也。近代文徵仲得之。瘦而怪者。韓擇木也。豐而扁者。唐玄宗也。拙而醜者。朱協極也。

沈存中云。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

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行書有二。有真帶行者。如右軍蘭亭霜寒。來禽官奴之類是也。正行配者。右軍且極寒。雪晴晚復是也。

毒熱。曾體何如。奉橘。夫人平康。蔡家賓至。愛鵝。斬茶。晚復毒熱。有以爲唐文皇臨者。夫人平康。蔡家賓。有以爲後人書者。理俱有之。

道生云。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如屋漏雨。如壁坼。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折釵股。古人所論作書之勢也。然妙在第四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運。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此法鍾王之後。唯藏真得之爲多。庶幾於是者。唐則伯施。信本。登善。虔禮。紹京。泰和。伯高。清臣。誠懸。五季則景度。重光。宋則君謨。元章。元則子山。子昂。本朝則仲珩。貞伯。希哲。徵仲。數人而已。

鍾太傅解散古隸而爲今隸。然張芝草書。是今隸之變。觀其行筆可知。則太傅之前。如曹師諸公。亦已作今隸。但非程邈體耳。

語云。眞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縱橫牽掣之謂使。鉤環盤紆之謂轉。向背得宜之謂點畫。又云。神彩爲上。形質次之。隸以規爲方。草則圓其矩。

大字促令小。小字舒令大。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此偏至之語。大須意會。不可典要。又云。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梁武帝云。點掣短則法擁。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橫。畫疏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張長史傳此於顏平原。而語少變。

董內直曰。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虛。李峇曰。虛掌實指。緩口急送。意在筆前。字居意後。黃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米元章云。肉須裹筋。筋須藏肉。皆臨池者所宜知也。李陽冰云。點不變謂之布。畫不變謂之布算。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此言篆法也。篆亦須變。況其它乎。

聞之張敬玄云。楷書把筆。妙在虛掌運腕。不宜把筆苦緊。然大令小時作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得。非耶。曰。此有力也。非苦緊也。顏柳自有力。二王化於力者也。習顏柳者。未免苦緊。習二王者。不妨虛和。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出沒須有倚仗。開闔藉乎陰陽。一畫之閒。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

毫芒。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人之眇一目。取蘭亭之半以參宣示。則華實配矣。取化度之半以參廟堂。則方圓協矣。

王肯堂鬱岡齋筆麈

右軍執筆圖。東陽陳及時有跋云。其圖懸腕者二。腕就几者一。於張彥遠法書要錄目中。而不見其文。依其執筆。似覺紙上有瑟瑟蠶食葉聲。隨意所之。略無凝滯。其法當大姆指對用食指頭。以小指疊無名指倚管。則腕回而筆正。勿使管歸於食指第二節內。則鋒藏而筆直。然用事又全在中指運動。取力於肩。則字畫秀潤。氣骨遒勁矣。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右軍筆圖之所以不可無也。凡作楷書。須筆筆依法書之。鍾繇。王羲之。獻之。智永。虞世南。歐陽詢。顏真卿七家。乃合楷法。其餘不過真書耳。唐人所謂經生字也。

刻石手唐人爲最。今世所傳宋搨本。神采飛動。恍如真跡。如雲麾將軍。九成宮銘。聖教序之類。皆唐刻也。其轉折波磔處。俱稜角分明。故鋒穎雖露。而古人運筆意象。隱然在目。後世摹勒者。亦妄意藏鋒。而轉摺波磔處。俱以圓渾爲工。故成無骨之身。無幹之樹。停雲戲鴻之刻。手固劣。亦書家誤之也。古人作書。多肥少瘦。凡碑初刻。未經多搨。畫深而字必肥。久而搨多。畫淺而字漸瘦。瘦非真相也。余每笑世人學聖教序。多作細畫。不知誤學斷碑後字耳。

董玄宰論字生熟

字與畫各有門庭。畫可生，字不可不熟。畫須熟後生，字須熟外熟。

論臨顏書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輕媚習氣。東坡有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虛語也。顏公惟蔡明遠序尤爲沈古。米海岳一生不能彷彿，蓋亦爲學唐初諸公書，稍乏骨氣耳。鐙下爲此，都不對帖，雖不至入俗，第神采璀璨，卽是不及古人處。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米老猶隔塵，敢自許逼真乎？題以志吾媿。

陳眉公論筆墨見妮古錄

世人盡愛書，而不求用筆用墨之妙。有筆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筆不妙者，有筆墨俱妙者，有筆墨俱無者。力乎巧乎，神乎膽乎，學乎識乎，盡在此矣。總之不出蘊藉中沈著痛快。

論臨帖見太平清話

臨帖切忌緊逼，相逼而視，吾身方在鑿中，安能運鑿？此亦旁觀棋枰，小變法耳。曩訪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消永日，汰俗情，一益也。分別六書宗派，二益也。多識古文奇字，三益也。先賢風流韻態，如在筆端，且可以披其遺行逸籍，交游宅墓，四益也。不必鉤擗日與聚首，如薰修法，自然得。

解。五益也。

竹嬾論小楷

古人不貴小楷。謂之隸書。爲胥隸所書耳。梁武敕臣下書疏。皆用行押筆。自書唯署名稍謹耳。唐文皇令三館諸生。寫道釋諸經。以其楷正。名經生體。士大夫不爲也。竹雨屢要余作楷。余目昏甚苦之。爲作一絕。以冷其意。然實書家正論也。鴨頭狸骨擅雄奇。不數銀鉤蝨尾齊。請看貞觀寫經手。品流虞褚隔雲泥。

論治書四種

唐人崇事法書。其治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嚮。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纖濃。點畫而倣爲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嚮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懸紙與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縑色沈暗。非此不澈也。硬黃者。嫌紙性終帶暗澀。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澈明透。如世所爲魚枕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大都施之魏晉鍾索右軍諸蹟。以其年久本暗。又所宗師故。極意取之。臨書如雙鶴並翔。各極其致。不必爲步驟之拘。非於書有深詣者不能也。以故屬之虞褚公。以下三者。則趙模馮承素輩職耳。

屠緯真考槃餘事

古帖歷年遠而裱數多其墨濃者。堅若生漆。以手揩之。纖毫無染。兼之摩弄積久。紙面光彩如硃。古意自然。故面舊而背色長新。其側勒轉摺處。並無沁墨水跡。侵染字法。且有一種異響。發自紙墨之外。質薄者。揭之堅而不裂。以受黏多耳。厚者反破裂莫舉。以年遠黏重紙故脆也。今之贗帖。效南揚者近似之。然以手微抹。滿指皆黑。效北揚者。敲法入石太深。字有邊痕。用墨不勻。濃處若烏雲生雨。淺者如白虹跨天。殊乏雅致。大率皆以川扇紙竹紙。用挂灰鑪煙瀝。和水染成古色。表裏湮透。兩面如一。試以一角揭看。薄者卽裂。厚則性健不斷矣。此俱以形似求之。若以字法。刻手。敲手。搨法。過目翻閱。雖同一宋搨。而妍醜卽別矣。矧贗搨乎。

吳中近有高手。贗爲舊帖。以豎簾厚麤竹紙。皆特妙也。作夾紗搨法。以草煙末香煙薰之。火氣逼脫本質。用香和黏。若古帖嗅味。全無一毫新狀。入手多不能破。其智巧精采。反能奪目。鑒賞當具神通觀法。

古之北紙。其紋橫質鬆而厚。不甚受墨。北墨多用松煙。色青而淺。不和油蠟。故北搨色淡而紋皺。如薄雲之過青天。謂之夾紗。作蟬翅搨也。南紙其紋豎。墨用油煙。以蠟及造烏金紙。水敲刷。碑文。故色純墨。而有浮光。謂之烏金搨。

汪氏珊瑚網書品卷二十四上

六朝劉宋羊欣敍古來能書人姓名

秦丞相李斯善大篆。中車府令趙高亦善大篆。囹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喜之。出爲御史。曰隸書。

後漢扶風曹喜善篆隸。見師一時。

左中郎將蔡邕采斯喜法作篆隸。傳真定宜父碑文。

杜陵陳遵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座。上谷王次仲亦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師宜官後漢人。能爲大字方一丈。小字一寸。千言。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俟飲足。削書而退。耿球碑猶存。

安定梁鵠官至選部尙書。得受師宜官之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得次仲法。亦有名。

毛弘爲鵠弟子。今祕書八分。皆傳鵠法。又有左子邑。與鵠小異。亦有名。

京兆杜度爲魏齊相。始有草名。

安平崔瓊。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王子敬愛其書。云極似張伯英。子寔。官至尚書。亦有草名。

弘農張芝。高尚不仕。草書精絕。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每書云。怱怱不暇。草書。人目之爲草聖。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書。

姜詡。梁宣。田彥和。韋誕。皆英弟子。並善草。誕書最優。字仲將。京兆人。官至鴻臚少卿。尤工楷。漢魏宮署。皆出誕手。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榜。未題。以籠盛誕。輓轡長絙。引之使就。去地二十五丈。誕甚懼。下擲其筆。誠子孫絕此楷法。乃誕子少季。亦有能稱。

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稱西川。而矜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敍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河閒張超。善草。不及瑗英。

劉德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

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於德升。而胡書肥。鍾書瘦。鍾書有三種。一曰銘石之書。二曰章程書。三曰行押書。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會。鎮西將軍。絕能學父書。改易鄧艾上事。莫有知者。

河東衛凱。字伯儒。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字體微瘦。而筆跡精熟。子瓘。字伯玉。爲晉太保。采張芝法。以父參之。更爲草藁。瓘子恆。亦善書。博識古文。

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姊之孫。晉征南司馬。善草書。

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

吳人皇象。草書最沈著痛快。名重海內。

蔡陽陳暢。晉祕書令史。善八分。宮觀城門。皆其手作。

蔡陽楊肇。晉荊州刺史。善草隸。海內知名。潘岳誅之曰。草隸兼擅。尺牘必珍。足無輟行。手不擇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孫名經。亦善草隸。行於世。足稱繩武。

京兆杜畿。魏尙書僕射。子恕。東郡太守。孫預。荊州刺史。三世皆善草藁。

晉齊王攸。善草行書。京洛以爲楷法。

太山羊忱。晉徐川刺史。羊因。晉臨海太守。並善行書。江夏李式。晉侍中。善隸草。弟定。子公府。皆能名。同式。晉中書院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作筆陣圖。嘗爲王逸少之師。

瑯琊王廙。晉平南將軍。能草楷。謹傳鍾法。廙從兄導。晉丞相。善藁行。亦師鍾衛楷法。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宣示帖衣帶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修平生所愛。遂以入棺。

王恬。導第二子也。晉中將軍。會稽內史。善隸書。

王洽。恬弟。晉中書令。領軍將軍。衆書通善。尤能隸行。兄羲之云。弟書遂滅吾不。

王珉。晉中書令。筆力過於子敬。書後品云。有四匹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驟駸駸。恆欲度驂臨前。

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爲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製作校紙。

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史。博精羣法。特善行楷。古今無二。

王獻之。晉中書令。善行隸。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並善草行。

王允之。衛軍將軍。會稽內史。亦善草行。

太原王濛。晉司徒左長史。能草隸。子修。瑯琊王文學。善隸行。與羲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亡。未盡其美。子敬每省修書云。咄咄逼人。

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善隸行。

高平鄒愔。晉司空。會稽內史。善章草隸。子超。晉中書郎。亦能草。

潁川庾亮。晉太尉。善草行。弟翼。荊州刺史。善隸行。時與羲之齊名。後右軍書大進。翼不忿。在荆與都下書云。小兒輩賤家雞。而愛野鷺。俟吾還。當叱之。

高陽許靜民。鎮軍參軍。善隸草。羲之高足。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自書表。表出。經日不覺。後云。小子幾欲亂真。

會稽隱士謝敷。胡人康昕。並工隸草。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

孔琳之。丘道護。與欣並受業。子敬。書亦並重一時。行草乃佳。真多不稱。

謝綜。顏騰之。賀道力。陸機。並便尺牘。

吳時張弘。特善飛白。自秦至晉。凡七十三人。

梁庾肩吾書品論

玄靜先生曰。予徧求遠古。遯訪厥初。書名起於玄洛。字勢發於倉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廣此絨滕。深茲文契。是以一畫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土。地卑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其轉注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翫古。則千載共明。削簡傳令。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歷頌正。而化俗。帝載陳言。而設教。變通不極。日用無窮。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泊中葉。捨繁從省。漸失潁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迹孕於古文。壁書存於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猶捨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麒麟。威形發於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谿。蛇如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旣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鍼。復相定情之製。蚊脚旁低。鵠頭仰立。填飄板上。謬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鸞。楷顧雕陵之

鵠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人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具錄前訓，今不復論。惟草正疏通，專行於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可知。隸體發源，秦時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故曰隸書。今之正書是也。草勢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余自少迄長，留心茲義，敏手謝於臨池，銳意同於削板，而葢山之扇，竟未增錢，淩雲之臺，無因誠子，求諸故迹，或有淺深，輒刪善書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爲略論總名書品。

張芝·伯英·鍾繇·元常·王羲之·逸少·

右三人·上之上·

論曰：隸既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和，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闡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於繁蕪，移楷真於重密，分行紙上，類出繭之蟻，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鶴，峰嶸閒起，瓊山慙其斂霧，漪瀾遞振，碧海媿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於字中，真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佩，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態發於毫銛，詹尹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斲輪之不傳，是以鷹爪含利，出彼兔毫，龍管潤霜，游茲蠶尾，學者鮮能具體，窺者罕得其門，若探妙測微，畫形得勢，煙華落紙，將動風

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爲。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爲草聖。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畫許昌之碑。窮極鄰下之牘。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羣品。古今莫二。兼撮衆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尤爲上之上。

崔瑗。子玉。

杜度。伯度。

師宜官。

張昶。文舒。

王獻之。子敬。

右五人上之中。

論曰。崔子玉擅名北方。跡罕南度。世有得其摹書。王子敬見之。稱美。以爲工類伯英。杜度濫觴於草書。取奇於漢帝。詔後奏事。皆作草書。師宜官鴻都爲最。能大能小。文舒聲劣於兄。時云亞聖。子敬泥帚。早驗天骨。兼以掣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此五人尤爲上之中。

索靖。幼安。

梁鴻。孟皇。

韋誕。仲將。

皇象。休明。

胡昭。孔明。

鍾會。士季。

衛瓘。伯玉。

荀爽。長楮。

阮研。文禮。

右九人上之下。

論曰。幼安斂蔓。舅氏抗名。衛令孟皇。功盡筆力。字入帳中。仲將不妄。染毫須張。左紙孔明。動見模楷。所爲

胡肥而鍾瘦。休明斟酌二家。馳駕八絕。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工拙兼效。真草皆成。伯玉遠慕。張芝近參。父迹長徹。籀骨近方。擬而難造。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之門。雖復師王祖。鍾終成別構。一體。此九人爲上之下。

張超子並 · 郭伯道 · 劉德昇君嗣 ·

崔實子真 · 衛夫人茂猗 · 李式景則 ·

庾翼稚恭 · 郗愔方回 · 謝安安石 ·

王珣季琰 · 桓玄敬道 · 羊欣敬元 ·

王僧虔 · 孔琳之彥琳 · 殷鈞季和 ·

右十五人中之上。

論曰。子並崔家州里。頗相倣效。可謂齷齪於鹽。冰寒於水。伯道里居朝廷。遠討其迹。德昇之妙。鍾胡各采其美。子真俊才。門法不墜。李妻衛氏。出自華宗。景則毫素流靡。稚恭聲彩逾越。郗愔安石。草正並驅。季琰桓玄。筋力俱駿。羊欣早隨子敬。最得其傳。孔琳之聲高宋氏。王僧虔雄發齊代。殷鈞耽著愛好。終得肩隨。此一十五人。允爲中之上。

魏武帝操 · 孫皓吳主 · 衛覬伯儒 · 左伯子邑 ·

衛恆 巨山

杜預 元凱

王廙 世將

張彭祖

任靖

韋昶 文休

王脩 敬仁

張永 景初

范懷約

吳休尚

施方泰

右十五人 中之中

論曰。魏帝筆墨雄瞻。吳主體裁緜密。伯儒兼敘隸草。子邑分鑱梁邯。巨山三世。元凱累葉。王廙爲右軍之師。彭祖取羲之道。任靖矯名。文休題柱。敬仁清舉。致畏迫之詞。張范遞峙。俱東南之美。施吳鄴下並驅。同年拔萃。此十五人。允爲中之中。

羅暉 叔景

趙襲 元嗣

劉輿

張昭 子布

陸機 士衡

朱誕

王導 茂和

庾亮 元規

王洽 敬和

郗超 景興

張翼 君祖

康昕 君明

宋文帝 劉義隆

徐希秀

謝朓 元暉

劉繪 士章

陶隱居 通明弘景 名 王崇素

右十八人 中之下

論曰。叔景元嗣。並稱西州。劉輿之筆札。張昭之無懈。陸機以弘才掩迹。朱誕以偏藝流聲。王導則列聖推

能庚亮則羣公挹巧。王洽以並通諸法。鄒超以晚年取譽。張翼善效。宋帝康昕。希秀。孤生。謝朓。劉繪。文宗。書範。近來少前。陶隱居。仙才。翰彩拔於山谷。王崇素。磨繪。篇章傳于里閭。此十八人。尤為中之下。

姜詡。梁宣。魏徵。文成。韋秀。

鍾與。向泰。羊忱。晉元帝。景乂。

識道人。范曄。蔚宗。宋炳。薄紹之。敬叔。

謝靈運。蕭思話。齊高帝。道成。紹。庾黔婁。子貞。

費元瑤。孫奉。伯玉。王薈。敬文。羊祜。叔子。

右二十八人下之上。

論曰。此二十人。並擅毫翰。動成楷則。殆逼前良。見希後彥。尤為下之上。

楊經。諸葛融。楊潭。張炳。

岑淵。裴興。王濟。李夫人。

劉穆之。道和。朱齡石。伯兒。庾景休。張融。思光。

褚元明。孔敬通。王藉。文海。

右十五人下之中。

論曰。此十五人。雖未窮字奧。書尙文情。披其藜薄。非無香草。視其崖岸。皆有潤珠。故遺斯紙。以爲世玩。尤爲下之中。

衛宣。

李韞。

陳基。

傅廷堅。

張紹。

陰光。

韋熊。少季。

張暢。

曹任。

宋嘉。

裴邈。

羊固。

傅夫人。

辟閭訓。

謝晦。宣明。

徐羨之。宗文。

孔閭。

顏寶光。

周仁皓。

張欣泰。

張熾。

僧岳道人。

法高道人。

右二十三人。下之下。

論曰。此二十三人。皆五味一和。五色一彩。視其雕文。非特別鵠。觀其下筆。寧止追嚮。遺跡見珍。餘芳可折。誠以驅馳並駕。不逮前鋒。而中權後殿。各盡其美。尤爲下之下。

今以九例。該此衆賢。猶如玄圃積玉。炎洲聚桂。其中實相推謝。故有茲多品。然終能振此鱗翼。俱上龍門。儻後之學者。更隨點曝云爾。

梁袁昂古今書評

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評。

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

蔡邕書。骨氣特達。爽爽有神。

鍾司徒書。字有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

王右軍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

王僧虔書。如王謝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有一種風氣。

王子敬書。如河洛閒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

羊欣書。如大家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

阮研書。如貴冑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

王羲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

殷均書。如高麗人伉浪。甚有意氣姿韻。終乏精味。

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夫。徒尙風軌。不免寒乞。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雖未長成。而骨體甚峭快。

施肩吾書。如新亭僮父。一往似見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

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

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

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見白日。

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

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之鏤金。

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久調。

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

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

薄紹之書如龍游在霄。繾綣可愛。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

李巖之書如縷金素月。屈玉自照。

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單枝。有絕望之意。

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

衛恆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

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

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閒茂密。實亦難過。

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

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孟光祿書。如崩山絕崖。人見可畏。

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

右共三十三人。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既愚短。豈敢謬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炤覽。謹啓。普通四年二月五日侍中尙書令袁昂啓。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董玄宰以啓中此一人。或卽許先生也。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凡厥好跡。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去郡告募後。略不復自書。皆使一人。而此人書。世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子敬年十七八。全做此人書。故遂與之相似。

梁虞蘇二王書論。據此。可以知衆說所引之是非。

夫翰墨之美。多以身後騰聲。二王之書。當世見貴。姑以存著者。存而錄之。舊說羲之罷會稽。住葢山下。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答云。所直二十許。右軍遂取筆書扇。扇爲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飧。惟仰於此。何乃書壞耶。王諭之曰。但言王右軍書。索一百市之。入市。市人競市去。姥更復以

十數扇來請書。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歎曰：小子幾欲亂真。又羲之性好鵝。山陰曇嶺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羣。王清旦乘小舟。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適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便住。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又嘗詣一門生家。視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棗几。至滑淨。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大喜。乃送王歸郡。還家。其文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桓玄最愛重。二王書法。每讌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乃以手捉書。大點污。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兼除寒具。子敬嘗牋與簡文帝。十許紙。題最後云：民作此書。甚合。顧存之。簡文藏以爲寶。此書後爲桓玄所珍。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庾翼昔嘗以書自名。多不滿。逸少嘗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歎服不已。因與逸少書云：吾昔有伯英草書一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雖伯英復生。不過也。謝奉起廟。悉用棗材。右軍取棗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簣。子敬後往謝。爲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藥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錄。奉後孫履。分半與桓玄。用履爲揚州主簿。餘一半。孫恩破會稽。掠以入海。羲之爲會稽人。子敬七八歲。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歎曰：此兒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墜壁白淨。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字。觀者如市。羲之見歎美。問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

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於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襪。著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襪略周。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掣襪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鬪爭分裂。少年僅得一袖耳。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衣白新絹裙。晝眠。子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見之極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中。乃零失。評者云。逸少兼真行之闕。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世之聞二王者。莫不心醉。是知德不可僞。立名不可虛成。信然哉。

唐文皇書右軍書後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龜文鳥跡。不足可觀。未代去。樸歸華。舒棧點翰。爭相誇尙。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官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播美一時。亦爲迴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閒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論其大略。以此爲瑕。子敬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政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蠶春蚓。字字如縮秋蛇。臥王濛於紙上。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牛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評察古今。研精窮索。盡

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霧繚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道哉。

孫虔禮執要篇

今之所陳。務以裨諸學者。惟右軍諸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師箴。蘭亭集。敍。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拂鬱。書畫讚。則意涉環奇。黃庭經。則怡擇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告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啾噉之喜。馳神滄海。方思蕩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尙或心迷義舛。莫不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旣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

韋述敘唐朝書錄

貞觀六本。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逸少之體。太宗卽日召入。令侍書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迹。天下爭齋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僞。遂良鑒定。備論所出。一無舛誤。

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太宗嘗自爲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初購求人閒大王書。凡真行三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小王及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爲卷帙。以貞觀字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河南真書小字帖紙影之。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織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其後太宗又令魏楮等。卷下更署名記。其後皆飾以金題玉躡。裝以玳瑁牙軸。萬機之暇。備加執玩。蘭亭樂毅。尤所寶重。令搨書人湯普徹等搨之。以賜房玄齡。已下八人。普徹竊搨以出。故在外傳之。

太宗嘗謂朝廷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末。未有不學而得者也。亦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爲公子。頻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則知其強弱。每取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十五年正月。敕置弘文館。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爲書學士。內出書命之令學。又民間凡有善書者。追徵入館。十數年間。海內從風矣。

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競取。散騎常

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以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二十三年三月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者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玄宮矣

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爲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圜師常自愛書可於朝堂開示圜師見甚驚喜私謂朝官曰圜師見古跡多矣魏晉以來唯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也大定二年則天太后賞納言狄仁傑能書傑云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祇率愚性何幸得能后乃內出二王真跡二十卷遣五品中使示諸宰相待看訖表謝登時將入

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迹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見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襲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敘其事復以集并金帛賜方慶當時舉朝咸以爲榮也

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跡。敕賜二十卷。大小各十軸。楚客隨裝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閑居賦。枯樹賦爲腳。因譙大人貴要。張以示之。時薛稷。崔湜。盧藏用。廢食歎美。不復宴樂。安樂公主壻武延秀在坐。歸以告公主曰。主言承恩。未爲富貴。適過宗令。別得賜書。一席觀之。輟殮忘食。及明謁見。頗有怨言。帝令開緘。傾庫悉與之。延秀復會賓客。舉櫃令看分散。朝廷無復寶惜。太平公主取五帙五十卷。別造胡書四字印縫。宰相各三十卷。將軍駙馬各十卷。自此內庫真跡。散落諸家。太平公主愛樂。毅論。以織成錦袋。盛置箱裏之。及籍沒後。有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趁。嫗乃驚懼。投之竈下。香聞數里。不可復得矣。

開元五年。敕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提購天下名書。并搜綴天府祕書。共檢校得八十卷。餘並墜失。元悌等又割去前代名賢押署之迹。惟以己之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印以印記之。一卷分爲兩卷。右軍書凡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昶等各一卷。悉收入內。

十六年正月。內出二王真跡一百五十卷。付集賢院撮二十本。賜皇太子諸王習學。至明年三月。詔盡收入內。

十九年二月。以中書令蕭嵩爲學士。令訪二王書。尋奏滑州人家。藏右軍扇上真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敕命滑州給驛齋本赴京。其書扇有貞觀舊標。織成題字奉進上。書本留內。賜絹百匹。以遣

之。竟不問得書所繇。

張懷瓘書斷三品 神品十二人。 妙品三十九人。 能品三十五人。

神品二十五人。

大篆一。史籀。周宣王時為史官。師模。

籀文一。史籀二見。

小篆一。李斯。楚上蔡人。少從荀卿學。

八分一。蔡邕。字伯喈。封高陽侯。官至。

隸書三。鍾繇。字元常。穎川人。官至。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人。官至。

王獻之。字敬。官至中書令。

行書四。王羲之二見。 王獻之二見。

張芝。字伯英。熈熈人。稱張猛。有草書。

草草八。張芝二見。

索靖。字幼安。熈熈人。贈太常。

杜度。字伯度。京兆人。 崔瑗。字季玉。安平人。 衛瓘。字伯玉。河東人。為弱冠仕魏。

王羲之 三見。

王獻之 三見。

皇象 字休明 廣陵人 官至侍中。

飛白 三 蔡邕 二見。

王羲之 四見。

王獻之 四見。

草書 三 張芝 三見。

王羲之 五見。

王獻之 五見。

妙品 九十八人。

古文 四 杜林 漢人 官至北山 風人 官至司空 人 扶

衛密 字次仲 東海人 官至給事中 子。

邯鄲淳 字子淑 潁川人 官給事中。

衛恆 字巨山 瑯之 子 官至黃門侍郎 子。

大篆 四 李斯 二見。

趙高 秦中車府令 善書 教皇少子。

蔡邕 三見。

邯鄲淳 二見。

邯鄲淳 三見。

小篆 五 曹喜 字仲則 扶風人 建初中 祕書郎。

蔡邕 四見。

邯鄲淳 四見。

崔瑗 二見。

衛瓘 二見。

八分 九 張昶 字文舒 伯英季弟 為黃門侍郎。

皇象 二見。

韋誕 字仲將 京兆人 官至侍郎。

師宜官 南陽人 靈帝愛其書 後為袁術將令。

梁鶴 字孟皇 安定人 舉孝廉 為郎 後遷幽州刺史。

鍾繇 三見。

索靖 二見。

王羲之 六見。

隸書·廿五
張芝·四見·

邯鄲淳·五見·

荀爽·

王洽·字敬和·導第四子·

蕭子雲·字景喬·晉陵人·

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展之妻·

胡昭·字孔明·不慕榮利·少

王僧虔·字敬和·琅琊人·治之曾

褚遂良·字登善·河南陽翟人·官

釋智永·會稽人·住永興寺·七

行書·十六

劉德昇·字君嗣·

鍾會·二見·

阮研·字文幾·陳留人·

蔡邕·五見·

衛瓘·三見·

謝安·字安石·陳郡人·

王珣·字季琰·治之少子·

宋文帝·姓劉·諱義隆·彭城

曹喜·二見·

孔琳之·字彥琳·山陰人·

歐陽詢·字信本·長沙人·官

衛瓘·四見·

王僧虔·二見·

孔琳之·二見·

王洽·二見·

鍾會·字士季·元常少子·

韋誕·二見·

羊欣·字敬元·泰山人·

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

謝靈運·會稽人·子敬之甥

陸柬之·吳郡人·官至

虞世南·字伯施·餘姚人·官

虞世南·字伯施·餘姚人·官

王珣·二見·

胡昭·二見·

虞世南·二見·

羊欣·二見·

薄紹之。二見。

褚遂良。二見。

章草。八。張昶。二見。

衛恆。二見。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官至司空。

飛白。五。蕭子雲。二見。

張弘。字敬禮。吳郡人。篤學不仕。

草書。廿二。索靖。三見。

張昶。三見。

薄紹之。三見。

荀爽。二見。

王珉。三見。

謝靈運。二見。

王僧虔。三見。

歐陽詢。二見。

鍾會。三見。

釋智永。二見。

魏武帝。字孟德。沛國人。

章誕。四見。

王廙。字世將。逸少之叔。官至平南將軍。

衛瓘。五見。

鍾繇。四見。

鍾會。四見。

謝安。三見。

孔琳之。三見。

張融。字思光。吳郡人。官司徒左長史。

歐陽詢。四見。

陸柬之。二見。

章誕。三見。

郗愔。字方回。高平人。官至司空。

歐陽詢。三見。

嵇康。字叔夜。譙國鈺人。官至中散大夫。

羊欣。三見。

衛恆。三見。

桓玄。溫之子。為義興太守。篡晉。伏誅。

王洽。三見。

阮研。二見。

虞世南。三見。

釋智永。三見。

能品。一百七人。

古文。四。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官京兆尹。誕之玄孫。

章昶。字文休。潁川刺史。人。

大篆。五。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河南太守。

歐陽詢。五見。

小篆。十二。衛覲。二見。

許慎。字叔重。汝南人。太尉南閣祭酒。

章誕。五見。

張弘。二見。

八分。三。毛弘。字雅。河南人。獻帝時為郎中。

隸書。廿三。衛恆。四見。

庾翼。字稚恭。潁川人。官至安西將軍。

王濛。字仲祖。太原人。贈晉陽侯。女為皇后。官至長山。

衛覲。字伯儒。河南安邑人。官至侍中。

胡昭。三見。

班固。字孟堅。扶風人。官中郎將。

班固。二見。

傅玄。字休奔。北地范陽人。御史中丞。

蕭子雲。三見。

歐陽詢。六見。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擅名漢末。

張昶。三見。

郗愔。二見。

衛瓘。六見。

章昶。二見。

臯象。三見。

張敞。二見。

劉紹。字彥祖。彭城人。官至侍郎。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官至太子詹事。

王獻之。六見。

王廙。二見。

衛瓘。三見。

張彭祖。吳郡人。官至龍驤將軍。

張彭祖。龍驤將軍。官至。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隱居丹陽茅山。

阮研。三見。

李式。字景則。江夏人。官至侍中。衛

庾肩吾。字叔慎。新野人。官至度支尚書。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少卿。

行書。十八
宋文帝。二見。

蕭子雲。四見。

漢王元昌。神堯之子也。

王承烈。二見。

高正臣。二見。

王脩。二見。

草書。十五
羅暉。字叔景。京兆人。官至羽林監。

張超。字至。別部司馬人。

衛覬。四見。

王修。字敬仁。濛之子。官為著作郎。

傅玄。二見。

楊肇。字秀初。宛陵人。官折衝將軍。荆州刺史。

薛稷。字東山。官至太子少保。僧

釋智果。隋永興寺僧。齊獻王。武帝母弟。

司馬攸。河內人。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

蕭思話。蘭陵人。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

王導。字茂弘。瑯琊人。官至丞相。

孫過庭。二見。

盧藏用。二見。

薛稷。二見。

趙襲。字元嗣。京兆人。為燉煌太守。

庾翼。二見。

崔寔。字子真。瑗之子。官至五原太守。

王褒。字子深。瑯琊人。官至侍中。導之子。官

王恬。字敬豫。會稽內史。官

王承烈。字紹宗。江都人。官

孫過庭。名虔。陳留人。官至府錄事參軍。安

盧藏用。字子潛。京兆長安人。官至黃門侍郎。

釋智永。四見。

齊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

陶弘景。二見。

裴行儉。河東人。官

王智敬。洛陽人。官

釋智果。二見。

徐幹。字伯張。扶風人。為班超軍司馬。

王濛。二見。

杜預。字元凱。京兆人。度

蕭子雲 五見。

王承烈 三見。

飛白 一。劉紹 二見。

草書 廿五。何曾 人。字穎考。陳郡夏陽人。官至太保。

郗愔 三見。

李式 二見。

陸柬之 四見。

齊高帝 二見。

范曄 二見。

梁武帝 姓肅氏。諱衍。字叔達。蘭陵人。

王廙 三見。

王愔 字允之。官至衛軍將軍。

陸柬之 三見。

王智敬 二見。

王導 二見。

庾翼 三見。

宋文帝 二見。

宋令文 河南陝人。官左衛中郎將。

庾肩吾 二見。

孫過庭 三見。

裴行儉 三見。

盧藏用 三見。

歐陽詢 七見。

裴行儉 二見。

楊肇 二見。

司馬攸 二見。

蕭子雲 五見。

謝朓 字玄暉。陳留人。官至吏部郎中。

蕭思話 二見。

王智敬 二見。

釋智果 三見。

高正臣 三見。

蓋一味之嗜。五味不同。殊音之發。契物斯失。方類相襲。且或如彼。況書之臧否。情之愛惡。無偏乎。若毫釐較量。誰驗準的。推其大率。可以言詮。夫椎輪為大輅之始。以椎輪之樸。不如大輅之華。蓋以拙勝工。豈以

文勝質。若論文勝質。諸子不逮周孔。復何疑哉。或以法可傳。則輪扁不能授之於子。是知一致而百慮。異軌而同途。鍾張雖草。翺能。二王乃差池稱妙。若以居先則勝。鍾張亦有所師。固不可文質先後而求之。蓋一以貫之。求其合天下之達道也。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行真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草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力。則伯英第一。其閒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然此五賢。各能盡心。而際於聖。或有侮毀。亦猶日月之蝕。無損於明。白雲在天。瞻望攸逸。同爲終古獨絕。百世楷模。高步人倫之表。棲遲墨妙之用。不可以規矩其形。律呂其度。鵬搏龍躍。絕迹霄漢。所謂得玄珠於赤水矣。其或繼書者。雖百世可知。然史籀李斯。卽字書累葉之祖。其所製作。蓋無等夷。八分書則伯喈制勝。誰敢比肩。至如崔韋皇索等。各峻彼雲峯。增其海派。使後世資瞻仰而露潤焉。趙壹有貶草之論。仍歎重張芝書爲祕寶者。嗟夫。道不同。不相爲謀。夫藝之在己。如木之加實。草之增葉。繪以衆色爲章。食以五味而美。亦猶八卦成列。八音克諧。聾瞽之人。不知其謂耳。然藝成而下。德成而上。況書之爲用。施於竹帛。千載不朽。亦猶愈沒沒而無聞者哉。萬事無情。勝寄在我。苟視迹而合趣。或循翰而得人。雖身沈而名飛。冀託之以神契。每見片善。何慶如之。懷瓘恨不游目天府。備觀名迹。徒勤勞乎其所未聞。祈求乎其所未見。今錄所聞見。竊如前列。學慚於博。識不迫能。繕奇纘異。多所未盡。且如抱絕俗之才。孤秀之質。不容於世。或復何恨。故

孔子曰。博學深謀。而不遇者衆矣。何獨丘哉。然識貴行藏。行忌明潔。至人晦迹。其可盡知。開元甲子之歲。廣陵臥疾。始焉草創。其觸類生變。萬物爲象。庶乎周易之體也。其一字褒貶。微言勸戒。竊乎春秋之意也。其不虛美。不隱惡。近乎馬遷之書也。冀其衆美。以成一家之言。雖知不知爲上。然獨善之與兼濟。取捨其爲孰多。童蒙有求。思盈半矣。且二王旣沒。語或在茲。語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何必備能而後能評哉。歲洎丁卯。僭筆削焉。以上總論。

唐徐浩論書

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之源流。其來尙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樸略。未有功能。厥後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世蕭永。歐虞。頗傳筆勢。褚薛已降。自鄧不譏矣。然人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羣翟備色。而翔翔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耀而高翔。書之鳳皇矣。歐虞爲鷹隼。褚薛爲羣翟焉。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爲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浩自言。余年在齟齬。使工翰墨。力不可強。勒而愈拙。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則殷鑒不遠。何學書爲。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于博奕。亞於文章矣。凡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疏。亦不欲密。不欲大。亦不欲小。小展令大。大蹙令小。疏肥令密。密瘦令

疏。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平竣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爲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矣。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白首攻之。尙不能精。豈可百日乎。

傳授筆法人名

蓋自蔡邕授於神人。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王羲之。羲之傳之獻之。獻之傳之外甥羊欣。欣傳之王僧虔。僧虔傳之蕭子雲。子雲傳之智永。智永傳之虞世南。世南傳之歐陽詢。詢傳之陸柬之。柬之傳之姪彥遠。彥遠傳之張旭。旭傳之李陽冰。陽冰授徐浩。顏真卿。鄔彤。韋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書法之傳。終於此矣。

南唐李後主評書

善法書者。各得右車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於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於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此歷代寶之爲訓。所以覓高千古。柔兆執徐。暮春之初。清輝西閣。因觀修禊。爲張洎評此。

歐陽永叔論古法帖

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敍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

又論蘇子美蔡君謨李邕書

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逮。豈其力不副其心耶。然萬事以心爲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爲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寫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湍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名家。必有深趣。及觀之久。遂謂他書莫及。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辟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學邕書。爲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耶。學書莫浪寫。凡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爲故事。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爲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余爲風法華。

蘇玉局辨法帖及諸家書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脈。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僞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疏謬。余嘗於祕閣觀墨跡。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鵝羣一帖。似是獻之真筆。後又於李瑋都尉家。見謝尙王衍等數人書。超然絕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蓄。

余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氣益微。

衛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敕。敕字從來。館字從舍。皆流俗所謂耳。

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數字。頗適人意。

李國主本無所得。舍險與瘦。一字不成。宋宣獻書。清而復寒。正類李西臺。重而復印。俱不能濟。蘇子美兄弟並俊秀。非有餘。乃不足也。

歐陽文忠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者。正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精勤敏妙。自成一派乎。楊君蓄二公書。過黃州出以相示。偶爲評之。

歐陽永叔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派。然公墨迹。自當爲世所寶。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師者。晚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於世也。

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言似法華。

草書祇要有筆。蚤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爲過之。魯直書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學古兵法之過也。學卽不是。不學亦不可。

魯直以平等觀作敲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此跋山谷爲王晉卿小書爾雅。

歐陽叔弼。謂余書大似李北海。余亦自覺其然。世或以全書似徐浩者。非也。古人用筆。必有所自。長史以劍器悟。容有是理。當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鬪而草書長。非誕也。

蘇子瞻題唐代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伸。此乃唐宋五代流

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真知爾也。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閒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吾遠矣。而反問於余何哉。此又未之解也。元豐四年五月。眉山蘇軾書。

東坡評所藏楊蔡書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磨滅。五代文彩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雄傑。

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謂書之豪傑。不爲時勢所汨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弱。猶有唐末已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少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

黃涪翁跋蘭亭諸帖

蘭亭敍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原。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爲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知。所以爲聖人。不善學者。卽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病。

古人作蘭亭敍。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人但見深墨本。收盡鋒銳。故以舊筆臨仿。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鏗。此不傳之妙也。

東坡有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贊。樂毅論。蘭亭禊事敍。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閒。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爲俗學者言。要歸必竟如此。如人眩

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黃皁白。亦自燦然。佳帖時時臨模。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法。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余嘗戲爲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舍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余無以應之。固知書雖棋鞠等技。非得傳之妙。未易工也。

樂毅論。舊石刻斷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真多矣。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非無福氣。但病在不韻耳。東方曼倩畫贊。筆圓淨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左長。蓋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輩或隨時用一人筆法耳。

黃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永禪師書。旣刊缺。亦難辨真贋。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圓勝徐浩書也。

佛遺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黃庭堅曰。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須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碑。斷爲右軍書。端使人不疑。如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爲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爾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

蔡公送委篤。又加瘳下。日數十行。觀此語。初和父所論疾證似是也。當今人物眇然。而羸疾如此。令人短氣。今年每讀此語。便復意塞。足下時事少。可數來。主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體灼然。不知那得濫吹阿堵中。此卷中伯趙鳴而載陰。爽鳩習而揚武。與儻因行李。願存故舊。皆鄙語。非右軍意。書札亦相去遠甚。

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牋素敗逸字多爾。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米芾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

謝太傅所稱道民安。蓋事五斗米道耶。右軍爲獻之女玉潤請罪。亦稱民也。知足下故羸疾。而冒暑遠涉。而失一筆。冒多一筆。古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數十字。劣於此帖。今人作字。大概筆多而意不足。智果善學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羊欣書舉止羞澀。蕭衍老翁亦善評書也。

宋儵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子瞻嘗云。其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王侍中學鍾繇絕近。真行皆妙。如此書乃可臨學。謝太傅墨跡。聞都尉李公炤有之。不作姿媚態度。惜不見爾。若但如此卷中帖。去右軍父子閒。可著數人。

郗方回書。初不減王氏父子。誠不浪語。

章草千字文。集書家定爲漢章帝書。繆矣。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乃周嗣興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那得有之。疑祇是蕭子雲之最得意者。

右軍嘗戲爲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瘞鶴銘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

往在館中時。於閣下一觀李懷琳臨右軍絕交書。大有奇特處。今觀續法帖。十未得其二三。以此言之。十卷中大率皆如此。又智永十八行。判作右軍書。蕭子雲臨索征西書。便判作靖書。此等難使鄭彰輩任其責。劉無言箋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

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於實。及見舊刻。乃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爲多。又知蔡君謨真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元祐四年在中都。初見榮輯子雍家一本。紹聖元年在湖陰。又見張威福夷家一本。其十二月在陳留。又見蔡寶臣致君家一本。以石本未刊缺。不以摹本補綴。則榮本第一。張本第二。蔡本第三。亦嘗於他處見數本。新舊雜揉。所謂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極縞者也。然尙有典刑。亦不可廢也。陳留淨土院書。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然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冢。非傳者妄也。虞永興嘗被中畫腹。書末年尤妙。貞觀

閒亦已老矣。而道場碑之工。唐人未有逮者。

歐率更書化度寺碑。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介冑有不可犯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真復奇崛。所恨功力太深耳。少令功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遺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價之半耳。

唐自歐虞後。能備八法者。獨徐會稽與顏太師耳。然會稽多肉。太師多骨。而此碑尤姿媚可愛。時人快其書。以爲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余以爲非是。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筆。少令韻勝。則與穉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有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爲良醫。誠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盧浦髮。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爾。

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絕妙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胷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功也顏太史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閒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蓋摹書法壞於亞栖也跋周子發帖

魯公東西林題名宋開府神道永州磨崖諸奇書楊少師洛中十一碑懷素自敍草書千餘字當集爲一它日可爲跋尾禪家云法不孤起伏境方生懸想而書不得一二又臂痛才能用筆三四分耳

周秦古器銘哲科斗文字其文章爾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剝華僞自見至情雖戲弄翰墨不爲無補

山谷評諸名家書

鍾大理表章致佳世間蓋有數本肥瘠小大不同蓋後來善臨搨本耳要自皆有佳處兩晉士大夫類能書右軍父子拔其萃耳觀魏晉閒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略可相見論人物要是韻勝爲尤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髣髴

右軍真行章草藁本無不曲當其妙處往時書家置論以爲右軍真行皆入神品藁書乃入能品不知憑何便作此語致如今日士大夫論禪師某優某劣吾了不解古人言坐無孔子焉別顏回真知言者

右軍自言見秦篆及漢石經正書書乃大進故知局促轅下者不知輪扁斲輪有不傳之妙王氏以來惟

顏魯公楊少師得蘭亭用筆意。

右軍父子真行略相當。相抗爾。余嘗評書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須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右軍筆法如孟子道性善。莊周談自然。縱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拘之。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潭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髣髴大令爾。魯公書。今人隨俗多尊尙之。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當如九方皋相馬。遺其玄黃牝牡。乃得之。

宋齊間士大夫。翰墨頗工。合處便逼右軍父子。蓋其流風遺俗未遠。師友淵源。與今日俗學不同耳。王謝承蒙學字書皆佳。要是其人物不凡。各有風味耳。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幾所謂毫髮無遺恨者。王荆公嘗自言學濛書。世間有石刻南澗樓詩者。似其苗裔。但不解古人所長。乃爾難到。

唐太宗英容不羣。所學輒便過人。計神堯初定四海。太宗年二十許爾。字畫已能如此。所以末年詔敕。有魏晉之風。亦是富貴後。能不廢學爾。崇寧元年閏月初六日。當塗江口折柳亭中書。

伯英書小紙。意氣極類章書。精神照人。此翰墨妙絕無品者。張長史千字及蘇才翁所補。皆怪逸可喜。自成一家。然號爲長史者。實非張公筆墨。余中年來稍悟作草。故知非張公書。後有人到余悟處。乃當信耳。

張長史行草帖。多出於贗作。人聞張顛。未嘗見其筆墨。遂妄作狂蹶之書。託之長史。其實張公姿性顛逸。其書字字入法度中也。楊次公家。見長史真跡兩帖。天下奇書。非世間隔簾聽琵琶之比也。

顏魯公書。雖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筆法。書家多不到此處。故尊尙徐浩沈傳師爾。九方臬得千里馬於沙丘。衆相工猶笑之。今之論書者。多牝而驪者也。

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爲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唯張史與魯公二人。其後楊少師頗得髣髴。但少規矩。復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天下後世矣。

觀唐人斷紙餘墨。皆有妙處。故知翰墨之勝。不獨在歐虞褚薛也。惟恃耳而疑目者。蓋難與共談耳。

觀江南李主手改表草。筆力不減柳誠懸。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其髣髴。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爲之。工拙便相懸也。

余嘗評近世三家書。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僧縛律。恐來者不能易余此論也。少師此詩草。余二十五年前嘗得之。日臨數紙。未嘗不歎其妙。少師爲楊凝式。

李西臺出羣拔萃。肥而不臃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但摹手或失其筆意。可恨耳。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清瘦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難。蘇子美蔡君謨。皆翰墨之豪傑也。歐陽文忠頗於筆中用力。

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篆則氣質高古。與楊冰並驅爭先也。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唯宋宣獻公耳。如前翰林侍書王著書樂毅論。及周興嗣千字文。筆法圓勁。幾似徐會稽。然病在無韻。如宣獻公能用徐季海筆。莫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模。自成一派。當無遺恨矣。往時士大夫。罕能道宣獻書札之美者。前日裕陵遊心藝文。頗歸翰墨於宋氏。於是天下靡然承風。牆隅敗紙。蛛絲煤尾之餘。無不軸以象玉。表以綈錦。士大夫書尺間。班班皆有筆勢。老杜云。太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有味其言也。

常山公書。如霍去病用兵。所謂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孫吳。至其得意處。乃如戴花美女。臨鏡笑春。後人亦未易超越耳。紹聖五年五月晦。避暑瀘州大雲寺。子茂攜此書來。妄意評之如此。蔡明遠帖。筆意縱橫。無一點塵埃氣。可使徐浩伏膺。沈傳師北面。

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於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近見陳懶散草書數紙。乃真得才翁筆意。寒溪草堂待飯不至。飢時書板。殊無筆力。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雖得一體。皆自到也。蔡君謨書。如胡笳十八拍。雖清氣頓挫。時有閨房態度。

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宜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

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概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筆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爲古人志士。吾不信也。

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而身爲度者也。觀其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昔余大父大夫公。及外祖特進公。皆學暢整遺教經。及蘇靈芝北嶽碑。字法清勁。筆意皆到。但不入俗人眼耳。數十年來。士大夫作字尙華藻。而筆不實。以風檣陣馬爲痛快。以插花舞女爲姿媚。殊不知古人用筆也。客有惠棕心扇者。念其太樸。與之藻飾。書老杜巴中十詩。頗覺驅筆成字。都不爲筆所使。亦是心不知手。手不知筆。恨不及二父時耳。下筆痛快沈著。最是古人妙處。試以語今世能書人。便十年分疏不下。頓覺驅筆成字。都不由筆。

又跋東坡墨跡

余嘗論右軍父子翰墨中逸氣。破壞於歐虞褚薛。及徐浩沈傳師。幾於掃地。惟顏尙書楊少師。尙有髣髴。比來蘇子瞻獨近顏楊氣骨。如牡丹帖。甚似白家寺壁。百餘年後。此論乃行爾。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東坡書水陸贊。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孝子禍。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爲律。後王所是以爲令。余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塗說者。亦多以爲然。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臥。故左秀而右枯。此見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余書自不工。而喜論書。雖不能如經生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義味。曠百世而與之友。故作決定論耳。

東坡敍英皇事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爲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手澤袋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

東坡書。真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紹之不遠。余與東坡俱學顏平原。然余手拙。終不近也。自平原以來。惟楊少師蘇翰林。可人意爾。不無有筆類王家父子者。然余不好也。

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顏魯公。以余考之。絕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氣。皆略相似。嘗爲余臨與蔡明遠委曲。祭兄濠州刺史。及姪季明文。論魚軍容坐次書。乞脯天氣殊未佳帖。皆逼真也。此一卷字形如東方朔畫贊。俗子喜妄譏評。故具論之。

余嘗謂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聞者瞠若。晚識子瞻。獨謂爲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比來作字。時時髣髴魯直筆勢。然終不似子瞻暗合孫吳耳。

東坡書如華嶽三峰。卓立參昂。雖造物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沈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蓋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往時許昌節度使薛能。能詩。號雄健。時得前人句法。然遂睥睨前輩。高自賢聖。乃云。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爲李翰林。此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也。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麤。書徧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倫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

雖譴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號能書者數家。雖規模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斌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它人終莫能及爾。東坡書。彭城以前猶可僞。至黃州後。掣筆極有力。可望而知真贋也。

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疏疏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流風餘韻。當萬金購藏耳。廬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

又跋蘇穎濱王晉卿書

子由書瘦勁可喜。及覆觀之。當是捉筆甚急。而腕著紙。故少雍容耳。

余嘗得番錦一幅。圃窠中作四異物。或無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以爲書囊。人未有能識者。今觀晉卿行書。頗似怪錦。其奇怪非世所學。自成一家。

魯直自評書學

余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越爲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懷素高閑墨迹。乃窺筆法之妙。今暮年老嬾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顛倒。不復能工。顧異於今人書者。不紐提容止。強作態度耳。

錢穆父蘇子瞻。皆病余草書多俗筆。蓋余少時學周膳部書。初不自悟。以故久不作草。數年來。猶覺瀚祓塵埃氣未盡。

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若得明窗淨几。筆墨調利。可作數千字不倦。但難得此時會爾。

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絲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字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耳。

書尾小字。唯余與永州醉僧能之。若亞棲輩。見當羞死。

晁美叔嘗背議予書。唯有韻耳。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有附予者。傳若言於陳留。予笑之曰。若美叔卽與右軍合者。優孟抵掌談笑。乃是孫叔敖耶。往有丘敬和者。摹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便爲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嘗贈以詩云。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名崖頰中興。小字

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或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

汪氏珊瑚網書品卷二十四下

海嶽名言 一作米元章續書評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何等語哉。或遣辭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爲溢辭耳。

今采隋唐至本朝書法。得一十四家。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偏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書。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書。如學休糧道士。神格雖清。而體氣四疲。歐陽詢書。如新瘡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苦。柳公權書。如深山得道之士。修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真卿書。如項羽按劍。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書。如乍富小民。舉動崛強。禮節生疏。徐浩書。如蘊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書。如龍游天表。虎踞溪旁。神情自若。骨法清虛。周越書。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錢易書。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書。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蘇舜欽書。如五陵少年。訪雨尋雲。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書。如宮女插花。嬾嬾對鏡。端正自然。別有一種清態。繼其人者誰歟。有襄陽米芾。

字之八面。惟尙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勻。而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爲醜怪惡札之祖。世始爲俗書。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穠。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有識者當自知之。沈傳師變格。有超世真趣。徐浩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爲司馬隸。南嶽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本朝太宗。挺生五代人物。已盡之閒。天縱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李宗諤。主文旣久。士子始皆學其書。肥褊樸拙。是時無不謄錄。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趨時貴書矣。

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能隸書者。武勝留後崔瑗。能草書者。承議郎滕中孚。趙仲忽。能行書者。宣德郎鮑慎由。能篆書者。宣德郎趙震。已上。是學古人書者。餘未見。

楊凝式。字景度。其書天真爛熳。縱逸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紛披老筆。王安石少嘗學之。元豐六年。余始識荆公於鍾山。語及此。公大賞歎。其後與余書柬。皆此等字。

唐人以徐浩書。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王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

不一倫。徐浩爲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顏真卿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法也。草書不入晉人格。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歷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也。

歐陽詢草書也。字末筆倒壓。不見所出。余得正觀御府右軍三帖。末後一帖也。字乃歐法所出。世之真跡與石刻。並無此也字。

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腳。差近前而直。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名世者凡幾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張友直安字。上復問之曰。卿何如。對曰。臣書刷字。

諸名家評米書

東坡云。海岳平生篆隸。真行草書。風樞陣馬。沈著痛快。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媿而已。

元章少時書法。蓋自沈傅師。後始入大令之室。結體超軼。一用其筆意。此帖元章模王獻之帖。臨池用功如此。晚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此狡獪變化矣。

米禮部行草書。政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家。後生習米者。但得其踰繩越契之風。非善學柳下惠。

者也。范成大跋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今本大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其後云。摹臨兩帖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欂櫨。雖具準繩。而締剏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鶴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爲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褐不浼。夜扉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本朝書。米蔡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出於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漢王諱讓書。其變體出於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絕過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藝至此。亦難矣。坡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聊自悟。落筆已喚周越奴。則越之書本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於筆挽萬鈞。沈著痛快處。法豈能盡耶。

龔聖子曰。評書家謂米書如快劍斫陣。以其銛利無前故也。是大不然。米書超絕中。自有妍美。不專以險絕爲工。沈慶之貌如好女。每臨陣必著假面。而其威武所被。能使丰姿掩抑不露。此英雄之能事也。

徐季海書。惟此一種。有右軍父子筆法。而無俗氣。如開河碑超軼。孝子碣老重。然終非王家苗裔也。頃見蘇子瞻錢穆甫論書。不取張友正。米黻。余殊謂不然。及見郭忠恕敍字源。乃知當代二公。極爲別書者也。

米襄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揚放。殊不廓填。非古也。昔揚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廓填。乃造微耳。黃伯思跋。

黃魯直書逾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溫潤。

徐會稽之濁在跛偃。李北海之濁在欹斜。跛偃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欹斜之弊。流而爲元章父子矣。趙孟堅跋。

此本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米元章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韻。冠映一時。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妒異。曾不夢見右軍腳汗氣。豈可與言用筆法耶。

米海嶽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亦似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耳。山谷

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於曠蘊。川媚則蔑有。其學魯獨居男子。於薛道祖近之。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越規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玉峯陸友記。

唐人臨摹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元章得其氣韻。而失其形似。下云。氣韻形似俱備者。惟吳興趙子昂得之。

張雨云。元章學王書而變。薛河東學王書而不變。

陶宗儀稱趙文敏。偶得米海岳壯懷賦一卷。中缺數行。因取刻本摹搨。以補其缺。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歎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爲國朝第一。且猶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于公寧不媿乎。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矣。

海岳書於晉人最有功。故其淵源高於宋一代。此爲慧日峯錄一庵記。惜其起語處。損缺數行。行筆則規模聖教序。而波法特佳。識者當自著眼也。陸深跋。

南宮與眉山。豫章。莆陽。擅聖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爲襄陽之學者。大抵步入狂狷。允明固亦願學。而資力兼到。乃不易耳。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馬帖。爲梁谿錢氏世藏。其孫昌言出示。舒玩未終。第覺法度森出。與尋常之論大異。高陽□憑人口。不幾於誤人耶。昌言請識跋。稍附爾爾。異時諦觀著力。或得畦徑一二。當爲再議。以易此語。枝山。

褚摹禊帖。米元章謂褚的筆。非也。旣稱廓填清潤。又云以意改誤易數字。米有雙鉤廓填。而意易者。蓋唐人於河南臨本上加雙鉤耳。虎兒實知之。不欲矯其父誤。謾定爲諸葛正等。於賜本雙鉤。又非也。正當作貞。宋人避其廟諱。故余始謂能辨陳家本。作于定國耳。今乃能於米家本作董狐書畢。不覺噴筍滿案。右米南宮真蹟。妙得晉人筆。而以神俊發之。往往於結構外取姿韻。余嘗評其書。如兒駒試風。劍俠入道。此卷爲友人李子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尤精。不失褚河南懸腕法。余愛玩久之。乃以王履吉小楷南宮傳系其後。而記以歲月云。

又云黃長睿有書學而無書才。米元章有書才而無書學。以上龔州。

東觀餘論 龔雲林子黃伯思。

自秦易篆爲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尙有篆籀意象。厥後鍾元常士季及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書法。皆出於遷就。漢隸連筆結體。既圓勁淡雅。字率扁而弗橢。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尙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爾。獨歐率更虞永興。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遽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法彌遠矣。篆法之壞。肇李監軍草法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肇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溯古人之源。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爲患最深。夫篆之方穩。草之顛放。八方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大勢失矣。彼觀鍾彝文。識漢世諸碑。王索遺跡。寧不少損乎。此可爲知者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法。稍以華勝。世傳諸葛武侯對蜀昭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迨魏晉人。然高古尙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隸遠矣。隋智永又變此法。至唐人絕罕爲之。近世遂窳然無聞。蓋去古既遠。妙指弗傳。幾至於泯絕。然世豈無人。顧俗眼未識耳。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將茂宏輩諸人下。意謂其拘法度。少縱放也。余謂草之狂怪。乃書之

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處。蓋與從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矩少之哉。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妙也。

唐文皇論鍾元常書云。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今觀尚書宣示諸帖。字皆扁闊。殊無長體。豈文皇誤以廣爲修乎。十七帖長丈有二尺。貞觀中內本也。凡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逸少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文皇帝購二王書。大王草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爲卷。取其跡以類相從。綴成卷。以貞觀兩字印印之。褚河南監裝。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羅襪織成帶。開元皇帝。又以開元兩字印印之。跋尾列當時大臣名。此帖號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字。故以名。凡二王書。後人亦有取帖中一句語稍異者。標爲帖名。大約多取卷首及帖首三兩字也。

王會稽七子皆能書。擬操。徽。渙。猷。五人。書跡具傳。惟玄肅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格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也。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竝得臣筆。測得臣文。免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

陶隱居集楊許三仙君真跡論云。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鄒法。筆力規矩。兼於二王。椽書乃是學楊。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峯勢。殆非人工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今觀三君跡。一字一畫。皆懸影望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鑿。令有以題悟耳。三君書跡。今無復有。獨唐竇泉述書賦。著楊真人行書帶名六行。觀隱居之論。想

見其清致也。惜哉。今亦弗傳矣。隱居書自奇。世傳畫版帖及瘞鶴銘。皆其遺跡也。今人罕能辨之。於戲。妙識遠矣。知音益稀。安得隱居輩。與之論書哉。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迹。雖差近古。然不脫氈裘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妙書皆在江左。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蹟。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兄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

洛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寶。但自唐中世來。漢晉書法不傳。如凝式輩。所祖述者不遠。會稽父子筆法。似不如是。洛人得楊真蹟。夸詡以爲希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紫陽先生李含光碑。乃張從申書。李陽冰題。歐文忠不喜從申書。集古錄屢言之。殊不知從申乃效子敬書。頗有東晉風尚。唐人知書者多。故見重於世。今人反此。歐陽公初不閑法書。則從申之迹。見棄宜矣。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迨唐。而筆勢超超。意出褚薛上矣。比來襄陽號知古法。然但能行書。真草書不工。愛觀古帖。而議論疏闊。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真。世言其搨本與真跡同。然比李建中周

越輩則小過也。

書苑云。從申結字縝密。近古未有。弟從師。從義從約。並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之四龍。書賦以張氏四龍名揚海內。厥有季弟。功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季謂從申也。又云。從申近古所無。恨於聞見不多。右軍之外。一步不窺。余觀從申雖學右軍。其原出於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時。宜不虛得。但所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晉韻。殊可佳尚。既云從申有弟三人。又云季謂從申。不可曉。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知。爭購祕閣本。誤矣。

黃長睿跋章草急就補亡後

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敬作博學篇。至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游作急就篇。皆書文之林苑。欲識字者。不可不知。惜哉。凡將以上。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焉者。以昔賢多喜書之故也。其文雖出小學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顏籀賞其清靡。籀注此書。嘗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會稽等篇本。備加詳覈。今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爲真。皆章草書。而伯英本。祇有鳳爵鴻鵠等數行。至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缺者。自母縛而下。纔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蓋唐人摹而弗填者。神韻筆勢。古風苑然。余遂手搨一通。陶隱居謂之填廓書。近世謂之雙鉤書。蓋欲知筆徑所自。故爾。

桑世昌澤卿論蘭亭法習

褚遂良正行。全法右軍。洛都袁氏家。遂良書帝京篇一卷。體裁用筆。竊效蘭亭。

山谷游荊州。得古本蘭亭。愛玩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意。作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者。公家傳云。楷法妍媚。自成一家。

子瞻少時。學蘭亭極逾媚。中年以來。筆墨重質。李北海未足多也。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羨西子捧心。而不自悟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當得之。魯直題。

南宋思陵翰墨志餘

本朝士人。殊乏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一二數。誠非有唐之比。然二祖八宗。皆喜翰墨。特書飛白分隸。加賜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固欲鼓動士類。爲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顯著非一。豈謂今非昔比。視書漠然無當。略不爲意。果時移事異。習尙亦與之汗隆。不可力爲也。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始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制方如格律。欲度華駟。終以駸駸。不爲絕賞。繼以蘇黃米蔡。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鷲。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同腐者耶。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雅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

蛟起鳳。振迅華力。穎脫豪舉。終不失真。所以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當缺一。所以鍾王諸家。皆以此爲榮名。不可不務也。

米芾負能書之名於海內。其真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驄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不知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書亦然。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外。歷後唐周漢。卒能全其身名。其知與書法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好事者。并壁匣寘坐右。以爲清玩。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僞。其閒法書名跡。皆歸祕府。先帝時。又加采訪。賞以官爵金帛。至遣使詢訪殆盡。命蔡京梁師成黃冕等。編彙真贋。備成卷帙。皆用阜鸞鵠朱錦襍。白玉珊瑚爲軸。祕在內府。用大觀政和宣和印章。其閒法書。以秦璽書法爲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舍此標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祕。今渡江無復鍾王真蹟矣。

劉正夫論好奇字

劉伯英好奇字。六經自劉歆傳寫外。無一難字。豈可謂無奇哉。舊見魏鶴山取篆字施之行書。常笑其自苦無益。鶴山書鄉字從邑。有效之者。卿亦從邑。不知卿從節。故草書爲卽者。卽節也。近年楊慈湖畫心字。文本心畫雲字。在邯鄲□□中。曲折愈不相似。自學書以來。鍾王眉目可喜。何嘗顛倒橫豎。自不可及。若總如彼所自爲。於字體則謬。於經傳則乖。不知何所取也。

朱文公議書

歐陽文忠公作字。如其爲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黃魯直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爲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懿爲是。但自要恁他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他是不把持愛放縱。今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黃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多忙事。此雖戲言。然切中其病。今觀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帖。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跡。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審。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然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余少時喜學曹孟德書。時劉貢父方學顏真卿書。余以字書古今。謂之貢父正色。謂余曰。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余默然無以應。是知取法不可不端也。

張南軒論蔡蘇書

蔡君謨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彙征。及論設法。與己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初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在他人已爲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多藏公帖。其閒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閒。真可畏而仰焉。

陸務觀論法帖

樂毅論縱橫馳騁。不似小字。瘳鶴銘法度森嚴。不似大字。所以不可仰望也。

世傳中山古本蘭亭之流。帶右天五字。有殘缺處。於是士大夫所藏蘭亭悉然。又謂樂毅論古本至一海字而止。於是凡樂毅論亦至海字而止。其餘妄僞亂真。大抵如此。

庚申重九

陸游務觀書

倪正父評蘇黃米諸家書

本朝書惟東坡魯直元章三家。然東坡多臥筆。魯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若行草尙可使作小楷。如黃庭樂毅洛神。則不能矣。其他如蘇子美周越。近世如吳說輩。皆不免於俗。獨蔡君謨行書既好。小楷如茶譜集古錄序。頗有二王楷法。若他大小楷法。則亦不免於俗。而氣骨多不蕭散。有美堂記。畫錦堂記。及荔枝譜。諺所謂厚皮饅頭是也。大抵楷法貴於端重。又要飄逸。難乎兩全。不可以瞞人。故善書者。尤以爲難也。

鄭子經至朴篇

至朴散而八卦興。八卦興而書契肇。書契肇而篆籀滋。飛天八會以前。不可得而詳也。皇頡以降。凡變五矣。其入亡。其書存。古今一致。作者十有三人焉。余生千載之下。每覽昔人殘銘斷碣。未嘗不爲之歎歎而三歎也。在昔結繩之政。始分龍穗之章。中輟於是。倉史氏仰觀俯察。以造六書。通天地之幽祕。爲百王之憲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若稽古大禹。旣平水土。鑄鼎象物。勒銘告成。而功被萬世。三代之末。周籀蔚有奇秀。篆隸攸祖。孔子采摭舊作。緣飾篆文。天授其靈。剏物垂則。呂政暴興。天人之道。壞亂極矣。李斯適際其時。陶埏偃仰。尊名擅作。悉燔舊章。天下行秦篆矣。程邈參衍隸佐。趨時便宜。蔡邕鴻都石經。爲古今不刊之典。張芝鍾繇。咸得其道。伯英聖手一筆書。元常神妙於銘石。王羲之有高人之才。一發新韻。晉宋能人。莫敢讐擬。李陽冰生於中唐。獨蹈孔軌。潛心改作。過於李斯。張旭天分極深。渾然無迹。足以儀表衰俗。五代而宋。奔馳崩墮。靡所底止。蔡襄毅然獨起。可謂閒世之傑也。嗚呼。書其難哉。文籍之來。久

矣。能書者何闕希焉。蓋夫人能書也。吾求其能於夫人。是以難也。

殫學篇

秦廢古學。書不可行矣。蒙恬書經。胡毋敬等。剽掠遺範。造倉頡博學諸書。散落復盡。然道在兩閒。法出於道。書雖不傳。法則常在。故執筆貴圓。字貴方。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象。隸不隸。吾不知其爲書也。紫真授羲之其似乎。或曰。學者以二王比肩。曰。父作之。子述之。逸少無迹可尋。獻之則未至也。羲之曰。意在筆先。字居心後。存筋藏鋒。滅迹隱端。而分起伏偃仰。又題筆陣圖曰。夫書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草書象篆隸八分相雜。斯言旨哉。衛氏曰。善鑒者不書。善書者不鑒。又曰。李斯筆妙而分七勢。可與八永參焉。張懷瓘十法。其成頌之緒論乎。禁經發諸家筆意。背拋引蠶毒法。趨戈曰。清潤遲澀而左顧。善於形容矣。邊衫衄側。其用開築未善也。蕭何韋誕。其能署書乎。或問。廣成子。應侯。僧一行。釋徵。燕卿。葛氏。諸作。極論題署。其幾法乎。曰。法則法矣。然衆忌諱。適足以累法。真卿之劍池。陽冰之講臺。縱橫生動。不假修飾。其署書之雄秀者乎。陳旅之記。能持論矣。世稱李邕善題署。然其銘刻。歐虞褚諸公若優乎。曰。古之銘石。典重端雅。使人興起於千載之下。邕以行狎相參。後世詭異百出。邕作俑也。歐虞褚深得書理。信本傷於勁利。伯施過於純熟。登善少開闔之勢。柳誠懸其游張顏之闔奧乎。徐季沈宋諸家。殆闖其藩落者乎。韓擇木。韓秀實。李莒。李儉。綽有古意。太白得無法之法。子美行之。昌黎知其理而功

淺子厚雅有抱負。而有永興公之餘韻。議者以退之爲極疏厲。曰：彼蓋不知九方皋之爲相也。黃山谷云：書道弊於唐末。惟楊凝式有古人筆意。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請問宋之名家。曰：錢忠懿、杜祁公之流便。蘇才翁倩仲之爽峭。蘇子瞻之才膽。米元章之清拔。加於人一等矣。蹈道則未也。若夫魯直之瓌變。劉濤諸人所不能及。惜乎。態之靡靡也。然其真行多得於瘞鶴。問周越。李時雍。鍾離景伯。曰：如法問。吳說。張孝祥。范成大。法乎。曰：此而法。天下無法矣。然則卽之諸人。其稱降乎。曰：吁。磔裂塗地矣。或問蔡京卞之書。曰：其悍誕姦詭。見於顏面。吾知千載之下。使人掩鼻而過之也。曰：張卽之陳讜之書。一時藉甚。豐碑鉅刻。散流江左。迨今書家尙祖餘習。曰：速勿爲所染。如深焉。雖盧扁無所容其靈矣。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蘇氏有言曰：書於魯公。文於昌黎。詩於工部。至矣。或曰：彼人耳。若夫呂巖。鍾離權之瑰雄神險。不其愈乎。曰：吾論書不論仙。然抱朴稱皇象爲書。聖陶真逸。有頑仙之論。或問：懷素草書。鄰於長史。君謨有僕奴之譏。過乎。曰：人無百歲之壽。而有百歲之信。豪傑後起。相知於畢世之下。鬪然若合符節。未□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張公者。人龍也。貌焉寡儔。而素欲策駑駘。與之方駕九地之下。重天之巔乎。然則高閑亞棲之流歟。曰：二僧跏若後矣。程子之持敬。可謂知其人矣。或曰：朱元晦諸賢。其簡畢乎。曰：道德之充乎中而溢乎外也。王子文書。咸興其幾矣。書學何所止。曰：歿身而已。然則張伯高行業未彰。獨以書黜有益乎。曰：吾聞之。精於一則盡善。偏用智則無成。聖人疾沒世而名不稱。彼張公者。東吳之精。比之五伯。

再見伯英。以此養生。以此忘形。以此玩世。以此流名。

造書篇 略節。

古今書品。其效尤班固古今人物表。與孫虔禮姜堯章之譜何夸乎。曰。語其細而遺其大。趙伯暉之辨妄。所以作也。宣和譜石峻等書。其誕章之尤者也。蘭亭攷。俞松續考。濫采羣言。吾不知其然也。黃伯思之論。其自欺者也。

虞伯生論子昂書

趙松雪書筆既流麗。學亦淵深。觀其書得心應手。會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賦。而攬其標。行書詣聖教序。而入其室。至於草書飽十七帖。而變其形。可謂書之兼學力天資。精奧神化。而不可及矣。

周公謹論晉人小楷

黃庭。曹娥。東方朔贊。小楷極精。配入樂毅論。雖差校不及。然皆墨池鳳毛也。

宋仲溫手錄書法 見前者刪去。

張芝書。如老松獨倚巖壑。錯落盤屈。時飄飄風韻。

庾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平。在都下。嘗與人書云。小兒輩厭家雞。皆學逸少書。及過江。見右軍所臨張芝衆帖。始大驚服。以爲神。

范懷約真書有分。而草行無功。故知牘簡非易。
虞世南書剛而能柔。卻任自然。其清健皆可人意。如山林之士。外夫塵俗。抱琴獨詠。王公一旦用之於朝。
曾無驕色。

歐陽詢書周圍端正。點畫停勻。曾無虛設。雖清硬中法。亦用力太過。如楊雄大醇小疵。山濤多可少怪。
褚遂良書善擇紙筆。而意有餘。如高祖得張良。世祖得鄧禹。皆謀議帷幄。決勝千里。

李邕書筆端巧妙。格高意遠。論者謂之華嶽三峯。黃河一曲。張旭之書。奮思狂逸。更無凝滯。如龔遂之便。
宜。足可無拘文法。

柳公權書雖出自顏。而意態自若。如秦氏之御。內得於心。而外合於馬志。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徐浩書。
無甚議論。肉重意微。幸然舉止精熟。體不柔懦。

蔡君謨書落筆嚴重。則無害其爲濁。如荀攸外柔弱而內強勇。故人謂之錦囊裹錐。

米元章書筆鋒燦爛。少奇多怪。意到力寡。正當逸處。卻有嬾筆。如高陽酒徒。醉後便欲憑几。

至正丙午十月廿夜。宋克爲徐泰書此。墨跡一册。

吉水解縉書學傳授譜

書自蔡中郎邕字伯喈。於松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祕。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章誕仲將。

及其女琰文姬。姬傳魏相國鍾繇元常。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家所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爲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祕奧。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草。並杜張真。集章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登峰造極。典午之興。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嵇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尙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邳超謝朏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梁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南伯施。伯施傳歐陽率更詢信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虔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閒。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真卿傳柳京兆公權。零陵僧懷素藏真。鄔彤。韋玩。崔逸。張從申。以至楊少師凝式。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膳部越。皆知名。其後蘇太師軾。黃太師庭堅。米南宮芾。蔡端明襄。卓然爲時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於世。王庭筠。米南宮之甥。擅名于金。傅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卽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

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名。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素太樸。饒介介之。得文敏傳授。而太樸以教宋璉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授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汝。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樵。浮丘公童子。亦曰介叟。臨川人。游建康。丁仲容壻畜之。後卒於姑蘇。時歲丁未。

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卒官鳳翔府同知。時洪武丁卯。

宋璉。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書舍人。卒於洪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號紫芝樵者。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中以布衣卒。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卒官水部員外郎。時洪武戊辰。

詹希元。後更名希原。字孟舉。新安人。號逸庵。丙寅訥叟。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爲鑄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申。盱江人。一字建民。得書法於宋克。一云。或謂與克同受業。紹興老僧云。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右此文後有春雨二字。用硃界行表白紙寫。或正或行。最爲神妙。蓋先生下錦衣獄。春雨必爲指揮。使紀綱書之。而流落他家。今爲南京刑部尙書楊寧所得。余又得先生游絲字二幅於陝西秦府。因併識之。天順三年春三月王佐識。

祝希哲評勝國人書

虞集如鹵簿禮官。贊導應節。結束弄姿。稍遠大雅。鮮于樞如三河壯俠。長袖善舞。豪鷲自擅。時落胡俗。鄧文原如疊壁層城。不勝沈實。饒介如時花沐雨。枝葉都新。張雨如道士醮詞。雖禮而野。倪瓚如金錢野菊。略存別韻。楊維禎如華譯夷語。自墮侏儻。陳璧如有若據坐。尙有典刑。宋克如初筵卣彝。忽見三代。解縉如盾郎執戟。列侍明光。

又論楷法

顏真卿黃庭經。楷而不小。褚遂良西昇經。小而不楷。一君欲靜。二臣欲平。三佐四使。以次短小。此小法也。

徐文長評字手跡

黃山谷書。如劍戟搆密。是其所長。瀟散是其所短。

蘇長公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耶。

米南宮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黃之勻耳。

蔡書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勁淨而勻。乃其所長。

孟頫雖媚。猶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書。不可言也。嘗有評吾書者。以吾薄之。豈其然乎。

倪瓚書從隸入。輒在鍾元常薦季直表中。奪舍投胎。古而媚。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

吾學索靖書。雖梗槩亦不得。然人竝以章草視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則超而做篆。

分間布白。指實掌虛。以爲入門。迨布勻而不必勻。筆態入靜媚。天下無書矣。握入節乃大忌。

雷大簡云。聞江聲而筆進。噫。此豈可與俗人道哉。江聲之中。筆法何從來哉。

隆慶庚午元日。醉後呼管至。無他書。漫評古人。何足依據。先生評各家書。即效各家體。字畫奇肖。傳有石文。

又跋停雲館帖

祝京兆書。乃今時第一。王雅宜次之。京兆十七首。書固亦縱。然非甚合作。而雅宜不收一字。文老小楷。從黃庭樂毅來。無閒然矣。而獨收其行書。早朝詩十首。豈後人愛翻其刻者。詩而不及計較其字耶。

王元美藝苑評

書家者流。稱鍾張羲獻。古雅之士。往往左袒鍾張。華俊之儔。則必服膺羲獻。今合諸家之論。可以類推。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黑。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又

云。張字形不如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云。世人那得知。梁武帝云。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之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又子敬之不迫逸少。猶逸少之不迫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陶貞白答梁武帝云。伏覽書論。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夜泉。逸少得進退其閒。則玉科顯然可觀。又云。比世皆高尙子敬。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拘思者。必當仰贊踴躍。有盈半之益。蕭子雲上武帝啓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逮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庾肩吾云。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爲過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閒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筆縱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詳察古今。研精篆隸。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霧結。形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

摹手追此人而已。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餘草。又云：以子敬之豪翰，擅右軍之筆札，雖復麤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

張懷瓘云：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草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閒備精諸體，惟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山谷云：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宋齊之際，右軍幾爲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文再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服大令心也。人謂右軍內擲，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學右軍，終不能似。大令已自退漏。李北海、蘇眉山、趙吳興筆，然則大令之於右軍，直父子耳，不可稱伯仲也。

抱朴子曰：吳之善書者，則有臯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按南史：謂劉休者，與王僧虔同省，而是時海內俱習羊欣書，以右軍跡涉輕微，多所不好，休獨重之，自是

右軍之書復盛。後至梁武時。陶貞白尙云。比世皆高尙子敬。不復知有元常。逸少亦然。然則右軍之書。得劉休而振。得梁武而著。得唐文而後大定。猶之顧凱之畫。亦至唐始定也。羊欣學子敬者也。故武帝評子敬爲河朔子弟。舉體充悅。然沓拖不可耐。而評羊欣。如婢學夫人。舉止羞澀。是亦文皇詆子敬爲餓隸。而學敬元者。時人譏以爲重儻。子敬餓隸。敬元成重儻矣。然同一人書也。餓隸之與沓拖子弟。一瘦一肥。毋乃太相牴牾歟。

武帝評蕭思話書。仙人嘯樹。而張伯英如漢武好道。憑虛欲仙。欲仙尙未仙也。漢武欲仙。則又去仙遠也。伯英乃不如思話乎。

梁武始重元常。而下子敬。特許逸少躑躅其閒。觀陶隱居所云。元常朽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淪長夜。又武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然則太平寺主臨池之趣。全在鍾也。及攷寶泉述書賦。高祖豁達。恢弘厥躬。泯規矩。合童蒙。張懷瓘書品云。狀貌亦古。乏於筋力。旣無奇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然則梁武帝之聲價不振。實以學元常之故也。學鍾張殊極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矣。不得放中之矩。不得變中之雅。則張降而俗矣。吾向者閱隋僧智果書。梁武帝評鍾司徒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後又有鍾繇書。如舞鶴游天。飛鴻戲海。行開茂密。實亦難過語。以爲不應重下評。意所謂司徒者。繇子會也。及覽前輩題評。以十二種意外。歸之太傅。吾竊非之。再閱繇父子本傳。繇不爲

司徒會加司徒。雖尋伏誅。而所稱司徒者。必會矣。然又以梁武與陶隱居論書。至數十往復。皆不及會。不應稱之若此。及閱袁昂本文。所謂十二種云云。乃在啓內。敕旨祇云。如卿所評。臣謂鍾繇口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等語。蓋重贊之也。此外又有武帝觀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云。平直均密。鋒力輕快。補損巧稱。字外之奇。文所不書。然則袁昂之稱司徒十二種法。正謂繇也。吾家蓄太傅薦季直表。黃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蓋是時華歆辭疾。繇實轉司徒。四年。遷太尉。而歆復代之。史有脫漏故耳。二者實可相證。因記於此。鍾太傅七十六。其子司徒。僅四十五。右軍五十九。子大令四十三。天假以年。不果勝尊公乎。白。不爾。格已定矣。假之年有小變。而不能有所加也。

右軍之書。後世摹倣者。僅能得其圓密。已爲至矣。其骨在肉中。趣在法外。緊勢游力。淳質古意。不可到。故智永伯施。尙能繩其祖武也。歐顏不得不變其真。旭素不得不變其草。永施之書。學差勝筆。旭素之書。筆多學少。學非謂積習也。乃淵源耳。

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適。筋骨盡露。旭素之後。不得不生。誓光。高閑。顏柳之餘。不得不生。卽之。溥光。智永伯施。有書學而無書才。顛旭狂素。有書才而無書學。河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禮。平原誠懸。有學力而無書度。

楊用修云。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以余論之。瘦易而肥難。用修此語。未必能真知書者。筆肥則結搆易。

密筆瘦則結構易疏。此瘦難而肥易也。唯是既成之後。瘦近勁。勁近古。肥近豐。豐近俗耳。伯高之所以妙在肥而不俗也。

僧亞栖云。書貴能變。方自成家。王右軍變白雲。歐陽詢變右軍。柳公權變歐陽。此殆是嚙語。白雲先生何人。亦未有書跡存世。蓋右軍偶一言之。大抵托辭耳。歐陽書法實一變。然非變右軍。若柳之於歐。法少變而意故不變也。

山谷云。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鐘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媿右軍父子。易有云。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五代時。楊少師凝式。黃魯直極重之。謂爲散僧入聖。又謂可繼顏魯公釋懷素。楊於今隸極拙。魯直所推行草耳。而余見其一二行。皆不甚合。近聞朱象玄有韭花帖甚佳。未及見之。宋初。王待詔著。宋宣靖。李西臺。蘇參政。皆稱名書家者。然不甚得法。山谷評待詔。如小僧縛律。西臺如講僧參禪。然待詔猶有晉人意。范文正伯夷頌見推。亦以其人耳。杜祁公蘇長史。皆學懷素。杜瘦而生。蘇瘦而弱。第覺玉潤微勝冰清。蔡忠惠略取古法。加以精工。稍滯而不大暢。蘇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邕。擘窠大書。源自魯公而微。近碑側記。行草稍自結構。雖有墨豬之謂。最爲淳古。黃山谷大書酷做瘞鶴。狂草極擬懷素。姿態有餘。儀度少乏。米元章源自王大令褚河南。神采奕奕射人。終媿大雅。是四君子者。號爲宋室之冠。然小楷絕響矣。山

谷推王文公書似楊少師。章惇有鍾王法。談者以爲曲筆。蔡京兄弟皆擅書名。御府法書墨妙。皆其評跋。彼人縱極八法。無取一長。況未必耶。

唐文皇以天下之力募法書。以取天下之才習書學。而不能脫人主面目。玄徽亦然。智永不能脫僧氣。歐陽率更不能脫酸餽氣。旭素顏柳趙吳興。不能脫俗氣。南晉宋齊之閒。可以脫矣。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而敬元爲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中睿之季。時人語曰。買褚得薛。不口落節。蓋時重河南。而少保爲河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煇煇。而趙文敏法之。使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也。至矣。今所書書譜。令後人極力摹倣。尙自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矣。

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以故評隲古人。墨刻眞贋。亦有相牴牾者。然長睿引證。各有據依。不若元章之孟浪也。如謂鍾太傅尙書宣示爲右軍臨。白騎逐帖爲大令臨。蓋不唯太傅宣示已殉王修葬。而開元中。滑臺人家。用右軍扇書臨宣示。大令臨白騎二帖。應募入內府。其事甚明。謂長

風帖爲逸。少年未變體書。蓋以右軍別帖。有長風范。母子語可證也。此外辨右軍自適得書。至慰馳。疎耳。酸感至此。加下癩。宰相安和。噉豆鼠。伏想嫂等。闊別稍久。不得臨川。月初一日。至前從洛。白耳鯉魚。夫人蔡家。大小悉佳。闊轉。阮公故爾。月半邊。欲遺書。大令玄度時來。極熱。敬唯服油。復面悲積。嫂等帖。皆非真。或以辭氣太煩。或以書法非妙。或卽其人其事。駭之俱當。他如辨江。叔及藝韞。多才帖。爲唐高宗。衛夫人帖。爲李懷琳。褚遂良。甥。無辭八侍中。山河帖。爲枯樹賦中語。李斯書。爲陽冰。裴公碣內字。右軍備官而行。爲唐人集右軍書。賈會送張說文。皆妙有事理。真書家。董狐也。米元章以閣帖。張伯英。知汝殊愁。及大令吾當。托桓江州。爲張伯高書。黃伯思亦斷以爲然。而去。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大令時人。以爲伯高書。二王帖辭耳。按此帖。既有祖希時面語。與疾不退。至分張同結法。安知非大令縱筆耶。而必於伯高也。及攷張懷瓘書斷。稱張融。正兼諸體。於草尤工。齊梁之際。殆無以過。或有鑒不至者。深見其有古風。多誤寶之。以爲張伯英書也。而搨本大行於世。又按融本傳。嘗對孝武帝曰。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然則此書。又安知非張融筆耶。黃米懸斷爲伯高。不若吾之懸斷爲思光也。伯英殊愁體。太今而乏古。大令疾不退。至分張。筆過流而少節。或以此疑非二公書可也。元章論書。見右軍稍大而逸者。便以爲子敬。見伯英近今者。與子敬近縱者。便以爲伯高。藏真。愚又推黃米之旨。謂伯高。僅有章法而無變法。子敬僅有破體。而無狂草。則不敢信也。按張懷瓘明言。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

爲今草。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爲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唯王子敬明其心指。故稱一筆書者。起自伯英也。又云。伯英。初爲今草。天縱尤異。率意超曠。無惜是非。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掣擣之勢。心手隨變。竊冥而不知所如。又云。子敬如蹴海移山。翻濤破嶽。懸崖墮石。驚電遺光。此豈非草聖之極耶。攷前後書。亦未必似伯高。蓋伯高時有肥筆渴筆。不若是之勻和也。若託桓江州一書。又多逸少語。子敬又不合書之。覺思光爲近。至於右軍。雖結構緊密。而變化靈異。又不可以一節爲拘也。

楊用修云。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不知其銀鉤之敏。又引管寧別傳云。寧字畫若銀鉤。及茅山碑云。管寧銀鉤之敏是也。余固知其誤。按索靖字幼安。其章草法。有銀鉤蠶尾。及考陶隱居解真碑云。幼安銀鉤之敏。尤南風角之妙。正謂索靖也。蓋管寧亦字幼安。用修誤以爲寧。遂併其姓名改之耳。攷寧三國志注。有高士傳。傳於諸書。俱無銀鉤語。又云。劉曜人知其犂凶。而不知其字畫之工。注見草書韻會。當是時。劉聰。劉曜。皆能書。而聰之犂凶。大出曜上。俱見本載記。用修又誤以劉德升爲劉景升。而云卽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廚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此尤可笑。

虞伯生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容。諸公。方知古法。而長容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繁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于湖之險澀。張卽之之惡謬極矣。此語大自有理。又獨稱吳說傳朋書法。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且謂至吳

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圖來者稍知正法。今傅朋書出。遂少見。紹彭號翠微居士。余有其詩數紙。緊密藏鋒。得晉人意。惜少風韻耳。

鐵圍山叢談。謂其父京善榜書。妙出四家之上。此雖曲筆。然亦必有可觀者。米芾元章。自負以爲前無古人。然是行筆。非真筆也。

用修又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者。善篆與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軍。不知何代人。疑卽文秉也。按陶九成書史。王升字逸老。號羔羊居士。草書殊有旭顛轉摺態。宣和閒。進所作草書。內庭稱之。用修似未之見。新鄭高少師拱。藏東坡草聖醉翁亭記。并石本跋。細閱無一坡法。而渴筆適逸飛動。中有正書卻近俗。吾斷以爲逸老書。蓋南渡以後諸公。不能辦此。元人卻不作此結法也。

自歐虞顏柳旭素。以至蘇黃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若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不必已撰。評者有奴書之謂。雖則太過。然謂直接右軍。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黃庭洛神。於精工之內。時有俗筆。碑刻出李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輒。惟於行書。極得二王筆意。然中閒逗漏處不少。不堪並觀。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尙隔一舍。

楊又引東坡跋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按希白。乃潭州僧希白耳。書家謂其有筆意。而多率直無禁迴繚縵之勢。楊以

幼安爲管寧。以希白爲錢易。其孟浪殊可黷也。

元人自趙吳興外。鮮于伯機擊價幾與之齊。人或謂勝之極圓健而不甚去俗。鄧文原有晉人意。而微近蠹。蠹。蠹子山有韻氣。而結法稍疏。然是三人者。吳興流亞也。虞伯玉差古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美而近弱。張伯雨健而近佻。柯敬仲老而近蠹。班彥功少頗適爽。晚或惡札。龔璠陳深輩。皆長於題跋。倪元鎮雖微有韻。而未成長。人或許以得大令法。何也。元鎮以稚筆作畫。尙能於筆外取意。以稚筆作書。不能於筆中求骨。詎宜以汎愛推之也。

正鋒偏鋒之說。古今無之。近來專欲攻視京兆。故借此爲談耳。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卽右軍行草中。亦不能盡廢。蓋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詔小楷。時時出偏鋒。固不特京兆。何損法書。解大紳。豐人翁。馬應圖。縱盡出正鋒。寧救惡札。不識丁字人。妄談乃爾。可恨可笑。

張卽之非不遒勁。而麤醜俗惡。種種可恨。是顏柳之疏裔。辱家風者。解大紳張汝弼。非不圓熟。而疏輒村野。種種可鄙。是旭素之重儷。壞家法者。

臨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臨進易。摹進難。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

倉頡九篇。相傳是李斯。其第九章乃云。豨信是陳豨。韓信。劉京是大漢。西土是長安。右軍少從丞相渡江。北蹤永絕。其題筆陣圖云。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之洛下。見蔡邕石經。

二體書。始知學衛夫人。徒費年月。王著集淳化帖。有漢章帝書千字文。紕繆如此。徒資嗚噓。法書中有王右軍千字文。昔賢作笑端。蓋知其爲周興嗣撰。不應右軍預有之。然梁武帝命殷鐵石摹取右軍千字。命興嗣次韻。故當有右軍千字。非謬也。又有衛夫人筆陣圖。右軍題筆陣圖後。及右軍筆勢圖一章。筆勢論十二章。昔賢皆辨其妄。然是六朝善書者擬作。苟能熟覽。思亦過半矣。

孫過庭云。樂毅論則情多拂鬱。東方贊則意絕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蘭亭之興集。思逸神超。松門戒誓。情拘志慘。愚謂此在覽者以意逆之耳。未必右軍作書時。預有此狡獪也。又一云。黃庭如飛天仙人。洛神如凌波神女。曹娥碑如幼女漂流於風浪間。

朱長文作續書譜。而進石曼卿。蘇子美於妙。退裴行儉。孫虔禮。王紹宗。李邕。鍾紹京。韋陟。賀知章。裴休於能。吾未敢信也。閣帖真書。自鍾太傅宣示外。獨有王世將。僧虔兩疏啓耳。行草自二王外。獨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紙耳。何也。以其體最古雅。不落塵也。

顏魯公家廟碑。今隸中之有小篆筆者。歐陽蘭亭道因碑。今隸中之有古隸筆者。皇象天發碑。分隸中之有章法者。瘞鶴銘。行書中之有古隸筆者。

懷琳太急就。嵇康絕交書。皆託之右軍。以應貞觀之購募。第結法雖杳拖多臥勢。不能作山陰內擲筆。然圓熟輕俊。不妨張翼之亂真也。

千古楷行之妙無過鍾王。鍾王之跡妙者，宣示樂毅蘭亭而已。樂毅論揚本佳者，猶可什倍它刻也。

墨池瑣錄

右軍字似左傳，大令字似莊周，山谷爲此言，亦猶東坡以杜子美比司馬遷，以江瑤柱比荔枝也。孫過庭云：「既得平正，須追險絕。」書家以險絕爲功，惟顏行與景度草得之。

吳寬云：「稱善書者，必曰師鍾衛及觀顏柳諸家，異體而同趣，亦未必不自鍾衛來也。若夫宋之蘇黃米蔡，羣公交作，極一代書家之盛，其構勢雖各不侔，要之於理，又不能外顏柳他求者也。」書譜雖運筆爛熟，而中藏軌法，故自森然。

董玄宰品書

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宮。元人作書經云：「黃庭有六分九宮，曹娥有四分九宮，是也。」

內景經全在筆墨畦徑之外，其爲六朝人得意書無疑。今人作書，只信筆爲波畫耳，結構縱有古法，未嘗真用筆也。善用筆者清勁，不善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有分別，一字中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唐模右軍真跡，以十七帖爲致佳。余臨數十本，皆爲好事者取去，亦復有贗本。如此本差稱意，乃以王方慶進帖筆法，參合用之，所謂萬歲通天帖者是也。

余曾有右軍行穰帖真跡十五字，正是十七帖一種書，及武林楊侍御自安福傳來唐摹絕交書，與行穰

帖同。中缺鸞字。乃悟爲右軍書。蕭齋所摹。避子鸞諱。而後人誤以李爲懷琳耳。

楷書以智永千文爲宗極。虞永興其一變耳。文徵仲學千文。得其姿媚。予以虞書意入永師。爲此一家筆法。若退穎滿五篋。未必不合符前人。顧經歲不能成千字卷冊。何稱習者之門。自分與此道遠矣。

虞永興常自謂于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抽刀斷水。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輒成算子。筆陣所訶以此。

李北海書荆門行。刻於羣玉堂帖。余疑李北海詩。在太白集中者。皆沈鬱高古。無此流易。及觀王建詩。有荆門行。乃知宋人所集雲麾碑等石刻。蒙之北海也。羣玉帖有虞永興馬贊。亦見柳州集。辛酉十月朔。

楊少師步虛詞帖。卽米老家藏大仙帖也。其書騫翥簡澹。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余每臨之。亦得一斑。蔡忠惠公書畫錦堂記。凡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纔得顏碑什七耳。今日得宋搨徐季海

洛州府君碑。以其意爲此。如黃金鑄范少伯。一鑄而就。正以速成自喜。不計工拙也。庚申八月朔。

王履道評東坡書云。世學公書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押書。姿態橫溢。不矜而妍。不束而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甘雨之霖。森疏掩映。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宛宛轉。纚纚如縈繭之

絲。恐學者所未能至也。此余學戎輅表。王虞二表近之。

國朝書法。當以吾松沈民則爲正。始至陸文裕。正書學顏尙書。行書學李北海。幾無遺憾。足爲正宗。非文

待詔所及也。然人地既高，門風亦峻，不與海內翰墨家盤旋宴會，而吳中君子，鮮助羽翅，惟王弇州先生始爲拈出，然蘭之生谷，豈待人而馥哉。

荊州仲宣樓所刻登樓賦，爲吾松喬懋敬書，喬素無書名，彼中士大夫，亦不知爲誰手也。喬曾爲荊南觀察，乃從游莫廷韓，是龍所書，今爲正之。

松江董原正爲玄宰先生從兄工翰墨而蚤世，人皆知有玄宰，而董氏書法開山，肇自原正，罕知之者，有雙鉤宋十七本帖，在吾禾高公玄家。

陳眉公筆記

宋時傳三昧蘭亭，出於杜器之，杜畜百本，而唐刻爲第一，杜名寶晉，其有寶晉印者，不獨老米也。

東坡書是學王虔僧，而歷代評者，謂學徐浩，政不知浩故虔僧衣鉢耳。東坡草亦學長沙，今傳醉翁亭，未必是真，六一居士琴操得之。

東坡詩卷有一跋云：觀此真跡，如覺僞者，甚可笑也。周公謹極喜此跋，可謂善下語。余嘗謂多見石刻，少見真跡，往往覆以真者爲僞，此豈眼中有筋者乎。

今皇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攜獻之鴨頭丸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芾文賦以自隨，中書舍人趙士禎，爲言如此，儒又攷右軍曾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趙子昂亦書文賦。

李君實評帖

沈存中云。唐太宗力購羲之真跡。唯樂毅論。乃右軍親筆於石而鐫之。以爲家法者。昭陵之殉。亦以其石便於覽耳。後溫韜盜發。其石已碎。用鐵束之。皇祐中。高紳學士之子安世。爲錢唐主簿。存中就其家見之。末後獨一海字。竹嬾十年前購得一本。正海字獨留本也。但其缺處。有斜書修字數箇。蓋歐陽文忠公再拓本也。昔年於姑蘇韓氏。見一絹素臨本。相詡以爲右軍手書。可謂不識源委者矣。

樂毅論。小中有楷。黃庭經。楷中有小。東方朔畫贊。五分中有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之中。曹娥碑。五分字。四分畫。力命表。三分畫。五分字。此書家教典也。不講求何由修證。公孫大娘舞劍器。擔夫與公主爭道。錐畫沙。折釵股。屋漏雨。蓬振沙飛。怒猊渴驥。此書家禪案也。不參透何由悟入。

樂毅論。王著所書。李白狂草。葛叔忱所書。絕交書。李懷琳所書。大字蘭亭。徐鉉所書。天地閒僞物。亦有不可磨滅者。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辨駁古今法書。最爲精刻。乃其辨黃庭經一節。實欠詳審。伯思曰。黃庭經帖爲逸少書。僕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衛夫人所授。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逸少以穆帝升平五年卒。後二年爲興寧二年。此經始降。逸少安得預書之。又按梁虞和論書表云。山陰嶺釀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已具。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兩章。便合

羣以奉義之爲停半日。寫畢攜鵝去。晉書本傳亦著是說。然隱居與梁武啓又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苦庭勸進樂毅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未之考耳。而李太白乃有黃庭換白鵝之句。相習之謬也。伯思自以爲至當矣。不知右軍寫道德經換鵝。又寫黃庭經換鵝。自是兩番事。而太白詩亦兩見。一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羣。埽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一云。鏡湖清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實互用之也。考道德黃庭有數種。有內景黃庭。有外景黃庭。又有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魏夫人所出。乃內景一種。係楊真人羲寫。此外景經。老君所作。先出行世。右軍所書。兩不相溷也。張懷瓘書斷。張彥遠法書要錄。並載右軍書黃庭六十行。褚遂良右軍書目。黃庭經書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蹟自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書。太宗所遺者。六十餘函。有黃庭何所復疑哉。它人無誤。正伯思自誤耳。千字文前行。書敕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考敕命之制。始於唐。當是書梁字之誤也。又梁武令殷鐵石搗二王書。今大令帖中有稱鐵石者。卽是殷所書。而王著輩錯著之耳。此亦殊非細故。黃長睿赦而不攻何也。

孫過庭書。可謂變動之極矣。昔人猶以千字一律。如風偃草短之何也。

米南宮書大小天馬賦。有掣銜頓轡。不受羈絡之氣。山谷注李伯時所寫天閑六馬贊。於栗登峙。如就駕

變輿排仗闔闔。蓄千里遠邁之意而不敢逞。若坡翁作馬券與李方叔。則高朗卓犖。宛然龍蹠步驟。延頸顯目。以顧草澤之羣。三公筆墨變化。往往隨事注精。以展其妙如此。

古人論行書云。八面拱心而無橫畫。余向未悟此旨。今春得米元章書朱樂圃墓表。逐字玩之。見其揉團湊合。無有閒隙。乃始了然。今人或謂學蘇米。則沓拖不緊峭。是未得真跡到眼縫耳。

米元章論書於道君前曰。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問卿何如。對曰。臣書刷字。世皆不解其何語。余爲銓注曰。勒字。顏法也。描字。虞永興法也。畫字。徐季海法也。刷字。本出飛白。連帶之義。信肘而不信腕。信指而不信筆。揮霍迅疾。中含枯潤。有天成之妙。右軍法也。隱然凌轢諸老。自占一頭地。宋嚴羽論詩。姜堯章論書。皆精刻深至。具有卓見。及所自運。顧遠出諸名家後。大抵議論與實詣。確然兩事。議論者識也。實詣者力也。力旺者能蔑識。識到者又能消力。語云。識法者懼。每多拘縮。天趣不得。泛溢也。觀白石書詠滄浪詩。自當得之。

元大德閒。錢塘錢國衡刻十種蘭亭。筆法咸有異趣。南宋內府五十餘種。與韓氏羣玉堂。賈氏悅生堂本。爾時猶有存者。故國衡得選其萃耳。

趙松雪云。古人作字。多不用濃墨。太濃則失筆意。然羲之書。墨嘗積三分何也。東坡真跡。墨如漆。隱起楮素之上。山谷亦謂其用墨太豐。而風韻有餘。然則松雪所云。特楷書耳。行書則不然。

樵史品三吳書

雲間陸應陽云。王弇州序三吳書家。而漫及若干人。第收其虛聲耳。何足爲公論。余嘗擇其名不媿實者。於蘇得八人焉。祝京兆允明。文待詔徵明。王太學寵。陳方伯縉。陸尙寶師道。陳太學道復。彭徵君年。俞山人允文。於松得七人焉。沈學士度。陳別駕璧。沈大理燾。張南安弼。陸詹事深。莫方伯如忠。余父子野先生。識者謂先君子行草真楷。出入晉唐。而做顏魯公麻姑壇記。尤獨步者。莫方伯張南安。以草書勝。陸詹事臨摹趙松雪大佳。二沈公則有楷書。蒙宸眷最渥。陳別駕自成一家。亦頗遒勁。吳中草書。當以祝京兆第一。然略少風骨耳。文太史陸尙寶。則楷書勝。太史如文賦小楷。尤精絕可愛。王太學行書。自一種風度。而白雀寺臨沒之筆。尤奇。陳方伯惟扁額大字。擅長書家。彭徵君作楷。近顏真卿。俞山人作楷。近虞世南。陸尙寶子傳。廷試時。內閣夏公言。手其卷。歎曰。文漢魏而書晉唐。擬第一。上嫌其名。置之二甲。命矣。

墨花閣雜誌

洛陽李處權云。古今書稱右軍爲首。正書見曹娥碑。妙絕超古。與鍾元常抗衡。黃庭經樂毅論。若出兩手。行書見蘭亭敘。高風勝韻。爲一代冠。

秦太虛云。黃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跡。歐陽文忠公嘗謂。黃庭特後人緣山陰。換鵝事附益。遺教出於唐寫經手。及精考蘭亭樂毅論。然後知文忠之言。爲不謬矣。

東坡書則景文所藏王大令帖詩云君家子敬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

張愛賓稱惟王右軍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

張桓侯不特有八分刁斗銘又有流江縣記功碑云漢將張飛率精卒萬人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石。

董北苑云劉德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昭肥鍾瘦各得一體。

定武本世罕傳已久卽周憲王邸中所鑄五種蘭亭其閒肥瘦不一行楷雜亂非復右軍故步矣相傳定武爲歐陽率更臨則楷法多褚河南臨則行法勝米海岳筆古佻達故不欲爲定武左袒卽今所模褚河南蘭亭亦我用我法以意爲之耳然生趣森勃超然凌空之態仍不減山陰面目也。

唐書學有通微院體。

鍾紹京景龍中以院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性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千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爲比米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武亭侯不足當也。

懷素書意在筆前多意到而筆不到趙孟頫書弱中示兢亦競若縣裏鐵云。

鮮于奉常公常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至欲下拜。

昔管仲變井田而成內政。孔明變內政而成八陣。李衛公變八陣而成六花。君謨變右軍平原而成忠惠。此子臧所謂太上達節者也。

王著閣帖誤人千載。世俗莫覺。爭相寶尚。不幾享弊帚以千金哉。自米一鑿而僞分。黃再鑿而真出。於是博古家始知不誣古矣。此卷大令書。標爲澄清堂。世傳賀監所摹。然書譜未載。不知何據。余觀其神骨冷泠。結構逾逸。高出淳化十倍。內領動等五帖。又淳化中所無。而他刻亦未始見。尤可寶也。卷後附索靖出師頌。鍾繇賀捷表。按出師頌。昔人定爲蕭子雲。賀捷則鍾真筆。二帖俱爲希跡。用以壓卷者。蓋人由王索而窺元常。真爲百尺竿頭進一步耳。

率更正書出大令。森森若武庫矛戟。虞永興稱其不擇紙筆。高麗亦知愛重。遣使請之。其名重如此。是夢奠帖共七十六字。而清瘦古健。遒勁之中。不失腴潤。較化度醴泉銘。不無少變。乃字畫之妙。不在二帖下。正如郭林宗。雖標格極峻。而虛和近人。他書未免作李元禮。謾謾松風矣。

真書。鍾繇宣示。力命。剋捷。右軍樂毅畫贊。黃庭告誓。霜寒。大令洛神。六朝不知名氏。曹娥。平叔子遺教。陶弘景瘞鶴。舊館壇智永千文。虞世南孔子廟碑。歐陽詢九成宮。化度寺。虞恭公褚遂良哀冊。聖教。張旭郎官。顏魯公麻姑仙壇。放生池。中興頌。干祿字。東方朔贊。柳公權陀羅尼。

行。鍾丙舍。吳人羸頓。雪寒。長風。右軍蘭亭。極寒。麥熟。官奴。快雪。來禽。奉橘。聖教序。開元寺。大令地黃。歲終。

衛軍授衣。阿姨鵝羣。歲盡夏日奉對思戀。天寶吳興黃門山陰。東風轉勝。相過鵝還。觸事夏節根深黃耆。暮石駱驛。月內尊體謝安。八月五日。褚遂良枯樹。李邕婆羅樹。張從申玄靜。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態。緣當時人士。以清簡相尙。虛曠爲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筆散藻。自然可觀。可以清神解領。未可以言語求覓也。

譚子國轉運汪珂玉輯於崋山房中。

